

增訂古文觀止

310737



~~295646~~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7084B

樸老世文先生 惠存

嘉定後學吳拙寫謹贈

乙酉四月朔

受業 孔傳好

國學大師胡樸安先生鑒定

周秦文

增訂古文

觀

上海圖書館藏書

上海春江書局藏版

沈序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文以載道。」斯道也，何道也？天下之達道也。綴文之士，苟不由其道，遊談無根；縱日試萬言，亦何足取！必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志於仁，據於義，異端以闢，大道斯闕。古之爲文者衆矣，而湮沒不彰者，不可勝數。其文浩如烟海，而傳誦者十不得一。其故何歟？學者可深長思矣。去歲，吾黨闡揚聖道，有孔聖學會之設。唐君蔚芝、馮君雲初、孫君德餘等均與焉。挈經講學，學者景從，心竊樂之。頃孫君來會，攜其戚吳君拯寰所刊印之增訂古文觀止八卷，勻序於予。曰：「斯編已由吳君悉心校勘，且由金君熙章增輯清文一卷，以啓童蒙。吳君嘗刊尊經會校印之四書孝經，金君歷在學校講經，固皆聖人之徒也。先生其序以訓後進！」予惟文之高古，莫尙乎六經；其次則爲史。舍經史以言文，斯文不足貴。古之選文者，姚氏惜抱、曾氏滌生，其尤者。而經史百家雜鈔視古文辭類纂爲精；則以曾氏以經史爲歸，不徒尙文辭也。夫古文觀止所選，鮮及經史；而以唐宋文爲主，斯



其失也。雖然，三百年來，課童蒙者，大都以之爲學文之準則。矧又增輯清文，重加釐訂，其有裨後學，亦有足多者。幸學者於是焉，以進擊經史，以躋乎道，以發揚國粹，爲國之光。至若斷斷于章句之末，得一知半解，沾沾自喜者，非予所望於學者也已。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江左髦翁吳縣沈恩孚於孔聖學會。

唐序

余於有清末葉，長南洋公學，兼監督吾鄉太倉中學。憶在己酉庚戌之歲，及門嘉定吳君拯寰、寶山瞿君西華輩，若發穎豎國文成績，斐然可觀。余激賞不已。荏苒三十餘年，人事滄桑，回首前塵，輒深鴻雪之感。今歲夏五，摯友陳先生仲達、介太中舊同學吳君拯寰刊印之增訂古文觀止八卷，出眎例目，問序於余。仲達先生當時余延聘爲太中國文教授兼訓育主任者，熱心樂育，多士翕然稱誦，余甚佩之。按古文觀止三百年來，家絃戶誦之書也。自周秦以迄宋明，粗具規爲，老師宿儒，常循誦之。茲編得金君熙章增輯清文，吳君拯寰悉心校勘，瞿君西華析疑辨正，加以每篇均有段落研究法指示徑塗，洵足爲後學津梁矣。余以爲初學求文章進境法，宜先審陽剛陰柔之旨以爲基礎，其法倡自桐城姚先生，姬傳、湘鄉曾文正、滌生衍爲古文四象：曰太陽少陽，曰太陰少陰。屬於太陽氣勢者，曰噴薄之勢，跌宕之勢；屬於少陽趣味者，曰詼詭之趣，閒適之趣；屬於太陰識度者，曰閎括之度，含蓄之度。屬於少陰情韻者，曰沈雄之韻，悽惻之韻。歷代有數文字，莫踰此數者範圍。古文觀止初爲童

習之書。而舊選之文，例如武侯出師表，歐陽瀧岡阡表，一忠一孝，爲日月不刊之作。推此意以求義烈節行，乾坤正氣，未始不在於是矣。晚近以來，文運衰替，摹古文辭者，稍稍息矣。廢繩墨，變穀率，往往教之不盡其材，駸至聰明優秀之子，恆苦桎梏其心思，末由涉藩籬而窺堂奧。語曰：「取法乎上，僅得其中。」余常以第一人格，第一文格，勸勉諸生，竊願爲賢父兄者，慎毋曰求淺求淺，致吾國民日流於下達也。太倉唐文治序於海上南陽寓廬。



瞿序

吾國典籍，浩如煙海，世代紛出，不可究極。第高文典冊，往往束置高閣，非人人所知，亦非人人能讀。求其流傳千百年，刊行千百次，廣播海內，家絃而戶誦者，五經、四書而外，不數數觀焉。

有之，則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等書，可謂流傳廣遠，深入人間矣。或曰：「此皆稗官之流，非所論也。」則更求其流傳廣遠，而尤爲學者所傳誦，可以輔翼五經四書者，宜莫如古文觀止一書矣。

古文觀止刊行於清康熙三十四年，爲山陰吳興祚留村所鑒訂，而其從子乘權字楚材，從孫大職字調侯所輯錄者也。迄於今，蓋二百四十有九年矣。其間刻家之衆，有局刻、家刻、坊刻，不知其幾千百家也。版本之多，有木版、石印、鉛印，不知其幾千百種也。且家有數版，版印數次，直與歲月而俱增。其不脛而走，遍於海內；雖窮鄉僻壤，靡遠弗屆。雅俗咸知其名，婦孺胥誦諸口，幾乎家置一編，人手一冊，如嚴冬飛雪，無隙不入矣。不問科舉，無論書院，不

問私塾，無論學校，至於今而傳誦不衰。其流傳之久，散布之廣，雖五經、四書，無以遠過。想吳公當日輯錄之時，初不料此書於二百四十九年之後，猶風行海內，若是其久且廣也。

前乎此者，有梁昭明文選，不著編者之古文苑等書；後乎此者，有清姚鼐之古文辭類纂、曾國藩之經史百家雜鈔；與此書同時者，則有徐乾學等之古文淵鑑。選集繁多，不勝臚舉。類皆取材宏富，選抉精審，非古文觀止所能幾及，已爲學者所共覩。然則此書流行之久遠，何以獨駕諸書而上之歟？以余所見，厥有數端：蓋此書所選，日積月累，殆爲課蒙輯錄。雖隨手編纂，未盡精醇；要足以垂典訓，識史實，不悖於聖賢之指歸。此其一。尋常閱讀，以總集爲便；而自昭明至姚曾二氏所輯，卷帙較繁，彼時刊印購讀，未免稍難。此書上自周秦，下迄明季，博而能約，具體而微。此其二。清代文風甚盛，家塾村學，所在都有。初學之徒，需書孔繁，五、四、三、百、千之外，五經四書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欲求簡單賅備之古文總集，尙付闕如，而此書遂應運以興。降及近代，學校教科，猶沿用不廢，可爲明證。此其三。評註之書，尤合初學。留村原序謂：「其選簡而該，評註詳而不繁，其審音辨字，無不精切而確當。」可見初版已備註釋，恐當時所僅有。不待日後始有註解及語體譯文也。則此書爲人人所樂用，有由來矣。此其四。不

觀夫蘅塘退士之唐詩三百首乎？其流傳之久，散布之廣，不亞於此書。豈選材精審，遠出于全唐詩、唐詩紀事、唐詩別裁之上乎？抑亦爲具上述之數端，而有以致斯乎？於此可知高文典冊未必深入人間，而其間一二種爲人人心中需要之書，反得膾炙人口，獨有千秋。原序云：「正蒙養而裨後學。」竊謂此書固不失爲國學入門之書焉。關心社會教育者，要不可以等閒視之耳。

今者吾友吳子拯寰有見乎是，乃復爲批卻導窾，重加校釋，並附文字研究，及作者傳略，尤便初學。復由金子熙、章增輯清文，俾更完善。其致力固不在王益吾、黎蕪齋下焉。書將梓行，問序於余，爲書以貽之。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端午瞿西華。

孫序

觀于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不觀歷代名著者，不知文章嬗變之迹。猶不泛江海，不知水之浩瀚，不遊聖人之門，不知言之精深淵博也。間嘗與沈丈信卿論文，以爲古文辭類纂與經史百家雜鈔二書，爲姚惜抱氏與曾滌生氏所輯。二氏雖同爲清代大家，顧曾氏致力於經史者多，其所造詣，視姚氏爲深。曾氏嘗曰：「舍經史以言文，猶敬其祖父，而忘其高曾。」蓋文以經史爲最古茂質樸。後之人，捨經史而孜孜於唐宋八家，適不知八家之所自出；若夫今之學子，更捨八家，而惟誦近代之國文國語教科，則更不知國文國語之所自出。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猶得其下；若取法乎下，吾不知其所得者矣。古文觀止一書，雖不及古文辭類纂、經史百家雜鈔之富之精；然歷代之文，亦具體而微，且評註詳明，亦足爲國學入門之書。此所以三百年來，家弦戶誦，深入民間，反駕姚曾二書而上之歟？然則烏可以其微而忽之哉！茲經吳子拯寰正其繆誤，釋其典奧，金子熙章增輯清文。

爰經德餘復就正於胡師樸安，既鑒定而發刊。吾知其不脛而走，風行於世也必矣。學者苟能觀于「左」而知其「夸」；觀于「國策」而知其「辯」；觀于「史漢」而知其「淳厚」；觀于「唐宋」而知其「力反侈靡，以復乎古」；觀于「元」而知其「衰微無可取」；觀乎「明」而知其「崇尚性理」；觀乎「清」而知其「復興漢學」；更知乎「復乎古」之仍出入于經史，而非能舍經史以言文。則文章嬗變之迹明，而聖人之道昌矣。沈丈以爲然。迺書以敘諸簡端。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五日嘉定慎厂孫德餘序於惠靈國學會。

胡序

集詩者頗多，而唐詩三百盛行於世。集文者亦頗多，而古文觀止亦盛行於世。此何故哉？以其數量少，而讀之易卒業也。詩且不論，專論文。余謂集文之佳者，清乾隆時浦起龍所選之古文眉詮較善。浦江蘇金壇人，其姓名亦不甚彰。其第一左傳，第二公羊，第三穀梁，第四國語，第五國策，第六莊子，第七楚辭，第八史記，第九漢文，第十後漢文，第十一文選，第十二徐孝穆，第十三庾子山，第十四陸宣公奏議，第十五昌黎文，第十六柳州文，第十七文苑英華，第十八六一文，第十九老泉文，第二十東坡文，第二十一欒城文，第二十二臨川文，第二十三南豐文，第二十四宋文鑑，第二十五龍川文，第二十六朱子文，第二十七文獻通考序，立於舊時選家之場而觀，自周至宋之文，大概備於是。所惜無明清兩代之文耳。而古文觀止通行於世，古文眉詮落寞者，以古文觀止數量較少之故。讀者易於卒業，所以近今學校，尙採爲教科用也。惟是姚姬傳之古文辭類纂，梅伯言選其爲人所必讀者三百餘篇，並增詩歌於後，曰古文詞略。古文辭類纂，讀者尙多；古文詞略，亦與古文眉詮同一落寞。選本之

通行不通行，不可一概論也。茲編金熙章增訂清文，吳拯寰悉心校勘，瞿西華、孫德餘析疑辨正，則當更通行矣。此爲編輯古文觀止者所不及料者也。嗚呼！一書之通行不通行，固不在質量之優劣，數量之多少，有如是也。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安吳胡樸安序

序例

古文觀止一書，版本甚多：木刻、石印、鉛槧俱備，原本已加詳注，今又有言文對照者。良以是書之輯，「其選簡而該，評注詳而不繁，其審音辨字，無不精切而確當。」故三百年來，研究古文辭者，莫不人手一編也。

去年秋，長子繼鏞肄業中學，課外有古文觀止之補充；因於公暇，又得探討童年時代所習誦之書，嘗以爲此書所選，上自周秦，下訖有明，而清文蓋闕如也；轉輾翻印，歷時既久，魯魚亥豕，在所不免；訓詁之學，自古所難，各本音注，容未盡善。竊欲加以增訂，重付剞劂。會金子熙章，以治經講學之餘，忻然自任精選清文；余與小女繼慧分任讎校之責；有疑則以商諸瞿子西華。又以孫子德餘之介，請國學大師胡樸安先生鑒定。乃與兆記製版所朱君兆鴻謀所以排綴者，至再至三，務求完善而後已。蓋自付刊迄印刷，計十閱月而蒞事。爰爲發其凡于后：

一、清文增輯 有清一代之文，汗牛充棟，擇其有關世教，適於精讀之名作，增刊於明文之后。計全書分周秦文、兩漢六朝文、唐宋文、明清文，凡八卷六冊。

一、作者傳略 輯周秦迄清之作者傳略，分弁各冊簡端。

一、文字研究 每卷有文字研究，將每篇之段落大意，字音異讀，字形異體標而出之。文之段落則以「一」字之「異讀異體」則以「*」爲表記。

一、標點詳審 原本僅斷句，他本雖有而未詳，茲均詳審而標點之。

一、注釋考訂 原本注釋固佳，惟有須斟酌者，如周文宮之奇諫假道中「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原注：「虞不能及歲終臘祭，卽在吾族既行而遂滅。卽以滅虢之兵滅虞，不再舉兵也。」在此行也，似應作「卽在此假道滅虢一役。」先秦文蘇秦以連橫說秦中「當秦之隆，」玩上下文，秦應作「蘇秦，」而原注作「秦國。」諸如此類，一一加以考訂。又其中須注而未注者，亦均增入。

一、闕文擬補 古文傳鈔，或有脫簡。如先秦文馮煖客孟嘗君中「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字下似有闕文。竊依上下文，僭加「薛」字。則爲「齊放其大

臣孟嘗君於薛。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

一、排列分明 原本解釋，夾注於正文中，查閱雖易，誦讀時眉目究嫌不清。茲將注釋列於正文之後，正文中有注者，其下加①②③……等標明之。

一、言文對照 將正文譯成語體，言文對照排列，務使辭能達意，不以辭害意。

一、分本印刷 爲便利教學及自修起見，分注釋本與對照本兩種。注釋本定名「古文觀止讀本」，可爲學校課本。「對照本」便於自修，定名「增訂古文觀止」。均分訂六冊。

一、單本發售 坊間此書，均售整套。茲爲普及而減輕讀者擔負起見，定價既廉，「古文觀止讀本」及「增訂古文觀止」又各發售「單行本」。如周秦文，兩漢六朝文，唐宋文，明清文，均得隨意選購採用。

夫整理國故，茲事體大；今茲所刊，竊不自量。但願學者易學，以求吾心之所安而已。海內外同志進而教之，庶斯編之益以光大也。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四日嘉定吳拯寰謹識。

原序

余束髮就學時輒喜讀古人書傳每縱觀大意於源流得失之故亦嘗探其要領若乃析義理於精微之蘊辨字句於毫髮之間此衷蓋闕如也歲戊午奉天子命撫八閩會稽章子習之以古文課余子於三山之凌雲處維時從子楚材實左右之楚材天性孝友潛心力學工舉業尤好讀經史於尋常講貫之外別有會心與從孫調侯日以古學相砥礪調侯奇偉倜儻敦尚氣誼本其家學每思繼序前人而光大之二子才器過人下筆灑灑數千言無懈漫蓋其得力於古者深矣今年春余統師雲中寄身絕塞不勝今昔聚散之感二子寄余古文觀止一編閱其選簡而該評注詳而不繁其審音辨字無不精切而確當披閱數過覺向時之所闕如者今則灑然以喜矣以此正蒙養而裨後學厥功豈淺鮮哉亟命付諸梨棗而爲數語以弁其首

康熙三十四年五月端陽日愚伯興祚題

目錄

卷一 周文

鄭伯克段于鄆	左傳
周鄭交質	左傳
石碯諫寵州吁	左傳
臧僖伯諫觀魚	左傳
鄭莊公戒飭守臣	左傳
臧哀伯諫納郟鼎	左傳
季梁諫追楚師	左傳
曹劌論戰	左傳
齊桓公伐楚盟屈完	左傳
宮之奇諫假道	左傳
齊桓下拜受胙	左傳
陰飴甥對秦伯	左傳
子魚論戰	左傳
寺人披見文公	左傳
介之推不言祿	左傳
展喜犒師	左傳
燭之武退秦師	左傳

蹇叔哭師	左傳
鄭子家告趙宣子	左傳
王孫滿對楚子	左傳
齊國佐不辱命	左傳
楚歸晉知罃	左傳
呂相絕秦	左傳
駒支不屈於晉	左傳
郟奚請免叔向	左傳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左傳
晏子不死君難	左傳
季札觀周樂	左傳
子產壞晉館垣	左傳
子產論尹何爲邑	左傳
子產卻楚逆女以兵	左傳
子革對靈王	左傳
子產論政寬猛	左傳
吳許越成	左傳
祭公諫征犬戎	國語

召公諫厲王止諂.....國語

襄王不許請隧.....國語

單子知陳必亡.....國語

展禽論祀爰居.....國語

里革斷罟匡君.....國語

敬姜論勞逸.....國語

叔向賀貧.....國語

王孫圉論楚寶.....國語

諸稽郢行成于吳.....國語

申胥諫許越成.....國語

春王正月.....公羊傳

宋人及楚人平.....公羊傳

吳子使札來聘.....公羊傳

鄭伯克段于鄆.....穀梁傳

虞師晉師滅夏陽.....穀梁傳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檀弓

曾子易簣.....檀弓

有子之言似夫子.....檀弓

公子重耳對秦客.....檀弓

杜蕢揚解.....檀弓

晉獻文子成室.....檀弓

卷一 先秦文

蘇秦以連橫說秦.....國策

司馬錯論伐蜀.....國策

范雎說秦王.....國策

鄒忌諷齊王納諫.....國策

顏觸說齊王.....國策

馮煖客孟嘗君.....國策

趙威后問齊使.....國策

莊辛論幸臣.....國策

觸讎說趙太后.....國策

魯仲連義不帝秦.....國策

魯共公擇言.....國策

唐雎說信陵君.....國策

唐雎不辱使命.....國策

樂毅報燕王書.....國策

諫逐客書.....李斯

卜居.....楚詞

宋玉對楚王問.....楚詞

周文文字研究

鄭伯克段于鄆

分五段：一、敘武姜對於莊公、叔段愛惡的偏，以致釀成骨肉相殘之禍。二、詳敘骨肉相殘情。三、解釋經文。四、敘莊公良心發現，又被穎考叔救正，得母子如初。五、引詩咏歎作結。

【字音異讀】

「共」音恭 「惡」音塢 「亟」音氣 「爲」去聲 「祭」音債 「乘」去聲

「帥」音率 「闕」音掘 「樂」音洛 「洩」音曳 「施」音異

【字形異體】

「大」通太 「參」同三 「辟」同避 「厭」同壓 「寘」同置 「舍」同捨

周鄭交質

分兩段：一、敘周鄭交質以及交惡的情形。二、左氏斷辭，以信禮爲主，深寓譏刺之意。

【字音異讀】

「質」音至 「祭」音債 「惡」音塢 「要」平聲 「聞」去聲 「潦」音老

石碏諫寵州吁

分四段：一、敘莊姜美而無子，以桓公爲己子。二、敘衛莊公寵嬖人之子州吁，衛國之禍自此開始。三、石碏諫以教子義方爲愛子之法，是預絕禍患的根本辦法。四、敘石碏諫既不聽於君，令又不行於子，便告老致仕。

【字音異讀】

「爲」去聲 「好」去聲 「惡」音塢 「夫」音扶 「鮮」上聲 「聞」去聲

【字形異體】

「蚤」同早

臧僖伯諫觀魚

分兩段：一、僖伯諫隱公觀魚，說得十分鄭重，惜隱公飾詞不聽。二、解釋經文。

【字音異讀】

「度」音鐸 「亟」音氣 「數」上聲 「長」音掌 「夫」音扶

【字形異體】

「魚」同漁



鄭莊公戒飭守臣

分兩段：一、鄭莊公始以三國之師克許，難自專功，及齊魯互讓而受之，但又欲掩飾吞併鄰國的狡謀，故有對許叔及戒飭守臣之詞。二、說鄭莊公對此事若有禮。

【字音異讀】

「傳」音附 「與」音預 「度」音鐸 「相」去聲

【字形異體】

「共」同供 「昏」同婚 「偪」同逼 「寘」同置 「大」通太 「舍」同捨

臧哀伯諫納郟鼎

分三段：一、斷定非禮。二、先諫以人君應昭令德以示子孫的七事；再說不可納的理由，以見郟鼎當速出太廟。三、周內史贊美哀伯。

【字音異讀】

「越」音活 「食」音嗣 「幅」音逼 「率」音律 「游」音留

【字形異體】

「大」通太 「寘」同置 「雒」同洛

季梁諫追楚師

分兩段：一、記楚侵略，并假意與隨議和。二、季梁諫以應忠民信神，並轉到民爲神主，先民後神，立論精當，故足以破隨侯之惑，懼而修政。

【字音異讀】

「間」去聲 「率」音律 「且」音沮 「蠡」音裸 「難」去聲

【字形異體】

「遠」同蕘 「欲」同慾

曹劌論戰

分三段：一、魯莊公欲與齊戰，曹劌知君能忠於民，可以一戰，請爲從行。二、記齊敗魯勝。三、曹劌說出方戰察士氣，既戰察敵情，真是遠謀。

【字音異讀】

「間」去聲 「乘」去聲 「夫」音扶

齊桓公伐楚盟屈完

分兩段：一齊桓合八國之師伐楚，不責楚以僭王猾夏，而責以包茅不入，昭王不復；楚答詞一則順從，一則幽默。二楚屈完請盟，用以德以力兩路說來，使齊桓無從置詞，始得與盟。

【字音異讀】

「乘」去聲 「爲」去聲

【字形異體】

「大」通太 「女」同汝 「共」同供

宮之奇諫假道

分兩段：一宮之奇三次諫諍，前段論勢，中段論情，後段論理，層次井然。二虞公不聽，終致滅亡。

【字形異體】

「翫」同玩 「大」通太 「偪」同逼 「馮」同憑

齊桓下拜受胙

分三段：一說葵丘之會，修睦以尊周室，齊桓合禮。二記周襄王賜齊桓胙，并賜一級，不令下拜。三記齊桓盡禮受胙。

陰飴甥對秦伯

分兩段：一秦晉會盟，陰飴甥對以君子小人意見不同。二再從君子小人說來，一反一正，使秦穆墮其術中。

【字形異體】

「舍」同捨

子魚論戰

分三段：一記楚宋作戰。二宋襄欲假仁假義以繼霸，不量力以致喪師，又爲迂腐之說以自解。三子魚論戰，從不阻不鼓，說到不重不擒，又從不重不擒，說到不阻不鼓，層層辨駁，極爲痛快。

【字音異讀】

「陳」音陣 「重」平聲

【字形異體】

「禽」同擒

寺人披見文公

分三段：一、說寺人披想報告機密，晉文責讓而辭却他。二、寺人披答辨。晉文責讓，又以危言聳聽。三、說晉文召見寺人披，得知機密而免於難。

【字音異讀】

「爲」去聲 「難」去聲

【字形異體】

「偪」同逼 「女」同汝

介之推不言祿

分三段：一、敘介之推未言祿，祿亦不及。二、敘介之推不欲名利而欲歸隱，賢母能成其子之高，爲不言祿結案。三、敘晉文崇德報功，爲祿亦弗及結案。

【字形異體】

「女」同汝 「志」同誌

展喜犒師

分兩段：一、敘魯展喜受命於展禽犒齊師。二、以恃王命，稱祖宗爲辭，使齊孝無從措口而回。

【字音異讀】

「勞」去聲

【字形異體】

「竟」同境 「縣」同懸 「大」通太

燭之武退秦師

分四段：一、言秦晉伐鄭之由和分軍次舍。二、記燭之武夜縋出城，前至秦營。三、燭之武以越國鄙遠，亡鄭陪鄰，闕秦利晉說秦穆公，中間又引晉背秦之事以證之。四、秦穆聽信其言，去鄭，且戍鄭，晉師亦還。

【字音異讀】

「夫」音扶 「知」去聲

【字形異體】

「舍」同捨 「共」同供 「厭」同饜 「說」通悅

蹇叔哭師

分三段：一、蹇叔諫秦穆公言潛師得國之非。二、穆公不納。蹇叔之諫，蹇叔哭師。三、蹇叔又哭送其子，並言覆軍之地。

【字形異體】

「與」音預 「辟」同避

鄭子家告趙宣子

分四段：一、言晉以鄭有二心於楚，故不與相見。二、歷敘朝晉之次數、年月、人物，以見鄭事晉之謹，無以復加。三、說晉不知恤鄭，及不得已而貳於楚，加必欲見罪，無所逃命。四、晉與鄭和，並爲質於鄭以示信。

【字音異讀】 「難」去聲 「質」音至

【字形異體】 「音」同蔭 「鋌」同挺

王孫滿對楚子

分兩段：一、楚莊王欲示兵威以脅周。二、楚莊王問鼎，卽有圖周天下之意。王孫滿提出德字、天字來警告他。

【字音異讀】 「勞」去聲

【字形異體】 「維」同洛 「罔兩」同魍魎

齊國佐不辱君命

分五段：一、齊因兵敗，遣使賂晉。二、晉人不允，提出兩條件。三、先駁斥晉人質母的條件。四、再駁斥晉人盡東其敵的條件。五、將寡君之命婉轉發揮，言終不見許，惟有一戰。無論勝敗，總在戰後，再聽從晉命。

【字音異讀】 「聽」去聲 「質」音至 「王」去聲 「從」去聲 「背」音佩

【字形異體】 「伯」同霸

楚歸晉知罃

分五段：一、晉楚交換俘虜。二、楚王發問，知罃先作自責語，撇開怨字；次作與己不相干語，撇開德字。三、再言己未嘗有怨於楚君，楚君亦未嘗有德於己，不知所報。四、未言忠晉卽以報楚。五、楚王加禮送還知罃。

【字音異讀】 「知」音智 「勝」音升 「與」去聲 「任」平聲 「帥」音率

呂相絕秦

分十段：一、呂相口宣君命，先從秦晉相好說起。二、秦第一罪案。三、秦穆納晉文有安晉之功，而晉亦已報秦德。四、秦第二罪案。五、晉大有德於秦。六、秦第三罪案。七、秦第四罪案。以上四罪案歷數秦穆之罪。八、歷數秦康之罪。九、歷數秦桓之罪，是絕秦正旨。十一、路備說秦惡，結到率領諸侯，以來聽命於秦，惟與秦結好是望，或和或戰，請擇其有利於秦者爲之。

【字音異讀】「帥」音率 「闕」音掘 「稱」去聲 「惡」音鳩

【字形異體】「女」同汝 「昏」同婚

駒支不屈于晉

分三段：一、范宣子責駒支，聲色俱厲。二、駒支逐句辯駁，辭婉理直，請宣子勿信讒言。

【字音異讀】「數」上聲 「被」音披 「與」音預

【字形異體】「女」同汝 「跽」同仆 「邊」同逝

祁奚請免叔向

分四段：一言叔向被囚，自知可以不死。二、言叔向預料惟祁奚能請免之。三、奚祁救免叔向。四、叔向得救後，與祁奚兩不相見，以見爲公不爲私。

【字音異讀】「知」去聲 「行」去聲 「夫」音扶 「鮮」上聲 「相」去聲 「乘」去聲

【字形異體】「離」同罹 「說」同悅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分三段：一、宣子重幣，子產勸之，以令德令名與重幣對較。二、用詩和事實來證明應重德名而輕幣。三、宣子傾心受諫而輕幣。

【字音異讀】「長」音掌 「夫」音扶 「樂」音洛

【字形異體】「只」同旨 「女」同汝 「焚」同僨 「說」同悅

晏子不死君難

分三段：一、記崔子弑君。二、晏子不死君難，從社稷着眼。君臣死生之際，乃有定案。三、晏子盡禮與崔子不殺晏子。

【字音異讀】

「爲」去聲 「任」平聲

【字形異體】

「取」同娶 「舍」同捨

季札觀周樂

分十九段。一、季札請觀周樂。二、季札評周南召南。三、評衛風。四、評王風。五、評鄭風。六、評齊風。七、評秦風。八、評魏風。九、評晉風（即唐風）。十、評陳風。十一、言鄒曹以下的詩，無批評的價值。十二、評小雅。十三、評大雅。十四、評頌。十五、評文王之樂。十六、評武王之樂。十七、評湯樂。十八、評夏樂。十九、評舜樂。

【字音異讀】

「爲」去聲 「樂」音洛 「夫」音扶

【字形異體】

「大」通太 「信」同逼 「慙」同慚 「韶」同韶 「箭」同箭

子產壞晉館垣

分七段：一、子產壞晉館垣。二、士文伯責子產。三、子產先責晉幣，次責晉慢客，後說壞垣之故。四、晉文敬賓客，反擊今日慢客。五、今晉慢客。六、趙文子心服子產，晉侯禮待鄭伯，改築賓館。七、叔向贊語作結。

【字音異讀】

「相」去聲 「從」去聲 「觀」音貫 「易」音異 「好」去聲 「夫」音扶

【字形異體】

「共」同供 「暴」同曝 「菑」同災

子產論尹何爲邑

分四段：一、子皮欲使尹何做邑宰。二、子產不以爲然，主旨在「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全用譬喻，尤見透切。三、子皮從善如流，非常敬佩子產。四、子皮因子產忠心，故委以國政。

【字音異讀】

「夫」音扶 「聽」去聲

【音形異體】

「厭」同壓 「貫」同慣 「禽」同擒

子產卻楚逆女以兵

分六段：一、詳敘聘時的事。二、略敘娶時的事。三、子產以親迎何待以衆，顯見懷詐，故辭之。四、伯州犂之對詞，婉而理直。五、子產喝出其本謀，使無從置辨。六、楚知鄭有備，不敢施其陰謀。

【字音異讀】

「惡」音塢 「從」去聲 「聽」去聲

【字形異體】

「大」通太

子革對靈王

分十四段：一、記楚王次于乾谿。二、記當時情景。三、楚王野心欲求周鼎以爲分器。四、子革答詞故意張大，隱見楚王無君。五、楚王又欲求遠祖兄所居之地。六、子革答詞更幽默。七、楚王矜滿，又欲使諸侯均畏之。八、子革答詞一味冷雋。九、楚王入視工尹所爲。十、子革將斬王邪念。十一、子革引勳王問，長於諷諫。十二、子革着意在此，利刃已斬。十三、楚王邪念未斷，終及於難。十四、以孔子論斷作結。

【字音異讀】

「帥」音率 「乾」音干 「雨」去聲 「父」音甫 「分」音份 「羹」音郎

「乘」去聲 「相」去聲 「祭」音債 「招」音韶 「難」去聲

【字形異體】

「舍」同捨 「辟」同僻 「共」同供 「志」同誌

子產論政寬猛

分兩段：一、子太叔始寬繼猛，殊失子產授政之意。二、孔子歎美子產，而以寬猛相濟立論，未以遺愛結出，推崇之至。

【字音異讀】

「鮮」上聲

【字形異體】

「大」通太 「翫」同玩 「從」同縱

吳許越成

分三段：一、越敗，向吳求和。二、伍子胥諫吳王夫差不可與越議和。三、吳王不納伍子胥之諫。

【字音異讀】

「夫」音扶 「會」音膾 「過」音戈 「妻」去聲 「難」去聲 「長」音掌

【字形異體】

「楯」同盾 「大」通太 「澆」與傲及梟並通 「女」同汝 「伯」同霸

祭公諫征犬戎

分三段：一、祭公諫穆王征犬戎，以先王耀德不觀兵爲主旨。二、次說邦制，以見廢先王之訓則不可伐，有以禦我則不能伐。三、穆王不聽，致荒服者不至。

【字音異讀】

「祭」音債 「父」音甫 「夫」音扶 「惡」音塢 「要」平聲 「帥」音率

【字形異體】

「翟」同狄 「纂」同纘

召公諫厲王止謗

分三段：一、召公喻以防民口有大害，又歷舉古天子聽言求治，與止謗不敢言相反。二、喻以宣民言有大利，正喻夾寫。三、厲王不納忠言，致流於弑。

【字音異讀】

「夫」音扶

【字形異體】

「郭」同障 「瞽」同瞍 「胡」同何

襄王不許請隧

分四段：一、晉文請隧。二、說隧字十分鄭重。三、反覆寫出不許行隧之意，俱用逆筆，至末始直說出請隧之非。

【字音異讀】

「勞」去聲 「長」音掌 「更」平聲音庚

【字形異體】

「非」同誹

單子知陳必亡

分四大段：一、敘單子入陳，及在陳所經歷者。二、先總斷陳必亡。以下分四小段引古徵今以證實之。先說明「火朝覲矣」六句。次說明「野有庾積」四句。再次說明「膳宰不致餼」四句。更次說明「民將築臺」五句。三、總束，結出不有大咎，國必亡之故。四、單子之言俱驗。

【字音異讀】

「積」音忒 「父」音甫 「夫」音扶 「勞」去聲 「分」音份 「帥」音率

【字形異體】

「見」同現 「疆」同疆 「縣」同懸 「罷」與疲同 「涖」亦作莅或作蒞

「守」同狩 「茂」同懋

展禽論祀爰居

分六段：一、敘祀爰居。二、斷定無故加典之非。三、先總論制祀之意，下引史實證明。四、歷引古之有功德者方有祀典，以見無故加典之非。五、說文仲之失，在不能講功德物。六、敘文仲欽佩展禽之言，奉以為法。

【字音異讀】

「契」音洩 「帥」音率 「知」音智 「筴」音册

【字形異體】

「共」同供 「伯」同霸 「大」通太 「煥」同煖

里革斷罟匡君

分兩段：一、里革斷罟諫宣公，分五小段：先言取魚有時，次言獸處藉魚鱉是寶，三言水虞設罟是主，四段尊木鳥獸魚蟲連舉，是寶主夾寫，五段入題，見夏濫有違於古。二、敘宣公聞諫，私心頓釋，師存進言，意味深長。

【字音異讀】

「斷」音短 「夫」音扶 「長」音掌 「爲」去聲

【字形異體】

「窵」同阱 「舍」同捨 「寘」同置

敬姜論勞逸

分四段：一、敘敬姜猶績，公父不以為然。二、子言家，母卻歎國，所見者大。三、通體只以勞字為主，自天子以至庶人，自王后以至庶民妻，無一人一日一時之不勞。四、以孔子贊語作結。

【字音異讀】「父」音甫 「語」去聲 「王」去聲 「相」去聲 「盛」音成 「省」音醒

「衣」去聲

【字形異體】「邪」同耶 「女」同汝 「嚮」同向 「大」通太 「胡」同何 「志」同誌

叔向賀貧

分三段：一、韓宣子問叔向賀貧之故。二、直舉樂卻作證，以見貧而有德之可賀，富而無德之可憂。若徒憂貧，可弔而不足賀。三、先言可以保身，結樂武子一段；次言可以全族，結卻昭子一段。

【字音異讀】「夫」音扶 「稽」音啓

【字形異體】「離」同罹

王孫圉論楚寶

分三段：一、敘趙簡子鳴其佩玉以相禮，有意炫耀。二、言楚國所寶唯賢，而數澤鍾美，皆可用，自當爲寶，正與玩好無用的自珩緊照。三、又言國之大寶，皆可資之爲用，跌到不寶譁罵之美。

【字音異讀】「相」去聲 「觀射父」音貫亦甫 「好」去聲 「否」音譬

【字形異體】「說」通悅 「共」同供

諸稽郢行成於吳

分兩段：一文種欲廣侈吳王之心，是獻謀主意。二、諸稽郢行成之詞，雖只是廣侈吳王之心，其中如不敢忘天災，自強之心，露狐搢無成功，藐吳之意自見。巧詞玩弄，獨惜夫差許之耳。

【字音異讀】「夫」音扶 「句」音鉤 「屬」音燭 「度」音鐸

【字形異體】「伯」同霸 「罷」通疲 「咳」今作該，賅 「槃」同盤 「解」同懈

申胥諫許越成

分四段：一、吳王夫差全不以越為意，將許越成。二、伍子胥諫以不可，與上篇文種之謀，句句暗合，英雄所見略同。三、夫差蓋威好勝，廣侈已極，雖有百諫，終不能聽。四、越王既使諸稽郢請盟，又使辭盟，真旋玩吳於股掌之上。

【字音異讀】

「夫」音扶 「好」去聲 「還」音旋 「樂」音洛 「長」音掌 「曾」音層
「乾」音干

【字形異體】

「反」同返 「彊」同強 「從」同縱 「曜」同耀 「舍」同捨 「胡」同何

春王正月

分三段：一、是一部春秋中元年春王正月的總註。二、申說隱公平國，欲返之桓公之意。三、因隱桓而表揭立子之義。

【字音異讀】

「長」音掌 「相」去聲 「為」去聲

【字形異體】

「反」同返 「扳」本作攀 「適」同嫡

宋人及楚人平

分四段：一、提出一篇主意。二、敘華元子反會見實情，華元全以君子二字，感動子反，及子反回報楚莊王。三、子反全以不欺二字，感動莊王，莊王終被感動。四、結出主意，又貶其事。

【字形異體】

「闕」同窺 「柑」同鉗 「厄」同阨 「反」同返 「舍」同捨

吳子使札來聘

分五段：一、讓國二字，括盡全篇。二、寫兄弟皆欲以國與季子，故弟兄迭為君，而季子終以國讓其兄之子僚。三、諷之子闔廬弑僚，以致國乎季子。四、季子不受以國讓闔廬。——收完讓國事。五、闔廬經義。

【字音異讀】

「祭」音債 「長」音掌 「為」去聲 「惡」音烏

【字形異體】

「反」同返 「與」同歟

鄭伯克段于鄆

分四段：一、解釋克字。二、解釋鄭伯克。三、解釋于鄆。四、爲鄭伯設處。

虞師晉師滅夏陽

分四段：一、滅夏陽以虞爲首惡。二、設晉賂虞，欲假道以伐虢。三、說虞公不聽宮之奇之諫。四、說晉滅虢後再滅虞。

【字音異讀】

「塞」音賽 「乘」去聲 「長」音掌 「夫」音扶 「好」去聲 「知」音智

【字形異體】

「疆」同強 「與」同歟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

分三段：一、言明其讒則姬必誅，是使君失所安而傷心。二、言行將何往。兩答俱見孝子深心。三、申生與師傅狐突訣別，言國安則雖死亦受惠。

【字音異讀】

「難」去聲 「稽」音啓

【字形異體】

「蓋」同盍 「恭」亦作共

曾子易箠

分四段：一、敘樂正子春及曾元等侍疾之情形。二、敘童子曾子與曾元問答之情形。三、曾子臨終精神不亂，足徵守身之學。四、敘曾子易箠未安而沒，可謂得正而斃。

【字音異讀】

「革」音級

【字形異體】

「與」音歟 「反」同返

有子之言似夫子

分三段：一、敘有子與曾子關於夫子仕而失位之問答。二、子游解釋欲速朽速貧之故。三、有子自誓所以知其不欲速朽速貧之故。

【字音異讀】 「問」作聞 「喪」去聲 「爲」去聲

【字形異體】 「椁」同槨 「反」同返

公子重耳對秦客

分四段：一、秦穆勉重耳奔喪返國，以謀襲位。二、舅犯教以辭其相勉返國謀襲位之命。三、重耳謝其來弔，並言不敢有求位之志，以辱惠弔之義，又不再與使者私言。四、從秦穆口中，解釋喪禮，贊美重耳。

【字音異讀】 「喪」去聲 「稽」音啓 「夫」音扶

【字形異體】 「與」同歟 「顯」當作韞

杜蕢揚解

分三段：一、杜蕢既酌曠調，又復自酌，布成疑陣，妙人妙用。二、杜蕢回答，說明一則責師曠的曠職，二則責李調的徇君，三則自責其越分。三、平公經杜蕢諷諫，自悟失禮，欲以杜舉爲後世戒。

【字音異讀】 「知」音智 「飲」音蔭 「與」音預

【字形異體】 「杜蕢」亦作屠蒯 「大」通太 「共」同供

晉獻文子成室

分兩段：一言晉大夫發禮往賀獻文子成室。二言張老與獻文子一則善頌，一則善禱。

【字音異讀】 「稽」音啓

【字形異體】 「要」同腰 「京」與原通

先秦文字研究

蘇秦以連橫說秦

分五段：一、蘇秦先以連橫說秦王，秦王不用。二、蘇秦要秦王用戰，終不見聽。三、蘇秦困頓，自責自勵。四、蘇秦說趙王信其言，約縱散橫，通顯異常。五、蘇秦說楚王回家時，與前大不相同。

【字音異讀】

「說」音稅 「乘」去聲 「共」音恭 「惡」音烏 「勝」音升 「夫」音扶
「期」音基 「相」去聲

【字形異體】

「禽」同擒 「從」同縱 「竝」同並 「飭」同飾 「媵」同媵
「大說」大悅 「橫」同煌 「掘」同窟 「伉」同抗 「匍伏」同匍匐

司馬錯論伐蜀

分四段：一、司馬錯張儀爭論伐蜀韓問題。二、張儀論伐韓之利。三、司馬錯論伐韓不如伐蜀之萬全。四、秦王聽從司馬錯伐蜀之議，平蜀後尤富強。

【字音異讀】

「長」音掌 「王」去聲 「易」音異 「更」音庚 「相」去聲 （敵名應作敵兵）

范雎說秦王

分五段：一、秦王敬禮范雎，請爲指教。二、范雎說秦王，從交疏言深說起。三、說秦王能行其言，則死不足患，亡不足憂，窮辱不足恥，翻來覆去，只是不敢言。四、又用危言聳聽，點出奸臣太后，說明所恐之故，使秦王之心，千肯萬肯。五、范雎一路聲動，一路要挾，直逼出秦王願受教誨。

【字音異讀】

「屏」音丙 「唯」音偉 「父」音甫 「說」音稅 「厲」音癩 「行」去聲
「鄉」同嚮或向 「被」通披 「蒲伏」同匍匐 「闔閭」一作闔廬

【字形異體】

鄒忌諷齊王納諫

分四段：一、鄒忌看破人情，因小悟大。二、鄒忌現身說法，說到齊王身上，使王深省。三、齊王虛心受諫，努力實行。四、齊王納諫之效。

【字音異讀】 「閒」音諫

【字形異體】 「頽」同貌 「碁」同期、音碁

顏觸說齊王

分五段：一、分別趨士墓勢，持論正大。二、說明士貴王者不貴。三、齊王願為受教，仍是富貴驕人態度。四、顏觸仍是貧賤驕人態度，不失士之本真。五、結贊辭真返璞，知足不辱。

【字音異讀】 「曾」音層 「乘」去聲 「夫」音扶 「當」去聲

【字形異體】 「說」同悅 「虞」同娛 「反」同返

馮煖客孟嘗君

分六段：一、馮煖三番彈劍而歌，孟嘗待以上客之禮，並養其母。二、馮煖願為孟嘗收債于薛。三、馮煖收債，為孟嘗市義。四、市義之效，孟嘗親見之。五、馮煖鑿三窟：一市義，二復留相齊，三請先王祭器，立宗廟于薛。六、結出孟嘗一生得力全在馮煖。

【字音異讀】 「煖」音暄 「屬」音燭 「好」去聲 「食」音嗣 「為」去聲 「乘」去聲

「惡」音塢 「會」音膾 「夫」音扶 「賈」音古 「相」去聲 「樂」音洛

【字形異體】 「責」同債 「憚」同懦 「沈」古沉 「反」同返 「說」同悅 「碁」同期音碁

趙威后問齊使

分三段：一、趙威后先問齊使三個問題。二、探出本末，絕去貴賤之見。三、問齊二處士一孝女何以弗業不朝，於陵子仲何以不殺，處處以民為主。

【字音異讀】 「食」音嗣 「衣」音意 「葉」音攝 「王」去聲 「於」音烏

【字形異體】 「說」同悅 「卹」同恤 「振」同賑 「胡」同何

莊辛論幸臣

分兩段：一起筆未遲未晚是正文。因楚襄寵信幸臣，及爲秦所敗，乃徵莊辛商大計，故如此說法。二純用引喻，自小至大，從物及人，漸漸逼入楚襄之事，知今尚未遲未晚。

【字音異讀】

「夫」音扶 「繳」音酌 「飯」音反

【字形異體】

「俛」同俯 「蚩」同蟲 「嚼」同啄 「栖」同棲 「蔭」同菱 「籓」同蔕

「耘」同隕

觸讜說趙太后

分五段：一敘趙太后不肯以長安君爲質。二左師悟太后，先說閒話，以平其氣。三次說愛憐少子，寫出一長安君影子，再囑託太后，引出太后心事。四又借燕后反襯長安君。五又用危詞聳聽，使太后悟而欣然心許。六以趙賢士之感歎作結。

【字音異讀】

「質」音至 「曾」音層 「爲」去聲 「乘」去聲

【字形異體】

「郟」同隙 「鬻」同粥 「反」同返 「奉」同俸

魯仲連義不帝秦

分九段：一敘秦圍邯鄲，魏王建議尊秦爲帝。二敘魯連遊趙，見平原君，知帝秦之說，欲爲之責魏使而歸之。三敘平原君紹介魯連於魏使辛垣衍。四魯連說出不願帝秦而欲助趙。五魯連與辛垣衍討論助趙之法。六魯連先引齊威王事，以見權之不可假人，證明不可帝秦。七又借魏說出既爲臣僕，即將受烹醢，以見不可帝秦。七先引紂事，又引魯鄒不肯帝秦，次言魏如爲秦臣僕之災，說秦稱帝之害，可懼可駭。八敘辛垣衍不敢復言帝秦，旋秦軍亦退。九敘魯連辭封爵，謝千金，超然遠引。

【字音異讀】

「閒」音諫 「乘」去聲 「從」音縱 「爲」去聲 「惡」音烏 「夫」音扶

「飯」音返 「賈」音古

【字形異體】

「釐」同僖 「泄」同洩 「邪」同耶 「說」同悅 「牖」同美 「筦」同管

「籥」同籥 「涂」同途 「倍」同背

魯共公擇言

分三段：一、敘梁王宴諸侯。二、魯共公列舉當戒之酒、食色、遊四事引證事實，以規勸梁王。三、梁王稱善。

【字音異讀】

「覺」音教 「樂」音洛 「屬」音燭

【字形異體】

「嗛」同歎 「尊」同樽 「與」同歟

唐睢說信陵君

分二段：一、敘唐睢說信陵君應忘救人之德。二、信陵君受教。

【字音異讀】

「睢」音雖

【字形異體】

「卒」同猝

唐睢不辱使命

分四段：一、敘安陵君不欲以安陵易秦五百里之地，遣唐睢使於秦。二、敘唐睢使秦後，承君之意旨，言願守故土，不願易地。三、秦王說天子之怒，唐睢說布衣之怒，引三人作證，并及自己，以警告秦王。四、敘秦王敬佩唐睢，唐睢真不辱君命。

【字音異讀】

「睢」音雖 「夫」同扶

【字形異體】

「說」同悅 「錯」同措 「與」同歟

樂毅報燕王書

分七段：一、敘樂毅破齊，齊人離間，樂毅奔趙，齊卒收復失地。二、燕王先謝後讓，重稱先王，欲以感動樂毅。三、樂毅先敘不回燕而降趙，及復書之故，籠括全篇。四、言受先王知遇之恩，為先王建蓋世之功，幸得受地封侯。五、說先王之功績及遺教。六、引證吳王伍子胥事，并自明心跡。七、結出通書之意。

【字音異讀】

「爲」去聲 「閒」音諫 「將」去聲 「數」上聲 「乘」去聲 「夫」音扶
「數」音朔 「行」去聲

【字形異體】

「暴」同曝 「錯」同措 「閑」同嫻 「反」同返 「伯」同霸 「蚤」同早
「順」同慎 「萌」同氓 「沈」同沉 「離」同權

李斯諫逐客書

分五段：一、敘秦下逐客令。二、引秦之先君四人，皆重用客卿，使秦富而成帝業。三、言聲色珠玉之美，則取材異地於人，則逐客，是重物而輕人。四、痛言逐客之害，是本文正意。五、秦王納李斯言。

【字音異讀】

「閒」音諫 「樂」音洛 「睢」音雖 「阿」音烏 「好」去聲 「傅」音附
「從」同縱 「疆」同強 「向」同嚮 「內」同納 「說」同悅

【字形異體】

卜居

分三段：一、先敘卜居之由。二、邪曲害公，方正不容，屈原設爲不知所從以請卜。三、結出本旨，用己之心，行己之意。

【字音異讀】

「筴」同策 「勞」去聲 「滑」音骨 「挈」音頁 「比」音界 「溷」音混
「朴」同樸 「荝」同茅 「媮」同儉 「唼」通促 「栗」同慄 「嚙」同齧

【字形異體】

「呪」同兒

宋玉對楚王問

分二段：一、敘楚王先問宋玉有無遺行。二、宋玉言曲高和寡，道高謗興，庸俗安知音志。前面均用比喻，結處始說出真意。

【字音異讀】

「唯」音緯 「屬」音燭 「阿」音烏 「徵」音止
「興」同歎 「暴」同曝 「髻」同緒

【字形異體】

周秦文作者傳略

左丘明

魯太史孔子修春秋爲素王，丘明爲素臣，述夫子之志而作傳，是爲「左氏春秋」。又作「國語」。司馬遷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後人因稱爲盲左。按左氏，丘明名，相傳爲左史倚相之後，亦有以左丘爲複姓者。

公羊高

齊人。子夏弟子，作春秋傳。四傳至其玄孫壽，與弟子著錄爲書。漢何休作解詁，其書遂大傳。按凡言春秋者，公羊與穀梁合稱二傳，爲公穀派。

穀梁赤

魯人。子夏弟子，作春秋傳。按唐楊士助穀梁傳疏云：「穀梁子名淑，字元始，一名赤。」孝經序正義引七錄，作名「倝」。

檀弓

魯人。姓檀，名弓。善於禮。禮記有「檀弓篇」。

國策

漢劉向集先秦諸國所記戰國時事。分東四國（秦、楚、燕、齊）、三晉（宋、衛、中山）十二國名戰國策，簡稱國策。

李斯

本楚國上蔡人，從荀卿學，西仕於秦。始皇既定天下，斯爲丞相，定郡縣制，下焚書令，變籀文爲小篆。二世時，趙高爲相，誣斯子李由與盜通，腰斬咸陽市。

楚詞

漢劉向輯（或謂後人校集）屈原、宋玉、景差諸賦，附以賈誼、淮南小山、東方朔、嚴忌、王褒諸作，及向自作九歎，爲楚詞十六篇。王逸又益以自作九思及班固二敘，勒成章句十七卷，且爲作注。

鄭伯克段于鄆（隱公元年）

左傳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一書曰：「鄭

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

志㊦，不言出奔，難㊦之也。一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

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

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

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

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

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一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

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註釋】 ㊦鄭，姬姓國，在今河南新鄭縣。武公，名掘突。申，姜姓國，在今河南南陽縣。武姜，武從夫諡，姜從母家姓。 ㊦共音恭。

莊公弟。 ㊦寤生，難產。 ㊦惡音鳩，恨。 ㊦亟音氣，屢次。 ㊦為之請制，請以制邑封叔段。制，一名虎牢，在今河南汜水縣。本為東

虢國故地。 ㊦巖邑，險要之邑。 ㊦虢叔死焉，虢叔恃險而不修德，為鄭桓公所滅。 ㊦請京二句，京，邑名，即今河南滎陽縣。大叔

即太叔，下同。 ㊦祭仲，鄭大夫，字仲足，祭音債。 ㊦百雉，古建築量法，一方丈曰堵，三堵曰雉，百雉即三百方丈。 ㊦大都，都

大都面積，比全國面積，不得超過三分之一。 ㊦焉辟焉，怎麼。辟，同避。 ㊦厭同豎，滿足。 ㊦滋蔓，滋長蔓延，喻叔段權勢

漸大。 ㊦子，你。 ㊦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邊邑。武，兩屬。段使西北兩邊的地兩屬於己。 ㊦公子呂，鄭公族，字子封。 ㊦

慶延。鄭西北邊邑，在今河南汲縣、延津間。①可矣二句，可正叔陸的罪。厚將得衆，厚地勝。前猶命貳于己，故云生心。今又收貳以爲己邑，故云得衆。②完緊，完城郭而聚人民。③繕，即修理。④啟，開城作內應。⑤帥車二百乘，帥音率，領。古者兵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⑥鄆，邑名，在今河南鄆陵縣。⑦共，地名，今河南輝縣。⑧鄭伯，即莊公，鄭封伯爵，故稱鄭君皆曰鄭伯。⑨不弟，謂不以弟道事其兄長。叔段用兵襲鄭，不顧莊公，故曰不弟。⑩失教，謂莊公養成弟之惡。⑪鄭志，即鄭莊公之志。⑫難，不能之意，段實出奔，而經曰克，明莊公志在殺弟，不能言段出奔。⑬實，同置。⑭城，穎鄭別邑，故城在今河南臨潁縣西北。⑮黃泉，地中之泉。⑯穎考叔，鄭大夫。⑰穎谷封人，穎谷地名，在今河南登封縣封人，典守封疆之官。⑱舍，同捨。⑲遺，餽送。⑳繫，音依，語助詞。㉑闕，同擱。㉒隧，地道。㉓融融，和樂。㉔洩洩，舒散。洩音曳。㉕君子，左氏發揮論斷，常託其辭于當世之君子。㉖施，音異，移。㉗詩曰三句，見詩大雅既醉篇。言孝子的心，無窮乏之時，故能推己孝以及人，賈窮乏，錫給。

【語體】當初鄭武公娶了一個中國的女子做夫人，叫做武姜。生了莊公和共叔段兩個兒子。莊公生的時候是難產，驚嚇了姜氏，所以取名叫做寤生，因此很憎恨他。她就祇是喜歡共叔段，要想立他做太子；屢次請求武公，武公不允許她。（敍武姜對於莊公叔段愛惡的偏，以致釀成骨肉相殘之禍。）等到莊公做了鄭國的君主，姜氏便替共叔段討封制地，莊公道：「制是險要的地方，從前虢叔曾死在那裏的。別的地方，總可聽命的。」於是姜氏又替他討封京地，莊公就叫他住在那裏，並且稱他做京城太叔。祭仲道：「都城過了三百方丈，這是國家的禍害。先王的制度：大都不過全國的三分之一，中都五分之一，小都九分之一。現在京城並不合度，不是先王遺下的法制啊！你將有所不利了！」莊公道：

「姜氏要這樣，怎能避掉禍害呢？」祭仲道：「姜氏那裏有滿足的時候？不如早些設法，勿令滋長蔓延。要是滋長蔓延了，那就容易對付的。蔓草尚難除掉，況且是您所寵愛的弟弟呢？」莊公道：「他多行不義的事情，一定會自取滅亡的。你姑且等他就是了。」後來太叔叫西鄙北鄙的百姓，歸向自己。公子呂道：「國家不能有兩個君主，你到底怎麼處置他呢？如其要把君位送給太叔，臣等便請去服事他；若是不給他的，那末，就請您把他除去，不要使百姓生別的心。」莊公道：「不用這樣，將來他自然會得到禍害的。」不久，太叔又收了西鄙北鄙，當做自己的地方，一直到廩延爲止。子封道：「可以正他的罪了！地方一多，將得人心了。」莊公道：「他做不義的事情，定沒有人和他親近；地方越多，就更有崩潰的危險。」太叔又去修治城郭，聚合人民，整頓盔甲兵器，召集步卒兵車，將要暗攻鄭國。姜氏將要替他開城，作爲內應。莊公聽得他日子定了，便道：「可以了！」就叫子封領了兵車二百乘，攻打京城。京人也反叛。太叔逃到鄆地，莊公再攻打鄆地。五月辛丑日，太叔便逃亡到共國去了。（詳敍骨肉相殘情景。）

魯國史官寫道：「鄭伯克段于鄆。」（春秋經文）因爲段沒有做弟的道理，所以不稱弟。好像兩個君主，所以叫做克。稱呼莊公叫鄭伯，是譏諷他失教的意思。不說出奔，因欲表明莊公志在殺弟，所以不能明言了。（此段解釋經文。按春秋是魯史，左邱明氏擇重要的事，作傳來解釋經文。）

莊公就把姜氏安放到城潁，并且同她設誓道：「不到黃泉，不再和你相見了！」可是後來便懊悔了。

那時穎考叔做穎谷地方典守封疆的官，聽了這事，借着進獻事物，來見莊公。莊公賜他酒食。他在喫時，把肉放開不吃。莊公問他的緣故，答道：「小人有個母親，都嘗過小人的食物了，可是沒有嘗過君王的食物，請把放開的肉，帶回去饋獻母親。」莊公道：「你有母親可饋獻，我偏沒有啊！」穎考叔道：「請問這話是什麼意思？」莊公便把緣故告訴他，並且告訴他懊悔的情形。他答道：「君王何必憂愁呢？如其掘地見到泉水，在地道裏相見，那一個說不是呢？」莊公聽了，就照他的話行。莊公進地道，便賦一首詩，說隧道的裏面，我是快樂得很！姜氏出了地道，也賦一首詩，說隧道的外面，我是舒暢得很！從此以後，母子便像從前的和好了。（敍莊公良心發現，又被穎考叔救正得母子如初。）

君子道：「穎考叔真是個孝子啊！愛他的母親，推移到了莊公。詩經上說：『孝子的心，是沒窮盡的；他能感動別人，永久賜及他同類。』穎考叔的純孝，恐怕就是這樣的情形吧？」（引詩咏歎作結。）

周鄭交質（隱公三年）

左傳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

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濶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蕓藻之菜，筐筥錡釜之。」

之器，潢汙行潦。⑤之水，可薦。⑥於鬼神，可羞。⑦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
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蘋，采蘋雅有行葦，澗酌。⑧昭忠信也。」

【註釋】

①平王，周天子，即幽王太子，名宜臼，始遷東周者。②武，與二同，不專一。③虢，國名，即西虢，虢仲之後，即今陝西

寶雞縣虢城，平王東遷，西虢徙于上陽，是為南虢，即今河南陝縣，虢公亦為王之卿士，王患鄭的專政，故有二心于虢，欲分鄭執政

之權。④鄭伯，即莊公。⑤質，音至，典押以取信。平王莊公，以子交相為質，故曰交質。⑥界，音敝，給與。⑦即祭仲，字仲足。⑧

帥，音率，領兵。溫，周畿內邑名，即今河南溫縣。⑨成周，周時洛邑之稱，敬王徙都於此，故城在今河南洛陽縣東北。⑩明，正大光

明，恕，推己及人。⑪要，音妖，結。⑫澗，山間川流，溪，通大川的小河，沼，即池，圓曰池，曲曰沼，泚，小落，水草。⑬蘋，大萍，繁，白

蒿，蘩，音溫，水草名，一名聚藻，藻，水藻總稱。⑭方曰筐，圓曰筥，音舉，皆竹器，有足曰筥，無足曰釜，皆鼎屬。⑮潢，積水池，汙，停

水，行潦，潦音老，路上流水。⑯薦，陳。⑰羞，進。⑱風，詩，國風，雅，詩，大雅，此四詩之義，表明有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用。

【語體】

鄭武公莊公做平王的卿士，平王想把政權分給虢公，鄭莊公知道了，便抱怨平王。平王

道：「沒有這事。」因此周朝和鄭國把兒子交換抵押。平王的兒子狐抵押給鄭國，鄭國的公子忽抵押給周朝。後來平王死了，周朝的人將要把政權分給虢公。在四月裏，鄭國的祭足就領兵取溫地的麥子，到了秋天，又取成周的禾苗。周朝和鄭國從此雙方便互相憎恨。（敘周鄭交質和交惡的情形。）

君子道：「信用不能從心裏發出來，就是交換抵押，也是沒有用處的。能照光明忠恕方面做去，拿禮義來要結着，雖然沒有抵押，又有誰能夠離間他們呢？如果有顯著的信用，那不論澗水，溪流，曲池，小

渚的草，大萍，白蒿，蒹藜的菜，方筐，圓筐，鼎釜的器，停滯和流動的水，都可以祭祀那鬼神，進獻那王公；何況君子結合了兩國的信用，只要盡着禮做去，又何必用人物來做抵押呢？詩經國風有采芣采蘋，大雅有行葦，洄酌，這四篇詩，就是說明忠信的道理的。」（左氏斷辭，以信禮爲主，深寓譏刺之意。）

石碯諫寵州吁（隱公三年）

左傳

衛莊公^①娶于齊東宮^②，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③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蚤^④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一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一石碯^⑤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眴^⑥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⑦。

【註釋】^①武公子。^②東宮，太子宮。^③碩人，詩國風篇名。國人因莊姜美而無子，作此詩以憫之。^④蚤同早。^⑤娣，妻

妹，從嫁來者。嬖，陳姓，戴諡法。^⑥嬖人，賤而得寵者。^⑦衛大夫。碯音鵝。^⑧憾，怨恨。^⑨眴，音珍，忍耐而不輕舉妄動。^⑩告老。

【語體】衛莊公娶的是齊國太子伋臣的妹子做夫人，叫做莊姜，貌雖很美，却是沒有兒子。衛國的人，因此替他做了一篇碩人詩，表示同情她的意思。莊公又在陳國娶了一個妻子，叫做厲嬀，生了一個兒子孝伯，不幸早死了；厲嬀的妹子，從她嫁來的，叫做戴嬀，生了一個兒子桓公，莊姜就把他當做自己的兒子。（敍莊姜美而無子，以桓公爲己子。）

公子州吁，是莊公嬖人生的兒子，很得莊公的寵愛；而且歡喜玩弄兵器，莊公並不禁止他，可是莊姜見了他，却很憎恨。（敍莊公寵嬖人之子州吁，衛國之禍，自此開始。）

石碏進諫道：「我聽得愛兒子，教訓他要正當的道理，不可把他放到邪路上去；驕傲，奢華，淫樂，安逸，都是邪路的起源。而這四種惡德的由來，都因爲寵祿太過的緣故。如其要立州吁，就當立刻決定；若是還沒有決定，這便要一步步接近禍患了。至於受了寵幸能不驕傲；驕傲了能受抑制；抑制了能不怨恨；怨恨了仍能安分的，實在是很少了。況且賤的妨害貴人；小輩欺侮長輩；名分遠的離間名分親的；新來的離間舊時的；位分小的蓋過大的；淫亂的破壞有禮義的；這便叫做六逆。做君王的能合義理；做臣子的能服從命令；做父親的能慈愛兒子；做兒子的能盡孝道；做兄長的能愛弟弟；做弟弟的能敬兄長；這便叫做六順。丟了順理，去學背逆，那分明是迷其禍患。做國君的，應當把那禍患盡力除去；現今却促其速來，恐怕很不妥當吧？」（石碏諫以「教子義方，爲愛子之法」，是預絕禍患的根本辦法。）

莊公並不聽石碻的話。石碻的兒子石厚和州吁交遊，石碻禁止他不得。到了桓公即位，石碻就告老回家。（鉞石碻諫既不聽於君，令又不行於子，便告老致仕。）

臧僖伯諫觀魚（隱公五年）

左傳

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一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一

【註釋】

○公魯隱公。如至棠，魯遠邑。

○大事，祀典和戎禮。

○度，音鐸，比量。

○采，物之有華飾者，又采色。

○蒐、苗、獮、狩，皆田獵名。蒐，音搜，獮，音蘇。

○振旅，整隊而歸。

○飲至，告至於廟而飲。

○軍實，謂所獲軍徒器械的實數。

○昭文章，昭著明文。

○章，文采。畫繪的事，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此言車服旌旗之色。

○若夫山林川澤之實，謂荃菜魚鼈之類。

○阜隸，古賤役之稱。

○稱疾，託病。

○陳設的意思。

【語體】春天，隱公將到棠地去參觀捕魚的器具。臧僖伯諫道：「凡是鳥獸等物，不能拿來用作講習祭祀和兵戎的事情，牠的材料，不能拿來供給器用的，那末，做國君的不欲有所舉行的。國君是要引導百姓到一定的法度，正當的事物上去的；講習大事，把那法度量度得妥當，這就叫做軌；取用材料，把那物采加得章明，這就叫做物。凡不是一定的軌，正當的物，這就叫做亂政；亂政屢行，國家就要失敗了。所以春天打獵，是取不孕的禽獸；夏天打獵，是除害苗的禽獸；秋天打獵，是順秋氣的主殺；冬天打獵，是盡數打取的；這都在農力的餘暇，借田獵來講習武事的。每逢過了三年，便要出外訓練兵士；練了歸來，整隊到廟告稟祖宗，大家喝一回酒；又點數軍用的傢伙，和獵得的禽獸；顯出那君、大夫、士、車服旌旗的文彩，表明那貴賤的等級，分別那上下的等第行列，坐作進退；順着小輩和長輩出入的禮節；這都是講習上下的威儀。鳥獸的肉，不能放在俎上去供祭祀；牠們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能用在禮器上去做裝飾的，那麼國君就不去獵射，這是古時的法制。像那些山林川澤的品物，器用的材質，這是小吏們的事情；是臣下的職務；不是國君所當干與的。」隱公道：「我將巡行邊境哩！」就動身前去，陳設捕魚的器具，參觀一回。僖伯託病沒有跟去。（僖伯諫隱公觀魚，說得十分鄭重，惜隱公飾詞不聽。）

史官在史冊上面寫道：「隱公陳設漁具在棠的地方。」（春秋經文）這不是一件合禮的事情；並且說棠是很遠的地方。（解釋經文，說觀魚爲非禮，便是亂政，不得視爲小節，可以縱欲逸遊。）

鄭莊公戒飭守臣（隱公十一年）

左傳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螯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螯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惟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惟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于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

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一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一

【註釋】①指魯隱、齊僖、鄭莊三公。許，今河南許昌縣。

②傳，同附。逼近。

③螿，旗名。螿，音矛。

④同揮，招。

⑤同供。

億，安。

⑥婚姻，昏與婚通。

⑦同逼。

⑧音因，潔齋以享。

⑨音語，邊界。

⑩而，你。

⑪乃，你。

⑫新邑，新鄭。

⑬序，班列。周之序，先同姓而後異姓；失序，則不能先於異姓。

⑭大岳，神農。大同太。

⑮胤，音印，後嗣。

⑯刑法。

⑰相機行事。

【語體】

秋天七月，隱公會合齊侯、鄭伯去攻打許國。庚辰這一天，三國的兵，都會集在許國城下。穎考叔取了鄭伯的螿旗，首先登城。子都（公孫闕）從下射他一箭，考叔便墜下死了。瑕叔盈再拿螿旗登城，向四面揮着大喊：「國君登城了！」鄭國的兵，因此完全登城。在壬午這日，便打進了許國。許莊公逃到衛國。齊侯把許讓給隱公。隱公道：「你說許國不供給職貢，所以跟你來攻打他。現在許國既是伏罪了，雖是您有命令來，我也不敢與聞。」就此把許國讓給鄭人。鄭伯叫許國大夫百里，奉了許莊公的弟，住在許國東面的邊地。對他說：「上天降禍許國，鬼神實不滿意於許君，所以借我的手來攻打他。可是我祇有一兩個同姓羣臣，尚不能供給缺乏，使他們安樂，還敢把克許算做自己的功績麼？我有一弟，還不能和洽，致令他寄食于四方，何況能永久管理許國呢？你姑且奉了許叔，去撫慰那百姓，我將差公孫獲來幫助你；倘若我得善終在地下，上天或加恩禮，懊悔前日的降禍許國，那寧使這許公

再做國家之主，但我鄭國有事請求於許國，希望像舊日互通婚姻般的，許國能降心相從，切勿放任別族，逼近居此，來和我鄭國爭奪這許地；那時吾子孫將要顛覆危亡，無暇挽救，又怎能祭祀許國的山川呢？我的叫你住在這裏，不但爲許國打算，也姑且堅固我的邊境哩！又差公孫獲住在許國西面邊地，對他道：「凡是你的用具錢財，勿放在許國，我如死了，你趕快離開許國，我先君才新遷到這新鄭地方，和許相鄰。周朝從東遷後已漸漸衰敗了，因此子孫的班列，一天一天的失掉了。那許國是神農的後嗣，上天既是厭惡周德了，我鄭國也是周的子孫，怎能和許國相爭呢？」（鄭莊公始以三國之師克許，難自專功，及齊魯互讓而受之，但又欲掩飾吞併鄰國的狡謀，故有對許叔及戒飭守臣之詞。）

君子說：「鄭莊公對於這件事情，尙還有禮。禮是治理國家，安定社稷，整飭百姓，有益子孫的呀。許國沒有法度，就去攻打他，服罪了，便去饒赦他，考慮自己的德行去處置他，酌量自己的能力去施行他，相機行事，不連累後人，可說是知禮的了。」（說鄭莊公對此事若有禮。）

臧哀伯諫納郟鼎（桓公二年）

左傳

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馨，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紘紃紜，昭其度也。藻率鞞鞞，

聲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旌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郟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維維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滅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註釋】

○郟、音告，國名，姬姓。在今山東城武縣境。宋國名，子姓。在今河南商邱縣。宋華督弑殤公，恐諸侯討已，故以郟國所

造之大鼎賂魯，魯乃至宋取之。○天子祖廟。大同太。○臧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昭明善德，閉塞邪惡。○大路，祀天之

車，樸素無飾。越席，結草為席。越音活。○大同太羹，肉汁。不致，不調五味。○梁音咨，食音嗣。不將，黍稷春好。○袞，古禮服。冕，古

大夫以上的禮冠。黻，音弗，熟皮的蔽膝。斑，玉笏。○幅，裹腳。音逼。寫，複履。音昔。○衡，所以繫冠者。統，音就，懸瓊之繩。絃，音去，結於

下頷，綆，冕上覆之版。○藻，率，熟皮製，藉玉之物。率音律。佩刀之鞘。上飾曰鞞，音丙。下飾曰鞞，音捧。○鞶，大帶。厲，帶之垂者。

游音留，旌旗的旒。纓，馬鞅。○龍畫於衣，火與黼黻繡於裳。黼，半白半黑，繡如斧形。黻，半青半白，繡如兩己相背形。○畫五

色於車服器械，以比天地四方之象。○錫，音陽，馬額飾，刻金屬為之；有鳴聲，亦名當盧。鸞，鈴，在馬口兩旁者。和，車鈴，在轅端橫

木者。鈴，飾於旌旂之首者。○三辰，日月星。古繪龍有鈴者曰旂，繪熊虎者為旗。○指受賂，立宋華督。○象之，謂效尤

○龍賂句，龍愛也；謂受受賂賄，是章明昭著的。○徧同洛。即今河南洛陽。○指伯夷等。○臧孫達，即臧哀伯。

【語體】

夏天四月，魯桓公在宋國取郕大鼎，戊申日，放入太廟，這是不合禮的事（斷定非禮）。

臧哀伯諫道：「凡是做人君的，把昭明善德，閉塞邪惡，來顯示百官，還怕不能久守弗失，所以要昭著善德，來垂示子孫，因此清淨的廟，茅草的屋，樸素的車，草編的席，肉汁不調五味，黍穀不加舂鑿，這都是表示他的儉約；畫衣禮帽，蔽膝玉笏，皮帶下衣，裹腳複履，以及帽子上，的衡紉紘綖，這都是表示他的尊卑有度；熟皮做的玉藉，刀鞘上下的飾品，以及大帶上垂下的東西，旌旗的旒，馬頸的鞅，這都是表示他的尊卑有數；上衣畫的火龍，下衣畫的黼黻，這都是表示他上下各有文章；畫出五色，以比天地四方的形象，這都是表示他大小各有物彩；車馬旌旗上的錫鸞和鈴，這都是表示他的合乎音節；日月星辰的旗子，這都是表示他的燦爛光明。（先諫人君應昭令德，以示子孫的七件事。）」

「講到美德，要儉約有度，損益有數，把文物來維持他，把聲明來發揚他，臨照着百官，百官那就戒懼，不敢變動紀綱法律。現在滅德立邪，放賂器在太廟裏，來顯示百官，百官效尤起來，怎樣去責備他們呢？國家的敗壞，是從百官的邪惡而起；百官的失德，是從愛受賄賂的彰明，毫無忌憚而起。郕鼎放在太廟，彰明昭著，還有什麼比這還要厲害。從前武王打勝商朝，搬九鼎到雒邑，義士還或有說他不是；何況將顯示違亂的賂器放在太廟，怎麼可以試得呢？」（再說不可納的理由，以見賂鼎當速出太廟。）

桓公不聽。周內史聽得了道：「臧哀伯將有好的後輩在魯國吧。君雖違德，却不忘用美德諫他。」

（周內史贊美哀伯。——按：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故曰有後於魯。）

季梁諫追楚師（桓公六年）

左傳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一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癘蠡○也，謂其備腍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

族，^①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②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一

【註釋】

①楚國名，華姓。春秋戰國時，奄有今兩湖兩江浙江及河南的南部。隨國名，姬姓。春秋時漢東小國。②讚同為求

成，詐和。

③少師，官名。董成，監督和議。④卽楚武王，楚爲子爵，故凡稱楚君皆曰楚子。⑤用老弱的兵使自誇大。⑥熊率且

比，楚大夫。率，音律；且，音沮。

⑦古司祝官。⑧矯舉，假託禱告。⑨牲，牛羊豕，音全，純色而毛體完全。臚，音突，肥。⑩癘，音族，蟲

音裸，癘，疥病。謂牲畜無癘疥之病。

⑪栗，穀實不稂，旨美。⑫五教，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倫之教。⑬九族，上自

高曾祖父，下至子孫曾玄。⑭動則有成，言戰則必克。

【語體】

楚武王要暗地裏去攻打隨國，先假意差遣章求和，一方面駐紮軍隊於瑕地，等他的動

靜，隨人差少師官監督議和的事務。（記楚侵隨，并假意與隨議和。）

楚大夫鬬伯比對楚王道：「我們不得志于漢東的緣故，都是我們自己造成這樣的。我們張舉我們的軍隊，并且披帶了我們的甲冑兵器，把武力去壓迫他們，他們自然害怕，便協力同心的來算計我們；因此不容易離開他們了。漢東的國家，隨算最大。隨國倘使自大起來，必定拋棄那些小國。小國一離，那就是楚國的利益。少師素來是很驕傲的，請把老弱殘兵陳列出去，使他見了，越發增加他的驕傲。」熊率且比道：「隨國有季梁在那裏，這計策有什麼用呢？」鬬伯比道：「這是爲後日打算的。少師很得隨君的寵幸，隨君未必聽季梁的話呢。」楚王就聽了伯比的話，陳列了老弱殘兵，迎接少師。少師歸去，便

請隨君追打楚兵，隨君將要允許他了。季梁止住他道：「上天正照應楚國；楚國的老弱殘兵，恐怕是來引誘我們的吧。君王何必這樣的性急呢？我曾聽得說，小國所以能勝大國，是小國有道，大國淫亂的緣故。所說『道』的意思是對百姓要忠厚，對鬼神要信實。做君上的，想把好處給百姓，這就是忠；祝史官都說實在的話，這就是信。現在百姓挨餓，君王却逞一己的私欲；祝史官用虛偽的禱告，祭那鬼神，我真不知怎樣才好哩！」隨君道：「吾用的牛羊和豕，都是純色，肥胖，黍稷和盛在器裏的祭品，也很豐盛完備，怎麼不信呢？」季梁道：「百姓是鬼神的主體，因此古時的聖王，先教養了百姓，才盡力到鬼神上去；所以祝史官捧了三牲去禱告道：『很大而很肥胖。』這句話，是說百姓的力量普遍安存；是說他牲畜的碩大蕃多；是說他牲畜的不生疥癬疾病；是說他牲畜完備，毫沒缺少。又捧了祭品去禱告道：『乾淨的黍稷，很是豐滿。』這句話，是說他沒有妨礙春夏秋農忙的時候，所以民和年豐。又捧了酒漿去禱告道：『好穀製的很美的酒。』這句話，是說在上在下都有很好的道德，沒有邪惡的心思。是說祭物的馨香，就是民德的馨香，沒有譏諛邪好的呀。所以盡力于春夏秋三時，修好那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的五教，親近他的九族，來盡力他的祭祀。於是乎百姓和睦，鬼神降下福來；因此戰事的舉動，就可成功。現在我隨國的百姓，各有各的心思，而鬼神沒有所主；君王雖祭祀獨豐，那裏有神來降福呢？君王姑且去修好政治，並且親近那同姓的國家，這才可免去患難。」隨君聽了，很是驚懼，便勤修政治，從此楚國不敢再來攻打了。（季梁諫以應忠民信神，並轉到民爲神主，先民後神；立論精當，故足以破隨侯之惑，懼而修政。）

曹劌論戰（莊公十年）

左傳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遂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劌曰：「可矣。」遂逐齊師。一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註釋】 ①我，指魯國。 ②公，莊公。 ③曹劌，魯人，劌音貴。 ④肉食者，在位食祿的人。 ⑤間，去聲，干預；言在位者自能謀

之，何必汝干預其事。 ⑥徧，普及；言小惠未能普及于民，民弗肯從上所欲。 ⑦犧牲，牛羊豕之屬；玉，蒼璧黃琮之類；帛，幣，皆祭神

之物。言祭祀之禮，不敢有加於舊，惟必以誠信爲主。 ⑧孚，取信於人。 ⑨長勺，魯地名。 ⑩馳，逐，言欲驅車而逐齊兵。 ⑪轍，

車輪的跡。 ⑫軾，車前橫木。 ⑬作，振。 ⑭旗靡，言旗幟已倒。

【語體】齊兵來攻打我魯國，莊公將要和他作戰。曹劌請求進見。他的同鄉人道：「這是在位食祿的人謀畫的，又何必你去干與其事呢？」曹劌道：「食俸祿的人，見識鄙陋，不能有遠大的謀畫。」便去進見莊公。問莊公怎麼可以和齊作戰？莊公道：「衣食的安逸，不敢一己獨享，必把他分給別人。」曹劌道：「這種小小的恩惠，還沒普徧，百姓是不肯聽從的。」莊公道：「祭祀的牲畜和玉帛，不敢比從前增加，必把誠信去祝告鬼神。」曹劌道：「這種小小的信用，還不能取信於鬼神，鬼神是不肯降福的。」莊公道：「大大小小的獄案，雖不能反覆詳察，但必盡力求他的實情。」曹劌道：「這是忠信的一端，可以一戰了。作戰的時候，就請同去吧！」（魯莊公欲與齊戰，曹劌知君能忠於民，可以一戰，請為從行。）

莊公同他坐了兵車，作戰在魯國長勺地方。莊公想要擊鼓進兵，曹劌道：「還不可以。」等到齊軍擊鼓三通，曹劌道：「可以了。」齊兵大敗。莊公想要追趕他們，曹劌道：「還不可以。」往下看他們的車跡，登在車前的橫木上，望他們退去的情形，便道：「可以追趕了。」就此追趕齊兵。（記齊敗魯勝。）

既經打勝了，莊公問他所以如此作戰的緣故。曹劌道：「那作戰的事情，全靠一股勇氣。第一次擊鼓，氣最振作；第二次就衰敗，第三次就沒有了。他們一點勇氣也沒有的時候，我們却正旺盛，所以能夠打勝他們。但是大國作戰的情形，很難猜測，恐怕他有埋伏；後來我看見他們的車跡亂了，望見他們的旗子也倒下了，所以去追逐他們。」（曹劌說出方戰、察士氣、既戰、察敵情，真是遠謀。）

齊桓公伐楚盟屈完（僖公四年）

左傳

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於陘。一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何如？」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註釋】 ①齊侯，桓公，名小白，蔡國名，姬姓。在今河南省汝南、上蔡、新蔡等縣。 ②馬走逆風，牛走順風。喻不相干。 ③虞，料。

④管仲，齊大夫，名夷吾。 ⑤召康公，周太保邵公奭。 ⑥大公，即呂望，名尚，齊始封之君，大司空。 ⑦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九州。

之伯女，同汝。①履、領土。②包束著茅。③縮酒，束茅立之祭前，而灌鬯酒於其上，象神飲之。④徵、問也。⑤昭王，成王

孫。南巡狩至漢水，溺死。⑥次，舍止。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召陵，今河南鄆城縣。⑦不穀，不善；諸侯自謙之詞。

⑧徵，求也；社稷，國家；言以君之惠，而得求社稷之福。⑨方城，山名，在今河南葉縣南四十里。⑩漢水，水名，入江之大川。

【語體】

春天，齊侯領諸侯的兵，暗地裏攻打蔡國，蔡國的兵崩潰了，就去攻打楚國。楚王差人和

他們說道：「你在北海，我住南海，真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不料你渡水到我這裏，是什麼緣故呢？」

管仲答道：「從前召康公命令我先君太公道：『五等諸侯，九州伯長，如有罪惡，你可征伐他們，來輔佐

周朝。』還賜我先君領土，東邊到海，西邊到河，南邊到穆陵，北邊到無棣。你應貢獻裏束的菁茅不進，祭

祀時沒法把束茅立在祭前，灌鬯酒在他的上面；這是我要問你的。還有昭王南來巡狩，渡過漢水，就此

溺死在那裏，這也是我要問你的。」楚使答道：「不進貢包茅，這是我們國君的過失，以後安敢不供給

呢。至于昭王的溺死，請你去向水邊詰問吧！」齊侯見楚國不肯服罪，就此進兵駐紮在楚國陘地。（齊

桓合八國之師伐楚，不責楚以僭王猾夏，而責以包茅不入，昭王不復，楚答詞一則順從，一則幽默。）

到了夏天，楚王差屈完到齊營來，請求和好。齊兵便退卻，駐紮在召陵。齊侯排列了諸侯的兵，和屈

完同坐車上，觀看了一回。齊侯道：「諸侯的附從，豈是爲我一人，實是繼續我先君的舊好。不知你的國

君肯和我同好麼？」屈完道：「因你的恩惠，使我國家求得幸福，不顧屈辱，收我國君；這是我國君極願

意的事情呢！」齊侯道：「我把這些兵士來作戰，誰能抵禦我，把這些兵士來攻城，那個城不能打破呢？」

屈完道：「你如果把恩德安撫諸侯，誰敢不服從？你如果依賴武力，那楚國有方城山可用做城，有漢水可用做池，兵雖衆多，也沒什麼用處。」屈完便和諸侯訂了盟約。（楚屈完請盟，用「以德以力」兩路說來，使齊桓無從置詞，始得與盟。）

宮之奇諫假道（僖公五年）

左傳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爲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尙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絜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冬，晉滅虢。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

【註釋】

○晉侯，獻公，名詭諸。晉國名，姬姓。春秋時奄有今山西臨汾太原以東，及河北廣大名之地。爵名，故稱晉君。皆曰晉侯。魯僖公二年，晉已假道於虞，滅虢下陽，故今日復虞虢。皆國名。武王封大伯、仲雍之後於虞，即今山西平陸縣之虞城。虢，

魏仲之後，在今山西平陸縣。○宮之奇，虞之賢大夫。○既，同玩，相習而不經意。○輔，頰骨；車，牙床。○大伯、虞仲，皆太王之

子，王季之兄。昭，宗廟之次，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廟居中，二世四世六世居於左，謂之昭；三世五世七世居於右，謂之穆。穆生昭；太王於周爲穆，故太王之子爲昭。○魏仲、魏叔，皆王季之子，文王之弟。○謂功勞載在盟書，藏在同盟之

府。○桓莊，晉、桓始封於曲沃，莊伯是他的子。獻公爲桓、叔曾孫，莊伯之孫，言桓莊之族，乃獻公同祖兄弟，晉和虞不過同宗，虞豈能親於桓莊之族，而反愛之乎？○同逼，恨其族大勢逼。○親如，桓莊之族，因恃寵而相逼。○據，猶依靠，言虞有神佑，晉雖欲加害而不能。

○黍稷，非馨二句，黍，穀類；稷，高粱；皆享祀之物。馨，香氣遠聞。言神不聞黍稷之香氣，惟有德者的香氣則聞之。○民不易物二句，易，改繫；語助辭，言祭者不改易其物。而神惟有德者之物。○馮，同憑，依賴。○馨香，如犧牲、菜

盛、酒醴等。○臘，陰曆歲終祭名。○以，虞國爲客舍。

【語體】晉侯再向虞國借路，去打虢國。宮之奇進諫道：「虢國是虞國的外境，虢國一亡，虞國必

定也跟着亡的。要知晉國的心，是沒有壓足的，不可輕開他的念頭；他像寇敵一般，不可戲狎的。一次許

晉借路，已經算是過甚之事，難道還可以再來一回嗎？俗語說得好：「頰骨和牙床，是互相依靠的；嘴唇

沒有，牙齒就要冷了。」這句話，也可說是對虞國和虢國而說的呢！虞公道：「晉國是我的同宗，豈肯害

我呢？」宮之奇道：「大伯、虞仲，都是太王的兒子，大伯不從太王滅商，因此不能繼嗣君位。魏仲、魏叔都

是王季的兒子，做文王的臣子，大有功勞于王室，有盟書藏在盟府，虢既是爲晉滅掉，那裏還會愛着虞國呢？并且虞國能比桓叔、莊伯更親近麼？桓莊兩族，獻公應該愛他的，他們有什麼罪惡，獻公盡去殺掉他們？這不是爲着他們族大勢逼麼？親族因爲寵勢相逼，尙且把他們殺害，何況爲著一國的利益呢！

虞公道：「我奉享祭祀，豐盛潔淨，鬼神必定保佑我。」宮之奇道：「我聽說鬼神實在並不是對『人』親近，他們只保佑那有德的。所以周書有句話道：『上天無親，只揀有德的保佑着。』」又道：「黍稷不香，只有明德是香的。」又說：「任何祭祀的人都不改換祭物，但只有有德的，鬼神纔來享食。」照這樣說來，那麼沒有德行，百姓就不和睦，鬼神就不享食了。鬼神所依靠的，當然在那德行了。倘使晉國取了虞國，卻把明德來薦他的馨香，難道鬼神就不食他的祭品麼？」（宮之奇三次諫諍，前段論勢，中段論情，後段論理，層次井然。）

虞公不聽，便允許晉國差來借路的人。宮之奇便領了他的家族，逃亡到曹國去。說道：「虞國滅亡，等不到冬天了。就在這一次的行動，晉國便可把滅虢的兵滅虞，不必再要興兵了。」冬天，晉國滅虢的兵回來時，駐紮在虞國。就此襲取了虞國，把他滅掉，并且捉住虞公。（虞公不聽，終致滅亡。）

齊桓下拜受胙（僖公九年）

左傳

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一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

孔賜伯舅^④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⑤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余^⑥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⑦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⑧

【註釋】 ①首三句，齊桓公會諸侯在葵丘，今河南考城縣。重申前盟，修睦以尊周室。 ②王，周襄王。胙，音昨，祭肉。 ③事，祭祀的事。 ④文王，武王。 ⑤伯舅，天子稱異姓諸侯。 ⑥耄，音迭，年七十。加勞，有功王室。 ⑦天，君尊如天，威尊嚴遠，離顏咫尺，逼近，八寸曰咫，言君尊如天，其威嚴不離顏面之前。 ⑧小白，桓公名。猶言小白余身。 ⑨隕，越，顛墜。 ⑩由階而登，受天子之賜。

【語體】 齊桓公會合諸侯在葵丘地方，重申以前的盟誓，並且敦修向日的和好，這是很合禮的。
(說葵丘之會，修睦以尊周室，齊桓合禮。)

周王差了宰孔賜給齊侯祭肉，說道：「君王有祭事於文武廟內，差我把祭肉賜給伯舅。」齊侯將要下階拜賜，宰孔道：「且慢！還有後命哩。君王叫我對你說：『因為伯舅年紀老了，并且有功王室，所以進陞一級，無須下階拜謝了。』」(記周襄王賜齊桓胙，并賜級，不令下拜。)

齊侯道：「君王的威嚴，不離開顏面前的。我小白怎敢貪君王的寵命，便不下階拜謝呢？如果貪了，恐怕得罪上天，把我墜落在下，反使君王丟臉；那裏敢不下階拜謝呢？」說罷，便下階拜謝，再登了階，受賜祭肉。(記齊桓盡禮受胙。)

陰飴甥對秦伯（僖公十五年）

左傳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註釋】 ①陰飴甥，卽呂甥，飴音怡。秦伯，穆公，名任好。王城，秦地名，秦許晉平之後，晉惠公使卻乞召呂甥迎已，故會秦穆公於王城。 ②君，指惠公。 ③圉，音語，惠公太子名。言不怕征賦治兵，以立太子。 ④感，音戚，憂。 ⑤毒秦，謂晉饑，則秦賜之粟，秦饑，則晉閉糴而背施，是毒害秦國。 ⑥秦歸晉君之役。 ⑦饋，音賈，餽，又以物與人。七牢，牛羊豕各一爲一牢，因將歸之，故加其禮。

【語體】 十月，晉國的陰飴甥，會見秦穆公，結盟在王城地方。穆公道：「你們晉國的人，意見和洽麼？」陰飴甥答道：「不和。人民們羞恥着國君被秦國捉去，又悲痛從戰的親屬被秦國殺掉，因此不怕

征取賦稅，修練甲兵，立了太子圉做國君，說道：『必報秦國的讎，寧願服事戎狄的。』在上的人，愛惜國君，并且知道自己的有罪，不怕征取賦稅，修練甲兵，來等待秦國的命令，說道：『必報秦國的大德，就是死了，也沒有二心的。』所以晉國的人意見不和了。」（秦晉會盟，陰飭甥對以君子小人意見不同。）

穆公道：「你們晉國的人，說君將怎麼樣呢？」陰飭甥答道：「人民們不知事理，祇是憂慮，以為必被秦國殺害的；在上的人，把自己的心，推測人家的心，以為秦國必歸還我君的。人民們說：『我們惡待了秦國，秦國難道肯歸還我們的國君麼？』在上的人說：『我們自認有罪了，秦國必歸還我們的國君。』晉國有離貳的心，秦國就捉了他去；既已服罪，秦國就放他回來。秦國的恩德，沒有比這再厚大的了；秦國的刑罰，沒有比這再威嚴的了。那服罪的，思念秦國的恩德，離貳的，畏懼秦國的刑罰。這次歸還晉君的事情，秦國可以成功霸業了。若是起先納了晉君，現在捉住他，不使他安定君位，把他留在秦國，不使他做君王；這是把恩德變做怨仇了，我看秦國決不肯這樣做的。』」穆公道：「我是這樣意思哩。」換了個客舍給晉惠公住，還送了他牛羊豕各七頭。（再從君子小人說來，一反一正，使秦穆墮其術中。）

子魚論戰（僖公二十二年）

左傳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

赦也已。弗聽。及楚人戰于泓。一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考，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儻可也。」

【註釋】

①宋公襄公，名茲父。②大司馬固，大司馬官名。固，卽子魚。③宋爲商後，商亡已久，故說爲天所棄。④泓，水名。

在今河南柘城縣。⑤未盡渡。⑥門官，近衛之官，在國則守宮門，師行則從君左右。殲，音尖，盡殺。⑦君子不重傷二句，重，平聲。

言君子於敵人之被傷者，不忍再傷。禽，通擒，戰勝執獲。言君子於敵人之髮有黑白色者，不忍擒之。⑧阻，迫隘。言不迫人于險。

⑨勅，音鯨。勅敵，強敵。⑩贊，助。⑪考，音苟。胡考，老人。⑫言明設刑戮之恥以教戰鬥。⑬軍隊通稱。古萬二千五百

人爲軍。周制：天子六軍，諸侯，大國六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⑭鳴金則退，鳴鼓則進。⑮儻，不齊貌。

【語體】

楚人攻打宋國，去救鄭國。宋襄公將要和他們開戰了。大司馬子魚竭力進諫道：「天的

棄商，已經很久了。你要打算振興他，那是得罪上天，不可赦宥了呢！」襄公不聽，和楚人戰在泓的地方。

宋國的兵，已經排成隊伍，楚國的兵，還沒有盡渡。大司馬子魚道：「他們兵多，我們兵少，趁他們還

沒有渡完時，請就攻打他們罷！」襄公道：「那是不可。」楚兵渡完了，還沒列陣，子魚再請前去攻打。襄公道：「還未可以。」等到楚兵列陣已定，才去攻打他，宋兵大敗。襄公傷股，近衛的官都被楚兵殺掉。於是全國的人都歸罪襄公。襄公道：「君子見敵人有受傷的，不忍再去傷害他；頭髮花白的，不忍去擒住他。古時的用兵，不肯迫人於險隘之地；我雖是亡國の後嗣，却不肯鳴鼓進兵，去攻打還沒列陣的敵兵。」（先記楚宋作戰，次說宋襄欲假仁假義以繼霸，不量力以致喪師，又爲迂腐之說以自解。）

子魚道：「您還沒知道作戰的事情。那強悍的敵人，受困於險隘的地方，還沒列陣，這是上天助我取勝的機會。趁此進迫攻打，不是很好嗎？但這樣還恐未必能勝哩！況且現在和我爭強的，都是我的仇敵；就是年老的人，尙且要把他擒住，何況頭髮花白的呢。明設刑戮的恥，來教戰鬥，本來要殺死敵人；若是受傷了，還沒死掉，怎可不再加傷害呢？如果不忍再加傷害，那麼不如不去傷害他；不忍擒住頭髮花白的人，那麼不如早去服從了他。大凡行軍之道，原是靠著利用；鳴金打鼓，原是壯著聲氣。既是利用，儘可進迫敵人在險隘的地方；既是兵士聲氣壯盛，專心致志，儘可攻打敵人在行列未齊的時候。」（子魚論戰，從不阻不鼓，說到不重不擒，又從不重不擒，說到不阻不鼓，層層辨駁，極爲痛快。）

寺人披見文公（僖公二十四年）

左傳

呂卻○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①

君命一宿，女^①卽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②。女爲惠公^③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④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⑤猶在，女其行乎！一對曰：「臣謂君之人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⑥。余何有焉。今君卽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⑦。君若易之，何辱^⑧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⑨。一公見之以難告。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⑩。公宮火，瑕甥、郤芮^⑪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一

【註釋】

① 呂卻、呂甥、郤芮，皆晉惠公之舊臣。

② 寺人披，寺人宦官，名披。

③ 讓、賁。

④ 蒲城之役，蒲城地名，在今陝西省

境。魯僖公五年，晉獻公納驪姬之譖，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城。

⑤ 祛，古體汝，下同。

⑥ 狄君，夷狄之君；田獵，渭濱，渭水之濱。

卽周文王遇太公之地。

⑦ 惠公，文公弟，名夷吾。

⑧ 中宿，次夜。

⑨ 祛，衣袖，讀若驅，披伐蒲，文公出奔，披斬其祛，故言所斬之衣袖尚在。

⑩ 言文公在外閱歷已久，當知爲人君之道。

⑪ 言文公在獻公時，則爲蒲人，在惠公時，則爲狄人。

⑫ 言安知無

有害公之人，如在蒲狄之時乎。

⑬ 齊桓公名小白，置，放釋，射鉤，莊公九年，晉納子糾於齊，管仲射桓公中鉤，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官名，百官之長。

⑭ 言齊桓公放釋射鉤之怨，而使管仲爲相。

⑮ 言君如不像齊桓的行爲，何必屈辱君命而使我行。

⑯ 言君若不像齊桓的行爲，何必屈辱君命而使我行。

⑰ 言到黃河上。

⑱ 古者宦官必受宮刑，披乃宦官，故以之自稱。

⑲ 晦，陰曆每月之末日。

⑳ 瑕甥，卽呂甥，芮，讀若瑞。

㉑ 到黃河上。

【語體】

呂甥、郤芮都恐被文公所逼害，將要放火燒掉文公的宮室，就此殺掉文公。這時有個宦

官叫披的，求見文公。文公差人責備他，并且拒絕不見。對他說：「蒲城那一回的事情，獻公叫你過了一

夜再到，你却當日趕來。後來我逃到狄國，跟狄君在渭水旁邊打獵，你替惠公走來殺我，惠公叫你過了三夜再到，你竟于第二夜就趕來。雖是你國君的命令，但是爲什麼要這樣快呢？在蒲城被你斬下的袖角，還在這裏，你到別處去罷！」（說寺人披想報告機密，晉文責讓而辭却他。）

寺人披答道：「我以爲你這次回國，當知做人君的道理了。現在好像沒有知道，恐怕又要遭禍難了。做臣的奉著君命，不生二心，這是古時的法度。替君除去惡人，當盡我的力量做去。蒲人狄人，和我有什麼關係呢？現在你登了位，難道沒有像在蒲地狄國時所遇的禍難麼？從前齊桓公忘了管仲射中帶鉤的怨恨，叫他做相；你若不像桓公的行爲，那麼我自然會去的，何必屈辱君命呢？那畏罪要走的人，實是很多，恐怕不單是我刑臣一人呢！」（寺人披答辨晉文責讓，又以危言聳聽。）

文公聽了，便召見他。寺人披就把呂甥郤芮的陰謀詳細告訴了一番。文公暗地裏會見秦伯在王城避害。己丑三十日那天，公宮起火，呂甥郤芮搜尋不著文公，就趕到河上。秦伯便把他們引誘來殺掉。（說晉文召見寺人披，得知機密，而免於難。）

介之推不言祿（僖公二十四年）

左傳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一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

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④上賞其奸，^⑤上下相蒙，^⑥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⑦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⑧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一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⑨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⑩。善人。」^⑪

【註釋】^①晉侯，文公，從亡者，從文公出亡在外之臣，如狐偃、趙衰之屬。^②介之推，亦從亡之臣，一說：姓介名推，「之」是

語助詞。^③獻公，文公之父。^④惠，惠公，懷公，惠公子，名圉，無親，言其妬忌危害諸臣，無黨援可恃。^⑤下義其罪，義，善，言貪天

之功，在人爲犯法，而下反以爲善。^⑥上賞其奸，奸，僞，言貪天之功，在國爲僞，而上反以此賜。^⑦懟，欺。^⑧懟，讀若對，怨。^⑨文，

文飾，謂言所以文飾其身。^⑩緜上，卽介山，在山西沁源、靈石、介休三縣之界，山下古緜上聚。^⑪志，同誌，記。^⑫旌，表揚。

【語體】晉文公賞賜曾經隨他逃亡的臣子，有個姓介名之推的，從沒說及自己的功勞，應當受俸祿；那賞賜的俸祿，卻也沒有挨到他。（敍介之推未言祿，祿亦不及。）

介之推道：「獻公共有九個兒子，現在只存文公了。惠公、懷公，都沒有親黨；外面的諸侯，裏面的百姓，沒有不屏棄他們的。上天倘使還沒有棄絕晉國，將來必定有主子出現；掌管晉國祭祀的主子，不是文公，還有那一個呢？上天實在要立他；然而一般從亡的人，都算是自己的功勞，這不是誣妄的麼？偷取

了人家的錢財，尚且叫他盜賊；何況貪取上天的功勞，算是自己的功勞呢？貪取上天的功勞，對於人是罪，對於國是奸，然而在下的反以爲應該，在上的反加以行賞，這是上下互相欺蔽，難和他們同處了。」

他的母親道：「你何不也去求賞呢？不求賞而死，死了怨誰？」介之推道：「我已說他們的罪過了，現在還要仿效他們，我的罪過，比他們更重了。并且出了怨恨的話，決不肯再吃他所賜的俸祿了。」他的母親道：「也使他知道知道，你看怎樣？」介之推道：「說話是所以文飾人身的，我身將要隱居山林，何必借說話來文飾呢？如照母親所說，這是明明的求顯達了。」他母親道：「你真能這樣麼？我和你同去隱遁了罷！」就此隱居到死。（敍介之推不欲名利，而欲歸隱；賢母能成其子之高，爲不言祿結案。）

晉文公找他不着，就把緜上的田，供給祭祀介之推之用；說道：「這是拿來記我的過失；并且是表揚善人的。」（敍晉文崇德報功，爲祿亦弗及結案。）

展喜犒師（僖公二十六年）

左傳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一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

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註釋】

○齊孝公，桓公之子，名昭。

○北鄙，魯國北面的邊邑。

○公，僖公，名申；展喜，魯大夫，展禽之弟；犒，音靠，以酒食餉

軍。

○展禽，即柳下惠，名獲，食采於柳邑，謚曰惠。

○竟，與境同。

○玉趾，尊人足之稱。

○執事，供使令之人。

○室如縣罄，二

句，縣同懸，言魯府藏空虛，猶如懸罄。野無青草，言四野無蔬食。

○先王，指周成王。

○周公大公，周公，周文王子，名旦，魯之始祖。

大公，即呂望，名尙，齊始封之君，大同太。

○股肱周室二句，股肱，自膀至膝曰股，自肘至腕曰肱，喻周公太公之於周室，猶人身

之有股肱，所以擁衛者。夾輔，左右輔助。

○盟府，司盟之府。

○大師，司盟之官職，主管大同太。

王之命，廢夾輔之職。

○謂何以對太公及桓公。

【語體】

齊孝公攻打魯國北邊的地方，僖公差展喜去犒賞他們的兵丁，并叫他先到展禽那裏受犒師的辭令。（敘魯展喜受命於展禽犒齊師。）

那時齊侯還沒進魯國的境界，展喜走去見他道：「我君聽到您君王的大駕，將臨我國，所以特地差賤臣犒慰貴國的執事諸君。」齊侯問道：「魯國的人覺得恐慌麼？」展喜道：「沒有見識的小人，是

恐慌的；有見識的君子，卻並不恐慌。」齊侯道：「你們府藏空虛，好像掛的磬子的樣子；鄉野地方，也沒有什麼蔬食，靠著什麼不覺得恐慌呢？」展喜回答道：「靠著先王的命令罷了。從前周公太公擁護周朝，輔助成王，好似足股臂肱一般；成王慰勞他，賜給他們誓約道：『世世代代的子孫，不得互相傷害的！』這誓約就藏在盟府，由太師執掌的。桓公所以聯合各國諸侯就是謀畫他們不能和協的事，彌補他們的過失，匡救他們的災害；這無非要昭明舊時太公輔助的職務罷了。等到您登了君位，諸侯所希望的都道：『齊君庶幾能遵照桓公彌補匡救的功業！』因此我國不敢聚眾保守，說道：『難道他繼續君位纔九年，就拋棄王命，荒廢舊職麼？如真的這樣，怎麼對太公桓公呢？想來齊君一定不是這樣的吧？』敵國的君子，靠這所以不覺得恐慌。」齊侯聽了，就收兵回去。（特王命，稱祖宗，使齊孝無從措口而回。）

燭之武退秦師（僖公三十年）

左傳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于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一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益焉。」許之。夜縋而出。一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

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註釋】[⊕]首二句，晉文、秦穆圍鄭，無禮於晉，文公出亡過鄭，鄭不以禮待之。[⊙]函陵，鄭地。在今河南新鄭縣北。[⊙]汜南，

鄭地，在今河南中牟縣南。[⊙]佚之狐，鄭大夫。佚，音逸。[⊕]燭之武，鄭大夫。[⊙]夜縋而出，縋，音墜，言以繩懸燭之武而下城。[⊕]執

事，供使令之人。[⊗]越，踰也。秦在西，鄭在東，晉居其間，設秦欲滅鄭而得之，則必越過晉國，鄙遠，以遠地爲邊鄙。[⊙]陪鄰，使鄰

國之地加益。[⊕]鄭在秦東，故曰東道主。[⊙]行李，使者。[⊕]言穆公會納惠公子晉，亦云有賜。[⊙]焦瑕，晉河外二邑名。

[⊕]言朝方渡河，夕即築牆版以守二邑。[⊕]封鄭，封疆界，言既滅鄭以闢其東方之疆界。[⊕]肆，伸，言又欲伸其西方之

疆界。[⊕]闕，猶削小之意。秦在晉西，言若不削小秦地，將何從取地以肆其西封。[⊙]說，與悅通。[⊕]杞子、逢孫、楊孫，三人

皆秦大夫。[⊕]戍，讀如恕。以兵守邊。[⊕]子犯，即狐偃，晉文公之舅。[⊙]微，無，夫人，猶言是人，指秦穆公。文公亦爲秦所納，

故言無秦穆之力，不能及此。[⊕]敝，疲，言使之衰敝。[⊕]與，同類。即同盟的「與國」。[⊕]知，與智同。

【語體】晉文公和秦穆公圍攻鄭國，因為他無禮於晉國；並且有二心於楚國。晉國駐兵在函陵，秦國駐兵在汜南。（言秦晉伐鄭之由，和分軍次舍。）

佚之狐對鄭伯道：「國家危險了！若是教燭之武去見秦穆公，他們的兵，定必退去了。」鄭伯聽從他的話，去請燭之武。燭之武辭謝道：「我在壯年的時候，尚不及人，現在老了，不能做什麼事了！」鄭伯道：「我不能早用你，現在危急了，才來求教你，這是我的過失啊！但是鄭國一亡，你也有不利的。」燭之武就答應了他。到了晚上，用繩把身子懸到城外。（記鄭燭之武夜縋出城，前至秦營。）

燭之武見秦伯道：「秦國和晉國，圍打鄭國，鄭國已知道要亡了。若是鄭國亡了，對您很有好處的，就敢把這事煩勞您的臣下去辦理。可是秦國要跨過了晉國，才可拿鄭國來做自己的邊境，中間相隔很遠，您該知道這是不容易的吧。這樣說來，你又何必滅去鄭國，加上鄰國的土地？鄰國土地的增多，便是貴國土地的減少了。您倘若放下鄭國，讓鄭國做個東道的主人，秦國使者往來，鄭國定能供給您們的缺乏，您也沒有什麼不利吧！并且您曾有過好處于晉惠公的，惠公當時答應把焦瑕兩地送給您，不料早晨渡河，卻在晚上就建築牆版守住在那裏了。這是您所知道的。晉國那裏有滿足的心思，既是滅了鄭國，開闢了他東方的邊境，勢必又要擴大他西方的邊境了。那時若不削小秦地，將從那裏去擴張呢？削了秦地，而去利晉國，請您自己打算一回罷！」（燭之武以「越國鄙遠」「亡鄭陪鄰」「闕秦

利晉。」說秦穆公，中間又引晉背秦之事以證之。）

秦伯聽了，很以爲然，就和鄭國人設了盟誓。差杞子逢孫楊孫屯兵守在那裏，自己便回去了。晉國的子犯，請文公攻打秦兵。文公道：「不可。我沒有這個人的力量，不能到這個做國君的地位。靠了他的力量，反而去損害他，這是不仁；失掉了『興國』，這是不聰明；我們兩國的兵，好好整隊回來，弄得自相攻打，這是不武。我們還是回去罷！」晉兵便也退去了。（秦穆公聽信其言，去鄭，而且戍鄭，晉師亦還。）

蹇叔哭師（僖公三十二年）

左傳

杞子^①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②。若潛師^③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④。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⑤；且行千里，其誰不知？」一公辭焉^⑥。召孟明、西乞白乙^⑦，使出師于東門^⑧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⑨，爾墓之木拱矣^⑩。」一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⑪。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⑫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

【註釋】 ①杞子、秦大夫。 ②北門、鄭之北門。管、鎖鑰。 ③暗暗的發兵。 ④蹇叔、秦大夫，蹇音響。 ⑤勤勞無所得，必生悖逆的心。 ⑥謂穆公不受蹇叔之言。 ⑦三人皆秦將。 ⑧秦東門。 ⑨中壽，次於上壽，約六十至八十歲。 ⑩墓木拱矣，兩手合把曰拱，言墓上的木已經拱了。極詆他衰老失智。 ⑪①音音者，山名，在今河南洛寧縣北，西北接陝縣，東接瀘池，地勢險阻，可以拒敵。 ⑫夏桀之祖，夏亦稱夏后氏。 ⑬③東，鄭在秦東，故秦欲伐鄭，師必東向。

【語體】 杞子從鄭國差人送信給秦國道：「鄭國叫我職掌鄭國北門的鎖鑰，若是暗暗的發兵到這裏來，就可取得鄭國的。」穆公就去同蹇叔商量，蹇叔道：「勞苦了兵馬，去偷打遠地，這是我從來沒有聽得過的。兵馬勞苦，精力疲倦，遠地的主，就容易戒備我了。恐怕是不可以的吧？而且出兵的舉動，鄭國定必知道的；倘使秦兵勤勞了一番而毫無所得，那便不免要生悖逆的心思了。況是走這千里的遠路，誰不曉得我們的舉動呢？」（蹇叔諫秦穆公言潛師得國之非。）

穆公不聽，叫孟明西乞白乙三人，出兵到東門的外面。蹇叔哭着道：「孟子！我看見兵的出去，卻不能看見他們進來了！」穆公差人對蹇叔道：「你知道什麼？倘然你只享到中人之壽，這時你墳上的樹木，也有兩手合把那麼大了。」（穆公不納蹇叔之諫，蹇叔哭師。）

蹇叔的兒子跟着軍隊同去，蹇叔哭着送他道：「晉人抵敵我兵，必在殽地。殽地有兩個邱陵呢？那南陵是夏王臯的墳墓；那北陵是文王避風雨的地方。你必定死在那裏，讓我來收拾你的屍骨罷！」秦兵就此向東而去了。（蹇叔又哭送其子，並言覆軍之地。——按：明年果如蹇叔之言，可謂老成先見。）

鄭子家告趙宣子（文公十七年）

左傳

晉侯^①合諸侯于扈^②。平宋^③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④，以爲貳于楚也。一鄭子家^⑤使執訊^⑥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⑦。曰：「寡君^⑧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⑨。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⑩，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⑪，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⑫佐寡君之嫡夷^⑬，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⑭。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葺陳事^⑮。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⑯。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⑰？在位之中^⑱，一朝于襄，而再見於君^⑲。夷與孤之二三臣^⑳，相及于絳^㉑。雖我小國，則蔑^㉒以過之矣。一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不德則其鹿也。鉅而走險^㉓，急何能擇。命之罔極^㉔，亦知亡矣。將悉敝賦^㉕，以待於儵^㉖。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朝於齊，四年，爲齊侵蔡，亦

獲成^①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②。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一晉鞏朔行成於鄭^③。趙穿^④公墾池^⑤為質焉。

【註釋】^①晉侯、靈公，名夷臯。^②扈，音戶，鄭邑。今河南原武縣西北有扈亭。^③平宋亂以立文公。^④鄭伯、穆公，名闞。

^⑤子家、鄭大夫，即公子歸生。^⑥執訊，通訊問之官。^⑦趙宣子、晉卿，即趙盾。^⑧鄭穆公，下同。^⑨蔡侯、莊公，君，晉襄公。^⑩侯宜多、鄭大夫，因援立穆公之故，恃寵專權而作亂。^⑪言能少除侯宜多之難。^⑫歸生，子家自稱其名。^⑬嫡，女子之嫁為正室或其所生子，夷、鄭太子名。^⑭請命，請命陳侯、共公，君，指晉靈公。下同。言陳共公將朝晉而畏楚，故歸生輔太子夷，先為之請命於楚。^⑮戴，音產，言完成陳國的好和。^⑯陳侯、靈公，新即位。自鄭往朝于晉。^⑰燭之武，輔了太子夷去朝晉君。

^⑱不免于罪。^⑲言穆公即位以來。^⑳指晉襄公及靈公。^㉑孤，君之謙詞。二三臣，子家自稱及燭之武等。^㉒絳，晉都邑，即今山西新絳縣。^㉓蔑，音滅，無也。^㉔言人而畏首畏尾，則身之不畏者，有幾多哉。^㉕音與蔭同。鹿將死，不暇擇庇蔭之所。^㉖鋌，音挺。疾走貌。言急則欲蔭庇於楚，如鹿赴險。^㉗罔極，無窮。言晉的命令無窮。^㉘悉，盡也。賦，兵也。言將盡起鄭國之兵。^㉙儵，音由。晉鄭交界地。言待於儵地。^㉚文公、鄭穆公父。^㉛獲，得也。成，和平。^㉜強令，強有力的命令。^㉝鞏朔、晉大夫。行成，到鄭國行和平之事。^㉞趙穿、晉卿。^㉟公墾池、晉靈公墾。

命令。^㊱鞏朔、晉大夫。行成，到鄭國行和平之事。^㊲趙穿、晉卿。^㊳公墾池、晉靈公墾。

【語體】晉靈公會合諸侯於扈地，為的是平定宋國的亂事。會中晉侯不肯接見鄭伯，因為鄭伯有二心向着楚國的緣故。（言晉以鄭有二心於楚，故不與相見。）

鄭國的子家，差了一個通訊官，給他一封信，拿來告訴趙宣子道：「寡君登位三年，召了蔡君，回來

獲成^①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②。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一晉鞏朔行成於鄭^③。趙穿^④公墾池^⑤為質焉。

【註釋】^①晉侯、靈公，名夷臯。^②扈，音戶，鄭邑。今河南原武縣西北有扈亭。^③平宋亂以立文公。^④鄭伯、穆公，名闞。

^⑤子家、鄭大夫，即公子歸生。^⑥執訊，通訊問之官。^⑦趙宣子、晉卿，即趙盾。^⑧鄭穆公，下同。^⑨蔡侯、莊公，君，晉襄公。^⑩侯宜多、鄭大夫，因援立穆公之故，恃寵專權而作亂。^⑪言能少除侯宜多之難。^⑫歸生，子家自稱其名。^⑬嫡，女子之嫁為正室或其所生子，夷、鄭太子名。^⑭請命，請命陳侯、共公，君，指晉靈公。下同。言陳共公將朝晉而畏楚，故歸生輔太子夷，先為之請命於楚。^⑮戴，音產，言完成陳國的好和。^⑯陳侯、靈公，新即位。自鄭往朝于晉。^⑰燭之武，輔了太子夷去朝晉君。

^⑱不免于罪。^⑲言穆公即位以來。^⑳指晉襄公及靈公。^㉑孤，君之謙詞。二三臣，子家自稱及燭之武等。^㉒絳，晉都邑，即今山西新絳縣。^㉓蔑，音滅，無也。^㉔言人而畏首畏尾，則身之不畏者，有幾多哉。^㉕音與蔭同。鹿將死，不暇擇庇蔭之所。^㉖鋌，音挺。疾走貌。言急則欲蔭庇於楚，如鹿赴險。^㉗罔極，無窮。言晉的命令無窮。^㉘悉，盡也。賦，兵也。言將盡起鄭國之兵。^㉙儵，音由。晉鄭交界地。言待於儵地。^㉚文公、鄭穆公父。^㉛獲，得也。成，和平。^㉜強令，強有力的命令。^㉝鞏朔、晉大夫。行成，到鄭國行和平之事。^㉞趙穿、晉卿。^㉟公墾池、晉靈公墾。

【語體】晉靈公會合諸侯於扈地，為的是平定宋國的亂事。會中晉侯不肯接見鄭伯，因為鄭伯有二心向着楚國的緣故。（言晉以鄭有二心於楚，故不與相見。）

鄭國的子家，差了一個通訊官，給他一封信，拿來告訴趙宣子道：「寡君登位三年，召了蔡君，回來

獲成^①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②。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一晉鞏朔行成於鄭^③。趙穿^④公墾池^⑤為質焉。

【註釋】^①晉侯、靈公，名夷臯。^②扈，音戶，鄭邑。今河南原武縣西北有扈亭。^③平宋亂以立文公。^④鄭伯、穆公，名闞。

服事你們的襄公。九月，蔡君從我國地方，走到晉國，我國因為有侯宣多的禍亂；寡君因此不能和蔡君同來。到了十一月，克平了侯宣多的亂事，就跟著蔡君來朝覲您們的晉君。到了十二年六月，歸生輔助寡君的太子夷，把陳君朝晉的事情，請命楚國，并且來朝晉君。到了十四年七月，寡君又來朝見，因想完成陳國的和好。到了十五年五月，陳君從我國來朝晉君。去年正月，燭之武又來朝晉君，是輔了太子夷同來的。到了八月，寡君又來朝。以陳蔡兩國的非常接近楚國，却不肯有著二心，那就是因為有我國的緣故呢。雖我國這樣的服事晉君，怎麼還不能免罪呢？在敵君的在位期間，一次朝見於襄公，兩次朝見於靈公；太子夷和我等二三臣，又接連不絕的來朝見晉君；鄭國雖小，事大國之禮，再也沒有勝過他的了。（以上敘朝晉之次數、年月、人物，以見鄭事晉之謹，無以復加。）

現在大國說：『你還沒有違我的心！』如此，我國只有滅亡，不能再加事晉的禮數了。古人有言道：『怕頭怕尾，身體還剩多少不怕的呢？』又說：『鹿臨死時不再揀選蔭庇的所在了。』小國的服事大國，大國有恩德，看得起他，那就是人；沒有恩德，那就是鹿。鹿知要死了，就要走那極險的地方；匆促之間，還有什麼工夫來選擇呢？您們的命令，是沒有窮盡的，鄭國也知道終究要亡的了。只得打算盡起全國的兵，等候在繚地，聽您執事的命令罷。文公二年，我國也曾朝過齊國。四年，爲了齊國去侵襲蔡國，也得同楚國議和。居兩個大國的中間，來服從那強國的命令，難道是他的罪麼？大國要是不打算體恤我們，

終沒有什麼法子逃避您們的命令了。」（說晉不知恤鄭，及不得已而貳於楚，如必欲見罪，無所逃命。）
晉國便差鞏朔講和於鄭國，並把趙穿、公堵池二人抵押着。（晉與鄭和，並爲質於鄭，以示信。）

王孫滿對楚子（宣公三年）

左傳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一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
成王定鼎於郊，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註釋】

○楚子、莊王。陸渾之戎，允姓。先居瓜州，後徙伊川。其後遂從戎，號爲陸渾。故城在今河南嵩縣東北。

○觀兵、陳兵

而觀之，示威以脅周。

○王孫滿、周大夫。

○勞、慰勞。

○鼎、禹之九鼎。三代時爲傳國之寶。楚莊問鼎，隱有圖取天下之意。

○謂

遠方之國，圖畫山川奇異之物進獻。

○貢金、獻九州之金；九牧、九州之長。

○以九州的金，鑄爲九鼎，摹仿圖物之形于鼎上。

①鬼神姦邪。②若、順也。③螭、音癡，山神，獸形，魅、音妹，木石之怪。罔兩、亦作魍魎，水中之神。④天的福度。⑤昏亂的行爲。⑥六百年。虞曰載，商曰祀，皆年的別名。⑦休美而光明。⑧姦、好惡，回、邪曲。⑨祥、降福。⑩有盡頭的地方。⑪鄭郟、音夾辱，東周王城，在今河南洛陽縣西。

【語體】楚莊王去攻打陸渾地方的戎人，乘勢到了雒邑，顯耀兵威於周朝的疆界上。（楚莊王欲示兵威以脅周。）

周定王差王孫滿慰勞楚莊王。莊王問他九鼎的大小輕重怎樣？王孫滿答道：「有天下的，在乎有德，不在乎有鼎。從前夏朝正在有德的時候，遠地方的人，把那些山水間奇異之物，畫圖進獻；九州長官，都貢獻他該管地方所產的五金。禹王便把那些五金，鑄造九鼎，並在鼎上畫著物像。畫了這百樣怪物，可以設法防備他；使得一般百姓，都曉得鬼神奸邪的形狀。所以百姓到了川澤山林的地方，不會逢到不順的事情了。山精水神，也沒有一樣能夠逢人爲害；因此能够上下和睦，承受天所賜予的福分。到了桀王有昏亂的行爲，九鼎便搬到商朝去了。商朝共過了六百年。商朝的紂王，兇暴苛虐，九鼎又搬到了周朝去了。德化若是休美而光明，這九鼎雖然很小，也是很重；若是姦邪昏亂，這九鼎雖然很大，也是很輕的。天上保佑有明德的人，也有盡頭的地方；成王定鼎於鄭郟地方的時候，曾經占卜年代，據說：『可以傳三十代，經七百年。』這是上天的命令啊。周朝的德化，雖然比從前衰了。可是上天的命令，還沒有

改變九鼎的輕重，還不可以問哩！」（楚莊王問鼎，卽有圖周天下之意。王孫滿提出「德」字「天」字來警告他。）

齊國佐不辱君命（成公二年）

左傳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一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一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一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

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一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
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
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一

【註釋】

○從、追。謂齊師敗走，晉師追着。

○丘輿，齊邑，即今山東費縣輿城。

○馬陘，齊邑，陘，音形，在今山東益都縣西南。○齊

侯，頃公。

○賓媚人，齊大夫，名無野，又稱國佐。

○紀，國名。○釼，音演，釼屬。玉磬，樂器，以玉爲之。二者皆滅紀時所得。地，齊所侵魯

衛之地。

○客，指晉人。

○蕭，國名，同叔，蕭君字；子女也。古人對於所生，不論男女皆稱子。蕭君之女，嫁於齊，即頃公之母。晉人欲

質其母，不便直言，故稱蕭同叔子。

○封內，境內。

○言必使齊國境內田畝，皆從東向，以利晉國兵車之行。

○匹，平等，敵敵體。

言若以齊晉匹敵而論，則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

○先王以孝治天下之命。

○言非以孝德賜及其同類。

○疆，正其

經界，理定其溝洫。

○我疆我理二句，見詩小雅南山篇，言或東西其畝，或南北其畝，皆相土之宜而爲之。

○內非先王疆理土宜之命。

○闕，失也。

○四王，夏禹、商湯、周朝文武。

○五伯，伯通霸。夏昆吾，商大彭、豕章，周齊桓、晉

文。一說，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

○敷政優優二句，見詩商頌長發篇。敷，布也。優優，和適，祿福也。適，音猶，聚也。

○不腆，不厚。腆，音添。賦，賦稅言兵。犒，犒賞。言齊有不厚之兵以犒晉師，拒戰而言犒，特婉辭耳。

○徼，要求。

○泯，滅。

○燼，音進。兵災之餘，皆曰燼。言收合戰敗之餘兵。

○言欲以已敗之兵，背向齊國

之城，更與晉一決戰。背音佩。

【語體】晉軍追逐齊軍，從丘輿進兵，攻打馬陘。齊頃公差賓媚人把紀國的獻，以及玉磬和土地，獻賂晉國，并對他說：如其晉人還不允許，那麼聽從他的所爲便了。（齊因兵敗，遣使獻賂晉國。）

賓媚人獻賂於晉國。晉人不肯允許，說道：「必須把蕭同叔子做抵押，并且使齊國境內的田畝，都向東行，纔可退兵。」（晉人不允，提出兩個條件。）

賓媚人答道：「蕭同叔子不是別人，是吾君的母親啊！若把齊晉兩國，比竝的說起來，那麼也是晉君的母親呢！您宣布大命於各國諸侯，偏說必須押他的母親當做憑信，這怎能符合先王以孝治天下的命令呢？況且這是教人都做不孝的事情哩。詩經上說：『孝子愛親的心，沒有窮盡的，還把孝道永遠賜給你們同類。』若是拿不孝號令諸侯，恐怕不是把孝道賜給同類罷。（先駁斥晉人賓媚的條件。）

「先王正其境內的經界，定其境內的溝洫，是看了地勢的適宜，纔分布其利的。所以詩經有句話：『土的定經界和溝洫。田畝或是東西行的，或是南北行的。』現在您替諸侯正經界，定溝洫，說是他的田畝，盡須東行的；單講有利於您的兵車，不顧地勢的適宜與否，這也恐怕不是先王的命令罷？違反先王的行爲，就是不義，怎可做各國的盟主？那實是晉國的失德。夏禹商湯周文周武的有天下，都樹立德教，濟人心的所同欲；五霸的雄長諸侯，都很勤勞的安撫諸侯，以服役立德和濟人同欲的王命。現在您求合諸侯，卻想滿足自己一人無限的欲望。詩經有句話：『布政很是寬和，福祿纔會聚集的。』您這

「質母」「東畝」的命令，實在很不寬和了；是您自己先棄掉福祿，對於諸侯有什麼害處呢？（再駁斥晉人盡東其畝的條件。）

「若是您終不見許，吾君差我出來的時候，就有話對我說及了。他說：『您帶了軍隊屈駕到我國來，我國也有些老弱的兵，和您們來周旋。只因爲怕您的聲勢，兵士挫敗了。我要求您惠賜齊國幸福，不使齊國滅亡，使兩國仍得繼續舊好，因把先君的疆土，不敢愛惜，獻給您晉國；您又不許，那麼請您讓我收合了殘兵，背向城牆，再和您們決一勝敗。我幸而得勝，也當聽命；如其不幸，而又戰敗，敢不聽命呢？』」（將寡君之命，婉轉發揮，言終不見許，惟有一戰，無論勝敗，總在戰後再聽從晉命。）

楚歸晉知罃（成公三年）

左傳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①以求知罃。^②於是荀首佐中軍矣。^③故楚人許之。一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④執事不以釁鼓，^⑤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⑥兩釋纍囚，^⑦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⑧受怨，君亦不任受德，

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于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註釋】

○首二句，歸、送還所取之物。公子穀臣、楚大夫連尹襄老、楚人谷宣公十二年，晉楚戰於郟，楚囚晉知罃，罃父知莊子還救之，射殺楚連尹襄老，載其尸，又射楚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知罃，知，去聲，姓。荀首，食邑於知，其後遂以邑爲氏。罃，音

英，名。先是知罃在楚，有鄭之賈人，欲藏罃於絮中以歸晉，既定謀，未及行，而晉已以所歸贈罃矣。○於是，那時候。荀首，卽知莊子。

中軍，古行軍時發號施令之所。春秋時晉之執政，皆將中軍。晉有六卿，將中軍者爲上卿，將上軍者爲中卿，將下軍者爲下卿。荀首

爲中軍之佐，亦晉之上卿。俘，俘虜。生擒。凡因戰而獲敵之人物曰俘。音，音，音，音。凡殺敵而獻其左耳曰馘。音，音，音，音。古戰爭時

殺牲以祭，以血塗鼓。紓，解救。各懲戒以前戰爭的忿恨來相赦宥。纍，繫也。囚，俘虜的人。和，和我不相干。不任，猶言未嘗。

○不穀，諸侯自稱的謙詞。○靈，福。○死了亦感恩不盡。○荀，卽荀首。○荀宗，荀氏的宗廟。○嗣，宗職，嗣繼承，宗職，祖宗之職。

○以次言及于軍旅之事。○偏師，一部分之師。言率領一部分軍隊來整治邊界。

【語體】

晉人送還楚國公子穀臣，和連尹襄老的屍身於楚國，來贖知罃。那時荀首已做晉國中

軍的副帥了，所以楚人允許他的。（言晉楚交換俘虜。）

楚王送知罃道：「你可怨恨我麼？」知罃答道：「兩國交戰，我無才能，不能盡我的責任，以致做您軍的俘虜。您們不把我殺掉，用血塗鼓，使我回晉受刑，這是您的恩惠啊！我實在無才能，還敢怨誰呢？」

楚王道：「那麼你可感激我的恩德麼？」知罃答道：「兩國謀安社稷，欲解百姓的禍難，大家戒懼從前打仗的忿恨，來相赦宥，兩方面都放掉他所縛住的俘虜，來完成他們的和好；兩國的成和好，和我並不相干，還敢感激誰的恩德呢？」（知罃先作自責語，撇開怨字；次作與己不相干語，撇開德字。）

楚王道：「你回到晉國，用什麼報答我呢？」知罃答道：「我未嘗有怨，您也未嘗賜德，無怨無德，不知道怎樣報答？」（言我未嘗有怨於君，君亦未嘗有德於我，故不知所報。）

楚王道：「雖是這樣，但你一定要告訴我。」知罃答道：「靠您的福分，使我得歸骸骨於晉國；吾君爲著國法，把我殺死；死了也感您的恩惠不盡。若是因您的恩惠，免我一死，把我給您的外臣荀首；荀首請命於吾君，把家法來殺死我；那死了也感您的恩惠不盡的。若是您不許殺我，使我繼續祖宗的職務，以次及到那軍旅的事情，領了一部分的軍隊，來整治界域；那時雖遇楚國的將士，也不敢避。盡力致死，沒有二心，以盡我做臣子的禮。這就是我的報答了。」（言忠晉即以報楚。）

楚王道：「晉國不可和他相爭。」便加禮待他，送還晉國。（結束——加禮送還知罃。）

呂相絕秦（成公十三年）

左傳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一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一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大有造於西也。一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一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一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蝨賊，以來蕩

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一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使。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

實圖利之。〔一〕

【註釋】 ①首句，晉侯、厲公、呂相、晉大夫、魏錡之子，封於呂，遂以為氏。相，其名也。絕秦，晉成公十一年，秦晉盟於令狐，秦桓公

歸而背盟，故晉厲公使呂相於秦，為數其罪而絕之。 ②戮，音鹿，併力。 ③天禍晉國，謂晉獻公嬖驪姬，生奚齊，日譖羣公子而

欲立之，遂使晉國有禍難。 ④無祿，不幸。即世，去世。 ⑤奉祀，奉社稷宗廟之祀。魯僖公十年，秦穆公納夷吾於晉，使主晉國社稷

宗廟之祀，是為惠公。 ⑥韓之師，韓，即韓原，在今陝西韓城縣南。魯僖公十五年，秦伐晉，戰於韓原，獲惠公以歸。 ⑦厥，其也。 ⑧集，

就也。言能成就我文公也。惠公卒，懷公立，秦穆公納重耳於晉，是為文公。 ⑨擯，音患，貫也。 ⑩胤，後嗣。 ⑪怒，犯也。場，音亦，界

也。 ⑫詢，謀也。 ⑬擯及鄭盟，擯，專也。秦聽燭之武言，背晉而私與鄭盟，故斥其專，不敢直指穆公，故託言秦大夫。 ⑭致

命，言將致死命于秦。 ⑮綏，靜，安和。 ⑯秦在晉西，言晉大有德于秦。 ⑰蔑，輕蔑。謂輕視文公之死而不用。 ⑱寡，猶

弱也。 ⑲迭，侵陵。 ⑳好，犯也。 ㉑保城，晉城邑名。 ㉒殄，絕滅。殺滑，滑，姬姓國，都於費。秦襲鄭無功，乃滅滑。還，殄，音忝

費，讀若未。 ㉓兄弟，滑與晉皆姬姓，故為兄弟之國。 ㉔撓，擾也。滑與鄭皆從晉，故為晉同盟之國。 ㉕隕，墜也。 ㉖殺

之師，魯僖公三十三年，晉敗秦師於殽。 ㉗即楚謀我，魯文公十四年，楚鬥克囚于秦，及秦敗于殽，穆公乃釋鬥克歸楚。同謀伐

晉。 ㉘衷，中心。上天默誘人心，楚成王為商臣所弑。 ㉙康公為晉獻公女伯姬所生，晉之外甥，故云我之自出。 ㉚蠹賊，

食禾稼之蟲，喻公子雍。謂秦納雍，孟音謀。 ㉛令狐，地名，故城在今山西猗氏縣。魯文公七年，晉敗秦師於令狐。 ㉜俊音千，

改。 ㉝黃河自山西永濟，折而東入芮城縣，曰河曲。 ㉞涑川，在今山西夏縣西。涑，音速。 ㉟王官，地名，在今山西虞鄉縣

南。 ㊱羈馬，地名，在今山西永濟縣。 ㊲東道之不通，晉在秦東，康公絕秦之好，故不通于晉。 ㊳君指秦桓公。 ㊴景

公，厲公父。 ㊵稱，去聲，報稱。言秦桓不肯加惠于晉，報稱晉望而共盟。 ㊶魯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言以晉有赤狄之難

而為利。 ㊷河縣，晉地。 ㊸箕部，二邑名，皆晉地。 ㊹傷害我農事，芟，音衫，刈。 ㊺虔劉，殺邊陲，邊界。虔，音乾。 ㊻輔

氏地名。言晉聚衆于輔氏以拒秦。④伯車，秦桓公子。⑤魯成公十一年，晉厲公與秦桓公盟于令狐。⑥言桓公又萌不善之心。⑦白狄，部落名，與秦同屬雍州，故曰同州。⑧仇讎，言白狄與秦世爲仇敵，但赤狄之女季隗，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故云爲我之昏姻。⑨狄應且憎，憎惡也。言狄口雖應秦命，心實惡秦無信。⑩二三其德，言反覆無常。⑪昭告，言祭天而明告之，以示楚人恨秦之深。昊，音皓。⑫秦三公，穆公、康公、共公。⑬楚三王，成王、穆王、莊王。⑭不穀，楚共王自稱。⑮謂恨之甚。⑯承寧，承奉也。寧，安也。言奉秦之命，安定諸侯以退。⑰不佞，自謙之辭。猶言不才。⑱言或和或戰，秦當謀其有利者而爲之。

【語體】 晉厲公差呂相去和秦國絕交說：「從前我的先君獻公和您的先君穆公，很是要好，併力同心，幾次的陳述誓約，再締結着婚姻。（呂相口宣君命，先從秦晉相好說起。）

「後來上天禍害晉國，文公出奔往齊，惠公出奔往秦，不幸獻公去世，穆公不忘舊日的和好，使我惠公因此能奉祀於晉國。可是秦國爲德不終，和我發生韓原的戰爭。（言秦第一罪案。）

「後來他心上也覺得有些懊悔，因此成就我文公回到晉國，這是穆公安定晉國的功勞。文公便身貫甲冑，登山涉水，經歷險阻，征服東方的諸侯，都是虞夏商周四代帝王的後嗣，來朝秦國，那麼也算得已報舊德的了。（說穆公納文公是有安晉之功，而晉亦已報秦德。）

「鄭人犯您的邊境，我文公率領諸侯，和秦圍鄭。秦國的大夫，不來和我君相謀，獨自專斷，和鄭盟好。（言秦第二罪案。）

「諸侯痛恨這事，都要拚出死命，攻打秦國。我文公恐怕秦國受害，便安定諸侯，所以秦兵得安然回國。這樣說來，是我大有恩德於秦了。（言晉大有德於秦。）

「不幸文公去世，穆公輕視我君的死亡，不來弔唁，欺侮我襄公的幼弱，侵襲我殺的地方，奸犯斷絕，不復與我和好，攻打我保城，滅掉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搗亂我同盟，危害我國家。（言秦第三罪案。）

「我襄公雖是不忘穆公納我文公的舊德，却恐國家滅亡，所以和秦有殺的戰爭。還願求穆公寬宥過失，穆公不聽，就約了楚國同謀伐我。幸而上天默誘人心，楚成王被殺死了，穆公因此不能逞意於我晉國。（言秦第四罪案。）——以上四罪案，歷數秦穆之罪。」

「穆公襄公去世以後，康公靈公登了君位。康公是我晉國的外甥，我晉人所生，又想翦除我宗室，顛覆我國家，領了我們的亂臣，來擾亂我國家的邊境。我因此和秦有令狐一次戰爭。可是康公還不肯改善，侵入我河曲，攻打我涑川，虜掠我王官，翦滅我羈馬。我因此和秦有河曲的戰爭。秦國東道的不通，那是因爲康公斷絕我晉國的和好啊！（以上歷數秦康之罪。）

「到了您桓公即位，我君景公，伸長頭頸西望道：『也許可以撫慰我國了！』您也不肯報稱我望而共盟，趁我有赤狄的難，侵入我河縣，焚燒我箕郛，傷害我農事，殺戮我邊境的百姓。我因此有輔氏的聚衆，來抗拒您。您也深悔兩國兵禍的延長，卻想求福於獻公穆公，差伯車來吩咐我景公道：『我和你同

結和好，共棄前惡；再修舊德，來追想以前獻穆的功勳。『這約誓的說話，還沒成就，景公就去世了；我厲公因此和秦有令狐的會盟。您又生了不善的心，違反盟誓。白狄和您秦國都屬雍州，是您的冤家，卻是我的親戚。您來吩咐我道：『我和你同打狄國。』我厲公不敢顧及親戚，怕您的威勢，就聽您來人的命令。您卻有了二心，對那狄國說：『晉國將要攻打你了。』那時候狄國雖口應您命，心裏實恨您的沒有信用，因此來告訴我晉國。楚國也恨您反覆無常，也來告訴我道：『秦國違背令狐的盟約，卻來對我求盟，禱告昊天上帝，和秦國三公，楚國三王道：『我雖和晉往來，我是唯利是從。』我共王恨秦國沒有定德，因此宣布他的說話，以懲戒用心不一的人。』（以上歷數秦桓之罪，是絕秦正旨。）

「諸侯完全聽得這話，因此痛恨異常，都來和我親近。我現在領著諸侯，來聽您命；祇求與您永結和好。您如惠顧諸侯，哀憐我，而肯來和我結盟，那是我願意的；當奉您的命令，安定諸侯，就此退去，豈敢有些擾亂？您如不施大恩，我實不才，恐怕不能把諸侯退去了。因此敢盡情的告訴您執事，請執事對於或和或戰，打算一下，選擇一椿和您有利的去做牠。」（一路備說秦惡，結到率領諸侯，以來聽命於秦，惟與秦結好是望。或和或戰，請擇其有利於秦者爲之。）

駒支不屈于晉（襄公十四年）

左傳

會于向，○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

吾離於瓜州^①，乃祖吾離被^{*}苦蓋蒙荆棘^②，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③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④。詰朝^⑤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⑥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⑦之裔胄也，毋是翦棄^⑧。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⑨焉，於是乎有殽^⑩之師^⑪。晉禦其上，戎亢^⑫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⑬。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⑭之，與晉踣^⑮之，戎何以不免^⑯？自是以來，晉之百役^⑰，與我諸戎相繼於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⑱。豈敢離邊^⑲？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⑳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㉑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薈^㉒焉。」賦青蠅^㉓而退。一宣子辭焉，使卽事於會，成愷悌^㉔也。一

【註釋】

① 晉國會諸侯於向，向，鄉地。

② 戎，國名；四嶽之後，姜姓，子爵。駒支，戎子名。

③ 范宣子，晉大夫，名鞅。

④ 數，責備。

朝，國家治事之處。

⑤ 瓜州，古西戎地。卽今甘肅燉煌縣。

⑥ 被，音披，披着；苦，音山，白茅。蓋，苦別名。蒙，冒着。荆，灌木名。棘，多刺的木。

喻歷困難之境。⊕不腆，不厚。⊖職，主也。女同汝。由，從也。謂漏洩晉國失政之言語，皆由汝戎主之。⊗詰朝，明日。言明日會合之事。⊕錫，音消，明也。⊕四嶽，堯時方伯。⊕翦棄，絕滅。⊕嗥，音豪，獸鳴聲。⊕舍戍，謂留守。晉僖公三十年，秦晉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君，秦私與鄭盟，而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殺之師，魯僖公三十三年，晉敗秦師于殽。⊕亢，音抗，當也。⊕實然，言實我諸戎効力攻秦，使之然也。⊕拑，音几，牽制。⊕陪，同仆，斃也。⊕謂戎有功如此，何以不能免于罪。⊕百役，凡百征討之役。⊕猶如在殺戰爭一般。⊕湯，音剔，同逃。⊕播，離貳。⊕贊幣，贊，音至，見時所執之物。幣，古人用以爲饋贈之禮物。⊕因，音讀若門，悶。⊕青蠅，詩小雅篇名。賦是詩者，取愷悌君子，無信讒言之意，蓋讒言子信讒言也。⊕愷悌，樂易。言宣子欲成愷悌君子之名也。

【語體】晉國會合諸侯在向地，將要捉住戎子駒支。范宣子親自在朝上責備他的罪，說道：「來！姜戎氏！從前秦人追逐你祖吾離在瓜州。你祖吾離，披了白茅，冒着艱險，走來歸服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些薄田，和你平分享食。現在諸侯的事奉我君，不及從前；大概說話的洩漏，都是你的緣故。明天會盟的事情，你卻不能參加；倘若參加，我便要將你捉住！」（宣子責駒支之言，聲色俱厲，令人難受。）

駒支答道：「從前秦人自恃其強，貪得土地，驅逐我們戎人；惠公加我大德，說我諸戎是四嶽的後嗣，不當絕滅；賜給我南鄙的田地，是狐狸所住，豺狼所叫的地方。我們戎人去掉那地方的荆棘，趕掉那地方的狐狸豺狼，做您們先君不內侵也不外叛的臣子，直至于今沒有二心。從前您文公和秦攻打鄭國，秦人私和鄭國盟好，並使杞子等留守鄭國，於是乎和秦有殽的戰爭；晉國抵禦秦兵於上，我戎抗拒

秦兵於下，秦兵完全死亡，一個也沒逃去，這是我諸戎効力攻秦，所以能這樣的。譬如捕鹿，晉國執他的角，我戎執他的脚；是我戎和晉同斃此鹿，我戎爲什麼尙不能免罪呢？自從這回打敗秦國以來，晉國凡百征伐的事情，我戎都相繼聽您執政的使令，仍如在殺地戰爭一般，毫沒變志，豈敢有離貳疏遠的心呢？現在晉國軍旅之事，也許自有闕失，所以使諸侯有了二心，卻反而歸咎我諸戎。我諸戎的飲食衣服，不和中華相同，贄幣不通，說話不達，有什麼惡事能做呢？我不參加這會，也沒什麼不快的！便賦青蠅詩一首而退去。（駒支逐句辯駁，辭婉理直。言我不與會，亦無所悶。惟請宣子勿信譏言。）

范宣子自知失言，連忙謝罪，叫戎子加入諸侯之會，想成自己愷悌君子的名聲哩。（宣子辭謝戎子，使就諸侯之會。）

祁奚請免叔向（襄公二十一年）

左傳

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羊舌虎，囚叔向。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一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

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註釋】

○樂盈，厲之子，出奔，出亡在外。樂盈與范鞅，同爲晉公侯大夫，積不相能，謀害范鞅，事敗見逐，故出奔楚。○宣子

卽范鞅，羊舌肸之子。○叔向，虎之兄，卽羊舌肸，音迄。○離，同離，遭，知，同智，說他無保身之哲。○已雖被囚，與彼死亡者

較，猶覺稍勝。○優哉游哉，見詩小雅采芣篇。優游，閒暇自適貌。言君子閒暇自適於亂世。○聊以卒歲，今采芣篇無此語。叔向

連引其文，恐是逸詩。言聊以卒吾之年歲。○樂王鮒，晉大夫。鮒音附。○祁大夫，卽祁奚，言能免我者必由此人。○室老，古時

卿大夫家皆有室老，室老乃家臣之長。○從君，順從君的。○不棄讎，是說舉其讎解狐。○不失親，是說舉其子祁午。

○覺，正直行，去聲。四國，四方之國。言有正直的德行，則四方之國皆順之。○指祁大夫。○晉侯，平公。○謂叔向

殆與弟有同謀焉。

① 於是，是時。

② 駟，音日，驛傳之車。

③ 二句見詩周頌烈文篇。無疆，無窮。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

百姓無窮，故周之子孫賴以保之。

④ 二句見書夏書胤征篇。謨，謀也。勲，功也。徵，證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證而安定保護之。

⑤ 固，安也。言國家之安。

⑥ 言今爲一弟之故，而使不免其身。

⑦ 鯀，音衰，夏禹父。殛，首棘，誅也。禹興，禹起而受舜之禪。

此言不以父罪而廢其子。

⑧ 伊尹，湯之相。太甲，湯之子。相，輔助也。怨色，怨恨之色。此言不以一怨而妨大德。

⑨ 管蔡，管叔

蔡叔，皆周公之弟。戮，殺也。周公，文王之子。右王，助成王也。此言兄弟罪不相及。

⑩ 說同悅。

⑪ 宣子同，祁大夫坐了車。

⑫ 公，卽平公。

⑬ 叔向也沒有面告祁大夫已經免罪，就此朝見平公。

【語體】

欒盈逃到楚國，范宣子殺他的同黨羊舌虎，囚禁了叔向。有人對叔向道：「你遭這罪孽，

豈是沒有智慮嗎？」叔向道：「和他們死亡的比較如何？」詩經有句話：「閒暇自適，姑且這樣完了我的

天年。」這就是有智慮啊！（言叔向被囚，自知可以不死。）

樂王鮒見叔向道：「吾替你請求國君，免你的罪。」叔向不應；出去也不拜謝。和叔向一處的人，都

埋怨叔向的不是。叔向道：「能免我罪的，定須祁大夫這人。」那時室老聽了這話，便道：「樂王鮒在君

前說話，沒有不行的。他去請求赦你的罪，你卻不許；祁大夫實在不能的，你反說定須由他。這是什麼緣

故呢？」叔向道：「樂王鮒是順從國君的人，怎能行這救人的事情？祁大夫外面薦舉，不肯拋棄仇人；裏

面薦舉，不肯失掉親族，豈有單單丟棄我一人呢？」詩經有句話：「有正直的德行，天下自然順從的。」祁

大夫是個正直的人啊！」（言叔向預料惟祁奚能請免之。）

晉平公問叔向的罪於樂王鮒，樂王鮒答道：「叔向不肯拋棄親弟，也許有通謀的事情吧？」那時祁大夫已經告老了，聽得叔向被監禁的話，便坐了驛車，見范宣子道：「詩經說：『文王武王有惠訓之德，加到百姓無窮，因此周朝的子孫，都靠他保着。』夏書說：『聖人有謀畫和功勞，應該明證而安定保護他的。』講到謀畫而能少過，訓導而能毫無疲倦的人，叔向是兼有的。所以晉國的社稷，能夠靠他安固。假使他十代之後，子孫有罪，還該寬宥他，借此勸勉有能的人。現在爲了一弟之故，卻不免他自己的身子；丟棄了社稷的倚傍，不是叫人疑惑不解麼？緜雖被舜殺死，但他的兒子禹，舜卻用他做臣；伊尹放逐太甲，但仍輔助他，太甲到底沒有怨恨的面色；管叔蔡叔被殺，其兄周公仍舊輔助成王。怎麼爲了虎的緣故，要加罪叔向拋棄社稷呢？你若能行善，誰敢不勉于爲善？多殺做什麼？」（祁奚救免叔向。）

宣子聽了，很是喜歡；和他同坐了車，上告平公，免去叔向的罪。祁大夫沒有去見叔向，就此回家。叔向也沒有面謝祁大夫的援救，就此去朝見君王。（叔向得救，與祁奚兩不相見，以見爲公不爲私。）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襄公二十四年）

左傳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

賄^①之患，而無令名^②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③。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④也，將焉用賄？一夫令名，德之輿也。⑤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⑥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⑦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⑧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⑨則令名載而行之。⑩是以遠至邇安。⑪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⑫而謂子浚我以生乎？⑬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⑭宣子說，乃輕幣。⑮

【註釋】①幣，古人用以爲餽贈的禮物。②鄭伯、簡公如往也。③子產，即公孫僑。寓書寄信于西，亦鄭大夫佐鄭伯往晉。

④做晉國執政。⑤僑，子產自稱。⑥賄，讀若毀，財也。⑦令名，善譽。⑧聚於公室二句，公室，公家。貳，離貳。言聚諸侯之財於

晉之公室，則諸侯必有離貳之心於子。⑨沒沒，沉溺。⑩輿，車之所以任載者，言有德者，必以令名爲輿，始能及遠。⑪有德

以爲基，故國家不壞。⑫二句見詩小雅。只，音祗，語助詞。邦國，言君子有德可樂，則能立國家之基。⑬二句見詩大雅。言上

帝鑒臨汝德，下民無敢有離貳之心。⑭言以恕存心，而自明其德。⑮言有令名以爲之輿，而載是德以行於世。⑯言

遠者聞風而至，近者賴德而安。⑰毋寧二句，言寧可使人議論吾子，以爲子實能生養吾民。⑱浚，音峻，取出。言怎可使人

謂子實奪取吾財以自養呢。⑲象有齒二句，焚，與憤通，斃也。言象有齒以斃其身，因爲齒的價錢之故。

【語體】范宣子執掌晉國的政權，將諸侯朝貢的禮物加重。鄭國的人，因此很覺痛苦。二月，鄭簡

公到晉，子產寄信給子西，來勸告宣子道：「您執掌晉國的政權，四隣諸侯，沒有聽得您的善德，卻聽得

您加重諸侯朝貢的禮物，這是很疑惑的。我聽得主管國家的人，不愁沒有錢財，只愁沒有好的名譽。說到諸侯的錢財，聚於公家，那末諸侯就要有二心了；如果您貪圖他的財，私自藏起來，那末晉國的人就要對您有二心了。諸侯有了二心，那末晉國就要崩潰；晉國人有了二心，那末您家也要破亡。爲什麼還要沉迷不悟呢？您要錢財有什麼用呢？（宣子重幣，子產勸之，以令德令名與重幣對較。）

美好的名譽，好似德行的車子呢！德行是國家的基礎，有了基礎，國家就不致破壞。您何不盡力求那美名呢？有了德行，就能與人同樂；與人同樂，就能久安于位了。詩經有句話：『君子有德同樂，是國家的基礎。』這就說他有美好的德行啊。又說：『上帝看顧你，百姓沒有離叛你的心思。』這是有美好的名譽啊。能夠以恕存心，而顯明自己的德行，那末自然有美好的名譽做了車子，載這德行行於世上。所以遠的人聞風而至，近的人賴德而安。寧可叫人家議論您，說您實在能生養吾民，怎可以使他們說您奪取了人民的錢財，拿來自養呢？象有了牙齒，就此喪失了他的身子，就因爲他的牙齒值錢的緣故。（用詩經和事實來證明應重德名而輕幣。）

宣子聽了，很是歡喜，就此減輕了諸侯朝貢的禮物。（宣子傾心受諫而輕幣。）

晏子不死君難（襄公二十五年）

左傳

崔武子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崔子弑之。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

其人^①曰：「死乎？」^②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③曰：「行乎？」^④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⑤曰：「歸乎？」^⑥曰：「君死安歸？君民者，^⑦豈以陵民？^⑧社稷是主。臣君者，^⑨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⑩誰敢任？」^⑪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⑫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⑬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⑭之得民。」^⑮

【註釋】

① 崔武子，齊卿，名杼。棠姜，齊棠公之妻。棠，邑名。② 棠公死，崔杼往弔，見棠姜美，遂娶她。取與娶通。③ 莊公、齊君

名光。通私淫。④ 晏子，齊大夫，名嬰。⑤ 晏子左右的人。⑥ 言爲君而死難乎。⑦ 君不獨我之君，我何爲獨死。⑧ 言棄齊國

而出行乎。⑨ 君死豈我之罪，我何爲逃亡。⑩ 言既不死難，又不出行，何必立于此而不歸家乎。⑪ 君民者，言爲民之君。

⑫ 陵，居於上。言君不徒居于民上。⑬ 臣君者，言爲君之臣。⑭ 豈爲其口實二句，口實，卽俸祿。養，奉也。言臣不徒求其俸祿，

全在奉養國家。⑮ 君爲國家致死或出亡，則臣當與他一同殉國或逃亡。⑯ 因私愛而親近之臣。⑰ 任，擔當。⑱ 謂以莊

公之尸，枕在己之股上而哭。⑲ 興，起。⑳ 三踊，跳躍，哀痛之至，故三跳而出。㉑ 望，爲人民所仰望者。㉒ 舍，釋放。同捨。

【語體】

崔武子看見齊棠公的妻子棠姜，覺得很美，便娶了她。齊莊公和她私通，崔子因此把莊

公殺死。（記崔子弑君）

晏子立在崔氏的門外，他的左右道：「爲君王死難麼？」晏子道：「君王豈獨是我一人的君王，我爲什麼要一個人獨死呢？」左右道：「棄國出行麼？」晏子道：「君王死豈是我的罪，我爲什麼要逃亡呢？」左右道：「就此回家麼？」晏子道：「君王死了，回到那裏去呢？做君王的，豈僅住在百姓的上面就算了？全在主持社稷，做臣子的，豈僅爲著自己的俸祿，全在奉養社稷，所以人君爲了社稷死，那末做臣子的，就該和他同死；爲了社稷出奔，那末就該和他一同逃亡；若是國君爲了自己死的，爲了自己出亡的，不是他最親近的臣子，誰敢跟他死跟他亡呢？并且人家（指崔子）有君去殺掉他，吾怎能爲他死？怎能爲他亡？還打算回到那裏去呢？」（晏子不死君難，從「社稷」着眼，君臣死生之際，乃有定案。）

等到崔子開門，晏子便走了進去，把莊公的尸身，靠着自己的股上，哭了一回，跳了三跳而出。人家說：「崔子定須把他殺掉了。」崔子道：「他是百姓所仰望的人物，釋放了他，是可以得民心的。」（晏子盡禮與崔子不殺晏子）

季札觀周樂（襄公二十九年）

左傳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一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

康叔武公^①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②「一爲之歌王。」^③曰：「美哉！思而不懼。」^④其周之東乎？^⑤「一爲之歌鄭。」^⑥曰：「美哉！其細已甚。」^⑦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⑧「一爲之歌齊。」^⑨曰：「美哉！泱泱^⑩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⑪乎國未可量也！^⑫「一爲之歌邠。」^⑬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⑭其周公之東乎？^⑮「一爲之歌秦。」^⑯曰：「此之謂夏聲。」^⑰夫能夏則大。^⑱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⑲「一爲之歌魏。」^⑳曰：「美哉！颯颯^㉑乎大而婉，^㉒險而易行，^㉓以德輔此，則明主也。」^㉔「一爲之歌唐。」^㉕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㉖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㉗「一爲之歌陳。」^㉘曰：「國無主，^㉙其能久乎？」^㉚「一自鄗以下無譏焉。」^㉛爲之歌小雅。^㉜曰：「美哉！思而不貳，^㉝怨而不言，^㉞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㉟之遺民焉。」^㊱爲之歌大雅。^㊲曰：「廣哉！熙熙^㊳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㊴爲之歌頌。^㊵曰：「至矣哉！^㊶直而不倨，^㊷曲而不屈，^㊸邇而不偪，^㊹遠而不攜，^㊺遷而不淫，^㊻復而不厭，^㊼哀而不愁，^㊽樂而不荒，^㊾用而不匱，^㊿廣而不宣，^①施而不費，^②取而不貪，^③處而不底，^④行而不流，^⑤五聲^⑥和，^⑦八風^⑧平，^⑨節有度，^⑩守有序，^⑪盛德之所同也。」^⑫「一見舞象箎、南籥者，^⑬曰：「美

哉猶有憾！^① 見舞大武者，^② 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③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④ 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⑤者，曰：「美哉勤而不德，^⑥ 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箚^⑦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疇^⑧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⑨以加於此矣，觀止^⑩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註釋】

①首句，吳國名，姬姓。周太王長子太伯奔荆蠻以避季歷，居於梅里，在今江蘇無錫縣。太伯卒，仲雍嗣立，十七世至

壽夢，始稱王。公子札，吳王壽夢之少子。卽季札。聘，問也。遣使通問以修好。吳王夷昧新立，故使季札來聘於魯。②周樂，周代之樂，

成王以天子之樂賜周公，故周樂盡在魯。③工，樂官。歌，詠其辭而以聲播之。周南召南，周召，皆地名。周公召公之采邑。曰南者，化

行於南國。二詩皆文王之詩，文王身有王號，不可列於國風，因二公爲王行化，故分繫之，列於國風之首。④言周南召南，實爲王

化之基。⑤猶有商紂之虐政，故尙未盡善。⑥勤，勞也；怨，恨也；言民賴其德，故雖勤于王室，而亦不怨。⑦邶，鄘，衛，三國名。邶，音

佩，鄘，音庸。均在今河南汲縣境。衛，在今河北濮陽縣以西，至河南汲縣沁陽縣。武王伐紂，分其地爲三監，封武庚於邶，使管叔尹鄘，

使蔡叔尹衛。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兼有三國之地。今三國之詩，皆衛詩也；而必別爲三者，因作者各有所傷，土地和音調各

不同，故從其本國，分而異之。⑧淵，深也。⑨憂，憂思；困，窮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遭宣公之淫亂，懿公之滅亡，然賴康叔

武功德化之深，故民雖有憂思，不至於窮困。⑩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令德之君。⑪王，周平王。平王東遷，王室

下同於列國，故其詩不得入雅；而黍離之篇，降爲國風。⑫思，憂思；懼，恐懼。宗周隕滅，故有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恐懼。

⑬細，煩瑣；譏，其過煩瑣，知不能久。⑭泱泱，弘大聲。⑮卽太公。⑯豳，音彬，周舊國，卽公劉所居，今陝西邠縣。⑰蕩，

廣大貌。樂而不淫，言有節也。⑱周公之東乎，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爲成王陳后稷先公，樂于農事，不敢荒淫，以成王業。

○的夏聲，秦起自西戎，至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言夏字本有大字之義也。○秦襄公佐平王東遷，盡有西周舊有之地。○魏國名。春秋時爲晉獻公所滅。○溫，溫，中庸之聲。溫，音凡。○婉，順也。言高大而又婉順。○言險阻而又易行。○唐晉始祖虞所封地。此晉詩也，而謂之唐者，因其國初以唐爲名。○陶唐氏，卽唐堯。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陳國名。周武王求虞舜之後，得媯滿，封之於陳。後滅于秦。○言其淫聲放蕩，無所畏忌，如國之無君。○鄒以下兼有曹詩。鄒，音楡，國名，妘姓，祝融之後；在今河南密縣縣境。無譏，以其微而不復議論。○小雅，天子之詩。雅者，正也，政有大小，詩人歌其大事，制爲大體；述其小事，制爲小體；故分爲大小雅。○思文武之德，無叛貳之心。○怨商紂之政，能忍而不言。○先王，商之先王。言猶有商王之餘俗，故周德未能盛大。○大雅，亦天子之詩，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熙熙和樂聲。○頌，樂章之兼有舞容者，與風雅之徒歌者有別。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贊，其道備。○倨，傲也。○屈，撓。○偪，同逼。○播，離。○遷，變動。浮，蕩。○復，與覆通，反覆。厭，棄。○哀者，近於憂愁，王者雖遇凶災，知天命如此，不有憂愁。○樂者，失於荒廢，王者節之以禮，雖樂而不致荒廢。○用之不已，物將匱乏，王者之德宏大，雖用而不致匱乏。○志寬大者，多自宣揚，王者不自顯，雖志廣而不自宣揚。○施，與也。王者因民所利而利之，雖好施而無所費損。○取人之物，失於貪多，王者義然後取，雖取而不致貪多。○處，止也。底，滯也。處而不動，失於留滯；王者相時而動，時未可行，雖復止處，而不底滯。○行而不已，失於流放；王者量時可行，施布政教，制之以義，不妄流移。○五聲，宮、商、角、徵、羽。○八風，八方之氣。○謂八音之作有節，其節皆有常度。○謂音之所守有分。其守各有次序。○言周頌魯頌商頌，盛德皆同。○舞，舞蹈，象籥，武舞。南籥，文舞。二者皆文王之樂，舞者所執。籥，音朔，籥，音樂。○憾，恨也。言文王恨不及由己致太平。○大武，武王之樂。○韶，漢，商湯之樂。漢，音護。○言湯始以征伐得天下，猶自慙其德之不足，慙同慚。○大夏，夏禹之樂。○言禹勤苦治水，而不自矜其德。○韶，籥，虞舜之樂。籥，同籥。○幃，音陶，覆。○蕤，音滅，無。○觀止，盛稱所見之美善。

【語體】 吳公子季札到魯國來聘問，請求參觀周朝所有的音樂。（記吳季札請觀周樂。）

魯國差樂工給他歌唱周南召南的詩。季札道：「好啊！文王教化的始基，就在于此了。雖還沒盡善，然而勤勞王家，卻能沒有怨聲了。」（季札評周南召南）

給他歌唱邶衛三國的詩。季札道：「好啊！這音調真深沉呢！歌聲雖是很憂慮；然而還不至於窮困。我聽得衛國康叔和武公的德化，正像這樣，這不就是那衛風麼？」（評衛風）

給他歌唱王風的詩。季札道：「好啊！思念文武不懼播遷；那是周朝東遷以後的詩麼？」（評王風）

給他歌唱鄭國的詩。季札道：「好啊！可惜煩瑣太過，百姓不堪騷擾，這也許早亡之兆麼？」（評鄭風）

給他歌唱齊國的詩。季札道：「好啊！宏大的聲音，這真是大國的风度了！表式東海的，不是太公嗎？國祚的久長，正未可限量哩！」（評齊風）

給他歌唱豳風的詩。季札道：「好啊！廣大極了！快樂而不荒淫，那是周公東征時候的詩麼？」（評豳風）——按今豳風列於國風之末，與此次序不同，那因為這時未經孔子刪定之故。）

給他歌唱秦國的詩。季札道：「這就叫做華夏的音調，夏就是大，真大得很哪！那是周朝舊地的音調麼？」（評秦風）

給他歌唱魏國的詩。季札道：「好啊！是中庸的聲呢！高大而又婉順，險阻而又易行。倘把德行去輔

助他，那就可以做明君了。」（評魏風。）

給他歌唱唐國的詩。季札道：「憂思好深呀！或許還有陶唐氏的遺風麼？否則，爲什麼憂思很是深遠呢？不是有德行的後代，那個能像這樣？」（評晉風。——按謂之唐者，唐本成王弟叔虞始封地。）

給他歌唱陳國的詩。季札道：「國家沒有君主，難道還能長久麼？」（評陳風。）

從鄘國以下的詩，沒有可以批評了。（言鄘曹以下的詩，無批評的價值。）

給他歌唱小雅的詩。季札道：「好啊！思念文王武王的德化，而對商紂能沒有二心，怨恨商紂的暴

虐，而能隱忍不說，那是周朝德化未盛的時候麼？因爲還有殷朝先王的遺民在那裏哩。」（評小雅。）

給他歌唱大雅的詩。季札道：「廣大啊！聲音和樂得很呢！委曲而有正直的體制。那是文王的德化

麼？」（評大雅。）

給他歌唱頌。季札道：「好極了！正直卻能不至於倨傲；委曲卻能不至於屈撓；貼近卻能不至於相迫；疏遠卻能不至於離貳；變動卻能不至於淫蕩；反覆卻能不至於厭棄；哀思卻能不至於憂傷；安樂卻能不至於荒淫；使用卻能不至於窮乏；廣大卻能不至於自揚；施與卻能不至於費損；收取卻能不至於貪求；靜止卻能不至於凝滯；運行卻能不至於流放；五聲和協；八風均平；音節有度；遵守有序；極盛的德化，三頌都是相同的啊！」（評頌。）

看見有舞象簡和南籥樂器的。季札道：「好啊！但文王還有遺恨在那裏呢！」（評文王之樂。）
看見有舞大武樂器的。季札道：「好啊！周朝的興盛，難道竟有這樣子的麼？」（評武王之樂。）
看見有舞韶濩樂器的。季札道：「像商湯的寬大，但是還有自覺可愧的德行；可見聖人處世變的
不容易呀。」（評湯樂。）

看見有舞大夏樂器的。季札道：「好啊！能夠勤勞，卻不以爲自己有德，不是禹王，誰能修成這樣的
德行？」（評夏樂。）

看見有舞韶箭樂器的。季札道：「德行到了極點，大極了！像上天的沒有一處不覆被，像下地的沒
有一處不承載啊。雖是有極盛的德行，也沒有再比這個還大的了。參觀得盡美盡善，很是滿意了！如果
還有別種音樂，我也不敢再請教了。」（評舜樂。）——以「觀止」收住全篇。）

子產壞晉館垣（襄公三十一年）

左傳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
馬焉。一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
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闔，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

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聞，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塏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溼。一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一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

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一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註釋】○子產、鄭大夫，即公孫僑。輔佐鄭簡公到晉國去。○晉侯、平公。我喪魯襄公之喪，子產如晉，在襄公薨之日，故其事即在襄公末年。○見則有宴好，晉強以吉凶不能並行，辭而不見，實輕鄭。○士文伯、晉大夫，名句，字伯瑕。讓責備。○充斥、發現甚多。○無若、無奈。諸侯之屬，諸侯與卿大夫。○屈駕來見我君的，沒法辭去。○完、修繕。○開、音翰，里門。闕、音宏，巷門。○從者、跟從的人。○他國賓客來將若之何。○葺、音緝，草覆。○共同供，供給諸侯的需要。○句、音蓋，士文伯自稱其名。請命、請問毀牆之命。○扁、音扁，狹也。○誅、責也。謂責求貢獻無常時。○索、求也，謂盡求徹處的財賦。○謂隨時而來朝會。○輸幣、輸致物于人。謂不敢以幣帛輸納于庫。○暴、同曝，露也。○府、藏聚財賄之處。實、品物。言輸之則幣帛爲晉國府庫之物。○薦、陳，猶獻見。謂非獻而陳之于君，不敢遽輸之府庫。○燥溼、猶言晴雨。○朽、腐。蠹、蟲名，借作侵耗財物者。○庫、音妣，屋小。○觀、音貫，闕也。臺、築土使高，所以眺望者。榭、臺上有屋。○公寢、晉君寢室。○廡、音究，養馬之所。○司空、周時爲六卿之一，掌水土之事。易、音異，治也。○圻、音覓，塗也。○甸、甸人，掌薪蒸之官。庭燎、大燭。古者國有大事，夜則燃薪以照衆，謂之庭燎。○謂賓之僕從皆有代役之人。○巾車、主車之官。脂、膏也。轄、讀若豁，車軸端鍵，以鐵爲之。○隸人、罪人，即今之徒役。古者本以罪人或罪人家屬執勞辱之役，後則非罪人亦爲之。養牛人、圉、音語，養馬者。○瞻、視。○陳列待客之物。○文公不久留賓客。○憂、音憂，樂。晉則與賓同之。○謂事有廢失，爲賓察之。○晉之待客如此，決無災患。寧、語助詞。舊、同災。○銅鞮、地名，在今山西沁縣西南。晉平公築

宮于此，故謂之銅鞮之宮。鞮音提。④諸侯館舍，僅如徒隸之居。⑤天癘疾疫。⑥何所命之，反詰藏幣何所之命。

⑦復命，返命于晉平公。⑧趙文子，晉卿趙武，即趙盾之子。⑨信，言信如子產之言。⑩贏，音盈，受也。⑪不敏，猶言不才。⑫待客之禮加敬。⑬叔向，即羊舌肸。⑭釋，廢。⑮詩曰：四句見詩大雅輯睦，懌音亦，莫安定。

【語體】

子產輔佐了鄭簡公，同到晉國去。晉平公因為魯襄公喪事的緣故，沒有出見。子產差人完全毀壞了館舍的牆壁，放自己的車馬進去。（鄭子產壞晉館垣，納己之車馬。）

士文伯責子產道：「我國因為司法行政的不能修舉，以致盜賊很多。怎奈諸侯和卿大夫等，屈駕來見我君的，不便辭去，所以差了官吏，修繕賓客所住的館舍，加高牠的館門，增厚牠的牆壁，使得賓客不必憂慮盜賊。現在你毀壞了牠，雖跟你來此的人，能夠自行戒備；可是別國賓客到此，將怎麼樣呢？因為晉國是諸侯的盟主，所以修治館舍，蓋好牆壁，來供給諸侯的賓客；若是來此的人，都把牠毀壞，那末怎可以供給諸侯的需要呢？我君差我見你，請問所以毀牆的緣故。」（晉士文伯責備子產。）

子產答道：「因為我國地方狹小，住在大國的中間，大國責求貢獻，沒有常時，弄得不敢安居，搜盡了地方的財賦，隨時來晉朝見。恰巧遇到貴君沒有閒暇，不能見面；又沒有聽得召見的命令，不知見面究在何時？既不敢把幣帛放在庫內，又不敢把幣帛露在外面；若是放在庫內呢，那末幣帛是貴國府庫的物品，沒有進陳貴君，請他看過，決不敢擅專放入的；若是露在外面呢，那末恐怕晴雨不常，致使幣帛

腐爛，反加重我國的罪過。（子產對答，先責晉重幣，以敝來晉之由；次責晉慢客，後說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左右爲難，側重暴露一邊，已說盡壞垣之故。）

「我聽到文公做盟主的時候，自己宮室低小，沒有觀和臺榭，卻去高大諸侯的館舍，館舍像文公的寢室，館中藏幣和養馬的地方，都修理完固；管理水土的官，時時平治道路；做泥水匠的，時時塗飾館舍宮室。諸侯的賓客來了，甸人點著庭燎，僕人巡察宮中；車馬有安放的地方；賓客的僕從，都有代役的人；管車子的，用脂膏塗客車的車軸，做徒隸的和養牛馬的，各人做他所當供客的事情；百官等屬，各人陳列他接待賓客的東西。文公並不久留賓客，所以賓客能夠速去，沒有荒廢事務；國家有了憂樂的事情，都和賓客相共；賓客事有廢失，便替他巡察；賓客有什麼不知，便指導他，有什麼缺乏，便接濟他。因此賓客到了晉國，好像歸家一般，沒有災患，不怕盜賊，也不怕晴雨。（說晉文爲盟主時之敬賓客，以反擊今日的慢客。）

「現在晉侯在銅鞮的宮室，大至數里；而諸侯的館舍，僅如徒隸所居的地方；門庭狹小，不能容車；還有牆壁的限住，不可把他通過；盜賊公然不避；疾疫毫不豫防；賓客進見，沒有日期；召見的命令，卻又不得而知。如果再不把這牆壁毀壞，是沒有地方可以藏那幣帛，將要加重我國的罪過了！敢請問貴執事，叫我把這幣帛藏在那裏呢？雖貴君有魯喪的憂事，那也是我國的憂事啊。我們若能見得貴君，進陳

幣帛；自當修好牆壁，然後回去。拜謝貴君的恩惠不盡，敢怕修牆的勤勞麼？」（寫平公待遇賓客，句句與文公時相反。後結出修垣細事，明是鄙薄晉人。）

士文伯回去復命。趙文子道：「說得不差！我實在自己不好，去把徒隸所居的房屋，容納諸侯在那裏面，這是我國的過失。」便差士文伯對子產說是自己的不才。晉平公會見鄭簡公，敬禮有加，酒席特豐，然後送他回去。於是改築諸侯的館舍。（收完正文。寫趙文子心服子產，晉侯禮待鄭伯，改築賓館。）

叔向道：「說話的不可以缺少呀，像這樣呢！子產說了這幾句話，諸侯都靠着他。怎麼樣好廢掉說話呢？詩經有句話：『說話和睦，百姓就協同了；說話和樂，百姓就安定了。』做詩的人，是知道說話的益處了。」（以叔向贊語作結。）

子產論尹何爲邑（襄公三十一年）

左傳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我愛之，不我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實傷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

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①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
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②，則能獲禽^③，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④是懼，何暇思獲^⑤？「子
皮曰：『善哉！虎不敏。』我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
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⑥⑦⑧}之。微^⑨子之言，我不知也。他日^⑩
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⑪。自今請雖吾家，聽^⑫子而行。」
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我豈敢謂子面如吾面^⑬乎？抑心所謂危^⑭，亦以告
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⑮⑯}

【註釋】

①首句，子皮，鄭上卿，卽罕虎。尹何，鄭人，爲邑，使爲邑大夫。

②厭，謹厚。

③謂使之爲政。

④言未能操刀而使之

宰割，其自傷必多。喻尹何年少而使之爲政，適以害之。

⑤棟折榑崩二句，棟，大樑；折，拗折；榑，音催，屋椽。崩，自上墜下。厭，同壓。喻子

皮使尹何爲政，必致傾覆而連累及己，爲其所壓。

⑥製，裁翦。

⑦其爲美錦二句，官邑較美錦，關係不更大乎。

⑧射御貫，射，運

用弓矢之術；御，駕御車馬，貫，同慣，習也。

⑨則敗績厭覆二句，敗績，失敗。厭覆，卽壓覆。言若未嘗登車射御之人，常怕失敗顛覆，求

免自害，何暇再求有所獲。喻使尹何爲政，自懼覆亡之不暇，何能有裨於治。

⑩虎，子皮自稱其名。不敏，不才。

⑪微，無。

⑫他日，前日。

⑬謂己之謀慮，不足以治家。

⑭人面無同者，卽面觀心，則汝之心，未必盡如我之心。言子之

家事，未能盡從吾之所爲。

⑮因言使尹何爲政，於我心實有所不安。

⑯委，屬焉，言以國政屬子產。

⑰言子產能治鄭國，

是子皮之力。

【語體】子皮想叫尹何做邑大夫。子產道：「年紀太輕，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子皮道：「他很謹厚，我很愛他；一定不會背我的。差他去學習學習，他也更加知道管理地方的道理了。」（子皮欲使尹何做邑宰。）

子產道：「那是不可以的。人家的愛一個人，必求能夠有利於他。現在你愛一個人，卻叫他管理政事；譬如還沒能夠拿刀的人，就差他宰割東西起來，他自己所受的傷害，一定很多呢！這樣說來，你的愛一個人，無非傷害他罷了。還有那個敢來求你的見愛呢？你在鄭國，好似房屋的棟樑，棟樑折斷，屋椽必定坍倒，連我也將壓死在裏面了。怎敢不盡情說了出來麼？譬如你有一匹絕好的綢料，一定不讓不能裁剪的人，去拿牠學裁剪的；那大官大邑，是身體所託庇的，卻差學習政事的人，去裁治他，這不是較絕好的綢料，關係更大嗎？我聽得學習好了然後可以辦政事；沒有聽得拿辦政事來叫他學習的。如果照此做去，一定有妨害的。譬如打獵：先要射箭和駕車熟習了，那末才能捉到禽獸；若是沒有經過上車射箭駕車，那末常怕失敗顛覆，那裏還有工夫想到取得禽獸呢？」（子產以爲不然。主旨在「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全用譬喻，尤見透切。）

子皮道：「好啊！我很愚笨，吾聽得君子專門知道大的遠的，小人專門知道小的近的。我是小人，衣服附在我的身上，我就知道謹慎的；大官大邑，是拿來託庇身體的，我就以爲疏遠而輕忽牠了。沒有你

這幾句話，我卻不知自己的過失。前天我曾說你管理鄭國，我管理我家，拿來託庇身子，那還可以的。從此以後，我自己知道謀畫不足了。從今天起，請你雖是吾家的事情，也須聽你的命令行事了！」（子皮從善如流，非常敬佩子產。）

子產道：「人心的不同，像那臉面一樣，吾豈敢說你的臉面像我的臉面呢？但在我心有所不安，也要拿來告訴你的。」子皮認爲子產很是忠心，所以便把政事委託他。子產因此能夠掌管鄭國的政事。（子皮因子產忠心，故委以國政。）

子產卻楚逆女以兵（昭公元年）

左傳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一既聘，將以衆逆。○一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壇，○聽命。」○一令尹○使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一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一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一○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一將不得爲寡君老。○一其蔑以復矣。○一唯大夫圖之！」○一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一將

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而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

【註釋】 ① 公子圍、楚令尹。

② 娶、娶段之女以爲婦。公孫段、鄭大夫、子石。

③ 伍舉、楚大夫伍參之子，邑於椒，亦曰椒舉。介

副使。

④ 知其懷詐，故惡之。

⑤ 行人，官名，掌朝覲聘問之事。子羽，即公孫揮。

⑥ 舍於城外。

⑦ 逆，迎也。楚欲兵衆入城迎婦。

⑧ 墀，音善，除地以祭。請于城外除地爲墀。以行婚禮，恐其懷詐而襲鄭。

⑨ 聽命，聽迎新婦之命。

⑩ 令尹，楚執政之官。即公子圍也。

⑪ 大宰，官名，大與太通。伯州犂，楚人也。

⑫ 覘，音況，賜也。寡大夫，對於他國自稱其國大夫的謙詞。

⑬ 豐氏，公孫段女。

⑭ 段，食邑於豐，故稱豐氏。而汝也。室，夫以婦爲室。言將使豐氏爲汝之妻，以見鄭命圍的鄭重。

⑮ 几筵，古祭席。

⑯ 告于莊共之廟，莊，楚莊王，圍之祖。共，共王，圍之父。言告於父祖之廟而來，以見圍受命之鄭重。

⑰ 謂若于城外除地爲墀，使我在野以受賜。

⑱ 委，棄也。謂棄君之賜於草莽之間。

⑲ 蒙，欺也。告于先君而來，不得成禮于女氏之廟，故以爲欺其先君。

⑳ 寡君，寡德之君，人臣對他國自稱其君之謙詞。老，大臣之稱。言恐圍將不得爲楚大臣。

㉑ 言無以返國。㉒ 恃，依賴。言依賴大國而不設備，實其罪。

㉓ 言鄭之婚楚，本欲恃楚以安靖其國家。

㉔ 謂楚以兵入逆，是包藏禍鄭之心，而欲圖襲鄭。

㉕ 懲，戒也。㉖ 憾，恨也。㉗ 距，抗也。㉘ 壅塞，閉滯。㉙ 館人之屬，館人，守館之人，屬類也。

㉚ 愛，豐氏之遠祖廟而不以成禮乎。

㉛ 夔，音高，弓衣。卽倒掛弓衣，表示無弓。

【語體】

楚公子圍聘問鄭國，并且要娶公孫段的女兒爲婦。入聘時伍舉做副使，將入鄭國的客

舍。鄭人很是厭惡他，使外交官子羽，同他說明情形，纔住在城外。（詳敘聘時的事）

既已聘問了，公子圍要想用兵入鄭迎女。（略敘娶時的事。）

子產很是憂慮；差子羽辭謝道：「因為敝國地方狹小，不能容納您們跟來的人，請在城外設壇，舉行婚禮，我便聽命是了。」（子產以親迎何待以衆，顯見懷詐，故辭之。——按古婚禮，主人几筵於廟，壻執雁而入，以壻爲請，非禮也。）

公子圍差太宰伯州犂答道：「蒙您厚賜，敝國的大夫公子圍，對他說：『將使豐氏做你的妻子。』公子圍便設了祭筵，在莊王共王的廟裏禱告以後，纔來鄭國。若是在城外設壇，使我在野受賜，這是把您的厚賜棄擲在草莽中了；這樣敝國的大夫公子圍，不再有面目置身於諸卿的班位了。不但如此，又使公子圍欺蔽自己的先君，將不能做楚國的大臣，沒法回到國裏去了。請您給他打算一下罷！」（伯州犂之對詞，婉而理直，言不得成禮於女氏之廟，是欺其先君，而辱寡君之命，不得爲楚大臣，無以歸國。）

子羽道：「小國沒有什麼過失；只是依靠大國，毫不設備，才是他的過失。鄭國和楚通婚，本想依靠大國來安定國家；怎奈您包藏禍心，反要打算暗攻敝國。敝國失了依靠，致使諸侯信仰楚國的，都把我做警戒，使沒有一個不恨楚國的行詐。從此楚君的命令，違抗難行，這是鄭國所很恐懼的。若是楚國沒有他意，那末敝國對您楚國，本和守舍的人相類，豈敢愛惜豐氏的祖廟，不讓在那祖廟舉行婚禮呢？（子產喝出其本謀，使無從置辨。若稍婉轉，則楚必不聽。——按小國所以待強國，不得不然。）

伍舉聽了這話，知道鄭國已有防備了，便請倒掛弓衣——表示沒有弓在裏面——進城去，子產纔允許他。（楚知鄭有備，不敢施其陰謀。）

子革對靈王（昭公十二年）

左傳

楚子狩於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一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一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我使人于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

陳蔡不羹^① 賦皆千乘^② 子與有勞焉^③ 諸侯其畏我乎^④ 一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⑤ 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鉞秘^⑥，敢請命。」王入視之。一析父^⑦ 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⑧，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⑨，王出，吾刃將斬^⑩矣。」一王出，復語。左史倚相^⑪ 趨過^⑫，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⑬ 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⑭ 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⑮焉。祭公謀父^⑯ 作祈招之詩^⑰，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⑱。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一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⑲，式昭德音^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㉑。形民之力^㉒，而無醉飽^㉓之心。』」一王揖而入，饋^㉔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㉕，以及於難^㉖。仲尼^㉗ 曰：「古也有志^㉘，『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㉙？」

【註釋】 ① 楚子、靈王，名虔。州來，地名，故城在今安徽鳳臺縣北。 ② 次于潁尾，次，師止，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潁

尾，潁水入淮處，在今安徽潁上縣東南。 ③ 蕩侯等五人，皆楚大夫。鷖，音枵。 ④ 帥師圍徐，帥，統率。徐，國名，嬴姓。伯益佐禹有功，

封其子若木於徐，即今江蘇銅山縣。吳，國名，姬姓。徐爲吳之與國，故楚圍之以逼吳。 ⑤ 乾谿，今安徽毫縣境。乾，音干。 ⑥ 雨雪，下

雪。①秦復陶復陶衣名，此乃秦所遺之羽衣，可禦雨雪者。②翠被，披之肩背者，以翠羽飾之。豹舄，豹皮的鞋。舄，音昔。③執轡而出，出而發號施令。④僕析父，楚大夫，從，即為侍從之人。⑤右尹，官名。子革，即鄭丹。夕，暮見。⑥熊繹，楚始封之君。

⑦呂伋，齊太子丁公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雙父，晉唐叔子，禽父，魯周公子伯禽。康王，周成王子。父音甫。⑧四國，齊、魯、衛、晉，音問，分器。天子分封諸侯時所賜職位的寶器。⑨辟同僻，荒僻。荆山，山名，在今湖北南漳縣西。⑩輶路，柴車。藍，音衛。牙音問，分器。天子分封諸侯時所賜職位的寶器。⑪桃弧棘矢，以桃為弓，以棘為矢。⑫共禦，共與供同，給也。禦，抵也。被，敝衣。⑬跋涉，草行曰跋，水行曰涉，言行路之難。⑭桃弧棘矢，以桃為弓，以棘為矢。⑮共禦，共與供同，給也。禦，抵也。

謂楚無所長物，惟以桃弧棘矢，供給于王，以禦不祥之物。⑯王舅，周成王之女，為齊太公之女，故齊子周為王舅。⑰王母弟，唐叔為成王之母弟，周公康叔為武王之母弟。⑱昆吾，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為楚之遠祖，故謂昆吾為伯。⑲謂昆吾營居許地。在今河南許昌縣。⑳賴，取也，謂取舊許之地。㉑陳蔡，二國名。不羹，地名。羹音郎。有東西二邑，皆在河南境。東不羹在今舞陽縣西北，西不羹在今襄城縣東南。謂今我有四國的大城。㉒賦，田賦。乘，言其田之賦，皆能出兵車千乘。㉓工尹路，工尹，官名。路，名也。㉔圭，玉也。鉞，音威。斧也。秘，音祕。柄也。言破圭玉以飾斧柄。㉕如響，應聲。是譏其順王之心，而無諫阻之言。㉖厲，磨也。須，待也。㉗刃，刀子。子革以鋒刃喻己。言將斬斷王之慾念。㉘左史，官名。倚相，左史名。趨疾行。㉙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卦之說；九丘，九州之志。㉚穆王，周天子。康王之孫，昭王之子。㉛車轍馬跡，周穆王乘八駿馬，造父為御，以遍行天下，欲使無不有其車轍馬跡。㉜祭公謀父，句，祭音債，畿內之國，謀父為王卿士，封於祭，故曰祭公。祈招之詩，祈，祈父，周之司馬，名招。招音韶。司馬掌軍旅之事，常從王行，故祭公作此詩以諫王遊行，今此詩逸。㉝祗宮，離宮名，在今陝西華縣境。穆王聞諫而止，故得善終於祗宮。㉞倍愔，音因，安和貌。㉟式，用也。昭著也。德音，令聞也。㊱思，語助詞。玉，喻其堅。金，喻其重。㊲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之所能，如冶金制玉，隨器而象形。㊳醉飽，喻過度。㊴饋，進食于尊者。㊵言不能自制其慾念。㊶難，患難。靈王後為棄疾所逼，自縊于乾谿。㊷因仲尼、孔子之字。㊸志，與誌同。

子乾谿。⑳因仲尼、孔子之字。㉙志，與誌同。

【語體】楚靈王出巡州來，宿在潁，差蕩侯、潘子、司馬督、鬻尹、午陵、尹喜領兵圍攻徐地，借此恫嚇吳國。楚靈王自己駐紮在乾谿，做他們的後援。（記楚靈王次于乾谿。）

那時天正下雪，靈王戴了皮帽，穿了秦國所贈的羽衣，披着翠羽飾成的披肩，着了豹皮的鞋子，手裏執著鞭子，出來施發號令，僕析父侍從在他的後面。（記當時情景。）

右尹子革晚上來見靈王，出來見他，脫去了帽子披肩，放掉了鞭子，和他講話道：「從前我的先王熊繹和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同事康王，四國都有康王所賜的分器，我獨沒有。現在我想差人到周朝去，要求九鼎做我名位的寶器，周王肯給我麼？」（楚靈王野心，欲求周鼎以爲分器。）

子革答道：「肯給您的。從前我們先王熊繹僻居在荆山地方，柴車破衣，來開闢草莽，奔走山林，來服事君王，祇把桃木做的弓，棘做的箭，給君王共禦不祥的事情。那齊是成王的母舅，晉和魯、衛是成王、武王的母弟，這就是楚國所以沒有賜到寶器，他們所以都有的緣故呢。現在周朝和四國都服事您了，祇有楚國的命令要聽從，那有愛惜九鼎，不肯給楚的道理呢？」子革答詞故意張大，隱見楚王無君。靈王道：「從前我皇祖伯父、昆吾，曾居於許地。現在鄭人取了許地不交給我，我若向他索取，他肯給我麼？」（楚靈王又欲求遠祖的兄所居之地。）

子革答道：「肯給您的。周朝尚且不愛九鼎，鄭國還敢愛這許地麼？」（子革答詞更加幽默。）

靈王道：「從前諸侯遠離我國，卻畏懼晉國；現在我有陳蔡和不羹四個大城，他們的田賦都能出兵車千乘，你也一同有功勞的，諸侯都怕我麼？」（楚靈王矜滿，又欲使天下諸侯無不畏他。）

子革答道：「都怕您的。只是這陳蔡等國，已足使他們怕懼了；再把楚國加上，敢不怕懼您君王麼？」（子革答詞一味冷雋。）

那時工尹路來請靈王道：「您叫我破開玉來，做那斧柄的裝飾，請問您有什麼吩咐呢？」靈王便入內去看工尹所做的情形。（楚靈王入內視工尹所爲。）

析父因對子革道：「你是楚國很有聲望的人，現在和靈王講話，如同響的應聲，隨聲附和，國家那要怎麼辦呢？」子革道：「我正把刀磨快，等他出來，我將斬他的邪念了。」（子革將斬王邪念。）

靈王出來，再和他講話。左史倚相正走過那裏。靈王道：「那是個很好的史官！你要好好的看待他。他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的。」子革答道：「我曾問過他的。從前穆王要趁他的心願，走遍天下，使各處都必有他的車轍馬跡，祭公謀父做一篇祈招的詩，來阻止穆王的野心；穆王所以能得善終於祇宮。我問他的詩，他尙且不知；若是問他更遠的事情，他怎能知道呢？」（子革引動王問，長於諷諫。）

靈王道：「那末你能知道麼？」子革答道：「能的。他詩上說：『因爲大將軍安和不黷兵，這才能夠著揚令名；因爲我們王上有節制有常度，這才堅如玉，而重如金；若用民力，當隨其力之所能，不可存著

過度的心。」（子革着意在此，利刃已斬。）

靈王聽了，作揖而入，飲食睡覺不安了幾天。可是仍舊不能自己節制自己的慾念，終于遭著患難。（楚靈王邪念未能斬斷，不能遷善，終及於難。——按：明年爲棄疾所逼，縊於乾谿。）

仲尼道：「古書有句話：『克制自己的慾念，歸復於禮，這便是仁德。』這句話真好極了！楚靈王若能這樣，那裏會在乾谿受辱呢？」（以孔子論斷作結。）

子產論政寬猛（昭公二十年）

左傳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

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註釋】 ○子大叔，鄭大夫，即游吉。大與大通。 ○猛，嚴厲。下同。 ○烈，火猛，喻為政之猛。 ○懦，柔弱，喻為政之寬。 ○狎，

輕易翫，同玩，相習而不經意。 ○言難以治。 ○取人，規其財也。荏苒，音桓蒲，澤名。 ○夫子，指子產。 ○慢，輕忽。 ○糾，矯正。

○殘，傷害。 ○民亦勞止，四句，止，語助詞。汔，讀若迄，其也。小康，政教修明，綏，安定。言今民亦勞甚矣，其可使之小享安樂乎？

宜加惠中國，以安定此四方之人。時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四語見詩大雅，民勞篇，引以釋寬。 ○毋從，詭隨。四句，毋，禁止。從，與縱同。詭隨，詭人隨人，心不正者。謹，戒救之義。無良，不善。式，用也。遏，止也。慘，毒也。言詭人隨人，不可放縱；不善的人，加以戒飭，用來遏止此寇虐而慘毒不畏明法者。四語亦見民勞篇，引以釋猛。

○柔遠能邇，二句，安撫，能親善。王，王室也。言柔安遠人，使之懷附；再親善近者，而王室自定。二語亦見民勞篇，引以釋和。 ○不競不綌，四句，競，強也。綌，音求，急也。優優，和適。適，

聚也。言商湯之為政，不太強，不太急，不太剛，不太柔，布施政教甚和適，故百種福祿，聚而歸之。四語見詩商頌，長發篇。 ○涕，淚也。 ○遺愛，言子產之愛民，有古之遺風。

也。

也。

【語體】

鄭國子產有病，對他的同僚太叔道：「我死，你必替我辦理政事。只有有德行的，能夠以寬來服百姓；那次一等的，還是嚴厲為妙。講到那火勢很是猛烈，百姓望見，沒有不怕牠的，因此少有死在火裏的；那水勢很是柔弱，百姓輕忽牠，常去玩弄牠，因此死在水裏的很多。所以用寬很難。」病了幾

月，就此死了。太叔辦理政事，不忍用嚴厲的手段，但用寬容治理。鄭國就此多起強盜來了，搶人東西在荏苒的水邊。太叔懊悔道：「吾早聽子產的話，不致弄到這樣。便出發步兵，去攻打荏苒的強盜，一齊殺死他們，強盜就稍稍止住了。」（子太叔始寬繼猛，殊失子產授政之意。）

仲尼道：「好啊！辦政事太寬容，那百姓就要輕慢；輕慢了，那就用嚴厲來糾正他。嚴厲了，百姓就要殘傷；殘傷了，那就用寬容來撫慰他。用寬容來救濟嚴厲，用嚴厲來救濟寬容，政事就此平和了。詩經上有句話：『百姓也勞苦得很了，可以略使他們安寧。該加恩惠於中國，來安定四方的人民。』這就是用寬容的方法撫慰他。『不可放縱居心不正的人，要戒飭不善的人；因此可以遏止寇虐，遏止不怕明法的。』這就是用嚴厲的方法糾正他。『招撫遠來的人，親善近處的人，來安定我王室。』這就是用寬猛相濟的平和方法去調劑他們。又說：『不太強，不太急，不太硬，不太軟，布施政事，很是和適，所以百種福祿，都聚了攏來。』這是調和到極點了。」等到子產死了，仲尼聽到這個消息，流出眼淚道：「這是古時的遺愛啊！」（孔子歎美子產，而以寬猛相濟立論，則政和諒非用猛所能致。末以遺愛結出，推崇之至。）

吳許越成（哀公元年）

左傳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檣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

夫種^⑥。因吳大宰嚭以行成^⑦。吳子^⑧將許之。一伍員^⑨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⑩，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⑪，殺斟灌以伐斟鄩^⑫，滅夏后相^⑬。后緡方娠^⑭，逃出自寶^⑮，歸于有仍^⑯，生少康^⑰焉。為仍牧正^⑱。碞澆能戒之^⑲，澆使椒^⑳求之，逃奔有虞^㉑，為之庖正，以除其害^㉒。虞思^㉓于是妻之以二姚^㉔，而邑諸綸^㉕。有田一成^㉖，有衆一旅^㉗。能布其德而兆^㉘其謀，以收夏衆^㉙，撫其官職，使女艾^㉚諜澆^㉛，使季杼誘豷^㉜，遂滅過^㉝，戈^㉞復禹之績，祀夏配天^㉟，不失舊物^㊱。今吳不如過^㊲，而越大於少康^㊳，或將豐^㊴之，不亦難^㊵乎。勾踐能親而務施^㊶，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㊷，而世為仇讎^㊸。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㊹。後雖悔之，不可食已^㊺。姬^㊻之衰也，日可俟也^㊼。介^㊽在蠻夷，而長寇讎^㊾，以是求伯^㊿，必不行矣。」一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㊱，而十年教訓^㊲，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㊳乎？」

【註釋】

①首句，吳王，吳為子爵，稱王者，僭也。夫差，吳王名，闔廬之子。越，國名，姒姓，夏少康之後，封於會稽，即今浙江之紹興縣。春秋之季，奄有江蘇、浙江及山東之一部。夫椒，山名，在今江蘇吳縣西太湖中。②檣李，地名，在今浙江嘉興縣，檣音追。魯定公

十四年，越敗吳於檣李，闔廬傷足而死，至是，夫差乃報之。○越子，卽越王句踐，甲楯戰時以禦兵刃者，謂衣甲持楯之人。楯通盾。

○會稽山名，在今浙江紹興縣東南。會音膾。○大夫種，越大夫，姓名種。○大宰嚭，本楚臣，奔吳爲大夫，有寵於夫差，故文

種因之以行成。行成，請求和平。大同太。語音七。○吳子，卽吳王夫差。○伍員，伍子胥名，楚人，因父奢，兄尙，爲平王所殺，故出奔

吳。○樹立滋長。○過，音歌，國名，今山東掖縣北有過鄉。卽其地。澆，與傲、冪、垂通，寒泥子。魯襄公四年，傳稱夏之衰也，有窮后羿

因夏民以代夏政，而用寒泥，寒泥殺羿，因其室而生澆，處澆於過。是過卽澆所封之地。○斟灌，斟鄩，鄩音尋。斟灌，故城在今山

東壽光縣東北四十里。斟鄩，今山東濰縣東有斟亭，卽其地。二斟，皆夏同姓諸侯。魯襄公四年，傳言澆用師滅斟灌，此言殺者，卽殺

其君而滅其國。○夏后相，乃啓之孫，當其失國，依于二斟，復爲澆所滅。○后緡，句，后緡，帝相之妻，娠，懷孕。緡音民，娠音震。

○寶，穴也。○有仍，古國名，太昊之後，地在今山東濟寧縣。帝緡是有仍國之女，故逃歸母家。○少康，帝相之遺腹子。

○牧正，官名，爲牧官之長。○碁澆，句，碁音忌，毒害，戒備也。以澆欲毒害，故能戒備之。○椒，澆之臣。○有虞，古國

名，舜後，在今河南虞城縣南。○庖正，官名，掌膳羞者，除，免去。○思，有虞君名。○妻，以女嫁人；二姚，虞思之二女，姚，有

虞之姓。○綸，有虞之邑，故城在今河南虞城縣東南二十五里。○一成，方十里。○一旅，五百人。○兆，始也。

○夏衆，夏之遺民。○女艾，少康臣，女音汝，謀，伺侯。謂伺侯澆之間隙。○季杼，少康子，誘，以計引之。殪，讀若戲，澆之弟。

○戈，國名，其地不可考。魯襄公四年，傳言處殪于戈，是戈卽殪所封之地。○謂祀夏之祖宗，以配上帝。○舊物，卽禹之

天下。○豐，大也。不滅越而許其和，是使其豐大。○難，言越必爲吳難。○施，惠也。○同壤，謂疆域相接。○吳

越世爲仇讎，詳註二。○食，猶食言之食，言雖欲食此，悔亦無及。○姬，吳國之姓。○計日而待。○介，居于二者之

間。○伯同，霸，諸侯之長。○謂生民而聚財。○教訓其子弟。○沼，池也。古者滅人之國，屋其社，諸其宮室，言吳爲

越滅，宮室廢爲汙池。

【語體】吳王夫差打敗越國於夫椒地方，目的是爲了報復以前被越國打敗檣李的仇恨。趁勢進了越國。越王句踐，領五千個披甲執楯的兵士，守在那會稽地方；一面差了大夫文種，走吳國，太宰嚭的門路，請求與吳國講和。夫差將要答應他了。（越敗，向吳求和。）

伍子胥道：「不可！我聽說：『立德要牠滋長纔好，除病不如斷根爲妙。』從前有個過澆，殺掉斟灌的君主，去打斟鄩，滅掉夏后相；那時相的妻子緡，剛巧有孕，從牆洞裏逃出去，回到她有仍國父母家裏，生了一個遺腹子，名叫少康。後來少康大了，做有仍國牧官之長，知道澆很兇毒，很能防備她。那澆就差椒搜求少康，想殺害他。少康便逃到有虞，做有虞管理飲食的官，因此免了澆的陷害。虞國的國君思，便把自己的兩個女兒，嫁給少康，使他住在綸地；有田方十里，有衆五百人，能夠宣布他的恩德，開始他的謀畫，藉此收拾夏朝的遺民，招撫夏朝有官職的人；又差了女艾去候澆的動靜；差了季杼去引誘豷來；就此滅澆於過，滅豷於戈，恢復夏禹的功績，祭祀夏朝的祖宗，配享上帝，仍不失舊時的天下。如今吳國不及那時的過國；可是越國比少康還大；倘或許他求和，使他豐大，這豈不是將來要和我爲難的麼？句踐能夠親愛百姓，好施救濟，好施必不失人，親愛必不棄勞。而且和我土地相接，又世世是冤仇；現在打勝了他，還不去取，反打算存留他，這是違背天道，并且長大怨仇。以後雖是懊悔，也來不及了！姬姓的衰敗，可以算定日子等候的。況且住在蠻夷的中間，再長大寇讐，要想因此求霸，一定做不到的。」（伍

子胥諫吳王夫差不可與越議和。

夫差不聽子胥的話。子胥退了出來。告訴人道：「越國用十年的工夫，生民聚財；再用十年的工夫，教導百姓。二十年之後，吳國的宮室，恐怕要做越國的汙池了呢！」（吳王不納伍子胥之諫。）

祭公諫征犬戎

國語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不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弈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

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一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我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一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註釋】 ①國語左丘明作左氏根據孔子所定春秋撰文，補充說明，稱左傳。又把春秋上所沒有記載的史實，編成國語。

②穆王，周天子康王之孫，昭王之子。 ③犬戎，西戎之一種，又名昆夷。 ④祭，畿內之國，謀父爲王之卿士，封於祭，故曰祭公。祭音

債。 ⑤戢，音緝，斂時動，如三時務農，一時講武。 ⑥勳則威三句，威，可畏，玩，戲也，震，懼也。 ⑦周文公，即周公，文其證也。 ⑧載

載千弋，載語助詞；千戈，古兵器名，干盾，以革爲之，戈戟屬，有小刃旁出而平頭者。言皆收斂而不用。○囊，音高，用弓箭套藏起。

○懿德、美德。○建、陳也；時是也；夏、中國之稱。言布陳于中國。○允、信也。信乎王之能保天命。○懋、勉也；正其德，正民。

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義婦順之德，厚其性，民德既正，則其性未有不歸於厚的。○阜，大也。使民飽食暖衣，無飢寒之苦。

○鄉，猶言所在。○先世、先代；后稷，舜時農官，周之世祖，棄，掌農事，故亦稱棄爲后稷。○謂棄爲虞舜之后稷，其子不窋，繼之于夏。○夏之衰，指啓子太康之時。○謂廢稷之官而不務農。○不窋，棄之子，窋音貢。○自窋於戎翟，旬，窋逃匿；戎翟之間，今甘肅慶陽縣東南，有不窋故城，卽其地。○業，農業。○序，布也。○纂，與糴通。繼也。緒，事業。○訓，典、教誨法則。○恪，敬也。○懋，音敦，厚也。○奕世，累世。○不忝前人，忝，辱也。言自不窋以後，至於文王，皆能繼其德而弗辱。○辛，商紂之名。○庶民，人民。○戴，尊奉。○戎，兵事。商牧、商之牧野，地在今河南淇縣南。○隱，痛也。○邦內，天子畿內；甸服，畿內之地，皆以田賦服事，故名。去王城外周圍五百里之地。○邦外，邦畿之外；侯服，爲斥侯而服事者，離王畿五百里至一千里之地。○侯，侯圻；衛，衛圻；皆邊圻。賓服，古諸侯以服貢寶見於王者，離王畿一千里至一千里之地。○蠻夷，去王畿已遠，南曰蠻，東曰夷。要服，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離王畿五百里至二千里之地。○戎，去王畿益遠，西曰戎，北曰翟。翟與狄通。荒服，因其荒野，故名。離王畿二千里至二千五百里之地。○祭，祭於祖考。○祀，祀於高曾。○享，享於遠祖的廟。○貢，貢于土地壇壝。○王，入朝也。諸侯終世一見，各以其所貴者爲贊。○日祭，祭以日至。○月祀，祀以月至。○時享，享以時至。○歲貢，貢以歲至。○終王，王以終世至，謂朝嗣王，及卽位而來見。○意，王意。最近者自修其意以使之知。○言，王言。稍近者自修其言以使之聽。○文，號令。漸遠者修號令以申之。

○名，謂仁聲。已遠者修仁聲以播之。○德，文德。極遠者修文德以敷之。○序，次序。謂「意、言、文、名、德」五者之次序，既修而成矣。○刑，法也。五者既成，而猶不祭不祀不享不貢不王，然後當修刑法。○刑不祭，命士師用法以罰之。○不祀，命司馬用兵以伐之。○征不享，命諸侯承王命以征之。○讓不貢，命行人奉令以責之。○告不王，命行人陳

周文 祭，公諫征犬戎

九七

辭以諭之。④辟音闢，法也。⑤勤勞也。言不可加兵遠國，致勞吾民。穆王欲征犬戎，故偏重遠者而言。⑥大舉，伯士，犬戎氏之二故君。⑦謂犬戎氏以終世至荒服之職。⑧不享征之，享乃賓服之禮，以貢犬戎，非也。⑨頓壞也。⑩樹立也。惇厚也。言犬戎立心惇厚。⑪帥音率，循也。⑫純固，專一。

【語體】

穆王將要去攻打犬戎，祭公謀父勸諫道：「不可以的。先王的政治，都是昭明德行，而不顯示兵威的。若是兵能平時收藏而待時而動，一動就可以使人害怕；若是用他示威，那就近乎玩弄了，近乎玩弄，那就不能使人恐懼。所以周文公所作的頌詩說：『收斂了刀戟，藏起了弓箭；我求善美的德行，來布陳于中國，可以相信我王能保天命！』先王的對於百姓，勉正他們的德行；篤厚他們的性情，廣大他們的財源；便利他們的用具；明白他們利害的所在，用文德去修好他，使他們都趨利避害，感德却又怕威，所以能夠世世保全，因而增大起來。從前我先代相繼做「后稷」的官，服事虞夏，等到夏朝衰敗的時候，廢棄「后稷」官職不再講農。我們的先王不窋因此失去官職，却自己逃避在戎翟之間。不敢怠廢農事，時時布陳他的德行，繼續修治他的事業，修治他的教誨和法則；朝晚恭敬勤勞，信守篤厚，奉行忠信，累代相傳，都能繼承他的德行，不辱前人。到了武王，更昭示從前的光明，再加上了慈愛和善，奉事神明，保育人民，所以百姓都欣喜歡喜。那時商朝的紂王，大為百姓所深恨，百姓不能容忍，便很快樂的推戴武王，因此和紂王戰于牧野。這不是先王的專講武事，實在憐恤百姓的苦痛，而去掉他們的

患害罷了。祭公諫穆王征犬戎，以先王耀德不觀兵爲主旨，說周家累世耀德，及武王不得已而用兵。

「先王之制：天子畿內的地方，是甸服；畿外的地方，是侯服；漸遠王畿的地方，是賓服；蠻夷的地方，是要服；戎翟的地方，是荒服。甸服祭于祖父父親；侯服祀于高祖曾祖；賓服享于遠祖的廟；要服貢于土地壇墀；荒服入朝于天子。祭于祖考的每天一回；祀于高曾的每月一回；享于遠廟的每季一回；貢于壇墀的每年一回；入朝天子的終世一回。這是先王的教訓啊！有不祭的，便自己修明王意，使他覺悟；有不祀的，便自己修明王言，使他聽從；有不享的，便申了號令；有不貢的，便播揚了仁聲；有不王的，便修明了文德；這五種的次序既修，如還有不至的，那末當修刑法了。所以有刑罰不祭的，攻伐不祀的，征討不享的，詰責不貢的，告諭不朝的。所以有刑罰的法律，有攻伐的兵士，有征討的準備，有詰責的命令，有告諭的文辭。如已宣布命令，敷陳成文辭了，却仍有不至的，那末再增修自己的文德，却不加兵遠地，勤勞百姓；所以近的沒有不聽，遠的沒有不服。現在自從大畢伯仕故世以後，犬戎氏照他荒服的職務來朝天子，天子道：『我必用不享去責備他，並且顯示兵威給他看。』這恐怕是廢掉先王待荒服的教訓，那終世一朝的禮節，也要從此破壞了呢！我曾聽說犬戎立心敦厚，能夠遵照他先代的德行，始終守于專一，這是有拒我的能力了。」（次說邦制，以見廢先王之訓則不可伐，有以禦我則不能伐。）

穆王不聽謀父的話，就去征伐犬戎，得了四隻白狼四隻白鹿回來。從此以後，那荒服的便不入朝了。（穆王不聽，致荒服者不至。）

召公諫厲王止謗

國語

厲王^①虐，國人謗王。召公^②告王曰：「民不堪命矣。」^③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④以告^⑤，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⑥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⑦謗矣，乃不敢言。」一召公曰：「是鄣^⑧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⑨爲民者宣^⑩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⑪瞽獻典，^⑫史獻書，^⑬師箴，^⑭瞽賦，^⑮矇誦，^⑯百工諫，^⑰庶人傳語，^⑱近臣盡規，^⑲親戚補察，^⑳瞽史教誨，^㉑耆艾修之，^㉒而後王斟酌^㉓焉。是以事行而不悖。^㉔一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㉕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㉖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㉗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㉘一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㉙

【註釋】^①厲王、穆王四世孫，周之暴君。^②召公，即穆公虎，召康公之後，爲王卿士。^③言民不能受虐命。^④衛巫二句，
 謂巫、衛國之巫，巫祝也，替人祈禱者，以巫能役使鬼神，有謗輒知之，故使監察謗者。^⑤以告，謂以謗者告。^⑥路人不致復言，

以目盼而已。①彈、音米，止也。②郭、與障同，防也。言王之止謗，是防民之口，使不得宣。③導、開通。④宣、放也。⑤列士、士獻詩、獻風雅頌之詩，以陳其美。⑥警、樂官；古者樂官多以盲人爲之，故曰警。獻典、獻樂以陳其邪正。⑦史、外史；獻書是獻三皇五帝的書，以其有關乎治體。⑧師箴、師官名，樂師箴、刺也，刺王闕以正得失。⑨膠同瞍，音叟，無眸子者，賦、賦所獻的詩。⑩矇誦、矇有眸子而不見者，誦、誦典書箴刺之語。⑪百工、各種工人；諫、執藝事以諫。⑫庶人、卽小民；傳語、見政事之得失不能自達，故互相傳語以聞於王。⑬近臣、左右之臣；盡規、盡其規諫之道。⑭親戚、與王同休戚者；補察、補過而察政。⑮警史、二官名；警、太師、掌樂；史、太史、掌禮、教誨、相與教誨。⑯耆艾、均年老之稱，謂年老之師傅。修之、合衆職而修治之。⑰斟、取也，酌、行也。⑱悖、逆也，謂所行之事皆合乎禮而不逆。⑲原、平坦之地；隰、音習，低下之地；衍、音演，肥美之地；沃、溼潤之地。⑳善敗、猶言善惡。㉑慮、謀也。㉒幾何、約計之辭，猶若干也。言若壅塞民口，則其與我親近者，能有若干人乎。㉓流放王于彘地，故城在今山西省霍縣東北。

【語體】厲王暴虐無道，百姓都謗毀王的壞處。召公告訴厲王道：「百姓不能忍受你的虐命了呢！」厲王就生了氣，找得衛國的巫祝，叫他查察謗毀的人，有經報告他的，就把他殺死。從此百姓沒有一個再敢講話；行路的時候，只有把眼睛你看我，我看你罷了。厲王那時非常快活，告訴召公道：「吾能止住百姓的謗毀了；他們就此不敢再說了。」（寫周厲王止謗，使民不敢言。）

召公道：「這樣的辦法，是防阻百姓，使他們不敢開口罷了。防阻百姓的嘴，比防阻大水，還要危險得多。大水阻塞，四面橫流，那受害的人必定很多，百姓也是這樣的。因此治大水的方法，當開通牠使牠

暢流；治百姓的方法，當開放他使他說話。所以天子聽斷政事，叫公卿以至上士個個要進獻諷刺的詩，叫樂官要進獻有關邪正的樂曲，叫史官要進獻有關治體的史書，叫樂師要規諫天子的過失，叫沒有眼珠的瞽人，要吟哦那所獻的詩，叫有了眼珠却看不見的人，要誦讀那規勸諷刺的文字，叫百工要執藝事來勸諫，叫百姓要傳語到他耳邊，叫左右近臣要各盡規勸，叫親戚們要補過察政，叫樂官要相與教誨，叫元老太師太傅要把衆人所進呈的，加上了一番修正，然後皇帝斟酌取行；因此所行的事，都能不違背禮法。（召公喻以防民口有大害，又歷舉古天子聽言求治，與止謗使不敢言相反。）

「百姓的有嘴巴；彷彿土地的有山水一般，錢財用品都從那裏所出的；彷彿土地的有平坦低下肥美濕潤一般，衣料食物都從那裏所生的。嘴裏說的話來，就可以知道事情的好壞；將那些好的去實行，壞的去防止；這所以使錢財和衣食豐厚的方法呀。至於百姓心裏所想的事情，從嘴裏講出來，我們應該贊成他，并且照他行去，怎可以防阻呢！若是防阻他們的嘴巴，那和我親善的人，能有幾個？」（次喻以宣民言有大利，正喻夾寫。）

厲王不肯聽從召公的話，因此百姓沒有一個敢講話了。隔了三年，百姓把厲王流放到彘地。（言厲王不納忠言，致流於彘。）

襄王不許請隧

國語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郊，^①王勞^②之以地，辭請隧^③焉。一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④方千里，以爲甸服，^⑤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⑥之用，以待不庭不虞^⑦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⑧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⑨焉？內官不過九御，^⑩外官不過九品，^⑪足以供給神祇^⑫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⑬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⑭王何異之有？^⑮一今天降禍災于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⑯又不佞以勤叔父，^⑰而班先王之遺物，^⑱以賞私德，^⑲其叔父實應且憎，^⑳以非^㉑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㉒也？先民^㉓有言曰：『改玉改行。』^㉔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㉕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㉖而縮取備物，^㉗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㉘何辭之與？有若猶是姬姓^㉙也，尙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懋^㉚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㉛變前之大章，^㉜以忝^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㉞何政令之爲也？若

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註釋】

○定襄王於邲，邲音夾，周王城地。在今河南洛陽縣西。襄王後母惠后生子叔帶，后引翟人立叔帶爲周王。晉文公

用兵平叔帶，仍立襄王。○賞以陽樊、溫原、欒茅之田。勞賞也。○隧，地道入壙，是天子葬禮。○規，劃也。○甸服，畿內之地，在

王城四周各五百里。○百姓，百官之有世功者，與尋常之民不同。兆民，萬民。○不庭，不來朝；不虔，意外之變。○寧宇，安居。

○賴，利也。○九御，卽九嬪。○九品，卽九卿。○神，天神；祇，地神。○服物，指隧而言；采章，采色文章。○布，分佈。言

各有等差。○謂除葬禮之外，王有何異。○府，先王之府藏。言僅能守其先業。○不佞，自謙之辭，卽不才。勤勞也。叔父，

天子對於同姓諸侯之稱。○班，分與之大物，亦指隧而言。○私德，指文公納王。○應，平聲，受也；憎，惡也；言叔父雖受

私賞，心中亦且憎惡之。○非，同誹，詆毀。○愛，吝。自愛此禮。○先民，前人。○改玉，改行，玉佩玉，所以節行步，使遲

速有度者；喻君臣尊卑，各有等差，不可因隧而改。○更姓，易姓；改物，改正朔，易服色之類。言奪取天下。○創制，天下二句，

謂創制度于天下，自尊而用天子之物。○縮，收也，備物，謂死生之服物采章。○流，流放；辟，戮也；裔，土邊遠之地。○謂

猶是周之天下而未易姓。○懋，勉也。○私勞，卽私德。納王之事，襄王對於晉文爲德；晉文對於襄王爲勞。○大章，服

物采章。○忝，辱也。○其何以對先王與百姓。

【語體】晉文公既立襄王於邲地，襄王用地來賞賜他，文公不受，請求答應他採用掘地地道的

天子葬禮。（晉文請隧。）

襄王不允，說道：「從前我先王得了天下，劃出見方千里之地，算做甸服。來供給天地百神的祭祀；

來留待百姓和萬民的用度；去預防諸侯不朝和意外的禍患。除了甸服之外，拿來均分給公侯伯子男，使得他們各有安居，各奉天地，不致遭遇災害。先王自己豈有什麼好處呢？內官不過九嬪，外官不過九卿，僅夠供奉給事天神地神罷了，豈敢放縱他的耳目心腹，來擾亂法度？也不過是死生的服物采章，有些不同，來統率百姓，表示貴賤的等級罷了。除這葬禮外，其餘還有什麼兩樣呢？（說隧字十分鄭重。）

「現在上天降災禍於周室，叔帶作亂，我一人不過保守先生的府藏，又沒才能，以致勞動叔父；却分先王的葬禮賞給叔父，來報我的私德，我知道叔父雖是受了私賞，心中實憎惡着，要說我行賞的不當！我怎敢自己吝惜而不肯給你呢？前人有言道：『改了佩玉，就須改了行步。』叔父如能顯明大德，易姓改物，自己創造制度，自顯爲天子，收取了死生的服物采章，去鎮撫百姓，我將被驅逐殺戮在邊遠的地方，還有什麼話同你說呢？如果天下還是姬姓，叔父仍舊列做公侯，恢復先王的職責，那末這樣的葬禮，是未便去更改的。叔父若能顯示明德，自然容易到這地步，我豈敢把你的私德，去變掉從前的服物采章，使天下受辱，那叫我怎樣對得住先王和百姓呢？叫我還行什麼政事命令呢？如或不然，叔父把自己的地方，開成了地道，我怎能知道呢？」（反覆寫出不許行隧之意，俱用逆筆；至末方始說出請隧之非。）

文公聽了，便不敢再請，受地而回。（說晉文不敢請隧。）

單子知陳必亡

國語

定王^①使單襄公^②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覲矣，^③道蒞^④不可行也。候不在疆，^⑤司空^⑥不視塗，澤不陂，^⑦川不梁，^⑧野有庾積，^⑨場功^⑩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藝，^⑪膳宰不致饋，^⑫司里^⑬不授館，國無寄寓，^⑭縣無旅舍，民將築臺于夏氏，^⑮及陳，陳靈公^⑯與孔寧儀行父^⑰，南冠^⑱以如夏氏，留賓弗見，^⑲一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⑳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㉑天根見而水涸，^㉒木見而草木節解，^㉓駟見而隕霜，^㉔火見而清風戒寒，^㉕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㉖水涸而成梁，^㉗草木節解而備藏，^㉘隕霜而冬裘具，^㉙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倣^㉚曰：『收而場功，^㉛倂而畚揭。』^㉜營室^㉝之中，土功^㉞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㉟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一周制^㊱有之曰：『列樹以表道，^㊲立鄙食以守路，^㊳國有

郊牧，^{④⑤} 置有寓望，^{⑥⑦} 藪有圃草，^{⑧⑨} 囿有林池，^{⑩⑪} 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⑫⑬}
 民無縣耜，^{⑭⑮} 野無輿草，^{⑯⑰} 不奪農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⑱⑲} 有逸無罷。^{⑳㉑}
 國有班事，^{㉒㉓} 縣有序民。^{㉔㉕} 『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于逸樂；
 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㉖㉗} 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
 節逆之，^{㉘㉙} 候人爲導，卿出郊勞，^{㉚㉛} 門尹除門，^{㉜㉝} 宗祝執祀，^{㉞㉟} 司里授館，^{㊱㊲} 司徒
 具徒，^{㊳㊴} 司空視塗，^{㊵㊶} 司寇詰姦，^{㊷㊸} 虞人入材，^{㊹㊺} 甸人積薪，^{㊻㊼} 火師監燎，^{㊽㊾} 水
 師監濯，^{㊿①②} 膳宰致飧，^{③④} 廩人獻餼，^{⑤⑥} 司馬陳芻，^{⑦⑧} 工人展車，^{⑨⑩} 百官各以物至。
 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
 使，^{⑪⑫} 則皆官正蒞事，^{⑬⑭} 上卿監之。若王巡守，^{⑮⑯} 則君親監之。『今雖朝，^{⑰⑱} 也不才，
 有分族于周，承王命以爲過賓，^{⑲⑳} 于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一先王
 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㉑㉒} 無卽愆淫，^{㉓㉔} 各守爾
 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㉕㉖} 而帥其卿佐，以淫于
 夏氏，^{㉗㉘} 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㉙㉚} 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

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一昔先王之教，茂①②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一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氏。③④九年，楚子⑤⑥入陳。⑦⑧一

【註釋】 ①定王、襄王子、頃王弟。 ②單襄公，名朝，周之卿士，食邑于單，諡曰襄。 ③火，星名，亦曰心星，下同。觀，音狄，見也。謂

時夏正十月，火星晨現於東方。 ④蕪，音弗，草穰塞路。 ⑤候不在疆，候，候人也。周禮夏官之屬，掌迎送賓客者，疆，界也。 ⑥司空

官名，掌水土之事。 ⑦澤，湖沼之屬，水所匯也。陂，澤邊障水的岸。言湖澤不設障。 ⑧言河上不架橋梁。 ⑨庚，音羽，露也。積，讀若

恣，積聚之物；如米穀之類。謂露聚米穀於野外。 ⑩場功，謂收禾之事。 ⑪墾，用力翻土，即耕種。執，音即，茅芽。言既耕之田，稻禾

稀少，無異于茅芽。 ⑫膳宰，膳夫，音欬，生性及禾米。謂膳夫不備生性及禾米。 ⑬司里，里宰也，掌授客館者。 ⑭寄寓，

旅次，謂休息居止之處。 ⑮夏氏，陳大夫夏徵舒之家。 ⑯陳靈公，陳君，名平國。 ⑰孔寧，儀行父，皆陳大夫。 ⑱南冠，

楚冠。 ⑲謂留單襄公而不見。 ⑳咎，凶災。 ㉑辰角，星名，大辰蒼龍之角。見同，顯也。下同。雨畢，當寒露節，辰角朝見，殺

氣日盛，雨氣日盡。 ㉒天根，氐星，角亢下繫於氐，猶木之有根。水澗，水竭。寒露後五日，天根朝見，水始涸。澗音霍。 ㉓木，星名，

又名歲星。草木節解，寒露後十日，歲星朝見，草木之枝節皆脫落。 ㉔駟，星名，一名房星，即天駟。隕，墜也。九月中房星朝見，霜始

降。 ㉕霜降之後，心星朝見，清風先至，所以戒人為寒備。 ㉖除道，闢治道路。 ㉗成梁，架橋水上。 ㉘備藏，備收藏。

⑲冬裘具，冬衣完備。 ㉙夏令，夏時之令。 ㉚徽，戒也。謂以時告戒其民。 ㉛收而場功，而汝也，謂農事已畢，使人修困

倉。 ㉜待而春搗，待音峙，具也。春音本，盛土器，以草索為之。搗，讀若菊，昇土之器。 ㉝營室，星名，即定星。夏正十月黃昏時，見

於南方之正中。 ㉞土功，謂是時可以發起土功，營造宮室。 ㉟期，會也。謂致其築室之具，會于司里。 ㊱周制，猶言周書

①表道，誌其遠近。②鄙，四面邊邑，每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守路，謂以飲食守候路人。③郊，距國百里，今通稱城外曰郊。郊外之地，所以放牧者。④置，同疆，寓，寄寓之舍，望，候望之人。⑤數，音叟，澤之無水者，圃，種蔬菜的地，草，植物之總稱。

⑥圃，音又，苑之有垣者，所以養禽獸。林，平地有叢木者。池，積水之處。⑦禦災，謂禦刀兵饑饉之災。⑧穀土，種穀之土。

⑨因縣，與懸同，挂也。稻，音似，農具所以起土者。言民皆用以耕種而不懸挂。⑩奧，深也。言野外皆舉闢而無深草。⑪不

奪，猶不害。⑫不蕪，猶不棄。⑬謂有餘無乏。⑭安逸而不疲勞，罷，同疲。⑮班事，謂土功有條理。⑯序民，民輪

番力役有次序。⑰秩官，秩，常也，周官篇名。⑱敵國，敵體之國，猶言平等。⑲關尹，司關之吏。⑳行理，即小行人，掌

朝覲聘問之事。節，符節，古使臣執以示信之物。逆，迎也。謂執符節爲信而迎之。㉑卿出郊勞，卿，官名，三代之時，天子諸侯皆置

之，分上卿中卿下卿三級。郊勞，謂賓至近郊，君使卿往慰勞之。㉒謂司門者掃除門庭。㉓宗，宗伯，古六卿之一。視，太視，周

禮春官之屬。執祀，賓有事於廟，則宗伯與太祝，執祭祀之禮。㉔司里，里宰，授館，授客館舍。㉕司徒，官名，掌以禮教導民者。

具徒，供徒役，而教其修道路之委積。㉖司空，官名，掌水土之事。視塗，察道路之險夷。㉗司寇，官名，掌刑罰者。詰姦，禁詰姦

盜。㉘虞人，掌山澤之官，材，材木。㉙甸人，周禮作甸師，主供野物之官，薪，柴也，析木以供燃燒者。㉚火師，司火之官，監

察也，下同。燎，卽庭燎，照庭之大燭。㉛水師，官名，掌滌濯之事者，濯，洗也。㉜膳宰，致殮，膳宰，膳夫，殮，音孫，熟食。㉝廩人

獻餼，廩人，官名，掌出納米穀者，餼，音敫，生牲及禾米。㉞司馬，掌園人之官，與周禮夏官司馬，掌軍旅者有別。芻，讀若粗，乾草。

㉟工人，匠也，展，審也，謂審察客車，而修理其傷敗。㊱小大，謂賓客及隨從。㊲貴國，大國。㊳則以班加一等益處，班

位次，加一等，尊一級，虔，敬也。言大國不比平等國，司事之官，皆常用尊一級者，更加以敬。㊴王使，天子使臣。㊵官正，官長

泄，音麗，或作蒞，蒞，臨也。用官長以臨事，位次又加矣。㊶巡守，天子巡行諸國，守同狩。㊷朝，單襄公自稱其名。㊸分，音

問，位分，族，王之親族。㊹過賓，假道之人。㊺司事，百官通稱，謂主治其事者。㊻造，爲也。㊼匪彝，猶言不常。㊽

無卽惛淫卽就也；惛淫，慢易放縱。惛音滔。 ㉑ ㉒ 休，慶也。 ㉓ ㉔ 胤續，繼嗣；胤音印。 ㉕ ㉖ 伉儷，匹偶；妃嬪，次于后者。 ㉗ ㉘ 淫於夏氏，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皆通于夏微舒之母。 ㉙ ㉚ 瀆姓，瀆，褻也；夏微舒之父御叔，卽陳公子夏之子，與靈公同爲媯姓；今靈公淫於微舒之母，是自瀆其姓。 ㉛ ㉜ 大姬，武王之女，虞胡公之妃，爲陳之遠祖妣，故曰陳爲大姬之後。大同大。 ㉝ ㉞ 袞冕，音滾，天子禮服；冕，禮帽。 ㉟ ㊱ 簡幘，謂忽略其常服。 ㊲ ㊳ 懋，勉也。 ㊴ ㊵ 陳侯殺於夏氏，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出，自其廝所而殺之。 ㊶ ㊷ 楚子，莊王。 ㊸ ㊹ 入陳，楚子入陳，夏氏亂故，伐陳而滅之，遂入其國。

【語體】 定王差單襄公聘問於宋國，就此借道於陳國，去聘問楚國。那時火星已在早上出現了，道路却穢塞難以行走；迎送賓客的候人不在邊境；管理路政的司空不巡道路；湖邊不設澤障；河上高架橋樑；田野有露聚的米穀；收禾的工作還沒完畢；路旁沒有排列着做表記的路樹；已經開墾的田，稻禾稀少，好似茅芽；膳夫不把牲牲送來，里宰不把賓客引入客館；國中沒有寄寓；縣裏沒有旅舍；百姓將要在夏氏家裏築臺。到了陳國，陳靈公和孔寧、儀行父戴了楚冠，往夏氏家中，留着賓客不見。（敍單子入陳及在陳所經歷者。）

單襄公回來，報告定王道：「要不是靈公自己有凶災，國家必亡。」定王道：「這是什麼緣故？」襄公答道：「凡是辰角星朝上出現，那麼雨氣一天天盡了；天根星朝上出現，那麼水潦枯竭了；木星朝上出現，那麼草木脫落了；房星朝見，那麼露水開始下降了；火星朝見，那麼涼風便警告人家預備寒冷了。」

所以先王的教訓說：『雨氣漸盡。就可修治道路；水潦盡竭，就可造成橋梁；草木枝節脫落，就可預備收藏米穀，霜始降下，就可預備冬衣；涼風來了，就可修治城郭宮室。』所以夏歷上的月令道：『九月修治道路，十月造成橋梁。』至期，做告他的百姓道：『收拾你的禾圃；預備你盛土畀土的器具！』到了定星出現在南方的正中，開始營造宮室；火星初現出的時候，帶了築室的器具，會於里宰那裏。這是先王的所以不用貨財，却能大施恩德于天下呢！現在陳國火星朝見了，然而道路好像隔絕不通，野場好像荒棄不收，湖邊不設澤障，水上不設浮橋，這是廢掉先王的教訓了。（先總斷陳必亡。以下分四段引古徵今，以證實之。——本段說明「火朝覲矣」六句。）

「周書有句話說：『排列樹木，用來表明道路的遠近；四面的邊地備有飲食，用來守候路人；國外有放牧的地方；境界上有客舍和守候的人；無水的湖裏有茂盛的草；有垣的苑裏有林木和池水；這都是用來防禦災害的。其餘無非都是種穀的地方。百姓沒有懸掛不用的農具；田野沒有很深的草莽；不妨害務農的時候；不廢棄人民的工夫；才能夠豐裕而無缺乏，安樂而不疲勞。城邑的百姓辦理土功很有條理；四甸的百姓輪番力役很有次第。』現在陳國的道路，不可辨認，田埋在草的中間，就是禾稼成熟了的也不去收割；百姓爲着陳侯的逸樂而疲勞，這是廢棄先王的法度了。（本段說明「野有庾積」四句。）

「周書的秩官有句話說：『相等國的賓客到了，管關的人稟告國君，管聘問的人拿符節去迎接他；候人做引導，公卿出郊慰勞他；管門的人掃除門庭；賓客有事于宗廟，宗伯和太祝便執祭祀的禮節；里宰便授館舍；司徒供徒役；司空查察道路；司寇禁誅姦邪；虞人供材木；甸人積柴料；火師監察照庭的大燭；水師監察洗滌的事情；膳夫供上熟食；廩人獻上生牲禾米；司馬陳列乾草；匠人審察客車；百官各拿供應的物品來。賓客到了那裏，好似歸家一般。所以賓客和隨從沒有不感激盛情的。如其來的是大國的賓客，那麼伺候的百官，位次加尊一級，更加敬重了。至于天子的使臣，那末都用官長親自臨事，再叫上卿監察他們的勤惰。若是天子巡行到了，那麼國君親自監察他們。』現今我雖不才，可是也有我的位分；而且在周室裏面，算是親族。受了天子的命令，借道於陳國；而司事的官沒有來招呼我，這是棄掉先王的官制了！（本段說明「膳宰不致餼」四句。）

「先王的訓令有句話說：『天道獎賞善良，而懲罰淫惡，所以我們治理國家，不要沒有常度，不要慢易放縱，大家守著自己的法度，去承受天慶。』現在靈公不念繼嗣的常法，棄掉他的后妃，帶領他的臣子，在夏氏那裏行樂，不是褻瀆自己的姓氏麼？陳國是我太姬的後代，却棄掉周朝的禮服禮冠，戴着楚冠出來，不是忽略他的常服麼？這又觸犯先王的法令了！（本段說明「民將築臺」五句。）

「從前先王的教訓，勉勵遵循他的德行，還怕墜落；若是廢了他的教訓，棄了他的法度，看輕他的

官制，干犯他的法令，怎可以保守國家呢？住在大國的中間，而沒有以上四種的，還能維持得長久麼？（總收一段，直結出「不有大咎，國必亡」之故。）

單襄公到楚國，是在周定王六年，而八年，陳靈公即被夏氏殺死；九年，楚莊王攻入陳國，（單子之言俱驗。）

展禽論祀爰居

國語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一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一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一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

民^①；舜勤民事而野死^②；鯀障洪水而殛死^③；禹能以德修鯀之功^④；契爲司徒而民輯^⑤；冥勤其官而水死^⑥；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⑦；稷勤百穀而山死^⑧；文王以文昭^⑨；武王去民之穢^⑩；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⑪；郊禘而宗舜^⑫；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絛而宗禹^⑬；商人禘舜而祖契^⑭；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⑮；祖文王而宗武王。慕^⑯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⑰焉。杼^⑱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⑲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⑳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㉑，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民質^㉒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植也；及九州^㉓名山山川澤，所以出財用^㉔也；非是不在祀典。一今海鳥至，己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㉕而知者處物^㉖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㉗海其有災乎？夫廣川^㉘之鳥獸，恆知而避其災也。一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煠^㉙。文仲聞柳下季^㉚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㉛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策^㉜。一

【註釋】

○爰居，亦作鷦居，海鳥，高約八尺，宿于島中。○臧文仲，魯大夫，臧僖伯之後，名辰。○展禽，即柳下惠，名獲。

○越哉，謂越于禮。○慎，重也；制，立也；國典，國家之常法。祭祀有關國政，故慎立其禮節，以為國家之常法。○指祭海鳥言。

○法施于民，謂法而利及于民者。○以死勤事，以身殉國者。○以勞定國，以力安定國家者。○大災，天災；謂能禦天災而為民除害者。

○擇，音汗，衛也。大患，人禍也。謂能防衛人禍以安民者。○烈山氏，即神農，因生於烈山之石穴，故因以稱。

○柱，神農之裔子，能植穀蔬，作農官。○周之始祖名華，能繼柱之業。○稷，穀神，因后稷為農官，故名穀神曰稷。

○共工氏之伯九有，共工氏，水官，其名氏未詳。因其居此官，故以官為氏，世居江淮之間，顓頊之衰，共工欲霸九州，帝使高辛氏滅之。

○伯，與霸同。九有，即九州。○后土，土官之神，共工氏之裔子，名句龍，佐黃帝為土官，後遂祀為土神。○九土，九州之土。

○社，土神。○黃帝，古帝名，姓公孫，生於軒轅之丘，故又號軒轅氏。成命，定百物之名。○明民，使民不惑；共財，供給賦斂。

○顯頊，音專旭，黃帝之孫，國於高陽，故號高陽氏。修，修黃帝之功。○響，音酷，黃帝之曾孫，即高辛氏。三辰，日月星。

○固，安也。○堯，帝嚳子，初封於陶，後有天下，徙於唐，故又號陶唐氏。覃，盡也。均，平也。刑法，猶刑律。儀，宜也。○舜，虞帝之號。勤

民事，謂征有苗，野死，謂舜崩于蒼梧之野。○繇，禹父，障防也。洪水，大水。殛，音棘，誅戮。鯀，治水無功，堯殛之於羽山。○禹，夏

王名。修，繇之功。禹，續繇之業。疏，九河，濬，濟，決，汝，漢，排，淮，泗，洪水，因以悉平。○契，音洩，帝嚳之子，商之始祖。司徒，官名，掌以禮

教導民者。輯，和也。○冥，契六世孫，為夏水官。勤其官，勤於其職。水死，死於水。○湯，契十四世孫，除其邪，除夏桀之暴虐而

放之。○稷，后稷，即周之棄。山死，死於黑水之山。○文王，后稷之裔孫，名昌。文昭，文王演易，以文德著。○武王，文王之

子，名發。去民之穢，商紂暴虐無道，武王伐而滅之。○故有虞氏句，有虞氏，舜之後，舜受堯禪，以其先封於虞，故稱有虞氏。禘，大

祭，祭其祖之所自出，祖，祖其有功者；皆百世不遷之廟。有虞氏乃黃帝顓頊之後，故禘黃帝而祖顓頊。○郊，祭天之禮，宗，宗其

有德者；亦百世不遷之廟。舜受禪於堯，故舜之子孫郊禘而宗舜，祭法，作郊，舉而宗堯，當在舜未崩時。○夏后氏二句，夏后氏，

禹之後，禹受舜禪，國號夏，亦稱夏后氏；夏后氏亦出自黃帝顓頊，故禘祖之禮，與有虞氏同。郊，祭者，親親之道也。○商，湯有天

下之號，禘舜而祖契，因契乃魯之子，一作「禘魯而祖契。」①魯亦魯之子，周人初本禘魯祖稷，後因武王定天下，其廟不可以廢，故改祖爲郊，祖文王而宗武王。 ②魯幕、舜之後，卽虞思，爲夏諸侯。 ③報、報德以祭。 ④杼、禹七世孫，少康之子，卽季杼。 ⑤上甲、微、契八世孫，湯之先也。帥、同率，循也。 ⑥高圉、大王，高圉、稷十世孫；大王、文王之祖；大與、太通。 ⑦社稷、穀神與土神；山川，謂五嶽四瀆。 ⑧質、信也，使民明而信之。 ⑨九州、兗、冀、青、徐、豫、荆、揚、雍、梁，是也。 ⑩財用，如材、木、魚、鼈之類。 ⑪講功、愛人必講及人之功。 ⑫虛物、格物必審虛物之法。 ⑬今茲、此時。 ⑭廣川、大海。 ⑮煖、與煖同。 ⑯卽展禽。 ⑰卽展禽。 ⑱三箴、箴、音冊，簡也。三書于簡者，恐遺忘也。

【語體】 有一隻海鳥名叫「爰居的」，停在魯國東門的外面有三天了。臧文仲差國人去祭牠。
(臧文仲祀爰居。)

展禽道：「臧孫的辦理政事，越出禮法啦。祭祀是一國最大的禮節，而禮節是政治靠着成立的，所以要小心制定祭祀的制度，當做一國的常法。現在無緣無故就加祀典，不是辦理政事所應當的呢。」
(先斷定「無故加典」之非。)

「聖王制定祀典的標準，必須創法能利及百姓的，才去祭祀他；勤勞國事而死的，才去祭祀他；以勞苦平定國家的，才去祭祀他；能夠抵禦天災的，才去祭祀他；能夠捍衛人禍的，才去祭祀他。不是這一類的，就不在祀典之內。(先將制祀之意總論一番，下乃引史實以證之。)

「從前神農氏領有天下的時候，他的兒子叫柱，能够種植百穀百蔬。等到夏朝興起了，周棄接續

他的事業，所以祭祀他爲穀神。共工氏稱霸九州的時候，他的兒子叫后土，能平九州的土地，所以祭祀他做土神。黃帝能定百物的名稱，使百姓不惑，供給財用；顓頊能繼續修他的功德；帝嚳能序日月星辰，使百姓知道休息作業的時候；堯能盡平刑法，使百姓從善；舜能勤勞民事，死於田野；鯀障防百川，被堯誅殺，禹能用德行修鯀的功業，契做司徒，百姓和睦；冥勤勞他的職務，死於水中；湯用寬大治民，除去邪惡，稷盡力百穀，死於山上；文王以文德昭著，武王去掉百姓的禍害，所以有虞氏大祭黃帝，祖祭顓頊，郊祭堯，宗祭舜。夏后氏大祭黃帝，祖祭顓頊，郊祭鯀，宗祭契，郊祭冥，宗祭湯。周人大祭嚳，郊祭稷，祖祭文王，宗祭武王。幕能遵照顓頊的德行，有虞氏纔報祭他。杼能遵照禹德，夏后氏纔報祭他。上甲微能遵照契德，商人纔報祭他。高圉、太王能遵照稷德，周人纔報祭他。凡是大祭、郊祭、宗祭、祖祭、報祭這五種，都是國家祭祀的大典。再加上社稷山川的神，都是有功德於百姓的，和前聖美德的人，所以使百姓明信的；和天上的日月星，是百姓所以仰望的；和地上的金木水火土，是百姓所靠他生活的；和九州的名山大川，是財用所從出的，不是這些，不在祭祀典禮之內。（歷引古之有功德者方有祀典，以見無故加典之非。）

「現在海鳥到此，自己不知道什麼，便去祭祀他，當做國家的法典，算他爲仁愛和智慧是難了。若說愛人的話，必須講及人的功德，智慧的人，必須辨明對付物的方法，沒有功德而去祭祀他，就是不仁；

不知道什麼而不問，就是不智。現今海裏也許是有災難罷？那大水裏的鳥獸，是常常知道避去他的災難的。」（說文：仲之失，在不能講功而處物，是不智，乃以成其不仁。）

這一年海多大風，冬天煖熱。文仲聽得柳下季的說話，便道：「這真是我的過失！季子的說話，是不可不取法的。」便叫人記在簡策上，共寫了三份。（敍文：仲欽佩展禽之言，奉以為法。）

里革斷罟匡君

國語

宣公夏濫於泗淵，^①里革斷其罟，^②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③土蟄發，^④水虞於是乎講罟罟，^⑤取名魚，^⑥登川禽，^⑦而嘗之寢廟，^⑧行諸國人，助宣氣也。^⑨鳥獸孕，水蟲成，^⑩獸虞於是乎禁罟羅，^⑪獮^⑫魚鼈，以為夏槁，^⑬助生阜，^⑭也。鳥獸成，水蟲孕，^⑮水虞於是乎禁罟羅，^⑯設^⑰以實廟庖，^⑱畜功用，^⑲也。且夫山不槎斲，^⑳澤不伐天，^㉑魚禁鯤鮪，^㉒獸長麇麋，^㉓鳥翼鷖卵，^㉔蟲舍蜺蛭，^㉕蕃庶物也。^㉖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㉗不教魚長，^㉘又行網罟，貪無藝，^㉙也。」一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㉚使有司^㉛藏之，使吾無忘諗。^㉜」師存

侍，〇〇曰「藏罟，不如寅里革于側之不忘也。」

【註釋】

〇首句，宣公、魯君、名、委，一名接。濫、漬也，卽沉浸之義。謂浸網於泗水之淵以取魚。泗水名，在今山東泗水縣。淵水出地而不流者。〇里革，魯大夫，斷凡物自斷，讀段取而斷之，讀短。罟，網也。〇大寒，冬令節候名。降，謂大寒以後。〇蟄，音入，蟲類伏藏於土中，振發動。孟春之月，蟄蟲始振。〇水虞，甸水虞，官名，掌川澤之事者。下同。講，習也。罟，音姑，魚網。罟，音留，捕魚之具。曲竹爲之。〇名魚，大魚。〇川禽，鱉蟹之屬。〇嘗，祭名。寢廟、宗廟，前曰廟，後曰寢。〇行，諸國人二句，令民各取以薦食，所以佐陽氣之升。〇鳥獸，孕二句，謂春時懷子。〇獸，虞句，獸虞，司獸之官。豈，音嗟，或豈，兔網。羅，鳥網。〇獵，讀若策，刺取。〇槁，魚乾。〇助生，阜助其生長。〇鳥獸，成二句，謂夏時。〇置，罷，捕小魚的網。麗，音六。〇奔，本作阱，所以取獸者。鄂，捕獸器。〇實，充滿。廟，所以享祖宗者。庖，所以宴賓客者。〇畜，儲也。功用，謂日用必須之物。〇檟，斲也。斲，以刃擊之。斲，音擊，斲過的樹木，旁復生嫩條曰斲。〇伐，天伐，斲也。天，草木未成之謂。〇鯢，音昆，而魚子。〇斲，音倪，鹿子。麋音奧，麋子。〇翼，覆護，猶鞠育之意。鷩，音寇，雞鳥，須母哺而食者。卵，鳥類蟲類之子，尙未孵化者。〇蜮，音池，蟻子。蜮，音延，蝗之子，未生翅者。古皆以爲食品。〇蕃，息也。卽蕃殖衆多之物。〇別孕，別于雄而懷子。〇無藝，無極。〇言替我得古人之法。〇有司，官吏。古者設官分職，事各有其專司，故謂之有司。〇諭，音審，告也。〇師，樂師。存，樂師之名。侍，侍立于宣公之側。

【語體】

宣公在夏天的時候，撒網在泗水中捕魚。里革割斷他的網，並且拋掉他，說道：「古時大寒以後，伏藏於土中的蟲類，纔甦醒振動起來；管理川澤的官，便講習網鉤，捕捉大魚、鼈、蜃，拿到廟裏舉行祭祀，令百姓照着做去，這是幫助陽氣的上升啊。等到鳥獸懷孕，魚介已長，管理鳥獸的官，便禁止兔

網鳥網，却在水上刺去魚籠，來做夏天的魚乾，所以幫助鳥獸的生長啊。再到了鳥獸長成，魚介懷孕；管理川澤的官，便禁止小網，却在陸上開設陷穽，去捉禽獸，來享祭祖宗，燕宴賓客，這是保護魚介，所以積蓄功用啊。並且山上再生的樹條，不當去斫；水裏未成的草木，不當去伐；捕魚禁捕魚子；小鹿小麋當使牠生長；當覆護鳥雛鳥卵使他成全；殺蟲當舍幼蟲，這是蕃殖萬物啊。都是古時的教訓哪。現在魚才懷子，不教牠長大，反去用網捕他，真是貪得無厭了！」（里革斷罟諫宣公，分五小段，先言取魚有時；次言獸虞獵魚籠是竇；三言水虞設穽鄂是主；四段草木鳥獸魚蟲連舉，是竇主夾寫；五段入題，見夏濫有違於古。——每小段末，下一斷語。）

宣公聽了這話，說道：「我有過失，里革設法來糾正我，不是很好麼？這是張好網，替我得到古人的良法。教官吏把牠藏好，使我不忘里革所說的話。」那時有個樂師叫存的，在旁侍着，便道：「藏這斷網，不如把里革放在旁邊的不忘呢！」（敍宣公聞諫，私心頓釋，師存進言，意味深長。）

敬姜論勞逸

國語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歎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

吾語女^①。一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②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③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④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⑤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收相，^⑥宣序^⑦民事；少采夕月，^⑧與大史司載，^⑨糾虔天刑；^⑩日入，監九御，^⑪使潔奉禘郊之粢盛，^⑫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⑬晝考其國職，^⑭夕省其典刑，^⑮夜儆百工，使無惰淫，^⑯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⑰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⑱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⑲晦而休，^⑳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統，^㉑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㉒卿之內子爲大帶，^㉓命婦成祭服，^㉔列士^㉕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㉖以下，皆衣其夫。一社而賦事，^㉗烝而獻功，^㉘男女效績，^㉙愆則有辟，^㉚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㉛一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㉜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㉝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㉞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

聞之曰：「弟子志^①之季氏之婦不淫^②矣。」

【註釋】 ① 公父文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孫，公父穆伯之子名歆。 ② 古者見君曰朝，謁見尊敬之人亦謂之朝。其母，即敬姜。

③ 續，接麻。 ④ 歌，音觸，文伯自稱其名。 ⑤ 干，犯也；季孫，即季康子，季悼子之曾孫，敬姜乃其從叔祖母。季氏爲魯之大族，康子

又爲正卿，故懼干其怒。 ⑥ 使童子句，童子，今通作童子，未冠者之稱。備官，言居官而之以充數者。未之聞，言未聞治國之大道。邪

同邪，語助詞。 ⑦ 居，坐着。 ⑧ 語女，告汝。女同汝。 ⑨ 沃，音屋，肥壯。 ⑩ 嚮，同向。 ⑪ 大采朝日，大采，五采之服；朝日，朝音潮；王

者春朝祭日之謂。禮云：「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即此制。 ⑫ 祖，識地德，祖，習也；識，知也；地德，古人以地能生產百物，養育

人民，爲地之德。習，知地德，修陽政也。 ⑬ 師尹，惟旅旅牧相，師尹，天子之相；惟旅，衆士；牧，州長；相，去聲，百官之長。 ⑭ 宣，布也；序

次第，謂宣布而次第推行之。 ⑮ 少采，夕月，少采，三采之服；夕月，王者秋暮祭月之謂。禮云：「天子常以秋分夕月於西郊。」即

此制。 ⑯ 大史，官名；大與大通，三代時爲史官及曆官之長。司載，謂司一年之日月星辰，觀其依常度與否。 ⑰ 糾，察也；虔，音

乾，敬也；天刑，猶言天罰。敬，察天罰，治陰教也。 ⑱ 監，視也；九御，即九嬪之官，主祭祀者。 ⑲ 禘，郊，禘，大祭，郊，是祭天的禮。粢，音

香，黍稷，盛音成，黍稷在器曰盛。 ⑳ 業命，事業與命令。 ㉑ 國職，國家之事。 ㉒ 典刑，常法。 ㉓ 愒，淫，猶言怠荒。愒，音滔

怠慢。 ㉔ 庄，讀若七，治也。 ㉕ 貫，事也。 ㉖ 即日，日出而作。 ㉗ 即日，入而息。 ㉘ 玄統，玄，黑色；統，音統，懸瓊之繩，垂於

冠之兩旁者。 ㉙ 紘，紘，音宏，結於領下。紘，音延，冕上覆之版。 ㉚ 內子，古稱卿之嫡妻；大帶，古祭服用帶，有革帶大帶之分，

革帶以繫佩，大帶加於革帶之上，合帛爲之。 ㉛ 命婦，婦人受封號者之稱；古稱大夫之妻爲命婦。祭服，祀天及其他祭禮所

用之服。 ㉜ 列士，上士。 ㉝ 庶士，下士。 ㉞ 社，春祭名。賦事，布農桑之事。 ㉟ 烝，冬祭名。獻功，告事之成。 ㊱ 績，功也。

㊲ 愒，過失，罪也。 ㊳ 淫，心舍力，謂放縱其心而舍棄其力。 ㊴ 下位，下大夫之位。 ㊵ 冀，望也；而，汝也；修我，猶言修

己也。 ㊶ 胡，同何。 ㊷ 志，同誌。 ㊸ 不淫，不是放縱無度。

【語體】公父文伯退朝回來，去朝見他的母親。他母親正在績麻。公父文伯道：「像我這樣的人家，做主母的，還要績麻，怕要觸犯季孫的怒氣呢！也許以爲我不能服事母親麼？」（敍敬姜猶績，公父不以爲然。）

他母親嘆息道：「魯國怕要亡了罷？叫沒有知識的孺子做官，却還沒聽得過大道呢。你且坐下，讓我告訴你吧。」（子言家，母却歎國所見者大。）

「從前聖王處理百姓的方法，是選擇了瘦薄的地方，叫他們居住，勞苦他的百姓，再去利用他，所以常常能夠治理天下。要知道百姓勞苦了，那末便要思想着思想了，那末善心便可發生了。安逸了，那末就要放縱起來；放縱了，那末就要忘了善心；忘了善心，那末就要發生惡心了。肥美地方的百姓沒有成材的，這就是放縱的緣故。瘦薄地方的百姓，沒有一個不向義理的，這就是勞苦的緣故。所以天子在春朝穿了采服祭日，和三公九卿習知地德；日中考察國家的政治，百官的事務，師尹衆士州牧國相宣布民事，依次推行；秋暮穿了三采的衣服去祭月，和司歷的太史，敬察上天的垂象；夜間監察九御，使他們潔奉祭祀的黍盛，然後自己睡覺。諸侯在朝上修天子的事業命令，日中考察國家的事務，晚上省察他的常法，夜間做戒百工，使他們沒有怠慢放蕩，然後自己睡覺。卿大夫朝上考察他的職務，日中講演他的庶政，晚上整理他的事業，夜間治理他的家事，然後自己睡覺。士人朝上受業，日中講事，晚上復習，

夜間省察過失，若是沒有什麼缺點，然後自己睡覺。從庶人以下，天亮做事，晚上休息，沒有一天是可以怠惰的。王后親織黑色的帽上懸瑱之繩，公侯的夫人，再要加做紘綖，卿的妻子，做大帶，大夫的妻子，做祭服；烈士的妻子，再要加做朝服；從庶人以下，都替他丈夫做衣服。春祭向神布農事，冬祭向神告成功，男女各自陳述功績，若是有了過失，便有刑罰，這是古時的制度啊。君子勞心，小人勞力，這是先王的教訓啊。從上一直到下，誰敢放蕩他的心思，廢棄他的力氣呢？（通體只以勞字為主，自天子、諸侯、卿大夫、至士、庶人、自王后、夫人、內子、命婦、至士、庶民妻，無一人，一日，一時之不勞。）

「現在我是寡婦了，你又在下大夫的職位，就是朝夜做事，還怕忘了先人的事業；況是怠惰，怎可以避去刑罰呢？我希望你朝夜自勉道：『一定不要荒廢祖宗的事業！』你現在卻說：『爲什麼不自安逸？』照這樣去做國君任命的官，我恐怕穆伯快要絕祀了！」（說到己家情形，以見當加倍習勞。）
仲尼聽見敬姜的話，便道：「諸弟子記着！季氏的婦人，可以算得不放蕩了。」（以孔子贊語作結。）

叔向賀貧

國語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
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

德行順其憲則，^⑤使越^⑥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⑦以正晉國。行刑不疚，^⑧以免於難。及桓子，^⑨驕泰奢侈，貪欲無藝，^⑩略則行志，^⑪假貨居賄，^⑫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⑬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于難，而離^⑭。桓之罪，以亡于楚。夫卻昭子，其富半公室，^⑮其家半三軍，^⑯恃其富寵，^⑰以泰于國，^⑱其身尸于朝，^⑲其宗滅于絳，^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㉑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惟無德也。今吾子有欒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一宣子拜稽首，^㉒焉曰：「起，^㉓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㉔之；其自桓叔，^㉕以下，嘉^㉖吾子之賜。」」

【註釋】

① 叔向，晉大夫，羊舌肸之兄。韓宣子，晉卿，名起。

② 從，隨也；二三子，指晉之卿大夫。謂無供給賓客往來之費，難以

隨於卿大夫之後。

③ 欒武子，晉卿，名書。

④ 一卒之田，百人爲卒，古者一夫授田百畝，蓋萬畝也。

⑤ 宗器，祭器，謂其所居之官

貧不能備祭器。

⑥ 憲則，法制。

⑦ 越，發揚。

⑧ 懷之，歸向。

⑨ 疚，音救，心有所苦。

⑩ 桓子，欒武子之子，名廩。

⑪ 無藝，無極。

⑫ 謂忽略略憲則而行其貪欲之志。

⑬ 假，借也，物之可以易財者皆曰貨。賄，財也。借貨蓄財，言其貪而無德。

⑭ 離，懷子，欒

廩之子，名盈。

⑮ 離，同罹，遭也。

⑯ 卻昭子，晉卿，名至。公室，公家。

⑰ 三軍，古時大國之制有三軍。⑱ 寵，尊榮。⑲ 謂

驕慢于國。

⑳ 尸於朝，謂既刑之後，陳其尸於朝以示衆。

㉑ 絳，晉舊都，在今山西新絳縣北。

㉒ 八郤，郤氏八人；五大夫

郤文、郤豹、郤芮、郤穀、郤溱，五人皆爲晉大夫；三卿：郤錡、郤至、郤犇，三人皆爲晉卿。○稽首，拜頭至地，拜中最重。書經舜典，「禹拜稽首。」稽，音啓。○起，宣子自稱其名。○專，獨也，言非一人所獨受。○桓叔，韓氏始祖，爲晉文侯之弟，名成師，生子萬，受韓地爲大夫，其後遂以韓爲氏。○嘉，以爲美善，猶稱讚之意。

【語體】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愁窮困，叔向反慶賀他。宣子道：「我有『卿』的虛名，卻沒有卿的實在，不能跟從晉國的卿大夫，我所以很是憂愁。你卻反來賀我，是什麼緣故？」（韓宣子問叔向賀貧之故。）

叔向答道：「從前欒武子沒有百人的田產，因此他所居的官，不能完備他的祭器；可是他能宣布德行，順從那些法則，使名譽發揚到諸侯那邊；諸侯都親近他，戎狄都感念他，因此安定晉國。行法不愧，解脫了自己的禍難。到了桓子驕傲放肆，奢華侈靡，貪心不足，慾望無極，藐視法制，違意行事，借貸歛財，看起來應該是受禍難了；可是靠着武子的遺德，因此能保全到死。到了懷子力改桓子的行爲，並且修整武子的遺德，這是該脫禍難了；可是遭了桓子的罪孽，仍不免逃到了楚國。郤昭子的富有，抵得過半個晉國，他的家臣室老等人，抵得過三軍的一半。依靠着他的有錢和尊榮，因此很驕慢於晉國。結果他的身子，不免被人陳尸於朝；他的同族，不免被人殺滅於絳。不然，那八個姓郤的，五個做大夫，三個做卿，官職要算很大了；可是一朝被滅，沒有一個人去可憐他，就是他沒有德行的緣故啊！現在你有欒武子

的窮困，我以為必能行他的德行了，所以慶賀你。若是不憂德行的不立，卻愁錢財的不足，那我要弔你還來不及，要來賀你做什麼呢？（直舉變卻作證，以見「貧而有德」之可賀，「富而無德」之可憂。若徒憂貧，可弔而不足賀。）

宣子便跪拜頓首道：「我快要滅亡了，全仗你的說話，得以保存。這樣的恩惠，不但我一個人承受，就是從我們韓氏的祖宗桓叔以下都拜受你的恩惠！」（先言可以保身，結變武子一段；次言可以全族，結卻昭子一段。）

王孫圉論楚寶

左傳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于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

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于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一聞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鴛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註釋】 ①王孫圉，楚大夫。 ②定公晉君，頃公子，名午，饗大宴賓客。 ③趙簡子，晉大夫，名鞅，鳴玉，鳴其佩玉，相摺也，主人使接賓者。 ④白珩，楚之美佩玉，簡子欲自炫其佩玉，故以楚子白珩為問。珩，音衡。 ⑤幾何，猶言若干，簡子問白珩之價，所值若干。 ⑥觀射父，讀若貫亦甫，楚大夫之賢者。 ⑦謂善於辭令。 ⑧口實，猶言話柄。 ⑨倚相，楚左史名。 ⑩訓典，先王之書。 ⑪敘次第，百物，百事。 ⑫善敗，猶言善惡。 ⑬業，功烈。 ⑭說，與悅通。 ⑮欲惡，猶言好惡。 ⑯又有蔽句，蔽，音叟，大澤雲，即雲夢，在今湖北安陸縣南，逆相屬，水中有地可居者曰洲，徒洲其名也。雲夢連屬徒洲，故合言之。 ⑰箭，小竹。 ⑱賦，兵賦。 ⑲不虞，意外之患。 ⑳好相善。 ㉑皇神相之，皇神，大神相，去聲，助也。 ㉒玉，祭祀之玉，庇廕，覆護，嘉穀，好穀。 ㉓憲，法也；臧否，善惡。古人卜則用龜，故言能以占善惡之法。否，音譬。 ㉔珠之美者，能避火。 ㉕古稱金屬之物皆曰金，如刀劍戈矛之類，皆所以禦兵亂者。 ㉖備財用，如金木竹箭龜珠齒角皮革羽毛之屬。 ㉗譁鴛，聲喧，指鳴玉聲。 ㉘蠻夷，楚之始祖熊繹，封於荊蠻，故自稱蠻夷，謙辭也。

【語體】 王孫圉聘問於晉國，定公請他喝酒，晉大夫趙簡子做陪客，擊動在身上掛着的玉，問王

孫圉道：「楚國的白珩還在麼？」（敘趙簡子鳴其佩玉以相禮，有意炫耀。）

王孫圉答道：「還在。」簡子道：「這種寶貝，值價多少呢？」王孫圉道：「那並未當做寶貝，楚國所當做寶貝的，有個觀射父，善於辭令，差到諸侯那裏，使人不會把我君做話柄。還有個左史倚相，能說先王的書，以整理百事，早晚把善惡說給我君聽，使我君不忘先王的功烈；還能上下取悅於鬼神，迎合他們的好惡，使神明沒有怨恨楚國。此外再有個大湖叫雲夢，連屬徒洲，是金、木、竹、箭、龜、珠、齒、角、皮革、羽毛等產生的地方，用牠供給兵賦，防備意外之患，並用牠供給幣帛，奉獻於諸侯的。對於諸侯友好，在具備幣帛之外，再加用辭令去開導他；有了意外的防備，再加大神來幫助他；那末我君可以不致得罪諸侯，國也就保得住了。這纔是楚國的寶貝啊！至於白珩，實是先王的玩物，算什麼寶貝呢？」（言楚國所寶的唯賢人，實是全篇主論。而着眼在雲夢、徒洲、因藪、澤鍾美，皆可用，自當爲寶。正與玩好無用的白珩緊照。）

「我聽說國家的寶貝只有六種罷了：通理明達的人，能夠制議百事，幫助國家，那就要當寶貝看；他祭祀的玉器，可以保護好穀，使得沒有水旱的災，那就要當寶貝看；牠大龜可以用以占卜善惡的法則，那就要當寶貝看；牠珠可以防禦火災，那就要當寶貝看；牠金屬可以防禦兵亂，那就要當寶貝看；牠山林湖澤，可以供給財物，那就要當寶貝看；牠至於譁囂佩玉的美，楚國雖是蠻夷，也不能當做寶貝呢。」（又言國之大寶，皆可資之爲用；跌到不寶譁囂之美。）

諸稽郢行成於吳

國語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戒，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于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于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于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于越也，絜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陲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頰于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

以鞭箠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②焉。句踐請盟：一介③嫡女，執箕帚以咳④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⑤春秋貢獻不解⑥於王府。⑦天王豈辱裁⑧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搢⑨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⑩越國，以明聞于天下，而又刈亡⑪之，是天王之無成勞⑫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⑬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⑭焉。」

〔註釋〕

①魯定公十四年，吳伐越，越敗之於檣李，闔廬傷足而死。後三年，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檣李之役。越大夫文種求成於吳，吳許越成。至是，吳又起師伐越。

②逆，迎也。

③申胥，即伍子胥，本楚人，姓伍，名員，出奔於吳，吳子與之申地，故又號申胥。

④簡服，訓練。

⑤挫，敗也。

⑥百夫決拾，百夫百人決，以象骨爲

之，射者著於右手大指，用以鈎絃之物。拾，以皮爲之，射者著於左臂，如今之護袖。喻二子善於用兵，衆心化之。如一人善射，而百夫競著決拾以效之。

⑦言戰勝吳國未可必也。

⑧素，豫也，即先行之意。

⑨履，行也。

⑩授命，致命。

⑪戎，兵士。

⑫約辭，卑辭，行成，請求和平。

⑬伯，同霸。

⑭罷，通疲。

⑮天尊之食，謂天祿盡。

⑯安受其燼，燼

音進，餘也。言天之所棄，吾乃取天之餘。

⑰言吳更無天命。

⑱諸稽郢，越大夫，郢音影。

⑲得罪於天王，得罪，檣李之役，傷闔廬之足，天王尊稱。

⑳孤，棄也。

㉑謂破越而不取。

㉒緊，讀若衣，是也。

㉓申，重見也。

㉔邊陲，邊疆。

㉕諸侯之大夫曰老，猶言二三之臣。

㉖親委重罪，委任也，言自任大罪。

㉗頓顙，叩首而以額及地。言叩首請罪于邊境。

㉘一介，一个。

㉙執箕帚以咳，箕帚

音燭，聚也。

㉚殘伐，即殺伐。

㉛鞭箠，二物名，均擊馬之策。

㉜寇令，禦寇之令。

㉝一介，一个。

㉞執箕帚以咳，箕帚

賤役，咳，今作該或賅，備也。曲禮：「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今乃納女於吳之意。

謂爲官豎之屬，而隨嬪妃之後。①②解與懈同，怠也。③④王府、王之府庫。⑤⑥裁、量度。⑦⑧搃、音骨、搃也。⑨⑩封植、培植。⑪⑫刈亡、剪伐而去之。⑬⑭成勞、猶言成功。⑮⑯實、信也。⑰⑱越服吳爲利，吳捨越爲義。言請吳王執持着利，量度着義。

【語體】吳王夫差起兵攻打越國，越王句踐起兵迎戰於江邊。大夫文種就獻計道：「吳國和越國，惟有天所命令，君王不必去戰。那伍子胥華登訓練吳國的壯丁披甲執戈打仗，從沒有過小敗。一人善於射箭，百人競爭着拉弓弦去效法他。這樣說來，要想打勝吳國，恐怕未可必的。凡是謀畫一個計策，必須預先見到可以成功的地方，然後照着做去；斷不可以貿然送死的。王不如設兵自衛，卑禮求和，使他百姓快樂，因此驕傲吳王的心。我們就可向上天占卜這件事：上天若是棄掉吳國，一定許我求和，不把我们放在心上；他將寬泰地有霸諸侯的心思了；他要霸諸侯，必定要疲乏他的百姓。那末天祿就完了。我們取天賦吳國的剩餘，吳國便沒有天命了。」（文種欲廣侈吳王之心，是獻謀主意。）

越王允許了，便叫諸稽郢到吳國去求和，說道：「我君句踐使我到此，不敢公然獻上財物行禮，只敢私下來告訴您的下執事們道：『從前越國得罪了天王（指樛李之役）天王親自出來打敗我們（謂敗越於夫椒）因爲心棄句踐，却仍赦免了他。君王的對於越國好像將死人變做活人，白骨加上肌肉一般。我既不敢忘天災，豈敢忘君王的厚賜麼？現在句踐重見災禍，實是自己的不好。草野的人，豈敢忘掉天王的大德，想念邊疆的小怨，以致再得罪您那些下執事們。句踐因此領了二三個臣子，親來承認

大罪，叩頭邊地。現在君王不察，很生氣地領兵來打越國。越國本是貢獻的地方呀，君王不用鞭子驅使他，卻使兵士來攻打他，猶如命令他們禦寇一般。句踐請求和我盟好，一個嫡女，叫他執箕帚，住在你的王宮做妃嬪；一個嫡男，叫他捧盤匱，跟在妃嬪之後。每逢春秋貢獻，決不怠忽地送到君王的府庫。這豈是天王自己要這樣，也無非是征服諸侯之禮啊。俗語有句話：「狐既埋葬他，狐又發掘他，所以到底沒有成功。」現在天王既已封殖了越國，已明明白白地聽聞於天下了，卻又去滅亡他，這是君王的沒有成功。雖四方的諸侯，恐怕也不敢信以事吳了。」因此敢使我下臣來說這幾句話。請天王執持着利，量度着義，對於利義兩方，細細地考慮纔好。」（諸稽郢行成之詞，雖只是廣侈吳王之心，其中如不敢忘天災，自強之心已露；狐搢無成功，藐吳之意已見。巧詞玩弄，獨惜夫差許之耳。）

申胥諫許越成

國語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于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懼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吳國於股掌

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于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爲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一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于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

【註釋】 ①孤、王侯自謙之稱。 ②成、和平，下同。 ③而無拂吾慮，而汝也；拂，逆也；慮，謀也。 ④改，謂改從前之行，而誠心事。

吳。 ⑤反同返，謂伐齊而返。 ⑥振旅、兵歸而整陣。 ⑦申胥，伍子胥。 ⑧彊，同強。 ⑨卽文種。 ⑩還玩，還

音旋，轉也。玩，弄也。言視吳如小兒，操縱極易。 ⑪蓋，尙也。 ⑫婉約，委婉而卑約。 ⑬從逸，從同縱。放縱而逸樂。 ⑭諸

夏，春秋時吳爲蠻夷之邦，故名其餘之國爲諸夏。 ⑮鈍弊，鈍，不利弊；困。 ⑯離落，人心離叛。 ⑰憔悴，困苦。 ⑱燼，音

進，餘。 ⑲炎炎，隆隆日上貌。 ⑳及，適當其時。言此時吳勢未衰，猶可與越戰。 ㉑虺，音卉，小蛇。 ㉒奚隆於越，何尊於越

進，餘。 ㉓音曆，豈字之意。 ㉔同耀，言無越，則何以張耀吾軍勢？ ㉕諸稽郢，越大夫。 ㉖口血未乾，古人歃血爲盟，曰

未乾者，極言盟之近。乾，音干。 ㉗荒，空。

【語體】吳王夫差于是告許多大夫道：「我想去伐齊國，我將先允許越國的求和，你們不要違逆我的計謀！若是越國既已改去從前的行爲，誠心服事我，我還要求他什麼？若是不改過，等我伐齊回來，再整陣去打他就是了。」（吳王夫差全不以越爲意，將許越成。）

伍子胥諫道：「這是不可允許的！要知道越國並非真心愛好我吳國呢。又並非畏懼我兵士的強悍呢！大夫文種勇敢而又善于設謀，想轉弄吳國在他股掌之上，因此得逞他的心意做去。他本知道君王是尙威武好勝的。所以卑遜他的說話，來放縱逸樂君王的意志，使逞志淫樂於諸夏之國，而傷害了自己；再使我們的甲兵不利，百姓困疲，心思離散；一天困苦一天。他這纔安受天賦吳國之餘。那越王是個好信愛民的人；四方歸服。五穀豐登，大有蒸蒸日上的樣子。這時候，還可和他一戰。蛇在小時不除掉牠，到了大時，將怎麼樣呢？」（伍子胥諫以不可，與上篇文種之謀，句句暗合，英雄所見略同。）

吳王道：「你爲什麼這樣看重越國，越國豈是值得大大地顧慮呢？若是沒有越國，那麼春秋兩季，怎麼張耀我的軍士呢？」便允許了越國的求和。（夫差蓋威好勝，廣侈已極，雖有百諫，終不能聽。）將要訂盟的時候，越王再差諸稽郢辭謝道：「把盟誓算做有益的麼？那麼上次盟誓，口血未乾，可以結信了。把盟誓算做無益的麼？那麼君王廢去用兵的威武來要結盟約，爲什麼看重鬼神而看輕自己呢？」吳王就允許他，光是和好，並不盟誓。（越王既使諸稽郢請盟，又使辭盟，真旋玩吳於股掌之上。）

春王正月（隱公元年）

國語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一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于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一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一

【註釋】○元年，人君即位之第一年。指魯隱公元年。○文王，周始命之王，即西伯昌。○王正月，歲之首月爲正月；王者

受命，必改正朔，故曰王正月，以別於夏商之時。○大一統，混一中國者爲一統；王者受命，改正朔以統天下，令旬服、侯服、賓服、要

服、荒服，皆奉之，故曰大一統。○公，魯隱公。○公將平句，平治也；反，還也；桓、桓公，隱公異母弟。言隱公欲平治魯國，而歸政於桓

公。○謂桓公年少而嫡出，蓋其母仲子爲魯惠公之夫人。○謂隱公年長，而其母聲子爲魯惠公元妃孟子之姪娣，乃庶出也。

○國人無從分別。○扳，本作攀，援也。○辭立，謂辭却諸大夫之扳而立之。○則未知句，因是時公子非一，而桓又年少

故也。○^①相輔也。諸大夫欲立隱，其不能輔年幼之桓可知。○^②立適以長不以賢，適與嫡同，正室也。謂立嫡夫人之子，當輪年歲之長幼，不問其賢不賢。○^③立子以貴不以長，謂立左右媵及姪娣之子，當論其母秩次之貴賤，不問其子年歲之長幼。

【語體】怎麼叫做元年？就是國君即位的第一年。怎麼叫做春？就是一年的第一季。王字指誰說的是指文王說的。為什麼先說王而後說正月？是王者受命必改正朔，這個正月是文王所定的意思。為什麼叫做王正月？是王者受命改正朔，天下都奉行的意思。（是一部春秋中元年春王正月總註。）

隱公為什麼不說即位？這是成全隱公的意志。成全隱公什麼意志呢？隱公想在平治國家以後，仍把政事歸還桓公。為什麼要歸還桓公呢？因為桓公年幼而貴，隱公年長而賤，他們尊卑的名分很微，國人無從分別；隱公年長又賢，許多大夫援附隱公，立他做君；隱公假使辭讓，那時公子很多，桓公又年幼，不一定是可以立做國君的。並且桓公如其立做國君了，那末恐怕許多大夫也不能誠心幫助他呢。所以隱公的做君，實是爲着桓公將來做君的地步。（申說隱公平國，欲返之桓之意。）

隱公年長又賢，為什麼不應該立呢？立嫡從長不從賢，立子從貴不從長。桓公怎麼算貴？因爲母貴的緣故。母貴了兒子怎麼也貴？兒子因了母貴，就此可以做君，母親因了兒子做君，也就貴了。（因隱桓而表揚「立子」之義。）

宋人及楚人平（宣公十五年）

公羊傳

外平不書，^①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②也。一何大其平乎已？莊王圍宋，^③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④乘堙^⑤而闚^⑥。宋城。宋華元^⑦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⑧華元曰：「憊^⑨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⑩司馬子反曰：「嘻，^⑪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⑫使肥者應客，^⑬是何子之情^⑭也？」^⑮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⑯小人見人之厄，則幸^⑰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⑱司馬子反曰：「諾，勉之。」^⑲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⑳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㉑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㉒而止。」^㉓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

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於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一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 貶。○○ 曷爲貶？平者在下。○○ 也。一

【詳釋】○外平不書，魯史的記事，對於他國稱外；外平者，他國與他國平，非關魯事，故不記。○已，指宋華元、楚子反，對君而言。

○莊王圍宋，莊王、楚君，僭稱王，名族，謂以兵循環繞其城。○司馬，官名，子反，即公子側。○埋，音因，土山。○闕，同窺。○華元、

宋大夫。○問宋之國中如何情形，下面莊王曰何如同。○憊，讀若敗，疲極。○析，分割，骸，音諧，屍骨，炊，音吹，以火熟之。○嗜，

怨嘆聲。○柑，同鉗，以木銜馬口，秣，音末，飼也。言被圍者飼馬時，使馬不得食，以示有蓄積之意。○使肥者應客，言使肥馬

爲客所見，以示飽足。○情，實也，猶言真情。○厄，同阨，於，憐也。○幸，冀也，猶幸災樂禍之意。○勉之，令其勉力堅

守。○反同返，謂歸報於莊王。○區區，小也。○舍而止，命子反宿而處此。○其稱人何，謂子反、華元皆大夫，何以

稱宋人及楚人。○貶，諷刺，春秋以一字爲褒貶，諱子反、華元之擅專。○在下，言不在君而在大夫。

【誘體】關於他國和平的事情，是不記載的，這裏爲什麼要記載呢？因爲稱贊這回的和平全在華元與子反二人自己做主促成成功的。（提出一篇主意。）

怎麼全在華元與子反呢？楚莊王圍攻宋國，兵士只有七天的糧食了；吃完這些糧食，如再不勝，就要棄掉宋國，領兵回去；所以差司馬子反登上土山上去偷看宋城。宋國的華元也登上土山，出來見他。司馬子反道：「您貴國的情狀怎麼樣？」華元道：「疲極了！」子反道：「疲到什麼樣子？」華元道：「交換

兒子做食物，分割屍骨煮了吃。」子反道：「唉！真的疲極了！不過我聽得人家說：『受圍的人，往往飼馬的時候，用木銜住馬口，使不得食，表示已經吃得飽；又使肥馬出來應客，表示很有蓄積，十分飽足的樣子。』您怎麼肯告訴我實情呢？」華元道：「我聽得人家說：『君子看見人家的困苦，那麼就可憐他；小人看見人家的困苦，那麼就對他反覺慶幸。』我知道您是君子，所以肯把實情告訴您的。」子反道：「是的，您們再勉力堅守吧！我們的兵士也只有七天的糧食了，吃完這些糧食，如再不勝，就要棄掉回去了。」說罷，拱了一拱手，就此告別了，回到莊王那裏。（敍華元子反會見實情，華元全以君子二字感動子反，及子反回報楚莊王。）

莊王問道：「怎麼樣？」子反道：「疲極了！」莊王道：「疲到什麼樣子？」子反道：「交換兒子做食物，分割屍骨煮着吃了。」莊王道：「唉！真的疲極了！不過我現在一定要取了牠，然後回去呢。」子反道：「不可。我已告訴了他，我們只有七天的糧食了。」莊王發怒道：「我叫你去偵伺他，你爲什麼要告訴他？」子反道：「那很小的宋國，尙且有不肯欺人的臣子，楚國豈可沒有的麼？我所以告訴他的。」莊王道：「是的，請你宿着留在這裏吧！雖是我們糧食缺乏，我仍要取了牠然後回去呢。」子反道：「那麼請您留在這裏罷！我要回去了。」莊王道：「你丟掉我回去，叫我同誰住在這裏呢？我也跟你回去罷！」便領了兵，大家回去了。所以君子稱贊這回的和平，全在華元與子反。（子反全以不欺二字感動莊王。）

他們都是大夫，爲什麼稱他是人呢？這是諷刺他們的意思。爲什麼要諷刺他們？因爲這回的和平，不在君王而在大夫的緣故。（結出主意，又貶其專。）

吳子使札來聘（襄公二十九年）

公羊傳

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一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迨，○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尙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卽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一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

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一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一

〔註釋〕○首句，春秋書吳，向僅稱國，不言其君與大夫，以見不與同中國之意。○賢善之也，猶贊美之意。季子卽季札。

○讓國，吳王壽夢欲傳國于季札，壽夢死，季札讓國于兄而不受。○諷，餘祭、夷昧、三人，皆壽夢子，季札兄。祭音債。○進音罕，倉猝之意。○悔咎也。○之，輪到。○謂出使而不歸，因讓國故也。下同。○僚，夷昧之子。○長庶，言於三君衆子之中爲最長。

○卽之，卽位爲君。○使而反，出使而歸，因僚既立，國有君故。反同返。○闔廬，諂之子，卽公子光。○我宜立者，闔廬

爲諂之子，諂爲壽夢之長子，論立嫡以長之道，則諂之後，宜立闔廬爲君。○惡音烏，何也。○專諸刺僚，專諸，春秋時刺客，

時爲吳之膳夫，行暗殺，僚嗜炙肉，專諸置匕首於魚腹中，進而刺之。○篡奪取。○延陵，地名，吳之下邑，在今江蘇武進縣。

○謂不入吳之國都。○謂不以一事之美，而遽以爲滿足。○許人臣者句，謂稱許人臣者，必以人臣目之。○許人子者句，謂賢季札而稱名，所以使其不忘爲吳之子。

【語體】稱吳國沒有君，沒有大夫的，這爲什麼有君有大夫呢？贊美季子呀，有什麼可以贊美季子呢？讓國呀。（讓國二字，括盡全篇。）

他讓國是怎麼樣？諂，餘祭，夷昧和季子，同母的有四兄弟，季子最小卻有才能，兄弟都愛他，大家都

要立他做君。謁道：「現在若是倉猝間把國家讓給季子，季子仍舊不受的。我想請大家不要傳給兒子，要傳給弟弟，弟兄輪流做君，就可將國家讓給季子了。」大家都道：「好的。」所以這幾個做君的，都不怕死，有勇氣，飲食必禱告道：「上天如果有我吳國，那快些把災禍加在我的身上。」所以謁死了，餘祭做君；餘祭死了，夷昧做君；夷昧死了，國家就應當傳給季子了。季子因此出使他國，躲避不肯回來。有個叫僚的，是庶子中最長，便卽了這君位。季子聽得僚既做君，就回到吳國，以君禮待僚。（寫兄弟皆欲以國與季子，故弟兄迭爲君，而季子終以國讓其兄之子僚。）

闔廬道：「先君所以不把國家傳給兒子，卻傳給弟弟的，都是爲了季子的緣故。如其聽從先君的命令呢，那麼應當把國家傳給季子；如其不聽從先君的命令呢，那麼應當立我。僚怎能做君呢？」於是差專諸刺死僚，卻把國家讓給季子。（謁之子闔廬弑僚，以致國乎季子。）

季子不受道：「你殺吾君，我受你國，這是我和你通同奪取了；你殺吾兄子，我再殺你，這是父子兄弟互相殺害，終身沒有停止的時候了。」因此他就到了延陵，終身不回到吳國都城。所以君子因爲他不受國就稱爲義，因爲他不殺闔廬就稱爲仁。（季子不受，以國讓闔廬——收完讓國事。）

既是贊美季子，那末吳國怎麼有君有大夫呢？因爲季子做了臣子，應當有君的了。札是什麼？吳國季子的名字呀。春秋凡是賢人不直寫名字，這爲什麼直寫？因爲對於夷狄，不能稱許他一件美事，就可

算是美足的。稱季子既是贊許他了，還有什麼不滿意呢？因為贊許人臣，必以人臣稱他；贊許人子，必以人子稱他。贊美季子而稱他的名字，所以使他不忘爲吳國的臣子啊。（闡發經義，一字不漏。）

鄭伯克段于鄆（隱公元年）

穀梁傳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一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一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一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一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一

【註釋】

①段，卽共叔段，莊公弟。徒衆，言擁兵多也。

②鄭伯，卽莊公。

③世子，天子諸侯之長子；母弟，同母之弟，目，稱也。凡

殺世子與同母之弟者，皆稱其君。④因爲經文稱鄭伯。

⑤謂段恃寵驕恣，貪欲無厭，失爲子與爲弟之道。⑥賤段而甚鄭伯，

不稱公子及弟，是賤段也；賤段，卽是極言鄭伯之罪。

⑦處心，存之於心；積慮，積之於念。謂段之不義，皆鄭伯平日處心積慮以養

成之。⑧成于殺，猶言致之於死地，而不救他。

⑨鄆，音煙，鄭邑名，在今河南鄆陵縣。

⑩取之其母句，其母，指武姜；懷中，猶言胸

前；爾，語助詞。言鄭伯之殺段，乃恨武姜之愛段惡己，故段雖奔入於鄆，而猶若取之其母懷中而殺之。

⑪緩追，不窮追，逸，放也；

賊，謂作亂者。

⑫親親，親近其所親之人。

【語體】「克」是什麼就是能夠的意思。能夠什麼呢？能夠殺呀。爲什麼不說殺？因爲段有兵衆，不容易殺他呀。（解釋「克」字。）

段是鄭伯的弟弟。怎麼知道是他的弟弟呢？凡是殺死世子和同母弟的經文上都稱君；因爲現在經文上稱「鄭伯」，就可知道他是弟弟了。段既是弟，卻不稱弟；既是公子，卻不稱公子；這是刺貶他的意思。因爲他失了做子弟的道理了，賤段就是極言鄭伯罪惡的意思。極言他什麼罪惡？極言他平日處心積慮，要致弟子死地呀。（解釋鄭伯克段。）

說「于鄆」表示路遠；不啻說鄭伯取自他母親的懷中，去把段殺死。這是極言他罪惡的意思。（解釋「于鄆」）

這樣說來，那麼做鄭伯的應該怎麼樣？不要去窮追段，並且放掉他，那才是親親的道理呢？（爲鄭伯設處。）

虞師晉師滅夏陽（僖公二年）

穀梁傳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一虞之爲主乎。

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于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于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又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註釋】

○夏陽，魏邑，左傳作「下陽」，在今山西平陸縣。

○言晉師滅夏陽，虞未嘗出師。

○先晉，先之也；下同。謂虞

允假道給晉以伐虢，是先晉有滅虢之心。○主意旨所向，猶言主動。主動滅夏陽者，實晉，而今以歸之虞，卽公羊首惡之意。○虞

舜之先封於虞，故城在今山西平陸縣東北。周武王克殷，封虞仲於此。虢，周武王弟虢仲之封地，是爲西虢，故城在今陝西寶雞縣

東，平王東遷，西虢亦徙於上陽，號爲南虢，故城在今河南陝縣東南。春秋時，虞虢均滅於晉。塞，音寰，邊界地。○舉，攻取其城。○獻

公晉君文公之父，名詭諸。①荀息，晉大夫，即荀叔。②屈，地名，產生產乘，四馬曰乘，言屈地所產的良馬。③垂棘，地名，璧、玉之通稱，言垂棘所出的美玉。④虞居晉與虢之間，晉欲伐虢，必先經虞，故曰借道。⑤晉國之寶，指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⑥玉、馬、皮、圭、璧、帛、古皆稱幣。⑦廢，音救，馬棚。⑧宮之奇，虞之賢大夫。⑨達心而懦，達明也；懦，弱也；謂明達於心而懦弱于事。⑩謂自少生長于君處。⑪略，簡也；謂明達之人，所言不繁。⑫謂輕其言而不聽。⑬玩好，指馬與璧。⑭一國之後，謂在虢之後。⑮知與智同，下同。⑯昏亡則齒寒，喻休戚相關，如唇齒之切近。⑰挈其妻子句，挈，讀若乞，提攜；猶帶領之意。曹國名，姬姓，武王同母弟叔振鐸所封，即今山東定陶縣。⑱馬齒加長，謂馬之年加大。

【語體】不是國家，而春秋經上却說是滅，這是看重夏陽呀。虞國並沒有出兵，卻說是兵，這是什麼意思呢？因為他比晉國先有心，所以不可以不說是兵。他比晉國先有什麼心呢？因為主動去滅夏陽。夏陽是虞虢邊界的地方，滅掉夏陽，就可攻取虞虢了。（滅夏陽以虞為首惡。）

虞國的主動滅夏陽是什麼回事呢？那時晉獻公要想攻打虢國，荀息道：「您何不拿了屈地所出的好馬，垂棘所出的好玉，去借道虞國呢？」獻公道：「這是晉國的寶物。如其他受我禮，却不肯借我路，那麼怎樣是好？」荀息道：「這是小國所以事奉大國的道理。他肯借我路，一定不敢受我禮；如其受我禮而借我路，那末就和從中府取出寶物藏在外府；從中廐取出馬放在外廐，是一樣的。」獻公道：「但是有宮之奇在那裏，必不使虞君受這禮物的。」荀息道：「宮之奇的做人，心裏明達，卻很懦弱，並且自小就生長君處的。他既心裏明達，那末他的說話簡略懦弱，那末他就不能強諫；自小生長君處，那末他

就不能爲君所重視。況且玩好在耳目的前面，禍患在一國的後面，這一定要中智以上的人，纔能想到他。我料虞君，定是中智以下的人呢。」（說晉賂虞，欲假道以伐虢。）

獻公聽了，就借路攻打虢國。宮之奇進諫道：「晉國差來的使者，他的說話很是謙遜，禮物卻又厚重，一定對於虞國是不利的呢！」虞公不聽，便受他的禮，將路借給他。宮之奇再諫道：「俗語說：『嘴脣沒有了，牙齒就要受寒的。』那就是這個意思嗎？」便帶了他的妻子逃到曹國。（說虞公不聽宮之奇之諫。）

獻公滅了虢國，五年之後，再取虞國。荀息牽著馬，拿著玉，走到獻公前面道：「這塊玉仍是如此，不過馬的年紀是加大些了！」（說晉滅虢後，再滅虞。應首段「滅夏陽而虞舉矣」句。）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

檀弓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一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一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

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

【註釋】 ○檀弓禮記篇名。

○世子，天子諸侯的長子。獻公聽驪姬毒詐之讒，故將殺申生。

○重耳，晉文公名。

○蓋，同

盍，何不下同。

○驪姬，驪戎之女，獻公寵妃。言君非驪姬，則居不安。

○傷公之心，言明讒則姬必誅，是使公失所安，而傷其心。

○何行如之，言行將何往。

○狐突，申生之師傅。

○伯氏之言，伯氏，即指狐突。

魯閔公二年，獻公使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將戰，狐

突勸其奉身出奔，申生不能從。

○子少，言驪姬之子奚齊，年尚幼。

○圖，謀也，言爲君謀安國之計。

○稽首，拜之最重者，

拜時頭至地稽，音啓。

○恭亦作共，申生諡，言其自縊而死，適以陷親於不義，不得爲純孝，故僅諡之曰恭。

【語體】

晉獻公將要殺他的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對太子申生道：「你何不向君上剖明你的心

跡呢？」太子道：「不可。君上非驪姬，就不安于居；如果爲了我，殺死驪姬，這是傷了君上的心了。」（言

明其讒則姬必誅，是使君失所安而傷心。）

公子重耳道：「那麼你何不逃走呢？」太子道：「不可。君上說我要殺他呀。天下難道有無父的國

家麼？我逃到那裏去呢？」（言行將何往。——兩答俱見孝子深心。）

太子就差人去訣別狐突道：「申生有罪，便是不聽伯氏從前出奔的話，所以弄到死了。我不敢愛惜我的死；不過君上年紀老了，所寵愛的兒子，年紀又小，將來國家的患難正多。伯氏如不出來，替我的

君上打算安國的主意，那就罷了；伯氏如果肯出來替我君上打算的，那麼我就像身受伯氏的恩惠一樣，死了也甘心的。」就拜了兩拜，並且頓首到地。自盡死了，因此稱他叫恭世子。（申生與師傅狐突訣別，言國安則雖死亦受惠。——按：因陷親不義，不得為純孝，故但得諡為恭。）

曾子易簣

檀弓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一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註釋】 ①首句，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寢，臥也，疾病，病劇將死。言曾子臥病而將死。 ②樂正子春，曾子弟子。 ③曾元、曾申，

二人俱曾子之子。 ④童子，未冠者之稱，隅，邊側之地，執燭，因時在夜之故。 ⑤華，美觀，言繪飾之有文采者。晄，音莞，美好貌。言其

節目之平滑而有光澤。 ⑥簣，音貴，席也。 ⑦止，禁止，謂禁止童子使勿言。 ⑧瞿然，心驚貌。 ⑨呼，發聲而欲問之詞。 ⑩然，應

言。曾子識童子之意，故應之。⊙季孫、魯大夫季孫氏。⊙未之能易，言病不能易之。⊙革、音級，急也。⊙變、動也。

⊙幸而至於旦，幸冀也；且，天明之時，謂望至天明。⊙彼，指童子。⊙細人，器小之人。⊙姑息，苟容取安。⊙謂吾

再頭希望什麼呢。⊙得正而斃，謂得正道而沒。⊙已，畢也。⊙反，同返。

【語體】曾子臥病在牀上，病勢很沉重。樂正子春坐在牀下，曾元曾申坐在腳邊；小孩子坐在屋角，手裏拿了一枝蠟燭。（敍樂正子春及曾元等侍疾情形。）

小孩子道：「美麗得很呀！大夫的席子呀。」子春道：「住口！」曾子聽得了，似乎很吃驚的樣子道：「哦！」小孩子又道：「美麗得很呀！大夫的席子呀。」曾子道：「不錯！這是季孫賜給我的。我現在自己坐不起來，不能把他換掉。元兒可扶我起來，替我換去這席子。」曾元道：「父親的病很重，現在不可以動，幸而希望等到天明，我要好好地請父親坐起來換掉他。」（敍童子曾子與曾元問答情形。）

曾子道：「你的愛我，卻不如他。君子的愛人是用德；小人的愛人是只顧眼前的寬容人家，使人舒服就算了。我還要希望什麼呢？我能夠死得端端正正，這就算完畢了。」（曾子臨終，精神不亂，足徵守身之學。）

曾元就扶他起來，把這席子換去。再扶他睡到牀上，還沒睡好，就死了。（敍曾子易簀未安而沒，可謂得正而斃。）

有子之言似夫子

檀弓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于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註釋】

①有子，孔子弟子，名若。②問喪，問作聞。喪，失位；下同。

③參，曾子自稱其名。

④夫子，指孔子。

⑤子游，孔子弟子。

子，姓，名偃。

⑥甚，極也。平日孔子之門人，皆以有子之言爲似孔子，故子游聞曾子所告之言，而歎其似之極也。

⑦桓司馬，句。

桓司馬，卽宋桓魋，司馬，其官也。梓，音部，亦作柩，外棺。①靡，奢侈。②南宮敬叔，卽仲孫閱，魯大夫，孟僖子之子。反，謂失位去魯而返國。③載寶而朝，欲行賄於朝，以求復位。④貨，賄賂。⑤制于中都，制，猶造也；中都，魯邑，故城在今山東汶上縣西。魯定公九年，孔子爲中都宰，制定棺槨之法。⑥不欲速朽，言有棺槨之制，故知夫子非欲速朽者。⑦司寇，官名，魯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後因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遂行。⑧荆，楚之舊號。⑨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⑩申，再也。⑪冉有，孔子弟子，名求。⑫不欲速貧，言有行使之資，故知夫子不欲速貧者。

【語體】 有子向曾子問道：「你聽得夫子講過一個人失去官位以後，應該怎麼辦嗎？」曾子道：「聽見過的。失位了要快些貧窮，死了要快些腐爛。」有子道：「這不是君子的說話呢！」曾子道：「我是聽夫子說的。」有子又道：「這不是君子的說話呢！」曾子道：「我同子游大家聽得的。」有子道：「真的有這句話麼？想必夫子另有原因說的吧。」（敍有子與曾子關於夫子仕而失位之問答。）

曾子將這些話告訴子游，子游道：「有子的話，真很像夫子呢。以前夫子住在宋國，看見桓司馬替自己做石槨，做了三年還沒做成，夫子便道：『像這樣的靡費，死後不如快些腐爛的好呢。』死了快些腐爛這句話，是爲桓司馬說的。南宮敬叔失位回國，總是載着寶物，到朝裏去求復位的，夫子便道：『像這樣的行使賄賂，失位後不如快些貧窮的好呢。』失位了快些貧窮這句話，是爲敬叔說的。（子游解釋欲速朽速貧之故。）

曾子將子游的說話，告訴有子，有子道：「不錯！我原說這不是夫子的說話呢。」曾子道：「你怎麼

知道的？「有子道：「夫子做中都宰時，制定棺槨的法度，棺四寸，槨五寸；因此知道他並不要快些腐爛的。又從前夫子失了魯國司寇的官位，將要到楚國去，先差子夏前去，再差冉有跟着，因此知道他並不要快些貧窮的。」（有子自言所以知其不欲速朽速貧之故。）

公子重耳對秦客

檀弓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
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註釋】 ①秦穆公使人弔，秦穆公，秦君，名任好。弔，慰唁。重耳，即晉文公。 ②恆於斯，恆，常也；斯，謂此時。 ③儼然，矜莊貌。

④憂服，猶言喪服。 ⑤喪，讀去聲，失位。 ⑥孺子，嫡長爲後者之稱，獻公諸子，除世子申生，以文公爲最長，故穆公以是稱之。其語助詞，謀也。時文公在秦，勸其奔喪反國，以謀襲位。 ⑦舅犯，即狐偃，晉文公之舅。 ⑧喪人無寶，謂失位之人，無以爲寶。 ⑨仁親以爲寶，仁，愛也，謂惟愛親，乃所以爲寶。 ⑩謂父死是何等事。 ⑪謂於此時返國襲位，是以父死爲利。 ⑫而天下，謂若然，則天下之人，誰能解說我之無罪乎。 ⑬客，指穆公使來慰唁之人。 ⑭亡臣，出亡在外之臣。 ⑮與，參加。 ⑯或敢有他志，謂豈敢有變位之志乎。 ⑰以辱君義，謂辱君惠弔之意。 ⑱稽顙，居喪時拜客之禮，以額觸地。 ⑲不私，謂不再與客私言。 ⑳子顯，以致命，子顯，公子縶字，即穆公使來弔文公之人，顯當作鞮，致命，謂返命。 ㉑夫，語已，咏嘆之詞。

㉒未爲後，後，後嗣也。喪禮，先稽顙而後拜，乃爲後者謝客的敬禮。今文公未得爲獻公之後，故稽顙而不拜。 ㉓愛父，謂痛哀其父，故哭而起。 ㉔還利，謂不以得國爲利而遠之，故起而不私。

【語體】 晉獻公死了，秦穆公差了人來慰弔公子重耳，並且說道：「我聽得人家說：『亡國常在這時，得國也常在這時。』現在你雖莊敬地在喪服之中，但失位也不可太久，機會也不可錯過的呢。你自己打算打算罷！」（秦穆勉重耳奔喪返國，以謀襲位。）

重耳把這些話告訴舅犯。舅犯道：「你須辭謝他啊！失位去國的人沒有什麼寶物，只有仁愛思親纔是寶物。父死是何等大的一回事，又要趁此打算得國，那麼天下的人，誰能解釋我是無罪呢？你須辭謝他啊！」（舅犯教以辭其相勉返國謀襲位之命。）

公子重耳回答客人道：「君上弔慰亡臣重耳，以亡臣身喪父死，不能參預哭泣的悲哀，引爲君上

謝他啊！」

謝他啊！」

謝他啊！」

謝他啊！」

謝他啊！」

謝他啊！」

謝他啊！」

謝他啊！」

謝他啊！」

謝他啊！」

謝他啊！」

的憂，真是感激之至！父死是何等大的一回事，還敢有求位的心思，辜負君上弔慰的好意麼？」說了，叩頭而不拜，哭了纔起，起了不再和使者講話。（重耳謝其來弔，並言不敢有求位之志，以辱惠弔之義。又不再與使者私言舉動，饒有經濟。）

使者子顯，覆命於穆公。穆公道：「公子重耳真是仁愛極了！他叩頭而不拜，因為未得做獻公的後嗣，所以不必拜謝賓客的。哭了纔起，是哀痛他的父親呀。起了不再和使者講話，是故意遠避得國的私利呀！」（從秦穆口中，解釋喪禮，贊美重耳。）

杜蕢揚解

檀弓

知悼子^①卒，未葬。平公^②飲酒，師曠^③、李調^④侍，^⑤鼓鐘。杜蕢^⑥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⑦歷階而升，酌^⑧，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⑨降^⑩，趨^⑪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⑫，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⑬，曠何也？」曰：「子卯不樂。^⑭知悼子在堂^⑮，斯其爲子卯也大矣。^⑯曠也，大師^⑰也，不以詔^⑱，是以飲之也。」^⑲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⑳也。」

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_①是以飲之也。○_②爾飲，何也？○_③曰：「賁也，宰夫也。○_④也，非刀匕也。○_⑤是共，又敢與知防。○_⑥是以飲之也。」○_⑦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解。○_⑧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_⑨至於今，旣畢獻，斯揚解，謂之「杜舉」。○_⑩

【註釋】 ○知悼子，晉大夫，知莊子之子，名罈，悼是謚法。 ○平公，晉君悼公之子，名彪。 ○師曠，晉之樂官；李調，平公近臣，侍陪從。 ○鼓鐘，擊鐘。 ○杜蕢，左傳作屠劇，晉之膳宰，蕢，劇，同音快。 ○寢，古宮室之一座落。天子曰燕寢，諸侯曰路寢，其制皆同。 ○酌，斟酒。 ○北面坐飲之，北面，古者人君之位南向，臣見君則北面，蕢北面而坐者，如見其君坐，跪也，古時兩膝著地，以尻著足跟而稍安者爲坐，直其腰股而勢危者爲跪，故跪亦曰坐。 ○降，由堂而降下。 ○趨而出，謂疾行而出。 ○曩者，卽頃者，謂你初入時。 ○飲，以酒給人喝；下面飲之，飲調，飲寡人，皆同。 ○子卯不樂，夏桀以乙卯日死，商紂以甲子日亡，謂之疾日，故君不舉樂。 ○在堂，謂殯而未葬。 ○大矣，古者君於卿大夫，比卒不舉樂，比葬不食肉，悼子爲同體之臣，卒而未葬，人君之哀，當較甚於桀紂之疾日，故以爲大於子卯。 ○大師，樂官之長，大，同太。 ○詔，告也。 ○褻臣，狎近之臣。 ○疾，疾日，猶言惡日。 ○宰夫，卽膳夫。 ○七，食器，如今之匙。 ○知防，知謂知諫，防，謂防閑。 ○洗而揚解，洗，滌也；揚，舉也；解，音至，酒器，洗滌而後舉者，致其潔敬也。 ○爵，酒器。 ○杜舉，言此解乃昔日杜蕢所舉。

【語體】

知悼子死了還沒葬，平公就喝酒，師曠和李調作陪，擊了一回鐘，那時杜蕢從外面進來，聽得了鐘聲，奇怪道：「在那裏呀？」有人說道：「在寢裏。」杜蕢走進了寢裏，從階登堂，斟了一杯酒，說：

「師曠喝這酒吧。」再斟了一杯酒說：「李調喝這酒吧。」再斟了一杯。自己跪在堂上，向北面喝了。喝罷，就從堂上走下階石，很急的出去了。（杜黃既酌曠調，又復自酌，布成疑陣，妙人妙用。）

平公喊他進來，問他道：「黃！方纔我想你必有所開發我，所以不先和你說話。你叫師曠喝酒是什麼意思？」杜黃道：「凡逢子卯的日子，君不作樂；現在知悼子死了，還沒葬，這是比子卯更大了。師曠是樂官之長，不把這層意思對您說，所以罰他的。」平公道：「你叫李調喝，是什麼意思？」杜黃道：「李調是君王狎近的臣子，爲了自己貪飲食，忘記您的疾日，所以罰他的。」平公道：「那麼你自己喝是什麼意思？」杜黃道：「我是一個膳夫，不專做刀匕等事務，又敢預聞知諫防閑的事情，所以罰我自己的。」（杜黃回答，說明一則責師曠的失職，二則責李調的徇君，三則自責其越分。）

平公道：「這樣說來，我也有過失了。也該給我斟酒罰我喝吧！」杜黃就把酒器洗了以後，舉給平公。平公對著左右道：「如我死了，一定不要廢棄這個酒器呢！」所以到現在，獻爵既完，這才舉這酒器，就叫做杜舉。（平公經杜黃諷諫，自悟失禮，欲以「杜舉」爲後世戒。）

晉獻文子成室

檀弓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

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註釋】⊕首句，獻文子，晉卿，即趙武。獻文，皆其諡。成室，謂新屋落成。⊕發，發禮往賀。⊕張老，晉大夫。⊕輪，宮室高大。

⊕免，文采燦明貌。⊕謂祭祀作樂于斯室。⊕謂死喪哭泣于斯室。⊕謂宴集國賓，聚會宗族於斯室。⊕武，文子自稱其名。

⊕全要領句，要與腰通，領，頸也。古者罪重則斬腰，罪輕則戮頸，全要領，則免於斬戮之刑。先大夫，文子自稱其父祖。九京，晉卿

大夫之墓地，在今山西絳縣北，接汾城縣界，後世因謂墓爲九京。京，與原通。⊕稽首，拜，頭至地。稽，音啓。⊕善頌，謂張老之

言，能稱頌其美；善禱，謂文子之言，能祈禱以免禍。

【語體】晉國獻文子的新屋落成，晉國大夫都送了禮物去賀他。（晉大夫均發禮往賀獻文子成室。）

有個叫張老的，說道：「好極了，高大的宮室啊！好極了，鮮明的文采啊！祭祀作樂在這裏；死喪哭泣在這裏；聚集國賓宗族在這裏；就是能夠保全我的腰和首領，好去跟著吾的祖先在地下的了。」說了，便向北拜了兩拜，叩頭感謝張老。那時的君子，說張老的頌詞善於祝頌，文子的答詞善於祈禱。（言張老與獻文子一則善頌，一則善禱。）

◇尺牘·應用文

吳世鎔編

寫信初步(低級用).....	四冊	工商白話書信.....	一冊
言文兒童新尺牘.....	四冊	商業新尺牘大全.....	四冊
言文學生新尺牘.....	四冊	小朋友應用文.....	四冊
言文初高級尺牘範本.....	八冊	小學應用文指導.....	一冊
言文女子實用新尺牘.....	一冊	應用文概要.....	一冊
言文商業實際新尺牘.....	一冊	新編應用文範.....	一冊
言文各界謀事新尺牘.....	一冊	瞿氏活用應用文.....	一冊
現代白話書信大全.....	一冊	中學應用文指導.....	一冊
兒童活用新尺牘.....	一冊	公文程式範本.....	一冊
學生白話書信.....	一冊	現行公文程式大全.....	一冊
小朋友書信.....	四冊	酬世應用文大全.....	一冊
模範書信讀本.....	五冊	電報新書.....	一冊
男女交際新尺牘.....	一冊	刀筆精華.....	一冊
交際白話書信.....	一冊		
婦女白話書信.....	一冊		

◇筆算

趙餘勳編著

小學算術練習冊	低級四冊(一二年用)	中級四冊(三四年用)	高級四冊(五六年用)
我的算術研究	八冊		
小朋友算術學習指導	四冊		
分類實用算術指導	一冊		
算術指導問題詳解	一冊		
新編算術指南	一冊		
算術補充書	三冊		
算術複習指導	一冊		
算術升學試題詳解	一冊		
算術測驗三百題詳解	一冊		
算術難問五百題詳解	一冊		
算術難問一千題詳解	一冊		
新算術之友	一冊四年用	二冊六年用	四冊初中用
中學算術指導	三冊六年用		
中學算術指導問題詳解	一冊		
初中算術複習指導	一冊		
中學數學指導	一冊		
中學數學問答(增訂版)	一冊		
算術三百題精解	一冊		
代數五百題精解	一冊		
代數指導	一冊		
代數指導問題詳解	一冊		
代數難問一千題詳解	一冊		

◇常識書

盧冠六編
吳拯寰編

——中小學·補校·各界適用——

處世常識(指導就業業餘補習).....	四冊
我的常識參考.....	八冊
小朋友常識材料.....	四冊
新編小朋友升學指導.....	一冊
小學升學指導全書.....	五冊
新編中學升學指導.....	兩冊
好學生.....	四冊
好公民.....	四冊

高中大學數學問題詳解.....五冊
 必學大入學.....一冊
 三角問題詳解.....一冊
 高等代數問題詳解.....一冊

外國語

實用日語(初學及補習用).....	四冊
模範日語會話(中日對照漢字注音).....	一冊
英語初步(注重拼音練習).....	四冊
實用英語(初學及補習用).....	四冊
英語會話(日常會話俱全).....	一冊

珠算書

初級小學珠算課本.....	一冊
初級珠算教學法.....	一冊
高級小學珠算課本.....	兩冊
高級珠算教學法.....	一冊
職業珠算課本.....	一冊
珠算入門.....	一冊

平面立體幾何問題詳解.....一冊
 解析幾何問題詳解.....一冊
 微積分問題詳解.....一冊

蘇秦以連橫說秦

國策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竝筋，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

攻不息；繁稱文辭，^①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効勝于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②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于外，義強于內，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③誦^④敵國，制海內，子元元，^⑤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于至道，^⑥皆昏^⑦于教，亂于治，迷于言，惑于語，沈^⑧于辯，溺于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一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⑨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嬴滕履躡，^⑩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⑪，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紉，^⑫媵^⑬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媵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⑭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陰符，^⑮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⑯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⑰取卿相之尊者乎？」一^⑱期年，^⑲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⑳見說趙王，^㉑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爲武安君，^㉒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㉓白璧百雙，黃金萬鎰，^㉔

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于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任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廟之內，不式于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爲用，轉轂連騎，炫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棗樞之士耳。伏軾擗銜，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仇。一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嬖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嬖，何前倨而後卑也？」嬖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註釋】 ①首句，蘇秦戰國時縱橫家，洛陽人。連橫，連六國之交以事秦。說，音稅，以言語動人使從己，下同。惠王，孝公子，自稱爲王。 ②巴蜀漢中，巴國名，後滅於秦，置爲巴郡，在今四川東偏蜀。即古蜀國，秦改爲郡，在今四川西北部。漢中，楚地，秦置爲郡，在今陝西西南及湖北西北之境。 ③胡貉代馬，胡，北狄通稱；貉，音鷓，獸名，胡地出貉，可以爲裘；代，即幽州，古十二州之一，在今山西

及河北西北境，其地多出馬。④南有巫山句，巫山，山名，在今四川巫山縣東，黔中、本楚地，在今湖南北部及貴州東北境。限界。

⑤穀函，穀，山名，在今河南洛寧縣北；西北接陝縣，東接澠池，地勢險阻，可以拒敵。函，即函谷關，在今河南靈寶縣；東南至穀山，西至潼津，統名函谷。⑥萬乘，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出兵車萬乘。戰國時諸侯強大，故僭有萬乘。⑦奮擊，是說士卒能奮起以擊的。

⑧天府，謂地勢險固，物產豐美，所藏皆天然之物。⑨文章，法令。⑩使民，驅民而使之戰。⑪煩大臣，勞大將于外。⑫神農，古帝名，始爲耒耜，教民務農者。補遂，古國名。⑬黃帝，古帝名，姓公孫，生于軒轅之丘，故又號軒轅氏。涿鹿，山名，在今河北涿鹿縣東南。禽，與擒通。蚩尤，黃帝時之諸侯，暴虐無道，黃帝徵諸侯之師征之，戰於涿鹿之野，遂擒而戮之。蚩音疑。⑭驩兜，唐堯時人，與共工朋比爲惡，故帝堯伐之。驩音歡。⑮三苗，卽有苗，古國名，恃衆叛亂，舜攝位時，伐之而殺其君於三危。⑯共工，卽顓頊時共工氏之子孫，爲四凶之一，舜命禹伐之，共同恭。⑰卽伐夏桀。⑱文王伐崇二句，崇，侯虎，商紂卿士，助紂爲虐，故文王伐之。商紂暴虐，武王伐而滅之。⑲齊桓，卽齊桓公，任用也，下任武同，霸諸侯之長。⑳穀，車輪中心圓木，所以利行者。穀擊，卽穀擊而馳，說使車之多。㉑約從，合弱小以抗獨強。卽合齊楚燕趙韓魏六國以拒秦。從同縱。㉒飭，與飾通，巧也，謂所用文學之士，並以巧飾爲能。㉓科條，法令。㉔策，竹簡，古代以竹寫書，故謂之書策。稠，多也。濁，混亂。㉕言民無所依賴。㉖明言，明顯之言；章理，章著之理。㉗辯言，能言；偉服，盛服。㉘言專講文辭。㉙五帝，禮月令以太昊、神農、黃帝、少昊、顓頊爲五帝；史記以黃帝、顓頊、帝嚳、舜爲五帝。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五霸，一說謂夏昆吾、商大彭、豷草、周齊桓、晉文。一說謂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㉚凌，侵也。萬乘，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後遂用以爲天子之稱。㉛至道，暗指用兵。㉜昏，音昏，不明。㉝沈，陷溺。㉞黑貂，鼠屬，皮極輕煖。敝，壞也。㉟廡，裹束。膝，音騰，束腰斜幅，如今之纏腿布。履，鞋子，穿鞋亦曰履。躡，音校，卽今之草履，言纏束腰布而穿草履，所以便於行。㊱黎，音黎，黑而黃。㊲紕，音王，機紕，言妻不下機，機而織自若。㊳媿，與媿同。㊴秦，是蘇秦自稱。㊵太公，卽呂尙，爲齊之始祖。陰符，太公所著的兵法。㊶簡練，簡擇而熟練，揣摩，揣度而研摩，言以我之所簡

擇熟練者，揣摩時勢而用之。

④錦繡，以厚繒爲地，別以五綵線織之曰錦，以絲刺成五綵者曰繡。

⑤期年，一年。期，音基。

⑥摩，切近而過；燕烏，集闕，皆地名。

⑦趙王，肅侯。⑧武安，趙邑名。⑨純，布帛一端曰一純。⑩銓，古衡名，是

廿四兩。⑪函谷關不通于秦，合縱的效驗。

⑫式，用。⑬廊廟，朝廷。⑭秦、蘇秦、隆、勢盛。⑮炫燿，光明。燿，同煌。

⑯謂趙爲縱約之主，故諸侯皆尊重之。

⑰且夫旬窮巷，猶言陋巷，狹小的巷。掘門，鑿垣爲門，掘與窟通。桑戶，以桑木爲戶，棖

樞，以屈木爲戶樞。

⑱伏，覆也。軾，車前橫木，擗，猶頓，銜，馬勒口，所以制馭馬之行止的，是停轡之意。⑲仇，同抗。⑳楚王、

威王。

㉑清，灑掃。宮室之高大的，古爲居室通稱。除，闢除蕪穢。道路。㉒蛇行，言掩面於地，如蛇之進行。匍伏，亦作匍匐，謂手

足伏地而行。㉓倨，驕傲。㉔季子，蘇秦字。

【語體】

蘇秦起初用連橫的計劃去游說秦惠王道：「大王的國家，西面有巴蜀漢中的富厚；北

面有胡貉代馬的使用；南面有巫山黔中的限阻；東面有殽山函谷關的堅固；田地都很肥壯豐美；百姓都是殷實富厚；戰車有萬輛；精兵有百萬；肥沃的田野有千里；貯藏的糧草很豐富；形勢，攻守都便。這真可算天府天下的雄國了。像您大王的賢明，百姓的衆多，將士的用命，兵法的熟習，儘可以兼并諸侯，吞滅天下，稱了皇帝而安治。請大王稍稍地注意着，讓我來陳述他的功效罷！」秦王道：「我曾聽得說：毛羽沒有豐滿的，不可以高飛；法令沒有通行的，不可以用刑罰；道德沒有修明的，不可以驅使百姓；政教沒有昌明的，不可以煩勞大臣。現在先生很鄭重地不以千里爲遠地來指教着，願等待他日再談罷！」（敘蘇秦先以連橫說秦王，秦王不用。——按：此時秦方才誅商鞅，痛恨辯士，故勿用。）

蘇秦道：「臣本來疑惑大王是不能用我的。以前神農氏攻打補遂，黃帝攻打涿鹿，擒獲蚩尤，唐堯攻打驩兜，虞舜攻打三苗，夏禹攻打共工，商湯攻打夏，周文王攻打崇侯虎，周武王攻打商紂，齊桓公用了戰爭，做天下的霸王；從這樣看來，要想兼并天下，那有不戰的道理呢？古時使者車輛相擊而馳，各國都以言語互相結約，天下就統一起來。後來約縱連橫，便常用兵革作戰；文學之士互相巧飾，諸侯便因此混亂疑惑；萬事因此發生起來，繁複得竟不能治理了；章程、法令愈是完備，百姓愈多虛偽的態度；文書、籍策、衆多雜亂，百姓反而不足；君臣互相憂愁，百姓無所依賴；愈講明顯的說話，章著的道理，兵甲的事情愈多；能言舌辯，儒者盛服的人愈多，戰爭愈加不停；愈講書籍上的道理，天下愈加不治；雖是說者的舌也疲了，聽者的耳也聾了，總沒有見什麼成功；儘你行仁義的事，結信任的約，天下總不能相親。於是就廢棄文治，任用武備，厚養一種勇敢之士，縫綴了甲冑，磨礪了兵器，決勝在戰場上面。要知道空無所爲卻想求利，安坐不動卻想推廣地方，雖是古時的五帝、三王、五霸，和那賢明的君主，要想這樣辦，但是情勢也辦不到，所以只得用戰爭來解決他。兩軍的地方距得遠時，便互相攻伐；離得近時，便用杖戟來互相撞擊，這樣方才可以建立偉大的功業。所以兵在外面打勝仗，主在國內行仁義；國家的威望既立，下面的百姓自可臣服了。現在想并吞天下，侵奪王位，折服敵國，管理天下，親愛百姓，臣服諸侯，那是一定非兵不行。現在繼世而爲君的，忽略了用兵的道理，都昏亂于政教，迷惑于言語，沈溺于辯論，辭令

照這樣講來，您王上本來是不能行我道理的啊！」（敍蘇秦要秦王「用戰」辭煩意複，宜其終不見聽於秦王。）

蘇秦游說秦王的奏章，上了十次。他的學說終於不行。弄得黑貂的皮衣也破了，百斤的黃金也完了，旅費用盡，只得離了秦國歸家。腿上裹了纏腿布，足上穿了草履，背上背了書，肩上挑了擔，形體容貌，憔悴乾枯，面目黃中帶黑，有一副像慚愧的樣子。到了家裏，妻子並不下織機來迎接他，嫂子不給他燒飯，爺娘不同他講話。蘇秦長嘆了一聲道：「唉！妻子不當我是夫，嫂子不當我是叔，爺娘不當我是子，這都是我自己的不好啊！」就在夜裏把書箱中的幾十部書檢出來，得到姜太公所著的叫做陰符的兵法書，伏案讀著，揣摩時勢，加以簡擇熟練。到了讀得倦極要睡的時候，就拿了錐子，自己刺自己的大腿，腿上的血流到了足邊。再恨恨地說道：「豈有游說人主，却不能叫他拿出黃金、美玉、錦衣、繡帛，讓我得着公卿宰相的尊位的麼？」（敍蘇秦的困頓，先作自責語，又作自勵語。——感憤痛切。）

隔了一年，揣摩已成，蘇秦說道：「這真可以游說當代的君主了。」就過燕烏集闕的地方，去見趙王。在高大華麗的房屋下面，向他游說，側擊手掌地談着，趙王很是歡喜，就封蘇秦做武安君，受那相印，給他兵車一百輛，錦繡一千束，白玉一百雙，黃金二十萬兩，來跟在他的後面；用着去訂立縱約，解散連橫，去抑制着強盛的秦國。所以蘇秦在趙國做宰相，那函谷關便不和秦國相通。在這個時候，天下這樣

的大，百姓這樣的多，王侯這樣的威武，謀臣這樣的權能，都要取決於蘇秦的政策。沒有費過了一斗糧餉，沒有煩過了一個兵卒，沒有打過了一個將士，沒有斷過了一條弓弦，沒有折過了一枝快箭，可是諸侯的親愛，比兄弟還要好多呢。因為賢人在位，天下的人人都歸服他；一人用事，天下的諸侯都聽從他。所以有句話道：「用于政治，不必用于勇武；用于朝廷裏邊，不必用于國境外面。」當蘇秦聲勢很盛的時候，把黃金萬鎰給他應用着，車馬連接，顯赫往來在道路上，太行山以東各國都是從風悅服，推尊趙國做縱主。況且蘇秦不過是一個窮鄉陋巷裏，窟牆做門，桑木做戶，屈木做樞的屋子裏的寒士罷了；乘了車輛，勒着馬兒，游歷天下，到各國的朝廷去游說諸侯，塞住左右之口。天下的人竟沒有一個抵得過他。（敍蘇秦說趙王，便聽信其言，約縱散橫。此時蘇秦通顯異常。）

蘇秦將要游說楚王的時候，路過洛陽。他的父母聽見了，灑掃了宮室，清潔了道路，鋪張了音樂，陳設了酒具，在城外三十里迎接他；妻子側着眼睛看他，側着耳朵聽他；嫂子伏在地上不敢直行，拜了四拜，長跪謝罪。蘇秦道：「嫂！你爲什麼以前這樣的傲慢，現在卻這樣的謙下呢？」嫂答道：「因爲你勢位尊貴，並且有很多的黃金啊。」蘇秦嘆了一聲道：「咳！貧窮了，那末父母就不當做兒子；富貴了，那末親戚也就怕懼我；一個人生在世界，上勢力、名位、和財富，那裏可以不看重的嗎？」（敍蘇秦說楚王回家時情形，與前大不相同。末以自鳴得意語收結，全篇異樣出色。）

司馬錯論伐蜀

國策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轅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倣名○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

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
一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註釋】

○首句，司馬錯戰國時秦人。張儀、魏人，與蘇秦同師鬼谷子，始說六國連橫事秦，先相秦，後相魏。秦惠王、孝公子。

○蜀，黃帝所封，國於今四川成都縣。周衰，蜀主蠶叢始稱王。

○三川，河、洛、伊。

○轅轅，緜氏，轅音患，轅轅山，在今河南鞏縣西南。

緜氏山，緜音鉤，在今河南偃師縣南。

○屯留之道，屯留，今山西屯留縣，即太行羊腸阪。

○南陽，今河南南陽縣。

南新鄭縣西北。○新城，今河南洛陽縣有新城故城。

○宜陽，今河南宜陽縣東。○二周，東西周。

○謂滅韓，則周無可蔽。

可以兵劫之，而討其罪。

○禹使九州牧貢金，鑄九鼎，圖山川百物之形於上，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成王定鼎於郊。

○敵名，名作兵。

○三資，指上文富國、強兵、王天下。

○繕兵，繕治也。

○四海，稱四夷。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謁，告語。

○與國，相與交善之國。

○陳莊，秦人。

○輕諸侯，輕視諸侯，以諸侯爲不足畏。

【語體】

司馬錯和張儀爭論在秦惠王的面前。司馬錯要攻打蜀國，張儀道：「不如攻打韓國的好。」

惠王道：「請你們說出理由來，讓我來聽聽吧。」（敘司馬錯與張儀在惠王前爭論伐蜀問題。）

張儀對道：「我們先親近了楚國，和好了魏國，出兵到伊洛河三川的地方，塞住了轅轅緜氏的要口，當住了屯留的道路，那時魏國堵絕南陽，楚兵臨于南鄭，秦兵攻打新城宜陽，直到東西二周的城外，

聲討周主的罪狀，再去侵襲楚魏的地方，周朝自己知道沒有挽回，九鼎和寶貴的物件，必定可以獻出了。我們得了九鼎，按照地圖、戶籍，借了周天子的名號去號令天下，天下誰敢不聽我命令呢？這真是王業啊！至於蜀國，是西方偏僻的國家，而是戎狄的領袖，疲乏了兵士，煩勞了民衆，也不能夠成就什麼名望；就是得了他的地，也沒有什麼利益的。臣聽說：爭奪名望的要在朝廷上，爭奪利益的要在市場上；現在三川和周室，是天下的市朝呢，而王不去爭奪，反去和戎狄爭奪，那是離開王天下的事業很遠了！

（張儀論伐韓之利。）

司馬錯道：「不是這樣的。臣聽說：要想富國的，一定要推廣他的地方；要想強兵的，一定要富足他的百姓；要想王天下的，一定要博施他的德行，這三件事情完備了，那麼王天下的事業，自然跟着來了。現在您大王的地方小，百姓窮，所以臣情願把容易的事情先辦起來。講到那蜀國是西方偏僻的國家；而是戎狄的領袖，並且還有夏桀、商紂的昏亂，用秦的兵力去攻他，好像差了豺狼去驅逐羣羊一般。得了他的地方，能夠推廣國土；得了他的財貨，能夠富足百姓；只要修整了兵備，不必去傷民衆，蜀國就早已服了。所以滅了一國，天下的人都不以為暴虐；收盡夷狄的珍藏，諸侯不以為貪鄙，這是我們做了一件事情，名義和實際兩面都可得到；並且還有去除暴虐，阻止擾亂的名聲哩。現在去攻打韓國，威劫天子，威劫天子，是醜惡的名義呀，也未必見得有什麼利益啊，還要有不義的名聲；卻去攻打那人家所不

要攻打的周室，真是危險得很。待臣來講明他的原因：周是天下的皇族呀，韓是周相與交善的國家呀，周自己知道要失掉九鼎，韓自己知道要失掉三川，那末兩國必定并力着一同計劃，一面聯絡了齊趙，去求楚魏的諒解，拿鼎給楚，拿地給魏，那是您王所不能禁止的。因此臣所以說他危險，不如伐蜀的萬全呀。（司馬錯論伐韓不如伐蜀之萬全。）

秦惠王道：「不差。寡人聽你的話。」終於領了兵去伐蜀。隔了十個月，得了他的地，就此平定蜀國。蜀國的君主改稱爲侯，差了陳莊做蜀相。蜀國既已歸附，秦愈加強盛富厚，輕視諸侯了。（敘秦王聽從司馬錯伐蜀之議，平蜀後國尤富強。）

范雎說秦王

國策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閒，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于呂尚，卒擅

天下，而身立爲帝王。鄉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一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賁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于箕子接輿，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乎？一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蹶也，因以杜口裹足，莫肯向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

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于生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于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一

【註釋】 ①范雎，戰國時魏人。至，由魏至秦。雎，音雖。

②秦王，即昭王，惠王孫。庭迎，降階而迎。

③變色易容，言驚異之甚。

④屏音丙，除去。左右，謂親近之臣。

⑤唯唯，連諾恭應之辭。

⑥相隔不多時。

⑦踞，音技，長跪。

⑧呂尚，即太公望。

⑨涓陽，涓

水之陽。⑩太師，三公之最尊者。太公爲武王之師，故有此稱。

⑪擅，據有。

⑫羈旅，寄寓。

⑬匡，輔助。

⑭陋，愚忠。

⑮行臣，即羈旅之臣。⑯漆身，以漆糝其身，厲音癩。

⑰被與披通，狂，猶言瘋。

⑱烏獲，古力士。

⑲皆古之勇者。⑳伍子胥，伍子胥，春秋時楚人名員，囊無底之囊，昭關山名，因山爲關，乃吳楚交界之地，在今安徽含山縣北。

㉑言伍子胥自楚奔吳，藏身於囊而出此關。㉒藁夫，水名，即深水，在今江蘇溧陽縣。

㉓膝行，跪而進。蒲伏，匍匐，手足伏地而行。

㉔闔閭，吳王名，一作闔廬。

㉕幽囚，被拘。

㉖箕子，殷之太師，諫紂被囚，伴狂爲奴。接與，春秋時楚人，姓陸，名通，伴

狂避世。㉗躑躅而死。㉘杜口，閉口不言；裹足，不前也。

㉙太后，即宣太后。

㉚姦臣，指太后弟穰侯。

㉛保傅，

女保女傅。

㉜闔惑，謂昧於事理而被人所惑。闔音暗。

㉝不肖，不賢。

㉞恩，音潤，擾亂。

【語體】

范雎到了秦國，秦王就降階來歡迎范雎，很恭敬地行賓主的禮，范雎辭謝推讓。這一日秦國的臣子見了范雎，沒有不變了顏色，改了容貌的。秦王屏退了近身的臣子，宮裏邊空虛得一個人

也沒有了。秦王跪了前進着說道：「先生用什麼來指教寡人？」范雎連聲答應道：「是是！」隔了片時，秦王再去請教他。范雎又連聲答應道：「是是！」這樣的三次。秦王長跪道：「先生不希望指教寡人麼？」（敘秦王敬禮范雎，請爲指教。）

范雎謝罪道：「不敢這樣的。臣聽得從前太公望的遇着周文王，他的身分是個漁翁，垂釣在渭水北面的水邊罷了；像這樣，交情是很疏淡的。後來向文王一說，文王就立他做太師，載了他一同歸國；因爲他所說的話很是深切呢。所以文王果然在太公身上收了大功，終于領有了天下，能得立爲帝王。假使文王疏遠了呂望，並且不同他深切的談論，這是周家沒有做天子的德行，而文王、武王，誰和他造成這王天下的事業呢？現在臣是寄居的臣子，對於大王沒有多大的交情；可是所願說的，都是糾正君臣的事情。處在人家骨肉的中間，很願意盡我的一點忠心，卻不會知道大王的心思怎樣，所以大王問了三次，而不敢對答，就是這個道理呢。（范雎說秦王，從「交疏言深」說起。——按是時穰侯以太后弟，又有大功於秦而執政。范雎自魏至秦，欲奪其位，交疏之臣，處人骨肉之間，誠非易事。）

「臣並沒有什麼怕懼而不敢說的。明知道今天在您面前說了，明天便殺在後面；然而臣也不敢有什麼怕懼。倘使大王能夠聽信了行臣的話，那就是死了也不能算做臣的患害；出亡了也不能算做臣的憂愁；漆了身體去做癩子，披散了頭髮去做瘋子，也不能算做臣的恥辱。聖哲如五帝的也要死，仁

義如三王的也要死，賢明如五霸的也要死，大力如烏獲的也要死，勇敢如賁育的也要死；死是人所不能免的事情，處于必然的情勢，如果可以稍有補于秦國，那就是死了，也是臣的大願，臣還有什麼患害呢？從伍子胥逃出楚國的時候，裝在袋裏逃出昭關，夜裏走路，白天躲着。到了菱水的地方，沒有什麼東西來吃了。只得把膝蓋行着，伏在地上，求討食物在吳國的市上；到底興了吳國，闔閭做了霸主。倘使臣也能像伍子胥這樣的進些計謀，就是大王把臣拘在不見天日的地方，從此沒有再見；可是臣的說話已經行了，臣還有什麼憂愁呢？殷朝的箕子，楚國的接輿，漆了身體去做癩子，披散了頭髮去做瘋子，並沒有什麼利益於殷楚。倘使臣得有箕子接與同樣的行爲，可以幫助那賢明的君主，那是臣極大的榮耀了，臣還有什麼恥辱呢？（說秦王能行其言，則死不足患，亡不足憂，窮辱不足恥。翻來覆去，只是不敢言。）

「臣所怕的，獨怕臣死了以後，天下的人見臣盡了忠心，反而弄得身死；因此塞住了嘴巴，裹住了脚，沒有人肯向秦國來了。現在大王上面怕太后的尊嚴，下面疑惑姦臣的態度；住在深宮的中間，不離開保姆、師傅的手裏，終身昏暗受惑，無從鑒察那奸詐的所在。這樣的做去，大的足以把祖先的宗廟傾覆滅亡，小的也要弄到自身孤立危險，這是臣所恐懼的呢！講到那窮困和恥辱的事情，死歿和出亡的患害；臣是不敢怕懼的。臣死了而秦國興盛，那是比活在世上還好得多哩！又用危言聳聽，點出奸臣

太后，說明所恐之故。使秦王之心，千肯萬肯。）

秦王跪了下去說道：「先生，這是什麼話啊！秦國地方偏僻荒遠，寡人又是愚昧無能，先生幸而到了這裏，這是天教寡人來襲瀆先生，卻能保存先王的宗廟了！寡人能夠親受訓誨在先生的面前，這是天所以來寵幸先王，並且不肯拋棄那孤獨的寡人呢！先生爲什麼竟說到這樣呢？從此以後，事情不論大小，上面從太后，下面到大臣，願先生完全的來指教寡人，不要疑心寡人罷！」范雎稽首拜謝，秦王也稽首拜謝。（范雎一路聳動，一路要挾，直逼出秦王這一段話。是已受其籠絡，便可深言了。）

鄒忌諷齊王納諫

國策

鄒忌^①修^②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朝服衣冠，^③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④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且日，^⑤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

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于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閒進。一朞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一燕、趙、韓、魏聞之，皆朝于齊，此所謂戰勝于朝廷。

【註釋】 ① 鄒忌，戰國時齊人。

② 修，長。

③ 貌，同貌。映麗，有光豔。映，讀若逸。

④ 朝服衣冠，著衣戴冠皆曰服，言晨起穿戴

衣冠。

⑤ 城北徐公，齊之美容者。

⑥ 旦日，明日。見史記，倉公傳。

⑦ 威王，齊大夫田氏之後，戰國時，田氏篡齊，爲七雄之一，僭稱

王號。

⑧ 蔽，掩，猶言蒙蔽。

⑨ 面刺，猶言面責。

⑩ 謗，譏，謗，誹謗，譏，諷。

⑪ 門庭若市，喻諫者之多。

⑫ 閒進，謂進諫有暇隙

之時，不如前之多。閒，音諫。

⑬ 朞年，一年。朞，同期。音基。

⑭ 謂不待舉兵於疆場。

【語體】

鄒忌身長八尺有餘，容貌又很美麗。有一天早上，穿戴了衣冠，對着鏡子問他的妻子道：

「吾同城北徐公比起來，那一個美？」他的妻道：「你美麗得多，徐公那裏能夠比得上你呢！」城北徐

公，是齊國美貌的人。鄒忌自己有些不信，卻再去問他的妾道：「吾同徐公比起來，那一個美？」妾道：「徐

公那裏能夠比得上你呢！」明天，一個客人從外邊來，鄒忌同他坐了談天，就問他道：「吾同徐公那一

個美。」客人道：「徐公不及您的美麗！」又明天，徐公來，鄒忌把他細細地看着，自己覺得不如；再對了鏡子照着自己，又覺得格外的不及了。夜裏，睡在牀上想了一想道：「吾妻的所以說我美麗，那是私心我啊；吾妻的所以說我美麗，那是怕我啊；客人的所以說我美麗，那是要有求于我啊！」（鄒忌將自己之美，徐公之美，細細詳勘，看破人情，便可因小悟大。）

因此，鄒忌就進朝去見威王道：「臣自己知道的確不及徐公的美麗；但臣的妻私心，臣的妾怕臣，臣的客人要有求于臣，都說比徐公美。現在齊國的地方有千里，有一百二十個城池，宮裏的妃子和左右的人，那一個不私心王；朝廷上的臣子，那一個不怕王；全國的百姓，那一個不要有求于王。照這樣看來，王的受蒙蔽，實在已到極點了！」（現身說法，說到齊王身上，入情入理，發人深省。）

威王說：「不錯。」就下一個命令說：「官吏百姓如果有能當面指斥我錯處的人，領頭等獎；遞上奏本規勸我的，領中等獎；能在市上或朝裏評論我的錯處，傳入我耳朵的，領下等獎。」這令纔下，一般臣子來進諫的，門庭熱鬧得像市場一樣。隔了幾個月以後，進諫的雖有，卻漸漸地少了。一年以後，雖然想說，可是無可進諫了。（齊王虛心受諫，努力實行。）

那時燕趙韓魏聽得這樣，大家都來朝見齊王。這就是說戰勝在朝廷之上。（說齊王納諫之效。）

顏觸說齊王

國策

齊宣王^①見顏觸^②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③。左右曰：「王，人君也；

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爲慕勢^④，王前爲趨士^⑤，與使

觸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⑥，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

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⑦五十步而

樵採^⑧者，死不赦。』^⑨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

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⑩耳。願請受爲弟

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⑪，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⑫顏觸辭去，曰：「夫

玉生于山，制^⑬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⑭。士生乎鄙野，推選^⑮則祿焉；非

不尊遂^⑯也，然而形神不全^⑰。觸願得晚食^⑱，以當^⑲肉，安步^⑳，以當^㉑車，無罪以當^㉒

貴，清淨真正以自虞^㉓。」^㉔則再拜而辭去。一君子曰：「觸知足矣！歸真反璞^㉕，則終身

不辱。」

【註釋】 ①齊宣王，名辟疆。 ②顏觸，戰國時齊人。觸音觸。 ③說與悅通。 ④慕勢，猶言趨炎附勢。 ⑤趨士，趨，嚮往；即求賢之意。 ⑥忿然，含怒貌；作色，變色。 ⑦柳下季，即魯大夫展禽，食采柳邑，諡曰惠，字曰季，諷填。秦攻齊，先經魯，故云。 ⑧樵採，即採薪。 ⑨死不赦，即殺不宥。 ⑩萬戶侯，食邑萬戶之侯。 ⑪病辱。 ⑫太宰，謂具牛羊豕三牲。 ⑬麗都，華美。 ⑭制，裁製，謂琢其璞而取之。 ⑮太璞不完，璞，玉之在石中者。謂太璞之本真已失。 ⑯推選，謂推舉而選拔。 ⑰尊途，顯達。 ⑱謂失去士之本真。 ⑲晚食，緩食，即細嚼辨味。 ⑳安步，緩行不奔馳。 ㉑虞，與娛同，歡樂。 ㉒壽真反璞，言觸不羨富貴，如玉之不失其真而仍爲璞。

【語體】 齊宣王召見顏觸道：「觸到前面來。」觸也對着王道：「王到前面來。」宣王很不快活。宣王的左右對觸道：「王是做人君的，觸是做人臣的；王說觸到前面來，觸也說王到前面來，這可使得麼？」觸回答道：「觸到前面來，是趨炎附勢；王到前面來，是禮賢下士；與其使觸的趨炎附勢，還不如使王的禮賢下士。」（趨士慕勢分解出來，持論正大。）

宣王就變了面色，憤憤地說道：「做王的尊貴呢？還是賢士尊貴呢？」觸對道：「賢士尊貴啊，做王的不尊貴。」宣王道：「有理由麼？」觸道：「有的。從前秦國攻打齊的時候，有一個令道：『倘有人敢離開柳下季的墳墓五十步內去採柴的，定處死罪！』又有一個令道：『倘有人能夠得齊王的頭，封萬戶侯，賞黃金二萬兩。』這樣看來，一個活王的頭，還抵不過一個死士的墳墓呢？（說明士貴王者不貴。）宣王嘆了一聲道：「咳！君子怎麼可以欺侮的呢！我自討沒趣罷了。現在願請先生收我做弟子。並

願顏先生和我一同遊着吃的東西一定是牛羊豕，出去一定乘車，先生的夫人兒子，穿的衣服一定華麗美好。」（齊王歎服，願爲受教，惟仍是富貴驕人態度。）

顏觸辭謝宣王道：「玉本是好好地生在山裏，一朝要制作東西便開了出來，制作的東西並不是不寶貴，可是未開琢的玉的本真已經不完全了。士人生在鄉野地方，一旦被國家推選便做了官，做官也不能不算尊貴通達，可是失去士人的本真了。觸情願緩緩地吃，當他吃肉，慢慢地走，當他坐車，安分守己地不犯罪，當他尊貴，清淨自守，凡百事情都循正理去做，來自己怡情養性。」顏觸說罷，就拜了兩拜，辭別宣王而去。（顏觸仍是貧賤驕人態度，不失士之本真。）

當時的士人說道：「顏觸可算得知足了，還他的本真，好像美玉未開琢的樣子。那末一生一世，永遠地不會再受什麼恥辱了。」（結贊：歸真返璞，知足不辱。）

馮煖客孟嘗君

國策

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一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

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一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煖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憤於憂，而性惛。愚沈於國家之事，閉罪於先生，先生不差，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

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曰：「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薛，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沈於諂諛之臣，閉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

之禍者，馮煖之計也。一

【註釋】○馮煖，亦作馮驩，煖，讀若喧。

○使人屬孟嘗君，屬，音燭，請託。孟嘗君，戰國時齊之公族，名文，田嬰子。相宣王，封於薛，稱號曰孟嘗君。○食，音寺，以食與人。下食之，同。草具，粗惡食物。○長鉞，劍，缺，音夾。○揭，舉。○客我，謂以我爲客。○記，

文符。猶今之劄子。○誰，智計會句，計，綜核；會，音僉，總計，月計曰要，歲計曰會。○爲文收責句，責，同債。薛，國名，戰國時滅于齊，以

爲孟嘗君之封邑。今山東滕縣西南有薛城，卽其故地。○署，題字。謂書姓名于記之上。○文，孟嘗君自稱其名。○憤，音

潰，心亂。○惇，同孺，柔弱。○沈，古沆字，陷溺。○市，買。謂買何物而歸。○合券，謂令負債者將所藏之牛券，持來合

驗。○矯命，矯，託。謂託言孟嘗君之命。○萬歲，祝頌之詞。○疾，迅。○下陳，後列。班婕妤自悼賦：「充下陳於後庭。」

○拊，音撫，安撫。○愛子，愛民如子。○賈利，取利。賈，音古，買。○不說，說同悅。○休息，此處有表不滿之意，

俗因引申之作「罷了」之意。○齊王，卽宣王。○就國於薛，謂就任所封之邑，因宣王不欲其爲相。○狡兔，句，狡，奸

猾。窟，音闔，穴。喻藏身之固。○梁，國名，戰國七雄之一，卽魏。因徙都大梁，故又稱梁。○梁王，卽惠王。○虛上位，謂留以

待孟嘗君。○故相，謂舊時之相。○太傅，官名。○濟，音濟。持以與人。○文車，謂以文采繪飾之車。駟，一車四馬。

○服劍，齊王自佩之劍。○封，緘也；書，書信。○崇，讀若歲，神禍。○詔，誅，逢迎人意。○統，總理之。謂仍請爲相。

○立宗廟於薛，薛有先王之廟，則爲根本之地，不足以動搖。○纖介，細微。

【語體】

齊國人有個叫做馮煖的，貧窮困乏得不能自己過活，差人去請求孟嘗君，願意做個食

客，寄居在門下。孟嘗君問道：「客人可有什麼愛好？」那人道：「客人沒有什麼愛好的。」孟嘗君又問

道：「客人可有什麼本領？」那人道：「客人沒有本領的。」孟嘗君笑了一笑答應他道：「噢！」左右的

人因爲孟嘗君看輕他，就把粗惡的食物給他吃。（敍馮煖初到孟嘗君處的情形。）

馮煖住了幾時，靠着庭柱，擊他的劍柄，唱着道：「長的劍柄呀！不如同你歸去罷！可憐我吃飯的時候，沒有魚吃！」左右的人就去告訴孟嘗君。孟嘗君道：「給他吃吧。」從此照門下客人的禮節待他。住了幾時，又擊動他的劍柄，唱着道：「長的劍柄呀！不如同你歸去罷！可憐我出去沒有車子坐！」左右的人都笑他，再去告訴孟嘗君。孟嘗君道：「給他備車。」從此照門下坐車客人的禮節待他。於是馮煖就乘了車子，高舉了他的劍，去訪他的朋友道：「孟嘗君把客禮待我了。」後來隔了幾時，再彈他的劍柄，唱着道：「長的劍柄呀！不如同你歸去罷！可憐我不能照顧家裏！」左右的人都憎厭他，因爲他貪心，而不知足。孟嘗君就問道：「馮公有親屬麼？」左右對道：「有一個老母。」孟嘗君就差人給她的吃用，不使她困乏；於是馮煖就不再唱了。（敍馮煖三番彈劍而歌，後孟嘗君待以上客之禮，并養其母。）

後來孟嘗君拿出手札，問他門下的許多客人道：「那一個熟悉會計的事情？可能替我到薛地去收債麼？」馮煖在札上簽字道：「我能幹的。」孟嘗君很奇怪地道：「這是什麼人啊？」左右的人道：「那就是唱長鋏歸來的人啊。」孟嘗君笑道：「客人果然有本領的。吾對不住他，沒有能夠和他見過面呀。」便請馮煖來見他。孟嘗君謝罪道：「我在相位很是疲倦了，被憂患擾得昏亂了，而且是生性懦弱愚昧，沉溺于國家的事情，以致得罪了先生；先生不以爲恥辱，倒反有心要爲我到薛地去收債麼？」馮煖道：

「我願意的。」（敍馮煖願爲孟嘗收債于薛。）

於是備好了車輛，整理了行裝，攜帶了債券契約就去。臨行的時候，來辭別孟嘗君道：「收債完畢，要買什麼東西回來？」孟嘗君道：「你看我的家裏所少有的東西就是了。」馮煖就趕到薛地，教官吏去召集百姓，應當還債的人，都來對照債券。債券都對過了，起來，就假傳命令，說是孟嘗君把這些債統統賜給他們，不要他們還了。就此燒燬這許多債券，百姓都歡呼萬歲。馮煖一直回到齊國，早上去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奇怪他這樣的快，穿戴了衣冠見他道：「債都收完了麼？回來爲什麼這樣快？」馮煖道：「收完了。」孟嘗君道：「買了什麼東西回來呢？」馮煖道：「您說『看我的家裏所少有的東西』，我替您暗暗地計算，你的宮裏積滿了珍珠寶貝，狗和馬養滿了外面的馬房裏，後列的姬妾，都是美麗的女子；您家所少有的東西，不過是『義』罷了；所以替您買了一個『義』字。」孟嘗君道：「買『義』怎樣買的呢？」馮煖道：「現在你只有一方小小的薛地，不去保養百姓像兒子一樣，反去盤剝他們的利息；所以我私下假傳了您的命令，把債賜給百姓，因而燒燬了債券，百姓都歡呼萬歲。這就是我所以替您買的『義』啊。」孟嘗君不快活道：「哦！先生去休息罷。」（敍馮煖收債爲孟嘗市義。）

後來隔了一年，齊王對孟嘗君道：「寡人決不敢把先王的臣子來做寡人的臣子。」孟嘗君便退休就國于薛地。到離開薛百里的地方，百姓都已扶了老人，帶了小孩，整天在路上迎接着。孟嘗君回轉

頭來對馮煖道：「先生所說替我買的『義』，那就在今天看見了！」（敍馮煖市義之效，孟嘗君今親見之。）

馮煖道：「狡猾的兔兒有三個洞，纔能夠免牠的一死；現在您還祇一個洞，不能夠墊高了枕頭，安穩地睡覺呢！我願再替您去開闢兩個洞。」孟嘗君聽了，就給他車子五十輛，黃金五百斤，西面到梁國去游說。對梁王道：「齊國放逐他的大臣孟嘗君在薛地，諸侯先迎接他的，國家就可以富厚而且兵力強盛。」梁王聽了，就留出了最高的相位，把舊時宰相換做上將軍，差一個使者，拿了黃金千斤，車子百輛。去聘請孟嘗君。馮煖先趕到薛地，通知孟嘗君道：「黃金千斤，是貴重的禮物，百輛車子，是顯赫的使節，想來齊國也知道了。」梁國的使者往來了三次，孟嘗君堅決地辭謝不去。齊王聽見了，君臣恐慌起來，立刻差了一個太傅，拿了黃金千斤，彩繪的馬車二輛，王自己用的劍一把，和一封書信，向孟嘗君謝罪道：「寡人不祥，受宗廟裏神鬼的禍祟，沉溺於一般諂媚姦宄的臣子，以致得罪了你。寡人原不能算有爲的人，願你看先王宗廟的面上，姑且回國來，仍舊統馭萬人罷。」馮煖又告戒孟嘗君道：「願您請求先王的祭器，立宗廟在薛的地方。」到了宗廟造成，馮煖回來報告孟嘗君道：「三洞都已造成了，君可以墊高了枕頭睡覺，快活地過日子了。」（敍馮煖爲孟嘗鑿三窟：一窟市義；二窟復留相齊；三窟請先王祭器，立宗廟於薛。）

孟嘗君做了宰相幾十年，沒有一些兒禍患的緣故，都是馮煖的計策呢。（結出孟嘗一生得力全在馮煖；與篇首無好無能相映照。）

趙威后問齊使

國策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尙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註釋】○齊王，姓田，名建。襄王子。在位四十四年，爲秦所虜，齊遂亡，無諡。○趙惠文王之后。○謂未開封。○無恙，勞問之詞，無憂無病之意。○處士，不仕之士。鍾離，複姓。○食，音寺，以食物給人。○衣，音意，作動詞用。○業，謂使之在位，以成其業。○葉陽子，亦齊之處士。葉，音攝。○哀鰥寡，老而無妻曰鰥，音關。老而無夫曰寡，今爲婦人喪夫通稱。郵孤獨，郵與恤同。周濟而撫恤。幼而無父曰孤，今爲無父者之通稱。老而無子曰獨，謂其單獨而無伴。○振，同賑。○北宮，嬰兒子，北宮，複姓。嬰兒子，女名。○撤其環瑱，撤，除去。環，卽耳環。瑱，音電，古者婦人充耳之玉。○朝，謂使之爲命婦而入朝。○於陵，齊邑，故城在今山東長山縣西；於讀若烏。子仲，齊人。○索，求也。

【語體】齊王差了一個使者，去聘問趙威后。國書還沒有開封，威后便問使者道：「貴國的年成好麼？百姓好麼？國王也好麼？」（趙威后先問齊使三個問題。）

使者不快活道：「臣奉了使命來聘問威后，現在您不問國王，卻先問年歲和百姓，難道是先貧賤而後尊貴的麼？」威后道：「不是這樣說的；倘使沒有年成，那裏有百姓；倘使沒有百姓，那裏有君王；所以有詢問，該捨去根本去問那枝葉的事情的嗎？」（探出本末，絕去貴賤之見。）

就接續地問下去道：「齊國有一個隱士叫做鍾離子的，他好麼？他的做人，有糧的人也給他吃，沒有糧的人也給他吃；有衣的人也給他穿，沒有衣的人也給他穿，這是幫助君王撫養百姓的啊；爲什麼到現在還沒有官職呢？葉陽子他好麼？他的做人是哀憐那無妻無夫的人，撫養那無父無子的人，賑濟那困苦貧窮的人，補助那吃用不夠的人，這是幫助君王生息百姓的啊；爲什麼到現在還沒有官職呢？」

北宮氏的女兒嬰兒子她好麼？除去了她的耳環和掛在耳上的玉，到老不嫁，孝養爺娘，這都是領了百姓到孝道上去的，爲什麼到現在還沒有教她入朝而君呢？這兩個賢士沒有官職，一個孝女沒有入朝，怎能做齊國的王，和保護千萬的百姓呢？那於陵地方的子仲還在麼？他的做人，對上不肯做齊王的臣子；對下不肯治理他的家業，對中不能結交諸侯，這是領了百姓到無用的路上去，爲什麼到現在還沒有殺掉呢？（問齊二處士，一孝女，何以弗業，不朝於陵，子仲何以不殺，處處以民爲主。）

莊辛論幸臣

國策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一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蚋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囓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

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于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嚼鯁鯉，仰嚼菱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罾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鬪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抃矣。故晝游乎江湖，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洲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

【註釋】 ①王、楚囊王。 ②蜻蛉，蟲名。與蜻蜓相類。 ③俛，與俯同。啄，鳥吃食。宜，亦作螭，音盲，形態與蠅相似。 ④調飴膠絲，

調飴糖使膠於絲。 ⑤仞，音及，八尺曰仞。 ⑥嚼，同啄。 ⑦白粒，即米穀之類。 ⑧栖，音西，鳥宿。 ⑨公子王孫，貴人之子孫。

⑩彈，形如弓，以竹為弦，俗謂之彈弓。 ⑪攝丸，引持彈丸。 ⑫謂以其同類之物招誘之。 ⑬黃鵠，大鳥名。 ⑭淹，乎大沼，淹沒也。大沼，大池也。 ⑮仰嚼菱衡，嚼也。菱，同菱衡，節杜衡。 ⑯翮，羽本。 ⑰罾盧，罾，音波，以石為矢鏃，盧，黑弓。

①② 增繳音增酌，弋鳥之具，以繩繫矢而射。 ③ 被劓僇，被受也；劓音監，利也；僇與啓同。 ④ 扞與隕通，從高落下。 ⑤ 鼎、二器名，皆用以烹調飲食者。 ⑥ 蔡靈侯，名般，卽靈公，因蔡封侯爵，故亦稱侯。 ⑦ 北陵乎巫山，陵登也；巫山，山名，卽巫峽，在今湖北巴東縣西，與四川巫山縣接界。 ⑧ 茹，食也；溪，同谿，澗也。流水之出處曰源，其下曰流。 ⑨ 湘波，卽湘水，湖南大川。 ⑩ 馳騁，馬疾驅而直馳；騁音逞。高蔡地名，卽今河南上蔡縣。 ⑪ 子發，楚大夫。 ⑫ 靈王，楚君名虔。 ⑬ 繫縛，朱絲，紅絲。左傳魯昭公十一年，楚子誘蔡侯般，殺之於申。蓋使子發召之，故以此爲喻。 ⑭ 州侯、夏侯，二人皆楚襄王左右之幸臣。 ⑮ 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句，輦音捻，車之以人挽者；又天子之車曰輦。鄢陵君、壽陵君，二人皆楚襄王隨從之幸臣。 ⑯ 方府，四方所貢藏于府庫者。 ⑰ 雲夢，澤名，在今湖北安陸縣南。 ⑱ 穰侯，穰侯、秦相，昭王母宣太后之弟，姓魏，名冉，穰音攘。秦昭王。 ⑲ 填塞也。隄塞，隄阨之要塞，卽今之平靖關，在河南信陽縣南境。

【語體】「臣聽得俗語說：『見了兔子去找狗，也不算晚呢；失了牛去修欄，也不算遲呢。』臣聽得古時成湯和周武祇是百里的地方，便能興盛起來的，桀和紂雖然有了天下，終於被人家滅亡；現在楚國地方雖小，截了長的，補上短的，還有幾千里，何止百里呢？（起筆未遲未晚是正文。一路層層遞接，俱寫遲晚。）按：楚襄寵信幸臣，而不受莊辛之言，反爲秦所敗，乃徵莊辛計議國家大計。故莊辛如此說法。」

「大王沒有看見那蜻蛉麼？六隻腳，四個翅膀，飛來飛去在天地的中間，低着頭去啄蚊子和蠅等東西吃，抬着頭去受甜的露水喝；自以爲沒有什麼憂患，同人家沒有什麼爭奪了。那裏知道五尺的童

子，正要調了飴糖，使牠膠在絲上，從三丈多高的上面，去捉牠下來，給螻蛄和螞蟻做食品呢！蜻蛉還是細小的東西哩！黃雀，牠低着頭吃米粒，抬着頭停在茂盛的樹上，振翅張翼，飛來飛去，自以爲沒有什麼憂患，同人家沒有什麼爭奪了。那裏知道公子王孫，左手拿了彈弓，右手拿了彈丸，要在八丈的上面捉牠，用牠同類去引誘牠。所以白天還在樹林裏游散，晚上已經變成了人家的肴饌，一剎那間就落在公子的手中了！黃雀還是細小的東西哩！講那黃鵠，牠游散在江海的上游，淹沒在池沼的中央，低着頭吃那鱗魚鯉魚，抬着頭嚼那菱角香草，奮起了六個勁羽，直上清風，飄飄搖搖地在高處飛着；自以爲沒有什麼憂患，同人家沒有什麼爭奪了。那裏知道射鳥的人，正要修好了他的石的箭頭和黑弓，整頓了他的繫線的箭，要想捉牠在八十丈高的上面；牠受了銳利的箭頭，帶了微細的箭絲，曲折顛倒地從清風裏跌了下來；所以白天還在江湖游散，晚上已經調在鼎鼐的中間了。黃鵠還是細小的東西哩！講那蔡靈侯的事情，也是這個樣子！他南游南陂，北登巫山，飲那溪澗的流水，食那湘波的鮮魚，左手抱了年輕的美妾，右手抱了寵幸的女子，同她們來去在上蔡的地方，不把國家的政事放在心上；那裏知道子發正在楚王面前受了命令，拿朱紅的絲繩去縛了他，把他殺死呢！蔡靈侯的事情還是小的哩！請講君王的事情，您左邊有個州侯，右邊有個夏侯，車輛背後跟了鄢陵君和壽陵君，吃封地俸祿的米，拿四方所貢的金，同他們來去在雲夢的中間，卻不把天下國家的政事放在心上；那裏知道秦相穰侯方才受了

秦王的命令，要用兵填塞隄塞要害的裏面，拋棄大王在隄塞的外面了呢！——中間純用引喻，自小至大，從物及人，漸漸逼入一點——君王之事，使楚襄知今尙未遲未晚。）

觸讐說趙太后

國策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一左師觸讐○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于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一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

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②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③太后曰：『然。』○^④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⑤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⑥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⑦厚而無勞，而挾重器○^⑧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⑨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⑩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一子義○^⑪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註釋】

○^①趙太后，即惠文后，孝威太后。

○^②長安君，惠文后少子，孝成王母弟，長安其號。

○^③唾面，辱之至也。

○^④左師，官

名，豐首擢。

○^⑤郗，同隙。此指病不敢直言其病，故曰郗。

○^⑥輦，王者的車。

○^⑦鸞，同鸞。

○^⑧賤息，自謂其子。

○^⑨職，即爲黑衣。

○^⑩沒死，以聞，沒，冒昧。謂冒死奏聞。

○^⑪未填溝壑，言未死之前。

○^⑫媼，音媼，老婦。

○^⑬燕后，太后女，嫁於

燕。○^⑭反，同返。古者嫁女，或國滅夫死，然後反母家，謂之大歸。

○^⑮微獨，不但。

○^⑯奉，同俸。

○^⑰重器，謂金玉的重寶。

○^⑱山陵崩，諱言太后死，故云。

○^⑲恣，聽憑。

○^⑳子義，趙之賢人。

【語體】趙太后新掌國政，秦國很急地出兵攻打着。趙國人到齊國去求救兵。齊人道：「必定要把長安君做押品，兵纔肯出。」趙太后不肯，大臣們極力諫勸。太后明明白白地對左右道：「如有人敢再說把長安君做抵押品的，我必定要不顧他的面子斥責他了。」（敍趙太后不肯以長安君爲質。）

左師官觸讐情願進見太后，太后就扳着面孔出去見他。觸讐慢慢地進來，走到了太后面前，自己謝罪道：「老臣生了腳病，已不能很快地走，沒有見太后的面好久了；可是實爲腳病，所以私下還願自己寬恕自己。但恐怕太后的玉體或有什麼不舒，所以情願來朝見朝見。」太后道：「老身只靠了車子行走呢。」觸讐道：「每天的飲食可曾減少麼？」太后道：「只靠吃粥罷了。」觸讐道：「老臣現在很不想吃，自己勉強行走，每天約走了三四里，便能稍進所喜的食物，用來調和自己的身體。」太后道：「老身倒不能這樣呢！」這時太后的面色稍爲和氣些了。（左師悟太后，先從行走飲食等閒語說入，以平其氣。）

左師公道：「老臣的賤子名叫舒祺，年紀最輕，很不能幹。但臣衰老了，私下很歡喜他，憐恤他，懇求令他充一個侍衛，保衛着王宮，所以敢冒死奏聞。」太后道：「知道了。年紀有多少了？」觸讐道：「十五歲了；雖是年紀尙小，老臣情願乘自己沒有死的時候來懇託太后。」（次說愛憐少子，寫出一長安君影子，再囑託太后，引出太后心事。）

太后道：「大丈夫也憐恤小兒子麼？」左師公觸讐回答道：「過于婦人呢！」太后道：「婦人特別還要加上幾倍呢！」觸讐回答道：「老臣私下以爲太后愛燕后，勝過了長安君。」太后道：「你錯了，那裏及得到長安君呢？」左師公道：「爺娘的愛兒子，總是替他打算久遠的計策。當太后送燕后的時節，捏着她的腳跟，替她流著眼淚，這是想念她要遠去了，也可說是哀憐極了。燕后既去，並非不想念她了，每逢祭祀的時候，必定禱告道：『望她千萬不要大歸。』那不是替她打算長久之計，有子子孫孫接續做王的意思麼？」太后道：「對的。」（又借燕后反襯長安君。）

左師公道：「現在的三代以前，講到那趙國的所以成爲趙國，趙王的子孫封侯爵的，他們繼續不斷存在的有幾個呢？」太后道：「沒有。」觸讐道：「非獨趙國，就是別國諸侯的子孫有存在的麼？」太后道：「老身不曾聽見過呢。」觸讐道：「這樣看來，他的禍患近一些的，輪着他自己的身上；遠一些的，輪着他子孫的身上。難道人主的子孫是一定不好麼？實是因爲他地位尊貴，卻是毫無功勞，俸祿豐厚，卻是毫不勞力；並且取着金玉重寶太多啊。現在太后尊貴了長安君的位置，並且封他肥壯豐美的土地，多給他金玉重寶，卻不教他乘現在的時候，給國家建一點功勞，將來太后百年之後，長安君怎樣能夠立足于趙國呢？老臣覺得太后爲長安君的計劃眼光太短呢！因此以爲太后的愛長安君不如愛燕后哩！」太后答應道：「是的，憑你怎樣的教他做罷。」於是替長安君備車百輛，到齊國去作抵押品，齊

國的兵也就出來了。（又用危詞聳聽，說太后愛長安君不如燕后，使太后悟而欣然心許長安君爲質。）趙國的子義，聽見這事，就說道：「人主的兒子呀，骨肉的親暱呀，還不能靠那沒有功勞的尊貴，沒有勞力的俸祿，來保守他金玉的重寶，何況做臣子的人呢？」（以趙賢士之感歎作結。）

魯仲連義不帝秦

國策

秦圍趙之邯鄲，①魏安釐王*②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③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④入邯鄲，⑤因平原君⑥謂趙王曰：⑦「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⑧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⑨今齊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⑩未有所決。一此時魯仲連⑪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召而見之於先生。」

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斫^{⊖⊖}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

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塗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

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予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註釋】 ①邯鄲，戰國時趙都，卽今河北省邯鄲縣。 ②螿，同僇。 ③蕩陰，今河南省蕩陰縣。 ④客將軍句，辛垣，姓，衍名，曰

客將軍者，非魏人，間從間道入。 ⑤因平原君句，平原君，趙武靈王子，名勝，爲趙相，封於平原。趙王，孝成王。 ⑥閔王，卽湣王。齊宣

王之子。 ⑦以齊故，蘇代說湣王去帝號，秦亦因去帝號。 ⑧猶豫，獸名，多疑，以喻臨事不決之人。 ⑨魯仲連，齊人，或稱魯連。

⑩東國，齊在山東，故稱東國。 ⑪鮑焦句，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爲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按鮑焦，周時隱者，因憤世，

抱木而死。 ⑫衆人二句，言衆人只見鮑焦爲一己而死，而不知其別有懷抱，以喻己不去闔城之故。 ⑬上首功，秦法，斬一

人首，賜爵一級，猶言以斬首多少計功者。○如權，猶詐也。謂待士以權詐。○虛，古以俘虜爲家奴，謂使民如奴隸。○過而旬，謂甚而至於就正位於天下，過甚也。○周烈王，名喜，天子死曰崩。○赴，告也。○天崩二句，垢音築，築也。天子謂

烈王之子安王，名驕，下席，守喪禮，卽寢苦，居廬。○齊威王，名嬰，齊田姓。○斬音灼，斬也。○叱嗟，怒斥聲，而汝也。罵其

母婢，賤之也。○醢音海，刺肉爲醬。○怏然，不快貌。○鬼侯，一作九侯，殷之諸侯。鬼侯有女美，入之紂，女不喜淫，紂殺

之，并醢鬼侯。○鄂侯，亦殷諸侯。○脯，乾肉。○膾里，一作姜里，故城在今河南湯陽縣北。○夷維子，夷維，今山東

濰縣，囚邑爲姓。子者，男子之美稱。○太宰，牛羊豕三牲。○巡狩，天子巡視諸侯守地。○鑿鑿，卽鎖鑰。鑿同管，鑿音健。

○攝衽抱兒，攝，搥也；衽，衣襟。言其君親爲厮養事。○薛，國名，故城在今山東滕縣。○鄒，國名，卽今山東鄒縣。○倍

同背。○飯舍，以米入死人口曰飯，以玉曰舍飯，音返。○三晉，韓趙魏初皆爲晉大夫，分晉爲三，故曰三晉。○公子無

忌，卽信陵君，魏昭王之少子。○晉鄙，晉鄙軍，晉鄙畏秦兵不進，無忌奪其軍，殺晉鄙，大破秦兵，解趙圍。

【語體】秦國圍困了趙國的邯鄲，魏國的安釐王差他的將軍晉鄙去救趙，晉鄙因爲怕秦，停兵

在蕩陰不進。魏王差了客籍的將軍辛垣衍，從小路入邯鄲，困了平原君轉告趙王道：「秦國所以要急

地圍困趙國的緣故，因爲以前曾同齊閔王爭僭皇帝的稱號；後來秦國仍舊取消皇帝的稱號，實因

齊國的緣故。現在齊國愈加衰弱，只有秦國稱雄天下；這並不是他一定要貪取邯鄲，他的意思，想求做

皇帝呢。趙國果能尊奉秦國做皇帝，秦國必定歡喜，撤退軍隊去了。」平原君狐疑着，沒有什麼決定。（敘

秦圍邯鄲，魏王建議尊秦爲帝。）

這時魯仲連剛纔游到趙國，恰巧秦國來圍困趙國，聽得魏將辛垣衍要教趙國去尊奉秦國做皇

帝，就去見平原君道：「這事情要怎麼樣了？」平原君道：「勝那裏敢說什麼事情！百萬的兵失敗在外面，現在又圍住了邯鄲不去。魏王差了客將軍辛垣衍，教趙國去尊奉秦國做皇帝。那人現在還在這裏。勝那裏敢說什麼事情！」魯連道：「我起初以為您是天下的賢公子呢，我到現在纔知道您不是天下的賢公子了。魏客辛垣衍在那裏？我請爲您責備他教他歸去。」平原君道：「讓我去召他來見先生。」（敝魯仲連滴遊趙，見平原君，知帝秦之說，欲爲之責魏使而歸之。）

平原君就去見辛垣衍道：「齊國有一個魯連先生，他在這裏，待我介紹着，來和你將軍見一見。」辛垣衍道：「我聽得魯連先生，是齊國的高尚之士；垣衍是人主的臣子，奉了君主的差使，是有職務在身，吾不願去見魯連先生的。」平原君道：「我已泄漏了呢！」辛垣衍方纔答應。（敝平原君紹介魯連於魏使辛垣衍。）

魯連見了辛垣衍，沒有說話。辛垣衍道：「我看住在這圍城裏邊的人，都是有求教于平原君的。現在我看先生的容貌，不是有求教於平原君的人；爲什麼長久住在這圍城當中卻不出去呢？」魯連道：「世上的人，批評鮑焦爲不能從容自愛，操切而死，都是錯的。如今一般人不明白他的道理，就以爲他爲了自己的一身而死，那也不對的。要知道那秦國是拋棄禮義，把殺人首級的多少來計功的國家，用權詐的手段，來差使他的將士；用奴隸的待遇，差使他的百姓。要是他竟肆無忌憚地做了皇帝，甚至就

要正位於天下，那末我只有跳到東海裏去自盡了，我不忍做他的百姓呢！今天所以來見你的緣故，想來幫助趙國哩。」（魯連說出不願帝秦而欲助趙。）

辛垣衍道：「先生幫助趙國的方法怎樣呢？」魯連道：「吾將教魏國和燕國幫助他，那齊楚二國，固然已幫助他了。」辛垣衍道：「若說燕國，我就算是同意你，可以助趙的了，姑且勿論；至於魏國，那末我就是魏國的人，先生怎能使魏國來幫助趙國呢？」魯連道：「魏國沒有見到秦國稱帝的害處的緣故呢。倘使魏國見到秦國稱帝的害處，那末一定幫助趙國了。」（魯連與辛垣衍討論助趙之法。）

辛垣衍道：「秦國稱帝的害處要怎樣？」魯仲連道：「從前齊威王曾經講究仁義的，率領了天下的諸侯去朝見周王，那時周朝貧窮而且微弱，諸侯都不來朝，卻只有齊國獨去朝見的。隔了一年多，周烈王死了，諸侯都去弔喪，獨有齊國到得最遲。周王生了氣，告訴齊國道：『天子死了，猶如天崩地裂，所以接位的皇帝也走下帝位來，臥在苫席，住着草廬守喪；你東藩的臣子田嬰齊到得最後，應得死罪。』威王怒不可遏地罵道：『呸！呸！你的母親是婢女，算得什麼東西呢！』但是威王這一來，終於被天下人譏笑。所以威王在周王活的時候去朝見他，死了就去罵他，實因忍不住他要求得厲害呢；但做天子總是這個樣子的，還沒有什麼奇怪。」（魯連先引齊威王事，以見權的不可輕易假人，證明不可帝秦。）

辛垣衍道：「先生難道不見那僕役麼？十個人去跟一個人，難道他們的力量不敵，智識不及主人

麼？原是怕他的威力啊。」魯連道：「這樣，魏國的和秦國比較，魏是他的僕役麼？」辛垣衍道：「是的。」魯連道：「那末我要使秦王把魏王煮成肉醬。」（又借魏說出既爲臣僕，即將受烹醢，以見不可帝秦。）辛垣衍就露出不快活的樣子，嘆了一聲道：「咦！先生的說話，那也太厲害了！先生又怎能使秦王把魏王煮成肉醬呢？」魯仲連道：「原有道理的，待我說出來。以前鬼侯、鄂侯、文王是商紂的三公，鬼侯有一個女兒生得很美，所以進獻到紂王那裏，紂王說她不好，就把鬼侯剝成了肉醬；鄂侯爲了這件事，拚命地諫爭，極力地辯護，所以把鄂侯煮成了肉乾；文王聽見了，長嘆了一聲，所以把他拘留在牖里的地方一百天，并想把他置之死地。爲什麼本來和人家同稱帝王的，卻自己走到那做肉乾肉醬的地步呢！齊閔王將要到魯國的時候，一個夷維人拿了馬鞭子跟着，他問魯人道：『你們豫備怎樣待我們的國君？』魯人道：『我們豫備把十副牛羊豬來待你們的國君。』夷維人道：『這是你們那裏取得來的禮節，卻這樣的看待我們國君。我們那國君，是天子啊；天子巡行到諸侯的地方，諸侯應該離開了正屋，奉獻了鑰匙鎖簧，提起了衣襟，抱了几席，在堂下看天子吃着。天子吃完畢了，方纔退下去聽朝。』魯人聽了他的話，就閉了他的關，不去接待他；閔王就不能夠到魯國去。將到薛國，借路於鄒國，那時鄒國的君主纔死，閔王想進去弔喪。夷維人對鄒國的嗣王道：『天子來弔喪，主人必定要把身體背着棺材，把靈位搬到南面朝北的地方，然後天子朝着南面來弔喪呢。』鄒國的許多臣子道：『倘使你們必定

要這樣做，我們情願用劍自殺！』所以閔王不敢到鄒國去。那鄒魯的臣子們，當他們國君活的時候，不能夠去奉事供養，死了又不能夠把米粒和美玉去塞在君主的口內，然而尚且要把天子的禮節，行到鄒魯的臣子那邊，鄒魯的臣子，到底還不接肯受。現在秦國是有一萬輛兵車的國家，魏國也是有一萬輛兵車的國家，大家都有王的名義，爲什麼見他打了一次勝仗，就想乘此去尊他做皇帝？這是教三晉的大臣，還不如鄒魯的奴僕婢妾了！況且秦國的野心不戢，必定要做皇帝。那末恐怕他要變動諸侯的大臣。他將要撤換他以爲不能幹的人，卻給他以爲賢明的人；撤換他不歡喜的人，卻給他歡喜的人；他還要使那些子女讒妾，去做各國的嬪妃姬妾；住在魏王的宮殿內；魏王那裏能夠安逸地過去呢？而且你將軍怎樣還能夠得着舊時的寵幸呢？（魯連因辛垣衍之間，先引紂事，以證若專尊秦，竟被脯醢。又引魯鄒不肯帝齊。次言魏如爲秦臣僕，便有切膚之災。說秦稱帝之害，可懼可駭。）

辛垣衍聽了，就起來拜了兩拜，自己謝罪道：「起初以爲先生是個平常人，到了今天方纔知道先生是天下的賢士呢！吾從此回去了，不敢再講尊秦爲帝的話了。」秦國的將官聽見了，因此退兵五十里。恰巧魏國的信陵君奪了晉鄙的兵來救趙國，攻打秦兵，秦兵就退了回去。（敘辛垣衍聽魯連之議論，不敢復言帝秦，旋秦軍亦退。）

那時平原君想把地方來封給魯仲連，魯仲連辭謝推讓了三次，到底不肯受。平原君就備酒請他；

吃到暢快的時候，平原君走上前來，把千金送給魯連。魯連笑道：「人家所以要尊貴那天下的豪士，爲的是他能替人家排除患難，解釋紛亂，並且不受什麼酬報。倘使受了酬報，那就變成商人了。仲連是不忍做的。」就辭別了平原君，從此一生不再出見。（敍魯連辭封爵，謝千金，超然遠引，終身不見。）

魯共公擇言

國策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一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且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註釋】

首句，梁王，卽魏惠王，名嬰。史作罍，觴，給人飲酒。范臺，梁之臺名。○是時魏方強，魯、衛、宋、鄭之君均來朝。魯君、共公舉觴，舉爵進酒。○興，起立。○避席，離所坐之位。擇言，擇善而言。○帝女句，儀狄，夏禹時之作酒者。帝女，按名義考，謂帝女之

帝卽禹。○旨酒，美酒。○不嫌，不足。猶言口中無味。嫌與歎通。○易牙句，易牙，春秋齊人，善調味，齊桓公用爲侍人，甚寵幸。煎

熬，燻，炙，有汁而煎之使乾曰煎，乾煎曰熬，燒肉曰燻，炮肉曰炙。燻，音煩，炙，音質。○覺音教，睡醒。○南之威，卽南威，春秋時美人。

○楚王句，楚王，莊王。強臺，卽楚之章華臺。崩山，一作京山，高大之山。○江，長江。湖，洞庭湖。○臨，從上視下。彷徨，徘徊。

○盟，設誓。言誓不再登強臺。○尊，同樽。○白台，閩須，二人皆美人名。○夾林，闕臺，皆梁王游觀之處。○言稱

善不置，屬音燭，連續。

【語體】 梁王魏嬰（罍）請許多諸侯在范臺上喝酒。喝到興高彩烈的時候，梁王請魯君乾杯。

（敍梁王宴諸侯。）

魯君起立，離開了座位，選擇了善言說道：「以前夏禹的女兒，教儀狄做酒，酒味很好。進呈夏禹，禹喝了，覺得他的滋味很好，就此疏遠了儀狄，戒絕了美酒。說道：『後世的君主，必定有因爲貪喝美酒，而亡掉他國家的。』齊桓公在一天夜半的時候，覺得口中無味，易牙就揀那桓公喜吃的東西，煎的煎，熬的熬，燒的燒，炙的炙，調和了五樣的滋味，去進呈桓公，桓公吃得很飽，到了天明還沒睡醒。說道：『後世的君主，必定有因爲貪吃美味，而亡掉他國家的。』晉文公得了個美人南之威的，三天不上朝，就此離開了南之威和她疏遠。道：『後世的君主，必定有因爲好色而亡掉他國家的。』楚王登強臺去望崩山，

但見左面是江，右面是湖，從上面望下，徘徊着不去，快活得竟像忘了死的一般。就此立誓永遠不再上強臺。說道：『後世的君主，必定有因爲那高臺和水池而亡掉他國家的。』現在主君酒杯裏的酒，彷彿是儀狄的美酒；主君吃的滋味，彷彿是易牙的烹調；左邊有白臺，右邊有閭須兩位美人，彷彿是南之威的美麗；前面有夾林，後面有蘭臺，彷彿是強臺的快樂。這四件事情犯了一件，已經足夠亡他的國家了；現在主君完全犯了，可以不警戒麼？（魯共公列舉當戒之酒、食、色、遊四事，引證事實，以規勸梁王。）

梁王聽了，就連聲稱善不置。（梁王稱善。）

唐睢說信陵君

國策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唐睢○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我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註釋】 ①首句，信陵君、魏昭王少子，名無忌，封於信陵，故以此稱。殺晉鄙，因秦圍趙之邯鄲，魏使將軍晉鄙率師救之，晉鄙畏秦師，止于蕩陰而不進，故殺之。 ②唐雎，戰國時魏人。雎，音雖。 ③卒然，匆遽之貌。卒，同猝。 ④受教，猶言聽命。

【語體】

信陵君殺了晉鄙，救了邯鄲，破了秦軍，保存了趙國。趙王親自到城外迎接。唐雎對信陵君說道：「臣聽得人家說：『事情有不可以給知道的，有不可以不知道的，有不可以忘卻的，有不可以不忘卻的。』」信陵君道：「這是什麼意思啊？」唐雎對道：「人家的憎惡我，不可以不知道的；我的憎惡人家，卻不能給知道的；人家的有恩德於我，不可以忘卻的；我有恩德於人家，不可以不忘卻的。現在你殺了晉鄙，救了邯鄲，打破了秦軍，保存了趙國，這是很大的恩德啊。現在趙王親自在城外迎接，驟然見了趙王，願您把施過恩德的心忘了呢！」（敘唐雎說信陵君應忘救人之德。）

信陵君道：「無忌謹受你的指教。」（信陵君受教。）

唐雎不辱使命

國策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使於秦。一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

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今我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蒼鷹擊於殿上。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祿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一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喻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註釋】 ①秦王，始皇。 ②安陵，戰國時小國，屬於魏。一作鄆陵，即今河南鄆陵縣西北之地。 ③滅韓，在秦始皇十八年，亡

魏，在廿一年。 ④長者，謹厚者。長，音掌。錯意，置意。錯同措。 ⑤直，猶但也。 ⑥怫然，忿怒貌。 ⑦布衣，庶人。 ⑧徒跣，赤足步行。跣，

音洗。 ⑨搶地，觸地。 ⑩庸夫，常人。 ⑪吳王僚，夷昧子，季札之姪。專諸，膳宰。僚嗜炙魚，因進魚而刺之。 ⑫彗，音遂，星名。

古謂之彗，形似帚，故俗又稱掃帚星。襲，月者，言星之光芒，襲入月魄。 ⑬聶政，戰國時軹人，傀，韓相俠累之名。先是，嚴仲子與俠

累有隙，使政刺之。政以母在不許。及母死，遂伏劍至韓，爲仲子刺殺俠累。⊙虹、太陽光線與水氣相映，現於天空之彩暈。白虹，喻指白色似虹之物。貫日，言白虹激射日中。⊙要離，吳人。公子光卽吳王闔閭，既弑王僚，使要離刺其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戮其妻子，走見慶忌於衛，以劍刺之。⊙蒼鷹，鷂鳥名。擊，言其盤旋。⊙休祿，休，吉兆。祿，讀若精，戾氣。⊙縞素，喪服。

⊙攬，柔和。⊙噓，曉。

【語體】秦王差了一個人，向安陵君道：「寡人想把五百里的地方來交換你們的安陵，安陵君庶幾要答應寡人！」安陵君道：「大王加我恩惠，把大的地方，來交換小的地方，果然很好；可是我受地於先王，願始終的保守，不敢交換呢！」秦王不快活，安陵君因此差唐雎到秦國去修好。（敍安陵君不欲以安陵易秦五百里之地，遣唐雎使於秦。）

秦王向唐雎說道：「寡人把五百里的地方，來交換你們的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的說話，這是什麼道理呢？並且秦國滅亡了韓魏，你們以五十里的地方，反而能保存的緣故，就因安陵君是個忠厚長者，所以不把他放在心上呢。現在我把十倍的地方，請安陵君的地方推廣些，安陵君竟不聽我的話，不是輕視我麼？」唐雎對道：「不，並非是這樣的。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保守它，雖用千里的地方也不敢交換，豈但五百里呢？」（敍唐雎使秦後，承君之意旨，言願守故土，不願易地。）

秦王勃然大怒，向唐雎道：「你也曾聽過天子的動怒麼？」唐雎對道：「臣沒有聽過。」秦王道：「天子一怒，死屍橫了百萬，血水流了千里。」唐雎道：「大王也曾聽過庶人的動怒麼？」秦王道：「庶人的

動怒，不過丟了帽子，棄了鞋子，把頭來撞地罷了。」唐睢道：「這是庸俗人的動怒，不是士的動怒。試看那專諸的刺吳王僚，掃帚星侵襲月亮；聶政的刺韓相傀，白虹橫互了太陽；要離的刺王子慶忌，蒼鷹盤旋在殿上；這三個人都是布衣的勇士呢。藏了怒氣，沒有發泄，吉兆戾氣，竟從天降下；現在合了我，將要有四個了。倘使士必要動怒，橫屍兩人，流血五步，使天下的人都穿素服，就是在今天啊！」就拔了劍起立上前。（秦王說天子之怒，唐睢說布衣之怒，引三人作證，並及自己，以警告秦皇。）

那時秦王的面色露出柔和的樣子來了，長跪謝罪道：「先生請坐！何至於這樣呢！我已明白了。那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的地方存在的緣故，不過因為有你先生啊！」（敍秦王敬佩唐睢，唐睢真不辱君命。）

樂毅報燕王書

國策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_○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_○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_○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齊田單_○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一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_○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

之讐。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一

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一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于[⊙]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甲兵，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

也。趙若許，約楚魏同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歷室。器設於寧臺，薊邱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順於其志，以臣爲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一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遺令詔後嗣之餘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一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鳴夷，而淳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隨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

測之罪，以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一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①臣雖不佞，數②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唯君之留意焉。」

【註釋】①樂毅，中山人，樂羊之後，燕昭王禮爲亞卿，以兵攻齊，入臨淄，下七十餘城，封昌國君。昭王卒，惠王立，不快於毅，乃至趙，趙封爲望諸君。②五國，韓、魏、趙、楚、燕。③三城，聊、莒、即墨。實僅莒，即墨二城未下。④騎，荆、燕人。⑤田單，齊人，敗燕復齊，封安平君。⑥讓，責備。⑦暴露，謂因出征而晒于日，露于野，暴同曝。⑧不佞，猶言不才。⑨斧質，皆刑人之器，斧同鈇，質同鑕，斬人楛。⑩足下，稱人之敬詞。⑪侍御，給事左右之人，不敢直言，惠王，故托稱其侍御。⑫畜，養，舉錯，進止之意，錯，同措。⑬假節，即持節，古者使臣持符節以示信。樂毅見燕昭王有大志，故假魏節使燕。⑭察，考驗而舉之。⑮餘教，餘業，言齊桓霸諸侯，餘業猶存。⑯驟，屢次勝。⑰口受令，親口受先王之命令。⑱符節，古使臣執以示信之物。⑲河北，謂黃河以北，今密雲縣等地，指燕。⑳濟水之西，爲齊國之界。㉑攻到齊的國都臨淄。㉒齊王，湣王。莒，音舉，今山東莒縣。㉓大呂，齊鐘名。㉔元英，燕宮名。㉕故鼎，本爲燕鼎，輸于齊者，歷室，燕宮名。㉖寧臺，燕臺名，在今河北薊縣西。㉗薊邱二句，薊邱，燕都，今河北大興縣。汶，大汶河，出山東萊蕪縣東北原山，西南流，過壽張縣，至安民亭，入于濟。竹田曰篁，謂以燕竹植齊地。㉘頓命，墜命。㉙蚤知，先見。蚤，同早。㉚八百歲，齊自太公至湣王約八百年。㉛順，假借爲「慎」。易經：「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㉜庶孽，庶子，卽衆賤子，猶樹之有孽生，故云庶孽。㉝萌隸，民人隸役，萌同氓。㉞鄂，楚都，卽今湖北江陵縣北十里之紀南城。㉟鴟夷，革囊。鴟，音蚩。吳王殺伍子胥，以鴟夷盛尸，投之江。㊱遠見之論。㊲離，同罹，遭也。㊳不潔其名，言不自潔其名，而歸咎於君。㊴數，音朔，屢次。

【語體】昌國君樂毅替燕昭王合韓魏趙楚燕五國的軍隊去攻打齊國，打破七十多個城池，盡把它收做郡縣，來做燕國的屬地。還有三個城池沒有打破，可是燕昭王死了，惠王即位，聽信了齊國人的反間計，疑心樂毅，卻差騎劫去代他領兵；樂毅就逃到趙國，趙國封他做望諸君。樂毅既走，齊國的田單就用計策欺騙騎劫，到底打敗了燕軍，仍舊收回七十多個城池，因此恢復齊國。（敍樂毅破齊，齊人離間，樂毅奔趙，齊卒收復失地。）

燕惠王那時方纔懊悔，恐怕趙國用了樂毅，趁燕國疲乏的時候，領了趙兵來伐燕；燕王就差了一個人去責備樂毅，並且謝罪道：「先王把全國來委託將軍，將軍爲燕國打破齊國，報了先王的冤讐，天下的人那一個不害怕，我怎敢有一天忘卻將軍的功勞呢？恰巧先王駕崩，我新卽王位，左右的臣子們誤了我；所以我差騎劫來代將軍，原是因爲將軍曝露在外，已經很久了，所以召回將軍，姑且休息一回，替我打算國事。將軍誤會了我的意思，以爲同寡人有嫌隙，就此棄了燕國去歸附趙國。爲你將軍的一身打算，果然好了，可是怎樣報答先王待遇將軍的盛意呢？」（燕王先謝後讓，重稱先王，欲以感動樂毅。）

望諸君就差人拿了一封信，去答復燕王道：「臣沒有才幹，不能奉行承受先王的教訓，以順您君王左右的心思；因此恐怕受刀斧的刑罰，以致損壞先王的明察，並且又陷您君王於不義，所以逃奔趙

國。自己想來，擔了不肖的罪名，所以不敢有什麼辯白。現在您打發了使者來責備我的錯處，我恐怕左右不明白先王的所以畜養我幸臣的道理；並且還沒有明白我的所以委身於先王的心跡；所以敢把這封信來回答您。（樂毅先敍不回燕而降趙，及復書之故，籠括全篇。）

「我聽得賢聖的君王，不拿俸祿私給他的親信，功勞多的人方纔給他；不拿官職隨意給他歡喜的人，才能相當的人，方纔給他。所以審察才能去授人官職的，是成功的君王；選擇品行去結交朋友的，是立名的士人。我就一己的眼光看來，先王的舉動，有高出世人的心理；所以我做魏王的使者，到了燕國，得蒙錄用。先王逾格的推舉，拔我在許多賓客之中，卻把我立在羣臣之上；也不同宗室大臣商酌，就命我做了亞卿。我自以為奉行命令，承受教訓，可以微幸沒有罪了，所以受了命令不敢辭謝。先王下一個命令道：『我和齊國有幾代的冤讎，不解的怒氣，所以不量自己的輕重強弱，卻想和齊國較量一下。』我就對答道：『齊國是霸國的餘業，有屢次打勝他國的遺事餘烈。並且兵馬嫻熟，能征慣戰，大王要想攻打他，一定要合了天下人的力量纔好；要合了天下人的力量，沒有比結合趙國更爲便捷了。並且還有淮北、宋地，又是楚、魏二國所共同願望的；趙國倘若答應了，約了楚國和魏國共同盡力，合四國的力量去攻打他，齊國可以大破的了。』先王說道：『好的。』我就親口受了先王的命令，手中拿了出使的符節，往南面到趙國；立刻就還燕覆命，起兵跟他去攻打齊國。靠了上天的照應，先王的靈威，及我們河

北的地利，我隨着先王攻打到齊國邊界濟水之上。濟水上的軍士，奉了命令去攻打齊國，打得大勝。輕裝的士卒，精銳的兵將，一直趕到他們的國都。齊王奔到莒國，不過只逃了他自己的一個身體。所有珠玉財寶車輜甲冑珍貴的器具，完全收入燕國。把名叫大呂的鐘，陳設在元英宮，把故鼎歸還到歷室宮，齊國的器具，都陳設在寧臺，薊邱的竹木，都種植在汶上的竹田裏。從五霸到現在，功勞的大，實在沒有勝過先王的。先王以爲順遂了他的志向，並且以爲我並未辱命，所以劃出了一些地方封給我，使我得像一個小國的諸侯。我沒有才幹，自以爲奉行命令，承受教訓，可以徼幸免罪了，所以受了封命，不敢辭謝。（言受先王知遇之恩，爲先王建蓋世之功，幸得受地封侯。）

「我聽得賢明的君主，功已立了不肯廢棄，所以顯著於春秋；有遠見的士人，立了名卻不肯毀壞，所以稱揚在後世。像那先王的報冤洗恥，平服萬乘的強國，收沒人家八百年的積蓄。等到拋棄羣臣的那一天，遺命詔告後王的遺訓，使一般執政任事的大臣，所以能夠照了法令辦政事，慎防着庶子的，恩惠施到百姓，都可以教導後世。（說先王之功績及遺教。）

「我聽得善於創作的人，不必一定善於成功，善於創始的人，不必一定善於終局。從前伍子胥說話給吳王闔閭聽了，所以吳王足跡，能遠到楚國郢都；夫差不信他的話，賜他一個皮袋，把他浮在江中；只因夫差不明白有遠見的議論可以立功，所以沉了子胥，不知懊悔；子胥不早見君主的不能容納，所

以弄到投江，而不能改變。講到免了身體的刑罰，全了取齊的功勞，來表明先王的舊功，這是我最上的計策；遭了謗毀，受了誅戮，來墮落先王的名望，這是我最怕的事情；臨了不可測度的罪名，乘着燕國疲敝的機會，自圖私利，那是道義上所不許我做的。（引證吳王伍子胥之事，并自明心跡。）

「我聽得古時的君子，和人絕交，不出惡聲，忠臣離了國家，不肯謗毀君王，作自己的辯護。我雖沒有才能，可是常常受教於君子的了。所以本不願自己辯白，但是恐怕大王聽信了左右的說話，卻不能明白我疏遠的行爲；所以敢拿信來報答大王，望大王細細地留心纔是。」（結出通書之意，情致委曲，品格高超。）

李斯諫逐客書

秦文

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一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

儀^⑤之計，拔三川^⑥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⑦，南取漢中^⑧，包九夷^⑨，制鄢

郢^⑩，東據成皋^⑪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⑫，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

范雎^⑬，廢穰侯^⑭，逐華陽^⑮，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

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⑯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

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一今陛下致崑山之玉^⑰，有隨和^⑱之寶，垂明月^⑲之珠，服太

阿^⑳之劍，乘織離^㉑之馬，建翠鳳^㉒之旗，樹靈鼉^㉓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

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㉔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㉕，不

爲玩好；鄭魏之女^㉖，不充後宮；而駿馬馱騃^㉗，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

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㉘，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㉙之簪，

傅璣之珥，阿縞^㉚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㉛，趙女^㉜不立

於側也。夫擊甕叩缶^㉝，彈箏^㉞搏髀^㉟，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

衛^㊱桑間^㊲韶虞武象者^㊳，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

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

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一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①②}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③④}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⑤⑥}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之無危，不可得也。」一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一

【註釋】 ①游間，謂來游說而間諜。 ②李斯，楚上蔡人，初爲秦客卿，後爲秦相。 ③秦穆公，名任好，春秋五霸之一。 ④由

余，西戎人，使秦，穆公賢之，以計間戎王，由余入秦。 ⑤百里奚，虞人，虞亡，入秦。 ⑥宛，秦置宛縣，今河南南陽縣。 ⑦蹇叔，岐州人，嘗遊宋，蹇，音牽。

⑧宋，今自河南歸德以東，至江蘇徐州境，周封微子於此。 ⑨不豹，不鄭之子，鄭見殺，豹奔秦。 ⑩公孫支，子桑。

⑪西戎，今甘肅慶陽境。 ⑫孝公，穆公十六世孫，名渠。 ⑬商鞅，衛人，相秦孝公，封於商，又號商君。 ⑭惠王，秦孝公之子，自稱爲王。

⑮張儀，魏人，相秦惠王，以連橫之策說六國，使背縱約而事秦。 ⑯三川，郡名，秦置，其地有河、伊、洛、三川，故名。今河南省北部黃河兩岸皆其地。

⑰上郡，魏地，共十五縣，秦收而置爲郡。 ⑱漢中，楚地，秦置爲郡。今陝西西南及湖北

西北之境。 ⑲九夷，東夷有九種之不同。 ⑳鄆，在今湖北宜城縣境。 ㉑楚都，在今湖北江陵縣境。 ㉒成皋，今河南汜水

縣。 ㉓范雎，戰國時魏人。 ㉔穰侯，秦相，昭王母宣太后之弟，姓魏名冉。 ㉕華陽，宣太后同父弟華戎。 ㉖陸下，君主

時代臣民稱天子之詞。崑山，崑崙山之簡稱。其岡出玉。①因隨和、楚和氏得玉璞於楚山；楚文王使人理其璞而得玉，稱和璧。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敷之，後蛇啣大珠以報之，是爲隨珠。②明月、夜光珠。③太阿、楚劍，阿音烏。④織離，北狄國名，出良馬。⑤以翠羽爲鳳形而飾旗。⑥鬻音駝，形似鱷魚，皮可蒙鼓。⑦夜光玉名，其光夜可以鑒。⑧謂犀角象牙所製之器。⑨鄭魏之女，因其國風奢靡，故稱女之美者，必曰鄭魏。⑩缺驢，音決堤，良馬。⑪下陳，侍妾。⑫宛珠，宛縣所出珠。⑬傳同附，璣珠不圓者。珥音二，塞耳之玉。⑭阿縞，齊東阿縣之絹帛，阿音烏。⑮窈窕，嫺好貌。窈音夭，窕音挑。

⑯趙女，趙地所產之美女。⑰缶音否，盆也。⑱箏，瑟類，十三弦。⑲髀音陸，股骨。⑳鄭衛，指鄭衛之樂。㉑桑間，紂使師延所作之靡靡之音；濮水之上有桑間。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而死。㉒韶，虞舜之樂。武象，大武，爲周武王樂，樂必兼舞，故云象。㉓泰山不讓土，壤四句，泰山、東嶽，在今山東省，讓辭也。擇，別選就成功。㉔黔首，秦謂民爲黔首，以其首黑之故。

㉕喻供敵國利用。齋音咨，送給。

【語體】秦國宗室大臣們都向秦王說道：「各國諸侯的人來委身事秦的，大都爲他的國主游說，來窺探秦國的間隙罷了；請把所有的客卿一概驅逐出去。」商議下來，李斯也在驅逐之中。（敘秦下逐客令。）

李斯就上書道：「臣聽得一般官吏的建議，要驅逐客卿，我暗暗地想，以爲這件事情，實在是差了。從前穆公徵求賢士，西面聘請由余於戎地東面得到百里奚於宛城，迎接蹇叔於宋國，徵求不豹、公孫支於晉國，這五個人，都不是秦國人，可是穆公用了他們，併吞了二十個國家，就稱霸西戎。孝公用了商鞅的法令，變移風俗，人民因此殷實興盛，國家因此富厚強大，百姓願爲國家所用，諸侯都來親近服事。」

得了楚魏的軍隊，奪地一千里；直到如今，政治修明，國家強盛。惠王用了張儀的計策，滅亡三川的地方，西面併吞了巴蜀，北面收得了上郡，南面取得了漢中，包圍了九種東夷，控制了郢鄂，東面佔據了成臯的險要，割取了肥美的地方，就此解散六國的縱約，使他們西面來服事秦國，直到了如今，功績還在。昭王得了范雎，就此廢貶了穰侯，驅逐了華陽，強盛了公室，杜絕了私門的請託，好像蠶吃桑葉般的征伐諸侯，使秦國成功帝王之業。這四個君主，都因了客卿的功勞。從這樣看來，客卿有什麼對不住秦國呢？倘使這四個君主，驅逐了客卿，不能容納，疏遠了賢士，不能任用，這是使得國家沒有富厚的實際，而且還沒有強大的名望呢。（引秦之先君四人，皆重用客卿，使秦富強而成帝業。）

「現在君王得了崑岡的美玉，有了隨和的珍寶，掛了明月的珍珠，帶了太阿的寶劍，騎了織離的駿馬，造了翠鳳的旗子，豎了靈囂的皮鼓；這幾種寶貝，秦國不生一件的，可是皇上卻喜歡他，這是什麼道理呢？如果一定要把秦國所生的然後可用，那末，夜光的璧，不能裝飾在朝廷，犀和象做的器具，不能做您的玩好，鄭魏兩國的美女，不能充數在後宮，而馱驪的駿馬，不能飼養在馬棚，江南的金錫，不能當做器用，西蜀的丹青，不能當做采色；所以裝飾後宮的，充作姬妾的，快活心意的事情，動聽耳目的聲色，必定要把秦國所生的然後可用，那末宛珠的簪，附飾璣珠的耳環，阿地的絹帛，各種錦繡的裝飾，不進呈到面前。並且時髦風雅，美豔窈窕的趙女，不立在旁邊了。要知道擊着甕兒，叩着瓦器，彈着竹箏，敲着

股骨，這樣嗚嗚的唱歌，用來快活耳目的，真是秦國的聲音；鄭衛桑間的音樂，韶虞武象的歌曲，都是別國的音樂。現在棄了擊甕兒的樂器，聽那鄭衛的音樂；除了彈竹箏的樂器，取那韶虞的歌曲，這樣的做去是什麼道理呢？也因為快意在前，但求稱心罷了。現在用人卻不是這樣，不問他的可否，不論他的曲直，只要不是秦人，一概不用；做客卿的一概驅逐。那末所看重的是聲色珠玉，所看輕的是人民；這不是所以跨踞天下，制服諸侯的方法呢！（言聲色珠玉之美，則取材異地；於人則逐客，是重物而輕人。）

「臣聽得說道：地方廣闊的，米糧必多，國家強大的，百姓必多，軍隊盛大的，士卒必勇敢。泰山不辭掉泥土，所以能夠成功這樣的大，河海不別去小水，所以能夠成就這樣的深；做君王不棄去百姓，都一視同仁，所以能夠彰明他的德行。因此土地沒有四方的分別，人民沒有別國的界限，常常四時充足，美滿，鬼神降福。這便是從前五帝三王的所以無敵於天下呢。現在君王卻反拋棄了百姓，去資助敵國；驅逐了賓客，去替諸侯建立功業；使天下的士子，退縮不敢西來，裹足不進秦國；這就是『借兵給賊，送糧給盜了。』要知道物品不生在秦國，可以寶貴的正多；士子不生在秦國，却情願效忠的正不少；現在驅逐客卿，去資助敵國，損害百姓，增多冤仇；裏面既是空虛，外面又結怨於諸侯，這樣要求國家沒有危險，不可以得到了。」（痛言逐客之害，是本文正意。）

秦王就廢除逐客的命令，復李斯的官職。（秦王納李斯言。）

卜居

楚詞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一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筴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

屈原曰：「吾寧悵悵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茆，○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呶訾栗斯，○喔咿嚅唳，○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挈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鴛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鷄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一詹尹乃釋筴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筴誠不能知此事。」

【註釋】 ①屈原，戰國時楚人，一名平，字靈均。仕楚爲三閭大夫，懷王重其才，靳尚輩譖而疏之，遂被放逐。 ②給讒言所蒙

蔽障隔。 ③太卜，太筮官之長。鄭詹尹，姓詹之占筮官。 ④端正也。筴，音策，著草，用以箴者。拂拭。龜，靈龜，用以卜者。 ⑤悃悃款款，

志純一。 ⑥朴，同樸。 ⑦勞，迎也。謂隨俗高下而送迎。 ⑧茆，通茅。 ⑨遊大人，謂徧謁寵貴之人。 ⑩媮通偷。 ⑪呢嘗，謂以

言求媚呢，音足嘗，音子梁，同慄，斯語助詞。梁斯，承顏色。 ⑫囉咿囉呢，皆強笑貌。囉呢，一作儂兒。 ⑬婦人，指懷王寵姬鄭袖。

⑭突梯，謂圓滑無稜角。滑稽，謂諧語辯捷，能亂同異。滑，音骨。 ⑮謂如膏之凝而肥澤，如皮革之柔軟。 ⑯絜，音頁，比量

楹室之圓柱。善本方而求圓之意。 ⑰昂昂，馬行貌。又高也。 ⑱汜汜，浮游不定。汜，音泛。 ⑲鳧，音扶，野鴨。 ⑳騏驥，千

里馬。瓦猶當也。輶，車衡兩端之橫木，作缺月形，以挽馬頸者。 ㉑黃鸞，大鳥，一舉千里。比翼，並飛。比，音界。 ㉒鷺，音務，鳴。

⑳溷，音混，污濁。 ㉓鈞，古量名，三十斤。 ㉔黃鍾，亦作黃鍾，十二律之一。 ㉕吁嗟，嘆息。默默，不得意。

【語體】 屈原既被放逐，有三年不能再見君王；竭盡了智力忠心，却被讒言所障隔，因此心緒煩

悶，思慮昏亂，不知道走那一條路好。（先敘卜居之由。）

就去見太卜鄭詹尹道：「我有疑惑的事情，願請先生爲我一決。」詹尹端正了蓍草，拂拭了靈龜

道：「先生有什麼見教呢？」屈原道：「我寧可誠懇樸實去效忠呢？還是隨着世俗的高下去免除困窮

呢？寧可割除茅草去盡力耕種呢？還是去游說大人先生們，因而成就我的聲名呢？寧可正言直論，不避

忌諱，因而危及身體呢？還是從俗以圖富貴，因而苟全生命呢？寧可拋棄官爵，去保我的天真呢？還是諂

媚人家，強顏歡笑，去委身婦人呢？寧可廉潔正直，來自己清高呢？還是滑稽圓轉，像那脂肪軟皮般的去

求媚呢？寧可昂然不羣，像那千里的駿馬呢；還是糊糊塗塗像那水裏的野鴨呢；跟了波浪的上下，苟且保全我的身體呢？寧可和騏驥一同駕車呢；還是跟着劣馬的足跡呢？寧可和黃鶻同飛呢；還是和雞鴨爭食呢？這種種事情，究竟是那個吉？那個凶？去掉那一個？順從那一個？想那世上混濁不清，把蟬翼當做重，千鈞當做輕，寶貴的黃鐘樂音，反相毀棄，惡劣的瓦釜噪聲，反相爭鳴。讒人志高氣揚，賢士身窮名絕。唉！還有什麼說呢？有誰知道我的廉潔清貞？（邪曲害公，方正不容，屈原設為不知所從，以請卜。）

詹尹就棄了蓍草，辭謝屈原道：「量之以尺，也有太短的時候，度之以寸，也有太長的時候。卜之以靈龜，也有不足的時候，料之以智慧，也有不明的地方，命數也有不到的時候；鬼神也有不通的地方。用你的心思，行你的意志，靈龜和蓍草，實在是不能知道這事的。」（結出本旨——用己之心，行己之意。）

宋玉對楚王問

楚詞

楚襄王^①問於宋玉^②曰：「先生其有遺行^③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④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⑤，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⑥，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⑦，國中屬^{*}。」

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①雜以流徵，^②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③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④負蒼天，^⑤足亂浮雲，^⑥翱翔乎杳冥^⑦之上。夫藩籬之鷦，^⑧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⑨暴鬻於碣石，^⑩暮宿於孟諸。^⑪夫尺澤之鯢，^⑫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⑬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註釋】①楚襄王、懷王之子。②宋玉、屈原弟子，爲楚大夫。③遺行，謂行爲之缺失。④唯，音緯，答應聲。⑤下里巴人，下曲名。下里，鄉里，巴蜀，本蠻地，巴人猶云蠻人。卽鄉間蠻歌。⑥屬，音燭，聚也。⑦陽阿，薤露，古樂曲名。阿，音烏。薤，音械。⑧陽春白雪，古樂曲名。⑨商羽，皆五聲之名，引之刻之，皆所以協律。⑩雜，相合。徵，音止，亦五聲之名。言使五聲協律，爲最高之曲。

⑪鯢，音昆，大魚。⑫絕，渡也。霓，音倪，虹。謂橫越雲漢。⑬謂飛至極高之處，如負蒼天于背。⑭謂浮雲在其足下。

⑮杳冥，高遠至不可見。⑯鷦，音晏，小鳥名，卽鷦。⑰崑崙，山名，亦作昆侖。墟，大邱。⑱暴，同曝，鬻，音奇，與贖同。碣石，近海之山名。地理今釋云：「考肇域志：『山東，濟南府，海豐縣有馬谷山，卽古碣石山。』」⑲孟諸，澤名。亦曰望諸，在今河南商邱縣東北。

⑳尺澤，言一尺之水。鯢，音倪，一名山椒魚。常居溪流中。㉑瑰意琦行，言其不凡。瑰，音規，偉大。琦，音奇，珍奇。

【語體】楚襄王問宋玉道：「先生也有缺失的品行麼？爲什麼士人百姓們都不很稱贊你呢？」

（敘楚王先問宋玉有無遺行）

宋玉對楚王問：「是的，不差，確有這件事。願大王饒恕我的罪，使我得說完我的話。有一個唱歌在郢中的客人，他開始唱的曲，叫做下里巴人，國中團聚了和他的人有幾千個；後來唱的叫做陽阿薤露，國中團聚了和他的人有幾百個。到了唱陽春白雪的曲，國中團聚了和他的人，不過幾十個；最後引商刻羽，用徵音相和，國中團聚了和他的人，只有幾個罷了。這樣看來，那曲調愈高，和的人愈少。所以鳥類中有鳳，魚類中有鯤；鳳凰高飛九千里，橫越了雲霓，背負了蒼天，腳亂了浮雲，飛來飛去在絕遠的上面。那籬笆上的鶴，怎能夠和牠較量天地的高低呢？鯢魚朝晨出發在崑崙的地方，露出魚鰭在碣石山旁邊，晚上宿在孟諸的大澤；那小水裏的鯢魚，怎能夠和牠測量江海的大小呢？所以不獨是鳥類之中有鳳，魚類之中有鯢，士人之中也有的。要知道聖人偉大的意志，珍奇的行爲，超逸地遠離庸俗而獨處，那世上鄙俗的百姓，又那裏能夠知道我的作爲呢？」（宋玉言曲高和寡，道高謗興；庸俗安知吾志。前面均用比喻，結處始說出真意。）

春江書局精刊國學入門書

國學入門書目及其讀法	一册
言文對照白話四書句解	四册
言文大學句解	一册
言文中庸句解	一册
言文論語句解	一册
言文孟子句解	一册
言文上下論句解	二册
言文上中下孟子句解	三册
尊經會校印集註四書讀本	二册
銅板集注學庸讀本	一册
銅板集注上下論讀本	二册
銅板集注上中下孟子讀本	三册
言文對照孝經句解	一册
言文對照幼學句解	二册
言文對照三字經·千字文	二册
增補百家姓	一册

增訂中國文學問答	一册
春秋三傳精華	二册
孝經讀本(唐石臺本)	一册
孝經讀本姚氏學	一册
孔子認識	一册
言文千家詩句解	一册
言文神童詩	一册
笠翁對韻	一册
言文鑑略句解	一册
模範作詞讀本	一册
言文對照增訂古文觀止	四册
古文觀止讀本(教本)	四册
中學國文讀本	六册
言文國文模範讀本	一册
言文國文故事讀本	一册
言文初高級國文精選	八册

國學大師胡樸安先生鑒定

兩漢六朝文

增訂古文觀止

上海春江書局藏版

目錄

卷三 兩漢文

五帝本紀贊	史記
項羽本紀贊	史記
秦楚之際月表	史記
高祖功臣侯年表	史記
孔子世家贊	史記
外戚世家序	史記
伯夷列傳	史記
管晏列傳	史記
屈原列傳	史記
酷吏列傳序	史記
遊俠列傳序	史記

古文觀止 兩漢文 目錄

滑稽列傳	史記
貨殖列傳序	史記
太史公自序	史記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高帝求賢詔	西漢文
文帝議佐百姓詔	西漢文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西漢文
武帝求茂才異等詔	西漢文
過秦論上	賈誼
治安策一	賈誼
論貴粟疏	晁錯
獄中上梁王書	鄒陽

古文觀止 兩漢文 目錄

上書諫獵……………司馬相如

答蘇武書……………李陵

尙德緩刑書……………路溫舒

報孫會宗書……………楊惲

光武帝臨淄勞耿弇……………東漢文

誠兄子嚴敦書……………馬援

前出師表……………諸葛亮

後出師表……………諸葛亮

兩漢文文字研究

五帝本紀贊

分四段：一、言五帝史實，不見正史，未可徵信。二、言身歷名山大川，考得五帝風教。三、言事在疑信之間，因當旁搜深考，好學深思，以會其意。四、言作本紀之法，亦卽一生作史之旨。

【字音異讀】

「漸」音尖 「長」音掌 「閒」去聲 「好」去聲

【字形異體】

「薦」同縉、摺 「空峒」或崆峒、空桐 「弟」同第 「見」同現

「軼」同佚、逸

項羽本紀贊

分二段：一、寫羽與之暴，極力贊揚。二、寫羽亡之速，稍加貶詞。

【字音異讀】

「重」音崇 「夫」音扶 「難」去聲 「勝」音升 「數」音畧 「將」音醬

「背」音倍

【字形異體】

「邪」同耶 「蠶」同蜂 「竝」同並 「隴」通壟 「寤」通悟

秦楚之際月表

分三段：一、言秦楚之際，陳涉項羽漢高三嬪，變化極速。二、言古帝王無論用力用德，統一天下不易。三、言漢高受命而帝。

【字音異讀】

「難」去聲 「王」去聲 「契」音薛 「爲」去聲 「傳」去聲

【字形異體】

「祚」同阼 「嬪」通禪 「鉏」同鋤 「從」同縱 「鄉」同向

高祖功臣侯年表

分四段：一、言功之品級。二、言封爵欲其傳祚無窮，引堯以後到三代之侯伯，尚能自全。三、言漢之功臣，大都不能自全。四、結出作表之由，所以供後人借鏡。

【字音異讀】「數」音暑 「耗」音毛

【字形異體】「伐」通閱 「厲」同礪 「蕃」同藩 「嬖」作僻 「見」同現 「罔」同網

「志」同誌 「闕」同缺

孔子世家贊

分三段：一、借詩籠起景仰之心。二、就孔子遺書遺器遺教，自言其嚮往之誠。三、極贊孔子爲至聖，王侯所不及。

【字形異體】「鄉」同嚮、向

外戚世家序

分五段：一、總提君王外戚之重要。二、一正一反，說三代之興衰，由於外戚之得失。三、以六經證明齊家爲治國之本。四、以天命結全篇大旨。五、恐人盡委之於命，故特結出性命之難，欲人弘道以立命。

【字音異讀】「夫」音扶 「要」音邀 「惡」音烏

【字形異體】「末」同妹 「原」同姬 「大」通太 「禽」同擒 「與」同歟 「妃」同配

「驩」同歡

伯夷列傳

分四段：一、述作傳之由。二、正敘伯夷家世，及其一生高行。三、從首陽餓死翻出議論，並用史實近事作證，以見天道不可知，而君子常守其貞。四、從「名」字着筆，以見夷齊得孔子之言，而名顯於後世。

【字音異讀】「夫」音扶 「傳」去聲 「好」去聲 「天」上聲 「睢」音灰 「行」去聲

「樂」音洛 「勝」音升 「數」音暑 「惡」音烏

【字形異體】「冢」同塚「睹」同覩「中」同仲「采」同採「子」同吁「徂」同列

「邪」同耶「絜」同潔「厭」同壓「蚤」同早「儻」同倘「見」同現

「徇」同殉「夸」同誇「馮」同憑「舍」同捨

管晏列傳

分八段：一、略敘管仲之籍貫，知友鮑叔，及一生事業。二、述管仲語作敘事，全以鮑叔爲主，以見鮑叔能知人，故管仲得輔齊桓成霸業。三、詳敘管仲任政相齊，即以仲語提明。四、說管仲之富貴及其遺愛。由上接下，蟬蛻晏傳。五、敘晏子籍貫德行及政績。六、敘晏子救越石父，以爲上客。七、敘晏子薦其御者爲大夫。八、贊語中先言作傳之旨，次即分論評管仲，先抑後揚，說晏子伏屍而哭，補傳所未及，評其無勇，末又極稱頌之。

【字音異讀】

「賈」音古「相」去聲「好」去聲「惡」音塢「易」音異「背」音倍
「行」去聲「重」音崇「衣」去聲「朝」音潮「父」音甫「爲」去聲
「傳」去聲

【字形異體】

「彊」同強「予」同與「縲縲」同纍纍「厄」同屨「詘」同屈
「信」同伸「寤」通悟「闕」同窺

屈原列傳

分九段：一、敘屈平始得懷王任用之專，繼則被譏見疏。二、寫出作離騷之由，插入議論，比離騷於詩，極贊屈平。三、敘屈平既疏後，秦張儀始終事，及屈平進諫楚王，楚王悔已不及，又各國攻楚。四、敘懷王不納屈平之諫，一欺於秦而國削，再欺於秦而身死，但屈平終關懷祖國，冀君之悟，其意溢於離騷。五、夾敘夾議，將懷王前事總作一收，又敘屈平終被放。六、敘被放後至死情形。七、敘屈平死後楚之情形。八、敘賈生弔屈平，借投書事接後賈誼傳。九、屈賈合贊。

【字音異讀】

「應」去聲 「屬」音燭 「夫」音扶 「好」去聲 「行」去聲 「使」去聲

「長」音掌 「分」音份 「被」音披 「父」音甫 「差」音磋 「從」音聰

【字形異體】

「彊」同強、上聲 「志」同誌 「稟」同稿 「反」同返 「見」同現

「指」同旨 「緇」同黜 「從」同縱 「詳」同佯 「質」同贄 「內」同納

「睠」同眷 「沈」同沉

酷吏列傳序

分三段：一、先總斷一句，引孔老言，以見酷吏之不可崇尚。二、言治亂國須用重典，是酷吏所由始。三、又引孔老之言，以見當任德不當任刑，又以見秦法苛刻，漢治寬仁。

【字音異讀】

「惡」音烏 「勝」音升

【字形異體】

「道」同導 「圓」同圓 「雕」同彫 「朴」同樸 「艾」同乂

游俠列傳序

分二段：一起處即以儒俠相提而論，借客形主。一路儒俠夾寫，側重游俠而稱之。二、歸入本題，布衣闔巷是主意，闡明俠之真者，儒亦賴之，故特爲作傳。

【字音異讀】

「相」去聲 「食」音嗣 「行」去聲 「說」音悅 「飯」去聲 「勝」音升

「比」音界

【字形異體】

「厭」同饜 「志」同誌 「阨」同厄 「險」同巖 「蓄」同災 「已」同以

「嚮」同享 「沈」同沉 「予」同與 「邪」同耶 「扞」同捍 「罔」同網

「彊」同強

滑稽列傳

分五段：一、揭出滑稽綱領。二、先敘淳于髡之爲人。三、述淳于髡談言微中，解紛事一。四、述其解紛事二。五、述其解紛事三。

【字音異讀】

「中」音種

「滑」音骨

「數」音朔

「好」去聲

「樂」音洛

「說」音稅

「朝」音潮

「長」音掌

「乘」去聲

「惡」音烏

【字形異體】

「沈」同沉

「蜚」同飛

「大說」同大悅

「臆」同蹠

「卒」同猝

「參」同三

「尊」同樽

「薌」通香

貨殖列傳序

分三段：一、言至治之世不知有貨殖，至治不能行而入於貨殖。二、言貨殖出於自然，而爲人臣自己所需，可見貨殖之不可已。三、言貨殖亦非易事，存乎其人。引太公管仲爲貨殖之祖，結處暗刺當時時事。

【字音異讀】

「樂」音洛

「幾」音機

「夫」音扶

「好」去聲

「漸」音尖

「衣」去聲

「朝」音潮

「爲」去聲

「乘」去聲

【字形異體】

「輓」同晚

「眇」同妙

「道」同導

「璫」同玳

「旃」同氈

「碁」同棋

「邪」同耶

「予」同與

「緝」同穢

「彊」同強

「以」同已

「壤」同攘

太史公自序

分四段：一、起處表彰先人，先述淵源，次設爲問答，於六經中專贊春秋，以見春秋之所以作，并史記之所以作。二、申明已作史記之本旨。三、言易春秋等係發抒鬱結之忱，以見史記之作，亦復如是。四、述史記起訖。

【字音異讀】

「傳」去聲

「爲」去聲

「夫」音扶

「別」音必

「惡」音塢

「樂」音洛

「勝」音升

「數」音暑

「行」去聲

「易」音異

「斷」音鍛

「唯」音委

「重」音從

「塞」音賽

「難」去聲

【字形異體】「指」同旨 「予」同與 「縲紲」同纍紲 「厄」通阨、厄

報任少卿書

分八段：一、先就來書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略為置辨，及說明稽答之故。二、敘已虧體辱親，不足薦士，及平日不能致功名，引咎自責。三、申言不足薦士，再答來書之意。四、先敘已願一心著述，不料得禍，次詳述得禍之由。五、先敘家世，以見死固無足重輕，次歷借不辱，受辱者，以形己之極辱，次又述士之靈勵節自裁，次又歷引被辱古人，以下述已不自引決之意。六、說已不自引決，欲忍辱完成史記，中又歷引古聖賢之以拘囚放逐廢疾而發憤者，與已正同。七、敘已受刑後若有所失，留此殘生，從俗浮沈，何能推賢進士，是此書大旨。八、結尾語。

【字音異讀】

「長」音掌 「爲」去聲 「行」去聲 「閒」音閑 「薄」音博 「數」音暑
「乘」去聲 「夫」音扶 「朝」音潮 「行」音杭 「將」去聲 「易」音異
「別」音必 「難」去聲 「當」去聲 「積」音恣 「勞」去聲 「使」去聲
「游說說難」說音稅 「降」音杭 「畜」音蓄 「比」音界 「傳」去聲
「畫」音劃 「相」去聲 「衣」去聲 「惡」音塢 「分」音份 「勝」音升
「唯」音惟 「要」音腰

【字形異體】

「罷」通疲 「說」同悅 「點」同玷 「卒」同猝 「子」同與 「憎」同慘
「嚮」同向 「舍」同捨 「媒」同醅 「旃」同氈 「暴」同曝 「指」同旨
「愬」同訴 「趣」同趨 「詘」同屈 「嬰」同櫻 「彊」強上 「羨」同牒
「伯」同霸 「罔」同網 「彊」同強 「沈」同沉 「縲紲」同纍紲
「阨」通阨、厄 「霑」同沾 「閣」同閣 「邪」同耶 「彫」同雕

高帝求賢詔 分兩段：一、說求賢之由。二、說求賢之法。

【字音異讀】「相」去聲 「稱」去聲 「爲」去聲 「行」去聲

【字形異體】「伯」同霸 「亡」古無 「義」通儀

文帝議佐百姓詔 分兩段：一、推究各種理由，當如何議佐？二、詔令各官議佐。

【字音異讀】「比」音界 「行」去聲 「夫」音扶 「度」音鐸

【字形異體】「與」同歟 「奉」同俸 「蕃」同繁 「靡」通糜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分四段：一、農蠶爲民之本，一念奢侈，飢寒立至，則民將爲非。二、言已與后爲民表率，欲絕飢寒本原，又欲民免於爲非。三、言咎不在民而在吏，而又在長吏。四、詔令二千石修職。

【字音異讀】「夫」音扶 「盛」音成 「省」音升上 「長」音掌

【字形異體】「紅」通工 「竝」同並 「繇」同徭 「畜」同蓄 「彊」同強

「耗」通眊、音毛

武帝求茂才異等詔 分兩段：一、言己之求材不拘資格，惟善用之。二、徵求人才，以「使絕國者」與將相並舉。

【字音異讀】「踧」音弟、今讀若踢 「夫」音扶 「將」去聲 「使」去聲

【字形異體】「泛」本作𦉳、音捧

過秦論上

分五段：一、言秦之始強。二、先言六國謀弱秦，初連橫，次合縱，再次約縱離橫，更次縱散約解，極言秦之強盛。三、先極寫始皇之強，以其善攻，次言其欲愚民弱民，適以自愚自弱，即過在不善守。四、第二節寫諸侯謀弱秦之難，反為所滅，此寫陳涉起事之易，竟亡秦族，正因秦皇之過。五、承前兩兩比較，末句結出全篇主意。

【字音異讀】

「爲」去聲 「滑」音骨 「朝」音潮 「施」音移 「行」音杭 「將」去聲
「應」去聲 「夫」音扶 「度」音鐸 「乘」去聲 「難」去聲

【字形異體】

「卷」同捲 「衡」同橫 「從」同縱 「召」一作昭 「兒」同倪
「鹵」同櫺 「彊」同強 「百越」即百粵 「俛」同俯 「罷」通疲
「景」同影 「竝」同並 「棘」同戟 「鄉」同向 「有」同又

治安策一

分六段：一、先標明立言大旨，次言欲保治安，全骨肉之屬，當及早圖。二、言目今有位，有時，有助，尚不肯早爲，設難力陳，以三不能證明之。三、借賓定主，撇開異姓之臣以疏而反，言同姓之親者亦不循法度，恃強爲亂，既有其徵，及今不圖，後將不可收拾。四、言天下大計，在分散其勢，跌出下文主旨。五、說出治安綱領，在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六、設譬以見失今不治，痼疾不能爲，又以病腫喻疏者制大權，反戾喻親者無分地，以見此病不除，不能治安。

【字音異讀】

「夫」音扶 「相」去聲 「數」音朔 「冠」去聲 「易」音異 「王」去聲
「酈」音力 「分」音份 「爲」去聲 「幾」音機 「朝」音潮

【字形異體】

「鄉」同向 「邪」同耶 「迺」同乃 「亡」古無 「併」同并 「仄」通側
「塵」同僅 「惠」古德 「辜」古罪 「彊」同強 「旤」古禍 「頓」通鈍
「嬰」同櫻 「胡」同何 「竝」同並 「倍畔」同背叛 「要」同腰
「信」同伸 「鋼」同痠 「蹶蹙」古蹶戾 「偪」同逼

論貴粟疏

分五段：一、開首言聖王爲民開資財之道，故有備無患。次言當時蓄積未及，弊在不農。二、申言不農之害。三、言明主能務農桑，開其資源。又言五穀貴于金玉之理，點出正意。四、言方今棄本逐末，俗貴商，主賤之，吏卑農，法尊之，致商富貴而農貧賤，故應力矯其弊。五、言務農在于貴粟。次即分述貴粟之法及其利益。

【字音異讀】

「食」音飼 「衣」去聲 「爲」去聲 「畜」音蓄 「著」音勺 「夫」音扶
 「易」音異 「背」音倍 「長」音掌 「勝」音升 「賈」音古 「乘」去聲
 「好」去聲 「惡」音塢 「復」音福 「塞」音賽

【字形異體】

「饑」同飢 「亡」古無 「賈」同價 「敖」同遨 「迺」同乃

獄中上梁王書

分六段：一、敘上書之由。二、言忠而獲罪，信而見疑，故引荆軻、衛先生之事以明之。又引玉人、李斯、比干、子胥，足其意。三、思其見疑獲罪之由，皆因知與不知，故歷引王奢、樊於期、蘇秦、白圭證之。四、思其不見知之由，在於無朋黨之私，被讒佞之口，故引司馬喜、范雎、申徒狄、徐衍，爲無朋黨之證。又引齊、秦、宋、魯四君，爲信讒不信讒之證。五、言朋黨得援，讒佞得行，皆因於人主之不能欲善無厭，故歷引桓文、秦越反覆明之。六、言人君得士，不可信左右之人，士之自處，不肯附左右之人，以明其志。

【字音異讀】

「惡」音塢 「畫」音劃 「夫」音扶 「於」音烏 「相」去聲 「食」音飼
 「朝」音潮 「比」音界 「飯」上聲 「易」音異 「爲」去聲 「乘」去聲
 「要」音腰 「逢」音旁 「王」去聲 「行」去聲

【字形異體】

「惋」同憐 「迺」同乃 「寤」同悟 「陽」同伴 「伯」同霸 「彊」同強
 「說」同悅 「厭」同壓 「殷勤」同慇懃 「禽」同擒 「見」同現

「湛」同沉 「闇」同暗 「祗」同祇 「沈」同沉 「齋」同牆 「底厲」同砥礪 「堀」同窟

上書諫獵

分三段：一、上書諫獵之由。二、先從勇士引出猛獸，接寫獸之駭發，以禍恐之。說到無患亦非所宜。三、言設備雖周，變生不測，以理喻之。再言當避危無形，以比喻作結。

【字音異讀】

「好」去聲 「夫」音扶 「樂」音洛 「乘」去聲

【字形異體】

「埜」同野 「陵」同凌 「卒」同猝 「還」同旋 「塗」同途 「知」同智 「既」古禍 「彙」同累

答蘇武書

分九段：一、先頌揚一番，次謝遺書。二、寫初降至近日情況之慘。三、寫別後想到誅及全家，身負國恩，及不自引決之故。四、敘戰勝之功。五、敘敗北之故。此兩節極力鋪敘，以見功大罪小。六、先引高帝以自寫戰爭之艱苦，次言己之不死而降，將以有為，以申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七、就漢與功臣不薄，分三層辭駁。八、言己雖孤恩，漢亦以德，願武弗復望已復歸於漢。九、結出生死相辭，勸其勉事聖君，又告以胤子無恙，希望後書。

【字音異讀】

「降」音杭 「塞」音賽 「樂」音洛 「將」去聲 「帥」音率 「單」音禪
「創」音瘡 「積」音恣 「易」音異 「背」音倍 「爲」去聲 「會」音膾
「沫」音誨 「相」去聲 「冠」去聲 「使」去聲 「乘」去聲 「幾」音機
「稽」音啓 「夫」音扶

【字形異體】

「問」通聞 「竝」同並 「祗」同祇 「卒」同猝 「彊」同強 「貊」同貉
「眷」同倦

尙德緩刑書

分七段：一、敘上書之由。二、虛引尙德緩刑之旨。三、極寫興廢之際，以深動宣帝緩刑。（緩刑即尙德。）四、言秦有十失，其一治獄之吏尙存。今太平未洽，仁聖有傷，皆酷吏致之。五、詳言酷吏折獄隱情，錄囚辭之文書不可爲據，及當世疾吏之風，是上書主意。六、請宣帝掃除積弊，尙德緩刑。七、敘上書結果。

【字音異讀】

「難」去聲 「省」升上聲 「夫」音扶 「將」去聲 「好」去聲

「屬」音祝 「比」音界 「樂」音洛 「勝」音升 「當」去聲

「畫」音劃

【字形異體】

「伯」同霸 「迺」同乃 「亡」古無 「戮」同勦 「蠲」古絕 「毆」古驅

「極」同箝 「內」同納 「咎繇」即皋陶 「媮」同偷

報孫會宗書

分五段：一、敘答書緣起。二、先謝賜書，再申報書之意。三、自序盛時及獲罪，幽囚被釋，務農治產，滿幅牢騷。說到不意會宗以此爲譏議。四、敘得罪以來之近况，言今與會宗已官民殊途，不能再以大夫之制相責。五、言觀會宗之志，與己不同，豈已隨習俗而易其操。

【字音異讀】

「知」音智 「相」去聲 「朝」音潮 「行」去聲 「與」音預 「曾」音層

「勝」音升 「樂」音洛 「勞」去聲 「賈」音古 「夫」音扶 「分」音份

【字形異體】

「指」同旨 「說」同悅 「褻」同袖 「栗」同慄 「迺」同乃

先武帝臨淄勞耿弇

分三段：一、表弇之功勞。二、將已處置張步，與高帝處置田橫比擬一番，以勸步歸誠之意。三、嘉弇之有志竟成。

【字音異讀】

「勞」去聲 「阿」音烏 「降」音杭 「聽」去聲

【字形異體】

「勅」同勅

誠兄子嚴敦書

分三段：一、作書緣起。二、誠其喜譏議。三、誠其通輕俠客。

【字音異讀】

「好」去聲 「惡」音塢 「行」去聲 「樂」音洛 「將」去聲

【字形異體】

「竝」同並 「訖」同迄

前出師表

分五段：一、先提明事勢，次敘宮府內外情形，言宜內外一體。二、言宮中府中事均宜開張聖聽。三、將上表大意親賢遠佞說出，以前後漢爲證，請後主遠佞親賢。四、自敘出處本末，受託孤之重，報先帝知遇之恩，已平南方，今當北伐。五、言已當專心北伐，願後主託以討賊，至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後主亦應察納雅言。

【字音異讀】

「否」音鄙 「性行」行去聲 「行陣」行音杭 「難」去聲 「帥」音率

「分」音份 「勝」音升

【字形異體】

「喻」同諭 「咨」同諮 「諮」同咨 「爾」同邇 「有」同又

後出師表

分八段：一、先言伸大義當討，次言審大勢當討。二、言直欲出師北伐，作一總冒。二、以高帝爲證，言不可安坐以取天下。三、以劉王、孫爲證，言不可以不戰資敵。四、以曹操爲證，言難以不危而定。五、再以操爲證，言難以庸才取勝。六、言老成逐漸凋謝，緩之則無人，難以圖敵。七、我小敵大，我寡敵衆，我登敵富，不早圖則兵益疲，民益貧，難以持久。八、天下事難可逆料，北伐之成否固亦未可料，但願鞠躬盡力，成敗非所計及。

【字音異讀】

「創」音瘡 「幾」音機 「期」音基 「喪」去聲 「長」音掌 「將」去聲

「分」音份 「夫」音扶

【字形異體】

「彊」同強 「竝」同並 「髣髴」同彷彿 「逼」同逼

兩漢文作者傳略

司馬遷

字子長，漢夏陽人。官至太史令，作史記百三十篇，序事辨而不華，劉向揚雄皆稱之爲良史才。

漢高帝

姓劉，名邦，字季，豐人。秦二世立，起兵於沛，自立爲沛公，入咸陽，破項羽於垓下，五年卽帝位，在位十二年崩。

漢文帝

名恆，高帝之中子，初立爲代王，及呂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爲帝，在位二十三年崩。諡文。

漢景帝

名啓，文帝長子，節儉愛民，有文帝之風，故史以文景並稱。在位十六年崩。諡景。

漢武帝

名徹，景帝中子，承文景之業，興學崇儒，開邊拓土，稱爲雄主。在位五十四年崩。諡武。自建元至後元，改元十一，爲帝王有年號之始。

賈誼

漢洛陽人，文帝時，官大中大夫，旋出爲長沙王太傅，爲賦以弔屈原，又拜梁王太傅，卒年三十三，著有新書。

鼂錯

漢潁川人，學申韓刑名，以文學爲太常掌故。文帝時，爲太子家令。景帝時，遷御史大夫，請削諸侯封地，以尊京師。吳楚七國反，藉口誅錯，帝卒用袁盎策殺之。

鄒陽

漢臨淄人。景帝時，與枚乘、嚴忌仕吳，以文辨知名。吳王有邪謀，上書諫，不聽，去之。梁從孝王游，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譖之，下獄。上書自陳，王出之，待爲上官。

司馬相如

字長卿，漢成都人。景帝時，爲武騎常侍，以病免。武帝時，召爲郎，通西南夷，有功，尋拜孝文園令，病免，居茂林。工文詞，有子虛、上林、大人等賦。

李陵

字少卿，漢成紀人。廣之孫也。武帝時爲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爲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擊匈奴，以五千衆自當一隊，兵敗力竭而降。事聞，上怒，族之。

路溫舒

字長君，漢鉅鹿人。初爲獄小史，因學法令，轉爲獄史。昭帝時，守廷尉史。宣帝時，上書言尙德緩刑，帝嘉納之，累遷臨淮太守，治有異績。

楊惲

字子幼，漢華陰人。宣帝時，官至中郎將，後以事失爵，友人孫會宗以警戒之，惲報書辭語怨懟，宣帝見而惡之，斥惲大逆無道，坐腰斬。

漢光武帝

名秀，字文叔，蔡陽人。高祖九世孫。大破王莽於昆陽，及莽誅，卽帝位，定都洛陽。在位三十三年崩。諡光武。

馬援

字文淵，後漢茂陵人。建武中，拜伏波將軍，後以征交趾功，封新息侯，卒於軍。建初中，諡忠成。

諸葛亮

字孔明，蜀漢陽都人。先主時，策爲丞相。後主建興初，封武鄉侯，屢出師北伐，後以疾卒於軍。諡忠武，有諸葛武侯集。

五帝本紀贊

史記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尙矣。然尙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一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一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閒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一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

【註釋】

○史記一百三十卷，漢司馬遷續其父談而作，起黃帝，訖漢武。

○太史公，司馬遷自謂遷世官太史，屬於天官，古

主天官者皆上公，故自稱太史公。

○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尙上也，言久遠。

○尙書，亦稱書經，本百篇，孔子所授。秦焚書遂

無存。至漢伏生授經曰：今文尙書凡二十九篇。及武帝末，魯恭王在孔子宅，得古文尙書。

○雅馴，雅而善。○薦紳，卽縉紳，古字

假借。○宰予，孔子弟子，姓宰，名予，字子我，魯人，利口辨辭，故多問。

○五帝德，帝繫姓，皆大戴禮及孔子家語篇名。二書非正經，

故儒者不甚傳信。帝繫，記五帝祖孫傳代之繫屬。

○空峒，山名，亦作崆峒，或作空桐。在今甘肅省平涼縣之西。

○涿鹿，山名，在

今河北涿鹿縣東南，黃帝曾誅蚩尤於此，因以爲都。①②漸音尖，入。③④卽古文尙書。⑤⑥章言章明較著。⑦⑧弟同第，但也。⑨言古文尙書缺，失有間，罅不連屬。⑩⑪軼散失，亦作佚逸。⑫⑬論次，以次敘述。

【語體】太史公道：「研究學問的人，都說五帝的事情，這是很久遠的了。可是尙書上邊，獨載堯以來的事情。至於那百家說黃帝時事，文辭很不合理，所以就是士宦先生們，也很難斷定他是真是假。孔子所傳下的宰予問那五帝德和帝繫姓兩篇，一般的讀書人以爲不是聖人說的話，或不肯傳述。（言五帝史實，不見正史，未可徵信。）

「我曾經西到崆峒山，北過涿鹿山，東到海邊，南到長江、淮水。凡所過的地方，長老們往往說黃帝、堯舜的舊蹟很多。風俗教化，原有不同之處，總而言之，不和古文尙書差得很遠，那就近於事實而可信了。（言身歷名山大川，考得五帝風教。）

「我看春秋國語二書，那其間有可和五帝德和帝繫姓兩篇，互相發明的，很是明顯。不過一般人但觀大略，不加深考罷了。牠所表見的事情，實在都不虛空的。至於那尙書，原是殘缺有脫漏的，所以牠的遺聞軼事，時常散見於別的書籍中。不是好學深思，心裏明白牠的意思，不能擇取；本難爲見識淺薄的人所可講及的呢。（言事在疑信之間，固當旁搜深考，好學深思，以會其意。）

「我並把黃帝顓頊帝、堯舜，挨次敘述，選擇那記載中最雅馴的，所以寫在本紀中的第一篇。」（言作本紀之法，亦卽一生作史之旨。）

項羽本紀贊

史記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蠱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一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尙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註釋】 ①周生，周時賢者。或曰漢初儒者。 ②重瞳子，目中有兩眸子。 ③項羽，秦末下相人，名籍，楚將項燕子，項梁姪。

④苗裔，後嗣。 ⑤暴，猝。 ⑥謂秦施行亂政。 ⑦陳涉，秦陽城人，名勝。二世元年七月，與吳廣起兵，詐稱公子扶蘇，諸郡縣苦秦苛

法，悉歸之，首難，謂發難的第一人。 ⑧尺寸，言尺寸之士。 ⑨猶言田間。隴通壘。 ⑩五諸侯，謂燕、齊、韓、魏、趙。山東諸侯並起，從楚

伐秦，山東六國除楚不計外，故云。 ⑪背關，謂棄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 ⑫義帝，卽楚懷王孫心，項梁立之；項羽尊

爲義帝，徙之長沙，陰令人擊殺於江中。 ⑬伐，功勞。 ⑭東城，縣名，在今安徽定遠縣東南。項羽兵敗至此，僅有二十八騎。

⑮寤，通悟。

【語體】太史公道：「吾聽得那周生說道：『舜的眼睛是兩個眸子的。』又聽得項羽也有兩個眸子。項羽難道是舜的後代麼？爲什麼興得這樣快呢？想那秦朝施行亂政，陳涉首先發難，當時的豪傑像蜂一般的起來，互相爭奪的，不知有多少人。然而項羽沒有一尺一寸的土地，因了時勢，從田野中起來，隔了三年，就此領了五國諸侯的兵，去滅亡秦朝，分裂天下，封給王侯，一切政令都從他手裏發出，自己竟稱爲霸王。他的王位雖是沒有結局，可是近古以來，卻沒有過這樣的人物呢。（寫羽興之暴，極力贊揚。）

「到了項羽背棄關中，想東歸而都彭城，把義帝趕逐出去，自稱皇帝；自己先離叛了，卻又怨恨王侯離叛自己，這真是難的了？自己誇張功勞，用他個人的見識，卻不學古時聖賢的方法，還說霸王的事業，要用武力去征治，纔能經營天下。可是隔了五年，到底亡了他的國家。身子死在東城，還沒有覺悟，不肯責備自己，那真錯了！卻還要引着『天要亡我，不是用兵的罪過呀』這句話，來掩飾自己，豈不是荒謬麼？」（寫羽亡之速，稍加貶詞。）

秦楚之際月表

史記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①曰：「初作難^{*}，發於陳涉，^②虐戾滅秦。^③自項氏^④撥亂誅暴，平

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嬪。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一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紂。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一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註釋】 ①秦楚之際，謂二世失政，項羽起兵之時。其時天下未定，變化極多，不可以年計，故列其月。 ②陳涉，卽陳勝。秦末

首發難者。 ③謂苛酷暴惡，屠秦咸陽，殺二世子嬰。 ④指項羽。 ⑤三嬪，嬪通禪。謂自陳涉更替至項羽，自項羽更替至高祖。

⑥謂受考察于天。 ⑦契，音薛，商之祖。后稷，周之祖。 ⑧孟津，地名，在今河南孟縣南，周武王伐紂，會諸侯於此。 ⑨放紂，謂湯放

桀，武王紂紂。 ⑩襄公，秦仲之孫，討西戎有功。平王東遷，賜以岐、豐之地，秦始大。 ⑪章，顯大。文，文公。繆，同穆。繆公，獻公。孝，孝

公。 ⑫六國，齊、楚、燕、趙、韓、魏。 ⑬喻華夏習於禮教之人民。 ⑭以德若彼，指虞夏商周。用力如此，指秦。 ⑮無尺土之

封，謂廢封建之制而改爲郡縣。⊙⊙銷，鏦金。卽消滅。鋒，兵刃。鑄，音的，箭鏃。⊙⊙鉏，誅也。鉏，同鋤。⊙⊙閭巷，謂鄉里。謂高祖起于泗上亭長。⊙⊙謂與豪傑并力攻秦。⊙⊙軼於三代，軼，過也。三代，夏商周。⊙⊙鄉，同向。禁，謂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等事。

⊙⊙當此，謂當豪傑併爭之日。

【語體】太史公讀秦楚時代的史書，便道：「起初發難的，就是陳涉，用暴虐的手段去滅亡秦朝。自從項氏撥除禍亂，誅伐兇暴，平定天下。到底成功於漢家，得了帝業。五年的中間，號令改了三次，自有了生民到現在，從沒有受天命這樣的急速的呢！言秦楚之際，陳涉項羽漢高三嬪，變化極速。」

「以前虞夏的興起，積了幾十年的善行功德，把恩惠施到百姓的身上，把天子的政治權施行起來，他們還要考察天意，方纔敢就王位。湯武的成就王業，是從他們的祖先契和后稷，修仁行義了十幾代，不約而同的與八百諸侯相會於孟津的地方，他還以爲未可，直到後來，方纔放了桀，殺了紂。秦國在襄公時候興起，在文公、穆公時候名聲纔大起來，到了獻公、孝公以後，漸拿蠶食桑葉的手段，去侵佔六國，又過一百多年，到了始皇，方纔能夠併吞諸侯。用德像虞夏，商周，用力像秦，實在一統天下，原是不容易的呀！（言古帝王無論用力用德，統一天下不易。）

「秦既稱帝，怕着兵革不休，因爲有了諸侯的緣故；就把封建廢掉，拆壞了有名的城池，鎔化了鋒力箭頭，殺掉了英雄豪傑，籌畫萬代的安寧。那知帝王興起來，偏偏在閭巷裏頭；聯合了天下英雄，討伐

暴虐的秦朝，勝過那湯武的放弑，從前秦朝的禁令，恰巧是替賢人排除難處的資助的。所以高祖發憤自強，就做了天下的豪傑，怎說『沒有地方便不能做王』呢？這就是傳上所說的上聖罷？難道不是天意麼？難道不是天意麼？假使不是大聖，誰能當這豪傑並爭的時候，受命上天，來做帝王呢？（言漢高受命而帝。）

高祖功臣侯年表

史記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一、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尙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于仁義，奉上法哉？一、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

亡國耗^①矣。罔^②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③一居今之世，志古之道^④，所以自鏡^⑤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⑥，豈可緝^⑦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⑧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註釋】 ①明其等曰伐，伐通閱，積功。明其等，謂明其積功的等差。 ②積日，謂計其任事的長久。閱，經歷。 ③泰山若鷹，泰山、東嶽，厲，同礪，砥也。 ④失之，謂失侯。 ⑤萬國，堯以前所封。 ⑥幽厲，周之二王，皆暴虐之君。 ⑦蕃，與藩通，屏也。 ⑧息，蓄息。

⑨謂蕭何、曹參、周勃、灌嬰。 ⑩譬，作辟，邪僻。 ⑪太初，漢武帝年號。 ⑫坐法，猶言犯罪。 ⑬耗，音毛，盡也。今俗語謂無

曰耗。 ⑭罔，同綱。 ⑮兢兢，小心戒慎，言皆不能兢兢於當世之禁網。 ⑯志與誌同，記也。謂記虞夏商周之道。 ⑰鏡，照鑑。 ⑱統紀，即綱紀。 ⑲緝，讀若袞，縫而合之。言帝王之道，原各不同，不可以強合。 ⑳凡叢集之所皆曰林。言觀目前

之尊寵廢辱，即可爲當世得失之會萃處所。

【語體】 太史公道：「從前做人臣的功勞有五等：用仁德建立王朝，安定國家的，叫做『勳』；用

言論的，叫做『勞』；用武力的，叫做『功』；記明他立功等級的，叫做『伐』；任事長久的，叫做『閱』。

（先言功之品級。）

封爵時的誓辭道：『使黃河像衣帶的樣子，泰山像砥石的樣子，國家因此永遠安寧，因而傳到後

代的子孫。』大概當初封建的原意，未嘗不想堅固他的根本；後來可是枝葉卻漸漸地低微衰頹起來啦。我讀了高祖侯功臣年表，仔細查察他初封的時候和那所以失侯的緣故，那真是和上面所聽得的不同了。書經上面說道：『你們萬國的諸侯，都應該和睦。』這萬國到了夏商，有的已經幾千年了。周朝所封的八百個諸侯，經過幽厲二王之後，見於春秋書經的，還有唐虞的侯伯經過了三代一千多年，還是完全護衛天子的。這些侯伯難道不是篤守仁義，奉行上面的法令麼？（次言封爵欲其傳祚無窮，引堯以後到三代之侯伯，尙能自全。）

「漢朝興後，功臣受封的有一百多人。這時候天下方纔平定，所以大城和名都，戶口散亡了，計算起來，不過十分之二三。因此大侯的封地，也不過萬家，小的只有五六百戶罷了。後來隔了幾代，百姓都回到鄉里，戶口方纔繁盛，蕭何、曹參、周勃、灌嬰等幾家，或者到了四萬的戶口；就是小侯也自然比前加了一倍，富貴殷實，也是照它一樣。然而他們的子孫，驕奢淫逸，忘卻了祖上的德行功業，專做淫邪的事。到了武帝太初時，百年中間，當時封侯的卻只有五個了；旁的諸侯，都犯了罪，傷了生命，亡了國家，就此完結了。當時禁網也稍稍嚴密，可是仍舊沒有自身能夠小心戒慎於當世的禁網呢！（又次言漢之功臣，大都不能自全。）

「在現在的時世，而記那虞夏商周的道理，這是所以自己照鑑自己的得失；可是也未必盡同。做

帝王的，各有各的禮法，各有各的政務，只要用成功做標準就是了；難道可以強使相同麼？看他們所以得到尊貴寵愛，和所以遭受廢棄恥辱，這也是當世得失的所會聚。何必定要舊時的見聞呢。於是謹慎地記它的始末，表明它的事情在文章上面；但很有許多地方，不能原原本本地說出，所以把那顯明的說了出來，疑惑的暫且不寫。倘有後世的君子，想推廣而排列出來，也可以把它參看呢！」（結出作表之由，所以供後人借鏡。）

孔子世家贊

史記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之。往之一。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一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註釋】 ①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語出詩·小雅。仰望也。景行，大道也。止，語助詞。謂高山足供仰望，大道足以循行。太史公引此以喻孔子偉大人格。魏漢以來，卽伸此義，以高山景行喻頌德，而以景仰借作傾慕之意。

②鄉同向。心鄉往之，言傾慕神往。

③仲尼，孔子字。

④車服禮器，皆孔子之遺器。

⑤諸生，學官弟子。

⑥低回，留戀不忍去。

⑦布衣，庶人。此似指孔子未爲君王，

未大行其道，故云。

⑧六藝，此指六經。

⑨折中，言凡過與不及，皆取斷于孔子而得其中，以爲標準。

⑩至聖，謂聖之至者。

【語體】太史公道：「詩經上有句詩道：『高山足供我們的仰望，大道足供我們的循行。』這樣的偉大，我雖不能到達，可是我的心早已傾慕神往了。（借詩虛虛籠起景仰之心。）

我讀孔氏書，想見他的做人。到了魯國，看仲尼的廟堂，和車服禮器；那些學官弟子，時常在他家裏習禮。我看了以後，徘徊留戀，捨不得離去哪。（就孔子遺書遺器遺教，自言其嚮往之誠。）

想那天下的君主，和那歷代的賢人，實在多極了。當時固然榮耀，死了也就罷了。孔子是一個布衣，傳了十幾代，讀書人都宗他的學說，自天子到王侯；中國講六經的人，誰也不把夫子的學說來折中？真可算是至聖先師了。」（極贊孔子爲至聖，王侯所不及。）

外戚世家序

史記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一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娥。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一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一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

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一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註釋】 ①受命，受天命，謂創業之君。 ②繼體，嗣位。守文，守成法。 ③外戚，后妃之族。 ④塗山，國名。夏禹娶塗山氏之女。

爲妃。 ⑤放，謂成湯放桀于南巢。末喜，一作妹喜，有施氏女，夏桀妃。 ⑥有娥，國名，帝嚳娶其女簡狄爲次妃，爲殷始祖契母。娥，音

雷。 ⑦妲己，有蘇氏女，爲殷紂之妃。 ⑧姜原，一作姜嫄，帝嚳娶有邰氏女姜原爲元妃，爲周始祖后稷之母。大任，王季妻，卽周文

王之母。大輿，太通。 ⑨褒姒，周幽王寵妃，褒國之女，妲己姓，禽通擒。 ⑩基，始也。乾坤，卽天地。易二卦名。 ⑪關雎，詩國風首篇

名，思得淑女爲偶也。 ⑫釐降，虞書稱釐降二女於媯汭，釐，理也。降，下嫁。言帝以二女料理下嫁於舜，故美之。 ⑬親迎，婿自

迎娶也。春秋，魯隱公二年，紀履緌（左傳作裂繻）來逆女。公羊傳：「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始不親迎也。」 ⑭弘道，弘，大

也。謂人能將道擴而大之。 ⑮妃匹，夫婦。妃同配。 ⑯驩同歡。 ⑰子姓，猶言子孫。不能成者，指惠帝之后，薄皇后，陳皇后，

慎夫人，尹姬等無子者而言。 ⑱要，求也。不能要其終者，指戚夫人，王皇后，栗姬，王夫人，李夫人等不能善終者而言。 ⑲幽，

闇也，明亮也。卽陰陽之意。 ⑳惡，何也。性命，性者，天生之質，若剛柔遲速之別。命者，人所稟受，若貴賤夭壽之類。

【語體】 古來受天命創業的帝皇，和那繼續血統遵守法度的君主，不僅裏面的德行修明，原也

有外戚來幫助他呢。（總提君王外戚之重要。）

夏朝的興盛，因爲禹娶了塗山氏的女兒；但桀王的放逐，因爲寵幸了有施氏的妹喜。殷朝的興盛，因爲娶了有娥國的女兒；但紂王的送掉性命，因爲寵幸了有蘇氏的妲己。周朝的興盛，因爲聚了姜姬

和太任；可是幽王的被擒，因為荒淫於褒國的女兒褒姒（一正一反，說三代之興衰，由於外戚之得失）。所以易的始基是乾坤二卦，詩的起頭是關雎一章，書經稱贊堯的二女下嫁給舜，春秋譏諷娶不親迎。夫婦相處，是人道中間最大的倫常。禮的作用，只有婚姻最是留心。要知道音樂協調，然後四時和陰陽的變化，是萬物的綱領，怎可以不謹慎呢？（以六經證明齊家為治國之本。）

人雖然能擴大那道，可是對於天命，實在沒有方法可以想的。那夫婦的愛情，可算至乎其極了；雖是做君王的，也不能得這愛在臣子身上；雖是做父的，也不能得這愛在兒子身上；況是卑下的人呢？既經歡喜好合了；也許還不能得到子孫；能夠得到子孫了，也許還不能保他的終身，這難道不是天命麼？（以天命結全篇大旨。）

孔子所以少談命理，就因他很難講啊。不是通達了陰陽的變化，怎能夠知道那性命呢？（恐人盡委之於命，故特結出性命之難，欲人弘道以立命。）

伯夷列傳

史記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

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一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一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

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註釋】

○六藝，此指六經。即詩、書、禮、易、樂、春秋。

○書，堯舜二典及大禹謨，備言禪讓事。故曰虞夏之文可知。

○岳，四岳。

分掌四方之諸侯，牧九牧，九州之長。言岳牧皆舉舜舉禹。

○舜、禹皆典職二十餘年，然後爲帝。

○許由，堯時高士，堯以天下讓

之，不受，乃逃隱於箕山。湯伐桀，克之，以讓卜隨，卜隨辭，自投潁水而死。又讓務光，務光不受，負石自沈于蓼水。○言許由、卜隨、務光雖見他說，而六經、孔子所不道，何從稱說而徵信之？○此司馬遷引父之言，遷父名談，爲太史令。但他處「太史公曰」，多爲後人所加，係指遷與此處異。○箕山，在河南登封縣南。○吳太伯、周太王長子，讓位于弟季歷，避吳，孔子稱其至德，語見論語泰伯。○言詩書文辭中，卽梗概亦不少見。○語見論語、公冶長。○此亦孔子論伯夷語，見論語述而。○軼詩指下夷、齊歌辭，言孔子謂其求仁得仁無怨，而觀其詩似有怨意，是可異焉。○孤竹，國名，湯時所封，姓墨胎氏。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傅。○西伯，西方諸侯之長。昌，文王名。○武王，文王子。木主，卽文王神主。○太公，呂尙。○首陽山，今山西永濟縣南。○采薇，采同採。薇，草名，嫩時可食。○西山，卽首陽山。○于同吁，徂，往也；又同歿，死也。○餓死事，疑戰國時人所造。○絜同潔。○七十子，孔子身通六藝之弟子。○顏淵，名回，空窮乏。糟糠，貧者所食。不厭，不厭飽。淵三十二歲死。○盜跖，柳下惠弟。古大盜。隍，音灰。○徑，小路。○語見論語衛靈公。○語見論語述而。○語見論語子罕。○言自聖賢言之，豈以若彼之富貴逸樂爲重，若此之困窮災厄爲輕，蓋君子所謂重輕，與俗不同。○語見論語衛靈公。疾，患也。沒世，終身。○賈子，卽賈誼。○貪夫兩句，徇，通殉，以身從物。貧者因財死，烈士爲名死。○夸者兩句，好大喜功之人，以貪權勢，至死不休。衆庶，衆生，馮，通憑，恃也。○同明五句，語見易乾卦。○謂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以喻顏回因孔子而名彰。○言岩穴之士，或成名，或見棄，有時類如此者。○堙滅，堙沒，堙音因。○青雲之士，聖賢立言傳世者。

【語體】 講到讀書人所有的書籍很多，還要到六經上去考證。詩經尙書雖有缺失，但是虞夏的

文字，卻是可以知道的。唐堯打算退位的時候，讓給虞舜。舜和禹的中間，四岳九牧都相推薦，纔叫他先就位試政，主辦他的職務幾十年，功勞信用已經昭著了，然後授給他政事；這是表示那天下的寶器，王

者的大統，所以傳讓天下是像這樣的難哩。但是有的人卻說道：「堯讓天下給許由，許由不肯收受，倒反以爲這是很羞恥的事情，逃去隱了。到了夏朝的時候，也有兩個不肯受天下的人，叫做卞隨和務光的。」這些事實怎麼能夠稱說而徵信牠呢？太史公說過：「我登箕山，山上好像有許由的墳墓。」呢。孔子依次排列古代的仁人聖賢，像那吳太伯、伯夷的一類，很詳細了。就我所聽見過的，許由務光兩人行義很高，他的文辭在詩書上大概也不很看見，這是什麼道理呢？孔子道：「伯夷、叔齊，不念着人家舊時的惡事，怨他的人，因此很少，要求仁德，便得到仁德，還有什麼怨望呢？」我悲痛伯夷的用意，看那遺下來的詩，似乎也有怨詞，實在有些奇怪呢。（述作傳之由。）

這傳上說：「伯夷、叔齊，是孤竹國君的兩個兒子，當他們父親在世的時候，想立叔齊做太子。等到父親死了，叔齊讓給伯夷，伯夷道：『這是父親的命令呢。』就此逃去。叔齊也不肯受位，也不肯立而逃去；國人就立了那仲子。這時候伯夷、叔齊，聽得西伯昌是善於養老的，何不去歸附他。到了那邊，西伯昌已死，武王載了神主，追稱西伯叫文王，東去伐紂。伯夷、叔齊，叩住他的馬頭，就進諫道：『父親死了不葬，反而前來用兵，可以算得孝嗎？做臣子的去弑國君，可以算得仁嗎？』那時武王左右的人就要將他二人殺掉。太公道：『這是守義的人啊！』扶了起來，放他離去。後來武王已經平定了殷亂，天下的人都來歸附周室，獨有伯夷、叔齊，羞恥着，義憤滿胸地決意不吃周朝的米粟，隱在首陽山上面採些薇草來吃着。

等到餓得將死的時候，作了一首歌。那歌辭道：『登那西山呀，採食薇草呀！把凶暴來換凶暴呢，不知道自己的差誤，神農、虞夏，忽然匆匆地去了，叫我們歸向那裏去呢！唉！唉！死期到了！命運爲甚這樣的衰薄啊！』就此餓死在首陽山上面。這樣看來，是怨呢？還是不怨呢？（正敍伯夷家世及其一生高行。）

有人道：「天道沒有隨便相親的，相親的就是善人。」像那伯夷、叔齊這等人，可以算善人，還是不善人呢？積着仁義，潔着德行，這樣竟會餓死！還有那七十二賢的一流人，仲尼、單稱、顏淵是好學；但是顏淵常常空乏，喫的糟糠也還不飽；而且很早就死。上天的報答善人，究竟怎樣的呢？盜跖天天殺了無罪的人，炙人的肉，橫暴兇惡，聚了黨徒幾千人，橫行天下，後來竟終其天年。那是依據什麼德行呢？這是格外彰明顯著的事情啊。就如到了近代，那品行不端正，專犯忌諱，卻是一生安逸快樂，富貴殷實，隔了幾代不斷。有的人揀了地方，纔去行事，應該說話時纔去說話，走路不走小路，不是公正的事情不肯發憤去做他；但是這種人偏是受着禍患災難的，實在不可以計算。我真很疑惑呢。倘使所稱是上天的道理，究竟是呢？不是呢？孔子說道：「道不相同的，不能夠互相計議。」也只得各從其志了。所以說道：「富貴如果可以求得到的，那就叫我做執鞭的人，我也願做的；如果不可以求得到的，便依我所喜歡的做去。」「天氣寒了，纔知道松柏的後凋。」世上的人都是混濁了，清高的士子方纔顯露。難道有德的人以富貴壽終爲重，而以窮愁夭死爲輕麼？（從首陽餓死翻出議論，並用史實近事作證，以見天道不可

知，而君子常守其貞。）

「『君子恨身死了，名譽不稱揚於後世。』賈子道：『貪錢的人死於財帛，義烈的人死於名譽，矜夸的人死於權勢，平常的人只知道憑恃自己的生命。』『同是明的，自然互相照着；同類之物自然互相應求；雲一定跟着龍，風一定跟着虎，聖人興起，人民都得看見了。』像那伯夷、叔齊，雖是賢人，得了孔子的稱揚，名譽就更加彰明；顏淵雖是力學，能得附着了驥尾，德行更加顯著。山野的士子，行藏照着時候進退，像這一類的人，竟埋沒了名聲，不能稱揚於後世，可憐得很啊！那里巷的人，要砥礪行爲，自立名譽的，不是附着聖賢立言傳世的人，怎能夠傳聲名在後世呢？（本段全從「名」字着筆，以見夷齊得孔子之言而名顯於後世。）

管晏列傳

史記

管仲夷吾^①者，潁上^②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③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④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⑤管仲既用，任政于齊，齊桓公以霸。九合^⑥諸侯，一匡^⑦天下，管仲之謀也。一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

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于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于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一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一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一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

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一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于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我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一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閉而鬪。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一管仲世所

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

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一方晏子伏莊公尸，

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

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註釋】 ①管仲，名夷吾，字敬仲，姬姓之後。 ②穎上，在今安徽省穎上縣南。 ③鮑叔牙，姬姓之後。春秋齊大夫。 ④欺，多

取利。 ⑤公子糾，小白庶兄。 ⑥囚，有罪被禁錮者。齊將亂，鮑叔奉小白奔莒，管仲召忽奉糾奔魯。亂作，小白自莒先入，魯納糾，小

自以齊師戰，敗魯師。小白請魯殺公子糾，而請管仲召忽，召忽死之。管仲自請囚。 ⑦謂鮑叔言管仲於桓公以為相。 ⑧九合，謂

桓公合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也。一說，九合即糾合。 ⑨匡，正也。言桓公率諸侯尊周室，天下為之一正。 ⑩召忽，公子糾之傅。

⑪子孫，仲之子孫。一作鮑叔。世祿，世代食祿。 ⑫多，稱美。 ⑬稱，言也。謂夷吾所著管子。 ⑭倉廩，藏穀米處所。實，充

滿。 ⑮上服度，謂君之行政有法度。大親，父母妻子兄弟。 ⑯四維，禮義廉恥。 ⑰輕重，謂事之輕重緩急。管子有輕重篇，

所言皆錢法之事。 ⑱櫛，稱物之具。故引仲以為「評量」。 ⑲少姬，桓公姬，蔡出也。姬忤公，公歸之於蔡而未絕。蔡人嫁

之，故伐蔡。 ⑳包，裹也。茅，青茅，祭祀所用，向為楚所貢。仲以包茅不入貢於周，因襲蔡而伐楚，以示其用兵不為少姬之事而有

正義。 ㉑山戎，亦曰北戎，在今河北遷安縣境。常為齊燕之患。山戎伐燕，桓公因救燕而伐之。 ㉒周武王封召公奭於薊，是

為北燕，即今河北大興縣。桓公令修召公奭之舊政，益示其能主持正義。 ㉓柯之會，齊桓公伐魯莊公，請成會於柯，曹沫以匕

首刎桓公，求反魯之侵地。桓公許而欲背約，從管仲言，終與之以示信。曹沫亦作曹劌。 ㉔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㉕擬，比也。 ㉖三歸，奪名。一作管仲取三姓女。反坫，坫音店，為古燕亭所設之具，以土為之，獻酬禮畢，則反爵於其上。 ㉗晏

子諡平，字仲，即晏平仲，齊大夫，名嬰。實相去管仲祇九十年。①②萊，即萊州，今山東掖縣其舊治。③④夷，萊之邑名，或曰已族名，萊夷之一種。⑤⑥不重肉，言不美味。⑦⑧危言，危行，即正言正行。⑨⑩順，直道而行。衡命，謂權衡斟酌而行。⑪⑫三世，謂靈公名環，莊公名光，景公名杵臼。⑬⑭越石父，齊之賢人。⑮⑯縲紲，同縲紲。縲，黑索，所以繫罪人。紲，繫也。⑰⑱左驂，駕車之馬在兩旁者，左曰驂，右曰駟。⑲⑳請絕，請絕交。㉑㉒懼然，驚異貌。懼，讀若攬。㉓㉔我聞二句，說同屈信同伸。㉕㉖夫子指晏子，本先生長者之稱。寤，通悟。㉗㉘無禮，謂晏子入闈久之，不待以敬禮。㉙㉚闈，同窺。㉛㉜大蓋，車蓋。俗稱蓋曰傘。㉝㉞駟馬，即四馬，古人駕車皆用四馬，求其迅速。㉟㊱自下，表示謙而自居人下。㊲㊳皆管子篇名。㊴㊵晏子春秋，晏子所著書，人皆斥爲偽書。㊶㊷小之，論語，八佾：「管仲之器小哉。」言其狹隘。㊸㊹將順，謂順而行之。匡救，謂救而正之。句出孝經事君章。㊺㊻豈，猶其字。㊼㊽伏莊公尸，崔子弑莊公，晏嬰枕公尸股而哭之，語見左傳。㊾㊿孔子語，見論語，爲政。①②語亦見孝經事君章。①③執鞭，御車。周禮，秋官，倮狼氏：「掌執鞭以趨辟。」①④忻，亦作欣。

【語體】管仲名叫夷吾，是穎上地方的人。他幼年時候，常常和鮑叔牙交遊，鮑叔知道他是很能幹的。管仲貧窮困乏，常佔鮑叔的便宜，鮑叔終是好好待他，也不說他什麼話。後來鮑叔奉事齊國的公子小白，管仲奉事公子糾。等小白做了桓公，公子糾死了，管仲做了囚犯，鮑叔就在桓公那裏稱贊管仲的才幹，薦舉他做宰相。管仲既經任用，執齊國的政權，桓公因此成了霸業。九次合了諸侯，做一番匡正天下的事業，這都是管仲的計策啊。（略敘管仲之籍貫，知友鮑叔，及一生事業。）

管仲道：「吾當初窮困的時候，曾經和鮑叔合夥經商，分起利益來，往往自己多拿些，鮑叔並不以

我爲貪財，知道我是貧窮的緣故；我曾經替鮑叔謀劃事業，卻更加窮困了，鮑叔並不以我爲愚笨，知道時運有利有不利的緣故；我曾經三次出仕，三次被君主黜職，鮑叔並不以我爲沒有才幹，知道我沒有逢着時機的緣故；我曾經三次打仗，三次敗走，鮑叔並不以我爲懦弱，知道我有老母的緣故；公子糾敗了，召忽不屈死了，我囚禁在囚車裏而受了多少的恥辱，鮑叔並不以我爲沒有羞恥，知道我是不羞小節，卻恥那功名不能顯出於天下的緣故。生我的是父母，知我的是鮑叔呀！鮑叔既經推薦了管仲，情願做他的屬下。管仲的子孫，世世代代，在齊國吃俸祿，有封地的足有十幾代，常常做有名的大夫。所以天下不稱贊管仲的賢明，卻稱贊鮑叔的能夠識人。（述管仲語作敘事，全以鮑叔爲主，以見鮑叔能知人，故管仲得輔齊桓成霸業。）

管仲既在齊國做宰相，握着政權，因爲小小的齊國在海邊，便流通貨物，積聚錢財，富國強兵，把百姓的好惡做好惡。所以他自己稱述道：「倉廩充滿了，方纔知道禮法節操；衣食足夠了，方纔知道榮耀恥辱；在上的行政有度，那末父母兄弟妻子方纔安固了；禮義廉恥的觀念不立，國家就要滅亡。」發下的命令，好像流水的源頭，總要使得他順着百姓的意思。所以議論淺近，容易實行。百姓所要的就去給他，百姓所不要的就除卻他。他所行的國政，能利用禍害變做福利，把失敗變做成功。着眼於事的輕重，謹慎評量。桓公實在怨恨蔡國，嫁了少姬，南面去侵襲蔡國；管仲就乘此去伐楚國，責備他不進貢包茅。

到周室；桓公實在北面去征伐山戎，管仲因此叫燕國修明以前召公的政治，桓公在柯地的那次會盟，本想違背曹沫的約，管仲便力勸桓公踐約，各國諸侯，從此都歸附齊國，所以說道：「知道給與就是取得的法子，是辦政治的法寶呢。」（詳敘管仲任政相齊，即以仲語提明。）

管仲的富厚，和公室相等，有三歸的臺，又有安置酒爵的坵，但齊人並不說他奢侈。管仲死了以後，齊國執政的人，一直奉行他的法規，常常勝過各國諸侯。後來隔了一百多年，就有一個晏子出現。（說管仲的富貴及其遺愛。由上接下，蟬聯蛇蛻，合傳作法正宗。）

晏平仲名字叫嬰，是萊州夷維的人，服事齊國的靈公、莊公、景公，努力行着節儉的德行，被齊國人所推重。既經做了齊國宰相，吃的東西沒有兩樣肉味，妻妾不穿綢衣。他在朝廷上，國君有話問他，他就很慎重地回答；沒有話問他，就很慎重地辦事；在國家有道的時候，就順着命令去做事，無道的時候，就斟酌命令去做事。所以做了三代的臣子，名望顯揚於各國諸侯。（敘晏子籍貫、德行及政績。）

越石父很是賢明，在犯了罪被拘的時候，晏子出來，在路上遇見了他，連忙解了左邊的馬，贖他的罪，載在車裏，一同歸家；他沒有致謝。晏子就進內室，隔了許久不出來。越石父便請求絕交，晏子吃了一驚，趕緊整着衣冠謝罪道：「嬰雖沒有才幹，但是總算能免了你的困厄，爲什麼請求絕交這樣的快呢？」石父道：「不是這樣說的。我聽得君子受屈於不知己的，卻伸展於知己面前；當我在被囚時，那是他們

沒有知道我；先生既已知道我了，肯來贖我，就是知己；知己而待吾無禮，還不如被囚的好。」晏子於是請他進來，做了上客。（敍晏子救越石父，以爲上客。）

晏子做齊國的宰相，有一天，坐車出來，他車夫的妻子，在門縫裏偷看他的丈夫。看見他丈夫替宰相御車，遮了車蓋，鞭著四馬，意氣揚揚，很是自鳴得意的樣子。後來那車夫回家，他的妻子請求離去。車夫問他的緣故，妻子道：「晏子的身長不滿六尺，卻做了齊國的宰相，名顯諸侯；方纔我看他出來，志念很是深沉，卻常常存着自居人下的心思。現在你有了八尺的身子，倒做人家的車夫；然而看你的意思，很是滿足，我所以要求離去了。」後來他丈夫就自己謙卑拘謹起來，晏子非常奇怪，就去問他，車夫據實說了出來。晏子就薦他做了一個大夫。（敍晏子薦其御者爲大夫。）

太史公道：「我讀管子的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這幾篇，和晏子春秋他所說的事情，詳細得很啊！已經見了那所著的書，想看他的行事，因此編列他們的傳記。至於那書，世上多已有了，所以不論單論他們的軼事。管仲是世上所說的賢臣，然而孔子卻輕視他，難道因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明，不勉勵他做到王道，卻教他經營霸業麼？有句古語說：『助順他的好處，救正他的惡處，所以上下能夠互相親近。』豈不是說的管仲麼？當晏子伏着莊公的尸身哭，哭罷成了禮，方纔出去，這豈不是一見義不做便沒有勇氣麼？至於他的進諫，觸犯了君王的顏面，這不是所說的「進到朝廷想盡忠心，退了出來想

補過失」的麼。倘使晏子現在還存在，我雖替他執鞭，也很歡喜而羨慕的。」（贊語中先言作傳之旨，次即分論評管仲，先抑後揚，說晏子伏屍而哭，補傳所未及，評其無勇，未又極稱頌之。）

屈原列傳

史記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稟，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一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閒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

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矍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一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㊱。魏聞之，襲楚，至鄧^㊲。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㊳。而設詭辨於懷王之寵姬鄭袖^㊴。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于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

唐昧。一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瞻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一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恻。」王明，並受其福。」

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一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

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①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②而啜其醢^③？何故懷瑾握瑜^④，而自令見放爲？」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⑤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⑥乎！」
乃作懷沙之賦^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⑧以死。一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⑨、唐勒^⑩、景差^⑪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一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⑫，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一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⑬，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⑭，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一

【註釋】 ① 屈原，一名平，字靈均。

② 楚懷王，名槐，左徒，官名，即左右拾遺之類。

③ 彊志，強記。國語晉語：「其壯也，彊志而

用命。」 ④ 上官大夫，姓上官而爲大夫者，楚莊王少子爲上官邑大夫，後遂以爲氏。一說姓靳名尚，楚懷王寵臣。 ⑤ 靈令，法令。

④屬音燭。綴輯。彙同稿。⑤伐、自誇其功。⑥離騷、楚辭篇名。離同濯、遭也。騷、憂也。謂遭遇憂患之意。⑦怛音姐、傷痛。⑧詩、周南至豳風十五國詩曰國風。⑨雅、正也。雅樂所用。詩有大小雅之分。小雅多燕饗贈答感事述懷之作。⑩帝嚳、黃帝曾孫，號高辛氏。⑪微妙也。⑫淖音鬧、濯淖污泥四字，只一意。⑬蟬蛻、蛻音稅，蟬所脫之皮。喻解脫。⑭嚳然、潔白貌。嚳音嚳。⑮絀、與黜同，退也。⑯從親、謂約從而相親。從同縱。⑰詳、通作伴，詐也。⑱委質、質通贄，古時始相見之禮。⑲商於、地名，在今河南浙川縣西。⑳丹、浙，皆地名，在今河南洛陽以西。㉑勺音蓋。㉒漢中、戰國楚地，在今陝西漢中興安及湖北鄖陽等縣地。㉓藍田、地名，今陝西藍田縣。㉔鄧、古國名，春秋時滅於楚，地在今湖北襄陽縣。㉕靳尚、卽上官大夫。㉖鄭袖、鄭國之女，美而善舞，懷王册封爲南后。㉗武關、地名，爲秦之南關，在今陝西商縣東。㉘內同納。㉙頃襄王、名橫，令尹官名，楚國執政者之稱。㉚反同返。㉛嫉、憎恨也。㉜放流、謂放逐于遠地。㉝瞻、願、瞻戀而顧念。瞻同眷。㉞屬音燭，連也。㉟易、井卦爻辭，渫音泄，除去井之停污。㊱言井之停污已除而不飲，故使我心惻然。㊲汲、取水于井。言此井水可汲，實猶此人之可用。㊳言王如明察而用之，則上下並受其福。㊴短、指人過失。㊵還放逐。㊶三閭大夫、楚官名。閭者，聚族而居之義，因其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故名。㊷凝滯、窒滯而不通。㊸舖音逋，食也。糟、酒滓。㊹啜、嘗也。醪、薄酒。㊺瑾瑜、皆美玉。㊻彈冠、振衣，去灰塵整潔之也。㊼察察、明淨。汶汶、汙辱。㊽溫蠖、楚辭，漁父作「座埃」。史記作「溫蠖」。注云：猶言昏憤。蠖音或。㊾懷沙、賦名。賦，文體之一，古風之流。㊿汨羅，二水名，合流處曰汨羅江，在今湖南湘陰縣北。汨音覓。①宋玉、屈原弟子。②唐勒、楚人。③景差、楚公族大夫。差音雌。④賈生、卽賈誼，漢洛陽人，以其爲長沙王太傅，故世稱賈長沙，又稱賈太傅。⑤長沙王、漢景帝之子，名發。⑥湘水，一名湘江，湖南巨川。⑦天間、招魂、哀郢，皆離騷篇名。⑧長沙、卽今湖南省治。⑨服鳥賦、楚人名鶡曰服，賈生作此賦，以自傷其志。⑩爽然、驚寤貌。

【語體】 屈原，名字叫平，是楚國的同姓。做楚懷王左徒的官。學問很深博，記憶力很強，明白治亂的理，熟習應對的話。走進朝廷，就和懷王商量國事，發出號令，走出去，就接待賓客，應對諸侯。懷王很信任他。有屈上官大夫，靳尚，職位和屈原同等，和他爭奪寵幸，而心裏妬忌他的才能。懷王差屈原制法令，屈原做的草稿還沒有完成，靳尚見了，想要奪他，屈原不肯給他，因此他在懷王那裏進讒道：「王差屈原制法令，大家沒有一個不知道。每一個令出來，他誇張自己的功勞道：『不是我，誰也不能做的。』」懷王便發怒，從此疏遠屈原。（敘屈原始得懷王任用之專，繼則被讒見疏。）

屈原怨王的聽信讒言，讒諂的遮蔽了賢明，邪曲的傷害着正直，方正的不能容納，所以憂愁幽鬱的思量着，就作了離騷的文章。離騷的解釋，猶如遭逢憂患的意思。講到天是人類的起原，父母是人類的根本。人類到了困窮，便要回想根本。所以一個人到了勞苦倦極的時候，沒有不叫天的；到了生痛苦、悲傷極點的時候，沒有不叫父母的。屈原依了正道直行，竭盡了忠，心智力去奉事他的國君，竟被讒人離開着，命運可以算得困窮了！素來信任的，倒受了嫌疑，忠心事主的，倒給人毀謗，怎能不怨呢！屈原的做離騷，大約自己怨恨生活呢。國風的詩，好色卻不淫亂，小雅的詩，怨恨毀謗卻不胡亂，像那離騷可算得兼而有之了。書中的所載，上面稱述帝譽，下面稱道齊桓，中間敘述湯武的事，用來譏諷世事，彰明那道德的廣博崇高；治亂得失的條理系統，沒有不完全發現。他的文章簡約，他的辭句微妙，他的志向

高潔，所以他的行爲清廉。他所稱述的文章雖小，他的本旨卻是很大；他所稱舉的物類雖是淺近，他的意義卻是很遠。他的志向高潔，所以稱引的物類都好；他的行爲清廉，所以到死不肯自己疏懈。處在汙泥的中間，能夠像蟬脫殼的一般，不着一一些污穢；因而浮游在塵世的外面，不受世上的垢濁，清清白白地一塵不染。將這樣的志向推廣開來，雖是和日月爭光可以的。（寫出作離騷之由。插入議論，比離騷於詩，極贊屈原。）

屈原既然罷了官，後來秦想伐齊，齊和楚約縱相親，秦惠王很是憂慮，因此就差張儀假意離開秦國，拿了厚幣去奉給楚國，對楚王道：「秦很恨齊，但因為楚和齊約縱相親，不去攻伐；倘楚能和齊絕交，秦願獻商於的地方六百里給楚國。」楚懷王起了貪心，相信張儀的話，就此和齊絕交。差個使者到秦國去接收地方，張儀假作不知道：「儀和王約的是六里，沒有聽見六百里！」楚使怒着離開秦國，歸來告訴懷王。懷王發怒，大興兵馬去伐秦。秦國出兵迎擊，大破楚兵在丹浙的地方，斬獲首級八萬，虜了楚將屈匄，就此奪了楚漢中地方。懷王就盡起國中的兵將，深深地攻入秦國，在藍田的地方交戰。魏國聽見了，偷偷地打楚國到鄧的地方。楚兵恐懼，連忙從秦國退了回來。這時齊竟恨着不肯救楚，楚國因是大困了。到了明年，秦割漢中的地方來和楚國講和。楚王道：「不願得地，情願得張儀，就甘心了。」張儀聽見了，就說道：「拿一個張儀來抵當那漢中的地方，我請到楚國去。」到了楚國，又用了厚幣去結交

當權的寵臣靳尚，更造了鬼話，在懷王寵姬鄭袖面前；懷王竟聽了鄭袖的話，再放還張儀。這時屈原既疏遠了，不再在位；出使在齊國。顧念着，從那邊回來以後，諫楚王道：「爲什麼不殺張儀？」懷王纔懊悔。馬上差人追張儀，已是來不及了。後來各國諸侯，一同攻楚，大破楚國，殺楚將唐昧。（敍屈原既疏後，秦張儀始終事，及屈平進諫楚王，楚王悔已不及，及各國攻楚事。）

這時秦昭王和楚通婚，要和懷王會面。懷王要去了，屈平道：「秦是好像虎狼一般的國家，不可信的，還是不去的好。」懷王的幼子子蘭，力勸王去道：「怎麼可以失秦的歡心呢？」懷王終於去了。進了武關，秦國預設的伏兵，絕斷他的歸路；因此留住懷王，要求割地，懷王發怒，不聽他的要求，逃到趙國，趙國不肯收留；仍舊回到秦國，竟身死於秦，把棺木歸楚安葬。懷王的長子頃襄王卽了君位，用他的弟子蘭做令尹。楚國的人都怪子蘭因爲勸懷王入秦，卻一去沒有返國。屈平既已痛恨了這事，雖被放逐流亡，然而紀念楚國，關心懷王還國的心，一天沒有忘卻。還希望國君的覺悟，世俗的或者改變的。他那存君興國的心思，想要反覆聲明着，在一篇的中間，再三致意呢！然而終於無可奈何，所以不能再回來了。到底可以見得懷王的沒有覺悟哩。（敍懷王不納屈平之諫，一欺於秦而國削，再欺於秦而身死。但平終關懷祖國，冀君之悟，其意溢於離騷。）

人君不論愚笨、智慧、賢明、不肖，沒有不想求忠臣做自己的幫手，舉賢人做自己的輔佐；然而亡國

破家的前後相接，那賢君的治國竟幾世不見的，這因爲所說的忠臣君主未必以爲忠，所說的賢人未必以爲賢呀。懷王因不知道忠臣的分限，所以裏面被鄭袖惑亂，外面被張儀欺哄，疏遠屈原，卻信任了上官大夫和令尹子蘭，兵敗地削，失去了六郡；自己的身子客死在秦國，給天下的人譏笑。這是他不識人的禍害呢！易經有句話道：「井裏除去污穢，不去取用，我的心便擔憂了，因他本來可以取水於井的緣故；所以王如賢明，能夠取用賢人，那全國就受福了。」王的不明，難道是算得福麼？令尹子蘭聽得屈原痛恨他們，便大怒，終於叫靳尚說屈原的壞話在頃襄王面前；頃襄王動了怒，就把屈原放逐了出去。（夾敘夾議，將懷王前事總作一收。又接上「屈原既嫉之」一句，平終被頃襄王所放。）

屈原到了江邊，披散了頭髮，在湖邊一面走着，一面吟着，面色乾枯，容貌灰白。漁夫看見了便問他道：「你莫非是三閭大夫麼？爲什麼到這裏來？」屈原道：「世上都是混濁，卻只有我一個人清潔；衆人都是醉了，卻只有我一個人清醒，所以被人家放逐的。」漁夫道：「凡是聖賢的人，往往不拘泥於物，而能夠順着時世轉移。世上都是混濁，何不跟着他隨波逐流？衆人都是醉着，何不吃他的糟，喝他的酒？爲什麼保守自己的美德，而自己弄到要給人家放逐呢？」屈原道：「吾聽得人家說：『凡是新沐的人，必定要整潔他的帽子；新浴的人，必定要整潔他的衣服。』不論那一個人，誰能把潔淨的身體，去受世上的污蔽呢？情願跟了長流，葬身在江裏魚腹的中間，又怎肯把自己的潔白，去蒙受世上的塵埃呢？」於

是做了一篇懷沙的賦，懷中藏了石頭，就此自己投在汨羅江中死了。（敝被放後至死情形。中間與漁父問答中翻出一段至理。）

屈原既死以後，楚國有宋玉、唐勒、景差一般人，都喜歡辭章，以詩賦出名，可是都效法屈原的從容說話，終沒有敢直諫的。後來楚國一天小似一天，幾十年後，竟被秦國所滅。（敝屈原死後楚之情形。）從屈原沉在汨羅江後，隔了一百多年，漢朝有一個賈誼，做長沙王的太傅，路過湘水，做了文章去弔屈原啦。（敝賈生弔屈原。——按此係借投書事接後賈誼傳。）

太史公道：「我讀了離騷裏面的天問、招魂、哀郢這幾篇，很悲傷他的志向。到了長沙，經過屈原所自沉的汨羅江，未嘗不落了眼淚，想到他的做人。但是等到看見賈生弔他的文章，又怪屈原有這樣的才具，周游諸侯，怕那一國不能容納，爲什麼要自己弄到這地步呢？讀賈生做的鵬鳥賦，對於生死看得一樣，對於去就看得很輕，又不覺得驚悟地自己有所失了。」（屈原賈合贊。）

酷吏列傳序

史記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

「信哉是言也。一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一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圓，斲雕而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註釋】

①道與導同。下同。

②格，感動。

③老氏，姓李，名耳，又稱老聃。其所著書，名曰老子。

④滋章，更爲明顯。⑤網，言

秦之法令。

⑥上下相遁，謂借法爲奸，而無情實。

⑦救火，抱薪救火，喻欲除其害而反助其勢。揚沸，揚湯止沸，喻急迫之事，濟之以寬緩。

⑧溺職，不勝其任。

⑨聽訟，斷獄。語出大學。

⑩語見老子。下士，下愚之人。

⑪觚，音孤，飲器之有稜角者。圓與圓同。

⑫斲，音破，稜角而爲圓器，喻除去嚴法。

⑬斲，音琢，削也。雕，同彫。言去華崇實。

⑭吞舟之魚，極言魚大，喻有罪幸免，以見法網之疏。

⑮烝烝，物盛興作貌。

⑯艾，同乂，治也。

⑰彼指道德，此指嚴酷。

【語體】

孔子道：「用政治來引導他，再用刑罰來糾正他，那百姓便多存苟免，沒有恥辱的心了；用道德來引導他，再用禮教來糾正他，那百姓便有恥辱的心，並且容易感動了。」老子說：「上德的人，德行不顯，所以常常有德，下德的人，常常把德行顯出，所以常常沒有德。法令愈是彰明，盜賊偏愈多。」太史公道：「的確的，這幾句話呀。（先總斷一句，引孔老言，以見酷吏之不可崇尚。）」

「法令是治天下的工具，並不是制治清濁的本源。從前秦朝的法網，可算得嚴密了。然而姦詐欺偽的事情，常發生出來，到了極點，甚至上下的人，互相舞文規避，借法爲奸，弄到國家不振。當這個時候，做官治理百姓，好像抱薪救火，揚湯止沸一般，不是用武健嚴厲苛酷的手段，怎能當這責任，很是滿意呢？談道德的人，治理百姓，就不勝其任了。（言治亂國須用重典，是酷吏所由始。）

「所以孔子說：『斷獄，我和人沒有什麼兩樣；必定要使他沒有訟案，纔是根本的道理吧。』老子道：『下愚的人，聽見了大道，必定要大笑。』這真不是虛話呢！漢朝興起的時候，除了嚴厲的刑法，去華崇實，禁網寬大，竟能漏出吞舟的大魚；然而吏治的成績，蒸蒸日上，不到姦邪的地步，天下百姓，都能安居樂業。這樣看來，治天下的道理，是在道德不在嚴酷呢。」（又引孔老之言，以見當任德不當任刑；又以見秦法苛刻，漢治寬仁。）

游俠列傳序

史記

韓子^①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②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③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④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⑤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

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一旦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尙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躄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于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浮沈，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聞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一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

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①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②雖時扞當世之文罔，^③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④設財役貧，^⑤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豪暴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註釋】^①韓子名非，戰國時韓之諸公子，習刑名之學，與李斯並事荀卿，著書名韓非子。^②語見韓非子，五蠹。^③言法

家韓子一偏之言，並譏儒俠皆非，本不足爲定論，乃學士多據以稱說於世。^④春秋國史名，謂儒之以術巧取顯位，輔世主立名

者，此實不足稱儒，其見譏也固宜。^⑤及若句，季次即公皙哀，原憲，字子思，皆孔子弟子，獨行，志節高尚，不隨俗浮沉。言公儒皆安

貧樂道，不以文亂法者，徒以不合於世而見笑。^⑥空室蓬戶，貧者所居，褐衣，毛布衣，疏食，粗飯，厭飽也，同饜。食音寺。言其雖困苦，

名終得垂後世。^⑦果決也。^⑧已，拒人，諾，許人。^⑨亡者存之，死者生之。^⑩伐，自誇。言俠亦足稱美，不可盡非。^⑪舜父母

使舜上修廡，縱火下焚之，又使舜下浚井，而以石蓋之。見孟子。^⑫伊尹，商之賢相，名摯，鼎俎，調五味之器。言伊尹以割烹事湯

而爲相。見孟子。^⑬傳說，殷高宗賢相，嘗版築於傅巖之野。說音悅。險同巖。^⑭呂尙，太公望，年七十，嘗賣食於棘津。在今河南

延津縣東北。已埋。^⑮夷吾，管仲名。桎梏，音質谷，刑具。管仲請囚而見桓公。^⑯百里奚，初事虞公，七年而無所進，去之秦，爲

人飼牛。後相秦穆公。^⑰匡，地名。陽貨曾暴匡，匡人以孔子貌似貨，圍之，故孔子有戒心。^⑱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故有饑

色。①②舊同災。③④末流、末俗。言行仁抱義之儒，有時尚須借重於俠，言外見游俠之不可無。兼慨己因李陵事遭刑，見後太

史公自序註。⑤⑥已，同以嚮同享。言享受其利者，即以爲有德，不必知仁義。⑦⑧貶王，仁降王之價值。⑨⑩卽柳跽與莊躄，

皆古之大盜。躄、音躄。言受其利者卽以爲義。⑪⑫竊鉤二句，言罪小而見誅，罪大而封侯，仁義惟大竊有之。語出莊子，法儼。

⑬⑭謂與其拘學守義，孤立無助，不若隨俗以取榮名。⑮⑯妾命，託命求保護。⑰⑱鄉曲，謂窮鄉僻壤。予同與，意指游俠功大。

⑲⑳少，輕視。㉑㉒延陵，卽吳季札。或係當時尚俠好義之吳姓貴介公子。孟嘗，卽齊田文。春申，卽楚黃歇。平原，卽趙勝。信陵，卽

魏公子無忌。㉓㉔砥名，立名。砥音紙。㉕㉖朱家，漢初魯人，爲俠客，所存活豪士以百數。田仲，楚人，喜劍術。王公，王孟，俠名喚於

江淮間。劇孟，漢洛陽人，以任俠顯諸侯。郭解，漢軹人，字翁伯。漢之遊俠，自朱家而後，首推郭解。㉗㉘扞同捍。文罔，猶言法禁。罔同

網。㉙㉚宗彊比周，謂惟強是崇，互相親附。㉛㉜設財役貧，謂施財以役使貧民。㉝㉞猥，委屈。

【語體】韓非子道：「儒者用了文字亂法，俠士用了武力犯禁。」這兩種人，都被譏笑；然而學者

偏偏多有根據着稱說於世。至於像用法術來取得宰相和公卿大夫輔佐他的國君，功名著在國史上，這種儒者的被譏，原是不消說的了。像那季次、原憲，都是鄉僻的人，他們讀書，懷抱着君子之德，孤獨地行着，在義不肯苟合當世，當世也都譏笑他們。所以季次、原憲一生空室蓬門，布衣粗飯，不能饜飽，死了已四百多年，然而弟子們的紀念着，總沒有厭倦。現在行俠的人，他的行爲，雖沒有合正義的軌道；可是他的說話必信，他的行事堅決，不論拒絕人家，答應人家，必定很誠懇的，不愛惜自己的身體，肯救人家的急難；既已有使亡者得存、死者得生的功勞了，并且他不肯矜誇自己的能幹，羞稱自己的功德；這也

確有可以稱美的地方呢！並且緩急的事情，是人所常有的。太史公道：「從前虞舜，幾乎喪身在下井修廩的時候，伊尹擔任過調和鼎俎的差使，傅說藏匿在傅巖版築，呂尚困頓在棘津賣食，夷吾做過囚犯，百里奚替人家餵牛，仲尼在匡地被圍，絕糧在陳蔡，而有飢色。」這一等人都是學士中所說有道的仁人，尚且逢著這種災難；何況那些中等的人，再生在亂世的末俗，他們遇害的多，怎能算得盡呢？鄉鄙的人有句話道：「有什麼仁義不仁義，只要把受過他的利益的，就算有德。」所以伯夷厭惡周朝，餓死在首陽山上，然而文王、武王並不因這個緣故，貶損他的王號；柳跖、莊躄、兇橫、暴厲，但是他們的黨徒，誦揚着那義氣無窮。這樣看來，莊子所說的「偷竊鈎子的犯死罪，偷竊國家的做王侯，在侯門上纔有仁義存着。」真不是空言哩！現在褊狹的一般士子，或抱着很淺狹的道義，好久孤立在世上；那裏及那議論卑下，同乎流俗的一般人，跟着世上浮沉，去取榮名呢？然而一般布衣俠士，卻能有信義，假如有向人拿的，給他人的，或是允許人家幹的，能夠使千里以外的人，都稱贊他有義氣，甚至要死，也不顧世人說着。這也有特長的地方，不是苟且所能做到的呢！所以士子窮困的時候，便要向這種布衣俠士託命，望他幫助，這豈不是人家所說的聖賢豪傑之間的人麼？真是使鄉僻地方的俠士和季次、原憲，比量權力，那在上所立的功績，就不可同日而論了。總之，把功勞顯著，和言語信實而論，那末俠客的義氣，又怎可以輕視呢？（起處卽以儒俠相提而論，借客形主。一路儒俠夾寫，側重游俠而稱之。）

古時布衣的俠士，不能夠再聽得的了，近世的吳季札、孟嘗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這等人，都因爲是王者的親屬，靠了有封地和卿相的富厚，招致天下的賢者，顯名在諸侯那裏，這不可不算他們是不賢的了。他們好比是順風呼喊著，聲音並沒有加響，但是總比尋常高幾倍，這是那勢力厲害啊。至於像那里巷地方的俠士，卻能修德立名，使他的聲譽施行到天下，沒有不稱他是賢的，這纔難極了！然而儒家墨家對於他們都摺棄不載，從秦朝以前，平民的俠義，埋沒不見，覺得很是可恨！照我所聽見的：漢興以後，有朱家、田仲、王孟、劇孟、郭解的一流人物，雖時常觸犯當世的禁網，可是他們的私德廉潔，退讓不爭，實在有足以稱述的。名聲並不虛立，士子遭厄必救，並不虛附。至於像那結合朋黨，崇拜強權，互相親附，用了錢財，去役使窮人；靠了豪暴，去欺侮孤弱；放縱物欲，自快心意；這一種事情，游俠的人也以爲恥辱，不肯做的。我悲世俗的人，不明白這種意思，卻把朱家、郭解這等人，和豪暴的一流同樣看待，並且同樣的譏笑他們啊！（至此始歸本題。布衣閭巷是主意，闡明俠之真者，儒亦賴之，故特爲作傳。）

滑稽列傳

史記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一淳于髡者，

齊之贅壻也。①長不滿七尺，滑稽②多辨數③。使諸侯，未嘗屈辱。一齊威王之時，喜隱④。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⑤。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⑥，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蜚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⑦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⑧一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齋⑨。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⑩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⑪操一豚蹄，酒一孟，而祝曰：『甌窶滿篝，⑫汙邪滿車，⑬五穀蕃熟，穰穰滿家。』」⑭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齋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⑮楚聞之，夜引兵而去。一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⑯在傍，御史⑰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⑱。」

醉矣。若親有嚴客，^① 髡^② 髮^③ 鞞^④ 鞞^⑤ 脛^⑥，^⑦ 侍酒於前，時賜餘瀝，^⑧ 奉觴上壽，^⑨ 數起飲，^⑩ 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⑪ 男女雜坐，行酒稽留，^⑫ 六博投壺，^⑬ 相引爲曹，^⑭ 握手無罰，^⑮ 目眙不禁，^⑯ 前有墮珥，^⑰ 後有遺簪，^⑱ 髡竊樂此，^⑲ 飲可八斗而醉二參，^⑳ 日暮酒闌，^㉑ 合尊促坐，^㉒ 男女同席，履舄交錯，^㉓ 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㉔ 微聞薺澤，^㉕ 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㉖ 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㉗ 以諷諫焉，^㉘ 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㉙ 宗室置酒，髡嘗在側，^㉚

【註釋】

① 六藝指六經。② 禮、節制人的行爲，樂、感發人的和氣，書、紀載古之事實，詩、通達人的情意，易、神明理的變化，春秋、標明人的正義。③ 恢恢，言天道大而無所不包，不必拘于六藝一隅，言外即指滑稽，亦有禪于治而可取。④ 指滑稽者流不言大道，亦微微中及之，解紛，即治也。⑤ 淳于髡，戰國時齊人。髡音坤。贅壻，男附女家如子者之稱。贅讀若醉。⑥ 滑稽，謂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滑音骨。⑦ 數音朔，屢次。⑧ 齊威王名因齊，喜隱，謂好作隱語。⑨ 沈湎，沈溺於酒。湎音勉。⑩ 說音稅。蕢，與飛道，下同。⑪ 賞一人，謂封卽墨大夫。誅一人，謂烹阿大夫。⑫ 田完，春秋時陳之子孫，奔齊曰田敬仲。桓公使爲工正，子孫世爲齊卿。周安王時，其後田和始併齊而爲諸侯。田完世家，史記篇名，記田齊事。⑬ 齋音躋，持以與人。⑭ 冠

纓、冠帶，所以結冠者。索，盡也。①⑥ 穰田，爲田求豐穰。①⑦ 甌窶，音詔婁，高地狹小之區。籌，音溝，籠也。①⑧ 汙邪，低下之田。按此，當係齊國土語，意在求高下之地，皆收穫多。①⑨ 蕃，衆多。穰穰，豐盛貌。①⑩ 革車，兵車。①⑪ 執法，執行法令者。①⑫ 御史，官名。周時掌贊書而授法令。戰國則爲史官。至漢始專任彈劾，歷代因之。①⑬ 徑，簡直，下同。①⑭ 指父有尊客。①⑮ 箝，音卷，收袖，音溝，臂衣，以韋爲之。鞞，曲也。脰，同跽，小跪。①⑯ 餘瀝，飲酒將盡之餘滴。①⑰ 奉觴上壽，致酒祝壽。①⑱ 州閭，鄉里。①⑲ 行酒，巡行斟酒，稽留，流連。①⑳ 六博，古遊戲，約如今之象棋。投壺，古賓主燕飲時爲之，設壺一，賓主以次投矢於其中，勝者酌酒飲不勝者。㉑ 曹，僭置，言各引伴侶入局。曹與留爲韻。㉒ 聆，音翅，直視不移。一說疑作瞪。㉓ 珥，以珠玉爲耳飾。簪，首筓，逆冠于髮者。言縱樂無禁，故飾物零落。㉔ 參同三，言十有二三醉。參，與禁皆韻。㉕ 酒闌，飲酒者半罷半在。㉖ 尊，古注酒器，今別作樽。促坐，謂坐至相近。㉗ 鴛，音昔，亦履。因男女同席，故彼此鞋子交錯觸着。錯與坐韻。㉘ 羅襦，羅製之短衣。襦，音儒。襟解，謂前襟解開。㉙ 蕪澤，香氣。蕪通香。㉚ 石與藉，減，客，澤皆韻。㉛ 衰與悲爲韻。㉜ 諷諫，以婉言隱語相勸諫。「自故曰至諷諫焉」是太史公插論。㉝ 主客，官名。掌接待諸侯賓客。㉞ 側與客同韻。按下文本尚有「優孟」，「優旃」二節，未錄。

【語體】 孔子道：「六藝於治道方面，是一樣的。禮記所以節制人民，樂經所以感發和氣，書經所

以記載事實，詩經所以傳達情意，周易所以神明理的變化，春秋所以標明人的正義。」太史公道：「天道無所不包，豈不很大麼？像滑稽之流，也能微微及乎大道，可以解紛治亂呢。（揭出滑稽綱領。）

淳于髡，是齊國的入贅女婿，身長不到七尺，談諧善辯，屢次出使諸侯，沒有受過屈辱。（先敘淳于髡之爲人。）

這時候齊國的威王喜歡那隱語，喜歡那淫樂通夜的喝酒，沈溺着不理國事，委託政事給公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都來侵伐，國家危亡，就在朝晚了。左右的人，都不敢進諫。淳于髡就拿隱語去諫齊王道：「國中有一隻很大的鳥，躲在王的庭上，三年不飛，也不叫一聲，你知道這隻鳥，是爲的什麼呢？」威王道：「這隻鳥不飛便罷，一飛起來，就要沖上天去；不叫便罷，一叫起來，就要驚嚇人家。」於是他就朝見縣令七十二人，賞了一人，誅了一人，整頓兵馬，出來應戰，諸侯驚怕，都送還以前侵奪齊國的地方。威力行了三十六年。這些話記在田完世家的裏面。（述淳于髡談言微中，解紛事一。）

威王八年的時候，楚國大起兵到齊國來；齊王差淳于髡到趙國去請救兵，給他黃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着天大笑，笑得帽子上的冠帶都斷掉了。威王道：「先生嫌他少麼？」髡道：「那裏敢呢！」威王道：「先生的大笑，難道有什麼意思麼？」淳于髡道：「方纔我從東面來，看見路旁有一個求田裏收成好的，拿了一隻豬腿，和一壺酒，就禱告道：『高狹的田地，願有滿籠的收成；低下的田地，願有滿車的收成；希望五穀豐熟，禾實很豐盛的堆滿在我的家裏。』我看見他所拿的很小，希望卻是極大，所以笑的。」於是齊威王就加了黃金二萬兩，白玉十雙，車馬一百駟。髡就辭別出行，到了趙國。趙王給他精兵十萬，兵車一千輛，來救齊國。楚國聽見了，當夜領兵回去。（說髡于髡談言微中，解紛事二。）

威王大悅，在後宮備了酒席，召髡來，賜他飲酒，問道：「先生能飲多少酒纔醉呢？」髡回答道：「我

飲一斗也醉，飲一石也醉。」威王道：「先生既然飲了一斗，就要醉倒，又怎能夠飲一石呢！這道理能說給我聽麼？」髡道：「賜酒在大王的面前，執法的人在傍邊，做御史的人在後頭，髡就嚇得伏地飲酒，只不過一斗光景，簡直就要醉倒了。如果親有尊客，髡捲起了衣袖，曲着身體跪在那裏，侍酒在他們的面前，有時賜下喝剩的餘滴，舉了酒杯，上壽稱祝，凡有幾次；這樣的飲酒，不過兩斗光景，簡直就要醉了。如果知己的朋友，好久不相見了，忽然相逢，很歡欣地議論從前的事情，再談那私下的情分，這樣的飲酒，可以飲到五六斗，方纔醉倒了。如果在那鄉里的集會，男男女女，夾雜坐下，斟酒留連，弈棋投壺，大家來尋伴入局，握了手也不責罰，一眼不眨地看着，也沒有人禁阻，前面有落下的耳圈，後面有遺失的髻簪，髡覺得很是愉快，這樣可以飲酒八斗；就是醉，也不過二三罷了。到那太陽下山，飲酒的人一半去了一半還在，大家把酒杯合起來，很近的坐着，男男女女，同在席上，鞋兒屐兒互相觸着，酒杯菜盤，零零亂亂，堂上的燭光隱滅，主人却是留髡送客，把羅衣的小襟解開，微微的聞着一些香氣；當這個時候，髡的心裏最快活，竟能飲到一石。」所以古語說道：「飲酒過分了就要昏亂，快活過分了就要悲傷。」萬百事情，都是這樣。是說不可過分，過分了就要衰敗。他用這樣的話，隱隱的規諫齊王。齊王道：「不錯！」就此除掉通夜的飲酒，叫髡做接待諸侯的「主客。」逢到齊國宗室備酒，髡總是在旁邊的。（述淳于髡談言微中，解紛事三。）

貨殖列傳序

史記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一夫山西饒材竹，穀纒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柚梓，藍桂，金錫，連丹沙，犀瑋，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碁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一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

三寶絕；^① 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② 『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③ 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④ 地瀉鹵，^⑤ 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⑥ 通魚鹽，^⑦ 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⑧ 故齊冠帶衣履天下，^⑨ 海岱之間，^⑩ 斂袂而往朝焉。^⑪ 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⑫ 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⑬ 而管子亦有三歸，^⑭ 位在陪臣，^⑮ 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于威宣。^⑯ 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⑰ 禮生於有，而廢於無。^⑱ 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⑲ 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⑳ 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㉑ 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㉒ 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尙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㉓ 『一』

【註釋】 ①用，以也。言至治之世，必達到上迺境界爲務。

②輓，通晚。言晚近之世，祇知塗飾人民耳目，則至治不能行而入

於貨殖。③芻豢，草食曰芻，如牛羊；穀食曰豢，如犬豕。④勢能之榮，權勢之榮。漸，音尖，染也。言耳目口之所適，安逸之圖，虛榮之

慕此類習俗之薰染人民已久。⑤說告也。眇同妙。⑥善者因之五句言善治者莫如因社會自然的趨勢使其自求進步其次

觀察天然引導人民爲有利的事業；其次教誨人民經營之；其次不能助長人民生利但爲之整理使其出入能相抵；最下與民爭

利阻礙社會經濟的發展。⑦山太行山下山東同饒多也。穀音谷與穀不同與楮同科可造紙。纒音慮山中之苧可爲夏布。旄音

毛。斄牛尾此處可作獸毛解。⑧聲色聲色之媾。⑨種音南楠木。梓音子俗稱紫荊花。二者均可製器。運未鍊成之鉛丹沙卽朱

砂礦物名可提鍊水銀製顏料爲醫藥上鎮心劑。犀犀牛角可製器充藥品。璋瑁亦作玳瑁音代妹龜類甲可爲飾。璣不圓的珠。獸

齒如象牙皮去毛曰革。⑩龍門山名在今山西河津縣與陝西韓城縣間。礪石亦山名在今河北盧龍縣其北卽蒙古一帶。旃通

氈毛織物裘皮衣。⑪山出山多產銅鐵。碁置如棋之布置甚密喻其多。⑫大較大略。⑬謠俗風俗。⑭虞蒙山澤

之官括森林礦產。⑮發徵期會猶言召集約會。⑯言農工商之事皆出自然非有政令教訓之督促而爲人民自己所

需。⑰徵兆也言物賤則人棄之故其徵必貴貴則人取之而微賤。按自圭能明此術。⑱此卽言善者因之之意。⑲周

書書逸文卽被孔子刪去者。⑳乏其事缺少器用。三寶珠玉金。㉑辟同闢。㉒予同與言貧富皆自致無人能奪之與

之。㉓太公望卽姜尙營丘地在今山東昌樂縣東南。太公佐周武王滅商奪天下武王封之營丘國號齊。㉔鴻南鹹地。鴻

通寫。㉕從事工業。㉖齊地濱海太公因地制宜教民捕魚煮鹽。㉗緇通襪所以緇小兒於背。緇至言負其子而至。輻

車輪中直木言四方人物來集如輻之聚於輪心。㉘冠帶衣履皆作動詞用謂以四物供給天下之用。㉙海指東海岱泰

山。㉚斂袂整斂衣袖示肅敬之意言齊既富饒天下皆趨利而往。㉛輕重錢也九府各方之寶藏有九分藏東南西北中

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各方之出產又輕重九府均是管子篇名。㉜齊桓會合諸侯以尊王室匡正天下匡正也。㉝三歸臺

名管仲所築。㉞陪臣諸侯之上卿。㉟管子修太公之政富國之效逮及戰國齊威王宣王之時太公管仲所謂教誨之整

齊之王道之始變也。㊱語出管子牧民篇。㊲有富有無貧乏。㊳君子小人以地位言適力力人力所成的事功言自

適其事功。

③言在夷狄之邦，此得勢失勢之情，尤較中國爲甚。

④言千金之子，雖有罪，亦可設法，不致竟伏法而死於市。

⑤四語是古歌謠，各自爲韻，來古韻音聲，壤通攘。熙熙壤壤，往來紛錯。

⑥編戶之民，戶口編在版籍之平民。

【語體】

老子說：「政治到了極點，鄰國可以互相望見，雞鳴狗叫的聲音可以互相聽見，百姓能

夠各自甘美他的食物，美麗他的衣服，安於他的習俗，樂於他的事業，到死彼此不相往來。」至治之世，必定拿達到上面所說的境界爲務。近世祇知道塗飾人民耳目，那末至治不能行了。太史公道：「講到神農以前，吾不知道了；至於像詩經、書經所講虞夏以來，耳目要窮極聲色之好，口腹要窮極犬豕牛羊之味，身體安於逸樂，而心裏誇張着權勢能力的榮耀，這種習俗的薰染人民已好久了，雖是拿微妙的理論，挨戶說明，終究不能感化的了！所以善治的人，因社會的趨勢，聽其自然進步；次一等的，便因勢利導他們做有利的事業；再次一等的，就教誨他們經營；再次一等的就替他們整理；最下的，是和他們爭利。（言至治之世不知有貨殖；至治不能行，而入於貨殖。）」

像那山西多產木材、竹頭、穀、繡紵、獸毛、玉石；山東多產魚、鹽、漆、絲和聲色的器具；江南多產柟、梓、薑、桂、金、錫、連、丹砂、玳瑁、犀牛、珠璣、齒、革、龍門、碣石的北面，多產馬、牛、羊、氈、裘、筋、角、銅、鐵；那末千里的山都出產，像棋子般布置得很密；這是四方出產的大略。這些東西，都是中國人民所喜歡的，也是一切習俗衣服、飲食和養生、送死的用具啊。所以必須有農人把它種植出來吃，山澤之官把它生產出來，做工的人

把它加工製成，經商的人把它運輸流通，這難道有政治教化，去召集他們來做，或是約會他們的嗎？不過人人各盡他的才能，各竭他的力量，靠這來滿足他的欲望。所以物價賤了，是貴的預兆；物價貴了，是賤的預兆。各人自己勉力他的事業，歡喜他的事情，像水的向下，一天到晚沒有休息的時候；不必召請，他自己會來，不必徵求，百姓自會出產；這難道不是合着道義，和自然的應驗麼？（言貨殖出於自然，而爲人民自己所需，可見貨殖之不可已。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貨殖盡此二語，是一篇主意。）

周書上說道：『農人不去耕種，糧食便要缺乏；工人不去做工，器用便要缺乏；商人不去經商，那末珠、玉、金、三寶便要斷絕；山澤之官不去管理，那末財貨便要缺少；財貨缺少了，那末，山澤不能開闢了。』這四等人，是百姓衣食的本原呢。本原大，便能富饒，小就要缺少，它們上面可以富國，下面可以富家。貧富的道理，完全出於自然，人所不能夠爭奪施與。於是巧妙的人，常能有餘，愚笨的人，常嫌不足。所以太公望封於營丘，地質鹹鹵，人民稀少。於是太公就勸勉他們做女工，從事工業，通魚鹽的利益，四方人物，都來歸附，有襁負了子女來的，四方湊聚，像車輻的聚於車轂一般。所以齊國能把冠帶衣服供給天下的人；東海與泰山之間的人，整斂着袖子去朝見齊國。後來齊國中衰，管子繼續修政，設立藏錢和各地出產的寶庫，桓公因此成了霸業，九次會合諸侯，做一番匡正天下的事業。那管仲也有三歸的臺，位置雖屬陪臣，富厚和各國的君主相等。因此齊國的富強，直到那威王、宣王，還是不衰。所以管子說道：『倉

屢充實纔知道禮節，衣食充足纔知道榮辱。『禮生於富有，卻廢棄於困窮。所以君子富厚，喜歡行他的仁德；小民富厚，用來自適他的事功。江河深了，魚便產生在那裏；山勢高深，野獸就住到那裏去；人富厚了，仁義就依附他了。富人得勢，愈加顯赫，失了勢那些依附他的客人，也使無處容身，因此不快活起來；這種情形在夷狄愈加利害。俗語道：『千金之子，不會受刑在市上邊。』這並不是空談呢！所以古時的歌謠道：『天下快快樂樂地都爲利來；天下紛紛擾擾地都爲利往。』講到那千乘的國君，萬戶的王侯，百室的主子，還害怕貧窮；何況那尋常的百姓呢！』（言貨殖亦非易事，存乎其人。引太公管仲爲貨殖之祖，足以富國富家。結處暗刺當時時事，語多感慨，蓋史公非真豔羨貨殖，故起處全寄想至治之風。）

太史公自序

史記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

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①『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③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④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⑤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⑥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⑦亡國五十二，○^⑧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⑨祭其所以，皆失其本已。○^⑩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⑪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⑫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⑬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⑭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⑮被之空言而不敢辭。○^⑯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⑰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

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一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尙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美里，演周易；孔子

層^① 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②。孫子臏腳，而論兵法^③。不韋遷蜀，世傳呂覽^④。韓非囚秦，說難孤憤^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一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⑥止，自黃帝始^⑦。

【註釋】 ①此太史公爲遷。 ②先人，遷謂父談。一說，先代賢人。 ③五百歲之年數未確。 ④紹明世，紹繼孔子而明世教。

⑤易傳，易繫辭傳。 ⑥小子，司馬遷自稱。言當述先人之成業，何敢以其適值五百歲，自嫌鄙陋而讓人爲之。 ⑦上大夫，官名。

壺遂，漢諫議大夫。 ⑧董生，董仲舒，漢文帝時人。 ⑨司寇，官名。魯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其國大治。 ⑩諸侯害

之，指齊人懼而歸女樂。 ⑪大夫壅之，壅，蔽也。指季桓子受女樂而三日不朝。 ⑫是非句，是非，謂明其是非，褒貶諸侯之得

失。二百四十二年，孔子作春秋，起自魯隱公元年，絕筆於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其間爲二百四十二年。 ⑬王事，王道。

⑭語見春秋緯。空言，卽褒貶是非，謂空立此文以懼亂臣賊子。孔子言徒立空言，設褒貶，不如附見於當時有僭逆之人，筆

削褒貶，深切著明而書之，以爲將來戒。 ⑮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 ⑯經紀，猶言綱紀，謂治理之。 ⑰風，歌謠。古太史

陳詩以觀其國之風俗，故謂之風。 ⑱撥亂世反之正，謂治亂世，使復正道。 ⑲指，要旨。 ⑳經只三十四，並傳計之，則三

十七。 ㉑五十二之數，亦兼傳而言，然止四十一。 ㉒弑君亡國及奔走，皆失仁義之本耳。已，語終辭。 ㉓語見易緯。

㉔經事，常事。 ㉕櫛，櫛宜。 ㉖卽惡名。 ㉗其心實善，爲之不知其義理，則陷於罪。 ㉘被人加以惡名而不敢辭，如

晉趙盾不知討君之賊，遂蒙弑君之罪。 ㉙犯臣，下所干犯上。 ㉚大案，物之居其大數者。 ㉛斷讀若判斷之斷，當，任也。

一王，統一王道。①夫子句，夫子，遷借靈遂口中以稱自己，明天子，指漢武帝。②唯唯，音委，恭應辭，否否，不能。③伏羲，古帝名，始畫八卦，造書契。④符瑞，祥瑞，謂天以祥瑞之事，爲王者受命之徵，指獲白麟。⑤泰山上築土爲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爲壇，以祭山川，報地之功曰禪。⑥正朔，正月一日，古王者易姓，必改正朔，如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漢初依秦法，以十月爲歲首，漢武改歷爲太初元年，始用夏正，以正月爲歲首，以至子清。⑦服色，衣服之色，如夏尙黑，殷尙白，周尙赤是。⑧受命，受天命，穆美也，謂受天命清和之氣。⑨重譯，謂遠方絕域，言語不通，必輾轉相譯始明，款塞，謂叩塞門而來服，塞音塞。⑩遷爲太史，後五年，適當太初元年，自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適爲七年。⑪李陵，字少卿，李廣孫，武帝時拜騎都尉，將步卒五千，自當一隊，與匈奴戰，力竭而降，遷言其忠，武帝下遷獄，而遭腐刑。⑫幽，囚也，縲，繼，繫罪人之黑索。⑬身毀不用，指受腐刑。⑭深惟，深思。⑮隱約，謂義隱而言簡，遷實思欲依詩書之隱約以成志意。⑯西伯，卽文王，差里，地名，商紂囚周文王於此，今河南湯縣有羈城，卽其地，差通羈，音有，演，引伸其義而詳言之，周易，書名，文王因伏羲所畫八卦，演之爲六十四卦。⑰厄，通厄，阨。⑱左丘，卽左丘明，魯太史，作左傳，又作國語，後人因其失明，稱爲盲左，一說國語非左丘作。⑳孫子，戰國時齊人，名臆，龐涓嫉其能，以法刑其足而去膝蓋骨，著孫子兵法。㉑秦始皇遷呂不韋於蜀，於是著書爲八覽六論十二紀，名呂氏春秋，呂覽，呂氏春秋之篇名。㉒韓非入秦，爲李斯所毀，下獄，說難，孤憤，韓非子二篇名。㉓武帝元狩之年，至雍，獲白麟，遷作史記，止於是年，蓋孔子作春秋，絕筆於獲麟，遷竊以孔子自比。㉔史記第一篇爲五帝本紀，首敘黃帝——按自與靈遂問答至此，序受先人之教，續先世之遺而爲是書，故曰自序。

【語體】太史公道：「先人有句話，從周公死後，隔了五百年，纔生孔子，孔子死後，直到現在，又是

五百年，那一個人能夠繼續孔子明世教，修易傳，繼作春秋，根據詩書禮樂之間，這意思就在這裏麼？這

意思就在這裏麼？小子怎敢推讓呢？」上大夫壺遂道：「以前孔子爲什麼要做春秋呢？」太史公道：「我聽見董仲舒說：『周朝的王道衰微，孔子做魯國的司寇，諸侯傾害他，大夫蒙蔽他，孔子知道言論的不能用，王道的不能行，所以批評二百四十二年中間的事情，當做天下的表率，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拿這個來說明王道的事情罷了。』孔子道：『我如果把空言教訓，寫在書上，不如記載那見之於行事的確切深明。』講到春秋這一部書：上明三王的道理，下辨人事的綱紀，辨別嫌疑，聲明是非，斷定狐疑，不決，稱贊善人，誅罰惡人，頌揚賢人，輕賤不肖，保存了亡國，繼續了絕世，修補敝敗，興起廢事，都是王道的大端呢。易經說明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所以長於變化；禮記治理人類的五倫，所以長於行爲；書經記載先王的事情，所以長於政事；詩經記載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所以長於記載歌謠風俗；樂經是快樂所由建立的，所以長於和愛；春秋辨別是非，所以長於治人。因此用禮記節制人欲，用樂經發揚和氣，用書經記載事情，用詩經傳達情意，用易經說明變化，用春秋辨別道義，挽回亂世，使回到正道，沒有比春秋這部書再近了。春秋的文字成了數萬，他所指的事情有幾千萬物的散聚，都在春秋上邊。春秋的中間，弑君的有三十六，亡國的有五十二，諸侯的奔走，不能保住他國家的，不可以細細計算；考察它的原因，都是失了仁義的根本。所以易經上說道：『失察在一毫一釐，結果的相差，竟有千里。』所以易經上又道：『臣的弑君，子的弑父，不是一朝一夕的緣故，由來已經好久了。』所以做國君的人，不可不

知道春秋，否則前面有進讒言的，卻沒有看見，後面躲着奸詐的，卻沒有知道。做人臣的，不可不知道春秋，否則處理常事，卻不知道適當的辦法，遭逢變亂，却不知道權宜的應付。做人君父的，不知道春秋的意義，必定受首惡的名氣。做人臣兒子的，不知道春秋的意義，必定陷於篡弑的誅戮，得了死罪的惡名。其實他們這種人，所做的事情，都是自以為良善，做的事體，不知他的義理，便陷於罪咎，憑空給人加以罪名，又不敢辭。講到那不通禮義的要旨，甚至於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君不像君，那末要被臣下干犯；臣不像臣，那末要受誅戮；父不像父，那末就算無道；子不像子，那末就算不孝；這四種行爲，是天下的大罪惡呢。用天下的大罪名加在他身上，竟直受不敢辭謝。所以春秋這部書，是禮義的大宗呢。凡是禮義所禁，是在事實未生之前；法令所施，是在事實已生之後。法的功效，顯而易見；禮的所禁，隱微難知。」（史公生平學力，在史記一書，上接周孔，下本六經。起處表章先人，先述淵源；次設爲問答，於六經中專贊春秋，隱括春秋全部事跡，以見春秋之所以作，並史記之所以作。）

壺遂道：「孔子的時候，上面沒有明君，在下的不得任用，所以著述春秋，垂述空文，拿來斷定禮義，擔任統一王道的方法。現在您先生上遇聖明的天子，下面能得守職，各種事情，已經具備，都各部序他的得宜；您先生所有的議論，想要聲明什麼？」太史公道：「是的是的！但是不對！不是這樣說的。我聽得先人說道：『伏羲的德性，極其純厚，做了易經的八卦；堯舜的興盛，尙書記載着，禮記、樂經，也就在

這時叛作湯武的隆盛，詩人歌贊他，春秋是探訪善人，貶斥惡人，推廣三代的道德，褒獎周朝，不是單單譏刺罷了。『自從漢朝興起以來，到現在的明天子，得到祥瑞，在泰山上築土做壇，祭祀天地，改正曆法，變易服色，受天命清和之氣，恩澤無窮。海外異俗的人，言語不通，叩了邊塞的門，請來朝見的，不可以細算；做臣下百官的，極力稱誦聖德，還怕不能盡量宣傳他的意思。而況士子賢能，卻不能錄用，這是當國者的恥辱；主上聖明，卻德行不能傳佈四方，這是做官的錯誤。並且我曾經執掌這種官職的，廢去明聖的盛德，不去記載，滅除功臣世家賢大夫的事業，不去敘述，墜落先人的言語，罪沒有比這樣再大了！我所稱敘述故事，整齊它的世家傳記，並不是叫做創作啊，先生竟把它比做春秋，那是錯了！』（再借壺遂語辨難一番，申明已作史記之本旨。）

於是整理着文章，做了太史後的七年，這時我遭了李陵的禍，幽閉在囚獄中間，就長嘆道：「這都是吾的罪啊！這都是吾的罪啊！那身體毀傷，不能用了！」退下來深深地想道：「那詩書所以義隱而言簡的道理，大約想要成就他的心中的意思呢。從前西伯拘在羑里，演繹周易；孔子困厄在陳蔡以後，就做春秋；屈原被楚國放逐，著了離騷；左丘失了明，才有國語；孫子刖了膝骨，論著兵法；韋下遷到蜀地，呂氏春秋方纔傳世；韓非幽禁秦國，纔作說難、孤憤、幾篇；詩經的三百篇，大都聖賢發憤所做的。這等人都是心裏有鬱結的事情，不能夠通達他的道理，所以敘述往事，思念來者。」（寫出易春秋詩離騷國

語。孫子兵法，呂覽，韓非子，均係發抒鬱結之忱。史公以昔之聖賢自比，以見史記之作，亦復如是。）於是終於敘述陶唐以來的事情，到武帝獲麟爲止，從黃帝開始。（述史記起訖。）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閒，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一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

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一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闔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一旦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

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券，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

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匪眦^⑤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⑥。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⑦。因爲^⑧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⑨？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旣生降，頽其家聲，而僕又俱之蠶室^⑩，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一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⑪。文史星歷^⑫，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⑬。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⑭。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⑮，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⑯；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⑰受辱；其次易服^⑱；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⑲；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⑳；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㉒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㉓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㉔。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㉕。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

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美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一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未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侗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戾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

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①② 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③④ 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⑤⑥ 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⑦⑧ 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⑨⑩ 亦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⑪⑫ 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一旦負下未易居。⑬⑭ 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閹閹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⑮⑯ 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⑰⑱ 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⑲⑳ 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飾，㉑㉒ 無益於俗不信，祇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㉓㉔ 一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註釋】 ①太史公句，漢司馬遷繼父談爲太史令，故稱太史公。牛馬走，猶僕也，自謙之詞。 ②少卿，任安字，滎陽人，爲益州

刺史，以戾太子事下獄誅死，此書即報於少卿繫獄之時。足下，書函中稱人敬詞。 ③望，怨責。 ④罷，才能鈍劣。罷通疲。 ⑤謂

受腐刑而被惡名。 ⑥鍾子期，伯牙，皆楚人，伯牙鼓琴，子期知其音。及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 ⑦說同悅。 ⑧隨

和，隨侯珠。和氏璧。 ⑨由夷，許由，伯夷。 ⑩點，汗辱，或作玷。 ⑪東從上來，從武帝自東方還。 ⑫言相見時近。 ⑬卒同

碎。 ⑭指任安以戾太子事下獄。 ⑮季冬，行刑之期。 ⑯薄從上雍，薄，音博，迫也。言迫切從上至雍祭祀。雍，地名，今河南

沁陽縣東北。 ⑰不可諱，死也。 ⑱僭同慘。 ⑲詬，音苟，恥也。宮刑，即腐刑，男子割勢，古五刑之一。 ⑳衛靈公句，靈公

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溷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去衛適陳。 ㉑商鞅句，商君之見秦王，囚豎宮景監以爲主，

趙良以爲不是爲名之正道。 ㉒同子，即趙談，與遷父同諱，故云。漢文帝朝東宮，趙談參乘，袁絲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

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一見漢書袁絲名益。 ㉓緒業，餘業也。

⑳輦，指京師。 ㉔巖穴之士，即隱居之士。 ㉕攀，音齊，拔也。 ㉖廁，音次，居也。下大夫，太史令金石，故比下大夫。

㉗外廷，朝堂。 ㉘蘭茸，音闕戎，猥賤。 ㉙薄技，小技。周衛，侍衛周密之地。言襲先人太史舊職，得侍帝旁。 ㉚戴盆望天，

兩有所妨，喻事不可兼施，一心于史職，不暇修人事。 ㉛李陵，隴西成紀人，字少卿，廣之孫，與遷同爲侍中。 ㉜國士，全國推

仰之士。 ㉝媒，構陷。媒，同醜，斃音擊，麪也。謂如媒麪之作酒介，釀成其禍。 ㉞王庭，匈奴王所居。 ㉟單于，匈奴君長。單

音禪。 ㊱旃裘，匈奴服。旃同氈。 ㊲左右賢王，匈奴至冒頓最強大，置左右賢王。 ㊳積，音姿，露積。 ㊴勞，慰勞。 ㊵

沫血，血流在面。沫音誨，飲泣，淚入口。 ㊶等，音圍，弩絃。時陵矢盡，故張空弓，使絃滿而無矢可射。 ㊷款款，忠實貌。 ㊸絕

甘分少，甘者自絕不食，少者分之。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絕少分甘。」言與人同甘苦。 ㊹指同旨。 ㊺睚眦，漢書，杜欽

傳：「報睚眦怨。」 ㊻貳師，將軍名號。武帝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出，令陵爲助。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少功，聞遷言，以遷誣罔

欲沮貳師，而爲陵遊說。見漢書。理治獄之官。④拳拳，忠謹貌。列，陳也。⑤因爲，以爲。⑥囹圄，獄也。⑦與訴同。⑧音二，居也。⑨蠶室，行宮刑所居溫密之室。⑩剖符丹書，漢初功臣，剖符世爵，論功定封，申之以丹書之信。⑪遷父爲太史，掌知天文律歷卜筮祠祝之事。⑫倡優，女樂，賤者之稱。言如倡優之畜養。⑬次比，等量齊觀。比音界。⑭趣同趨。⑮道理，色，顏色。⑯謂體，長跪。⑰謂著囚衣。⑱關木索，穿械與繩之獄具。被筆楚，受杖刑。⑲剔毛髮，卽髡刑。去髮。嬰金鐵，刑法名曰鉗，以鐵束頸下。嬰同櫻。⑳腐刑，宮刑。㉑上大夫有罪，則賜以自殺，不加刑以辱之。㉒檻，置獸之籠。罪同阱。㉓言威勢約束漸積至此。㉔古時罰地爲牢，以居罪人。削木爲吏，因患吏刻暴，雖以木爲吏，期於不對，此痛恨胥吏之詞。定計於鮮，鮮，明也。言未遇刑，寧自殺爲明。㉕交，互相交錯。暴同曝。榜，擊也。圍牆，獄四面繞牆。圍音還。㉖言勉強厚顏。㉗西伯，文王。紂囚之於羑里。㉘李斯，楚上蔡人。秦二世立，趙高用事，誣斯子由與盜通，具五刑，腰斬之。㉙韓信爲楚王，有人告信欲反，上用陳平計，僞遊雲夢，信謁上於陳，高宗令武士縛之，械信至洛陽，赦以爲淮陰侯。㉚高帝立彭越爲梁王，梁王稱疾，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洛陽。張敖，張耳子，嗣立爲趙王，人告其反，捕繫於獄。㉛絳侯周勃，與陳平謀誅諸呂而立孝文，爲丞相，權盛於五霸，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伯同縹。請室，請罪之室。㉜魏其侯寶嬰，因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之罪，論棄市。赭衣，罪人之服。闕，穿戴。三木，桎枷械，在項及手足。㉝季布，楚人。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匿者，罪三族。布匿於濮陽周氏，周氏乃髡鉗布，衣褐，致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至魯朱家賣之。朱家心知季布，買置田舍，乃至洛陽，見汝陰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耳。」滕公許諾侍閒，果言如朱家旨，上乃赦布。召見謝，拜郎中。①灌夫，字仲孺，穎陰人。爲太僕時，坐罪徒爲燕相。魏其侯寶嬰既失勢，得夫與游，歡甚。酒後屢忤武安侯田蚡，爲蚡所惡，劾夫使酒罵坐不敬，繫獄族誅。居室，獄名。史記，衛青傳：「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②問，同網。法網，引決自裁，猶言自殺。言既罹罪無生望，不能致其最後決絕之意而自殺。③繩墨，法度。陵遲，頹替。言人不能早自裁決，以出獄吏法度之外，及犯罪至於受刑，欲

引節自決，不亦遠於知幾乎？
①言妻子何足顧耶。
②言死節要歸於義，不論勇怯。怯者慕義，何處不可以死節自勵？

③臧獲、奴婢。引決，卽上文引決自裁之省文。
④文王拘而演易，至所爲作也，均詳「太史公自序」。
⑤言述往古興亡

賢愚之事，思來者以作戒。
⑥不遜，不自謙讓。
⑦軒轅，皇帝。今世，卽漢武之世。
⑧表，列記事件以便觀覽者，如史記、

三代世表。本紀，史傳記帝王之事者，其例卽自史記，如黃帝本紀；項羽本紀爲例外。書，載籍通稱，如史記、河渠書。世家，史傳記諸侯

王之事者，如留侯世家；陳涉世家爲例外。列傳，敘列人臣事跡，令可傳於後世，如伯夷列傳。
⑨史公在遭禍前已着手編輯。

⑩負下，負累之下。卽蒙不白之冤後未易安居。
⑪圍園，猶言宮禁。言身受腐刑，行同宦官。
⑫言姑且和世俗浮沈，以度

其狂妄惶惑之生涯。按原註：狂惑謂小人，于文意似未合。
⑬刺，音辣，戾也。言與我心戾誤不同。
⑭曼，美也。
⑮要，音腰，

求也。按係蓋棺論定之意。

【語體】 僕司馬遷再拜言于少卿的面前；從前，蒙您賜我一封信，教我把謹慎結交朋友，推舉有

才學的人，和提拔讀書人，當做要務。您的意氣，勤勤懇懇，像怨責我不師法古人，卻聽那流俗人的說話。

我並不敢這樣的。我雖才能鈍劣，也曾經聽得些長者的遺風了；可是自以爲身體殘廢，遭逢極刑，動輒

受過，想要建功，反而受損，所以獨自抑鬱不樂，卻和誰去講話呢？俗語道：「沒有知己的，替什麼人作善

事，叫什麼人聽我的話？」所以鍾子期死了，伯牙終身不再彈琴。爲什麼呢？因爲士子情願爲了知己的

人用，女子情願爲了悅己的人修飾。像我身體已虧損了，雖懷着像隨珠和璧般才能，德行像許由、伯夷，

終究不可以算做榮耀，恰足以被世人譏笑，自己污辱罷了！這封信本應早日回答您，恰巧跟皇上東面

終究不可以算做榮耀，恰足以被世人譏笑，自己污辱罷了！這封信本應早日回答您，恰巧跟皇上東面

歸來，又做著許多瑣屑的事情。相見的時候，一天近似一天，匆匆忙忙沒有一些兒空閒，能夠竭盡我的志意。現在您抱了意料所不及的罪孽，再隔旬月，接近冬季，就要行刑，我很近又要跟了天子祭祀在雍的地方，恐怕倉猝之間，你要不諱。這樣我終於不能發舒抑鬱，拿來告訴您；那麼對您一去而不返的魂魄，使我抱恨永沒窮盡的日子了。現在所以約略陳說我鄙陋的說話給您聽；好久沒有回音，請你原諒！（先就來書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略爲置辨，及說明答信稽遲之故。）

我聽得人家說：修身是智慧的表記，博愛施捨是仁的開端，取予是義的綱領，恥辱是勇的判斷；立名是操行的極點。士人有了這五件的，然後可以寄託在世上，列在君子之中了。所以禍患沒有比求利再慘，悲哀沒有比傷心再痛，行爲沒有比辱及先人更醜，恥辱沒有比宮刑更大。刑餘的人，不能彼此比較而計算其數。這已不是一世，由來已久了：從前衛靈公和雍渠同車，孔子就到陳國；秦王聽景監的話，任用商鞅，趙良替商鞅寒心；趙談坐在漢帝車上，袁絲驚異得變色；這樣看來，自古都已把刑餘之人算做恥辱了。想那中材的人，事情關涉到宦官，沒有不傷氣的，何況慷慨的士人呢？現在朝廷雖然沒有人材，怎能夠叫受過刀鋸以後的人，去推薦天下的豪傑呢？我靠了先人的餘蔭，得能在京師待罪，已是二十多年了；因此自己思量：上面不能效納忠信，有奇策材能的美譽，自己結納明主；其次又不能修拾遺事，補錄闕疑，招進賢能，顯揚隱居的士子；在外面不能列在兵隊裏攻城野戰，有斬將拔旗的功勞；最下

又不能經年累月，積着功勞，取得尊貴的官職，厚重的俸祿，替宗族朋友爭取光耀榮幸。這四者中間，沒有一件成功，我只得苟合圖存，沒有什麼尺寸的功效，可以在這裏見得了！（敍己虧體辱親，不足薦士，及平日不能致功名，引咎自責。）

以前我也曾經列在下大夫的裏面，陪奉在朝堂上邊，建立微末的議論，不在這時引領綱維，竭盡思慮，現在已經形體殘缺，做掃除的徒隸，在猥賤的地步，倒要想擡頭伸眉，議論是非，豈不是輕視朝廷，羞辱當世的士子麼！唉！唉！像我這種人還有什麼講呢！還有什麼講呢！（申言不足薦士，再答來書之意。）

並且事情的原始結果，不是容易明白的呢！我年輕的時候，自恃有不羈的才學，但是到了長成，沒有鄉里中的稱譽。幸而主上因我先人的緣故，使得獻淺薄的技藝，侍衛帝旁。我以為戴了盆怎樣可以再竄天，所以謝絕賓客的交情，失掉家室的產業，一天到晚，想竭我不肖的才情，盡力專心經營職務，來博主上的歡心。那知事情竟有大謬不然的！講到我和李陵，同在侍中的職位，素來也沒有什麼交情的。各走各的路，未嘗一同喝過一杯酒，接待殷勤的餘歡。但我看他的做人，是自守奇節的人，事奉父母很孝，交接士人很信，對於金錢很清廉，取給很有義氣，尊卑分別的地方，很肯退讓，恭敬儉樸，謙和下人，常想奮不顧身，來殉國家的急難。這是他素來的懷抱，我以為有國士的風格。想那人臣肯出於萬死中間，不為一生計畫，赴公家的急難，這已是可奇了。現在做事一有不對的地方，那全身軀保妻子的臣子，卻

隨卽構陷他的罪名，我實在心裏悲痛着；並且李陵所帶的步卒，不滿五千，深入戰場，足跡經過匈奴的王庭，設計誘敵，像在虎口一般的危險地方，不顧生死的，去挑動強胡，抵敵成億成萬的兵；同單于接連打仗十多日，所殺的人過多。敵人救護死傷，還怕來不及，匈奴的君長都震動恐怖，就一起徵發他們的左右二賢王，帶齊了拿弓的人，全國共同攻擊，來圍住了他。他們轉輾爭鬪一千多里，矢已射完，路也窮盡，救兵不到，將士兵卒死傷露積。然而李陵起來一呼，勉勵一聲，軍士沒有不起來，他眼中流淚，面上著血，吞聲飲泣，更張著空弩，冒着白刃，向北和敵人拚命。當李陵沒有失敗的時候，使者來報捷，漢朝的公卿王侯，都是舉了酒杯慶祝。後來隔了幾天，陵的敗信傳來；主上爲了他，食的東西也不知有好滋味，上朝也不愉快；大臣憂患怕懼，不知道怎樣是好。這時候吾暗地裏不計自己的卑賤，看見主上的慘愴悲傷，實在想盡我區區忠實的心。以爲李陵和士大夫素來同甘苦，他那樣能得人的死力幫助，就是古時的名將也不能比得過他。現在他雖是陷落敵手，看他的意思，實在要想得一個相當的機會來報答漢朝；朝事已弄得無可奈何，他的摧敗敵人，功勞也足以表白於天下了。我懷了這種意思，想要說明，卻是沒有機會，恰巧逢著召見問對，就把這個意思，推許說明他的功勞，想借此寬慰主人的心，塞住匪眦，必報者讒言的話。但是沒有能盡量說明，明主聽了，沒有完全清楚；以爲我阻止貳師將軍，替李陵做說客，就把我下在監獄，拳拳的忠心，終究不能自己陳明。以爲犯的罪是欺瞞主上，終於從了吏議。可憐我家境

清貧，沒有錢財，不足以自贖罪孽；平日交游的人沒有肯來救視；皇上左右親近的人，也不肯說一句話。我的身體並不是木石，獨和法吏做伴，深閉在監獄的中間，這個時候可以告訴那一個呢？這真是您少卿所親眼看見的。我的行事豈不是這樣麼？李陵既已生生地投降，墮落他的家聲。我呢，又住在蠶室裏邊，施着腐刑，着實被天下人所笑。傷心啊！傷心啊！這件事情，是不容易向俗人委曲說明的。（先敘己願一心著述，不料得禍；次詳述得禍之由。）

我的先人，並沒有剖符丹書的功勞，所執掌的天文、太史、律歷，近乎那卜筮祠祝的一流；本來是主上所戲弄，娼妓優伶那樣的蓄養着的，而且是爲流俗所輕視的。倘使我伏法受誅，像九牛身上落下一根毫毛，和螻蟻的死亡有什麼兩樣？並且世俗又不能把我和死節的人等量齊觀，不過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己免罪，終于到死路上罷了。爲什麼呢？是因素來所建立的事情弄到這樣的。人本來都有一死，但是有的死了像泰山一般的重，有的比鴻毛還輕；這是用於死的趨向有不同呢！最上的不辱先人；其次不辱身體；其次不辱義理顏色；其次不辱言辭；其次長跪受辱；其次換了罪衣受辱；其次戴着桎梏繩索，遭杖刑的受辱；其次削去頭髮，鐵繞着頸的受辱；其次毀傷肌膚，斷殘肢體受辱；最下的腐刑，是恥辱到極點了！傳上說道：「刑罰不加大夫的身體。」這是講士節不可以不激勵呢！猛虎在深谷裏，百獸見了牠，都震動恐怕；等到關在檻圈坑阱的中間，也只得搖尾乞憐，向人求食；這是威嚴約束着，漸積到

這個地步呢！所以士子見地上劃了一個圈兒，算是監牢的，便不肯跑進去。雖是削一塊木頭算是獄吏的，有說話便不肯對他去說。他預先定好計策，不肯去受刑罰，寧願自殺，這是最明朗的呢。現在交着手足，縛着繩索，暴露肌膚，受了榜擊杖責，幽閉在監獄的中間；當這個時候，見了獄吏，就把頭觸地，見了隸卒，就心中驚惕喘息。爲什麼呢？威嚴約束着的勢，積到這個地步啊！已到這個時候，還要講不辱的，這真叫做勉強厚顏了，有什麼可貴呢？並且文王是個伯爵，還拘在羑里；李斯是個宰相，還備受了五刑；韓信是個王侯，還受縛在陳地；彭越、張敖，南面稱王，後來關在監獄受罪；周勃誅了諸呂，權比五霸還盛，竟因在請罪的室中；魏其侯、竇嬰是個大將，竟著了赭衣，受桎枷械的刑罰；季布髡鉗了做朱家的奴隸；灌夫酒後罵丞相田蚡，被囚於獄中。這一等人，都是到了王侯將相的地步，聲望聞于鄰國；等到既已犯罪，沒有生望，不能致其最後決絕的意思而自殺。在塵世的中間，古今都是一樣，那裏能夠不受辱呢？這樣看來，勇敢和懦弱，是要看當時的勢力；強弱是要看當時的情形；很明白了，有什麼奇怪呢？說到一個人不能夠早自裁決，出于獄吏法度的外面，因爲稍一陵遲，到了受鞭杖的時候，要想引節自決，這不是太遠於知幾了麼？古人所以鄭重施刑在大夫身上的道理，或許就是這個意思呢？（先敍家世，以見死固無足重輕；次歷借不辱，受辱者，以形己之極辱；次又述士之寧勵節自裁；次又歷引被辱古人；以下述己不自引決之意。）

講到人情，沒有不貪生恨死，思念父親，牽掛妻子；但是被義理所激的卻不是這樣，卻有不得已的地方啊！現在我不幸，早已喪亡了父母，沒有兄弟骨肉之親，一個身體，孤立無助，您看我對於妻子怎麼樣呢？並且勇者不一定要死節；懦弱的人，能夠仰慕仁義，那裏不可以死節自勵呢？我雖懦弱膽小，想要苟且偷生，也很知道去就的名分呢。何至於自己沉溺在牢獄的恥辱呢！並且奴隸婢妾，還能够引決自裁，何況我的不得已麼？所以隱忍不言，含垢偷生，幽囚在賤惡環境中間，而直受不辭的緣故，是恨我私心有所不盡的地方，無聲無臭地死去，那末文采不能表白於後世呢。古來富貴的人，聲名埋沒的，不可以細細的計算：只有卓異非常的人，方纔給世上稱揚着。因為文王拘囚，纔演繹周易；仲尼困厄，纔做春秋；屈原被楚國放逐，纔做離騷；左丘瞎了眼睛，纔有國語；孫子刖斷兩足，纔把兵法陳述整理；不韋遷到蜀地，呂氏春秋纔傳到世上；韓非幽閉在秦國，纔做說難、孤憤、那幾篇詩經上的三百篇，大概都是聖賢心裏有所發憤而所做的詩啊！這些人都是心裏有鬱結的事情，不能通達他們的道理，所以紀述古時興亡賢愚之事，思念來者以作戒。至於像那左丘沒有眼睛，孫子刖斷兩腳，終于不能見用了，便退下來著書立說，拿來發洩他們的憤懣，想垂着空文，拿來表見他的志向。我不自量，近來自己寄託在無能的辭章，收羅天下的遺事舊聞，約略研究它的事跡，綜合它的終始，考察它興衰的道理；上面自黃帝起，下面直到現在為止；做了十篇年表，十二篇帝皇本紀，八章記載文物的書，三十篇世家，七十篇列傳，總共

一百三十篇。也想拿來研究天地間的道理，博通古今的變化，成一家的學說；草草創作，還沒成功，恰巧遭逢這種禍患；可惜它的沒有成功，所以受了極刑，毫沒有忿恨的顏色。我實在已經著了這部書，能夠藏在名山，傳給同志的人，推廣到通邑大都的地方，那末我償了前次恥辱的責罰，雖萬死被誅，還有什麼懊悔呢？可是這種意思，只可和知道的人講，難以向俗人談的。（言己之不自引決，乃不得已而欲有所爲。次歷引古聖賢之以拘囚放逐廢疾，而發憤著作，說到己之忍辱作史記，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

並且負累之下，不易居住，在下的位置，易遭毀謗議論，我因說話的不謹慎，遭逢這個禍患，着實被鄉黨的人所譏笑，因此污辱先人，還有什麼面目再上父母的墳墓呢？雖隔了百代，垢辱更厲害呢。所以愁腸裏邊一天九轉，住在家裏，恍恍惚惚，像有所失的一般；走到外面，不知道到那裏去好。每每想到這個恥辱，背上的汗，沒有不濡溼衣裳哩！身體簡直做了和宦官一般的人物，豈得自己引決，深藏在巖穴中呢？所以姑且跟隨世俗浮沈，和時尚上下着，來過那狂妄惶惑的生活。現在你倒要教我推舉賢人，進選士子，不是和我的私心有違反麼？現在我雖要彫琢美文來自己掩飾，無益於世俗，人家不信，祇足取辱罷了。總之求着到死的一天，是非方纔可以定論。（敘己受刑後，若有所失，留此殘生，從俗浮沈，何能推賢進士，是此書大旨。）

這封信不能盡我的意思，略爲陳說鄙陋固執的言論，謹慎地再拜。（結尾語。）

高帝求賢詔

西漢文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一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註釋】 ①一家，謂統中國爲一家。 ②一，同無。 ③朕，我也。按古時尊卑均得稱朕，至秦，天子獨用此稱，漢以後因而不改。

④御史大夫，奏官，漢囚之，爲丞相之貳，司糾察之責。昌，周昌，沛人，後封汾陰侯。 ⑤下，及也，卽傳達之意。相國，丞相。 ⑥鄼侯，蕭

何。鄼縣屬南陽，故城在今湖北光化縣東北。 ⑦御史中執法，卽中丞。漢制：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中丞稱「御

史中執法」。以明法律者爲之，掌圖籍秘書，並司公卿奏事，舉劾案章。 ⑧意稱，意志也，見說文。稱，去聲。適宜，相副。明德，光明之德。

謂意志相稱於明德者。 ⑨詣，音弄，往也。署，填寫。行，行狀。義，通儀。謂書其行狀儀容年歲。王先謙漢書高帝紀補注：「署行，若云本

身並無違礙過犯，署儀，若云身中，面有無鬚，署年，若干歲。」 ⑩免，謂發學而免官。 ⑪癯，音隆，瘦病。

【語體】聽說王者沒有高過周文王的；霸者沒有高過齊桓公的。他們都要等賢人的幫助，纔能成名。現在天下的賢人，一定也有很好的智謀能力，難道只有古時的人麼？所怕在做人主的不能和他交接的緣故呢。不去交接，賢士怎能夠進來？現在我靠了上天的威靈，和賢士大夫的力量，定了天下，做成一家；要想能夠長久世世代代的奉祀宗廟繼續不斷。這些賢人已經跟了我一同平定天下了，卻不跟我共同享受幸福，這是使得的麼？（說求賢之由。）

一般賢士大夫，肯跟我一同做事的，我能够尊貴他，顯揚他。把這個詔令布告天下，使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御史大夫周昌，傳達到相國。相國蕭何，傳達到諸侯王，一面由中丞傳達到郡守；他們所管的地方，如果有意志相稱明德的人，必定要親身去勸他出來，替他備車，叫他到相國府裏，寫他的行狀儀容年紀。倘有了賢人卻不報，一經發覺，就要免職。如果年老或患疲病的人，不要叫他來！（說求賢之法。）

文帝議佐百姓詔

西漢文

閒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

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①爲酒醪以靡穀者多，^②六畜^③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④一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⑤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⑥無有所隱！

【註釋】 ①開者，近來之時。比，每也。不登，五穀不熟。 ②與同斂，下同。 ③奉養或費，謂俸祿容或過費。奉同俸。 ④度，音鐸。

計量。 ⑤末，指從事工商及上供徭役。繁通蕃。 ⑥醪，音牢，酒之有滓者。靡，通糜，消費。 ⑦六畜，馬、牛、羊、雞、犬、豕。 ⑧中，正道。 ⑨丞相，相國。漢初朝廷及王國皆置相國，旋改相國爲丞相。列侯，諸侯王。吏二千石，漢制：吏之等級以祿米多寡分，有中二千石，二千石及比二千石等階級。漢時郡守、諸侯相並爲二千石官，後世知府秩等郡守，故亦有二千石之稱。博士，官名。兩漢爲太常屬官。議，謀也。 ⑩率意遠思，率，遵循。遠，久長。言遵朕意深思之。

【語體】 近幾年來，年歲每每不熟，又有水旱疾疫的災難，我心裏很是憂愁着。自己愚暗不明，還沒覺察出是什麼錯誤。想起來我的政治有所失察，和德行有過失麼？或是天道有未曾順從，地利沒有開發，人事多失和氣，鬼神廢棄着未去祭享麼？爲什麼弄到這般地步呢？也許是百官的俸養，或者太費，無用的事情，或者太多麼？爲什麼民食這樣的缺乏呢？講到丈量國內的田，並沒減少，計算百姓也並沒有增加；用人口來度量地方，比之古時還有餘多，但是糧食很不足的道理，他的錯誤究竟在那裏？不是恐怕因百姓做着工商末事，或上供徭役，因而損害農事的太多；做酒耗費的米穀太多；馬牛羊豕吃的

東西太多麼？這些大大小小的意義，我沒有得到正式的解釋。（推究各種理由，當如何議佐。）

着丞相、列侯、官吏有二千石俸祿的和博士等，一同商議！如有可以幫助百姓的地方，總要照我的意思深深地想，不要隱諱着！（詔令百官議佐。）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西漢文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無爲非者寡矣。一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一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許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一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註釋】 ①謂雕琢玉石，刻鏤金銀，均奢侈品。 ②纂，織物似組而赤者，組帶綬。 ③紅，與工通，下同。 ④粢盛，黍稷曰粢，在

器曰盛。 ⑤太官，掌御飲食。 ⑥省，音升上，減少。繇，同徭，役也。賦，賦稅。 ⑦畜同蓄。 ⑧老，音句，音其七十以上者。遂，成也。 ⑨或

詐僞句，詐僞，吏有欺詐行爲。市，有所求取，行同交易者。漁奪，貪取民物，如漁者之取魚。牟，取也。言或吏詐僞，以貨財爲交易，劫掠侵

警人民。⊕縣丞官名。秦漢於諸縣置丞，以佐令長。

⊖姦法，因法作奸。盜盜，共盜盜竊。言縣丞爲吏之長，如知情而不執法，是

助盜爲盜。

⊙二千石，卽郡守。參閱上篇註九。

⊙耗，通耗，音毛，不明。

【語體】 雕琢刻鏤金玉，這是傷害農事的；錦繡赤組綬帶，這是阻害女工的。農事受傷，就是飢的起原，女工受害，就是寒的起原；到了飢寒並至的時候，能够不做壞事的人少極了！（言農蠶爲民之本，一念奢侈，飢寒立至，則民將爲非。）

我親身耕種，皇后親自蠶桑，來供奉祭宗廟用的黍稷和祭服，給天下做個榜樣。不受貢獻，減少太官，節省徭役，賦稅，要想使天下的人，都用力在農事蠶桑，在平時有了蓄積，可以防備災害。強梁的不要奪取懦弱的，衆多的不要欺侮孤寡的，老年人能夠壽終，幼小的孤兒能夠長成。（言己與后爲民表率，欲絕飢寒本原，又欲民免於爲非。）

現在年歲或是收成不豐，民食很缺乏，這個錯處，究竟在那裏？或許做吏的，是詐僞的人，吏把財貨當做商賈的賣買，劫奪百姓，侵掠萬民。做縣丞是羣吏的長官，倘然知情而不執法，和盜一同竊盜，實在不是國家設官吏的意思呢！（言咎不在民而在吏；而又在長吏。）

着令郡守各修察着職務，倘有不稱職的，不明察的，丞相可以奏聞，定他的罪。布告天下，使大家都明白知道我的意思。（詔令二千石修職。——按國家最患在吏飽，府庫空虛，百姓窮困，而姦吏自富。二千石修職，誠爲足民要務。）

武帝求茂才異等詔

西漢文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踈^①，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②，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③，跡弛^④之士，亦在御之而已。一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⑤，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⑥。一

【註釋】 ①奔踈，音弟，今讀若惕，俗作踢。不受羈勒之馬，立則踈人，走則能奔致千里。 ②負俗之累，被世議論。 ③泛駕之馬，泛本作嬰，音捧，覆也。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 ④跡弛，不自檢束之意。跡，音託。 ⑤茂才，美才異等，超倫軼羣，不與衆同。 ⑥絕國，聲教外絕遠之國。

【語體】 大凡要立不尋常的功勞，必定要待不尋常的人去做。所以有一種馬，時常要狂奔踢人的，卻是能走千里；有一種士人，時常受世俗議論的，卻是能夠建立功名。那不循軌轍的馬，不自檢束的士人，也在乎駕御着的得法罷了。（言己之求材不拘資格，惟善用之。）

着令州郡的官，留心考察吏民當中有美才或超倫軼羣的人，可以做將相，和差使到遠方的國家去的。（徵求人才，以「使絕國者」與「將相」並舉。——按可見漢武一片雄心。）

過秦論上

賈誼

秦孝公_①據殽函_②之固，擁雍州_③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_④當是時也，商君_⑤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_⑥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_⑦之外。一孝公既沒，惠王武王_⑧蒙故業，因遺策，南兼漢中_⑨，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_⑩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_⑪。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_⑫離橫，并韓魏燕趙宋衛中山_⑬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尙、蘇秦、杜赫_⑭之屬_⑮。爲_⑯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_⑰之徒，通其意_⑱。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_⑲。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_⑳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_㉑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_㉒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_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

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一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極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一秦王既沒，餘威震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一旦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

之君。鋤耨棘矜，^①不銛於鉤戟，長鍛也。^②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③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④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⑤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殲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⑥身死人手，^⑦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⑧

【註釋】

①秦孝公名渠梁，獻公子。②殺，山名，在今河南洛寧縣北。函，函谷關，在河南靈寶縣。③雍州，今陝西會地。④八

荒，八方極遠之地。見說苑辨物。⑤商君，衛之庶孽公子，名鞅，姓公孫氏。爲秦制法，孝公封之於商。⑥連衡，同運橫。連六國以事

秦。⑦西河，陝西華陰華縣等地。⑧惠王，名駟，孝公子。武王，名蕩，惠王子。⑨漢中，本楚地，秦取以爲漢中郡，今陝西南部及湖

北西北境。⑩合從，同合縱，六國聯合以敵秦。⑪孟嘗，齊靖郭君田嬰子，名文。平原，名勝，惠文王弟。春申，楚人，姓黃名歇。信陵，

魏昭王少子，名無忌。按此乃四君之封號，非封地。⑫中山，古國名。春秋時白狄別種鮮虞之國，戰國時爲中山國，與六國並稱。

後爲趙武靈王所滅，即今河北中部偏西地。⑬寧越，趙人。徐尚，宋人。蘇秦，周洛陽人。杜赫，周人。⑭齊明，東周臣。周最，周君

之子，仕秦。陳軫，楚夏人，歷仕秦楚。召滑，楚人。樓緩，魏文侯弟，即樓子。翟景，魏人。蘇厲，蘇秦弟，仕齊。樂毅，樂羊後，入燕，燕昭王以爲亞

卿。⑮吳起，魏人，事魏文侯爲將，後仕秦楚及韓。孫臏，孫武之後，爲齊將。帶佗，楚將。兒良，王廖，兒同，倪士，廖貴先，兒良貴後，皆天

下豪士。見呂氏春秋。田忌，齊將。廉頗，趙者，皆趙將。⑯即攻函谷關。⑰鐵，音族，矢鋒。⑱漂，浮。鹵，通櫓，大盾。⑲施，

音異，移也。孝文王，名柱，昭襄子。莊襄王，名楚，孝文王子。⑳即始皇，名政，莊襄王子。㉑六世，孝公，惠武，昭襄，孝文，莊襄。

①策。馬鞭。言舉長鞭而治海內。 ②二周。東周、西周。諸侯、六國。 ③六合。天地四方。 ④榘拊。榘、馬枚也。拊、刀柄也。言遠
 伐天下。 ⑤因百越。即百粵。漢書地理志注：「自交阯至會稽七八千里，百粵雜處，各有種姓。」桂林，今廣西北部。象郡，今廣西南
 部及安南地。 ⑥倂。同俯。係、圍而束之。言其低頭以繩縛頸，示欲自縊。 ⑦委命。委心任運。言任性命於獄吏。 ⑧蒙恬。秦
 將軍。後爲胡亥賜死。長城。戰國時燕、趙、秦各築長城于北以備胡。秦始皇嬴緞其首尾，西起臨洮，東迄遼東。今所存者，西起嘉峪關，
 東迄山海關，全長二千三百餘公里。 ⑨匈奴。北狄之一。秦漢時最盛，在今蒙古等地。 ⑩焚百家之言。始皇三十四年，非秦
 紀皆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 ⑪黔首。始皇改名民曰黔首。黔，黑也。 ⑫擊。音灰，毀也。 ⑬兵。兵器。 ⑭咸
 陽。秦孝公始都此，故城在今陝西長安縣東。 ⑮鋒。兵器之端。鑿、鑿鐘鼓者。 ⑯始皇二十六年，收天下兵，鑄金人十二，重各
 千石。 ⑰斬。斷也。華山、黃河。 ⑱誰。何，誰敢如何。 ⑲金城。喻城堅固。 ⑳殊俗。風俗不同，極遠之國。 ㉑陳涉、
 名勝。楚人。蹇。以敗窾口爲窗。繩樞。即以繩繫戶樞。氓。賤者之稱。遷徙之徒。其時涉係戍卒中之屯長，謫戍漁陽。 ㉒墨翟。即
 墨子。當時與儒家並稱。 ㉓陶朱。范蠡。越人。去官至陶，自稱陶朱公，居積致富。猶。頓。春秋魯人，以驪起家，富比王侯。 ㉔躡音
 聶。蹈也。行音杭。言在軍隊中。 ㉕阡陌。亦作仟伯，田野。言被迫不得不舉事。 ㉖罷。同疲。 ㉗兵。兵器。 ㉘贏。擔負。景從。
 如影隨形。景同影。 ㉙擾。音憂。鋤之柄。棘同戟。矜。戟之柄。言止有其柄。 ㉚銛。音纖。利也。鈎。有鈎之戟。長。鍛。長矛。鍛音曬。
 ⑳譎。戍。屯兵而守。抗。對也。敵也。 ㉛絜。音協。比度。 ㉜招。舉也。八州。據一禹貢九州，一除秦之雍州外，尚有冀、兗、青、徐、揚、荆、
 豫、梁八州。 ㉝七廟。天子立七廟。禮記：王制：「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㉞身死人手。秦王子嬰爲項羽所殺。
 ㉟過秦論是論秦之過，只在此末一句。

【語體】

秦孝公佔據了殽山、函谷關的險要，擁有了雍州的地方，君臣很堅固的防守着，來窺探
 周朝，有捲取天下，包羅四海的意思，并吞八方的心思。當這個時候，商鞅幫他，裏面立了法律制度，專心

耕織，修理防守攻戰的器具，外面用連橫的計策，使諸侯自相攻伐；因此秦國的人，就攜着手很輕易的取了黃河西面的一帶地方。（言秦之始強。）

孝公既死，惠文王、武王相繼繼的卽了位。受了舊時的基業，照了先人留下的計策，南面取漢中，西面得巴蜀，東面割取肥美的地，北方收得山川險阻的州郡，諸侯都恐懼，聯合了同盟，想使秦國衰弱，不愛惜珍器重寶和肥美的地方，來結交天下的士人。結了合從的約章，互相聯成一氣。當這個時候，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楚有春申君，魏有信陵君，這四個人，都是明理智慧而有忠信，寬仁厚道而能愛人，尊貴賢人而看重士人，連結了六國和秦國抵敵，并了韓、魏、燕、趙、宋、衛、中山各國的衆人。那時六國的士人，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這一班人，替他們謀事；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這一班人，傳達他們的意思；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這一班人，訓練他們的兵。曾經用了十倍的地方，百萬的兵卒，敲了幽谷關的關門去攻秦，秦人開關迎戰，九國的兵士，四散逃走，卻不敢前進。秦國沒有射一枝箭，掉一個箭頭的損失，可是天下的諸侯已經困乏了，從此從約解散，各國分離，紛紛割地去奉給秦國。秦國就趁這時候尚有餘力，利用他們的弱點，追逐敗北的兵士，橫在地上的屍首有一百萬，淌下來的血，可以把籐碑浮起來，因着利便，乘勢宰割天下，分裂那山河，強國請求降服，弱國進來朝見。（先言六國謀弱秦，初連橫，次合縱，三約縱離橫，四縱散約解，極言秦之強盛。）

到了孝文王莊襄王，他們享國的日子很少，國家也沒有什麼事情。直到了始皇，接着六代傳下來的餘業，振動了長鞭，去統御天下，并吞了東西二周，滅亡了六國諸侯；踐了帝位，去治理天地四方，執了兵仗去撻伐天下的人，他的威望震動四海。南面取百越的地方，改做桂林、象郡。百越的君主，都是低頭繫頸，託命於獄官手裏。於是始皇就差蒙恬北面去築長城，守住邊疆；驅逐匈奴到七百里外面，胡人不敢南下來牧馬，兵士不敢彎弓來報怨。他就此廢棄了先王的道理，燒毀了百家的書籍，想愚笨天下的百姓；毀了名城，殺了豪傑，收天下的兵器，聚集在咸陽，銷燬了鋒刃，鑄成了掛鐘鼓的，和十二個金人，想衰弱那天下的百姓。然後斷華山做城，就黃河做池；佔據了雄高的城池，靠臨了深險的河來堅固着。良將強弓，守定山川險阻的地方；忠實的臣子，精銳的兵卒，陳列了利兵，誰也奈何他不得。天下已定，始皇的心中，自以為處在關中這樣堅固，有千里的金城，這是子子孫孫帝皇萬世的事業了。（先極寫始皇之強，以其善攻；次言其欲愚民弱民，適以自愚自弱，即過在不善守。）

始皇既死，餘威還震動於遠方。陳涉不過是敗甕做窗，草繩縛戶樞的人家的兒子，是很下賤的人，而且是流離遣戍的人物，才幹能力不及常人，沒有仲尼、墨翟那樣的賢能，陶朱、猗頓那樣的富厚，出身在軍隊的中間，被迫崛起在田野的中間，領了幾百個疲弱的兵卒，起而攻擊秦國，斬伐了樹木做兵器，舉起了竹竿做旌旗，天下的人像雲一般聚集的起來響應，擔着糧食的像那影子的跟着形體一般。太

行山以東的豪傑，就此一同起兵，滅亡秦族了。（前第二節寫諸侯謀弱秦之難，反爲所滅；此寫陳涉起事之易，竟亡秦族，正因秦皇之過。）

并且那秦朝的天下，並沒有比從前弱小，雍州的地方，殺山函谷的堅固，仍是這樣；陳涉的位置，不比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的國君尊貴，戟柄和鋤柄，並不比鉤戟長矛來得鋒利；造戍的一等人，並不同於九國的兵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的道理，並不是及得上從前的士人；然而成敗卻是變異，功業完全相反。假使把以前太行山以東的各國，和陳涉計較長大，比量權力，那是相去得很遠了。然而秦國把區區的地方，得萬乘的權威，包括八州的人，同列一朝，已一百多年了；纔能把天地四方做家，殺山函谷做宮。等到一個人起來造反，竟至宗廟傾覆，身子死在人手，被天下的人譏笑；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爲仁義不施，而攻守的形勢和從前不同啊。（總承前文，兩兩比較說明。末句結出全篇主意，以見秦過只在仁義不施，攻守異勢。）

治安策一

賈誼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

澤有加焉，猶尙如是，況莫大諸侯，^④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昃，操刃必割。」^⑤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⑥豈有異秦之季世乎？一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①淮陰侯尙王楚，^②黥布王淮南，^③彭越王梁，^④韓信王韓，^⑤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縮王燕，^⑥陳豨在代，^⑦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⑧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⑨以豫席之也。^⑩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塵得舍人，^⑪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迺三四十縣，^{*}息至渥也。^⑫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⑬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⑭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一然尙有可諉者，曰：疏。臣

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尙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一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髡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髡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

沙^④ ① 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④ ② 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④ ③ 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一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④ ④ 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④ ⑤ 途^④ ⑥ 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④ ⑦ 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④ ⑧ 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④ ⑨ 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④ ⑩ 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④ ⑪ 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④ ⑫ 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④ ⑬ 陛下誰憚而久不

爲此？一天下之勢，方病大瘡。①一脛之大幾如要。②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③一二指搖，身慮亡聊。④失今不治，必爲錮疾。⑤後雖有扁鵲，⑥不能爲已。病非徒瘳也，又苦蹶。⑦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⑧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⑨惠王「之子」親兄子也。⑩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⑪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瘳也，又苦蹶。蹶」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註釋】 ①首句，樹立也。相去聲。占視。言求立國穩固，必須體察上下疑忌的情勢。 ②數音朔，屢次。爽，過也。心志差錯不專。

言上疑，則討伐，下屢受其災；下疑，則反叛，上心屢不安。 ③親弟謀爲東帝，言文帝六年，淮南厲王長，謀反，廢死。 ④親兄之子西

鄉而擊，齊悼惠王子興居，爲濟北王，文帝三年，聞帝幸太原，發兵反，欲擊取榮陽，伏誅。 ⑤吳、吳王濞，高帝兄劉仲之子，不循法度，

有告於朝廷者。 ⑥春秋，年歸鼎盛，方盛。 ⑦莫大諸侯，莫大也。即言大諸侯。 ⑧黃帝曰兩句，言事貴及時。 ⑨音衛，矐。 ⑩抗

劉，言舉其頭而割之。 ⑪曩時，昔日，指高帝時。 ⑫淮陰侯，即韓信，爲楚王，人告信欲反，遂械信，赦爲淮陰侯。 ⑬黥布，即英

布。佐高祖定天下，封淮南王。後以韓信、彭越見誅，懼禍及己，發兵反。高祖討破之。 ⑭彭越，字仲，封梁王，謀反，爲漢所誅。 ⑮韓

信，漢初人，與淮陰侯韓信同時。本戰國故韓襄王庶孫，後歸高祖。漢既略定韓地，立信爲韓王，故亦稱韓王信。後徙王太原，使禦胡，

屢與匈奴和，高祖疑而讓之，信因結匈奴以叛漢。高祖遣柴武擊斬之。 ⑯張敖，張耳嗣子，漢高增，封趙王。貫高、趙相，恥高帝不

禮其王，陰欲謀弑帝，事覺，被捕自殺，夷三族。赦敖爲宣平侯。 ⑰盧縮，豐人，封燕王，以陳稀謀反事見疑，亡入匈奴。縮音盈。

⑱陳稀，宛句人。事高祖，以郎中封列侯。監趙代邊兵。招致賓客。趙相周昌，言稀賓客盛，擅兵於外，恐有變。高祖召稀，稀稱病，遂反。

自立爲代王，後被誅。 ㊶亡，古無。 ㊷仄室，天下諸侯大夫之副貳也。仄通側。 ㊸席，藉也。言非有副貳之勢爲之憑藉。

㊹中涓，內侍之官名。廛，同僮。舍人，近侍之官。 ㊺惠，古德。 ㊻七年之間，高帝五年至十二年。反者九起，韓王信，貫高，淮陰

侯，彭越，英布，陳豨，盧縮，并利幾在五年秋反，燕王臧荼五年十月反。 ㊼角，較也。 ㊽悼惠王名肥，高帝子。 ㊾元王，名交，

高帝弟。 ㊿中子，高帝子，趙王如意。 ㊶幽王，名友，高帝子，始立爲淮陽王，後徙趙。 ㊷共王，名恢，高帝子，始立爲梁王，後

徙趙。共音恭。 ㊸靈王，名建，高帝子。 ㊹厲王，名長，高帝子。 ㊺皇，古罪。 ㊻黃屋，天子車，以黃纒爲車蓋之裏。

㊼圍視，圍音還，周視。 ㊽馮敬，馮無擇子，奏淮南厲王反，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旋爲刺客所殺。 ㊾領，治理。 ㊿既，古

禍。 ㊶屠牛坦，古善殺牛者，名坦。芒刃，鋒刃。頓通鈍。理解，解剖肌理。 ㊷髀音寬，兩股間。髀，股骨。 ㊸嬰，同櫻。 ㊹何不

用之句，言此數國反，皆誅，何不終用仁厚，其勢不能也。 ㊺長沙，秦時鄱陽令吳芮，漢爲長沙王。 ㊻樊噲，封舞陽侯。酈商，封

曲周侯。絳侯，即周勃。灌嬰，封穎陰侯。 ㊼微侯，爵位名。秦置爵二十級，其最尊者爲微侯。漢因之。後避武帝諱，改爲通侯。 ㊽菹

醢，音疽，海肉醬。 ㊾輻湊，言車輪之聚於轂。 ㊿細民，小民。 ㊶畢，全也。言依次各受祖遺之分地。 ㊷諸侯之地，言

諸侯之地，因罪見削入漢者，則徙其國都，而改封其子孫，卽以被削地之數償之。 ㊸貫高，見註十五。利幾，項羽將，羽敗，降高帝，

封侯于潁川。帝至洛陽，舉適侯籍召之，利幾恐，遂反。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 ㊹臥赤子，赤子，指幼君。遺腹，父死後君

未生者。植立也。朝委裘，天子已死，陳其裘而朝之。 ㊺五業，明廉仁義聖。 ㊻瘡音腫，足腫。 ㊼脛音悻，自膝下至踵。要同

腰。 ㊽信同伸。 ㊾播音觸，指動而痛。亡，古無。亡聊，不樂。言一二指之不舒，牽及全體。 ㊿錮疾，經久不愈之病。錮通痼，亦

作固。 ㊶扁鵲，黃帝時良醫名。戰國時鄭人，姓秦名越人者，與古之扁鵲相類，故以此號之。 ㊷踰，古躄，脚掌反戾不可

行。 ㊸元王之子，卽王郢。 ㊹今之王者，卽王郢之子王戊。 ㊺惠王，卽悼惠王肥，原註云：「下脫二子二字。」其子於立

帝爲親兄子，卽王襄。 ㊻今之王者，卽王襄之子王則。 ㊼偏同逼。

【語體】求立國穩固，一定要體察上下疑忌的情勢。上疑下必要討伐，下面就常要受他的禍殃；下疑上必要反叛，上面就常要感到他的不安。這實在不是安上全下的道理呢。現在或者淮南王是親弟，圖謀做東帝；濟北王是親兄的子，向西領兵攻擊；現在吳王又被人告發不循法度了。天子年齡壯盛，行事之宜，沒有過分，許多恩惠，還是有加，尚且這個樣子；何況大的諸侯，權力還要加十倍的呢！然而天下終究還能暫安，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大國的王，年紀弱小，還沒長大成人，漢朝所置的傅相，正幫着他做事。隔了幾年以後，諸侯的國君，大概年紀都已長大成人，血氣正在強盛的時期，朝廷的傅相，都稱病歸田里。從丞尉以上的官職，就滿佈諸侯的私人。這樣的情形，會和淮南濟北兩王的行爲有兩樣麼？在這個時候，想要治安，雖是堯舜，也是不能。黃帝道：「太陽到了中天的時候，一定可以晒東西；拿刀在手裏的時候，一定是要割東西。」現在假使這個及時而作的道理，順利進行，全上安下也很容易。不肯早早地去做，到了後來，竟毀壞了骨肉的親屬，把他的頭頸割去，這和秦朝的末年有什麼兩樣呢？（起筆先標明立言大旨。繼言欲保治安，全骨肉之屬，當及今早圖。）

要知道憑了天子的位置，趁現在的時候，靠了上天的幫助，還怕把危險變做安逸，把擾亂變做平治；假使陛下處居在齊桓公的地位，難道不想去糾合諸侯，匡正天下麼？臣又知道陛下必有所不能的了。假使現在的天下，還像以前高帝的时候，淮陰侯還做楚王，黥布還做淮南王，彭越還做梁王，韓信還做

韓王張敖還做趙王，貫高還做趙相，盧綰還做燕王，陳豨在代，這六七個人都是依然如故。那時陛下即了天子的位置，能够自安麼？臣實在知道陛下不能了。天下混亂，高帝和這許多人同時起來，攻打天下，並沒有卿大夫副貳的勢力，來做依靠，一般人的僥倖的做了中涓的官職，次一等的，僅得了舍人的官職，材能的不及實是很遠哩。高帝用明聖威武的勢力，即了天子位，割肥美的地方，封了許多人做王；多的有百餘城，少的也有三四十縣，恩德算是極厚了；但是後來七年中間，謀反的有了九次。陛下的和這般人，並沒有親自較量材能去臣服他，也不是親身去封他做王，自從高帝尚不能因此有一歲的安逸，所以臣知道陛下是不能的。（言目今有位，有時，有助，尚不肯早爲，設難力陳，以三不能證明之。）

然而還有可以推託的道：「這都是疏遠的緣故。」那末我就請講那親信的：假使叫悼惠王做齊王，元王做楚王，中子如意做趙王，幽王做淮陽王，共王做梁王，靈王做燕王，厲王做淮南王，這六七個貴人，都是依然如故；這時候陛下即位能夠治理麼？臣又知道陛下是不能的。像這一等王侯，雖是名爲臣子，實在都有布衣昆弟的心思，不論君臣的名分，沒有不想同皇帝的制度，做那天子的事情。擅把爵祿封人，赦免死罪的人，甚至有的戴了天子的車蓋，漢朝的法令不能行到那邊，就是行到了，不修法制像厲王的，有命令給他他不聽，召他怎肯來呢？即使幸而來了，法令又怎能加在他的身上呢？因爲動了一個親戚，天下的人都環視而起；陛下下的臣子，雖有勇悍如馮敬的，恐怕纔開他的口，匕首已貫穿他的胸

瞎了。陛下雖是賢明，有誰給你治理呢？所以疏的必危，親的必亂，這是已經這樣的事實。那異姓仗着自己的強固，便造起反來的，漢朝已僥倖勝他了；但是又不變更他，所以這樣的道理。同姓的人，跟了這種行跡而動，已經有了徵象了；其勢完全又都是這樣。禍殃的變亂，沒有知道要移動到怎樣。明君處在這種地位，尚且不能安逸，後世將怎樣呢？（借賓定主，撇開信越等異姓之臣以疏而反，言同姓之親者亦不循法度，恃強爲亂，既有其徵，及今不圖，後將不可收拾。）

屠牛的人，叫坦的，一天破開牛十二隻，但刀鋒並沒鈍的緣故，因他所排擊剝割的，都是解剖許多肌理的地方。至於髀骨股骨的地方，不是用刀，便是用斧。仁義恩厚，實是人主的芒刃；權勢法制，實是人主的刀斧。現在的諸侯，都是許多的髀骨股骨呢；棄了刀斧不用，卻要拿鋒刃去接觸，臣以爲不缺便是折斷。爲什麼不把仁厚用在淮南濟北兩王呢？勢有所不可哩。臣暗地察看前事，大約強梁的先反：淮陰做楚王，兵最強盛，便最先反；韓信靠了胡人，便又反叛；貫高有了趙的地方做資源，便又反叛；陳豨兵精，便又反叛；彭越做梁王，便又反叛；黥布用事在淮南，便又反叛；盧縮最弱，所以最後謀反。長沙王吳芮不過二萬五千戶罷了，功勞最少，卻是最完善，其勢很是疏遠，卻是最忠實；這不單是他的性質和人家兩樣，也是形勢使他這樣的。以前設使把樊噲酈商周勃灌嬰各佔據數十城做王，現在雖是已經滅亡，那也可以的；設使把韓信彭越的一等人，排列在徹侯裏立在帝朝，雖是現今還存在，那也可以的。這樣說

來，天下的大計，可以知道了。（以芒刃喻仁義恩厚，刀斧喻權勢法制，言當擇事而用。勢強者先反，次強者以次反，勢弱者不反，可見天下大計，在分散其勢，跌出下文主旨。）

要諸王都是忠心附國，便莫如教他們都像長沙王；要臣子不受誅戮，便莫如教他們都像樊噲、商等；要天下治安，莫如「多封諸侯而減少他們的力量。」力量少了，容易把義來差使他；國土狹小，那末沒有邪心。使海內的形勢，像身體的使用臂，臂的使用指，沒有不制服從命。諸侯的君主，不敢存着兩樣的心思，聚集攏來，都來奉天子的命令；雖是小民，還知他的治安；所以天下的人都知道陛下的聖明。劃地定制，令齊、趙、楚各分做許多國；使悼、惠、幽、元王的子孫，都以次各受祖宗的分地，到封地盡了為止，以及燕、梁他國，都是這樣。那分地多而子孫少的，建立了國家，空空的把他設立着，必須他的子孫生了出來，都教他們做國君。諸侯的地方，如有因有罪削入于漢的，替他遷徙國都，和改封他的子孫於別地，也拿削去封地的數目償還他。一寸地方，一個百姓，天子都沒有好處在這上面，實在拿來定治罷了；所以天下的人都知道陛下的廉潔。地制一定，宗室的子孫，沒有一個怕沒有國王做了，在下的沒有背叛的心思，在上的沒有誅伐的意志；所以天下的人都知道陛下的仁德。法令立了，便沒有人去觸犯，號令行了，也沒有人敢違背，貫高、利幾的陰謀不生，柴奇、開章的詭計不動，百姓向善，大臣順服，所以天

下的人都知道陛下的高義。放一個年紀幼小的君王在天下百姓的上面，天下卻不亂；立一個留在肚子裏的小孩做君王，把君王脫下來的衣服放在朝廷上當做君王，受着許多臣子的朝拜；卻是天下仍舊不亂。當時大治，後世也可稱頌聖德。一動而明，廉仁義聖五種功業附着。陛下還怕什麼？卻好久不去做牠呢？（說出治安綱領，在「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及今早圖，天下咸知陛下之明，之廉，之仁，之義，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何憚而不爲？）

現在天下的形勢，正像害了足腫的病：一條腿的大，差不多和腰一樣，一個手指的大，差不多和股一樣；平常不可以屈伸，因了一兩個指頭的受病，全身便受害不樂。失了現在的機會不治，必致成了痼疾，後來雖有扁鵲的良醫，也沒法可想了。並且這個病不止足腫呢，又苦腳掌反戾不能行走。元王的兒子，是您帝的從弟；現在的王，是從弟的兒子；惠王的兒子，是您帝的親兄的兒子；現在的王，是兄子的兒子。嫡親的子弟，或者沒有得到分地，來安定天下人的心；疏遠的子弟，或者執掌着大權，來逼迫君王。臣所以說道：「非但害了足腫病，又苦腳掌反戾不能行走。」可以痛哭的，這個毛病就是啦。（再設譬喻，以見失今不治，痼疾不能爲；與上文不肯早爲，久不爲相應。又以病腫喻疏者制大權，反戾喻親者無分地。以見此病不除，不能治安。）

論貴粟疏

晁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禹湯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一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一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

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一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⑤。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閒，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⑥。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⑦。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⑧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⑨。乘堅策肥，履絲曳縞^⑩。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一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⑪。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一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

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④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⑤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⑥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⑦下之粟必多矣。一

【註釋】 ①不避，猶不讓也。 ②游食之民，謂無職業之人。 ③地著，謂久居其地不移徙。著音若。 ④在於把握二句，言在

掌握之中，可以周歷各地，而不致饑寒。 ⑤徭役，即古者力役之征。 ⑥同價。 ⑦取倍稱之息，謂無穀者稱貸于人，而聽人取

加倍之息。 ⑧奇贏，有餘財以囤積。見漢書食貨志。 ⑨梁肉，飯梁而食肉，以示享用之優。 ⑩叔，同激。冠蓋，本謂仕宦之冠服車

蓋。 ⑪乘堅策肥兩句，見漢書食貨志。言乘堅車，策肥馬，穿絲履，飄絹帶，縞素纒。 ⑫逆，音誤，逆也。 ⑬漂，音泄，散也。

⑭復卒，復音福，除免。當爲卒者，免其三人；不爲卒者，免其錢耳。 ⑮初，八尺。湯池，湯喻沸熱不可近。言池之險。 ⑯五大夫，

文帝從錯議，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第二等爵也。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第九等爵也。萬二千石爲大庶長，第十八等爵也。各

以多少級數爲差。 ⑰寒音賽，邊地。

【語體】 聖明的君王在上面，那百姓能夠不受飢寒的緣故，並不是君王能够自己耕種出來給

他們吃，紡織給他們穿啊，因爲他能替百姓開發生財的路呢。所以堯禹時有九年的水災，湯時有七年

的旱災，但國家沒有捐棄瘦瘠的人，因為蓄積多而預先防備呢。現在天下統一，土地百姓的衆多，不讓禹湯的時候，又是沒有一連幾年的水旱的災；然而蓄積卻沒有充足，是什麼道理呢？因為土地有剩餘的利益，百姓有剩餘的力量；生穀的土地沒有完全開墾，山澤的利益沒有完全發出；沒有職業的百姓，還沒完全歸到農村哩。百姓貧窮，那末姦邪的事發生，貧困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做農事，不做農事，那就不能夠長住在一塊地方，不能夠長住在一塊地方，那末離開故鄉，看輕家庭。百姓像鳥獸的一般的四散，就是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還不能禁止他們呢。（開首立一篇柱意，言聖王爲民開資財之道，故有備無患。次言當時蓄積未及，弊在不農。）

凡是到了冷了想穿衣服，不必再等輕的暖的了；餓了想吃東西，也不必再等甜的好的了。饑寒臨到了身上，不顧廉恥。人情一天不再吃便要餓，整年不做衣服便要冷。想那肚子饑餓沒得吃，身上寒冷沒得穿，雖是慈母還不能保她的兒子，做君王的怎能够保有他的百姓呢？（申言不農之害。）

賢明的主上知道這道理，所以教民做耕種蠶桑的事情，減輕賦稅，廣貯蓄積，來充實倉庫，防備水旱荒災，所以百姓可以保有。百姓是全靠上面的君王來治理的，他們看了有利益的事情，像水向下的，一般，東西南北，沒有分別。講到珠玉金銀，餓的時候不能吃，冷的時候不能穿，可是大家所以尊貴牠的緣故，因爲上面的人用他的緣故。這類的物品，形體輕微，容易藏起來，手裏拿着了，可以周遊海內而沒

有饑寒的憂患；這是可以使臣子輕易違背他的君主，百姓容易離開他的家鄉，盜賊有所獎勵，逃亡的人，得着輕易流動的資產。粟米布帛，生在地上，長在一定的時候，靠了力氣收聚得來，不是可以一天成功的；數石的重量，普通人拿他不起，不能夠被奸邪的人所利用；一天得不着，那就饑寒到身。因爲這樣，君主所以貴重五穀，輕賤金玉。（先言明主能務農桑，開其資源。次言五穀貴于金玉之理，點出正意。）

現在農人五口的家庭，他服公役的不止二人，他所耕種的不過百畝。百畝的收成不過百石。春天耕種，夏天耘苗，秋天收穫，冬天藏積，斫伐薪柴，修治官舍，供給徭役。春天不得避風塵，夏天不得避暑熱，秋天不得避陰雨，冬天不得避寒凍。四時的中間，沒有一天休息。又私下自己送往迎來，弔死問疾，保養那孤兒，扶長那幼童，都在這中間了。勤苦到這樣，還要受水旱的災難，暴虐的政治，不時的賦斂，朝晨的命令到晚上要更改。當他們有米粟的，半價出售，沒有的，只得稱貸於人，聽取加倍的利錢。因此有賣了田地房屋，賣了子孫來還債的了。一般的大商家，囤積起來，取加倍的利息；小商家也設市販賣。想法居奇賺錢，天天出遊都市，乘着上面的急用，賣出的價值必加倍。所以他們的男子，不必耕種田地，女子不必養蠶織絲；衣服必定美麗錦繡，食物必定稻粱魚肉；沒有農夫的困苦，卻有田地的收成。靠了他的富厚，和王侯交通，力量超過官吏的勢力，把利相交結，千里往來遨遊，車輛絡繹不絕，乘着堅固的車輛，跨着肥美的駿馬，穿着絲履，飄着絹帶。這便是商人所以能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的緣故哩。（細陳農

家困苦，及商人逸樂，句句針對，以見當尊農賤商之意。）

現在法律上雖是看輕商人，商人已是富貴了；尊貴農人，農人已是貧賤了。所以世俗的所貴，是主上的所賤；官吏的所卑，是法律的所尊。上下相反，好惡顛倒，卻要想國富法立，真是不可能呢。（言方今棄本逐末，俗貴商，主賤之；吏卑農，法尊之；致商富貴而農貧賤，故應力矯其弊。）

現在的急務，莫如教百姓專心農事罷了。要想百姓專心于農事，在乎貴粟；貴粟的道理，在乎使百姓拿米粟來做賞罰。現在招募天下的人，來納粟給縣官，能够拜受爵位，免除罪罰。這樣，富人有爵位，農人有錢財，米粟便有所泄散了。凡是能夠納粟來受爵位的，都是有餘的人呢。拿了他們的剩餘來供給上用，那末貧民的賦稅可以減少，這便叫做拿多出來的補那不夠的，號令一出，那百姓就有利益了。順了民心，所有的利益有三：第一是主上足用；第二是百姓賦稅減少；第三是獎勵農功。現在命令百姓有車騎的馬一匹的，可免服兵役三個人。車騎是天下的武備，所以可免服兵役。神農的教訓道：「有石城八丈，湯池百步，帶甲的兵百萬；然而沒有米粟，是守不住的！」這樣看來，米粟是王者的大用，政治的根本。教百姓納粟受爵，到五大夫的爵位以上，於是可免服兵役一人啦。這和納馬少免卒多的，相去遠了！爵位是君上所獨有，出于口而沒有窮盡的；米粟是百姓所種植，生于地而沒有缺乏的。凡是得高爵和免罪，是人家所極願的；教天下的人，都納粟到邊地，拿來受爵免罪，不過三年，邊塞的米粟，一定很多了。

（說務農在于貴粟。次卽分述貴粟之法，在以粟爲賞罰，入粟于邊。貴粟之利，可以足主用，少民賦，勸農功。）

獄中上梁王書

鄒陽

鄒陽○從梁孝王○游，陽爲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迺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一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

魏臨城自到，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

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

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驪。⊙

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

於浮辭哉？一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躡腳於宋，⊙卒相

中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

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

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穆公委之以政，甯戚

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

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

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

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

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竝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吳越爲兄弟，由余子臧

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讐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爲也。一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親其讐，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一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祇怨結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極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

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⑤，^⑥鈞之上，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⑦之言，以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⑧，載呂尙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⑨而^⑩王，何則？以其能越攣拘^⑪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詭諛之辭，牽帷牆之制^⑫，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⑬。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⑭。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厲^⑮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车^⑯。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汚行^⑰，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⑱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⑲者哉！^⑳

【註釋】

① 鄒陽，漢齊人。初事吳王濞，見其有異志，陽上書諫，不聽，乃至梁，事孝王。尋爲羊勝等所譖，下獄將殺之。乃上此書，孝王立出之，復爲上客。

② 梁孝王，景帝少子。

③ 愜慨，同慷慨，意氣激昂。

④ 二人皆孝王客。

⑤ 惡音鳩，讒也。

⑥ 吏，獄吏。

⑦ 荆軻三句，燕太子丹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

⑧ 衛先生三句，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爲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爲之食昂，昂，趙分也，將

有兵，故太白食昂。食者，蝕也。

⑨ 畢議願知，謂盡其計議，願王知之。言左右不明，因不欲斥王也。訊，鞠問，從獄吏審問。

⑩ 玉人，指

卞和獻璧事。○泰二世胡亥，殺李斯，具五刑。○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狂爲奴，陽同伴接輿、楚賢人論語：「楚狂接輿。」

歌而過孔子。按接輿姓陸名通。○比干彊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信諸？」殺比干，朝視其心，子胥自剄，吳王乃以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均見史記。按鴟夷，今之皮囊。○白頭如新二句，謂有老友交至白頭，才能不相知，仍如新識。

而道行偶遇，駐車交蓋對話，卽如故交。○樊於期爲秦將，被譏，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燕遣荊軻欲刺秦王，於期自刎首，令軻齎往於音烏。○王奢句，王奢，齊臣，亡至魏，齊因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以奢故，義不爲魏累。」遂自剄。

○蘇秦句，尾生，燕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橋下，待之不至，抱梁柱而死。言蘇秦於齊，不出其信於燕，則爲尾生之信。按蘇秦說齊宣王，使還燕十城，又令閔王厚幣以幣齊，終死于燕，故以尾生喻之。○白圭二句，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食音寺，以食與人，缺驢音缺，驢，駿馬，言以駿馬肉賜之。○司馬喜，戰國時人，賸腳，卽刑去膝蓋骨。

○范雎，魏人，隨中大夫須賈使齊，齊襄王賜之金及牛酒，須賈以爲持械圖陰私告齊，以告魏相魏齊，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唯得出亡入秦，爲應侯。拉摧折，脅胸兩旁有肋骨處。○此二人句，言信其必然成功之計劃，棄其朋黨之私誼，挾孤獨之交情，故爲人所嫉。○申徒狄，殷末人，自沈於雍州之河。徐衍，周末人，負石入海。○比周，結爲朋黨，比音卑。○百里奚，虞人，聞秦穆公賢，乞食以往。○甯戚，齊桓公夜出，感於車下飯牛，叩牛角而歌，桓公聞而異之，命管仲迎之，拜爲上卿，後遷國相。

○季孫，魯大夫季桓子，名斯。論語：「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子丹，史記作子罕，姓樂，名喜，宋賢臣。墨翟，卽墨子。○衆口鑠金，鑠音樂，以火銷金。句見國語：「言衆口所毀，金石爲之銷亡。」積毀銷骨，謂讒毀之言，骨肉之親爲之銷滅。○由余，春秋秦穆公時人。穆公用其謀，拓地千里，遂霸西戎。威宣，威王名因齊，桓公子。宣王名辟疆，威王子。○朱丹朱，堯子，象，舜弟。管蔡，管叔鮮，蔡叔度，周成王之二叔。○子之，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國乃大亂。○田常，卽陳恆，齊簡公悅之，而被其所弑，說同悅。○武王克商，乃命封其後。○紂剗奸者觀其胎產，武王克商，乃封修之。○晉文二句，寺

人披爲晉獻公逐文公，斬其袂，及文公即位，用其言以免難。管仲射桓公帶鉤，齊桓用之爲祖。⑤秦用商鞅二句，秦孝公用衛鞅，封爲商君，後以罪，車裂之。越王句踐用文種，敗吳王夫差，後被讒賜死。⑥孫叔敖，楚國之處士，虞丘相進之，三月而相楚，三得楚相不喜，三去之不悔。⑦於陵子仲，即陳仲子，兄爲齊相，仲子以爲不義，居於陵。列女傳：「於陵子仲賢，楚王欲以爲相，使使者往聘迎之，子仲與其妻逃，乃爲人灌園。」於音鳥。⑧無受於士，謂於士所求，無所受。⑨跖，音隻，盜跖。由，許由，喻爲主之忠，不問仁暴。⑩荆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夷七族。馮，同沈，沒也。七族，自上高祖，下至曾孫。⑪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請吳王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⑫言士皆樂爲之用，效忠其主，不足道也。

⑬問同暗。⑭阿，音免，邪視。⑮抵，音邸，木之根。輪困，委曲盤戾。困音君。⑯萬乘器，車輿之類。先容，原註：「雕刻加飾。」今謂爲人介紹引進曰先容。⑰隨珠，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敷之，後蛇銜明珠以報。和璧，卞和所獻之玉。祗，祗或字，適也。

⑱先游，言進網之。⑲羸音累，弱也。⑳伊管，伊尹，管仲，龍逢，逢音龐，桀爲長夜之飲，龍逢極諫，桀怒殺之。㉑陶鈞，陶人稱模下圓轉者爲鈞，言聖王制馭天下，亦猶陶人轉鈞。㉒中庶子，官名，蒙姓，嘉名，國策：「荆軻至秦，因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得見。」㉓涇渭，二水名，在陝西省。㉔烏集，言得太公，若烏鳥之暴集。㉕繫拘，牽制。㉖牽帷，唐之制，言爲帷

廡臣妾所牽制，唐同牆。㉗阜，飼牛馬器，以木爲之，今言馬槽，阜與槽聲相近。㉘鮑魚，周之介士，怨時之不用已，抱木而死。㉙底厲，同砥礪。㉚里名勝母，其義不孝，故曾子不入。邑名朝歌，作樂不時，故墨子回車。㉛寥廓，高遠。㉜回，違反。

㉝掘同窟，蔽音叟，叢也。㉞闕下，天子或王侯宮闕之下。

【語體】

鄒陽跟着梁孝王做事，陽的爲人有智識才略，性情激昂慷慨，不肯苟且迎合。位在羊勝

公孫詭中間。羊勝這一般人心裏恨着鄒陽，在孝王面前說他壞話。孝王動了怒，把陽交給獄吏，將要殺死他。鄒陽便在獄中上書給孝王道：（敍上書之由。）

「臣聽說忠心的人，沒有不得到報答的；已經信任了的，不再被疑惑。臣常把這句話當做對的，那知祇是空話罷了！從前荆軻慕燕太子丹的義氣，所以將要去刺秦王出發的時候，天上白虹，爲他貫日，太子尙畏懼不敢十分信他。衛先生替秦計畫長平的事情，太白星爲他食昴星，昭王反而懷疑他。想那精誠上達，可以變動天地，竟仍不能得燕秦兩主的信任，不是很可哀痛麼？現在臣竭盡忠誠，盡獻計議，願大王知道；可惜左右不明，終於從吏審問，被世人所疑惑。這是使荆軻衛先生從地下起來，也不能使燕秦覺悟呢；願大王細細地審察一下！從前楚國的玉人卞和獻寶，反受楚王的誅戮；李斯竭盡忠誠的做相，竟遭胡亥的極刑。因此箕子假意顛狂，做人家的奴隸；接與隱避塵世，不與世事；都是恐怕遭這個患難哩。願大王審察玉人和李斯的意思，不像楚王胡亥的偏聽，不要使臣被箕子接與所譏笑。臣聽說比干剖心，和子胥盛在鴟夷皮袋裏的事情，起初不敢相信；直到現在，方纔知道。願大王細細地審察一下，少加哀憐在這上面罷！（言忠而獲罪，信而見疑，故引荆軻衛先生之事明之，又引玉人李斯比干胥足其意。）

「古語道：『有人結交朋友，等到頭髮白了，還像新認識時的交情一般疏淺；有人坐着車子，在路上遇到了人，斜着車蓋一會對語，便好像是多年的故舊一般。』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爲知心和不知心的分別罷了。所以樊於期自秦逃到燕國，把自己的頭借給荆軻，替太子丹去奉給秦國王奢離齊到魏

國登城自刎，因此退了齊兵，保存魏國。想那王奢和樊於期，並非和齊秦是新交，與燕魏有極深的關係；他們的所以離開齊秦，爲燕魏兩君死的道理，因爲行爲合他們的志向，十分的羨慕道義啊。所以蘇秦沒有信義於天下，在燕卻有尾生的信義，白圭做中山將的時候，失守六城，逃到魏國，卻能替魏取中山。這是什麼道理呢？實在因爲能夠相知啊。蘇秦做燕國的宰相，人家在燕王面前說他壞話，燕王按了劍大怒，反把駿馬的肉來賜給他吃；白圭因爲拔了中山的功勞，人家在魏文侯面前說他的壞話，文侯反賜他夜光的璧。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爲兩君兩臣，都能夠剖開心肝，彼此見信，怎能夠給沒有根據的話，移動那心志呢？（思其見疑獲罪之由，皆因知與不知，故歷引王奢、樊於期、蘇秦、白圭證之。）

「所以女子的容貌，不論美惡，一入皇宮，便受妒忌；士人不論好壞，一入朝廷，便遭嫉恨。從前司馬喜在宋國別斷了腳，終於做中山的宰相；范雎在魏國摧折了肋骨，敲去了牙齒，終於做秦國的應侯，這兩個人都能相信自己必然成功的計劃，捐棄朋黨的私誼，挾了孤獨的交情，所以不能免去做別人嫉妒的人。因此申徒狄到底自沉在雍州的河裏，徐衍負了石頭，自投入海。雖是不容在世上，終究在義不肯苟取，和結黨在朝上，來移動主上的心意。所以百里奚乞食在道路，秦穆公委託他辦國政；寧戚在車下飼牛，齊桓公舉他做宰相。這兩個人豈是素來在朝上做官，借着左右的人說好話，方纔兩個國君用他們的麼？不過是感應在心，相合在行，像膠漆一般的堅固，雖是兄弟也不能離散，豈肯因衆人的話，便

心中惑亂麼？所以偏聽一方面的言論，便生奸邪，獨任一個人，便要鬧出亂子來。從前魯國聽了季孫的話，趕走孔子，宋國用了子冉的計策，拘禁墨翟。那孔墨的言論，尚且不能自己免去別人的壞話；然而宋魯兩國，終究因此危亡。爲什麼呢？因爲衆人的話，可以銷金石；積久的毀，可以銷骨肉。秦國用了戎人由余，稱霸中國；齊國用了越人子臧，威宣二王，因此強盛。這兩國豈是被世俗所牽係，受權詐的偏頗的話麼？不過公正的聽受，四面的觀察，垂聖明在當世。所以意見相合，那末吳越也可變做兄弟，像那由余子臧就是了；意見不合，那末骨肉也可變爲仇敵，像那丹朱、象、管叔、蔡叔就是了。現在的人主，實在能用齊秦的明察，不照宋魯偏的聽，那末五霸的事業，不能夠和他比擬，而三王也容易做的。（思其不見知之由，在於無朋黨之私，被讒佞之口，故引司馬喜、范睢、申徒狄、徐衍四人，爲無朋黨之證。又引齊秦宋魯四君爲信讒，不信讒之證。）

「所以聖王覺悟，棄掉讓國子之的心，不喜田常假意的賢明；武王封比干之子孫，修孕婦的墳墓，所以功業滿於天下。什麼道理呢？因爲求善的心沒有厭倦啊。晉文公親近他的仇敵，卻能強霸諸侯；齊桓公用他的仇人，卻能匡正天下。什麼道理呢？這是殷殷勤勤，慈愛仁厚，誠懇加在心裏，不是可以虛話來假借的。至於那秦國用了商鞅的法令，東面挫弱韓魏，做天下的強國。到底用車子分裂他的身體；越國用了大夫文種的謀畫，滅掉強勁的吳國，并能稱霸中國，就此誅戮他的身體。所以孫叔敖三次辭去

宰相卻不懊悔；陳仲子情願辭了三公的爵位，卻替人灌園。現在的人主，果然能夠去掉驕傲的心思，存着可報的意思，披開心腹，現着本心，墮着肝膽，施德廣厚，待士到底，和他窮達相共，對於士的所求，並沒有吝惜；那麼桀的犬可使他吠堯帝，盜跖的客，可以使他刺許由；何況靠了萬乘的權柄，得着聖王的資格呢！這樣說來，那荆軻的滅除七族，要離的請吳王烹殺妻子，這樣的效忠君主，也不算什麼，難道可以和大王講及麼？（言朋黨得援，讒佞得行，皆因於人主之不能欲善無厭，故歷引桓文、秦越、反覆明之。）

「臣聽說明月的珠，夜光的璧，當黑暗的時候，拋擲在路人的身上，人家沒有不拔劍怒目邪視的；爲什麼呢？因爲無緣無故就到他的面前啊。彎曲的樹木的根，委曲盤戾的樣子，卻是可以做天子的車輿，因爲左右的人，先替他介紹引用了。所以無緣無故到他面前的東西，雖是拿出隨侯的珠，和氏的璧，也只有結着怨，不能得到人家的好感；有人替他先容，便是枯木朽株，也可樹立功勞，並且能永遠不忘。現在天下的布衣，窮居的士人，身在窮困瘦弱的境地，雖有了堯禹的學術，換了伊尹管仲的言論，懷了龍逢比干的忠心，卻是素來沒有像木根一般的先容，雖是極盡精神，想披瀝忠心給當世的君主，那人主必然會照着那拔劍怒目邪視的樣子了。這是使得布衣的士人，竟不能做枯木朽株的資質了。所以聖王治世御俗，能够像運用陶鈞般獨自教化百姓，卻不給卑亂的話所牽動，不給衆多的言論所侵奪。所以秦皇帝聽了中庶子蒙嘉的言論，去相信了荆軻，卻是圖窮匕見；周文王打獵在涇渭，載呂尚同

歸，因此王了天下。秦國信了左右寵臣的話，便亡了國。周朝用了烏巢的賢人，王了天下。這是爲什麼呢？因爲他能跳出牽制的言語，超出世俗的議論，祇留心在昭明廣大的道理呢。現在的人主，沉溺在諂諛的說話，牽制在臣妾的意思，使曠達不羈，有才學的士人，和牛馬同槽；這便是鮑焦所以要憤世了。臣聽說盛飾入朝的人，不拿私情污壞公義；砥礪名號的人，不拿利欲傷毀行爲。所以有里名叫做勝母的，曾子不入；有地名叫做朝歌的，墨子回車。現在要使得天下高遠的士人，被威重的權勢籠罩着，勢位尊貴脅迫着，違反了本來面目，污辱了品行，來奉事諂媚的人，求親近於左右。那麼士人只有伏死在深山窮谷的中間罷了！怎能夠盡他的忠信而跑到宮闕的下面來呢？」（言人君得士，不可信左右之人士之自處，不肯附左右之人，以明其志。）

上書諫獵

司馬相如

相如[⊙]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罽[⊙]獸，相如因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與不及還[⊙]，輿[⊙]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

矣。是胡越起於轂下，^{①④}而羌夷接軫也。^{①⑤}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一旦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槩之變，^{①⑥}況乎涉豐草，騁邱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①⑦}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索千金，坐不垂堂。』^{①⑧}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①⑨}察！^{①⑩}

【註釋】^①相如，漢成都人，複姓司馬，字長卿。工詩賦。^②長楊，漢宮殿名。^③天子，漢武帝。^④墊，古野字。^⑤烏獲，秦武

王力士，能扛鼎。^⑥慶忌，吳王僚子，走甚捷。閭閻嘗以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⑦賁，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青，夏青

亦勇士。^⑧陵，升也。亦作凌。^⑨卒，同猝，逸材，超出尋常之獸。^⑩不存，不得安存的地方。^⑪屬車，侍從之車，亦曰副車。清塵，

行而起塵，清，尊貴之意。今以此爲敬人之詞，意謂視其足下之塵。^⑫輿，車之所以任載者。還通旋。轅，駕車之木，左右各一，下與

軸連，外出向前。^⑬逢蒙，夏時善射者。^⑭胡，北狄。南越，國名，亦作南粵。轂，輪之正中，空其中爲貫軸處。^⑮羌，西戎，其先

出自三苗。夷，東夷。軫，車後橫木。^⑯銜，馬勒口。槩，車之鈎心。言車馬馳驅，恐馬勒或斷，鈎心或出，致有傾覆之患。^⑰利獸，貪

得獸的快樂。^⑱萬乘，言天子有兵車萬輛。^⑲獸，古禍字。^⑳索，同累。垂堂，近階承檐之地。言坐在堂下，恐瓦墜而傷頭

部。^㉑幸，希望。

【語體】司馬相如跟着武帝到長楊打獵。這時候，帝正喜歡自己射擊熊豕，驅逐野獸。相如因此上了一個奏章諫道：（上書諫獵之由。）

「臣聽說東西有同類，卻本領兩樣的；所以力士大家稱烏獲，捷行大家推慶忌，勇敢要算孟賁、夏育。照臣的愚見，私下以爲人類裏邊固然有這樣，獸類裏邊也應當這樣的。現在陛下喜歡登到險阻的地方，親自射那猛獸，忽然逢着兇猛出衆的野獸，受驚在極危險的地方，衝犯隨從車輛的清塵，車子來不及旋轉過來，人也沒有工夫施行靈巧的手段；這時候，雖有烏獲、逢蒙的技藝，都不中用，路上的枯木朽株阻塞，都是險難了。照這樣說來，是像北狄、南越叛變在輦轂的下面；西戎、東夷叛變在車後的橫木哩，豈不是危險麼？即使是萬全，而沒禍患，然而本來不是皇帝所應該近的呢。（先從勇士引出猛獸，接寫獸之駭發，以禍恐之。說到無患亦非所宜，一折落下。）

「並且清除了道路，在中路馳驅，尙且時常有馬勒或斷，鉤心或出的變動；何況跋涉在草莽深處，馳騁於邱墟中間，前面只貪着打獵野獸的樂趣，心裏卻沒有防着變動的心思，那受着禍害，真是不難了！輕視了天子的尊重，不當做安樂；到萬分裏有一分危險的路上，當做娛樂，臣私自計算，實在替陛下所不取。因爲明察的人，能夠很早的見到事情沒有發動的時候；聰明的人，能夠避去危險在沒露形跡的時候。禍患本來都藏匿在隱微的地方，而發動常在人人忽略的時候呢。所以俗語有句話道：『家裏

積了千金，就不坐近堂邊屋簷下面。」這句話雖沒有什麼大道理，卻很可以拿他來譬喻大事。臣願陛下留着心，希望把我的話來考察考察！」（言設備雖周，變生不測，以理喻之。再言當避危無形，以比喻作結，委婉動聽。）

答蘇武書

李陵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毳幕，○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竝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何如？○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

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願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令人悲，增忉怛。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彊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一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彊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手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使復戰，故陵不免耳。一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

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讐，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菹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竝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遭舉，誰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劉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

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尙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一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一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註釋】 ①子卿，蘇武字。足下，稱人之敬詞。周秦時已頗流行。 ②令德，美德。 ③策名，仕宦，俗稱做官。清時，太平之時。 ④榮

問，名譽。問名也，與聞通。休美也。暢通也。 ⑤望風，從遠瞻望其人。 ⑥依依，思慕之意。 ⑦遺，拋棄也。 ⑧韋，皮也。韞，臂衣。毳，音脆

獸細毛。幕帳。 ⑨羶肉，羊泉之肉。酪漿，牲畜乳漿。玄冰，冰厚色黑。 ⑩慘裂，凝凍而致土地慘裂，寒之甚也。 ⑪蕭瑟，凋零，或

蕭瑟。 ⑫胡笳，樂器。胡人捲蘆葉吹之。 ⑬牧馬，郊外之馬。 ⑭臨年，已屆垂暮之年。 ⑮辜，罪也。鯨鯢，鯢，雌鯨。以喻不

義之人。左傳：「取其鯨鯢而封之，古者明王伐不敬以爲大戮。」言無罪者亦被視爲不義之人而受誅戮。 ⑯先君，謂其父當

月。 ⑰孤負，背負。 ⑱刺，音威，割開。 ⑲攘臂，奮臂。 ⑳砥，砥或字。適也。 ㉑切怛，音刀但。怨痛。 ㉒先帝，指武帝。

⑳失道，謂相期而不至。 ㉓天漢，武帝年號。言師出漢朝疆域之外。 ㉔褰，拔取。 ㉕梟帥，勇將。 ㉖言士卒效命。

㉗匈奴，北狄之一，秦漢時最盛。 ㉘單于，匈奴稱其君長。 ㉙扶乘，創痛，創音瘡，傷也。言以少敵衆，士卒都扶創乘痛。決

命爭首，謂士卒皆用命爭先而戰。①積音恣，聚也。②謂兵器。③飲血，即飲泣，血即淚。④賊臣，謂管敢，先亡入匈奴，至是告匈奴以漢無伏兵，故再與陸戰。⑤平城，縣名，漢置。故城在今山西大同縣東。昔漢高祖自將擊韓王信，為匈奴圍於此，七日不得食，後用陳平祕計始得免。⑥執事，指漢廷執事之人。云云，猶言如此說法。苟若也。言若貴陵以不死而降。

⑦范蠡，越大夫，殉以身從死。會稽，山名，在今浙江紹興縣東南。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越王句踐走於會稽，後用范蠡計，始破吳。⑧曹沫，魯人，與齊三戰三敗，失其境土。後魯與齊盟，以匕首劫桓公，盡返魯侵地。沫首誨。⑨言心慕此，欲為漢報功。

⑩椎心，心如椎擊，痛心之意。泣血，泣無聲如血出。言悲痛之極。⑪檀弓：「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⑫蕭何，為民請上林苑。高祖怒，下廷尉械擊之。樊噲，高祖病，有人惡樊噲黨於呂氏，乃譖之高祖，使絳侯代將，執噲詣長安繫，拘囚之。陳豨反，韓信在長安，欲應之。事覺，呂氏使武士縛信，斬於長樂鐘室。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呂氏曰：「徙蜀自遺患，不如誅之。」遂夷三族，菹醢肉醬。言韓信彭越皆被肉醬之刑。鼂錯，患諸侯強大，請削其地。後七國反，遂誅錯。周勃免相就國，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魏其侯竇嬰，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論棄市。⑬佐命，古稱創業之君，受天命而為天子，其輔佐者謂之佐命。

⑭賈誼，文帝欲任賈誼以公卿之位，絳灌馮敬之屬譖之，於是疏之不用。後出為長沙王太傅。亞夫，梁孝王與周亞夫有隙，孝王每朝，常言其短，後謝病免相，以事下獄，嘔血而死。⑮命世，名高一世。⑯遐舉，遠行。亦以喻高曠之蹤跡。⑰先將軍，謂陵之祖李廣。⑱貴臣，謂衛青。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青自部精兵，令廣出東道，東道迴遠，迷惑失道，大將軍因問失道狀，廣遂引刀自剄。⑲蘇武在武帝時出使匈奴，單于脅降，伏劍不屈，幽置於大窖中，齧雪吞氈，徙北海，使牧羊，仍仗漢節，留十九年。⑳丁年，壯年。㉑皓首，老年白頭。㉒終堂，謂死。㉓去帷，謂嫁。㉔貂，或貉字，東北夷。㉕茅土，古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封諸侯，則割其方面之土以與之，苴，白茅，曰茅土。㉖千乘，諸侯之國。㉗蘇武自匈奴還，賜錢二百萬，即二千貫。㉘典屬國，官名，漢武帝置，掌蠻夷降附者。秩中二千石。漢書，昭帝紀：「蘇武前使匈奴，留單于庭，十九年乃

...

...

...

...

...

...

...

...

...

...

...

...

...

還，奉使全節，以武爲典屬國。」
① 萬戶侯，漢制，列侯大者食邑萬戶。
② 廊廟，朝廷。
③ 馳命，向往曰馳，言神馳皇命。
④ 眷眷，同瞻瞻，反顧貌。
⑤ 稽顙，居喪時拜賓客之禮，拜時以額觸地，稽音啓。
⑥ 北闕，古皇者建闕觀于宮殿之北，故曰北闕。漢書武帝紀注：「尙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
⑦ 刀筆，掌案牘之書吏。
⑧ 故人，指霍光與上官桀。
⑨ 胤子，武在匈奴，娶胡婦，生子名通國，後歸漢。

【語體】 子卿足下：聽說你勤勤懇懇地宣揚美德，做官在太平的時世，名譽很好，幸福得很！遠遠地託身在外國，從前的人所悲傷的；望風懷念故人，怎能不令人思慕呢？以前承你不棄，很遠的寫信回答我，安慰教誨着很是殷勤，簡直比自己的骨肉還要好，我雖是不敏，怎能不歎息呢？（先頌揚一番，次謝遺書。）

我自從初降到現在，身體的窮苦困難，一個人坐着，心裏憂愁、苦悶，整天沒有什麼東西看見，所看見的都是異類。戴的是皮的袖子，住的是毛氈幕帳，來抵禦風雨；羊臭的肉，牲畜的乳漿，來充飢渴。舉起眼來，想要談笑，有誰能合我的心意？胡地的玄冰厚得很，邊土的地質凍得分裂，但聽得悲風蕭條的聲音。到了涼秋九月，塞外的草兒枯了，夜裏睡不着的時候，側着耳朵遠聽，只聽得胡人的笳彼此吹動，郊外的馬很悲涼的叫着，一羣羣吟嘯着，邊地的聲音四面起來，朝晨坐着聽了，不覺得眼淚流下來。唉！子卿啊，我獨是怎麼心腸，能够不悲傷嗎？（寫初降至今日情況之慘。）

和你分別以後，格外覺得無聊，上面思念老母，到很老的年紀，還被誅戮；妻子沒有什麼罪孽，同遭殺死；自己辜負了國恩，給世人所悲傷。你回去受榮華，我留在這裏受恥辱；命啊，還有什麼說呢！出身在講禮義的國家，卻到那無知的地方；違棄了君親的恩惠，終身在蠻夷的區域，悲傷極了！使得先父的後嗣，更變成戎狄的一族，又是自己悲切了！功勞大，罪孽小，不蒙主上的明察，辜負了我的心裏區區的意見，每一想到這裏，忽然忘掉性命。我不難刺心自盡，表明自己的心迹，割斷頸項，見到自己的志向。但是國家對我已恩斷義絕了，殺身無益，恰足以加羞。所以每每奮臂忍辱，再苟活在世上。左右的人，看見我這樣，拿一種不入耳的喜樂的話來互相勸勉；異方的快樂，不過使人悲傷，愈加怨痛罷了。（寫別後想到誅及全家，身負國恩，及不自引決之故，憂從中來，非人所能解勸。）

唉！子卿啊，人的相知，貴乎相知各人的心意。前信匆匆寫就，沒有盡我所抱的思想，所以再約略的講一講：從前先帝給我步卒五千，出去征伐絕域的遠國，五將失期不到，我獨遇着匈奴的兵，和他交戰。卻帶了萬里的糧餉，領了徒步的兵卒，出了國境的外面，到那強胡的地方。用五千的兵衆，對十萬的大軍，驅了疲乏的士卒，去抵當新近繫勒的馬匹；然而還斬將拔取旗幟，追奔着向北趕去；滅去他們的足跡，掃盡了那塵埃，殺掉他們的勇將，使得三軍的兵士，非常效命，看死如同得到歸宿一般。我是沒有才幹，很少擔當這樣大的責任。自以爲這時候的功勞，難於相比了。（敘戰勝之功。）

匈奴既已打敗，全國興兵，再練精兵，數目超過十萬，他們的國王親自到陣前合圍。客主的形勢既不相及，步兵馬兵的勢力又差得很遠；疲憊的兵起來再戰，一個人抵當一千個；然而還扶着創傷，忍住了痛，爭先向前的戰鬪。死傷的人，積滿了荒野，剩下來的人，不滿一百，並且都是傷病在身，當不住干戈。然而我奮臂一呼，傷的人，病的人，個個起來，拿了刀去殺虜人，胡人的馬都轉身逃走；到了兵盡箭完，各人沒有尺寸的鐵，再還是空手奮呼，爭先恐後的上前。當這個時候，天地都爲了我發怒，戰士都爲了我飲泣，單于說我再不能給他們捉得，便要想領兵回去；但是賊臣教導他，就此再戰，所以我到底不能免掉啦。（敍敗北之故。此兩節極力鋪敘，以見功大罪小。）

想從前高皇帝領了三十萬大兵，被匈奴兵困在平城。當這個時候，猛將像雲一般，謀臣像雨一般的多，可是尙且七天沒有飯吃，僅不過免了自己的身子。況且像我的這等人，難道是容易去對付的麼？如今像你這麼說起來，好像責備我不能死節。然而我的不能死節，原是有罪孽的；子卿看我，豈是偷生的士子，惜死的人物麼？怎麼有背離君親，捐棄妻子，卻反自己爲利的麼？然而我的不死，要有所作爲呀。所以想照前書的說話，報恩給國主罷了。實在因爲空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呢。以前像范蠡不殉那會稽的恥辱，曹沫不死三敗的恥辱，到底范蠡報了會稽的仇讎，曹沫報了魯國的恥辱。區區的私心，私自要羨慕這些罷了。怎知道志向沒有達到，卻是怨恨已成；計策沒有成就，卻是骨肉已遭誅戮，這使

是我的所以要仰天椎心泣血呢！（先引高帝以自寫戰爭之艱苦，次言己之不死而降，將以有爲，以申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

你又說道：「漢朝待遇功臣不薄。」你是漢朝的臣子，怎能不這樣說呢？可是試看從前蕭何的械，樊噲的拘囚，韓信彭越的剝成肉醬，蠱錯的受誅戮，周勃魏其侯的見罪；其餘輔佐天子建立功勞的士人，賈誼亞夫一般人，都實在有名高一世的才具，抱將相的度量，卻是受了小人的讒言，都遭禍患失敗的恥辱，到底是有了才情，受人謗毀，能力不得發展。像賈誼亞夫的遠行，誰也不替他們痛心呢！我的先將軍廣，功勞才略蓋過天地，義氣勇敢冠絕三軍，不過因爲失了貴臣的歡心，以致自刎在絕域的地方。這是功臣義士所以要負着戟長嘆息的呢，怎麼可以說不薄呢？並且你以前單車出使，到萬乘的虜國，遭到那時運不佳，竟至伏劍自刎，不顧性命，顛沛流離，牧羊北海，辛辛苦苦，幾乎死在北方的荒野。壯年的時候，受了使命出去，等到白髮歸來，老母死去，妻子別嫁，這是天下所少聽見，從古至今所沒有的！夷狄的人，尙還稱贊你的節操，況且做天下君主的人呢！我以為你應當享受分封茅土的舉薦，受千乘的獎勵。但是聽說你的歸國，賞賜不過二百萬，位置不過典屬國，沒有尺土的封地賞你的勤勞。卻是一般妨功害能的臣子，都做萬戶侯；親戚貪佞的一流，都做朝廷的官；你還是這樣的待遇，我還有什麼希望呢？並且漢室對於我的不死，就行着嚴重誅戮的法度；對於你的守節，卻是很輕的獎賞；這樣想使得

遠方聽聞的臣子，望風來歸附，這實在是難的了！所以每每想到，卻不肯後悔的呢。（就漢與功臣不薄，分三層辨駁：第一層，引蕭樊及賈誼亞夫等之被誅辱；第二層，引己之祖父廣之到身絕域；第三層，說到蘇武之不辱使命，丁年奉使，皓首而歸，僅得薄賞，故每顧而不悔。）

我雖是忘恩，漢朝亦是負德。以前的人有句話道：「雖不是十分忠烈的人，看死也同歸去一般。」我果然能夠甘心這樣，但主上豈是再能顧念不忘呢？男兒生着不能成名，死了葬身在蠻夷的中間；誰再能夠屈身拜倒，回來向北面的宮闕，叫那刀筆吏舞弄他的文墨呢？願你不要再希望我了。（言已雖孤恩，漢亦負德，願武勿復望已歸漢。）

唉！子卿啊！還有什麼說呢？相隔萬里，人跡斷絕，道路不同；活着做另一世界的人，死了做異地的鬼，終身要和你生離死別，不得見面了！敬謝我的舊友，勉力事奉聖君，你的兒子很好，勿要掛念。但願你努力自愛！時常對着北風，望你的回信再來。李陵頓首。（結出生死相辭，勸其勉事聖君，又告以其子無恙，希望後書。）

尙德緩刑書

路溫舒

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卽位，路溫舒上書，言宜尙德緩刑。其辭曰：「臣

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一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一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

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總考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所以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一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尙存者也。一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內污，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

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一

【註釋】 昭帝，漢武帝之子，名弗陵。

漢昭帝崩，無嗣，迎立昌邑王賀。即位後荒淫昏亂，大將軍霍光率羣臣自太后廢

之。 宣帝，武帝子戾太子之孫，名病已。 路溫舒，漢東里人，字長君，守廷尉吏。 齊襄公無道，無知弑而自立，齊人殺無知，

迎子糾，小白先入，得立，是為桓公。 驪姬，晉獻公妃，欲立其子奚齊，殺太子申生，文公、惠公出奔，奚齊立，里克弑之；及其弟卓子

立，又弑之，立惠公。惠公卒，子懷公立。文公入自秦，殺懷公而自立。 趙王，威夫人生，名如意，為呂后所害。 呂產、呂祿，呂后封

之為王，兵權歸之，欲危劉氏。諸大臣謀共誅之，迎立代王，是為孝文帝。 惠帝崩，諸臣迎代王恆立之，是為文帝。景帝時，丞相申

屠嘉等奏，高皇帝宜為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宜為太宗之廟。 通關梁，謂遇關市橋梁，讓而不征，是王政之一。 遠近地方

統一。 囹圄，牢獄。 異舊之恩，異於舊時之恩典。 武帝遊五柞宮病篤，命霍光立昭帝，行周公事。 股肱，喻

輔佐之臣。左傳昭公九年：「君之卿佐，是謂股肱。」 黜亡義，亡古無，即廢昌邑王。立有德，指立宣帝。 正即位，大一統，

謂王者受命，即天子位，布政施教以一統天下。 至尊，天子。 頰文，擾民之繁瑣政令及苛法。 存亡繼絕，謂使亡

者存之，絕者繼之。 十失，秦之暴政，如鑄金人，造阿房，焚書，坑儒，營驪山之冢，求不死之藥，使太子扶蘇監軍，用治獄之吏等。

羞文學，指焚書。 好武勇，窮兵黷武。 賤仁義之士，指坑儒。 正言者二句，偶語者粟市。 盛服，整齊

衣飾。中庸：「齊明盛服。」齊同齋。 金革，兵甲。揚雄長楊賦：「永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 戮力，并力。戮，通勦。 繩

古絕字，屬音祝，連續。 二句言法可以殺，可以無殺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生之，而自受失刑之責，辜罪也。經常也。

古驅字，刻深刻，言待人刻薄。 深者，深刻的人。平者，公平的人。 大辟，死刑。 極楚，同箠楚，杖刑。 視

通示。 言指出說話，講明他的罪。 奏上恐駁回，卻退下。 周內，多方組織以成其罪，內同納。 奏當，斷罪。

言組成錢鍊者多，文飾致人罪，使明白而無疑。 媮同偷，苟且。 畫獄木吏，尚不入

不對。皆恨獄吏之語。①疾。憎恨。②爲。狀。同。應。③古人有言四句。蔽物之歸聚。藏疾。謂藏毒害。內。同納。瑾瑜。美玉。惡。玉的疵點。誦音苟。恥辱。此四句出左傳晉大夫伯宗之言。

【語體】昭帝死後，昌邑王賀立，荒淫無度，便被廢掉。宣帝方才卽位，路溫舒上一封奏章，說應當崇尚道德，輕緩刑罰。他的說話道：（敍上書之由。）

「臣聽說齊國有公孫無知的禍，桓公卻因此興起；晉國有驪姬的難，文公卻因此成了霸業；近世的趙王不得善終，許多呂氏作亂，孝文帝卻立爲太宗之廟。這樣看來，禍患變亂的所以起來，也許是開啓聖人呢。所以桓公文公，扶助微弱，興起亡國，尊尙文王武王的法度，把恩澤加到百姓，功績潤及諸侯，雖是比不上三王，然而天下的人，都已歸仁了。文帝思慮久遠，德行極高，能夠承受天地的心，崇尚仁義，減省刑罰，關梁上查察而不徵稅，遠近的地方統一，敬重賢人，好像大賓，愛護百姓，好像小孩，裏面推想自己性情上所安心的事，便去推行到海內，所以牢獄裏邊，空虛無人，天下太平。講到接着政變以後，必定有異於舊時的恩典，這便是聖賢所以昭明天命了。（言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繼變之後，必有異舊之恩。——虛引尙德緩刑之旨。）

「以前昭帝死了，沒有兒子，大臣憂戚，焦心着共同計畫，都以爲昌邑王尊貴親近，推戴立他；可是上天不肯授命，淫亂他的心，就此自己滅亡。臣深察禍患變亂的緣故，實在是皇天的所以引起至聖啊。

所以大將軍霍光受了武帝的付託，輔佐漢朝，披開肝膽，決定大計，廢除無義的人，立有德的聖君，依着天道行事；這纔宗廟可以安定，天下都得太平。臣聽說春秋上要正君王卽位，這是尊重一統而謹慎在開始的時候呢。陛下初登天子的位，和天道合符，應當改前代的失策，正着方纔受命的大統。滌盪煩文苛法，除去民病，亡的保存他，絕的繼續他；因此可以應合天意。（極寫興廢之際，以深動宣帝緩刑。按緩刑卽尙德。）

「臣聽說秦有十種失策，他的一種還存在，就是治獄的官吏。秦的時候，辱沒文學，窮兵黷武，輕賤仁義的士人，貴重治獄的官吏；正言的人，說他誹謗；止過的人，說他妖言；所以先王的盛服不能見用於世；忠良懇切的言論，都鬱悶在心中；稱贊諂諛的聲音，天天滿在耳裏；虛榮華美的話，熏滿在心中；實在的禍蔽塞着；這都是秦的所以亡天下啊。現在天下，靠了陛下的深恩厚澤，沒有兵革的危險，飢寒的患難；父子夫妻，協力同心，安定家庭；可是太平沒有十分和洽的，是刑獄擾亂到這樣的。想那刑獄的事，是天下人寄托生命的地方；不死的可以再生，絕的不能再連。書經上說道：『與其殺沒有罪的人，寧可失之於寬縱。』現在治獄的官吏，卻不是這樣。上下相驅逐，把深刻苛求當做明察；深刻的得了公名，公平的反多後患。所以治獄的官吏，都要人死；不是和人家有什麼怨仇，保全自己的道理，是靠定人的死罪。所以死人的血，流在市朝上面；受刑的人，並肩而立；處死刑的人，每年計算起來有一萬多。這便是仁

聖的人所以要悲傷了。太平的未能十分和洽，都因為這個緣故呢！（言秦有十失，其一治獄之吏尙存。今太平之未洽，仁聖之有傷，皆酷吏有以致之。）

「凡是人情安定的時候，便喜歡生活着，痛苦的時候，便願意死去。在杖刑下面，有什麼求不着呢？所以犯人不勝痛苦，便假設辭令來表示着；吏治的人，利用這一點，便指出說話講明他罪孽的實在；上奏的時候，恐怕駁回，便鍛鍊成罪，周密歸納入法律的範圍。因為斷定罪狀一經成立而上奏，雖臯陶聽了，也以爲有餘罪。這是爲什麼呢？因爲做成他鍛鍊的口供多，文飾而引入的罪很是明白的緣故啊。所以獄吏專講深刻，殘害人家，沒有窮極，苟且做一切事情，不顧國家的大患。這是世上的大害呢。所以俗語說道：『畫地做牢獄，不想進去；刻木做獄吏，不望和他相對。』這都是憎恨獄吏的風尚，悲痛的說話啊。所以天下的憂患，沒有比刑獄最深。破壞法律，擾亂正道，離間親近，閉塞道義，沒有比治獄的官吏再厲害了。這便是說有一個失策還存在的呢。」（應前作一大結束，詳言酷吏折獄之隱情，錄囚辭之文書不可爲據，以及當世疾吏之風。是上書主意。）

「臣聽說烏鳶的卵不去毀壞，方纔鳳凰來聚集；誹謗的罪不去誅戮，方纔忠良的言論進諫。所以古人有句話道：『山林所聚的地方，躲着毒害；川澤容納污穢；美玉藏着瑕點；國君忍受恥辱。』但願陛下除去誹謗的罪，來招得懇切的言論；開着天下人的嘴，擴大規戒諫勸的路；掃除亡秦的失策；尊尙文

武的德行，減法制，寬刑罰，來廢除治獄吏的腐敗情形，那末太平的風氣，可以興於世上，永遠達到和平快樂的境地，和天一般的沒有窮盡。天下的人幸福極了！」（請宣帝掃除積弊，尙德緩刑，致天下於太平。是正面文字。）

皇上以爲他的話不錯。（敍上書後之結果。宣帝爲之感悟。）

報孫會宗書

楊 惲

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爲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晦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

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私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一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魚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袂低昂，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慚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尙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

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一夫西河魏土，^二文侯所興，^三有段干木田
 子方之遺風，^四漂然^五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六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七安定，山
 谷之閒，昆戎^八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
 勉旃！^九毋多談！^{一〇}

【註釋】^一惲，音蕙，漢華陰人。父敏，爲宰相。與太僕戴長樂相忤，坐事，免爲庶人。按惲係司馬遷外孫，此書宛然外祖太史公

答任少卿書風致，辭氣怨激，竟遭慘禍，緣會有日蝕之變，人告惲驕奢不悔過，日蝕之咎，此人所致。下廷尉驗賊，又得此書，宣帝惡

之，廷尉議惲大逆無道，腰斬。^二安定，郡名，漢置。今甘肅固原縣其舊治。太守，官名，秩二千石。西河，地名，即今山西汾陽縣。孫會宗，

西河人。^三知略，謂有才智之謂。知同智。^四曖昧，皆昧。曖音暗。^五見廢，被罷官。^六底，作根概解。^七幸賴句，宿衛常侍散

騎官。遭遇時變，時霍光既卒，宣帝親政，收霍氏兵權，遂謀叛。惲先聞知，霍氏伏誅，封平通侯。^八督，責也。^九惟其終始，謂思其受

枉始末。^{一〇}烈，曲也，苟也。^{一一}謂逆會宗意旨，而文飾己之過失，指同旨。^{一二}論語，先進：「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一三}朱輪，貴顯者所乘車。^{一四}遺忘，缺失。^{一五}素餐，素，空也。謂無功而空食祿。^{一六}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之言。^{一七}幽，

囚也。北闕，宮殿以北闕觀。謂惲囚于北闕，不在常禁之所。妻子亦被囚。^{一八}塞責，免於譴責。^{一九}戮力，勉力。戮，通勳。給公上，充

公家賦斂。^{二〇}送其終句，謂臣子送君，父之沒，喪不過三年，其哀有時而既。既，盡也。^{二一}歲時伏臘，夏伏冬臘，兩祭名。^{二二}無，

音廔，蒸，煮之。羔，小羊。^{二三}今陝西，古秦地。^{二四}缶，瓦器，秦人擊之以節歌。烏烏，秦之歌呼聲。兩句見秦文，李斯諫逐客書。

^{二五}田，耕種。蕪穢，草不治貌。喻朝廷荒亂。^{二六}頃，田百畝。糞，即豆莖，喻賢人被棄。^{二七}襲，同袖。^{二八}糴，音狄，買穀，販，買賤賣

貴。

貴。①言貿易之利，得十分之一。②賈豎，詆辱商人之詞。賈音古。③栗，同慄。④雅，原來。言本我知音，亦遂衆議而相毀。⑤董生，即董仲舒，漢廣川人。武帝時屢對策，此即其對策文。⑥魏土，言會宗之以鄉西河，乃戰國時魏地。⑦文侯，魏國賢君。⑧段干木，戰國晉人。居於魏，守道不仕。文侯待以客禮，出過其閭，必軾。田子方，戰國魏人，文侯師之。⑨漂然，高遠貌。⑩安定，即今甘肅省東部平涼縣迤東之地。⑪昆戎，西戎。⑫音專，意思同「之」。

【語體】 楊惲既經失去了爵位，住在家裏，治理產業，建造房屋，用錢財來自己娛樂。隔了一年多，他的朋友安定太守孫會宗——西河人，是一個有智識謀略的士人——給惲一封信，諫勸規戒他，同他講大臣廢退的時候，應當閉了門，恐懼萬分，做出可憐的樣子；不應當治理產業，結交賓客，受人家的稱贊。楊惲原是一個宰相的兒子，年輕的時候，就在朝廷上做大官，一朝失了時運，爲了幾句說話罷官，心裏很不舒服；因此回報孫會宗的信道（敍答書緣起）。

「惲的材幹朽敗，品行卑污，儀表和資質，都沒有什麼好。幸而靠了先人的餘業，能夠做了皇上侍衛的官，恰巧碰着霍氏的變亂，得封到了爵位。終於不能勝任，到底和禍患相值。承您哀憐我的愚笨，賜書訓責，督察我所不及，情意很是殷勤。可是我卻私恨您不去深想這事的原委，倒反曲從流俗的毀譽啦。如果表白我鄙陋的愚意，便好像反對您的意志，遮瞞了自己的過失；若是默然不說，恐怕違背孔氏『各言爾志』的意義；所以敢約略陳述我的愚衷，請您垂察吧！（先謝賜書，再申報書之意。）

「惲家在盛的時候，坐朱輪車的共有十人，職位在列卿中，官爵又是通侯，帶領侍從的官員，參與

政事。卻不能在這時候，有所建議表白，來宣揚德化；又不能和一班大官，同心協力，輔佐朝廷，顧不到的事，已經得了「竊位素餐」的責備，好久了。只因爲懷想祿位，貪戀權勢，不能自己引退，所以遭逢了變故，橫受人家的告發。自己幽囚在北闕，妻子都拘禁在牢獄裏。當這個時候，自以爲誅滅還不能夠免我的譴責；那裏知道仍舊能夠保全首領，再奉祀先人的墳墓呢！伏着想那聖主的恩典，真不可細細地度量。君子游在道義中，所以快樂得把憂患都忘卻；小人只保全了身軀，就喜歡得把罪過都忘掉。暗地私想：自己的過失已是大了，德行已是虧了，只可長做農夫完這一世了！所以親自領了妻子，勉力地耕種蠶桑，灌溉田園，治理產業，來充官家的賦稅。不料當這個時候，還有拿這種說話來譏議着呢！（自序盛時及獲罪幽囚被釋務農治產滿幅牢騷說到不意會宗以此爲譏議。）

「大概人情所不能止住的，聖人也不能禁止。所以君父雖極尊貴，極親愛，等到送他的終，卻有時也會哀痛窮盡的。我的得罪已是三年了，只在田家，苦力工作，每到冬夏時節，便煮了大羊小羊，拿斗酒自己慰勞。我家本是陝西人，能夠唱一種秦聲的，我的妻子，又是趙女，很會敲瑟。奴婢能夠歌唱的，也有幾個人。喝酒後耳熱了，便頭仰着天，手擊着缶，嘴裏就烏烏地唱起來。所唱的詩句道：『種田在那南山下，荒蕪不去整理；種了一百畝的豆，豆落了單剩了箕。』人生在世上，也不過行樂罷了，要等富貴到什麼時候呢？在這一天，振振衣服，覺得非常歡喜，拂着衣袖高低不定的，頓着腳起來舞蹈，真是荒淫

無度，不自知道它是不可以呢！憚僥倖有先人的餘祿，正在買賤賣貴，收十分之一的利；這是商人的事情，污辱的地方，憚也親自去做的。下流的人，原來是許多壞話所總集的，真覺得不冷而抖着了。雖是原來知道憚的人，尙且隨着衆人譏議，還有什麼可以稱說呢？董生不是說過的麼：「明明求仁義，常常恐怕不能化導百姓的，這是卿大夫的志向，明明求財利，還是恐怕窮困貧乏的，這是平民的事情。」所以道不相同的，不能夠一同謀劃。現在您還怎能夠拿卿大夫的法度來責備我呢？（敍已得罪三年，耕作之餘，與家人詩酒歌舞以自娛；近又爲商，與會宗已官民殊途，不能再以大夫之制相責。純是怨望。）

「那西河是魏地，魏文侯在這裏興起的，有段干木田子方遺下的風化，居民都很有高遠的節操氣概，知道去就的命分。現在您離開了舊時的土地，到安定去。安定是在山谷的中間，本是西戎的舊地，百姓大都是貪鄙的，豈是習尚風俗果然能夠轉移人的習慣麼？到了現在，方纔知道您的志向了！現在正在漢朝盛的時候，願您勉力着，不要多說了！」（言觀會宗之志，與己不同，豈已隨習俗而易其操？結語尤憤激。）

光武帝臨淄勞耿弇

東漢文

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

祝阿^①以發迹；此皆齊^②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③，將軍獨拔勅敵^④，其功乃難於信也。一又田橫^⑤烹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⑥，張步^⑦前亦殺伏隆^⑧；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⑨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一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⑩，常以為落落難合^⑪，有志者事竟成也。」^⑫

【註釋】^①車駕，舊時以車駕稱天子。臨淄，縣名，漢置。即今山東臨淄縣。是時張步屯祝阿，耿弇擊拔之，進攻臨淄，又拔之。

^②弇，音奄，耿弇，字伯昭，東漢茂陵人。事光武，積功累拜建威大將軍，封好時侯。^③韓信，即淮陰侯。歷下，地名，故城在今山東歷城縣治西。城在歷山下，故名。^④祝阿，古名祝柯，故城在今山東長清縣東北。阿音烏。^⑤齊，山東古齊國地，故亦稱齊。^⑥方，比也。

^⑦韓信襲擊已降，高祖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齊聽酈生，罷備漢守禦。韓信用蒯通計，襲齊歷下軍，降之，遂至臨淄。齊王以酈生賣已，烹之。^⑧勃，敵之實力雄厚者。勅亦作勅。^⑨田橫，秦人，本齊王田氏族。韓信既破齊王廣，橫遂自立為齊王。漢滅項羽，橫與其徒屬五百人，亡入海島中。高祖使人招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橫因與二客詣洛陽。未至三十里，曰：「始與漢南面，今奈何北面事之！」遂自殺。^⑩衛尉，食其弟酈商。高帝恐商與田橫為仇，詔酈商曰：「橫即至，敢動者，族之。」

^⑪張步，琅琊太守陳俊擊斬之。^⑫伏隆，滿子，字伯文，以節操立名。光武時，張步據齊地，隆為大中大夫，移檄告以順逆，青齊羣盜皆降。步遣使隨隆詣闕下，光武拜隆光祿大夫，遣使於步。步欲自王，留隆共守二州。隆不從，為步所殺。^⑬大司徒，伏隆父滿，字惠公。光武時徵拜大司徒，封陽都侯，徙封不其侯。遣就國，徵尚書卒。^⑭南陽，謂春陵，故城在今湖北棗陽縣東。建此大策，謂請收上谷兵，定彭寵，取張豐，平張步等。^⑮落落難合，謂其志大，恐疏闊而難成就。^⑯此勉人立志上進語。

謂請收上谷兵，定彭寵，取張豐，平張步等。^⑮落落難合，謂其志大，恐疏闊而難成就。^⑯此勉人立志上進語。

【語體】光武帝到臨淄的地方，親自慰勞軍士，許多臣子，大家會在一處。帝對耿弇說道：「從前

韓信攻破了歷下，開了莒業，現在將軍攻下祝阿，從此發迹，這都是齊地的西界，功勞足以相比。但是韓信偷打撤除守備的人，將軍獨攻克實力雄厚的敵人，這功勞實在比韓信更加難哩！（表弇之功勞。）

「以前田橫因受酈生的欺騙，把他烹殺，等到田橫降的時候，高帝下詔戒飭酈生的弟不許當他做冤家。張步以前也曾殺伏降，如果步來歸順，我也當下詔給大司徒伏湛，解釋他的怨仇，這又是極相類的事情了。（將自己處置張步，與高帝處置田橫比擬一番，以動步歸誠之意。）

「將軍以前在南陽地方，建立這偉大的計劃，常以為志氣很大，怕疏闊而難於成功；到如今，才知道有志向的事情竟會成功啊！」（嘉弇之有志竟成。）

誡兄子嚴敦書

馬援

援兄子嚴、敦，竝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

一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

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①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②父喪致客，^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勅。^④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⑤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⑥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⑦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⑧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註釋】^①馬援，東漢茂陵人，字文淵。嚴、敦，援二姪名。

^②通輕俠客，通、交好，輕易也。言輕易交好俠客。

^③交趾，地名。漢置

交趾郡，即今安南北部之東京州。光武帝建武中，帝拜援伏波將軍，征交趾，平之。

^④謂妄論正當之法度。

^⑤紵，結帶。縵，巾。詩

豳風、東山：「親結其縵。」按，川家嫁女，母爲施妝，名曰上頭，即繫帨巾於頭。此謂女嫁時，父母送女，親爲施紵結縵，申其訓誡也。

^⑥龍伯高，名述，漢京兆人。光武時爲山都長。帝見馬援書，擢爲零陵太守。^⑦口無擇言，謂不喜讖議。

^⑧廉明公正而有威儀。

^⑨杜季良，名保，漢京兆人。光武時爲越騎校尉，豪俠好義。仇人上書訟其行爲浮薄，亂惑羣衆，免官。^⑩清濁無所失，謂善惡皆結

交。^⑪致客，招致賓客。^⑫勅，音節，謹慎。本作敕。

^⑬刻鵠類鶩，鵠，鳥名，似雁而大，一名天鵠。鶩，音務，家鴨。喻仿效得似。

^⑭畫虎類狗，喻鶩高遠而終不成。^⑮下車，官吏到任。切齒，齒相磨切，表憤恨之至。^⑯寒心，言有所警傷而心血爲冷。

【語體】馬援的姪子嚴和敦，都喜歡譏笑議論人家，輕易和一般俠客交遊。馬援以前在交趾的時候，寫了一封信，教訓他們道：（作書緣起）

「吾要你們聽見人家的過失，好像聽見父母的名字，耳裏可以聽見，嘴裏卻不可以說出。喜歡譏

人家的長短，胡亂談論正當的法度，這是我所最恨的，情願死去，不願聽見子孫有這樣的行爲的，你們已經知道，我平時很恨這樣的了，所以再要講的道理，好像女子出嫁，父母替他掛上結帶，繫着帨巾，申明父母的訓戒一般，使你們一輩子不忘記罷了。（以上誠其喜譏議。）

「龍伯高這人，敦行厚道，周到謹慎，不議論人家的長短，謙恭信約，節用儉樸，清廉公正，很有威儀；我敬愛他，看重他，願你們學他。杜季良這人，豪情俠骨，急公好義，憂人家的憂，樂人家的樂，善惡的人，都和他交游。父喪的時候，招致賓客，幾郡的人都到。我也敬愛他，看重他，但不願你們學他。因爲學龍伯高不到，還可以做一個謹慎的士人；就是叫做刻鵠不成，還像鴨哩。學杜季良不到，陷着做天下輕薄的人；那就叫做畫虎不成，反像狗了。現在季良這人究竟怎樣，還未可知，郡將到任的時候，每每有恨他的樣子；州郡的人都這麼說，我常常替他寒心，所以不願意我的子孫學他啊。」（以上誠其通輕俠客。）

前出師表

諸葛亮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

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一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一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

於舊都。① 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一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咎，以彰其慢。② 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③ 善道，察納雅言。④ 深追先帝遺詔。⑤ 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註釋】

① 諸葛亮，字孔明，三國蜀漢瑯琊人。② 耕田陽，劉備三訪其廬，始獲見。既出，佐備敗曹操，取荊州，定益州，漢中地，建

國蜀中，與魏、吳鼎足而立。備卽帝位，拜爲丞相，備死，輔後主，封武鄉侯，領益州牧。東和孫權，南平孟獲，復出兵攻魏，志在恢復中原，

重興漢室。後卒於軍，年五十四。③ 先帝，昭烈帝劉備。④ 中道，半途。崩殂，天子死曰崩，殂，亦死。章武元年，昭烈帝卽位，三年崩。

⑤ 三分，時曹丕已篡漢，吳亦據東南。⑥ 益州，卽四川全省地。⑦ 殊遇，優待。⑧ 引喻失義，引，導也。喻，同諭，告曉。言引導告諭失

宜。⑨ 宮，宮禁中間，卽內廷。府，百官所居，卽朝廷之上。⑩ 陟罰，升降。臧否，善惡。否音鄙。⑪ 犯科，觸犯科條。⑫ 郭攸之，南陽

人，爲侍中。費禕，字文偉，江夏鄆人，時爲侍中。禕音衣。董允，字休昭，南郡枝江人，時爲侍郎。⑬ 咨，同諮，下同，詢謀。⑭ 向寵，後

主建興元年，封都亭侯，爲中都督，典宿衛兵。⑮ 桓靈，東漢二帝。⑯ 侍中，指郭攸之、費禕。尙書，古官名，指陳震、長史，丞相府

僚，指張裔、參軍，官名，指蔣琬。⑰ 南陽，今河南省縣名。城西有臥龍岡，卽諸葛亮隱處。⑱ 枉屈，曲就。今河南鄆縣西南，有諸

葛亮宅。卽三顧草廬處。⑲ 後值傾覆，謂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曹操敗劉備於當陽之長坂。⑳ 時，曹操南征，劉琮以荊州降，

先生奔夏口，亮奉使至吳求救。㉑ 爾來，句，爾，通爾。亮以建興五年上表北伐，自傾覆至今，恰二十年。㉒ 先主崩於永安宮，

遺詔亮輔後主。㉓ 夙夜，朝夕。㉔ 瀘，水名，原名若水，卽今雅砻江。渡瀘，指七擒孟獲事，獲據今之雲南。不毛，不能種植之地。

按後主建興元年，南中諸部皆叛亂。三年春，亮率衆征之，五月渡瀘，其秋悉平。
之喻。①因舊都，謂長安洛陽，兩漢所都。②慢、輕忽。③諷、音鄙，問也。④中原、魏都汴，故曰中原。⑤駑鈍，是才劣

曰：「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能服於人。」

【語體】 臣諸葛亮道：「先帝開創事業，還沒一半，卻在半路上逝世了。現在天下三分，益州的地

方，又是疲弱得很，這真是危急存亡的時候呀。但是侍衛的臣子，不懈怠在裏面，忠心有志的士人，忘身在外面的，都因爲追念先帝的優待，想報答給陛下呢。陛下真應該開張聖明的聽聞，顯揚先帝的大德，寬廣志士的氣概；不應當隨便菲薄自己，引導曉諭失卻了大義，因此塞住忠諫的路。宮中府中，都是一樣的，賞罰善惡的人，不應當有所分別。倘使有作姦邪犯法令，和做忠善的人，應當交給官吏，評論他的刑罰獎賞，來顯出陛下公平明察的政治；不該存着偏私的心，使內外有不同的法度。（先提明事勢，次敘宮府內外情形，言宜內外一體。因宮中親近，府中疏遠，出師進表，着意在此，故先說出。）

「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這般人，都是良善誠實，志向思慮，忠正純一的，所以先帝特地選拔出來，留給陛下的。愚意以爲宮裏的事情，不論大小，都來和他們謀劃了，然後施行出去，必定能夠補助闕漏的事情，得到大大的益處。將軍向寵，性情善良，德行和平，通曉軍國的大事；試用在以前，先帝稱他是能幹的，所以大家公議舉向寵做都督。愚意以爲營裏的事情，不論大小，都和他謀劃，必定能夠使行

陣和氣肅穆，好的壞的，都處置得很合宜。（次言宮中府中之事，均宜開張聖聽；時宵小伺伏，必有乘孔明遠出而蠱惑其君者，故急薦引賢才以防之。）

「親近賢臣，遠離小人，這就是先漢的所以興隆呀；親近小人，遠離賢臣，這就是後漢的所以衰敗呀。先帝在的時候，每每和臣討論這事，未嘗不歎息痛恨。後漢時的桓靈二帝呀，侍中郭攸之、費禕、尚書陳震、長史張裔、參軍蔣琬，這都是正直而能夠死節的人，願陛下親近他們，信任他們；那末漢朝的興隆，就可以計着日子等待的。（將上表大意親賢遠佞說出，以前後漢之興衰爲證。又言先帝歎息痛恨於桓靈，願後主遠佞親賢，按後主寵任黃皓，復蹈桓靈覆轍，尤可歎恨。）

「臣本是個平民，自己耕種在南陽的地方，想苟且保全性命在亂世，不肯去求顯達在諸侯那裏；先帝不嫌臣的卑鄙，蒙他自己屈身下降，三次訪臣在草廬的中間，問臣當世的事情，因此感激在心，就此允許給先帝奔走。後來逢着當陽長坂的敗北，受任在兵敗的時候，奉命在危難的中間，到現在已是二十一年了。先帝知道臣的謹慎，因此在臨崩的時候，付託臣管理國家大事。受命到現在，早夜憂嘆，恐怕付託的事，沒有功效，因此傷害先帝的明察。所以五月渡過瀘水，深入不毛的地方。現在南方已經平定，兵甲已經充足，應該獎勵率領大小三軍，北面去平定中原；庶幾竭盡臣的庸才，剷除姦邪兇惡的人，興復漢朝，還到舊都。這是臣的所以報答先帝，也是忠心於陛下的職分呢。（自敘出處本末，受託孤之

重，報先帝知遇之恩；已平南方，今當北伐。）

「至於政事上斟酌損益的事，進盡忠良的話，那是郭攸之、費禕、董允的責任。但願陛下託臣討伐賊人，興復漢朝的功績；如果沒有功效，便治臣的罪孽，告訴在先帝的靈前。要是沒有興德的話，便責備攸之、禕、允的過失，申明他們的輕忽。陛下也應該自己謀劃，去詢問良好的道理，察納人家的正言，深深地追想先帝的遺詔。臣就受不盡陛下的深恩，感激得很了。現在就要遠離陛下，臨寫這表的時候，涕淚齊下，不知道所說的是什麼呢！」（言已當專心盡力北伐，願後主託以討賊；至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後主亦應察納雅言，一片心事，躍然紙上。）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一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一高帝明竝*日月，謀臣淵

深，然陟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一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一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逼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爾。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一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鴛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一自臣到漢中，中閒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一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往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一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

侯授首，^{①②}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③④}關羽毀敗，^{⑤⑥}秭歸蹉跌，^{⑦⑧}曹丕稱帝，^{⑨⑩}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⑪⑫}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⑬⑭}

【註釋】

①漢、蜀自謂賊、指魏。

②王業，帝王之業。偏安，稱帝於一方，而無統治全國之權。謂欲興復王業，不能偏安於蜀。

③并日而食，兩日惟食一日之供。

④今賊句，適疲於西，後主建興五年，亮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叛，魏應漢，聲震關中。又務於東，謂曹休東與吳陸遜戰于石亭，又大敗。

⑤險險，如困於滎陽，被創如項羽伏弩傷高祖胸。

⑥良平，張良，陳平。⑦劉繇，

字正禮。三國吳卒。平人。漢興平中爲揚州刺史，袁術據淮南，不敢至州，旋至曲阿。孫策東渡，繇保豫章，駐彭澤，尋病卒。

⑧王朗，字

景興。三國魏郡人，守魏郡。

⑨羣疑滿腹，謂用人則妒賢嫉能，羣疑滿于腹內。

⑩衆難寒胸，謂臨事則畏首畏尾，衆難寒於胸中。

⑪孫策、孫權之兄，字伯符。坐囚，因此江東、長江以東地。

⑫曹操，字孟德，東漢沛國譙人。起兵擊黃巾，討董卓，迎獻帝於許都，

又滅袁術，破袁紹，自爲丞相，封魏公，進魏王。及子丕篡漢，追尊爲武帝。⑬孫吳，孫臏，吳起。⑭謂曹操與張繡戰於宛，爲流

矢所中。南陽，今縣名。周初申國，春秋、楚、宛邑，秦漢置宛縣。⑮謂袁紹拒操於官渡，輜重萬餘在烏巢，操糧少，走許邈之。⑯謂

操征西域，幾危于祁連。

⑰謂袁譚據黎陽，操用兵吳蜀，譚兵逼追其後。

⑱謂夏侯淵敗，操爭漢中，運糧北山下數千萬袋，

趙雲遇之，乃入營閉門。操引去，雲播鼓震天，以大弩射之，操軍驚駭，蹂踐墮漢水中。

⑲謂操討馬超韓遂於潼關，超將步騎萬

餘人，來奔操軍。矢下如雨。

⑳僞定，以蜀爲正統，故指魏爲僞。

㉑謂東海昌霸反，操遣劉岱、王忠擊之。㉒謂魏以合肥

爲重鎮，巢湖在其東南。孫權圍合肥，魏自巢湖入淮，屢次駐軍合肥。

㉓謂李服轉而謀操。

㉔謂壘，留夏侯淵守漢中，爲先

主所殺。

㉕時亮率軍北駐漢中。

㉖趙雲、陽羣等皆蜀將。

㉗曲長，部曲之長。屯長，軍伍之長。

㉘突將，無前，謂衝鋒

之將無有敵者。○①寶叟、青羌，皆亮南征時所得之渠帥。寶音臻，散騎武騎，皆騎兵。○②敗軍於楚，謂先主敗于當陽之長坂。
○③拊手、拍手。○④東連吳越，謂赤壁破操。○⑤西取巴蜀，謂進兵圍成都，取劉璋。○⑥夏侯授首，謂斬夏侯淵。○⑦謂孫權用呂蒙計，襲取荊州。○⑧關羽，字雲長，謚壯繆侯。在荊州被害。○⑨秭歸，在今湖北省宜昌縣北。謂先主痛關羽亡，奮力復仇，又爲吳陸遜所敗。○⑩丕，操之子，廢獻帝爲山陽公，自立爲帝。○⑪謂爲國家盡力，不恤勞瘁。見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後人傳載此文，多作「鞠躬盡瘁」。○⑫逆觀，謂事先見到。

【語體】先帝憂慮漢朝和魏賊不能兩立，王業不可以偏安在蜀地，所以託臣討賊。照先帝的明察，量度臣的才幹，固然知道我去伐賊，才幹薄弱，敵人的勢強盛，然而不去伐賊，王業也要滅亡，與其坐而待亡，不如去攻伐他的好。因爲這緣故，所以託臣而不懷疑。（先言仲大義當討，次言審大勢當討。）

臣受命的日子，睡覺不能夠安着枕席，吃食不知道辨別滋味。想到北伐，應當先定南方。所以五月裏渡過瀘水，深入不毛的地方，兩日只吃一天的糧食；臣並非不知道自己愛惜，但是王業不可以偏安在蜀都，所以冒了危險艱難，想接續先帝的遺志。卻是一般議論的人，以爲這並非是上策。現在的魏賊，恰巧疲敗在西面，又有事在東邊；兵法上貴乎趁人家的勞苦，這正是進趨的時機了。現在謹慎地把這些事情說明在左邊（言直欲出師北伐，作一總冒。）

高皇帝的明察，可比日月，謀臣的計劃，非常的深沉，然而還跋涉艱險，身被創傷，經過了這許多危

險，方纔安定。現在陛下不及高帝，謀臣不及張良、陳平，卻要想拿久遠的計策，取勝人家，安坐來平定天下，這是臣不解的第一件。（以高帝爲證，言不可安坐以取天下。）

劉繇、王朗各自佔據州郡，議論安危，談論計策，動輒引證古時的聖人，用人便妬忌賢能，許多疑惑，滿在腹中，辦事便畏首畏尾，許多難處，塞在胸中。今年不戰，明年不征，使得孫策因此強大，就此兼并江東；這是臣不解的第二件。（以劉王孫策爲證，言不可以不戰資敵。）

曹操的智力計策，着實勝過了人家；他的用兵，髣髴像孫臏、吳起，然而還被困在南陽，冒險在烏巢；危急在祁連，遭逼在黎陽，幾乎敗在北山，將要死在潼關；經過這許多危險，到後來纔得僭稱國號，在一時罷了。況且臣的才幹薄弱，卻想不到危險去平定着；這是臣不解的第三件。（以曹操爲證，言難以不危而定。）

曹操五次攻打昌霸不下，四次越過巢湖不成；任用了李服，卻是李服去陰謀他；委任了夏侯淵，卻是夏侯淵敗亡。先帝每每稱道操是能幹的，還有這樣的失敗；況且像臣這樣沒用，那裏能夠一定得勝？這是臣不解的第四件。（再以操爲證，言難以庸才取勝。）

自從臣到了漢中，中間隔開不過一年罷了；然而喪亡了趙雲、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遣一等人，和部曲的長官，屯兵的將士，七十多個人；衝鋒將官，無有其敵的，竇叟、青羌，并散騎武騎，又喪

亡了一千多人；這都是幾十年內的所集合四方的精銳，不是一州的地方所有；倘再隔了幾年，那就要損失三分之二了，還拿什麼來對敵？這是臣不解的第五件。（言老成逐漸凋謝，緩之則無人，難以圖敵。）

現在百姓窮困，兵將疲弱，卻是戰事萬不可停止的；戰事不可停止，那末攻戰和防守，勞費正是相等；卻來不及早早的打算他，想拿一州的地方，和賊人持久；這是臣不解的第六件。（我小敵大，我寡敵衆，我貧敵富，不早圖則兵益疲，民益貧，難以持久。）

最難平的，是天下事情。以前先帝敗北在荊州，當這時候，曹操拍着手，說天下已經平定。可是後來先帝東面連合吳越，西面取了巴蜀，領兵北伐，夏侯淵陣亡，這是操的失計，卻是漢朝的事情將要成功呢。可是後來東吳又違背了盟約，關雲長遭了毀敗；先帝爲復仇起見，在秭歸的地方，又遭敗北；曹丕稱了皇帝，凡事都是這樣，難以預料。臣只有不恤勞苦，盡我的力量，到死方休就是了！至於事情的或成或敗，或利或鈍，不是臣的見識，所能夠先料到了！（言漢事將成，操之事難料；漢又忽敗，漢之事難料；以見今北伐事固亦未可料。但願鞠躬盡力，成敗非所計及。）

春江書局精刊國學入門書

國學入門書目及其讀法	一册
言文對照白話四書句解	四册
言文大學句解	一册
言文中庸句解	一册
言文論語句解	一册
言文孟子句解	一册
言文上下論句解	二册
言文上中下孟子句解	三册
尊經會校印集註四書讀本	二册
銅板集注學庸讀本	一册
銅板集注上下論讀本	二册
銅板集注上中下孟子讀本	三册
言文對照孝經句解	一册
言文對照幼學句解	二册
言文對照三字經·千字文	二册
增補百家姓	一册

增訂中國文學問答	一册
春秋三傳精華	二册
孝經讀本(唐石臺本)	一册
孝經讀本姚氏學	一册
孔子認識	一册
言文千家詩句解	一册
言文神童詩	一册
笠翁對韻	一册
言文鑑略句解	一册
模範作詞讀本	一册
言文對照增訂古文觀止	四册
古文觀止讀本(教本)	四册
中學國文讀本	六册
言文國文模範讀本	一册
言文國文故事讀本	一册
言文初高級國文精選	八册

目錄

卷四 六朝文（晉文）

陳情表	李密
蘭亭集序	王羲之
歸去來辭	陶淵明
桃花源記	陶淵明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北山移文	孔稚珪

六朝文作者傳略

李密

字令伯，晉武陽人。事祖母以孝謹聞。武帝時，徵爲洗馬，及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免官卒。

王羲之

字逸少，晉會稽人。仕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善草隸，爲古今冠，其最爲蘭亭序，樂毅論，卒年五十有九。

陶潛

字淵明，晉鄱陽人。所著文章，皆題其年號。元嘉四年卒，世號靖節先生，有陶集十卷。

孔稚珪

字德璋，南齊山陰人。南史作孔珪，此從南齊書。風韻清疏。能文，嗜酒。高帝爲驃騎，召爲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永元元年，爲都官尙書。

六朝文文字研究

陳情表

分四段：一、自敘幼時孤苦，賴祖母撫育成人。及祖母多病，已須侍奉湯藥。二、言供養無主，前蒙拔擢，已兩次陳情在前，今詔書切峻，進退兩難，不得不再具表。三、言己非不欲就職，振起下意。四、言母孫兩人相依爲命，寫盡熬孝，願乞終養。

【字音異讀】

「背」音倍 「鮮」上聲 「強」上聲 「朝」音潮 「薄」音博 「更」音庚
「聽」去聲 「勝」音升

【字形異體】

「閱」同憫 「碁」同期音基 「嬰」同櫻 「辱」今與褥通用 「有」同又

蘭亭集序

分三段：一、敘上已雅集之由，及人物地點、天氣、觴詠之樂。二、發抒感慨，說到人生觀之不同，及死生之大。三、說出作序正旨，並敘在會之人及所錄之詩。

【字音異讀】

「會」音胎 「長」音掌 「樂」音洛 「夫」音扶 「曾」音層

【字形異體】

「舍」同捨 「俛」同俯

歸去來兮

分四段：一、先寫自悔，一起已寫盡歸去來之旨。二、分敘赴家途中，抵家及入室情形，與遊田園及園中暮景。三、言與世永絕，從事耕作或遊散，及因物興感。四、先收結全篇，次述己之樂天知命，爲全篇根據。

【字音異讀】

「易」音異 「樂」音洛 「夫」音扶

【字形異體】

「胡」同何 「景」同影 「皐」同皋

桃花源記

分五段：一、述漁人途經桃花林情形。二、述漁人進山洞所見。三、述桃花源中之招宴與談話。四、述漁人回時經過及後迷路情形。五、述劉子驥往尋未得，後遂無人問津。

【字音異讀】「著」音勺 「樂」音洛 「食」音飼 「閒」音見

【字形異體】「髣髴」同彷彿 「竝」同並 「要」通邀

五柳先生傳

分五段：一、述名稱之來歷。二、述天性與讀書情形。三、述飲酒情形。四、述家庭狀況及個人志趣。五、贊語點醒要旨。

【字音異讀】「好」去聲 「造」音操 「曾」音層 「樂」音洛

【字形異體】「忝」同吝

北山移文

分七段：一、點出移文大意。二、說隱者有三等。三、寫周子性情，係偽隱。四、寫周子初志如此，是前一截人。五、寫周子繼志如此，是後一截人。六、言其遺羞山靈，所以醜之。七、言不許其再至，所以絕之。

【字音異讀】「夫」音扶 「度」音鐸 「乘」去聲 「參差」音村雌 「阿」音烏

「父」音甫 「喪」去聲 「冠」去聲 「重」音崇 「爲」去聲

【字形異體】「儻」同俊 「元」同玄 「隴」通壟 「誼」同喧 「逕」同徑 「素」通慄

「瞋」同噴 「埽」同掃

陳情表

李密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君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茕茕孑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唯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事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

奄，^①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②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③願乞終養。^④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⑤所見明知；皇天后土，^⑥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⑦臣不勝犬馬^⑧怖懼之情，謹拜表^⑨以聞。^⑩一

【註釋】

① 奄，晉健爲武陽人。字令伯，父早亡，母更適人。育于祖母劉氏，以孝聞。蜀漢亡，晉武帝徵爲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乃上此表。 ② 謂因艱難福罪。 ③ 夙，早也。閔，疾病死傷之事。閔同憫。 ④ 背，音佩。棄之而去。見背，去世。 ⑤ 謂密之舅

奪母何氏志，使更適他人。 ⑥ 劉，祖母母家姓。愍，憐恤。 ⑦ 零，丁，孤單。 ⑧ 門庭衰微，祚福淺薄。 ⑨ 莽，音基，同期，周年服。功，大功

小功服，大功九月，小功五月。強，近，強爲親近。強，上聲。 ⑩ 應門，候于門。童，家僮。 ⑪ 癸，獨立貌。子，單也。 ⑫ 謂惟形與影自

相弔問。 ⑬ 嬰，同櫻，受到。 ⑭ 尊，今作禪，坐臥具。 ⑮ 聖朝，晉朝。 ⑯ 沐浴清化，喻身受德澤。 ⑰ 達，太守名。孝廉，貢

舉之一。漢武帝始令郡國歲舉孝廉各一人，歷代因之。州舉秀才，郡舉孝廉，以爲定制。 ⑱ 榮，刺史名。秀才，見上註。 ⑲ 郎中，

官名。秦置。與中郎、侍郎同隸郎中令。漢初因之。東漢凡郎官初上臺稱尙書郎中，滿歲稱尙書郎。隋唐以後，六部皆置郎中。遂爲諸

司之長。清末廢。 ⑳ 尋，俄頃。除，拜官曰除。洗馬，官名。秦置。漢因之，爲太子官屬。太子出，則前驅導威儀。晉以後，職掌圖籍。 ㉑ 東

宮，太子所居，因以表太子曰東宮。 ㉒ 隕首，從高而下。猶言粉身碎骨。 ㉓ 切峻，急切而嚴峻。 ㉔ 逋慢，有意規避，怠慢

上命。 ㉕ 羸火，喻急迫。 ㉖ 爲，病劇。 ㉗ 狼狽，二獸名。狼前足短，後足長。每行常駕於狼羸上。狼失狼不能動。故世言進退

兩難曰狼狽。①公矜育，矜，憐也。育，養也。謂矜憐故老，使其子孫得盡孝養之道。②偽朝，謂蜀漢，對晉而稱。③謂官至尙書郎。④宦途，仕宦而顯達。⑤名節，名譽節操。⑥俘，虜得的敵人。⑦盤桓，略同徘徊，不進貌。⑧命薄，音搏，迫近于鳥鳥。⑨辭宦奉養老親，終其天年。⑩二州，沙州益州，牧伯，州之長官。⑪皇天后土，指天地。⑫結草，死後報恩之義。春秋晉魏顆嫁其父魏武子之妾，不以為殉，後與秦將杜回戰，見老人結草以亢回，遂獲之。夜夢老人曰：「余所嫁婦人之父也，爾從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耳。」⑬犬馬，臣對君自卑之辭。以犬馬之報主為喻。⑭拜表，人臣章奏，必拜而後上。

【語體】臣密說：「臣因為命運險惡，很早逢到憂患凶喪的事情。生下來纔六個月，慈愛的父親去世了，年纔四歲，舅舅奪去了我母親守節的志向。祖母劉氏，哀憐我的孤苦孱弱，親自撫抱養育。臣年紀小的時候，常多疾病，到了九歲還不能走路，孤單困苦，沒有依賴，直到長大。上面既然沒有叔伯，下面終於缺少兄弟，門庭衰微，福祚淺薄，到了晚年纔有子息。外面沒有期服功服，強為親近的親戚，裏邊沒應門的五尺童子，單身獨立，只有形體和影子，互相安慰。并且祖母劉氏，素來有疾病，常常睡在牀上，臣侍奉湯藥，不曾遠離過。（自敘幼時孤苦賴祖母撫育成成人及祖母多病，已須侍奉湯藥。）

「到了聖朝，受清明的德澤，從前的太守臣逵，察明了舉臣做孝廉；後來刺史臣榮，薦舉臣做秀才；臣因為供養的事，沒有人主管，辭謝了不敢赴命。詔書特地下來，拜臣做郎中的官；後來又受了國恩，命臣做洗馬的官。承蒙教微賤的人，做東宮的侍講，受了這種恩典，不是臣粉身碎骨，所能報答呢！臣都用了奏章上達，辭不就職。詔書下來，急切嚴厲，責臣的規避怠慢；郡縣官前來逼迫，催臣上路；州司的官，到

門口催促，比星火還急。臣想奉了詔書，奔馳到京，卻因為祖母劉氏的病一天天厲害；如果要順着私情，那麼告訴又一定不蒙允許；使臣的進退，實在兩難了。（言供養無主，前蒙拔擢，已兩次陳情在前；今詔書切峻，進退兩難，不得不再具表。）

「伏想聖朝用孝道來治理天下的，凡是屬於故舊遺老，還都承憐恤養育；況是臣的孤苦，格外比別人厲害。並且臣少時曾奉事蜀漢，官職做到尚書郎，本來只想顯達，不知道愛惜名節。現在臣是亡國的人，最微賤鄙陋，過承聖上的提拔，怎敢遲疑不決，希望不來就職呢？（言己非不欲就職，振起下意。）

「可是因為祖母劉氏年已衰老，和日落西山一般，只有一絲兒的氣息，生命的危險，朝不保夕。臣沒有祖母，不能到今日；祖母沒有臣，也不能終她餘下的殘年；祖母孫子倆彼此依靠着活命。所以我小人不能廢養遠離祖母。臣密今年四十四歲，祖母劉氏今年九十六歲，這是臣盡節在陛下的日子長，報答劉氏的日子短了。好像那烏鴉反哺般的私情，願求得侍養祖母，終她的天年。臣的辛苦，不單是蜀的人士，和兩州的官長所看見明曉；就是天地實在是共同鑒察的。願陛下哀憐臣的愚誠，成全臣這小小的志願，庶幾祖母劉氏終於僥倖保着她餘下的天年。那末臣生在世上，當拚命圖報；死在地下，當啣恩結草。臣說不盡犬馬怖懼的情，恭恭敬敬地拜上這奏章，請您鑒察！」（言母孫二人相依為命，寫盡慈孝，願乞終養。——按晉武覽表，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其祖母奉膳。）

蘭亭集序

王羲之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一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註釋】 ①永和、晉穆帝年號。

②會稽郡名，秦置。今江蘇東部浙江西部地。山陰縣名，秦置。今并山陰會稽爲紹興縣。會稽

勝，蘭亭，今浙江紹興縣西南廿七里有蘭渚，渚有亭，名蘭亭，卽爲王羲之與謝安、孫綽等四十一人修禊之地。 ③三月上巳，三月

上旬之巳日，臨水洗濯以拔除不祥，卽謂之修禊。禊音係。

④激湍，急流。湍，讀若貪。

⑤映帶，景物位置，聯絡有情致。

⑥流觴曲

水，古人修禊曲水，與會者散列兩旁，投觴於水之上游，任其循流而下，止於某處，則其人取而飲之，謂之流觴。靖康綱目素雜記：「曲

水者，引水環曲爲渠，以流酒杯而行焉。」 ⑦品類，品物。

⑧遊目，目光由近及遠，隨意觀覽。騁懷，開暢胸懷。騁音逞。

⑨懷抱胸

中所蓄之意見。

⑩放浪，縱任無檢束。形骸，形體。

⑪俛同俯。

⑫修短隨化，謂人生長短，隨造化作主。

⑬一死生句，一

死生，以死生爲一致。莊子齊物論：「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此一死生之說也。」誕，欺也。

⑭齊彭殤，彭，卽彭祖，

古之長壽者。殤，未成年而死。莊子齊物論：「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天。此齊彭殤之說也。」 ⑮致，意態。

【語體】

永和九年——癸丑年——

暮春開始的時候，許多人會集在會稽郡山陰縣的蘭亭，是

爲了舉行「修禊的事。」許多賢人完全到了，老的少的都齊集在一塊兒。這裏有高大的山，峭拔的嶺，茂盛的樹林，修長的竹叢，還有清水急流，映照環繞在亭的左右，就引成曲水，大家依次坐在兩邊，流着酒杯喝酒。雖是沒有音樂的熱鬧，但是喝一回酒，吟一回詩，也足以暢敘幽雅的情意。這一天，天氣爽朗，空氣清新，和風吹來，很是暢適。抬起頭來，可以看見天地的廣大，低下頭去，可以審察萬物的衆多；因之放開眼界，舒暢心胸，可以極盡耳目視聽的娛樂，實在是叫人可以快活呢！（敘上已雅集之由，及人物地點、天氣、觴詠之樂。）

想那人生在世，仰觀俯察地過着，有的將他一生的懷抱，和朋友們聚在一室之內談論談論；有的寄託在一件事情上，放浪在形體的外面。雖說是有取捨的各別，安靜浮躁的不同，但是當他快樂他的際遇，暫時自己得意，很是滿足，何曾知道老的將要到來。到了所做的事情已疲倦，情意跟了事情變化，那感慨便生出來了。從前的所快樂，一俯一仰的利那間，已經變做過去的事迹，還不能不引起無限感慨。況且壽長壽短，隨天地的變化，總是同歸於盡的！古人道：「死生的事情，也可說是重大的了。」怎不叫人悲痛呢？（發抒感慨，說到人生觀之不同，及死生之大。）

每每看到古人興感的原因，像是符合在一起的，未嘗不對着文字歎息悲悼；自己也不能明曉在胸中。原來知道把死生看做一樣，是虛無荒誕的說話；把壽夭一律看待，也是不真確的說法。後來的看現在，也好像現在的看從前；想起來真是悲傷啊！因此列敘當時在會的人，記錄各人所做的詩。雖是將來的時代不同，事情兩樣，可是所以發動感慨的原因，他的意態總是一樣的。後世看的人，也許要有感觸在這篇文章吧？（說出作序正旨，並敘在會之人及所錄之詩，應前作結。）

歸去來辭

陶淵明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

知來者之可追；^④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一舟搖搖以輕颺，^⑤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⑥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⑦乃瞻衡宇，^⑧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⑨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⑩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⑪，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⑫雲無心以出岫，^⑬鳥倦飛而知還，^⑭景翳翳以將入，^⑮撫孤松而盤桓。一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⑯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⑰或命巾車，^⑱或棹孤舟；既窈窕^⑲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⑳以向榮，泉涓涓^㉑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㉒一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㉓？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㉔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㉕登東臯^㉖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㉗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註釋】

① 歸去來兮，晉陶淵明為彭澤令，解印綬，去彭澤，而歸至家中。兮，語助詞。下同。 ② 心在求祿，乃為形體所役。

③ 惆悵，懷愴。

④ 已往二句，論語：「楚狂接輿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⑤ 颺，音揚。

⑥ 征夫，行路之人。

⑦ 熹微，光未

盛貌。熹音熙。

⑧ 衡宇，衡門屋宇。衡門，橫木為門，甚為淺陋，隱者樂居之。宇，房屋。

⑨ 三徑，三輔決錄：「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惟

求仲，羊仲從之游。一後人本此，輒以三徑稱隱士所居。

⑩ 眄，音覲，斜視。柯，枝也。

⑪ 寄傲，曠放不受拘束。

⑫ 策，扶老句，扶

老，卽持杖。矯首，舉首。①岫，山也。②景，同影。巖巖，暗貌。③駕言，詩經，泉水章：「駕言出遊。」④疇，田也。⑤巾車，有被蓋之車。⑥窈窕，長而深貌。⑦欣欣，漸盛之意。⑧涓涓，細流。⑨行休，謂昔行而今休。⑩遑遑，心不定貌。⑪帝鄉，天帝所居，卽仙鄉。⑫耘，去草。耔，培苗木。⑬臯，同皋，水澤地。⑭乘化，乘自然之變化。

【語體】 回去罷！家裏的田園快要荒蕪了，爲什麼還不去？既然自己叫自己的心被形體所役使了，又爲什麼還要懊悔，獨自悲傷着呢？覺悟了以前的不能糾正，知道後來的還可以追改。事實上迷失的路，還不算遠，所以纔覺察得出現在的行爲不錯，和從前的不是。（先寫自悔，一起已寫盡歸去來之旨。）

舟兒搖着，輕輕的蕩漾過去，微風飄着，吹我的衣裳；向行人問着前面的道路，恨晨光的昏暗不明。現在望見家門了，於是一面歡喜，一面奔跑；到了家裏，有僮僕歡迎我，有小兒等候在門口。園中的三條路徑，都已長滿了荒草；卻喜松樹菊花，依然活着。攜了小兒，走到了室中，有酒滿滿地盛在杯裏，於是拿了酒壺杯子，自己淺斟低酌；望那庭中的樹枝，足以怡顏悅色；靠了南窗來寄託曠放的心情；因而明白了這僅可容膝的地方，卻很容易得到安逸呢。天天在園中遊散，很有樂趣，門戶雖設，卻是常常關着。拿了拐杖，去流連憩息。時常擡着頭，作深遠的觀覽。雲兒無心到山岫外邊去，鳥兒倦了知道要回去。太陽的影子，昏暗地快要隱沒了，撫着孤松徘徊着。（逐節分敘赴家途中，抵家，及入室的情形，與遊田園及

園中暮景。

回來了，從此可讓我斷絕交遊吧！世上和我彼此相乘，還要出去求什麼呢？喜歡聽親戚的情話，很愉快的用琴和書來消去憂愁。種田的人告訴我說春天已到，將要在西面的田裏耕種了。或是坐了有蓋的車輻，或是搖着一葉的扁舟；既是泛舟很深遠地去尋澗水，又駕車去經過丘陵。樹木已是漸漸地繁盛，泉水不絕地纔流出。羨慕萬物的得時，感慨我生平的行動和休息！（言與世永絕，從事耕作或遊散，及因物興感。）

算了罷！寄託身體在世上，能夠再有幾時呢？何不拋棄了世俗的心意，任他去留？爲什麼還要心不定地要到那裏去呢？富貴本非我所願意，仙鄉更不可得到。碰着了良辰佳節，獨自去遊散一下，或是拿了杖藜，除草藥苗。更到東面的水邊高地上，很舒暢的吟嘯，隨着清流來做詩。姑且乘着自然的變化，同歸於盡，樂天知命，還有什麼疑慮呢？（先收結全篇，次述己之樂天知命，爲全篇根據。）

桃花源記

陶淵明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一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

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一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一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一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註釋】

① 太元，晉孝武帝年號。

② 武陵，郡名，漢置。即今湖南常德縣。

③ 落英，落花。繽紛，盛貌。

④ 豁然，開通貌。

⑤ 儼

然，高貌。儼說文：「昂頭。」

⑥ 阡陌，田間小路。南北爲阡，東西爲陌。

⑦ 著音勺。

⑧ 黃髮，老人之稱。因其髮白轉黃，故名。垂髻，年

幼者之稱，以其垂髻爲飾。髻音凋。

⑨ 要，通邀，約也。

⑩ 食音寺，飯屬。

⑪ 具言，卽盡言。

⑫ 歎惋，驚歎。

⑬ 酒食，卽酒飯。

食音寺。論語：「有酒食，先生饌。」

⑭ 詣，擬聲切，音昇。往也。

⑮ 南陽，縣名。卽今河南南陽縣，湖北襄陽縣之地。

⑯ 規往，

照樣前去。規，摹擬。

⑰ 未果，未成，謂未竟其志。

⑱ 問津，詢問道路。津，渡口。

【語體】晉朝孝武帝太元年間，有一個武陵人，是把捕魚做行業的。一天，搖了一隻小船，沿着溪岸搖去，忘卻了路的遠近。忽然遇着一個桃花林，兩岸相對數百步的地方，中間沒有雜樹，芳香的草，新鮮美麗，落下來的花片，紛亂得很。（述漁人途經桃花林情形。）

那捕魚人很是奇怪着。再向前行，想走完這桃花林。等到水源發見，桃林窮盡，便得了一座山。山上有個小洞，好像有光亮，就此棄了小船，從洞口進去。起初很是狹小，只可容着一個人。再走幾十步，開通地明亮着。土地平坦曠闊，房舍也很高大整齊。有良田、美池、桑竹的一類東西。田間小路相通，各處雞啼狗叫的聲音，大家都聽得到。他們在裏邊往來種作的情形，和男女的衣着，都像外邊的人一樣。老人小兒，都快活舒服地自得其樂。（述漁人進山洞所見。）

看見了漁人，就很是驚奇。問他從什麼地方來的，漁人統通回答了他們。便邀了他回家去，設酒殺雞備了飯來款待他。村中聽說有這個人，都來問訊。他們自己說：「是前代避秦時的亂，領了妻子和地方上的人，來到這個絕境，不再出去；就此和外面的人隔斷信息。」問漁夫現在是什麼時代，他們不知有什麼漢朝，那魏晉更不用說了。漁夫就一一的把所聽見的給他們說，都是驚駭歎息。旁的人各再請他到他們的家裏，都拿出酒飯來款待他。停了幾天，漁人辭別歸去。裏邊的人說道：「不要同外面的人去說。」（述桃花源中之招宴和談話。）

出來以後，便尋得原船，就照了以前的路，處處做一個標記。到了府裏，去見太守，告訴他這樣的情形。太守就差人跟了他去，尋以前的標記，迷迷糊糊，不能夠再得到他的原路了。（述漁人回時經過及後迷路情形。）

南陽地方的劉子驥，是個高尚的士人，聽見了這件事，欣欣地照着尋去，沒有尋着；後來生病死了。從此以後，就沒有探問這條路的人了。（述劉子驥去尋未得，後遂無人問津。）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①亦不詳其姓字，^②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一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③每有會意，^④便欣然忘食。一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⑤情去留。一環堵蕭然，^⑥不蔽風日；^⑦裋褐穿結，^⑧簞瓢屢空，^⑨晏如^⑩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⑪以此自終。一贊^⑫曰：「黔婁^⑬有言：『不戚戚^⑭於貧賤，不汲汲^⑮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⑯。」乎銜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⑰之民歟，葛天氏^⑱之民歟？」

【註釋】○首句，先生，作者暗指自己。何許人，許處也。謂不知何處人，不傳其出處。○姓字，卽姓名。字，表字。俗稱號。○不求甚解，謂僅通大意，不深究也。○會意，會心，卽領悟之意。○委同咨。○環堵蕭然，堵，牆垣。環堵，言四壁。蕭然，清寂貌。○覆，覆音豎曷，毛布衣。史記，秦始皇紀：「夫寒者利覆褐。」穿結，言其不完。○簞，盛飯竹器。瓢，剖瓠爲之，用以挹水之具。屢次，空。窮也。○晏如，安然。○忘懷得失，言窮通不繫于心。○贊，文體之一稱。是評贊。○黠婁，複姓。黠婁先生，齊之隱士，貧甚，歿而多不蔽體，後人因以爲貧士之喻。○戚戚，多憂貌。○汲汲，欲速之意。○爲此類人而言。儻，類也。○無懷氏，上古之帝，其民甘食而樂居，懷土而重生，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葛天氏，上古之帝，其治世不言而信，不化而行。

【語體】 先生不知道是什麼地方的人，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屋邊有五棵柳樹，因此就把他做了名號。（述名稱之來歷）

先生的做人，安閒靜穆，少講說話，不羨慕榮華利祿。喜歡讀書，只求它的大意；每有領會的地方，便很愉快地忘卻了吃飯。（述天性與讀書情形）

性情歡喜喝酒，怎奈家裏貧窮，不能常常得着；親戚故舊們知道他這樣，有時備了酒席招他，他到了便喝個淨盡，要喝醉了纔罷，既醉退下，或去或留，無所不可，毫不留戀。（述飲酒情形）

家裏四壁蕭然，不能夠遮蔽風日；穿了那舊的補過的粗毛布衣服，盛飯和飲料的器具，常常空着，先生卻是不以爲意的。常做文章，自己怡情適性，很能夠表示自己的志向。對於得意失意的事，不放在心裏；這樣的過了一世。（述家庭狀況及個人志趣）

贊道：「黔婁先生有一句話道：『不常常憂愁着貧賤，不急急地想望那富貴。』這兩句話所說的，就是這等人的一類罷？銜了酒杯做詩，來快樂他的志向。這是無懷氏的百姓呢？還是葛天氏的百姓呢？（贊語點醒要旨）」

北山移文

孔稚珪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一夫以耿介拔俗之標，瀟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履萬乘而不顧，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期終始參差，蒼黃反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一世有周子，儁俗之士，既文既博，亦元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纓情於好爵。一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

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〇 覈元元於道流。〇 務光〇 何足比？涓子不能儔。〇 一及其鳴騶，〇 入谷，鶴書赴隴，〇 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〇 焚芰製而裂荷衣，〇 抗塵容而走俗狀。〇 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〇 綰墨綬，〇 跨屬城〇 之雄，冠〇 百里〇 之首；張英風於海甸，〇 馳妙譽於浙右；〇 道軼長擯，法筵久埋；〇 敲扑誼囂，〇 犯其慮，牒訴倥偬，〇 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〇 每紛綸於折獄。〇 籠張趙，〇 於往圖，架卓魯，〇 於前錄。希蹤三輔豪，〇 馳聲九州牧。一使其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礪戶摧絕，〇 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〇 至於還鷗，〇 入暮，寫霧出楹，〇 蕙帳，〇 空兮夜鶴怨，山人〇 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〇 今見解蘭縛塵纓。〇 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〇 爭譏，攢峯竦誚。〇 慨遊子〇 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慚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〇 擺月；騁西山之逸議，〇 馳東臯之素謁。〇 一今又促裝下邑，〇 浪棧上京。〇 雖情投於魏闕，〇 或假步於山扃。〇 豈可使芳杜〇 厚顏，薜荔〇 蒙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〇 塵游

躅於蕙路^① 汗淥池以洗耳^② 宜扁岫幌^③ 掩雲關^④ 斂輕霧藏鳴湍^⑤ 截來

轅^⑥ 於谷口杜妄轡^⑦ 於郊端於是叢條^⑧ 曠膽疊穎^⑨ 怒魄或飛柯以折輪^⑩

乍低枝而埽迹^⑪ 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⑫

【註釋】 ①鍾山卽是北山。在今南京市中山門外。英、英靈。 ②草堂北齊周顒隱鍾山時名其居爲草堂在鍾山之南。靈神

明。 ③驛馬遞。舊時傳達官文書之所。言山之英靈馳驅煙霧於驛路。 ④勒刻也。移官文書之名。周顒隱於鍾山後應詔出爲海

鹽令秩滿入京復經此山作者乃借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許再至故言刻移文於山庭。 ⑤耿介有氣節拔俗若與俗爲伍標儀表

⑥瀟灑清高絕俗貌。出塵超出塵俗。 ⑦白雪喻其行方比也。 ⑧干觸也。青雲直上喻其志。 ⑨言此等隱者吾方纔知之。

⑩亭亭高鸞貌。 ⑪皎皎潔白貌。 ⑫芥草芥言視千金如草芥盼視也。 ⑬屣草履言視萬乘如草履。 ⑭風吹洛浦

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遊於伊洛之間。 ⑮蕪歌延瀨蘇門先生遊於延瀨見一人採蕪謂之曰「子以此終乎」採蕪人

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爲心何怪乎而爲哀也。」遂爲歌二章而去。 ⑯此等隱者世亦有之。 ⑰蒼黃翻覆之喻。按卽

墨子見練絲而泣爲其可以黃可以黑之意故下云「淚翟子之悲。」 ⑱翟子卽墨子。 ⑲慟過哀。朱公卽楊子。楊子見歧

路而哭言其可以南可以北。 ⑳乍暫也。迴跡言避跡山林心染言心猶染於塵俗。 ㉑貞潔也。躓垢也。 ㉒尙生尙子平

子平隱居不仕性尙中和好通考易。 ㉓仲氏仲長統長統性倜儻默語無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 ㉔阿音烏山之隱

曲處寂寥寂寞言無尙生仲氏則山中寂寞無人。 ㉕周子卽周顒字彥倫北齊汝南人。 ㉖儻俗中俊士。 ㉗元通玄

謂莊老之道史謂文多質少。 ㉘遁隱去東魯謂顏闔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曰「恐聽謬而遣使者罪不

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矣言顯學其道。 ㉙南郭卽南郭子綦子綦隱几而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言顯學其

隱。①②竊盜也。吹、借用吹竽之吹。謂顯非隱者，如吹竽之南郭先生，濫竽其間。③④濫，僭也。巾，隱者之服。北岳，即北山。言顯僭

服幅巾，貌托隱士。⑤⑥假容，貌托。江皋，江畔之地。⑦⑧纓，繫也。好爵，美善之爵位。易，中孚：「我有好爵。」⑨⑩排，斥也。巢父，

堯時高士。⑪⑫拉，音蠟，摧折。許由，堯時高士。⑬⑭百氏，百家諸子。⑮⑯空空，即釋氏所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釋部，佛經。

⑰⑱覈，音核，考驗。元元，即道德經所謂元之又元。元同玄。道流，謂老子。⑲⑳務光，夏人。湯克桀，以天下讓之，不受而逃。㉑㉒涓

子，齊人。好餌朮，著天人經四十八篇，隱於容山。僖，同羣。㉓㉔鳴騶，貴人駕車出行，南史，到滌傳：「鳴騶枉道，以相存問。」騶，音鄒。

⑵⑶鶴書，辟召之書。古招板書，體用鶴頭書，故曰鶴書。隴，與壘通。土阜。⑵⑵肩輿，舉眉，謂欣喜。袂，衣袖。袂，音舉。⑵⑶芟製，言

製芟荷以為衣，隱者之服。荷衣，即芟製之互文。芟，音息。⑵⑶抗，舉也。塵容，言趨炎附勢之態。俗狀，流俗之狀也。⑵⑶紐，繫也。金

章，即銅章，縣令之印。⑵⑶縮，貫也。猶聯絡之意。墨綬，黑色之印綬。⑵⑶屬城，屬縣。言跨羣縣而為其長。⑵⑶百里，縣令之稱。

⑵⑶英風，美聲。海甸，海疆。⑵⑶妙譽，令名。浙右，浙東。⑵⑶道帙，道書之衣。帙，音秩，書衣，今曰函。法筵，佛會說法之講席。⑵⑶敲

扑，笞責人。誼，置，哄鬧聲。誼同喧。⑵⑶牒，文書，訴狀。倥傯，繁忙迫促。⑵⑶綢繆，繆，音綿。即親近之意。結課，言考第之事。⑵⑶紛

綸，衆多。折獄，聽訟。⑵⑶籠，罩也。包舉之意。張趙，漢張敞，趙廣，俱為京兆尹，有官聲。⑵⑶架，駕乎其上。卓魯，漢卓茂，魯恭，並為循

吏。⑵⑶希蹤，希儼前人之蹤跡。三輔，言京兆尹及左馮翊，右扶風。⑵⑶馳聲，聲名遠馳。九州牧，九州之長。⑵⑶磯，音澗，水

碕，摧絕，破壞。⑵⑶延佇，久立。⑵⑶颯，音標，風也。⑵⑶寫，吐也。楹，柱也。⑵⑶蕙帳，蕙，香草，言薰香之帳。⑵⑶山人，隱士。

⑵⑶投簪逸海岸，簪所以固冠，投簪者，掛冠而隱。逸，隱也。漢，疏廣棄官而隱東海。⑵⑶解蘭，解繆，謂世事。⑵⑶列壑，衆山。⑵⑶攢，聚也。竦，音聳，企立。諛，譏也。⑵⑶遊子，指周顒。⑵⑶蘿，女蘿，亦名松蘿。⑵⑶西

山，指首陽山。逸議，隱逸之議。⑵⑶東皋，水田曰皋。同皋。潘岳，秋興賦：「耕東皋之沃壤兮。」阮籍奏記：「方將耕東皋之陽，輪東

覆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此言耕田以隱居之意。素謁，以情素相告。素通條。⑵⑶促裝，急治行具。下邑，指海鹽。謂海鹽秩滿，催

促行裝。①因浪、黃也。杓、楫也。上京，指建康。謂駕舟赴京以還官。②魏闕，古宮門懸法之所。謂朝廷。③因假步，言顯欲假跡，再步遊北山。山，扇、山門。④芳杜，香草。⑤薛荔，常綠灌木，亦名木蓮。薛音敝。⑥滓，濁也。⑦躡音蜀，足跡。言以俗塵留跡于蕙草之路。⑧淥，水清。言以穢行汗濁我澄清之池。⑨局，閉也。岫，山也。幌音晃，帷幔。⑩掩，閉也。雲關，謂雲氣似關。⑪湍，讀若貪，急流。⑫截，止也。來轍，謂顯之車。⑬杜，絕也。妄聲，謂顯之馬。⑭叢條，多數木枝。曠同曠，怒也。⑮疊穎，重疊的草穗。⑯折輪，擊折顯之車輪。⑰堵跡，掃去顯之足跡。堵同掃。⑱俗士，指顯。遁客，遁逃之士，亦指顯。

【語體】 鍾山的英靈，草堂的神明，馳驅雲霧在驛路的中間，勒刻移文在山庭的上面。（點出移文大意。）

想那氣節高尚，出類拔俗的儀表，清高絕俗，超出塵世的意想，行爲的廉潔，可和白雪比擬，志向的高遠，可觸青雲而直上，這種士人，我正知道的了。像那高高地出在物類的表面，潔白地在那雲霞的外邊，草芥千金，不值一看，輕視萬乘，好似敝屣。在洛浦的地方，聽得鳳鳴的笙聲，在延瀨的地方，逢着樵夫的唱歌，這種士人，世上原也是有的。那裏知道有一等人，始終不一，反覆無常，墨子見了他，定要悲傷淚下；楊子見了他，定要哀慟而哭。暫時隱避到山林裏去，但心裏仍是染着俗氣；或是起先清正，後來污垢；爲甚麼這樣荒謬呢？唉！尚子平不再生存，仲長統已經過去，山裏隱僻的地方，寂寞無人了，千年以來，有誰來欣賞呢？（說隱者有三等。嗚呼！下承上起下，感慨情深。）

世上有個周彥倫的，是俗中俊秀的士人，既是能文，又是博學，也知玄學，也通史學，然而學着顏闔的遁世，仿效南郭的隱居；偷住在草堂的裏面，濫穿着隱士的服裝，引誘我們的松樹桂樹，欺哄我們的雲霞邱壑；雖是假託隱逸在江邊的地方，卻是關心在美善的官位。（寫周子情性，係僞隱，是總寫。）

他剛纔到的時候，要想排除巢父，摧折許由，傲視諸子百家，看輕王侯將相。他的風情，幾乎大過白日，他的氣度，要想蓋住秋光；有時嘆慕隱居的人永遠的去了；有時怨恨王孫的不到山上來遊玩。講談「以空明空」的道理，在佛經上面；考驗「玄之又玄」的學說，在老子裏邊。雖是務光怎能和他比擬，涓子不能和他同輩。（寫周子初志如此，是前一截人。）

到了使者車馬入山，詔書到來；他就改換了形體，飛散了魂魄，一向的志氣精神，也變化流動了。於是眉飛色舞，捲衣撩袖，在那筵席上邊，焚毀隱居的衣服，做出趨炎附勢的態度，進到流俗的形狀。因此風雲淒涼帶恨，泉石悲愴下淚。望着樹木岡巒，花草樹木，像有所喪失怨怒。等到他掛了縣令的銅章，繫了黑色的印組，跨了屬縣的雄長，做那百姓的領袖；擴張他的美聲在海疆，喧傳他的令名在浙東。道書的卷帙，就此永遠拋棄，說法的講席久已埋藏；審判訟案的事情犯那思慮，公文訴狀很是忙碌，常在心中。彈琴唱歌酌酒吟詠，都沒有工夫繼續了；常常親近在考試，每每忙碌在聽訟。包羅超出着漢朝張敞趙廣魯恭卓以前的政績，希望做效那三輔賢豪的蹤跡，聲名傳到九州地方官長那裏去。（寫周子

繼志如此，是後一截人。）

使得山中高霞明月，孤映獨照；青松白雲，零落荒涼，誰和他作伴？山澗邊的門戶已經破壞，沒人歸來，石路也已蕪穢，空教盼望。至於回風飄飄地入幕，吐霧裊裊地出柱，蕙帳空了，使得夜鶴悲鳴；隱士去了，使得晨猿驚懼。從前會聽得他拋棄了簪笏，隱居海邊；現在卻看見他解脫了蘭衣，落在塵網了。因此引起了南嶽的諷嘲，北山的譏笑，萬壑衆峯，都起來譏議着。慨歎周顛的欺騙我們，以致沒人前來弔問。所以樹林澗水，不盡地慚愧着；桂花女蘿，拋棄了秋風夜月；宣佈西山隱逸的議論，傳述東臯相告的情懷。（言其遺羞山靈，所以醜之。）

現在又在海鹽催促行裝，鼓起舟楫，直上京都；雖是念念不忘的在朝廷上邊，卻還要託跡再遊北山。但怎可使得芳杜、薛荔，厚了顏面，蒙着恥辱，蒼翠的嶺，丹朱的崖，再受污濁；更把遊跡玷辱我蕙草的道路，污垢我清清的池水來洗耳呢？應當關了山門，閉了雲關，收着輕霧，藏着鳴湍，截住他的車輛在谷口，拒絕他的馬匹在郊外。於是多數的樹枝，重疊的草穗，都發怒動火；有的飛了枝柯去折斷車輪，有的低了枝葉去掃除足跡。請俗士的車駕回去，替你謝絕逋逃的客人。（言不許其再至，所以絕之。）

華雷斯偵探小說集

世界偵探名著

可
不
看
者
更
不
會
小
說
愛
閱
偵
探
者
決
不
閱
偵

秦瘦鷗譯

可
不
看
者
更
不
會
小
說
愛
閱
社

● 情節怪異 結構緊湊 筆調幽默 ●

天網恢恢	萬事通	幽屋血案	四義士	殘燭遺痕	泰山島	不義之財	藍手	蒙面人
------	-----	------	-----	------	-----	------	----	-----

◆ 趣味超出福爾摩斯探案百倍 ◆

◆ 無論何種偵探小說不足比擬 ◆

副文藝叢刊

仁愛的教育

模範家庭

浮生六記

模範戲劇讀本

模範小說讀本

愛之傷痕

茵夢湖

葡萄牙情書

求愛的藝術

戀愛信作法

茶花女

秦瘦鷗譯

秋海棠

秦瘦鷗著

文學名著

上海春江書局發行

呂班路蒲柏坊四十七號 電話八四六〇〇

國學大師胡樸安先生鑒定

唐文

增訂古文觀止

上海春江書局藏版

目錄

卷五 唐文

諫太宗十思疏	魏徵
爲徐敬業討武曩檄	駱賓王
滕王閣序	王勃
與韓荊州書	李白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弔古戰場文	李華
陋室銘	劉禹錫
阿房宮賦	杜牧
原道	韓愈
原毀	韓愈
獲麟解	韓愈

古文觀止 唐文 目錄

雜說一	韓愈
雜說四	韓愈
師說	韓愈
進學解	韓愈
圻者王承福傳	韓愈
諱辯	韓愈
爭臣論	韓愈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與子襄陽書	韓愈
與陳給事書	韓愈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愈

送孟東野序……………韓愈

送李愿歸盤谷序……………韓愈

送董邵南序……………韓愈

送楊少尹序……………韓愈

送石處士序……………韓愈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韓愈

祭十二郎文……………韓愈

祭鱉魚文……………韓愈

柳子厚墓誌銘……………韓愈

馭復讎議……………柳宗元

桐葉封弟辨……………柳宗元

箕子碑……………柳宗元

捕蛇者說……………柳宗元

種樹郭橐駝傳……………柳宗元

梓人傳……………柳宗元

愚溪詩序……………柳宗元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柳宗元

鈞罍潭西小邱記……………柳宗元

小石城山記……………柳宗元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柳宗元

唐文文字研究

諫太宗十思疏

分三段：一、從德義上說，居安思危，立定一篇柱意。二、反覆說明君上不能行德義，民不懷德，國不能安，逼出十思。三、總言十思之得，所謂積其德義者以此，以見君上所思不在德義，反不如不用思者之爲得。

【字音異讀】

「長」音掌

「易」音異

「樂」音洛

【字形異體】

「竝」同並

爲徐敬業討武曌檄

分三段：一、歷數武后之罪，言唐不久將滅。二、述敬業興師之故，以及兵多糧足，軍威甚盛，勝利可操左券。三、對同姓異姓之臣，示之以大義，動之以刑賞。末言天下終必歸唐。

【字音異讀】

「曾」音層

「更」音庚

「荷」音賀

「乾」音干

「幾」音基

【字形異體】

「蛾」本作娥

「鷺」同燕

「叶」同協

滕王閣序

分六段：一、首敘地勢之雄，次述人物之異，更言賓主之美及己之躬與盛宴。二、敘在閣中相敘，由閣中望閣外之遠景，近景及宴時之各種人物，諸般逸興。三、由懷才不遇，說到士雖遭時命之窮，正當自勵。四、自負不凡，及得與盛會，遇知音，不敢辭作序。五、言已居末座，僭而作序，尙望與會諸公大作，以諫詞作結，卽引起作詩。六、詩意淡古，傷今弔古。

【字音異讀】

「潦」音老

「阿」音烏

「重」音崇

「易」音異

【字形異體】

「權」同歡

「舍」同捨

與韓荊州書

分三段：一、先從天下談士贇荊州說起，再敘其平日得士，又從毛遂落到自己，言已在羣士爲優異者。二、自敘後言已平日能見重於諸侯卿相，乃又願識荊州，豪氣逼人，無寒乞態。三、借前人薦賢，說到荊州接引後進，故動薦己之心，願以報國士知遇之恩，以文章自薦作結。

【字音異讀】

「好」去聲 「行」去聲 「難」去聲

春夜宴桃李園序

分三段：一、說夜遊之故。二、說設宴本意。三、說春夜宴桃李園，及作詩之由。

【字音異讀】

「夫」音扶 「樂」音洛

【字形異體】

「懽」同歡 「秉」或作炳

弔古戰場文

分五段：一、先將戰場寫出愁慘氣象，傷心哉總弔一筆，非常沈痛。二、就秦漢之先，說到秦漢以來戰場之苦，殺傷之慘。三、細寫初戰未覆，苦寒淒慘，及正覆時的詳情。四、先重寫三軍欲覆未覆時，及已覆後情形，又歎周怨秦漢之戰爭，則近代不言可知。五、描寫生民罹於戰爭之痛苦，以及其家中之酸楚，未始結出一篇主意。

【字音異讀】

「長」音掌 「夫」音扶 「降」奚龐切，平聲 「勝」音升 「樂」音洛

「般」音煙 「爲」去聲

【字形異體】

「亡」古無 「暴」同曝 「臆」本作肱 「沈」同沉 「獵」同獫

「還」同旋

陋室銘

分兩段：一、以山水引起陋室，並言在德之馨，不在室之陋。二、記室中景，及室中事，並引證陋室，以孔子語作結。

【字形異體】

「塔」同階

阿房宮賦

分三段：一起處總寫阿房落成，及其高大瑰麗，次細寫宮中樓閣之多，橋梁道路之遠，宮殿歌舞之盛，宮中美人之多，及珍奇之衆。二寫秦愛紛奢，驕橫斂怨，民不堪命，以致亡國。無數壯麗，只「可憐焦土」四字了之。三痛惜六國，痛惜秦亦不但痛惜六國與秦，感慨不盡。

【字音異讀】 「阿」音烏 「參差」音村雌

【字形異體】 「磷」同鄰

原道

分九段：一開首闡明道德應合仁義，闢去老子之說，括盡全篇。二言異端並起，對於道德仁義，入主出奴，佛老之說甚怪，人又好之，反足以勝吾道。——一篇綱領。三言佛老之害。四言聖人治天下之許多條理，破老氏聖人不死之說。五提出君臣民三者之合作，破佛老無父無君之說。六突入譬喻，破其清淨無爲之說。七言大學之道，功在有爲，佛老卻託於無爲。孔子尊王攘夷，佛老尙夷，極言佛老之禍天下。八再闡述吾道，是原道結穴。九行大道之方，在闢佛老。

【字音異讀】 「樂」音洛 「好」去聲 「賈」音古 「爲」去聲 「易」音異 「傳」去聲

「夫」音扶 「當」去聲

【字形異體】 「饑」同飢 「亡」古無 「假」通格 「道」同導

原毀

分三段：一首二句先立一篇之柱。本段說古之君子，作兩扇，是賓。二說今之君子，作兩扇，是主。三推原毀之根在意與忌，又用事實證明。未始露出毀字，結出作是篇意。

【字音異讀】 「樂」音洛 「易」音異 「聞」音問 「夫」音扶 「語」去聲 「應」去聲

【字形異體】 「說」通悅 「幾」通冀

獲麟解

分五段：一、言麟為祥物。二、言知其為祥，不可知其為麟。三、言不可知，謂為不祥亦宜。四、言麟必待有知麟之聖人而復出。五、若出非其時，亦可謂之不祥。

【字音異讀】 「畜」音勛

雜說一

分三段：一、言龍與雲之靈。二、言龍與雲之關係。三、引易經語作結。

【字音異讀】 「薄」音博

【字形異體】 「景」同影

雜說四

分三段：一、言千里馬不能遇伯樂。二、言千里馬竟不能與常馬相等。三、言世非真無千里馬，獨恨無伯樂識馬之人。

【字音異讀】 「樂」同洛

【字形異體】 「食」同飼 「見」同現 「邪」同耶

師說

分五段：一、首揭出師道綱領。次說道在，即師在。二、就古聖人與今眾人相比，以見師道之不明。三、以巫醫樂師百工之相師為喻。四、再以孔子無常師為喻，以證道在即是師在。五、寫出作本篇之意。

【字音異讀】 「夫」音扶 「長」音掌 「讀」音豆 「好」去聲 「傳」去聲

【字形異體】 「不」通否

進學解

分四段：一、揭出進學要旨。——言只須業精，不患有司不明；只須行成，不患有司不公。二、言先生業精行成——上三節論業精，末節論行成。三、轉到先生不得志，正因有司不公不明。四、自責學雖勤而不由其統，行雖修而不顯於眾，以見有司未有不公不明處。——按韓公貞元十八年至元和七年，屢為國子博士而不遷，乃作此以自喻。

【字音異讀】

「行」去聲

「占」音戰

「長」音掌

「號」音豪

「夫」音扶

「要」音邀

「從」去聲

「閒」音閑

「分」音份

「稱」去聲

【字形異體】

「竝」同並

「校」同較

「亡」古無

坊者王承福傳

分四段：一、寫承福棄官歸鄉，手鋸衣食，及周濟他人。二、寫所以棄官業坊之故。三、寫能薄功小，只可自業自食，不能有家。四、批評承福爲人，似抑實揚，又寫出作傳本意。

【字音異讀】

「喪」去聲

「夫」音扶

「易」音異

「強」羌上聲

「當」去聲

「稱」去聲

「樂」音洛

「爲」去聲

「畜」音勸

「傳」去聲

【字形異體】

「坊」同枋

「舍」同捨

「直」同值

「邪」同耶

「饗」通享

「欲」同慾

「亡」古無

諱辯

分四段：一、敘作辯之由。二、以二名律嫌名律爲證。三、引證古今諱名事實。四、言應依經律及國典，智者當能自擇。

【字音異讀】

「和」去聲

「夫」音扶

「參」音森

【字形異體】

「邪」同耶

爭臣論

分五段：一、言陽子不以富貴易其貧賤之心，故爲有道之士。二、言陽子不問其政，不得其言，亦不去位，真是曠職，不得謂有道之士。三、以開君文過之端，駁去惡諫上，惡招君過以爲名之說。四、以畏天憫人，引古聖賢之不敢自安佚，駁去或不求人求聞用，守其道而不變。五、言己將明道，非以訐人，以善人能受盡言獎掖，陽子使聞之心平氣和而向善。——按陽

子在後三年，排擊裴廷歸。

【字音異讀】

「惡」音烏、同何

「夫」音扶

「會」音塊

「惡」音塢、憎恨

「招」音橋

「易」音異

「好」去聲

「傳」去聲

【字形異體】

「閱」同惘

「佚」同逸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分四段：一、從前書敘起，言再上書之故。二、設喻，以見勢急而情悲。三、言仁人宜有所動心。四、借有人言勢雖急而時不可，乃深闢之，冀宰相之善用。

【字音異讀】

「閒」去聲

【字形異體】

「閣」同閣

「彊」同強、羌上聲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分三段：一、述周公急於見賢，是一篇之主。二、論為相之道，說再上書之意。三、言書不得不再上之故。論士之情，以古道自處，節節占地步。

【字音異讀】

「朝」音潮

「數」音朔

「亟」音氣

【字形異體】

「閣」同閣

「質」通贄

「舍」同捨

與于襄陽書

分三段：一、詳論士之相須殷而相遇疎。二、入襄陽言上有其人，又入自己，言不敢後於人。三、言勢急情悲，如言未暇，則信乎命窮，末獻文以見志。

【字音異讀】

「語」去聲

【字形異體】

「閣」同閣

「卷」古捲

「唯」同惟

「邪」同耶

與陳給事書

分三段：一、敘始則相見，後不能相見之故。二、再敘相見與不相見。三、單就不相見中翻出陳給事之意，思乃陳明原由，再獻近作，冀其引進。

【字音異讀】

「夫」音扶 「屬」音燭

【字形異體】

「閣」同開 「閔」同憫 「邈」通藐 「埃」古俟

應科目時與人書

分二段：一、以怪物自比，言有力者遇之而無視，死生不可知。二、由譬喻歸結到自己願有力者之憐察。

【字音異讀】

「樂」音洛 「號」音豪

【字形異體】

「俛」同俯 「閣」同開

送孟東野序

分五段：一起筆是一篇大旨。以下言草木、水、金石之鳴，說到人言，皆有其不平。二、再言樂與天時，均是陪客。三、說文辭爲人聲之精中之精，擇其善鳴者假之鳴。四、說到唐代，入孟郊之能以詩鳴，又以李翱、張籍作陪，述其能得志與否，命懸於天。五、結出作序意。

【字音異讀】

「陶」音搖 「傳」去聲 「數」音促

【字形異體】

「泄」同洩 「敝」同奪 「咎」同臯 「脊」古慎

送李愿歸盤谷序

分五段：一、敘盤谷之形勢。二、以下皆李愿語。先寫得志之大丈夫。三、次寫隱居之士，已則行之。四、再寫不安於隱，求進不得者之所爲。五、韓公很贊同李愿，並作歌以贈之。

【字音異讀】

「行」音杭 「鮮」上聲 「朝」音潮 「從」去聲 「閒」音閑

「惡」音塢 「樂」音洛 「爲」去聲 「稼」叶韻、音故 「容」叶韻、音營

「膏」音告

【字形異體】

「藁」同叢

送董邵南序

分三段：一、此段勉董生之行，正寫，是賓。二、此段勉董生之行，反寫，是主。三、送董生卻勸燕趙之士來仕，則董生之不當往，已在言外。——按董生因不得志，將往河北求用於諸藩鎮。

【字音異讀】

「夫」音扶 「惡」音烏 「爲」去聲

【字形異體】

「彊」通強 「邪」同耶

送楊少尹序

分三段：一、從二疏辭位，引起楊侯歸鄉。二、先從二疏合到楊侯，再從楊侯合到二疏。三、楊侯不以其官爲家，罷後有所歸，足爲世法。

【字音異讀】

「傳」去聲 「屬」音燭 「冠」去聲

【字形異體】

「張」同帳 「兩」同輛 「迹」同跡 「莫」同寞 「見」現本字

送石處士序

分四段：一、敘烏公求士。二、有人薦石先生之賢。三、敘烏公禮聘石先生，非常鄭重；而先生亦自任以天下之重，毅然出山。四、送行時之祝詞，先並贊大夫先生，次獨祝先生，再規大夫，更次規先生，及先生答詞，又衆人皆知其相與以有成，與作序意。

【字音異讀】

「應」去聲 「語」去聲 「當」去聲 「父」音甫 「爲」去聲

【字形異體】

「邪」同耶 「塗」同途 「彊」通強 「譟」通僕 「蚤」古早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分五段：一、先以譬喻起，以伯樂譬烏公，馬譬處士，爲下文烏公聘溫石二生張本。二、又以冀北譬東都，良馬譬溫石，言烏公鎮河陽，東都無人。三、推開一步，歸美烏公。四、言爲公則稱賀，爲私則致怨。五、說作序意。

【字音異讀】「樂」音洛 「夫」音扶 「相」去聲 「將」去聲 「爲」去聲

【字形異體】「邪」同耶 「鈇」同斧 「縉」同摺

祭十二郎文

分七段：一、敘祭之時日及致祭者。二、敘幼時相依。三、敘與十二郎永別不會。四、言十二郎之不應死而死，卒歸咎於天神與理，哀傷之至。五、自知年老，恐將不保，又寫二人之子恐將不保，言其病不知時，其歿不知日，哀痛之極。六、告以欲處置其身後，以慰死者，并自責自怨，哀痛之極。七、言今後無意人世，惟有教二人之子，及嫁二人之女，總結更覺沈痛。

【字音異讀】「長」音掌 「省」音醒 「乘」去聲 「相」去聲 「比」音界 「應」去聲

【字形異體】「彊」通強 「邪」同耶

祭鱷魚文

分三段：一、從先王正義發端，次歸咎後王之德薄，致鱷魚雜生。二、以鱷魚不可與刺史雜處，是一篇綱領。將天子及天子命吏立論，詞嚴義正。三、與鱷魚一條生路，限令自遷南海。如與問罪之師，堂堂正正。

【字音異讀】「搨」音觸 「長」音掌 「夫」音扶

【字形異體】「罔」同網 「睨」通倪 「邪」同耶

柳子厚墓誌銘

分六段：一、敘柳公先人節概。按此所以形子厚之附王叔文，是作者微意。二、敘柳公少時已高第，諸要人爭致門下，及仕而貶至永州。三、敘在柳州之政績，教人爲文章，願代劉夢得至播州。四、因事發議，以見柳公之高風。五、說柳公病根——不自貴重——總敘其平生，且悲且惜，然因此能致力於文章，必傳於後，又爲喜幸。六、敘柳公之卒葬及其子女，並帶敘裴廬二人的義舉，末以銘作結。

【字音異讀】

「質」音至 「比」音界 「夫」音扶 「強」音羌上聲 「將」去聲

「相」去聲

【字形異體】

「儻」同倭 「邪」同耶 「畫」同劃 「穽」同阱 「媿」同愧

駁復讎議

分八段：一、先總駁一句。二、泛言旌誅並用之非。三、言旌之不宜誅。四、言誅之不宜旌。五、申明讎字之義，正駁陳子昂原議言讎之失。六、引周禮、公羊傳，以明殺人不義，與不受誅者，皆可復讎。論有根據，全篇主意在此。七、就元慶立論而贊美之，以見當時之議，實爲非。八、請議本意。

【字音異讀】

「號」音豪 「傳」去聲 「斷」音鍛 「夫」音扶

【字形異體】

「嚮」同向 「驚」同傲 「沈」同沉

桐葉封弟辨

分五段：一、先總辨一句。二、先以當封不當封立說，以見待成王之戲而成之，與成其不中之戲均非，如必欲以王之言爲不可苟，不幸戲之婦寺，能否成之。三、此段正斷嚴切，不留餘漏。四、言周公輔成王宜以道，此事不可信。五、結束有不盡意，不指定史佚。

【字音異讀】

「傳」去聲 「中」音衆 「當」去聲 「從」音聰 「樂」音洛

【字形異體】

「邪」同耶

箕子碑

分四段：一、總提三柱立論。二、分應首段三柱。三、寫出箕子意中事，是作者主旨。四、敘立廟作頌。

【字音異讀】

「難」去聲

【字形異體】

「殷勤」同慇懃 「隕」同頽 「藁」同叢 「於虜」同嗚呼

捕蛇者說

分三段：一、敘捕蛇事。二、敘蔣氏三世捕蛇，父祖均死于蛇，已亦幾遭不測，仍願爲之，以見斯役之不幸，未若復賦之不幸。三、證明苛政猛於虎，是作說本旨。

【字音異讀】

「當」去聲

「數」音朔

「更」音庚

「號」音豪

「樂」音洛

「夫」音扶

【字形異體】

「蒞」同蒞、洩

「嚮」同向

「饑」同飢

「踣」同仆

「食」同飼

「邪」同耶

種樹郭橐駝傳

分四段：一、敘命名、鄉里、職業、及種樹絕技。二、論己之種樹法，與他植者不同——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三、寫出俗吏情弊，民間疾苦，與他植者相類。四、規諷官吏，是年傳主旨。

【字音異讀】

「長」音掌

「勞」去聲

「夫」音扶

「傳」去聲

【字形異體】

「蚤」同早

「予」通與

「燥」同纜

「邪」同耶

梓人傳

分六段：一、敘梓人之居處，及能力。二、敘梓人之發號施令，知體要，役人而用智謀，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三、以上闡明相道之合梓人，凡猶梓人意五小節。四、此就上段五猶梓人意反寫。五、先言主爲室者——喻人君——任相當專一。六、總結喻意正意，並敘梓人之名稱及姓。繼從梓人上喻爲相者，以合則留，不合則去，不可貶道，亦不可嗜貨利。

【字音異讀】

「度」音鐸

「斷」音鍛

「勝」音升

「圓」音環

「相」去聲

「薄」音博

「稱」去聲

「夫」音扶

「樂」音洛

「喪」去聲

【字形異體】

「隙」同隙

「食」同飼

「直」同值

「闕」同缺

「嚮」同向

「率」同帥

「儻」同倘

「邪」同耶

「卷」古捲

愚溪詩序

分五段：一、敘愚溪之地位及命名。二、敘愚溪上其他愚邱等共八景，錯落如畫。三、此明溪之所以為愚。四、此明己之所以獨以愚名溪。五、將己之愚，溪之愚，寫作一團，無從分別。仍收轉八愚作結。

【字音異讀】

「更」音庚 「夫」音扶 「樂」音效 「樂」音洛

【字形異體】

「鴻蒙」同「鴻濛」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分五段：一、劈空翻起，筆法奇幻。二、寫得荒穢，以起下開闢之功。三、敘建堂時始事畢工，及新堂內外之景。四、敘宴飲時贊賀之詞，以見新堂闢政教甚大，非僅作遊觀之用。五、敘作記之意。

【字音異讀】

「度」音鐸 「夫」音扶

【字形異體】

「九疑」亦作「九嶷」 「塗」通「途」 「伎」同「技」 「志」同「誌」

鈞澗潭西小邱記

分三段：一、敘得西山後，得潭及小邱，及各種景色。二、敘購小邱而整理之，由玩賞中得佳趣靜機。三、從邱上發議，賀此邱，即所以自弔。

【字音異讀】

「數」上聲 「好」去聲 「父」音甫

小石城山記

分二段：一、敘山之地位、景色及特點。二、發議處，言造物似有似無，暗影已。又借山之奇特，石之瑰璋，以吐胸中之氣。

【字音異讀】

「數」音促 「更」音庚 「夫」音扶

【字形異體】

「睥睨」同「埤埤」 「伎」同「技」 「儻」同「倘」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分五段：一、言因駭、疑而將弔，因大喜而更以賀。二、承寫一段駭。三、承寫一段疑。四、承寫一段喜。五、因王參元親在，故末又慰以頽曾之養。

【字音異讀】

「樂」音洛 「行」音杭 「相」去聲 「夫」音扶 「惡」音塢

【字形異體】

「厄」同「阨」 「漫」同「謾」 「回祿」同「回陸」 「嚮」同「向」 「闕」同「缺」

唐文作者傳略

魏徵

字玄成，唐曲城人。初事太子建成。太宗時，拜諫議大夫，轉祕書監，進知門下省事，犯顏敢諫，凡上二百餘奏，皆極愷切。封鄜國公，卒諡文貞。

駱賓王

唐義烏人。七歲能賦。武后時，數上書言事，除臨海丞，棄官去。徐敬業起兵，爲草檄討武后罪。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有駱丞集。

王勃

字子安，唐龍門人。六歲善文詞，與盧照隣、駱賓王、楊炯、齊名，號四傑。後渡海溺死，年二十九，有集三十卷行於世。

李白

字太白，唐蜀之昌明人。生於青蓮鄉，號青蓮居士。天才英特，賀知章見其文，歎爲謫仙，言於玄宗。供奉翰林，甚見愛重。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已卒。所爲詩高妙清逸，與杜甫並稱。有李太白集。

李華

字遐叔，唐贊皇人。擢進士弘辭科。天寶間，官監察御史，爲權倖所嫉，後去官隱山陽。晚事浮圖法，不甚著書。文辭綵麗，少宏傑氣，時謂不及蕭穎士，有李遐叔文集。

劉禹錫

字夢得，唐中山人。以進士登博學宏詞科，累官至集賢殿學士，出爲蘇州刺史，遷太子賓客。元和初，以附王叔文被貶。善詩，白居易推爲詩豪。有劉賓客集四十卷。

杜牧

字牧之，唐萬年人。善屬文，第進士，歷殿中侍御史，會昌中，遷中書舍人。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以別於杜甫。有樊川集。

韓愈

字退之，唐昌黎人。通六經百家學，爲文宏深奧衍，成一家言。擢進士第，官至吏部侍郎。穆宗長慶中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有昌黎文集。

柳宗元

字子厚，唐河東人。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偉精闢。第進士，中博學宏詞。拜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爲文益進，世號柳柳州。有柳先生文集，外集，龍城錄。

諫太宗十思疏

魏徵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安。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也。一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守之難乎？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吳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一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宏茲九得。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

竝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哉？

【註釋】

①浚，音俊，深也。

②明哲，賢智的人。

③神器，帝位。

④元首，君。

⑤景，大也。

⑥殷憂，憂深，亦作隱憂。

⑦得志，

得行其志。

⑧吳越，世讎也。一體，謂仇怨皆無，同一親愛。

⑨行路，謂不相識的人。

⑩董，督也。

⑪振，止也。

⑫莊子，齊物論：「振于無竟。」

⑬載舟覆舟，言人民猶水，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可畏之甚。

⑭高危，謂高而在上則危。

⑮謙沖，虛懷卑讓。牧養也。易經：「謙謙君子，卑以自牧。」

⑯江海，喻能容百物。老子：「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則滿而不溢。」

⑰盤遊，盤樂遊逸。書經，五子之歌：「乃盤遊無度。」

⑱易曰：「王用三驅。」謂天子田獵，當開一面之網。度，法度。

⑲壅蔽，謂上下隔闕。

⑳九得，謂十得其九。

㉑簡，選擇，分別。

㉒垂拱而治，言天子垂衣拱手，無為而治。書經，武成篇：「惇信明義，崇

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語體】 臣聽說要求樹木的生長，必先牢固它的根本，要求流水的行遠，必先開深它的泉源，要

想國家的安定，必先積聚它的德義。泉源不深，卻希望流水的行遠，根本不固，却要求樹木的生長，德義

不厚，卻要想國家的安定。臣雖是最愚笨的人，也知道它的不可；何況賢智的人呢？國君擔當了帝位的

重任，居住了宇內的廣大，在那安逸的時候，不想危險，又不能力戒奢侈，崇尚節儉；這也是斬伐根本，要

求樹木的茂盛，塞住源頭，希望流水的行遠呢！（從德義上說，居安思危，立定一篇柱意。）

凡屬從前的國君，承受了上天的大命；在開創時完善的實在很多，結果完善的實在很少。難道取

它倒容易，守它倒艱難麼？因為在開創憂患的時候，必定竭盡誠心，接待手下的人，已經得志了，便縱放

情欲，驕傲人家。竭盡誠心，那末吳越雖是世讎，也好像一體；驕傲人家，那末雖是骨肉至親，也要變爲路人。雖用嚴刑來督察，威怒來抑止，終究存着苟免刑罰的心，卻不能使他懷着仁義；面上雖是做出恭敬的樣子，心裏卻不悅服。怨恨不在乎大小，可怕的就是百姓；好像流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這上面極應當深深地謹慎的。（反覆說明君上不能行德義，民不懷德，國不能安，逼出十思。）

確實能夠可以見了歡喜的東西，就想到知足的心思，來警戒自己；將有興作的事情，便想知止的心思，來安逸衆人；想到位置一高，危險就來，便想謙和沖虛，來涵養自己；恐怕充滿溢出，便想效法江海的容納百川；喜歡遊獵，便想網開一面，當做法度；憂慮懈怠，便想始終的謹慎；恐怕上下隔膜，便想虛心靜氣，容納人言；畏懼讒邪的人，便想正心修身，來除去惡類；加人恩賞，便想不要爲了一時的喜歡去胡亂賞賜；加人刑罰，便想不要爲了一時的憤怒去濫用刑罰；總合上面的十思，宏大的實行起來，十有九得。用起人來，選擇能幹的去任命他，揀選良善的去聽從他；那麼聰明的人，可以盡他的計劃；勇武的人，可以竭他的力量；仁義的人，可以散布他的恩惠；信實的人，可以報効他的忠心；文武並用，就可垂衣拱手，無爲而治了。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官的職司去服務呢？（總言十思之得，所謂積其德義者，以此以見君上所思不在德義，反不如不用思者之爲得。）

爲徐敬業討武曌檄

駱賓王

僞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鷲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一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宙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山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沖而南斗平。喑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

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一公等或居漢地，^{①②}或叶周親，^{③④}或膺重寄，^{⑤⑥}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⑦⑧}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⑨⑩}六尺之孤，^{⑪⑫}何託？倘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居，^{⑬⑭}共立勤王，^{⑮⑯}之勳，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⑰⑱}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幾，^{⑲⑳}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註釋】

①首句，偽、綱目凡稱僭竊者皆曰偽。武氏，卽武則天。名嬰，音照。唐太宗選爲才人。太宗崩，削髮爲尼。高宗時蓄髮入宮，旋立爲皇后。政事皆決焉。高宗崩，臨朝稱制。廢中宗爲廬陵王，改國號周。僭位二十一年。②謂出身微賤。③下陳，後列。謂爲

太宗才人。④入侍，言因更衣之便而入侍得幸。漢書：東方朔傳：「後遇私置更衣。」注：「爲休息易衣之處，亦置宮人。」⑤洎，

音暨，及也。晚節，晚年。⑥穢亂，淫亂。春宮，太子之宮。與青宮同。按高宗爲太子時，入問太宗疾，見武氏而悅之。⑦潛隱先帝句，謂

削髮爲尼，以掩爲太宗才人之迹。⑧謂蓄髮入宮，暗圖高宗後房之嬖幸。⑨蛾眉，本作娥眉，美好輕揚之意。枚乘七發：「皓齒

蛾眉。」據此，則蛾爲娥之借字。後遂以爲美人之稱。⑩掩袖，以袖掩面。工讒，謂巧於用讒。武氏生女，王皇后憐而弄之。后出，武氏

潛扼殺之，以誣害王皇后。由是上有廢立之志。⑪狐媚，言武氏媚悅以惑高宗，如狐之爲魅。⑫踐元后，謂王皇后廢，立武

氏爲后。鞶翟，雉羽后之車服，皆畫鞶翟之形。⑬陷吾君，謂陷害高宗。麀，音幽，牝鹿。禽獸不知父子夫婦之倫，故有父子共一牝

之事。⑭虺蜴，音卉亦，皆毒物。⑮邪僻，指李義府、許敬宗等。⑯忠良，指褚遂良、長孫無忌等。⑰殺姊屠兄，姊，謂韓

國夫人。兄，謂惟良。⑱武后妖媚蠱惑，致高宗頭眩而死，卽爲弑君。殺王皇后，卽鳩其國母。⑲神器，帝位。⑳愛子，謂中

宗。㉑宗盟，謂武三思輩。㉒霍子孟，漢霍光，輔幼主以存漢。㉓朱虛侯，漢劉章，誅諸呂以安劉。㉔漢成帝后趙飛

燕於後宮有子者皆殺之，故有鸞喙皇孫之謠。鸞同燕。⑤ 鸞音時，龍所吐涎沫。夏后氏之衰，有神龍止於帝庭。夏后取其鰲而藏之。傳及殷周，莫之敢發。厲王之末，發而觀之，鰲流於庭，入於後宮。有童妾遭之而生女怪。棄於市，即褒姒。後幽王伐褒，褒人獻此女。幽王嬖之，遂至失國。⑥ 敬業，祖徐世勣，賜姓李。少從勣征伐，有勇名，襲封英國公。此時起兵揚州，移檄州縣。⑦ 冢子，長子。⑧ 微子，殷紂庶兄，武王滅殷，封之於宋，以代殷後。微子過殷故墟，悲之，作麥秀之歌一章。⑨ 袁君山，漢袁安，以漢主年少，外戚專權，言及國事，每暗鳴流涕。按袁安字邵公，恐作者誤記袁安，桓君山爲一人。⑩ 百越，種族名，亦作百粵。通考與地考注：「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⑪ 鐵騎，強悍的軍馬。⑫ 玉軸車。⑬ 海陵紅粟，言米粟多至紅腐，堆積如大土山。原註：「海陵卽太倉。」此言糧足。⑭ 江浦兩句，江浦、江邊。此言兵多。⑮ 言班馬之聲動，凜然若北風起吼。⑯ 言懸劍之氣沖，煥然與南斗相平。⑰ 暗鳴，懷怒。暗音陰。⑱ 吐咤，音出乍，發怒聲。⑲ 或居漢地，謂異姓之臣。⑳ 或叶周親，謂同姓之臣。叶同協。㉑ 齊重寄，謂分封於外。㉒ 受顧命，謂受托于朝。宣室，皇家大室。漢書：賈誼傳：「上方受籙，坐宣室。」卽漢未央宮前正殿。㉓ 一抔土，謂墳墓。未乾，謂高宗葬未久。㉔ 六尺孤，指中宗。㉕ 卽送死事生，謂送已往之高宗，而事居今之中宗。㉖ 勤王，王室有難，起兵靖亂。㉗ 同指山河，古者分封功臣，必指山河以爲信。㉘ 先幾，易繫辭：「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幾音機。

【語體】

僭竊帝位而臨朝的武氏，性質本來不是和順，出身實在微賤。從前充當太宗後列的才人，曾經因更衣得邀寵幸。到了晚年，在太子宮裏荒淫穢亂，悄悄地削髮爲尼，掩沒太宗才人的跡，蓄髮入宮，陰謀高宗後宮的嬖幸。入了宮門，便存嫉妒的心思，一些不肯讓人掩袖作態，巧於讒言，偏能迷惑了主上。侵奪皇后，竊僭雉羽的車服；陷害高宗，竟做聚麀的非禮。再加毒物般的心腸，猛獸般的性情。狎褻邪僻的人，殺害忠良的臣，殺了他的姊姊，屠了他的哥哥，謀死了君王，害死了國母。這是人神的所共

棄天地的所不容。還要包藏了陰險的心思，想偷竊帝位。君王的愛子，幽禁他在別宮；武家的族人，託他重任。唉！霍子孟的不能起來，輔助幼主；朱虛侯的已是死亡，難誅諸呂。漢后飛燕，殺戮皇孫，知道漢朝天下的將要滅亡；龍涎生怪，竟作帝后，知道夏朝王業的將要衰敗了。（歷數武后之罪，言唐不久將滅。）

敬業是大唐的舊臣，公侯的長子。奉侍先君已成的事業，受了朝廷深厚的恩德。宋微子的興起悲傷，實是很有道理；袁君山的痛哭流涕，難道沒有緣故麼？因此義氣憤激風雲，志在安定社稷。趁着天下人心的失望，順了四海百姓推舉的心理。於是起了義師，清除妖孽。南而聯絡百越的地方，北面直到山河的盡頭，鐵騎成羣結隊，車輛遠近相接。紅粟像大阜般堆積着，倉廩的儲蓄沒有窮盡；江邊黃旗插着，興復的功勞，實在不遠。班馬的聲音發動，凜凜地像北風的起吼；寶劍的光氣沖天，燦爛地像南斗的光輝。懷着怒氣，能使山岳崩壞；發了怒聲，能使風雲變色。拿這樣來制服敵人，還有什麼敵人不能摧折？拿這樣來圖謀功勞，還有什麼功勞不能成就？（述敬業興師之故，以及兵多糧足，軍威甚盛，勝利可操左券。）

公等或是異姓的臣子，或是同姓的臣子，或者擔了重任，分封在外面，或者受了遺命，在皇宮裏邊。說話還在耳邊，忠誠難道忘在心頭？高宗一杯的墓土，還沒有乾，中宗六尺的孤兒，將寄託給誰？倘能轉武氏的禍害，變做唐朝的幸福，送已往的高宗，事現在的中宗，共立勤王的功勳，不廢大君的命令。功成

之後，凡是許多爵賞，同指山河做信誓。倘然仍舊留戀窮城，徘徊不進在歧路的中間；這是坐失先幾的吉兆，必遭後到的誅戮。請看現在的國中，究竟是那一家的天下？（對同姓異姓之臣，示之以大義，動之以刑賞。末言天下終必歸唐。——按武后見此檄，歎賞其才，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

滕王閣序

王勃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穉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襜帷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餞。○一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駢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

迴 ① 桂殿蘭宮 ② ③ 列岡巒之體勢 ④ 披繡闥俯 ⑤ ⑥ 雕甍 ⑦ ⑧ 山原曠其盈視 ⑨ ⑩
川澤盱其駭矚 ⑪ ⑫ 閭閻撲地 ⑬ ⑭ 鐘鳴鼎食之家 ⑮ ⑯ 舸艦迷津 ⑰ ⑱ 青雀黃龍之軸 ⑲ ⑳
虹銷雨霽彩徹雲衢 ㉑ ⑳ 落霞與孤鶩齊飛 ㉒ ㉓ 秋水共長天一色 ㉔ ㉕ 漁舟唱晚響窮彭
蠡 ㉖ ㉗ 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 ㉘ ㉙ 遙吟俯暢逸興遄飛 ㉚ ㉛ 爽籟發而清風生 ㉜ ㉝
織歌凝而白雲退 ㉞ ㉟ 睢園綠竹 ㊱ ㊲ 氣凌彭澤 ㊳ ㊴ 之樽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 ㊵ ㊶
四美具 ㊷ ㊸ 二難并 ㊹ ㊺ 窮睇眇於中天 ㊻ ㊼ 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迴覺宇宙之無窮興
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 ㊽ ㊾ 於日下指吳會 ㊿ ① 於雲閒地勢極而南溟深 ② 天
柱高而北辰遠 ③ 關山難越誰悲失路 ④ ⑤ 之人萍水相逢 ⑥ ⑦ 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闈
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 ⑧ ⑨ 一嗚呼時運不齊命途多舛 ⑩ ⑪ 馮唐易老 ⑫ ⑬ 李廣難封 ⑭ ⑮
屈賈誼於長沙 ⑯ ⑰ 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 ⑱ ⑲ 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
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 ⑳ ㉑ 而覺爽處澗轍以 ㉒ ㉓ 猶懼 ㉔
北海雖賒 ㉕ ㉖ 扶搖可接 ㉗ ㉘ 東隅已逝桑榆非晚 ㉙ ㉚ 孟嘗高潔 ㉛ ㉜ 空懷報國之心阮
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 ㉝ ㉞ 一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 ㉟ ㊱ 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 ㊲ ㊳

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舍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晨捧袂，喜託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一鳴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坵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餞；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敢竭鄙誠，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

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朱簾暮捲西山雨。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註釋】 ①南昌縣名，漢置。隋改為豫章，唐復名。即今江西南昌縣。洪都，即南昌。隋置洪州于此，故名。 ②翼軫，二星名，在楚

之分野。 ③衡廬，二山名，衡山在其西南，廬山在其北。 ④據荆江、淞江、浙江之上，如衣之有襟，故曰襟。據太湖、鄱陽湖、青草湖、丹

陽湖、洞庭湖之中，如帶之束，故曰帶。 ⑤控扼荆楚南蠻之區，接引百越東甌之境。 ⑥物之菁華，乃天之寶。 ⑦龍光，豐城有二

劍，一名干將，一名莫邪，其龍文光彩，直射牛斗。牛斗，二星名。墟，城也。 ⑧徐穉，漢豫章人，字孺子，為洪州高士。陳蕃，漢豫章太守，特

設一榻以待之。 ⑨雄州，大郡。霧列，如霧之浮列於上。 ⑩俊彩，人物。星馳，如星之奔馳於前。 ⑪臺，亭臺。障，城池。枕，以首據物。

夷，蠻夷，謂正南荆楚之地。夏，華夏，謂東南揚州之地。 ⑫賓主，指宴於此閣之人物。東南之美，謂如南金東箭之美。 ⑬時間伯

輿為洪州牧，即都督。雅望，令名。 ⑭繁戟，有衣之戟；古官吏出，以為前驅者。 ⑮時宇文鈞新除澧州牧，道經於此。 ⑯因禮

唯，車帷。禮，音詹，蔽前帷在旁。駐，車馬停止。 ⑰十日為旬，旬，暇，休沐，官吏十日一休沐。漢書，霍光傳：「光時休沐出。」 ⑱謂

蛟氣之騰，光焰奪目，鳳毛之起，文彩耀空。喻才華宮盛。 ①孟學士，名泉，會中顯客。詞宗，詞章之家，爲文人所推重。 ②柴
 電，吳寶劍名，見古今注。青霜，謂劍。青女，主霜雪之神，故名。 ③王將軍，亦會中顯客。武庫，古時武庫所藏，無所不有。 ④家
 君子稱父，作宰，勃父名，爲交趾令。 ⑤時勃往省親，道經洪州。 ⑥童子，在會之人，物最少，故自稱童子。 ⑦以酒食送
 行曰餞，猶言躬逢盛宴。 ⑧三秋，秋季三月。 ⑨潦，音老，雨水大貌。禮記：「水潦降。」 ⑩儼，說文：「昂頭。」猶望也。驂
 駢，駕車之馬在兩旁者。上路，卽路上。 ⑪崇阿，高陵。阿，音烏。 ⑫帝子，滕王。長洲，建閣於長洲之上。 ⑬得，登其上。仙人舊
 館，卽滕王閣。 ⑭飛閣，高閣如架空建築者。言閣影倒映於水，其丹色如在水中流。 ⑮言此閣臨於江上，如騰空不著地。
 ⑯汀，水際平地，有鶴聚。鳧，音扶，水鳥。渚，小洲。鳧宿其中。 ⑰島嶼，水中陸地。嶼，音序。繁迴，曲折迴環。 ⑱桂殿，蘭宮，江神祠
 宇，以桂爲殿，以蘭爲宮。 ⑲岡巒體勢，言宮殿分列，如岡巒之體勢。 ⑳披，開也。門屏曰闔，音達，言門屏皆刺繡。 ㉑俯，下
 視。屋棟曰鸞，音萌，言屋棟皆雕刻。 ㉒原，平地。曠，深遠。盈視，音極吾之所視。 ㉓吁，音吁，張目。駭矚，言足以駭人之所視。
 ㉔閭闔，里中門。揆地，謂排列於地。 ㉕鐘鳴鼎食，古富貴者，列鼎而食，食時擊鐘。 ㉖軻，大船。艦，戰船。迷津，言船多，迷塞津
 口。 ㉗青雀黃龍，皆彩畫於船軸上之形。 ㉘虹，雨後新霽時常見之。霽，雨止。彩徹雲衢，言雲霞光彩，透徹雲端。 ㉙鷺，音
 務，野鴨。齊飛，言落霞自天而下，孤鷺自下而上，形如齊飛。 ㉚言秋水碧而連天，長天空而映水，不分天地。 ㉛彭蠡，鄱陽湖。
 ①④衡陽，衡山之南，有迴雁峯，雁不過此。 ①⑤暢，琴曲名。風俗通，聲音：「其道行和樂而作者，命其曲曰暢。」引伸作唱。逸興
 雅興，過音船，屢次往來。 ①⑥籟，空虛所發之聲。言秋日爽氣，發於萬籟之鳴，清風以生。 ①⑦過，留也。言女樂細歌，止於侍宴之
 側，白雲爲之留。 ①⑧睢園，亦曰睢苑，謂梁苑。卽漢梁孝王所營之兔園。 ①⑨彭澤，陶淵明爲彭澤令，嘗置酒召客，借以美座中
 之有德而善飲者。 ①⑩鄴水，句，鄴水。曹魏所興之地。朱華，曹植詩：「朱華冒綠池。」臨川，王羲之善書，嘗爲臨川內史，借以美座
 中之有文而善書者。 ①⑪四美，良辰美景賞心樂事。 ①⑫二難，賢主嘉賓。 ①⑬睚，小視。眄，邪視。 ①⑭長安，唐之都城，在今

陝西長安縣。①○吳會、今江蘇吳縣。②○溟、海也。言地勢東南缺陷，至南溟而最深。③○天柱、神異經：「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故曰天柱。」北辰、北極星。④○失路、喻不得志之人。⑤○萍、浮生水上，隨風漂流。喻人偶然相逢。⑥○帝閭、君門。

言懷思君門而不得見。宣室、漢未央宮前正殿。賈誼奉召於此，問鬼神之本。此言欲如賈誼奉宣室之間，不知又在何年。⑦○舛、錯亂。⑧○馮唐、漢安臨人，白首爲郎。文帝嘗過郎署，與論將帥，拜爲車騎都尉。⑨○李廣、漢成紀人。武帝時爲右北平太守，匈奴號爲飛虎將軍。因數奇，不得封侯。⑩○賈誼、漢洛陽人，爲絳侯灌嬰所忌，謫爲長沙王太傅。⑪○竄、逃匿。梁鴻、東漢人，節介博覽多通，過京師，作五噫之歌，章帝求之不得。後自竄東吳海曲。⑫○晉、吳隱之爲廣州刺史，至石門，有水曰貪泉。隱之酌而飲之。賦詩曰：「古人言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⑬○潤、喻窮困之境。典見莊子外物篇。⑭○除、音奢，遠也。⑮○扶搖、暴風自下而上。莊子：「北海有魚，其名爲鯁，化而爲鵬，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今謂仕途得志曰扶搖直上。

⑯○東隅、日出處。桑榆、日落時，其光尙留於桑榆之上，故借爲西方之稱。後漢書：「失之東隅，收之桑榆。」⑰○孟嘗、字伯周，漢順帝時，爲合浦太守，性情高潔。⑱○阮籍、字嗣宗，三國魏尉氏人。偶儻不羈，嗜酒放蕩。率意獨駕，每至途窮，輒痛哭而返。言是乃猖狂，吾輩豈可效之？⑲○三尺、童子一介、一人。⑳○請纓、終軍年二十，請受長纓，羈南越王，致之闕下。今謂投軍報國曰請纓。曲禮二十曰弱冠。此言比終軍弱冠之年。㉑○投筆、漢班超嘗爲人書記，意不屑，投筆，有封侯萬里之志。後果封定遠侯。

㉒○宗慤、南北朝宋南陽人，字元幹。少時，叔父問其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後果封洮陽侯。㉓○舍、同捨。簪笏、冠簪與手版，仕宦所用。百齡、百年富貴之途。言捨去仕宦而勿爲。㉔○昏定而晨省、爲人子之禮。萬里、言往交趾省親，路隔萬里之外。

㉕○謝玄爲叔父安所器重，嘗曰：「譬如芝蘭玉樹，必使生於庭階。」後遂以喻子弟之佳。㉖○孟母三遷、爲子擇隣，此言幸與諸賢相接。㉗○論語：「鯉趨而過庭。」言子承父教。此謂異日到交趾，侍受父教，忝陪孔鯉趨庭之對。㉘○勃時年十九歲，以童子自居，故曰捧袂。龍門、漢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勃謂今日託姓名於關公之門，亦若登龍門。㉙○楊

意、漢楊得意會鸛司馬相如，後相如遂顯。凌雲，賦名，司馬相如所作。此言不逢楊得意之薦，誦相如凌雲之賦，而自惜其不遇耳。

④ 鍾期，即鍾子期，春秋時楚人。流水，伯牙鼓琴，志在流水。鍾子期曰：「洋洋若江河。」此謂既遇閻公之知音，即呈此序，又何慚愧。

⑤ 蘭亭，在浙江紹興縣西南。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王羲之與朋好修禊於此。

⑥ 梓澤，晉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言已荒廢而爲墟。

⑦ 言居末座，而僭作序，故有此謙詞。

⑧ 疏，布也。引，文體名，即序。

⑨ 一言，一切言語。賦，數陳其事。詩，兩句爲一韻，謂八句俱成。

⑩ 滕王，唐高祖子元嬰，詔封滕王，遂以名閣。佩玉鳴鸞，歌者衣上之飾。罷歌舞，謂宴罷歌舞亦罷。

言滕王時閣中之盛況，今已衰歇。

⑪ 畫棟二句，南浦，在今江西南昌縣西南，往來艤舟之所。謂朝看畫棟，如飛南浦之雲。西山，山名，在今江西新建縣西，謂暮收朱簾，如捲西山之雨。

⑫ 言景物改換，時節亦異，不知已幾易春秋。

⑬ 帝子，指元嬰，檻軒前之欄，空自流，傷其物是而人非。

【語體】南昌是舊時的郡名，現在稱洪都府。是天上翼軫二星分野的地方，地勢接連衡山廬山。

在三江的上面，像那衣的有襟，占了五湖的中間，像那衣帶的束着。控制荆蠻的區域，接連甌越的境界。物的善華是天的寶貝，劍上的龍文光彩，直上斗牛二星的地域；人的英傑，是地的靈秀，高士徐穉住在太守陳蕃設的榻上。大郡像雲霧般的排列着；名人像星球般的奔馳着。亭臺城池，靠着夷夏的交界，賓客主人，都是東南的美秀。都督閻伯嶼氏的雅望，前驅着棨戟，遠遠地光臨；宇文鈞新州牧的令範，車馬暫且駐着。恰逢官吏休沐的日子，遠方來的客人很多。像那蛟氣之騰，鳳毛之起，才華富盛，是孟學士的詞宗；紫電劍的光鋸，青霜劍的鋒利，兵器衆多，這是王將軍的武庫。家父在交趾做官，我因省親過此，自問年紀甚輕，知道什麼事，居然躬逢盛宴，真是榮幸極了！首敘地勢之雄，次述人物之異，更言賓主之

美及己之躬與盛宴。）

時當九月，正在三秋，水潦已盡，寒泉很清，煙光凝結，暮山紅紫。賓客車馬，往來在路上，采訪風景，登臨着高陵。到了滕王建閣的長洲，便得當時仙人住的舊館。但見聳着碧綠的層疊的峯巒，高出重重雲霄之上；高閣的影子，像流丹般，下臨大江。水中的島嶼，曲折迴環；江邊的宮殿，分列若山。披開錦繡的門屏，俯視雕刻的屋棟。山原深遠，足以盡我的目力；川澤廣大，足以駭我的所見。地上里門排列着，都是鐘鳴鼎食的大家；津口舸艦列着，都是青雀黃龍的船軸。虹氣銷除，雨過天晴，光彩映照在雲衢的中間。天上的落霞，水邊的孤鶩，好像一齊飛舞；碧綠的秋水，高遠的天空，遠望竟是一色。漁人唱着晚歌，聲音傳遍在鄱陽湖邊；雁陣驚着寒冷，鳴聲斷絕在衡山峯上。遠吟低唱，雅興流連飛舞。晚秋的爽氣，發於萬籟中，清風便徐徐地起來；女樂的細歌，凝止在侍宴的旁邊，白雲也爲他停留。座中已有像雕園中綠竹般的有德而善飲的，又有像鄴水朱華般的能文而善書的。這樣的良辰美景，賞心樂事都全，會着賢主嘉賓。窮極觀覽在中天之際，極盡娛樂在閒暇之時。天高呀地遠，覺得宇宙沒有窮盡；興盡了悲來，知道盈虛自有定數。望長安在日下，指吳會在雲間。地缺東南，勢盡於南，而南溟最深；天傾西北，柱高於北，卻是北辰最遠。關山難於越過，有誰可憐不得志的人？萍水偶然相逢，都是他鄉之客。懷思君門，不可得見，想要奉召到皇宮，不知要等到什麼年份？（敍在閣中相敘，由閣中望閣外之遠景近景，及宴時之各種人物，

諸般逸興。）

唉！時運不齊，命途多不好。馮唐的年紀易老，李廣的侯爵難封。賈誼屈辱在長沙，這時也並非沒有聖主；梁鴻逃避在海曲，這時也豈是沒有明時？所靠的，君子能夠安貧，達人能夠知命。年齡愈老，應當格外強壯，那裏知道白首的心思？境地窮困，應當格外堅忍，不肯墜落青雲的志向。酌了貪泉卻覺清爽，處着涸轍，還是歡悅。北海雖遠，乘了風勢，可以扶搖直上。日出的時候，已是過去，補救在日落的時候，也不算遲。像孟嘗一般的高潔，空存着保國的心思；像阮籍一般的狂妄，怎可學他窮途的哭泣呢？（由懷才不遇，說到士雖遭時命之窮，正當自勵。）

勃是三尺童子，一個書生。沒路請纓報國，比於終軍弱冠的年歲；有懷投筆從戎，仰慕宗愨的長風破浪。捨去百年富貴的宦途，定省晨昏在萬里的外面。自問並不是謝家的寶樹，卻近了孟氏的芳鄰，與諸賢相接。他日到了交趾，侍受父教，叨陪孔鯉趨庭的對答；今晨捧袂進來，喜托姓名於閻公的門下，好似登了龍門一般。不逢楊意，撫誦相如的凌雲賦，自惜不遇；既遇鍾期，彈奏伯牙的流水曲，有何慚愧呢？（自負不凡，及得與盛會，遇知音，不敢辭作序。）

唉！名勝的地方，不能常在，興盛的筵會，難以再遇。蘭亭變做陳迹，金谷園成爲丘墟。臨別贈言，既承閻公的恩餞，登高作賦，要希望在會的諸公。敢竭我誠，恭敬地做了短序，一切言語都已陳述，再做一首

四韻八句的小詩（言己居末座，僭而作序，尙望與會諸公大作，以謙詞作結，卽引起作詩。）

滕王高閣，臨在江邊，從前佩玉鳴鸞，盛極一時；現在卻沒有了歌舞。可是佳景仍在，朝看畫棟，好像飛着南浦的浮雲；暮收朱簾，宛如捲着西山的細雨。閒雲映在深潭，白日悠悠自在。物象改換，時節不同，經了幾度的春秋。閣中的帝子，而今在那裏？檻外的長江，空自長流着。（詩意淡古，傷今弔古。）

與韓荊州書

李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卽其人焉。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倅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

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一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卽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爲侍中，尙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爲祕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之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倘急難有用，敢効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技，○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紙筆，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閒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幸推下流，○大開獎飾，○唯君侯圖之一。

【註釋】○談士，工於談論之士。○萬戶侯，食邑萬戶之侯。漢制：封侯，小者食邑三四百戶；萬戶，則侯之最大者。○韓荆州，卽韓朝宗。唐玄宗時，朝宗爲荊州刺史。故以此稱之。○吐握，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龍門，喻高名碩望。後漢書：李膺傳：「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龍蟠鳳逸，喻俊秀。○收美名，定聲價。○毛遂，戰國時趙平原君三千食客之一。○穎，錐銚。戰國時趙平原君將至楚定縱約，毛遂自薦請從。謂平原君曰：「遂得早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喻必能自顯其才。○隴西，縣名，隋置，故城在今甘肅隴西縣西南。布衣，庶人之稱。

①楚漢，卽荊州古號。 ②干，犯也。 ③抵，觸也。 ④心雄萬夫，言志大。 ⑤氣義，氣節與道義。 ⑥疇曩，平昔。 ⑦倚馬，卽倂音謀，齊等。 ⑧造化，天地化機。 ⑨究，窮盡其理。 ⑩長揖，拱手自上而至極下。士見公卿，長揖不拜。 ⑪倚馬，謂作文敏捷。晉桓溫北征，命袁宏倚馬前作露布文，手不停輟，俄成七紙，殊可觀。 ⑫司命，星名。周禮，春官大宗伯：「司命。」注：「文昌第四星。」謂主司文章者。 ⑬權衡，星名，亦稱物之具。莊子法筵：「爲之權衡以稱之。」謂評量人物者。 ⑭品題，評論人物。 ⑮揚眉吐氣，得志激昂奮發之意。言已得見所長於韓荊州前，猶致身青雲，便可奮發有爲。 ⑯王子師，東漢人。豫州，卽今河南省。 ⑰未下車，官吏到任曰下車。辟，音闢，徵召，下同。荀慈明名爽，淑之子，爲荀氏八龍之一。 ⑱孔文學，名融，孔子二十世孫。獻帝時爲北海相，故又稱孔北海。 ⑲山濤，晉人，字巨源。武帝時爲吏部尙書，清儉無私，甄拔人物，皆一時之選。冀州，古九州之一，今河北山西二省及河南黃河以北一帶。 ⑳甄，音真，察也。拔，提也。言甄別人材而薦舉之。 ㉑侍中尙書，均官名。 ㉒祕書郎，官名。 ㉓清白，操行純潔無瑕。 ㉔赤心，誠心。後漢書，光武帝紀：「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 ㉕國士，指韓荊州，言其才德爲國內所重，所謂國士無雙。 ㉖謨猷，謀爲。籌畫，計策。 ㉗卷軸，古代圖書。皆長卷，以貫軸卷舒之。 ㉘言污其耳目。 ㉙雕蟲小技，北史李渾傳：「謂魏收曰：『雕蟲小技，我不如卿；國典朝章，卿不如我。』」此謂詞賦末藝。 ㉚芻蕘，刈草曰芻，音粗，析薪曰蕘，音饋，謂草野之人。 ㉛書人，繕寫之人。 ㉜青萍，劍名。結緣，玉名。 ㉝薛下，薛燭善相劍，下和得玉璞，喻賞識之真。 ㉞下流，品位居下。 ㉟獎飾，嘉獎而藻飾。

【語體】

白聽得天下善於談論的士人，相聚着說道：「活在世上，不必定要封萬戶侯，但願見到

一次韓荊州的面便足了。」爲什麼令人景仰傾慕竟到這樣的地步呢？豈不是因爲有了周公的風尚，親自行着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的事情，使海內的豪傑英俊，都奔走來歸附。一登龍門，便聲價十倍；所以俊逸的士人，都要收名定價在君侯那裏。君侯不拿富貴去驕傲他，寒賤去忽略他，那末三千客中，

必定有個毛遂，使白能得自顯其才，就是那個人呢！先從天下談士贊荊州說起，再敘其平日得士，又從毛遂落到自己，言己在羣士爲優異者。）

白本是隴西地方的庶人，流落在楚漢的地方，十五歲就喜歡劍術，到處去干着諸侯；三十歲文章學成，歷次接觸着卿相。雖是身長不滿七尺，但雄心卻勝過萬人，王公大人都稱贊那氣節道義。這是平昔的心跡，怎敢不盡言在君侯的面前呢？君侯的制作和神明齊等，德行感動天地，筆鋒參透天地的化機，學問窮盡天上人間的奧妙。希望君侯開張着心顏，我來拜見時，不要便遭拒絕。如果必要接待我盛筵，縱容我清談，請試我每天做上萬的文字，倚在馬上，便可立等。現在天下的人把君侯當做文章的主司者，人物的評量者，一經品題，便可算做佳士。現在君侯怎麼吝惜階前一尺的地方，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奮發，致身青雲呢？（自敘後，言己平日能見重於諸侯卿相，乃又願識荊州豪氣逼人，無寒乞態。）

以前王子師做豫州刺史，沒有到任，就徵召那荀慈明；到任以後，又聘召孔文舉。山濤做冀州刺史，甄拔了三十多人；有的做侍中或尚書，這是前代所稱美的。而君侯也曾薦過嚴協律，進去做祕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的一班人，有的因爲有才名，受君侯的知遇，有的因爲操行清白，受君侯的賞識。白每觀他們撫躬自問，銜恩感德，忠義的心，奮勇發出。白因此感激，知道君侯推誠心到許多賢人的腹中，所以不肯歸到別人，卻願委身給國士。倘有急難的時候，用得到我的地方，我情願將微賤的身

子來報効。並且人不是堯舜，那個能夠盡善盡美？白的謀畫計策，怎敢自己矜誇？至於制作的文字，積成了許多卷軸，卻要想拿來污君侯的耳目，恐怕雕蟲小技，不合大人哩。倘蒙君侯的賞識，要觀草野的文字，請賜紙筆，並抄寫的人，然後回去掃除空屋，謄寫了呈上。庶幾青萍的劍，結綠的玉，能夠長久有價值的在辭燭下和的門了。幸願君侯推恩德到下位的人，大大地獎勵我，這全靠君侯替我打算了！（借前人薦賢，說到荊州接引後進，故動其薦己之心，願以報國士知遇之恩，以文章自薦作結。）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爲懽* 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一羣季○俊秀，皆爲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註釋】○逆旅，客舍。○浮生，人生世上，漂浮無定，故曰浮生。○秉燭夜遊二句，秉，執也，或作炳。古詩十九首：「晝短苦

夜長，何不秉燭游？」魏文帝與吳質書：「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陽春，春日。見梁

元帝纂要。○煙景，良辰美景。○大塊，地也。莊子，齊物論：「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文章，文采。○天倫，謂人倫以天合者。

如父子昆弟。○羣季，諸弟。○惠連，謝氏，爲族兄靈運所稱賞。後因以爲美弟之稱。○康樂，謝靈運襲祖爵，爲康樂侯，故世

又稱謝康樂。⊙瓊筵、喻筵席之珍貴。坐花園羣花而坐。⊙羽觴、爵也。醉月、謂醉酒於月下。⊙晉石崇有金谷園，宴賓園中，賦詩不成者，罰酒三斗。

【語體】天地是萬物的旅舍，光陰是百代的過客。人生世上，漂浮地好似做夢一般；所有的歡樂，能有多少？古人拿了燭火，夜裏遊玩，實在很有道理的。（說夜遊之故。）

況且三春佳日，給我良辰美景；大地給與許多文采。在桃李盛開的園中，會着那兄弟們，敘天倫的樂事。（說設宴本意。）

許多兄弟，都有謝惠連的才情；我們的吟詩，總覺不如謝靈運。幽雅的欣賞沒有完，高談闊論反覺清逸。大家圍在花叢的中間，設着極盛的筵席；很快地喝着酒，沈醉在月下。沒有好的作品，怎能夠表示幽雅的懷抱？如果有做詩不成的，照金谷的成例，罰酒三杯。（說春夜宴桃李園，及作詩之由。）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復⊙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鋌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一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

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膈臆；○誰訴？
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斲，○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
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一鳴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
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旄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
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
沒脛，○堅冰在鬚；鷺鳥休巢，○征馬踟躕；○繪纊；○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
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覆沒。
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一鼓衰兮力盡，矢竭兮
絃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礫。鳥無聲
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沈沈；○鬼神聚兮雲霧霽；○日光寒兮
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
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
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閒，秦起長城，竟

海爲關，荼毒生靈。④萬里朱殷。⑤漢擊匈奴，雖得陰山。⑥枕骸。⑦徧野，功不補患。一
蒼蒼蒸民。⑧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
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悵悵。⑨心目，寢寐見之。布奠
傾觴。⑩哭望天涯。⑪天地爲愁，草木悽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⑫人其流
離。⑬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守。⑭在四夷。一

【註釋】 ①垠，音銀，界限。 ②覓，音炯，遼遠。 ③縈帶，言縈繞如帶。 ④糾紛雜亂。 ⑤黯，深黑，兮，語助詞，慘悴，悽愴。 ⑥曠，

日入餘光。 ⑦鋌，音挺，疾走貌。亡羣，各獸失散也。亡同無。 ⑧亭長，秦漢之制，每十里有一亭，亭有長，掌捕劫盜賊者。 ⑨齊魏，戰
國時二國名。徭，役也。皮，音恕，守邊卒。 ⑩荆，楚國。召募，招兵。 ⑪沙草，長牧，侵曉即起，牧馬于沙草之地。 ⑫河冰夜渡，黑夜
遇敵，踏着冰渡河。 ⑬膺，意不泄。膺，音愎，臆本作肫。 ⑭多事，征伐。 ⑮中州，中原。耗，消損。鞞，音妒，敗壞。 ⑯古稱戎
夏，王師，天子之兵。古天子以文教安天下，戎狄中夏，皆不敢抗拒王師，以其用正也。 ⑰迂闕，謂言行遠於事理。 ⑱伺便，
謂伺察其便而入寇。 ⑲期門，官名，漢武帝時置，掌執兵扈從。後漢書，銜期傳注：「武帝將出，必與北地良家子期於殿門，故曰
期門。」 ⑳迴，運也。組練，軍隊。本左傳「組甲被練」之文，是軍士戰服。 ㉑利鏃，銳利的箭頭。鏃音曷。 ㉒主客合圍而
相擊，則金鼓互喧，山川亦爲之震眩。 ㉓謂擊戰之聲震動，可分山河。人馬之聲，無異于雷電之崩。 ㉔歷，音形，自驟至踵曰
歷。 ㉕鴛鳥，如鷹鷂之屬。休集，謂畏寒休於巢中。 ㉖踟躕，不進貌。 ㉗繒，帛也。繒，綿也。 ㉘天假強胡，謂胡人慣受寒
冷，是天假之機會。 ㉙悲陵，恃勢陵人。 ㉚輜重，軍中裝載衣物之車。 ㉛都尉，官名。 ㉜長城，西起甘肅安西縣布隆
吉甫城，東抵河北臨榆縣山海關，長五千四百四十里。 ㉝蹙，音蹙，迫也。 ㉞浙浙，微風聲。 ㉟沈沈，俗作沉，昏暗貌。

①因寡寡、音覓、陰慘貌。②③牧、李牧、趙之良將。林、北方部落名，有東西兩林；胡、北狄曰胡。考工記總敘：「胡無弓車。」鄒司農注：

「胡、今匈奴。」④匈奴，在秦漢時最盛，領有今內外蒙古之地。⑤謂漢傾動天下的力以禦邊疆。⑥⑦彈、音單，盡也。痛、音甫，病也。

⑧獵狃，亦作獵狃，北狄名。周宣王時入寇，逼近京邑。王命尹吉甫伐之，逐之太原而歸。⑨太原，在今山西省。

⑩朔方，地名。即內蒙古之鄂爾多斯地。⑪飲至，古者戰勝而歸，皆至於廟而飲。策勳，書其功於策。⑫穆穆，和敬貌。棣、

閑習貌。⑬茶毒，喻酷虐。生靈，百姓。⑭朱、紅色。殷、音煙，赤黑色。血色本紅，久則變爲殷。⑮陰山，崑崙北支，在內蒙一帶。

⑯枕骸，謂骸骨相枕。⑰蒼蒼，茂盛。詩：秦風，蒹葭篇：「蒹葭蒼蒼。」蒸民，衆民。⑱悄悄，憂思貌。⑲謂設靈而祭。

⑳向天邊臨風仰望而哭。㉑四年，荒年。老子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㉒流離，謂窮困而轉徙道路。㉓守、守土。

謂惟宣文教，以行王道，使戎夏爲一，則四夷各爲天子守土，而無須戰爭。左傳：「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

【語體】 很廣大的一片平沙，沒有邊際，荒遠遼闊，不見人跡。河水像帶一般的縈繞着，許多山峯

很雜亂地羅列着。風木嗚嗚悲鳴，日色暗淡無光，呈現出一種悲慘的氣象。蓬已折斷，草也枯黃，冷冷地

好像落霜的朝晨。這個地方，鳥兒不肯飛下，野獸疾走，弄得離羣失散。亭長告訴我道：「這是古戰場呀。

常在這個地方，覆沒三軍的人馬，往往在天陰的時候，可以聽見鬼的哭聲。」傷心啊！這是秦代的戰場

呢？漢代的戰場呢？還是近代的戰場呢？（先將戰場寫出愁慘氣象。傷心哉！總弔一筆，非常沈痛。）

我聽見從前齊魏派兵出邊戍守，荆韓招募士卒，奔走萬里的路程，連年流落在外面。朝晨牧馬在

沙草上邊，夜裏渡着河冰的上面；地是這樣的闊，天是這樣的長，不知道歸鄉的路程。寄託身子在鋒刃

上面，憂思悶在心裏，去告訴那個秦漢以來，常常征伐四夷，中國的耗損敗北，沒有一代沒有的。古時說戎狄中夏不和，王師抵抗。後來文教失了正道，武臣喜用奇兵，但是奇兵和仁義是兩樣的，以為王道太迂闊了，卻是沒人肯做。（就秦漢之先說到秦漢以來戰場之苦，殺傷之慘。）

唉！唉！我想北風吹動漠地時，胡人乘着機會進攻。主將輕視敵人，衛兵們和他交戰。曠野裏豎了旌旗，河裏連着軍隊；軍法嚴重，心裏駭怕；威權尊重，性命微賤。銳利的箭頭，穿入骨裏，驚人的沙塵，撲到面上。主客兩軍互相攻擊，金鼓喧攘，山川也給他震眩；喊殺連天的聲音，可以分裂江河，人馬交戰的聲勢，無異雷電的崩放。至於像那陰天凝結不開，寒氣凜冽在海的邊隅，積雪埋沒了足脛，堅冰凝結在鬚上；便是兇狠的鳥兒，躲在巢中，不敢出來；征戰的馬匹，也徘徊着不肯前進；身上穿的衣服沒有煖氣，冷得指頭好像要落下，皮膚好像要分裂。當這冷極的時候，天給強胡的機會，靠了殺氣，來互相剪伐屠殺。直接截住了輜重，蠻橫地攻擊士卒。都尉新近投降，將軍覆沒死亡。屍身填在大港的岸上，血液流滿長城的空穴。不分貴賤，一同做了枯骨。這種悲慘的事，可以說得盡麼！（細寫初戰未覆，苦寒淒慘，及正覆時的詳情。）

鼓聲衰歇了。氣力也窮盡了；弓箭完結了，弦線也斷絕了。白刃交加啊，寶刀也折斷了；兩軍相迫啊，死活已可決定了。投降麼？終身做夷狄；戰鬪麼？骨頭露在沙礫上面。鳥兒已經沒有聲音了，山上很是靜

寂夜正長得很呢，風聲淅淅地吹着。魂魄結合啊，天色沉沉地黑暗；鬼神聚集啊，雲霧陰陰地悽慘。日光寒涼啊，草很枯短；月色慘淡啊，霜很潔白。天下傷心慘目的事情，竟有這樣的麼？我聽說李牧用了趙卒，大大的破了林胡，開拓了地方千里，把匈奴驅逐出去。漢朝傾動了天下，弄得財盡力疲。講到用守邊的人，只要得當罷了，豈在人數的多少麼？周朝驅逐玁狁，北而到太原，已把朔方做了城池，班師回鄉，禱告太廟，功勞寫在簿上，和樂安閒。君臣的中間，威儀是和敬嫻習。秦朝築了長城，盡海做關，殘害了許多百姓，萬里的地方，都有赤黑的血色。漢朝攻擊匈奴，雖得陰山的地方，但屍首互相枕藉，滿山遍野，功勞抵不過損失。（先重寫三軍欲覆未覆時，及已覆後情形，又歎周、怨秦、漢之戰爭，則近代不言可知。）

許多的百姓，那一個沒有父母？提攜懷抱，只怕他的不能長壽。那一個沒有兄弟？像手足一般的親近。那一個沒有夫婦？相敬如賓，相愛如友。生着是有什麼恩惠？殺掉是有什麼怨讎？他的生死存亡，家裏也沒有知道。聽見人家講起，還是將信將疑；憂在心目中間，睡覺的時候，也看見他。設了祭奠，酌着酒漿，臨風向天仰望，號咷大哭。這時候天地替他憂愁，草木替他悲悽。弔祭不到，精魂靠着何處？大軍的後來，必有荒年，百姓又要流離失所。唉！是時會呢？還是命運呢？從古以來是這樣的。怎麼辦呢？只有宣揚文教，施行仁義，使四夷各爲守土，方可避免戰爭。（描寫生民罹於戰爭之痛苦，以及其家中之酸楚。未始結出一篇主意。）

陋室銘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一苔痕上階*，○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①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一

【註釋】

○陋室，室名。其故址在今安徽和縣。

○德馨，書：「明德惟馨。」言德之香氣遠聞。

○苔，孢子植物，着生地面或

石上，如地錢、鱗苔等。階，同階。

○鴻儒，博學之士。

○白丁，平民。

○素琴，即無絃琴。晉陶淵明酒酣，輒撫無絃琴以寄意。

○金

經，即金剛經。

○絲竹，音樂之總稱。

○案牘，官中文書。勞形，謂形神勞頓。

○南陽，秦郡名。在今河南省西南部，及湖北省北部

地。漢治宛，即今河南省南陽縣地。諸葛廬，即三國時諸葛亮之廬。劉備三訪之，始獲見。

○子雲，揚雄字。西蜀有元亭，即子雲所

居。○何陋之有，見論語子罕篇：「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語體】

山不必在乎高，祇要有仙便有名聲；水不必在乎深，祇要有龍便有靈異。這間很粗陋的房舍，惟我住了，得到德的馨香。（以山水引起陋室，並言在德之馨，不在室之陋。）

苔痕延到階前，蒼翠碧綠；草色映入簾中，青葱可愛。談談笑笑，有博學之士；來來去去，沒有布衣的人。在這房間裏可以彈彈無絃琴，看看金剛經；沒有絲竹的聲音來擾亂我的耳朵，沒有官中的文書來煩勞我的形體。好比南陽地方的諸葛廬，西蜀地方的子雲亭。孔子說道：「有什麼粗陋呢？」（記室中景，及室中事，並引證陋室，以孔子語作結。）

阿房宮賦

杜牧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鬪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閒，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爲秦宮人。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鬢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輾轉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閒。鼎鑪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邈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一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鑄，用之如泥沙。使負

棟之柱，^①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②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③多於在庾^④之粟粒；瓦縫參差，^⑤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⑥之城郭；管絃嘔啞，^⑦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⑧之心，日益驕固。戍卒^⑨叫，函谷舉^⑩。楚人一炬，^⑪可憐焦土。一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⑫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⑬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一

【註釋】

①首句，六王、齊楚韓趙燕魏六國之王。一統。②蜀山、蜀中之山，材木最盛之地。兀，高而上平。阿房，宮名。故址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阿，音烏。言蜀山材木盡，而阿房宮成。③驪山句，驪山，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南。北構西折，構造也。驪山在北，言自驪山起造，曲折而西至咸陽。秦孝公始都咸陽，今陝西長安縣東有渭城故城卽是。④二川，渭川、樊川。溶溶，水盛貌。⑤廊腰，廊之轉折處。綬，繒之無文者。言廊腰之曲折，如繒帛之迴環。⑥簷際有翹出如牙者，謂之簷牙。啄，鳥食。言簷牙之尖聳，如羣鳥之爭啄。⑦鉤心鬥角，言宮室結構之交錯而細密。今亦以謂人用心深刻，或刻意經營。⑧盤盤，周轉。⑨困困，音窘，回旋。⑩蜂房，言密接如蜂之窩。水渦，言回旋如水之旋渦。⑪蟲，高聳貌。落，居處。後漢書，仇覽傳：「廬落整頓。」注：「落，居也。」如村落，院落等是。⑫長橋臥波，自阿房渡渭至咸陽，有長橋橫於波上，其形似臥雲從龍，疑長橋之形似龍，而橋邊無雲。⑬自殿下直抵南山之麓，架木爲複道，若行於空中。朱碧相照，疑其爲虹，然天未雨而霽。⑭冥迷，謂昏遠迷離。⑮歌臺，暖響二句，言臨臺而歌，則響爲之暖；如春光之融和。⑯舞殿冷袖二句，言舞罷下殿，則袖爲之冷，如風雨之淒涼。⑰妃，次於

后者嬪婦官名。媵，從嫁之媵。媼，亦婦官名。言皆六國之宮妃。①王子皇孫，貴人之子孫，言皆六國之公族。②辭樓，辭六國之樓；下殿，下六國之殿。③輦，乘車而行，來至秦國。④疑其星，言鏡之多。熒熒，光豔。⑤疑其雲，言髮之多。擾擾，猶紛紛。鬢髮爲飾。⑥渭流，渭水。膩，滑澤。⑦椒闥，椒、香水、蘭、香草。⑧雷霆，喻宮車聲之振動。⑨轆轤，車聲。⑩杳冥遠所之，所到。⑪綬立句，綬立，舒徐待幸，天子車駕所至曰幸。⑫秦始皇在位三十六年，宮人有終其身未見者。⑬倚臺，言堆積如山。⑭鏐，釜屬。⑮礫，小石，謂視金如塊，視珠如礫。⑯邈，接連。⑰錙銖，數之少者，細微也。⑱棟柱，棟，卽俗言大梁。柱，楹也。⑲梁椽，梁，亦屋材，左右各一，自南至北，架於四經柱之一端，以承屋之重者。椽，架梁之短木，以承屋瓦者。⑳鱗鱗同鄰鄰，光耀。㉑庾，倉之無屋者在，曰倉，在野曰庾。㉒參差，音村雌，不齊。㉓九土，卽九州。㉔嘔啞，管絃聲。㉕獨夫，無道之君，指秦始皇。㉖戍卒，守邊軍士，指陳涉。㉗音恕。㉘所，卽谷舉，謂漢高祖入函谷關，舉，攻拔。㉙楚人，指項羽。炬，火炬，謂羽燒秦宮室。㉚族，刑及父母妻子曰族。㉛遞，更迭。

【語體】 六國覆滅，四海統一。蜀山的樹木完了，阿房宮便造成了。宮殿樓台覆壓着三百多里，和

天日相隔離。從驪山的北面造起，曲曲折折，一直到西面的咸陽。樊川渭川廣大地流進了宮牆裏邊。隔開五步一個樓，十步一個閣。廊腰曲折，像繒帛的迴環；簷牙高聳，像羣鳥的高啄。或樓或閣，各抱着地勢，結構交錯而細密。周迴曲折，密接如蜂房，回旋如水渦，高高聳起，不知道有幾千萬座。長橋臥在波上，疑他的形體，好像是雲中的龍；架木做着複道，像在空中行走，朱碧的顏色相照，好像是雨後的虹霓。高高低低，昏遠迷離，也辨不出東南西北。臨臺歌舞，聲音也暖，像春光的融和。舞罷下殿，衣袖也冷，像風雨的淒涼。一天的裏面，一宮的中間，卻是氣候不同。一般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了六國的樓殿，駕了車子來

歸附秦國；朝唱聲歌，夜弄管絃，來做秦國的宮人。疑是明星的光耀，却是打開妝臺的鏡子呢。疑是綠雲的紛紛行動，卻是梳妝朝晨的鬢髮呢。渭河的流水高漲滑膩，原來是宮女拋棄的脂粉水呀。好似煙斜霧橫，原來是焚燒椒蘭呀。好似雷霆的聲音，驚人耳目，原來是宮中的車輛經過啊。轆轤的車聲，遠遠聽着，很遠地不知道牠到那裏去啊。每人的肌膚面貌，極盡媚態，窮竭妍麗。有的引着頭頸很遠的探視，希望皇上的臨幸，沒有見過皇帝面的人，竟有三十六年！這都是燕趙的收藏，韓魏的經營，齊楚的精華，經了幾代幾年，掠取人家，積起來像山一般。一旦他們不能保存，都輸送到這裏。鼎當做釜，玉當做石，金像磚塊，珠像沙粒，接連着拋棄，秦人看了也不十分愛惜。（起處總寫阿房落成，及其高大瑰麗，次細寫宮中樓閣之多，橋梁道路之遠，宮殿歌舞之盛，宮中美人之多，及珍奇之衆。）

唉！一人的心，千萬人的心啊！秦喜歡紛華奢侈，別人也念他的家裏。怎麼取牠雖是錙銖的細微也要拿完，用牠却像泥沙一般呢？使得棟梁的木柱，比南畝的農夫還要多；架梁的椽子，比機上的工女還要多；光耀的釘頭，比倉裏的粟粒還要多；瓦縫的參差不齊，比周身的絲縷還要多；橫直的欄杆，比九州的城堡還要多；絲竹的聲音，比市人的說話還要多。使天下的人，不敢議論，只好怒在心裏。獨夫秦始皇的心思，一天一天的驕橫。所以戍卒陳涉起來一呼，高祖攻破了函谷關。楚霸王項羽放了一把火，可憐只剩得一片焦土。（寫秦愛紛奢，驕橫斂怨，民不堪命，以致亡國。無數壯麗，只「可憐焦土」四字了之。）

唉！滅亡六國的是六國自己呢，不是秦。族滅秦國的，是秦國自己，不是天下呢。唉！假使六國各自愛他的人，便可以抵敵秦國；秦國再愛六國的人，那便可從三代遞傳到萬代做皇帝，有誰敢去族滅他呢？秦人不及自己哀傷，卻是後世的人去哀傷他；後世的人哀傷他，卻是不肯拿他來做殷鑒，也只使得後世的人，再哀傷後世的人啊！（痛惜六國，痛惜秦；亦不但痛惜六國與秦，感慨不盡。）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一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

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一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一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倦；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一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

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一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一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一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

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①廟焉而人鬼饗。^②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一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③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一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④不行、人其人、^⑤火其書、^⑥廬其居、^⑦明先王之道以道^⑧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⑨其亦庶乎其可也。一

【註釋】^①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之苦縣人、外字曰聃、亦稱老聃、仕周、爲柱下史、著道德經、苦音戶。^②坐井觀天、喻所見之小。^③煦煦、小惠貌。^④子子、小也。^⑤火於秦、始皇從李斯議、收天下書、除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外、悉燒之。^⑥黃老於漢、

漢文景世、崇黃帝老子言。^⑦佛於漢明帝時入中國、至北魏蕭梁隋代而益甚、翻譯經典、卽始于此時。^⑧不入于楊、二句、楊、楊朱、倡爲我之說、于儒教爲異端、墨、墨翟、倡兼愛之說、與楊子並稱。^⑨孔子至周、問禮老聃。^⑩佛遣三弟子教化震旦、稱孔子爲儒童菩薩、見清淨法行經、按係僞經。^⑪爲孔子者、治孔子之道者。^⑫誕、音但、妄爲大言。^⑬士農工商僧道共六。

①儒釋道三教。②湮鬱、抑塞。湮音因。③符籙，符以竹爲之，分爲兩片，各持其一以爲信。籙音徒，印。④天常、倫常。⑤亡、古無字。⑥戎狄是膺二句，見詩魯頌。膺，伐擊。荆、楚、國、舒、國名，今安徽舒城縣。⑦郊焉句，郊，祭天；假，通作格，至也。⑧廟焉句，廟，祭先王，饗受也。⑨荀、周荀卿，名況，著荀子。揚，漢揚雄，字子雲，著法言、太玄。⑩不塞二句，言異端不塞不止，吾道不流不行。⑪人其人，僧道俱令還俗。⑫火、燒也。絕其惑人之說。⑬謂寺觀改民房。⑭道同導。⑮寡寡孤獨句，老而無婦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幼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子曰獨。四者皆窮民之無告者也。廢疾，體力不全者。謂無佛老之害，故皆得有所養。

【語體】用博愛的道理待人叫做「仁」，做着合宜的事情叫做「義」；從這樣做去的叫做「道」，自己心裏滿足，不必等待他人的，叫做「德」。仁和義是固定的名稱，道和德是虛位。所以道有君子小人的分別，德有吉凶的不同。老子的以仁義爲小，並不是過意謗毀他，因爲他所見到的實在太小了；坐在井上看天，說是天小的，並不是天小啦。他把小小的恩惠算做仁，小小的事情算做義，他以仁義爲小，自然應當的了。他所說的道，是講他的道，不是我所講的道；他所說的德，是講他的德，不是我所講的德。凡我所叫的道德，合仁和義一同講的，這是天下的公論。老子所說的道德，離開了仁義講的，這是一人的私言。（開首闡明道德應合仁義，闕去老子之說，括盡全篇。）

周道衰微，孔子已死，詩書被秦焚毀，漢朝用黃老的學說，晉魏梁隋的中間，佛教盛行。他們講的道德仁義，不是跟了楊朱，便是跟了墨翟；不是跟了老子，便是跟了佛教。相信了那個，必定排斥這個。進去

的便附和它，把它做主體，不進去的便奴隸它，污辱它。唉！後世的人，如果要想聽到仁義道德的真義，從那裏去聽呢？崇拜老子的人說道：「孔子是我先生的弟子。」崇拜佛教的人說道：「孔子是我先生的弟子。」崇拜孔子的人，聽慣了那種說話，倒喜歡佛老的誇大而自己謙小，也說道：「我先生也曾經拜他做師的。」不但在嘴上說，竟又寫在書上。唉！後世的人，雖是想要聽到仁義道德的真義，將從那裏去找得呢？人家的喜歡怪誕的學說，真是太過分了！不求它的開端，不問它的終結，只是要聽怪誕的學說。（言異端並起，對於道德仁義，入主出奴，佛老之說甚怪，人又好之，反足以勝吾道——是一篇綱領。）

古時的百姓有士農工商四種，現在的百姓有士農工商僧道六種；古時的教者只有一個儒家，現在的教者卻有儒釋道三個。種田的只有一家，吃米的却有六家；做工的只有一家，使用器具的却有六家；做商的只有一家，靠着他們的卻有六家；這樣做法，怎麼百姓會不窮困而且做盜賊呢？（言佛老之害。）

上古的時候，人的敵害多極了。有了聖人出來，然後教他們相生相養的道理。做他們的君，做他們的師。趕掉蟲蛇禽獸，卻把百姓遷到中國。身上寒冷了，就替他們做衣裳；腹中饑餓了，就給他們東西喫；住在樹木上邊，恐怕他們跌下來，住在地洞裏邊，恐怕他們生病，就替他們造房屋。給他們發明工作，來供給他們的器用；給他們提倡商業，來流通他們的有餘不足；給他們發明醫藥，來救濟他們的天折死

亡；給他們定喪葬祭祀，來長遠他們的恩愛；給他們定禮節，來排列先後的次序；給他們制音樂，來發洩他們的憂鬱；給他們修行政治，來振率那懶惰疲倦；給他們定刑罰，來誅戮那強硬的人。恐怕要彼此相欺騙，替他們做竹符印組斗斛權衡，當做信約；恐怕要彼此相爭奪，替他們做城郭甲兵，當做守禦。禍害到了，替他們抗拒，患難來了，替他們防備。現在老子的說話：「聖人不死，大盜沒有完的時候，破開了斗斛，折斷了權衡，百姓便不爭奪了。」唉！這也不去細細地想一下罷了！如果古時的沒有聖人，人類久已滅絕了。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為人是不像禽獸的有羽毛，魚類的有鱗介，可以抵禦冷熱的，沒有禽獸的有爪牙，可以劫奪東西吃的。（言聖人治天下之許多條理，破老氏聖人不死之說。）

所以做君的人，是發布命令的；做臣子的人，是奉行君的命令施行到百姓身上去的；做百姓的人，拿出粟、米、麻、絲，做器具，流通貨物錢財，來奉事君上的。君不發布命令，便失卻他所以做君的道理；臣不奉行君的命令，施行到百姓身上去，便失了他所以做臣的道理；百姓不拿出粟、米、麻、絲，做器具，流通貨物錢財，來奉事君上，便要誅戮。現在老子的法則卻說：「拋棄你們的君臣，離開你們的父子，禁止你們相生相養的道理，拿來求取所謂清淨寂滅的道理。」唉！這種人也幸而生在三代以後，不被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排斥；但也可說是不幸不生在三代的前面，不被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糾正啊。（提出君臣民三者之合作，破佛老無父無君之說。）

帝的和王，他的名號雖是不同，那所以爲聖明是一樣的。夏天穿麻葛，冬天穿皮衣，渴了便飲，餓了便食，這些事情雖是不同，那所以爲智慧是一樣的。現在老莊的話道：「爲什麼不回到太古時代的無爲而治呢？」這也像去責備冬天穿皮衣的人道：「爲什麼不去穿麻葛比較容易呢？」責備飢餓了去吃東西的人道：「爲什麼不去喝水的容易呢？」（突入譬喻，破其清淨無爲之說。）

古書上說道：「古時的要明示明德於天下的人，先要治理他的國家；想治理他國家的人，先要整頓他的家庭；要整頓他家庭的人，先來修好他的身子；要修好他身子的人，先要端正他的心；要端正他的心的人，先要誠實他的意思……」那末古時的所謂正心和誠意的意思，將要有所爲呀。現在倒說要治心的人，卻是拋棄了天下國家，毀滅那天道綱常，做子的，不把子道去待他的父親；做臣的，不把臣道去待他的君主；做百姓的，不去奉行他們的事情。孔子的做春秋，諸侯用了夷狄的禮節，便當他夷狄看待。那夷狄進了中國，便當他中國看待。經上說道：「夷狄的有君，不如諸夏的沒有。」詩經上說道：「戎狄要討伐，荆舒要懲戒。」現在把夷狄的方法，卻加在先王的教化上面，幾何不都變做夷狄呢！（言大學之道，功在有爲，佛老卻託於無爲。孔子尊王攘夷，佛老尙夷，極言佛老之禍天下。）

講到先王的教化，是什麼呢？用博愛的道理待人叫做「仁」；做着合宜的事情叫做「義」；從這樣做去叫做「道」；自己心裏滿足，不必等待他人的叫做「德」。他的文字是詩、書、易、春秋，他治國的

方法，是禮、樂、刑、政；他的百姓，是士、農、工、商；他的分位，是君、臣、父、子、賓、主、昆、弟、夫、婦；他的衣服，是麻、葛、絲、綢；他吃的東西，是米、粟、果、實、蔬、菜、魚、肉；他的道理容易明白，他的教化容易施行。所以用了它來治一身，卻是和順祥瑞；用了它來治人，卻是仁愛公正；用了它來修心，卻是和安公平；用了它治理天下國家，沒有一處地方不合宜。所以生的時候，得他的情意，死的時候，盡他的綱常，祭天那天神享受，祭先王那人鬼享受。那麼這個道理是什麼道理呢？我道：「這就是我所講的道理，不是方纔老和佛所講的道理啊。」（再闡述吾道，是原道結穴。）

這個道理，堯拿了傳給舜；舜拿了傳給禹；禹拿了傳給湯；湯拿了傳給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給孔子；孔子傳給孟軻；孟軻死了，沒有人得到他的真傳了。荀卿和揚雄選擇得不精純，議論得不詳明。從周公以上，上面做君的人，可以得位來行道；從周公以下，下面做臣的人，可以立言來明道。（申述道統。）

那麼怎樣做方纔對呢？我便說道：佛老的道，不塞不止；聖人的道，不流不行；僧道都叫他們還俗，燒了他們的書；寺觀改做民房，講明先王的道理來教導他；鰥寡孤獨廢疾的人，都有了歸養的地方。照這個樣子行去，這纔可以的了。（行大道之方，在闢佛老。）

原毀

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

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③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④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⑤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士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也。」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⑥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一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⑦。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⑧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一雖然，

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④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⑤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⑥。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⑦。而理歟？」

【註釋】①周密也。②約簡也。③藝技能。④周公名旦，文王子。⑤舜，虞君名，亦稱虞舜。⑥恐、驚、惶、貌。⑦廉，此

處作簡約解。⑧聞音問名譽。⑨怠，不經意，忌，憎人之勝于己。⑩與，黨與。⑪說，通悅，下同。⑫幾，通冀，希望。

【語體】古時的君子，他的責備自己，嚴而周密；他的對待人家，輕而簡約。嚴而周密，所以不怠惰；

輕而簡約，所以人家樂於爲善。聽說古時候有個叫舜的，他的做人，是仁義的人。求他怎麼能夠做舜的道理，自己責備自己道：「他是個人，我也是個人，他能夠這樣，我卻是不能夠這樣。」就早夜地思量着，改掉不像舜的，學到像舜的。聽說古時候有個叫周公的，他的做人，是多才多藝的人。求他怎麼能夠做周公的道理，自己責備自己道：「他是個人，我也是個人，他能夠這樣，我卻是不能夠這樣。」就早夜地思量着，改掉不如周公的，學到像周公的。舜是大聖人，後世沒有及得來的；周公是大聖人，後世沒有及

得來的。這個人，卻是說道：「不如舜，不如周公，是我的弊病。」這豈不是責備他自身的是嚴而周密麼？他對於人家，就說道：「那個人能夠有這樣，也可以算是良善的人了；能夠會這樣，也可以算是有本領的人了。」只稱贊他的一件，不責備他旁的地方；只論他的現在，不追究他的已往；驚惶地只怕人家不能得着爲善的好處。一件好事是容易做的，一種技藝是容易學成的；他對於人家就說道：「能夠有這樣，那也儘夠的了；能夠會做這樣，那也儘夠的了。」這豈不是對待人家是輕而簡約麼？（首二句先立一篇之柱。本段說古之君子，作兩扇，是賓。）

現在的君子，卻不是這樣。他的責備人家，詳盡得很；他的對待自己，簡約得很。因爲詳盡，所以人家難於爲善；因爲簡約，所以自己所取到的極少。自己沒有善的事情，偏偏說道：「我有這樣的好處，那也儘夠的了。」自己沒有本領，偏偏說道：「我有這個本領，那也儘夠的了。」外面欺騙了人家，裏面欺騙了良心；不曾稍有什麼得到，就停止了。這豈不是待他的自身已經簡約了麼？他對於人家，就說道：「他雖是能够這樣，那個人是不足稱贊的；他雖是會這樣做，他的用處是不足稱贊的。」只講他的一件，不講他的十件；追究他的已往，不論他的現在。驚惶地只怕人家的有名望。這豈不是責備人家已經太詳盡麼？這個就叫做不待衆人的來待他自己，卻把聖人來責望人家。我沒有見得他自己尊重自己呢！（說今之君子，作兩扇，是主。）

雖然這樣的說，做這樣的人，卻也有本原的，就是「怠惰」和「妬忌」的說法呢。怠惰的人不能自修，妬忌的人怕人家能夠自修。我曾經試過多少人了。曾經試過對那衆人道：「某人是個良士！某人是個良士！」那應聲附和的人，必是他的同黨；不是同黨，便是他疏遠的人，同他沒有利害關係的；不是疏遠無關，便是怕他的人；如果不是這樣，那強一些的，必要在言語方面露出他的怒氣；懦弱些的，必要在面色裏邊露出他的怒氣來了。又曾經對那衆人道：「某人不是良士！某人不是良士！」那不答應的人，必是他的同黨；不是同黨，便是他疏遠的人，和他沒有利害關係的；不是疏遠無關，便是怕他的人；如果不是這樣，那強一些的，必要在言語方面露出他的快意，懦弱一些的，必要在面色裏邊露出他的快意來了。所以事業修了，誹謗的說話就要興起；德行高了，毀謗的事情就要來了！唉，士人的處在這種世界，卻要希望名譽的光大，道德的施行，難了！將要有所作爲在上面的，得了我的說話，拿來記在心裏，那國家可以希望治理了吧？（推原毀之根在怠與忌，又用事實證明。至末始露出毀字，及作是篇意。）

獲麟解

韓愈

麟^①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②書於春秋，^③雜出於傳記百家^④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一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⑤

狼麋、^①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一角者，吾知其爲牛；鬣^②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一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一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一

【註釋】^①麟，獸名，似鹿而大，牛尾馬蹄，有肉角一，背毛五彩，腹毛黃，不履生蟲，不折生草，毛蟲之長，王者之瑞。^②詩有麟之趾篇。^③謂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春秋以是絕筆。^④雜出於諸子百家，如大戴禮、史記、漢書、荀子、鶡冠子，均言之。^⑤豺，狼屬，身瘦，毛黃褐色，口吻深裂，尾長下垂。^⑥麋，似鹿而大。^⑦鬣，頸項長毛。

【語體】麟的有靈感，是很著名的了。吟詠在詩經上，記載在春秋上，雜出在傳記百家的書上。雖是婦人小子，都知道牠是祥瑞的東西呢。（言麟爲祥物。）

然而麟的這樣東西，不養在家裏，不常有在天下；牠的形狀什麼都不像，不是像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的樣子。那麼雖是有麟，也不能夠識得牠是麟呢。（言知其爲祥，不可知其爲麟。）

生了角的，我知道牠是牛；有頸項毛的，我知道牠是馬；犬、豕、豺、狼、麋、鹿，我知道牠是犬、豕、豺、狼、麋、鹿。只有麟呢，卻不能夠識得；因爲不能夠識得牠，便說牠是不祥瑞的東西，也是應當的。（言不可知，謂爲不祥亦宜。）

雖是這樣說，麟的出來，必有聖人在位，麟是爲了聖人出來的。做聖人的人，必定識得麟；麟的東西，果然不是不祥的東西。（言麟必待有知麟之聖人而後出。）

又說道：麟的所以稱爲瑞獸的緣故，是因爲牠的德行，不因爲牠的形狀。若是麟的出來，不等待聖人，那末就叫牠不祥瑞的東西，也是應當的。（若出非其時，亦可謂之不祥。）

雜說一

韓愈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閒，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一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一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一

【註釋】 ①首句，龍、鱗蟲之長，能興雲雨，利萬物，故爲四靈之一。噓氣，緩吹曰噓，謂口中之氣，迂緩而吹出。 ②謂雲乃龍口

所自出，故弗能靈于龍。 ③茫洋，水氣瀰漫盛大貌。玄閒，天空。玄，天色。 ④近日月薄，音博，迫近。 ⑤伏光景，伏，遮蔽。景，同影。

⑥水下土，落下雨水徧乎下土。 ⑦陵谷爲所汨沒，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汨，音骨，沒也。 ⑧見易經，乾卦繫辭：「雲從龍，風從虎，聖

人作而萬物覩。」今云雲龍風虎，謂氣類相感。

【語體】 龍吹出氣來成功了，雲，雲原是不能比龍靈的。然而龍乘了這雲氣，瀰漫窮極在天際，迫近了太陽月亮，使那光輝都被牠遮蔽，感觸那雷電，使振動着，變化得神妙不測，那雨水注滿下面的地方，汨沒了陵谷。雲的東西也是靈怪得很了！（言龍與雲之靈）

雲是龍的所能夠使他變得靈怪的。像龍的靈怪，卻不是雲的所能夠使牠變得靈怪的。然而龍不得着雲，不能夠出神入化牠的靈怪了。失了牠所憑藉的，真個不可以麼？奇怪得很呀，他所憑藉的，卻是他所自己做出來的。（言龍與雲之關係）

《易經》上說道：「雲是跟着龍的。」既已說龍，雲就跟牠生出來了。（引《易經》語作結）

雜說四

韓愈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①死於槽櫪^②之間，不以千里稱也。一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③。食^④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一策^⑤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一

【註釋】

○伯樂，姓孫，名陽，秦穆公時人。善相馬，嘗過虞坂，有騏驎伏驢車下，見之長鳴，伯樂下車泣之。○駢，音胼，並也。

○槽，櫪，馬之食器曰槽，養馬之地曰櫪。○食同飼。○策，馬鞭，亦作驅策解。

【語體】

世上有了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是常有的，伯樂卻不是常有的。所以雖有名馬，也
不過辱沒在奴隸人的手中，一同死在馬棚的中間，不能夠把千里馬來見稱的。（言千里馬不能遇伯
樂。）

能夠行千里的馬，一天或要吃米一石，飼馬的人不知道牠是千里馬，不照千里馬的吃量給牠吃；
這隻馬呢，雖是有了走千里的能力，吃量不飽，力氣不足，好的才幹不能露到外邊；就是要和尋常的馬
相等，恐怕也不能夠，那裏能夠求牠走千里的路呢？（言千里馬竟不能與常馬相等。）

驅策他不用御馬的方法，飼養他不能盡他的材力，牠叫着又不能明白牠的意思，就拿了馬鞭對
人家說道：「天下沒有好馬。」唉！難道真的沒有馬麼？那實在是「不識得馬吧！」（言世非真無千里馬，獨
恨無伯樂識馬之人。）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
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

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一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一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一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一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一

【註釋】 ⊙受業、弟子受學業於先生。 ⊙句讀、凡文字中語氣已完處曰句，未完而點分之，以便誦詠，曰讀，音豆。 ⊙不通否。

遺、漏去。⑤相若、相似。⑥鄭子、鄭國名，少昊後。鄭子朝魯，孔子從而問官。⑦萑弘、周敬王時大夫，孔子嘗從問樂。⑧師襄、樂官家語：「孔子學琴於師襄子。」⑨老聃、即老子，孔子問禮于老聃。⑩李蟠、貞元十九年進士。⑪六經。⑫貽、贈。

【語體】古時的學者必有老師，老師的責任，所以傳下大道，使學者承受學業，解釋他的疑惑。人並不是出世就知道的，那一個能沒有疑惑；疑惑了不去從老師學習，他所有的疑惑終究不能解釋了。生在我前面的，他所聽見的道，原來比我要早，我就拜他做老師；生在我後面的，他所聽見的，也比我要早，我也要拜他做老師。我所崇拜的是道，那裏管他的比我年紀的大小，出世的先後呢？所以不論貴賤，不論老少，道的所在，就是老師的所在。（首揭出師道綱領。次說道在，即師在。）

唉！師道的不傳，已是很久了，要人家的沒有疑惑是難極了！古時候的聖人，他超出常人的才能是遠極了，尚且從了老師去質疑問難。現在的一般人，他的資質，不及聖人也遠極了，卻是把從老師學習，算是恥辱的事情。所以聖人愈加聖明，愚人愈加愚笨；聖人的所以能夠做聖人，愚人的所以終是做愚人，這個道理，便都是在這上面吧？人家愛他的兒子，揀擇老師去教導他；在他的自身呢，卻是難為情去從着老師，這真是使人疑惑了！那童子的老師，是教授他書本和誦習句讀的，不是吾所說傳他的道，解釋那疑惑的。句讀的不知道，便去從老師，疑惑的不能解釋，卻反不去從老師。小的學習，大的卻遺漏，我沒有見他是明白的。（就古聖人與今衆人相比，以見師道之不明。）

那巫醫、樂師、百工這一般人，倒反不怕羞大家去從老師。士大夫這等人，說到了老師學生的名稱，就大家圍住笑他。問他什麼緣故，就說：「他和他年紀差不多，道是相像的。」爵位卑了，便以為可恥；官職高了，便以為近乎諂媚。唉！師道的不再可以知道了。巫醫、樂師、百工這一般是君子所看不起的，現在他的智識倒不能相及，這不是可怪的麼？（以巫醫樂師百工之相師為喻。）

聖人沒有一定的老師。孔子曾經從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這一輩人做老師。郯子這一輩人，他們的賢明不如孔子。孔子說道：「三人同行，中間必有一個人可以做我老師的。」所以弟子不一定不及老師，老師不一定比弟子高明。只不過開道有先後的分別，術業有專攻和不專攻的分別，就是這樣罷了。（再以孔子無常師為喻，以證道在即師在。）

李氏子名叫蟠的，年紀十七歲，喜歡學習古文，六經的經傳，都很通習，不被時下的風氣拘束，到我這裏來學。我很稱贊他的能行古道，因此做這篇師說來送給他。（寫出作本篇之意。）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萬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

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一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一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宥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構榱侏儒，椳闌居楔，各得其宜，以

成室屋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
 竝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
 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
 大論是宏，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
 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由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
 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
 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幸歟？
 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
 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
 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註釋】①國子先生，韓文公自謂。唐元和七年，公復爲國子博士。太學、國學。②隨，因循。③具，材具。張羅致。言治材都羅

致於朝。④占音戰，去聲。有。⑤謂搜集選取，造就人才。⑥卽六經。⑦纂言句，纂音鑽，集言文辭。鉤取玄幽深。謂輯集文辭，取

其玄奧。⑧馨音軌，日影。兀兀，用心貌。⑨觚音邱，觸也。⑩補直句，草枯落曰直。罅音嚇，裂也。言以草補其破裂處。⑪張

皇，張大而發揮。幽眇，隱微。⑫墜緒，事之已衰，將絕而未絕。⑬紹，繼也。⑭醲郁，味厚。⑮言含蓄文章的英華。

○_上規句，姚姓；姁姓；禹姓。言向上規法虞夏。○_渾渾、揚子曰：「虞夏之書渾渾爾。」○_周語、大語、酒語、康語、洛語等篇。殷盤、盤庚上中下三篇。○_信屈句，謂辭不平易，艱澀難讀。○_言春秋以一字為褒貶，書法謹嚴。○_左氏句，丘

明作傳釋經，虛浮誇大。○_易奇句，易之變易甚奇，正當之理可法。○_詩正句，葩音巴，華也。言詩之義理甚正，辭亦華美。

○_莊莊周所作莊子騷，風原所作。○_太史所錄，司馬遷史記。○_子雲、揚雄字，所著有太玄、法言、方言等書。相如，司馬長

卿名，長於詞賦，所作有子虛、上林、大人等賦。○_閔大也。肆，放也，極也。言文辭義蘊宏富，而文筆發揮盡致。○_方，即禮法。

○_跋踐躐，蹇音致，通作蹇。詩，翻風：「狼跋其胡，載蹇其尾。」注：「胡，為老狼領下懸肉，狼進而蹇其胡，退而踳其尾。」即以喻進退失據。○_竄南夷，貞元十九年，愈為監察御史，旋謫山陽令。○_三年博士，元和元年六月為博士，四年六月遷都官史。

○_穴散也。言處閒散而不足見其才。○_命與二句，言命運與仇敵為謀，失敗之時多。○_頭童句，頭童，禿頂，豁落也。

○_案音茫，棟也。○_橋方椽。○_樞樞，柱上方木。侏儒，梁上短柱。○_樞戶樞，音泉，門限。居音簞，戶牡。楔音屑，門兩旁

木。○_玉札，一名玉屑，生藍田山谷。丹砂，硃砂。○_赤箭，草名，可以入藥，生陳倉及太山少室。青芝，出泰山，亦藥物。○_牛

溲，舊解為牛溺，實即牛遺，車前之別名。馬勃，馬屎菌。○_敗鼓皮，主治蟲毒。○_紆餘，屈曲徐緩。司馬相如，上林賦：「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_卓卓犖，特達。後漢書，班固傳：「卓犖乎方州。」○_校同較。○_因蘭陵，今山東嶧縣。荀勗為齊襄王祭

酒，避諱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_要平聲，求也。○_糜耗費。廩粟，公家所給。○_從去聲，跟。徒從者。○_役役，勞勞。謂疲役而不休。○_投閒置散，謂不居要地。○_分音問，名分。○_亡同無。班資，品秩。崇庠，高下。庠音卑。○_稱音趁，適宜，相副。○_杙斷木。楹，柱。○_昌昌陽，菖蒲之一種，即白菖。○_豬荅，一名豬荅，主滲泄。

【語體】國子先生，朝晨到太學裏邊，招集諸生，立在學舍的下面，教訓他們道：「學業的精進，在

於勤勞，荒疏因了嬉戲；德行的成就在於深思，毀壞因了因循苟且。現在聖君賢臣相逢，治材都羅致着，

除去兇邪的人，錄用英俊賢良的人。有一些兒小善的大概錄用，有一技之長的也沒有不用。搜羅別選，造就人才，我們的獲選實在已是僥倖，誰說人多了名不顯揚呢？諸生的學業怕的是不能精進，不要怕那有司的不明察；德行怕的是不能成就，不要怕那有司的不公……」（揭出進學要旨——言只須業精，不患有司不明；只須行成，不患有司不公。）

話還沒有說完，有一種笑聲出在諸生的行列中間，並且說道：「先生真欺誑我們啊！弟子奉事先生到現在已是好多年了！先生嘴裏不斷地吟誦六經的文章，手裏不停地翻閱百家的書籍，紀事必提它的綱領，纂集文辭必探索它的隱微，多多益善，大小不拋棄。點了燈火夜以繼日，常常孜孜不息地窮年累月。先生的對於學業，可以算得勤了。拒絕異端，排斥佛老，修補儒術缺漏的地方，張大聖道隱微的所在；茫茫地去尋求那將絕末絕的道緒，獨自去四面搜集，遠遠地繼續着。障着百川的水，仍歸東流，挽回狂流在已倒的時候。先生的對於儒學，可以算得勞苦了。家裏許多的書，浸漬着濃厚的興味，含着文章的英雄，做起那文章來，上面規法虞夏，渾渾的沒有邊際。像周誥般盤的文章艱澀，不易誦讀。春秋的褒貶，謹慎嚴正。左氏釋經，虛浮誇大。易的變化很奇，卻是正當可法。詩的義理很正，詞句華麗。下面到了莊子離騷，太史公所記錄，子雲相如所做的；雖是曲調兩樣，卻是工妙相等。先生的對於文章，可以說義蘊宏富，發揮盡致了。年輕的時候，就知道學習；長大了貫通禮法，到處都合宜；先生的做人，可以算得

成功了。（言先生業精行成——上三節論業精，末節論行成。）

「然而在公的方面，不能見信於人家；私的方面，不能受朋友的幫助。進退失據，一動便要得罪。僅不過做了一個御史，就此放逐到南夷，做山陽令；做了三年博士，閒散着見不到治理的才具。命運和仇敵爲謀，屢次碰着失敗。冬天溫暖，兒子卻喊着冷；年歲豐熟，妻室卻喊着飢。頭髮禿掉，牙齒脫落，就是到了死也沒有什麼利益；不知道計慮這些，卻反教人家做什麼呢！」（轉到先生不得志，正因有司不公不明。）

先生道：「唉！你到前面來，我講給你聽：那大木是梁，細木是椽；柱上方木，梁上短柱，門樞，門中豎木，戶牡，門旁木柱，各得它適宜的用處，拿來造成房屋的，這是木匠的力量。玉札，丹砂，赤箭，青芝，這是四種貴藥；牛溲，馬勃，破鼓的皮，這是三種賤藥；一起收藏，等待他的應用，沒有遺漏的，這是醫師的責任。登用明察，選拔公正；巧者拙者並進着，有紆緩的也算做好，有特達的也算做好。較量了短長，量才錄用的，這是宰相的方略。從前孟軻喜歡辯論，孔道因此昌明，車輪的迹周遍天下，到底奔走到老。苟卿守了正道，發揮宏大的論調，逃避讒言到楚國，後來卻廢棄死亡在蘭陵地方。這兩個大儒，說出話來，便是常道，一舉一動可以效法，超絕常人，可以到聖人的地步。試看他們的遭逢於世是怎樣呢？現在先生的學業雖勤，卻不從系統方面着手；說話雖多，卻不能求其中肯；文章雖奇特，卻沒有用處；行爲雖修明，卻不能顯

揚於大衆。尙且每月費了公家的俸祿，每年耗了倉廩裏的米粟；兒子不知道耕田，妻子不知道織布；乘了馬匹，跟着從者，安安逸逸地坐着吃飯。勞勞地走着那常途，看了舊書來盜竊着。然而聖主並不加以責罰，宰相並不把他斥退，這豈不是幸運麼？動了人家的謗毀，那名望也跟着起來，處在閒散的地位，是分內所應當的。至於講論俸祿的有和沒有，計算官職的高低，忘了自己才量的相稱，去指摘在上者的好壞；這好像是去責問工匠的不拿小木椿做楹柱，和罵醫師的用白蒿教人服了延年，想要把豬苓替代一樣的呢！」（自責學雖勤而不由其統，行雖修而不顯於衆；以見有司未有不公不明處。——按：韓公自貞元十八年至元和七年，屢爲國子博士而不遷，乃作此以自喻。）

圻者王承福傳

韓愈

圻[○]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鐔[○]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圻之備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一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

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鋸以嬉。夫鋸，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鋸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

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註釋】

○坊音烏，同朽，瓦匠。

○京兆長安，今陝西長安縣。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陷洛陽，明年陷長安，玄宗奔蜀。太

子卽位于靈武，是爲肅宗。

○鑊，瓦匠工具，或作灰土飾牆壁解。

○屠食，房租和伙食，當去聲，相稱。

○上下，增減。○直，與值

通。傭工得錢曰值。

○墟，土阜。

○豐悴，盛衰。

○楊朱，戰國時人，其學說係爲我。

○患得患失，語意見論語，陽貨篇。原疏云：

「言初未得事君時，常患已不能得君，既得之，不能任直守道，常憂患失其祿位。」○亡道，無道，亡，古無。

【語體】

做瓦匠的技藝，是卑賤而且勞苦的。有做這個行業的人，他的神色很像自得其樂的。聽

他的說話，簡約而且透澈。問他的姓名，叫做王承福。世代做京兆長安地方的農夫。天寶十四年安祿山作亂，皇上募人做兵，他就去當兵，拿了弓箭十三年的工夫，後來有了功勞，可以升官，他卻拋棄了官職，回到家裏。但是他的田地早已失掉，就此拿了瓦匠的工具，去換那衣食，到現在已是三十多年了。一向借市上主人的房屋，卻償還房租和伙食相稱的價值。看當時房租和伙食的貴賤，定那瓦匠工資的多少，來還給他；如有多餘下來，便送給路上殘廢饑餓的人。（寫承福棄官歸鄉，手鑊衣食，及周濟他人。）又說道：「米粟要耕種了才生的；像布匹和綢帛，必要養蠶紡織纔成的；其他所以養活生命的器具，都要用了人力纔能完備的；我都靠託着。但是人不能夠全做它，應當各盡他的能力來互相生活的。」

所以做國君的人，是治理我們所以生活的；做百官的，是奉承國君的教化的。責任雖有大小，只要盡那能力就是了。好像器具一般，各有它的用處。如果喫了飯懶惰着做事，上天必降災殃。所以我不敢有一天拋棄了瓦匠的工具去嬉戲。講到做瓦匠的事情，容易做，可以盡力的，卻又是實在有功勞的事。拿了那工資，雖是勞苦些，但心中卻沒有慚愧，我的心很安的。想那氣力是容易勉強用出來的，而且有功勞的；心思是難於勉強用着就會聰明的。勞力的人，被人家使用，勞心的人使用人家，這也是正當的道理。我特地揀那容易做，而且能夠沒有慚愧的去做着。唉！我拿了瓦匠的工具，到那富貴的人家，有好多年了；有到過一次的，再過他的地方，便變成空地了；有的到過兩次三次的，再過他的地方，便變成空地了。問他的鄰人，有的說道：「唉！遭了刑罰誅戮了。」有的說道：「主人死了，他的子孫不能保守着。」有的說道：「主人死了，家財歸入了公家。」吾照這樣的情形看來，豈不就是吃了不做事，得那天上災殃的麼？不就是勉強着心來用作聰明卻不夠，不揀他才情的稱不稱，冒昧地去做的麼？豈不是多做可愧的事情，明知他的不可，卻是勉強去做的麼？還是富貴難守，事功太薄而享用太厚的緣故麼？還是盛衰有時，一去一來，卻是不可以常有的麼？我的心裏很是哀憐他們，所以揀那力量做得到的去做着。喜歡富貴，痛恨貧賤，我難道和別人兩樣的麼？（寫所以棄官業坊之故。）

又說道：「事功大的人，他所以自奉的多。妻和子，都要我養活的；我的能力薄弱而功勞微小，沒有

他們便是了。又我所說是勞力的人，如果立了我的家，力量還不夠，那麼心又要勞苦了。一個身體，當了兩重責任，雖賢聖的人也不能夠做到啊！」（寫能薄功小，只可自業自食，不能有家。）

我起初聽了他的話，很疑惑他；再細細地一想，他實在是個賢人呢？大約就是「獨善其身」的人吧！然而我有一種譏評，說他爲自己的地方太多，爲人家的地方太少；也許是學楊朱之道的廢？楊朱之道，不肯拔一根毫毛來有利於天下。講到一個人把有家室算是勞心的事情，不肯動一動他的心思，來養他的妻子，他怎肯勞動他的心思來替人家做事呢？雖是這樣說，他比那世上「患得患失」的人，來成就他平生的欲望，做種種貪邪沒有道德的事情，因此喪失身子的人，那也是好得多了。又他的說話，有可以警戒我的地方，所以我替他做了一篇傳，來自己鑑照着。（批評承福爲人，似抑實揚。又寫出作傳本意。）

諱辯

韓愈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

白，子與賀且得罪。」一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邱與藹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一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子」，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乘、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諱。及機以爲觸犯。一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註釋】

○李賀，字長吉，唐鄞王後，家於福昌縣之昌谷。七歲能辭章，早卒。所著曰昌谷集。○進士，謂可進受爵祿者。唐制：

應舉者曰舉進士，試畢，放榜合格者曰成進士。凡試於禮部者，皆謂之進士。○皇甫湜，新安人，字持正。元和進士。官至工部郎中。

湜音直。○二名不偏諱，避也。避君上尊長之名曰避諱。禮記，曲禮篇：「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偏，謂二名不一諱也。按

「偏」字疑是「偏」字之誤。阮氏校勘記云：「舊禮作『偏』，今本作『偏』，非也。若謂『二字不獨諱一字』亦通。然承習既

久，不敢改也。」○言微不稱在二句，孔子母名徵在，故二字不並言。見禮記，檀弓篇。○嫌名，謂音聲相近。按古時嫌名不避諱。

後世避諱法漸嚴，嫌名亦避。如漢宣帝名詢，因改荀彊爲孫卿是。○藎音邱。○周公作詩不諱，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詩有克

昌厥後，駿發爾私等。○孔子不偏諱二名，如宋不足徵，某在斯等。○春秋不諱嫌名，如魯莊公諱「同」，春秋書「同盟」。

○康王，名釗，成王子。昭王，名瑕，康王子。原文作「孫」，誤。故改。○曾參，孔子弟子，字子與。參音森。○曾子不諱昔，論語：

「昔者吾友。」○騏期，周人。○杜度，字伯度，東漢人，善章草。○武帝，名徹，因改徹侯爲通侯。劓微爲劓通。○呂

后，漢高后。○濟，唐太祖，名茂，高祖之祖。勢，太宗，名世民。秉，世祖，名昞。高祖之父。機，玄宗，名隆基。○代宗，名豫。

【語體】

韓愈給李賀一封信，勸賀去考進士；賀考中了進士，很有名望。同賀爭名的人，毀謗他道：

「賀的父親名叫晉肅，賀不去考進士是對的，勸他去考的是錯的。」聽了這話的人，不細細地去考察

一下，便隨口附和，同聲一辭。皇甫湜對我說道：「如果這件事不辨明白，你和賀將要得罪了。」（敘作

辯之由。）

愈道：「不錯的。律上說：『二個字的名字，不是一個個避諱的。』解釋的人道：『像那孔子的母親

叫徵在，如果說了徵字，不說在字，說了在字，不說徵字。』律上說：『不諱音聲類似的字。』解釋的人道：

叫徵在，如果說了徵字，不說在字，說了在字，不說徵字。』律上說：『不諱音聲類似的字。』解釋的人道：

「像那禹王的禹字，和雷雨的雨字，孔丘的丘字，和烏蘆的蘆字，這一類字便是。」現在賀的父親名叫晉肅，賀考中了進士，是犯二名的律麼？還是犯音聲類似名稱的律麼？父親的名字叫晉肅，就此兒子不能考進士，如果父親的名字叫仁字，難道兒子就不許做人麼？（以二名律嫌名律爲證。）

「講到避諱的事，起在什麼時候？訂立法制來教天下的，不是周公孔子麼？周公做詩並不避諱，孔子不是一個個避諱二字合成的名字，春秋並不譏刺不避諱音聲類似的名字；周朝康王名釗的子，就是叫做昭王，曾子的父親名字叫皙，曾子不諱昔字。周的時候有個叫騏期的，漢的時候有個叫杜度的，他們的兒子，該怎樣避諱呢？還是避諱那音聲類似的字，就此避諱他的姓麼？還是不避諱那類似的字麼？漢朝避諱武帝的名字徹，改爲通字，但是不聽說又諱車轍的轍做什麼字呀。避諱呂后的名字雉，改做野雞，但是不聽說又避諱治天下的治做什麼字呀。現在的奏章和上諭，也不聽說避諱滂、勢、秉、機這一類的字。只有太監宮女的一等人，卻不敢說到諭字和機字，算是觸犯的。（引證古今諱名事實。）

「士君子的立言做事，應該怎樣的取法執守呢？現在考察着經籍，質證着律法，查考着國家的典實，賀的去考進士是使得麼？還是使不得麼？大凡奉事父母，能夠像曾參一樣，可以沒有譏諷了；做人能夠像周公、孔子也可以算是好極了。現在世上的士人，不知道實行曾參、周公、孔子的行爲，卻避諱親長的名字，便極力求勝過曾參、周公、孔子，這也見得他們的太迷惑了！想那周公、孔子、曾參，到底不能勝過；

勝過了周公、孔子、曾參的地方，便是自比着太監宮女的樣子。那麼太監宮女的孝順他們的父母，難道是比周公、孔子、曾參來得好麼？（言應依經、律及國典，智者當能自擇。）

爭臣論

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

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者，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于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

其過乎？是啓之也。」一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父，^①^②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③^④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⑤^⑥孔席不暇暖，^⑦^⑧而墨突不得黔，^⑨^⑩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⑪^⑫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二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⑬^⑭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⑮^⑯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⑰^⑱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⑲^⑳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㉑^㉒一

【註釋】○爭臣、諫諍之臣。爭同諍。孝經：「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首句，諫議大夫，官名，秦置諫大夫，掌議論。後漢改爲諫議大夫，歷代因之。陽城，唐北平人，字亢宗，既及進士第，遂隱中條山中。德宗召拜爲諫議大夫。○學廣句，城貧不能得書，求爲集賢殿寫書吏，得盡讀之。○晉、今山西省。○大臣薦之，德宗四年，李泌薦之。○人皆句，華、榮華，不色喜，無喜色。○恆，其德貞二句，易，恆卦：「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疏：「婦人吉者，用心專貞，從唱而已。夫子凶者，夫子須制斷事宜，不司專貞從唱也。」○蠱，音古，易卦名，事也，又飭也，所以整治其事也。上九，陽爻稱九，上者，最上的一爻。按：爻，交也，象易六爻相交。重卦六畫也。爻有陽陰之別。如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是陽爻。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是陰爻。○蹇，易卦名，難也。六二，易陰爻稱六，六二是陰爻第二爻。○王臣蹇蹇二句，見易蹇卦六二，言以柔順中正之臣，而當王朝大難，自宜鞠躬盡瘁，以求濟之。非以其身之故也。○冒進，干求祿位。○曠官，居官而曠其職守。○志不可則二句，蠱上九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蹇六二象曰：「王臣蹇蹇，終無尤也。」則，效法。尤，過失。○若越人句，秦越，一在西北，一在東南。以喻人之疏遠而毫無關係的。○抱關擊柝，抱關，司門擊柝，守夜。皆小吏。柝，音託。○委吏，主倉廩者。○乘田，苑囿蜀牧之吏。○途，成也，生長之意。○訕，上，謗毀在上者。訕，音扇。○招，音橋，揭舉以示人。國語，周語：「好盡言以招人過。」

○附，有共五句，見書經，君陳篇，諷，皆諫也。后，君也。○滋，益也。○行，誼，品行及道誼。○擢，音濁，拔也。○骨鯁，忠言逆耳，如魚骨之鯁在喉間。鯁，音梗。○僭賞，假借名器以賞，濫賞也。○熙，廣也。鴻號，大名。○又治。○孜孜，矻矻，勤勉之意。矻，音九。○大禹治水，在外八年，三過家門而不入。○孔子僕僕道路，坐席不及溫暖，又遊他國。○墨，墨突，烟囪，黔也。言籠口不及黑即去。○佚，同逸。○訐，音潔，發人陰私。○齊，國武子名佐，柯陵之會，單襄公見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後果見殺。招，音橋。○今雖不能句，言今雖不能達，將終不失爲善人也。

【語體】有人問我道：「諫議大夫陽城，可以算得是有道的士人麼？他的學問廣博，見聞遠大，不求聞名於人家；行古人的道理，住在山西的邊境，山西的一般人，薰陶感化了他的道德，因而善良的有幾千人。大臣聽見了就薦舉他，天子教他做諫議大夫。大家以爲榮華，陽子從不在面上露出快活的樣子。居於官位已經五年了，看他的德行像在野時一樣，他難道是因了富貴移動他的心麼？」（言陽子不以富貴易其貧賤之心，故爲有道之士。）

愈回答他道：「這就是易經上邊所說『用柔順從人，長久不變他的德，可以算是正了，然而不是做丈夫的正道呢。』怎能算說是有道的士人呢？在易經蠱卦上的上九說道：『不去臣事王侯。高尚我自己的節操。』蹇卦上的六二說道：『在上的人，艱險危難，臣子當鞠躬盡瘁，來救濟着。』那也無非是因爲所居的時候不一樣，所蹈的德行不同罷了。假使在那蠱卦的上九，居在無用的地位，卻要求鞠躬盡瘁的節操；在蹇卦的六二，在王臣的地位，却要有高尚不事的心思；那便生出干求利祿的憂慮，興起曠放官職的譏刺。這種人的志氣，不可以做別人的法則，他的過失終於不能免的。現在陽子的在位不能算是不久了，聽到天下的得失，不能算是不明白了；天子的待他，不能算是不厚了；卻是不曾有一句話說到政事。看政事的好壞，好像越人看秦人的肥瘦，輕忽得一點也沒有快活憂戚在他的心裏。問他的官職，說是諫議；問他的俸祿，說是下大夫的品級；問他的政事，說是我不知道。有道的士人，真是這樣

的麼？並且我聽得人家說：『有官職的人，不能夠盡他的職守，便辭去；有進言責任的人，不能夠盡他進言的責任，也便辭去。』現在陽子可以算是盡他進言的責任麼？有進言的責任卻不說，和不能夠盡他進言的責任卻是不去，沒有一樣可以算是對的。陽子也許是爲了利祿出仕的麼？古時的人說：『做官並不是爲家裏貧窮才出來的，但有時却爲了貧窮的。』說是爲了利祿出仕的呀，那應當辭去尊貴，居在卑賤的地位，辭去富厚，居在貧窮的地位，像那守關守夜的小吏便可以了。孔子曾做執掌糧草材料的官，曾做執掌牛羊芻牧的官了，也不敢曠廢他的職務，必定說：『財物出納適當才罷了。』必定說道：『牛羊生長才罷了。』像那陽子的品級俸祿，不算卑賤而貧困，這是顯然明白的；卻是這樣，那是可以的麼？（言陽子不問其政，不得其言亦不去位，真是曠職，不得謂有道之士。）

有人說道：「不對，不是這樣的。陽子不喜歡人臣毀謗君上，揭舉君上的過失，來當做自己的名譽。所以雖是進諫和建議，使人家不能得知道。書經上說道：『你有好的計劃，便到裏面告訴君上，你便到外面順從着說。』這好的計劃，都是我們君上的德行。『陽子的用心，也是這樣的。』愈回答他道：「如果陽子的用心這樣，更加是疑惑的了！進去諫他的君上，出來不使人家知道的，這是大臣宰相的事情，不是陽子的所應當做的。想那陽子本來是個平民百姓，隱居在田野中間，君上稱贊他的德行道誼，選拔在這個位子，官職叫做諫議大夫，實在應當極力奉行他的職務，使得四方後代的人，知道朝廷上有直

言敢諫的臣子，天子有不濫賞從諫如流的美德。庶幾山野的士人，聞了羨慕他，整整衣帶，結束頭髮，預備出仕，願到宮闕的下面，申說他的說話，使吾君做到堯舜的地步，流傳他的大名在無窮無盡。像那書經所說的，是大臣宰相的事情，不是陽子的所應當做的。並且陽子心裏，將要使做君上的不喜歡聽他的過失麼？這是開君上掩飾過失的端了。」（以開君文過之端，駁去惡訕上，惡招君過以爲名之說。）

有的人說道：「陽子的不求聞名，人家卻把他揚名，他不求見用，君上卻去用他，不得已才出來，守他的道不變；爲什麼你責備他這樣的苛刻呢？」愈道：「從古以來的聖人賢士，都不是要求那聞名見用的；不過哀憐時世的不平，百姓的不安，所以不敢獨善他自己的身子，卻必要用他的才幹，來兼濟着天下。勤勤懇懇，到死才罷。所以禹王治水，三次經過家門不肯進去，孔子周遊列國，席不及溫煖；墨子的煙囪，來不及有烟煤；那二個聖人一個賢人，難道不知道自己過安逸快樂的日子麼？實在是怕天命又哀憐人民的窮困呢！天授了人賢聖才能，豈是只使得他自己有餘罷了，實在要拿來補給人家的不足呢。耳目在身體上的用處，耳管聽，目管看，聽他的是非，看他的危難平易，然後身子才得安逸。聖賢的人，像是世人的耳目；世上的人，像是聖賢人的身體。並且陽子而不賢，那末應該屈在賢人的下面，來奉事他的君上了；如果真是賢人，那末原是畏天命和哀憐人家的窮困，怎能把自己空閒安逸呢？」（以畏天憫人，引古聖賢之不敢自安佚，駁去或不求聞用，守其道而不變。）

有的人說道：「吾聽說君子不肯過分責備人家，又不喜歡揭發人的陰私，博自己的直名。像你的評論直是直了，未免有些損傷德行，多說廢話麼？喜歡直言不諱，去指摘人家的過失，國武子的所以被殺在齊國哩！你也曾經聽見過麼？」愈道：「君子立在這位置上，便想死在這官職的上面，沒有得位的時候，便想修他的辭令，來明他的道。我要想明道呢，並不以為自己直道去責備人家呢。並且國武子不能得着好人，卻是喜歡在亂國直言不諱，所以被殺。書上說道：『只有好人，能完全受直言不諱的話。』是說他聽見了能夠改掉它呀。你告訴我道：『陽子可以算得是有道的士人。』現在雖是不能達到，難道是終究不能做好人了麼？」（言已將明道，非以訐人以善人能受盡言獎掖陽子，使聞之心平氣和而向善。——按陽子在後三年，排擊裴延齡。）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一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

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④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一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燕^⑤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一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爲之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尙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⑥及防禦營田^⑦諸小使等，尙得自舉判官^⑧，無聞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⑨，或舉於管庫^⑩。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⑪。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⑫，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一

【註釋】

① 鄉貢，唐取士之法，由州縣舉選，不由學館者，曰鄉貢。

② 相公閣下，相公宰相之稱。閣下，不敢直斥其名，因卑達

尊之意。古者三公開閣，故有閣下之稱。閣，與閣通。後世書札作閣下者，即閣下。

③ 待命，待覆命。

④ 濡，溼。

⑤ 燕，音設，燒。

⑥ 節

度觀察使，節度官名。唐置節度使，其始惟邊疆有之，後則全國備設。領一道或數州，凡軍民之政，用人理財皆得主之。觀察使亦官

名。位亞於節度使，掌察所部善惡，舉其大綱。④防禦營田，防禦官名。唐置防禦使，位在團練使之下，凡大都要害之地，則置之以治軍事，刺史兼之。營田，亦官名。唐玄宗以後，諸道節度觀察，多兼度支營田使。⑤判官，官名。唐制，如節度、觀察、防禦、營田諸使，皆有判官爲之僚屬。⑥或取於盜禮，雜記：「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⑦或舉於管庫，禮檀弓：「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⑧方比也。⑨險急窮蹙，迫切裁量度。

【語體】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上書于相公閣下：從前奉上了信，和所做的文章後，等着您的回音，有十九天，得不着回音；心裏害怕得不敢逃走，不知道怎樣做是好；就再敢自納在那不可測度的誅罰，來請求說完我的話，請命在相公的左右。（從前書敍起，言再上書之故。）

愈聽說：踏在水火裏的人求救於人家；不但是他父兄子弟的慈愛，然後叫喊，並且希望救他出險；如果有立在他旁邊的人，雖是他所憎恨厭惡，倘使不致于望他死的，那也就要放大了聲音，極力呼喊，望人家來救他。那在他旁邊的人聽得了那聲音，看見了那事情，不但是他的父兄子弟的慈愛，然後跑去保全他；就是和他有些憎恨厭惡的人，倘使不致于要他死的，那也要極力奔走，費盡氣力，濕了手脚，燒焦毛髮，去救他而不推卻的。這樣的是什麼道理呢？因爲他的勢實在危急，他的情實在可以悲傷呢！（設喻，以見勢急而情悲。）

愈的勉強學習，極力行道，已有好多年了，愚笨得想不到道途的平險，行走不息，自己踏在窮餓的水火一般的中間；那是已經危險並且急迫了，放大了聲音極力喊救了；閣下那也已經聽得而看見了。

就打算去保全他呢？還是打算自己安心不去救他呢？倘使有人來告訴閣下道：「有看見沒在水裏，燒在火中的人，雖有可救的機會，卻終究不去救他。」閣下對於這個人將算他是仁人麼？不是這樣，像愈這種人也是君子的所應當動心的呢！（言仁人宜有所動心。）

有人對愈說道：「你的說話是對了，宰相也知道了，怎奈時機未熟，怎樣設法呢？」愈私下想來覺得這個人實在不是知言的。實在恐怕我的才能不能當我好宰相的薦舉罷了；至于所謂時機的話，本是在上位的人所造成的，不是天所造成的哩。在五六年前，宰相薦舉上奏，還有從布衣受提拔的，和現在難道是有不同的時候麼？并且現在的節度觀察使，和防禦營田許多小使的一般官，還能自己舉薦判官，不論那已做官未做官的人；何況做了宰相爲君上所尊敬的人，倒說是不可以麼？古時的薦舉人的，或取在盜裏，或取在管庫的人。現在的布衣雖是卑賤，但對於這等人，總還比得上。情勢是窮急得很，詞氣是迫切得很，不知道怎樣才好。也只有希望閣下少加哀憐在這上邊了！愈再拜。（借有人言勢雖急而時不可，乃深闢之，冀宰相之晉用。）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

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爲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於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一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

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闢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一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註釋】

○鄉貢，唐制，由州縣舉選之士。其由學館者曰生徒。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相公，宰相。閣下，因卑達尊之敬詞。

○方一食四旬，見史記，魯世家。形容延攬賢士之汲汲少暇。○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八蠻，南方之蠻，國數有八。○荒服，離

王畿二千里至二千五百里之地。古五服最遠者。○賓貢，古諸侯入貢而賓見于天子。○霽被，恩澤所被。霽，音沾，涵濡。○休

徵嘉瑞，統言祥瑞之形象。○百執事，百官。○闢人，守門人。○質，與贊通。古初見時所獻物。如大夫執羔，士執雉。○重、

不輕率。○音氣，屢次。數音朔，屢次。○惴惴，憂懼貌。○瀆冒，觸犯。威尊，言威儀尊嚴。

【語體】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上書相公閣下。愈聽說周公的做宰相，他急於見賢人，剛才吃一次飯，竟是三次吐出所吃的東西；剛才沐一次髮，竟是三次握他的髮出來迎接。在這個時候，天下有本領的人，都已薦舉錄用；姦邪讒佞欺詐的人，都已除去；天下都已太平；九夷八蠻遠在王畿外面的人，都已進貢而賓見于天子；天時災變，昆蟲草木的妖孽，都已銷聲匿迹；天下的所叫做禮樂刑政教化的工具，都已修治整理；風俗都已敦厚樸實，動植的物類，風雨霜露的所需被的，都已各得其宜；祥瑞的徵象，麟鳳龜龍的一類，都已一齊到來了。而周公用了聖人的才能，憑着叔父的親近，他所治理承行教化的功勞，又都是這樣的明顯。那所請求進見的士人，難道有再比周公好的麼？不但不比周公好罷了，難道有再比當時的百官好的麼？難道再有什麼獻議能夠補助周公的教化的麼？然而周公求他這樣的急迫，只怕耳目有不聞不見的地方，思慮有不及的時候，辜負了成王付託周公的一番誠意，不能得天下的人心。照周公的心思，要是這時候治理承行教化的功勞，沒有這樣的明顯，也沒有聖人的才能，沒有叔父的親近，那末恐怕將要來不及吃和沐髮了，豈止吐哺握髮這樣的勤勞罷了呢！惟其是這樣，所以到現在頌揚成王的德行，稱贊周公的功勞不衰歇。（述周公急於見賢，是一篇之主。）

現在閣下的做宰相，也是近乎這樣。天下有本領的人，難道完全舉用姦邪讒佞欺詐這等人，難道完全除去天下難道完全沒有憂患？九夷八蠻遠在王畿外面的人，難道完全賓貢？天時災變，昆蟲草

木的妖孽難道。完全銷聲匿迹？天下的所叫做禮樂刑政教化的工具，難道完全修治整理？風俗難道完全敦厚樸實？動植的物類，風雨霜露的所需被的，難道完全各得其宜？祥瑞的徵象，麟鳳龜龍的一類，難道已經一齊到來了？那所請求進見的士人，雖不足以希望盛德，來比那萬百執事的官，難道是完全是他們的下面麼？他所建議的話，難道完全沒有補助麼？現在雖然不能像周公的吐哺握髮，也應該引進錄用他，察他的能幹不能幹，再定用不用的標準；不應該一聲不響就算了。愈的等候回音四十多天了，書信上了兩次，但我的意思不能到達，足跡已三次到門口，卻被管門的人拒絕。惟其昏迷愚笨，不知道逃避，所以再有周公的說法；希望閣下審察一下。（論爲相之道，說再上書之意。）

古時的士人，三個月不做官，使相弔着，所以出境，必載初見而時獻贈的東西；然所以不輕率于自進的，因爲在周朝不能行道，便去而到魯國；在魯國不能行道，便去而到齊國；在齊國不能行道，便去而到宋國；鄭國到秦國，到楚國。現在天下一個君主，四海一個國家，除掉這裏，便是夷狄了，離開父母的家鄉了。所以士人中行道的人，不得志在朝廷，便隱居到山林裏去了。山林裏是士人的所以獨善自養，不是憂天下的所能夠安然忍受的；如果有憂天下的心，便不能夠了。所以愈每每自進還不知慚愧。屢次上書，足迹屢次到門，還不知道停止着。豈但這樣罷了，心裏還憂懼得很；只恐怕不能出在大賢人的門下，也只有希望相公少加垂察着。冒犯了威嚴尊貴，惶恐得不得了，愈再拜。（言書不得不再上之故。論士之情，以古道自處，節節占地步。）

與于襄陽書

韓愈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一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恆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一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

不過費閤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齷齪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註釋】

○將仕郎，唐之封階。國子監，即國學。四門博士，古者天子設四學於四郊，後魏以其遠，建於四門，置四門博士，歷代因之。○尙書官名。唐貞元十四年，以工部尙書于頔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故公以是稱之。○先達前輩。○須要也。

○高材二句，謂高材者不能顯揚當世，大位者不能垂休後世。○于求也。○特立獨行，言志節高尚，不隨俗浮沈。○道方事實，言行道有規矩，處事有實際。○卷舒，用捨行藏之意。卷，今作捲。○恆人，常人。○魏，郭魏。戰國時燕人。昭王欲得賢士，以報齊仇。隗曰：「欲得賢士，請自隗始。」昭王築臺師事之，於是樂毅、鄒衍等果聞風而至。○蜀米，柴米。饋賃之資，雇僕薪工。

○齷齪，小廉曲謹貌。○磊落，胸懷坦白。

【語體】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於尙書閣下：士人的能夠享受大名，顯

揚在當世的，沒有一個不是有先進的，負天下聲望的人，做他前面的領導的；士人的能夠傳美，好的光榮，照耀後世的，也沒有一個不是有後起的士人，負天下時望的，做他後面佐理的。沒有人做他前面的領導，雖有才能，卻不能聞名；沒有人做他後面的佐理，雖在高位，卻不能傳名。這兩種人，未始不是互相需要的。然而千百年來只有相逢一次罷了，難道是在上面的人無可援引，下面的人無可推舉麼？爲什麼相需要這樣的密切，卻是彼此相遇這樣的稀少呢？這個緣故，在乎下面的人自負他的才能，不肯奉事上面的人；上面的人自負他的高位，不肯照顧下面的人，所以高材的人多憂戚窮困，不能顯揚當世；

位高的人，沒有顯赫的光榮垂照後世。這兩種人的行爲都是差誤的。不曾去請求他，不可以說上面沒有人？不曾去徵求他，不可以說下面沒有人？愈的說這種話好久了，未嘗敢把這些話輕易去告訴人家。（詳論士之相須殷而相遇疎。）

私下聽得閣下抱了超出世人的才能，有着高尚的志節，不隨俗浮沈；行道是正直，處事有實際，用捨行藏，不隨時尚的趨向；文武百官，量才錄用，難道就是愈所說的這種人麼？但沒有聽說後起的士人，有受知遇在左右，得到相當的待遇在門下的。難道是求這些人，還沒有得到麼？還是志向在於建立功勞，而所辦的事專注在報答主上，雖逢着了這種人，卻沒有功夫去接待他麼？爲什麼應該聽見，卻是好久不聽見呢？愈雖沒有才能，那自待也不敢落在常人後面。閣下要是求他沒有得着麼？古人有句話道：「請從郭隗開始！」（入襄陽言上有其人，又入自己，言不敢後於人。）

愈現在只有朝晨夜裏柴米僕役工錢的事情是最急迫，這種費用不過費閣下一天的享用便足了。如果說道：「我的志向在乎建立功勞，所辦的事專注在報答主上，雖遇着這種人，沒有功夫去接待他。」那便不是愈的所敢知道了。世上小廉曲謹的人，既是不足以同他講了；胸懷坦白，氣概奇偉的人，又不能聽我的說話，這真是我命運的窮困了。謹慎地獻上舊作的文章十八首。如果承蒙覽閱，也可以知道我志向的所在了。愈惶恐得很，再拜上書。（言勢急情悲，如言未暇，則信乎命窮。末獻文以見志。）

與陳給事書

韓愈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一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閱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一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以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註釋】①衣食于奔走，倒裝句，即奔走于衣食。②陳給事，名京，唐代宗大歷元年，中進士第，德宗貞元十九年，由考功員

外遷給事中，故云。③與，稱許。④同進，即同輩。⑤溫乎句，新，初也。屬，音祝，連續。閔，同憫。⑥東，京，洛陽。⑦邈，同藐，輕視。

⑧惰，無聲。釋然，消釋貌。⑨翻然，變動貌。⑩誅，責備。⑪輒，自疏句，即自己疏達可以然的緣故。輒，即也。⑫標軸，卷軸標

記。⑬孟郊，唐武康人，字東野，所爲詩託興深微，結體古奧，時人莫不推之。⑭生紙寫，唐時有生熟紙，生紙非有喪故不用。

急不暇擇，故用之。⑮措，塗抹。⑯急於句，急要自己解釋謝罪。⑰埃，古俟字。

【語體】愈再拜愈的得見閣下，已有好多年了。起初也蒙您有一言的稱贊。因爲貧賤，奔走衣食，不能夠朝夜繼續相見。後來閣下的位子愈加尊貴了，伺候在門牆的人一天天的增加。大概位置愈加尊貴，便同卑賤的人，一天天的相隔；伺候在門牆的人，一天天的增加，那末所愛廣博，情意不專。愈的道德不加修，文章卻一天天的有名望。道德不加修，那麼賢者不加稱許；文章一天天的有名望，那末同進的人，便要妬忌。起初因爲一天天相隔的疏忽，再加上那不專一的屬望，把不稱許的心，又聽着忌者的說話，從此閣下的門庭，沒有愈的足跡了。（敍始則相見，後不能相見之故。）

去年春間，也曾經有一次進謁左右。容貌非常溫和，像是比起初還要好；說話連續不斷，像是哀憐他的窮困呢。回到家裏歡喜着，就告訴人家。後來到東京去取妻子，又不得朝夜繼續的相見。等到回來，也曾經有一次進謁左右，那輕視的容貌，像是不察他的愚笨；說話靜寂得很，像是很不近情；回到家裏，很恐懼着，不敢再進見了。（再敍相見與不相見。）

現在卻釋然大悟，翻然懊悔道：「那輕視的神氣，是所以怪我不常常到您那裏；那說話的靜寂，是所以表示您的意思。」不敏的責罰，無從逃避。不敢再進來，就疏達所以然的緣故，并且獻近來所做的復志賦以下的文章十首爲一卷，每卷有標軸的表記。送孟郊序的一篇，是用生紙謄寫，不加裝飾，字跡都有塗抹添注的地方，急於要自己解釋謝罪，不能等待着換紙再寫，閣下取他的意思，略他的禮節好了。愈惶恐得很，謹再拜。（單就不相見中翻出陳給事之意思，乃陳明原由，再獻近作，冀其引進。）

應科目時 與人書

韓愈

月日愈再拜：天池^①之濱，大江之濱，^②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③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閒耳；無高山、大陵、曠途、^④絕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⑤不能自致乎水，爲獷獯^⑥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⑦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一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⑧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

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註釋】 ①是唐德宗貞元九年應「宏詞試」時。 ②天池，海也。莊子逍遙遊：「窮髮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 ③潰，音焚，水邊。 ④品彙、品類、匹儔、亦品類。 ⑤曠途，遠地。 ⑥涸，音霍，乾也。 ⑦獮，小獺，獸名；食魚類。有水獺、海獺、旱獺三種。 ⑧俛首，帖耳，順從貌。俛同俯。 ⑨號，平聲，呼叫。

【語體】 某月某日，愈再拜海的旁邊，江的灘上，說有一個怪物在那裏；實在不是尋常有鱗甲介殼的一類東西呢。他得了水，變化風雨，在天地上下，並不艱難的。他的不能得水，大約在平常尺寸的地方吧；沒有高山大阜，曠遠的路，絕險的地方，做他的關隔。但他的窮困乾涸，不能自己得水，被水獺所笑的，大約十有八九了。如果有力的人，哀憐他的窮困，想運轉他到有水的地方，實在是一舉手一投足的煩勞。但是這個東西，自負他的才能超出於尋常的物類，並且說：「爛死在沙泥裏，我是情願的；倘然低着頭，帖着耳，搖着尾巴向人家乞憐的，不是我的志向！」所以有力的人，碰見了他，看慣了，也像是不曾看見的一樣；他的死生，原來不可以知道了。（以怪物自比，言有力者遇之而無視，死生不可知。）

現在又有有力的人，在他的面前了，姑且試試，抬着頭喊着。難道知道有力的人，會不哀憐他的窮困，而忘記了一舉手一投足的煩勞，把他轉運到清波裏去麼？哀憐他的，是命運；不哀憐他的，是命運；知道了在命運卻還要呼喊的，也是命運。愈現在的境遇，實在和這有些相像。所以忘記了疏忽愚陋的罪，有這種陳述哩。閣下也能夠哀憐而體察我麼？（由譬喻歸結到自己，願有力者之憐察。）

送孟東野序

韓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一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攷[㊦]，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一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也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馮到、田駢、鄒衍、尸佼、孫

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一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一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註釋】○撓，擾也。

○激，遮遏水勢，使其波疾急。

○梗，阻塞住。

○炙，燒也。

○金石，鐘磬之屬。絲竹，琴瑟簫管之屬。匏，笙竽。土，壎革，鼓木，祝敔。統謂之八音。

○推斂，推移。斂，同奪。

○咎陶，虞舜時爲獄官之長。咎，通皋。陶，音搖。

○夔，音遠。虞舜時典樂之官。

○五子，太康盤遊無度，其弟五人，述大禹之戒，作歌以諷之。

○六藝，卽六經。

○木鐸，金口木舌，乃古時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

○莊周，楚蒙人，著莊子。

○屈原，名平，字靈均，戰國時楚人，著離騷。

○臧孫辰，句，臧孫辰，卽臧文仲，魯大夫。孟軻，鄒人，受學于子思之弟子，著孟子七篇。荀卿，名況，趙人，著荀子。

○楊朱，卽楊子，倡爲我之說。

○楊朱，卽楊子，倡爲我之說。

墨翟、魯人，仕宋，著墨子。管夷吾，字仲，齊桓公相，著管子。晏嬰，字平仲，齊人，著晏子春秋。老聃，姓李，名耳，楚之苦縣人，著道德經。申不害，相韓昭侯，著申子。韓非，韓諸公子，善刑名之學，著韓非子。春到，周人，務刑名之學，在申韓之先，有慎子四十六篇，春，古慎字。田璠，齊人，好談論，鄒衍，齊人，著書十餘萬言，燕昭王師事之。尸佼，魯人，著尸子。孫武，齊人，著兵法十三篇。張儀，戰國時魏人。蘇秦，洛陽人，均戰國時之縱橫家。①李斯，楚上蔡人，後爲秦相。②漢之時句，司馬遷，即太史公，作史記。相如，姓司馬，成都人，善辭章。揚雄，成都人，字子雲，善辭賦。③數音促細也。④醜，憎恨。⑤唐之有天下句，陳子昂，字伯玉，梓州人。蘇源明，字弱夫，京兆武功人。元結，字次山，汝州人。李白，字太白，號青蓮，隴西人。杜甫，字子美，號少陵，杜陵人。李觀，字元賓，趙州贊皇人。以上六人皆工詩。⑥孟郊，武康人，東野其字。⑦浸淫，漸入。⑧李翱，字習之，趙郡人，著有李文公集。⑨張籍，字文昌，烏江人，善古體詩，尤擅樂府。⑩役，供職給使令。江南，指江蘇、溧陽，時東野爲溧陽尉。

【語體】大凡東西，不得到牠的平衡，便要發出聲音來。像草木的沒有聲音，有風去擾動他，便發出聲響來。水的沒有聲音，有風去振蕩牠，便發出聲音來；牠的奮躍，或者是在激盪牠，牠的奔趨，或者是在阻止牠；牠的沸騰，或者是在燒他。金石沒有聲音，或去擊動牠，發出聲響來。人的在說話方面，也是這樣。有不得已的地方，才起來說；他的唱歌，是有所思，他的哭泣，是有所想。凡是出在口裏，而成功聲音的，也許都有不平的地方吧？（起筆是一篇大旨。以下言草木、水、金石之鳴，說到人言，皆有其不平。）

音樂是鬱積在心中，把他發洩到外面來的，選擇了善鳴的，借着來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這八樣東西，是物類中的善鳴的。那天的在時候方面，也是這樣的。選擇了善鳴的，借着來鳴。所以用鳥來鳴，春用雷來鳴，夏用蟲來鳴，秋用風來鳴，冬四時的相推移，那必有不得牠的平衡的麼？（再言樂與天時，均

是陪客。）

對於人的方面，也是這樣的。人的聲音的精華是說話；文辭的對於說話，又是說話中的精華了。更選擇了善鳴的，借着來鳴。在唐虞時，皋陶、禹是那時善鳴的，借着來鳴；夔非能用文辭來鳴，又自己借韶樂來鳴。夏朝時太康的五個兄弟用他們的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是載在詩書六經上邊的，都是鳴中最好的呢。周代衰微，孔子的門徒鳴着，他們的聲音高大遼遠。書上說道：「天將把夫子做警衆的木鐸。」豈不是可信的麼？在周代末了的時候，莊周用空大的說話鳴。楚是大國，牠亡的時候，有屈原來鳴。臧孫辰、孟軻、荀卿，用道術來鳴的。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這一般人，都用他們的技術來鳴。秦朝的興起，李斯鳴着。漢朝時候，司馬遷、相如、揚雄最是善鳴的人。以下到了魏晉時候，鳴的人及不到古時，然而也未嘗斷絕呢。就那善鳴的說，他的聲音清而輕浮；他的音節，細而急促；他的文辭，淫亂而哀傷；他的意志，懈弛而放肆；他的說話，雜亂而無章；將是天憎恨他的德行，不去照顧牠麼？爲什麼不讓他鳴他的善鳴的呢？（說文辭爲人聲之精中之精，擇其善鳴者假之鳴。自三代、秦漢以至魏晉列舉其人及言辭。）

唐朝的有了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都用他所能的來鳴。那存留在下的，孟東野開始用他的詩來鳴。他的高出魏晉，毫不鬆懈，可以及到古人；其他的好處，漸漸地可及到漢朝了。跟吾

游的人，其中李翱、張籍，是傑出的人。三個人的鳴，真可說是善鳴的人了。但不知道上天將要和諧他的聲音，使他鳴國家的興盛麼？還是要窮餓他的身子，思慮憂愁他的心腸，使他自己鳴自己的不幸麼？三人的命運，卻是關乎天了！那在上位，何必快活？那在下位，何必悲傷？（說到唐代，入孟郊之能以詩鳴。又以李翱、張籍作陪。述其能得志與否，命懸於天。）

東野的供職到那江南去，好像心中有不舒服的樣子，所以我說明這命運關於天上的道理來解勸他。（結出作序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閒，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閒，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一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慧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

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一窮居而野處，^①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②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③理亂不知，黜陟不聞，^④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一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⑤口將言而囁，^⑥處汙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微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一昌黎^⑦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⑧盤之泉，可濯，可沿，^⑨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⑩繚^⑪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⑫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⑬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⑭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⑮

【註釋】

①太行，山名。自河南濟源縣北入山西境，再入河南，至河北獲鹿縣止，隨地異名；主峯在山西晉城縣南。盤谷，在今

河南濟源縣北。

②藜，同叢。

③李愿，唐西平忠武王李晟子，以罪去職，歸隱盤谷，號盤谷子。

④廟朝，朝廷。

⑤旄，音毛，竿首有

犂牛尾的旗。

⑥呵，同訶，護從呼導。

⑦才俊，才智過人之士。

⑧裾，衣之前後。

⑨翳，遮蔽。

⑩粉白黛綠者，粉以敷面，助其白

黛，青黑色顏料，用以畫眉，增其黑，皆婦女妝飾所需。此即指婦人。

⑪窮居句，謂偏僻的住在曠野。

⑫茹，食也。

⑬車服

二句，車服、皆天子酬庸之具，維繫也。刀鋸、古刑具。言刑賞不相及。①理亂二句，理亂、治亂，黜陟、升降。言朝政不相關。②趨起、音咨，欲行不行貌。③囑囑、音聶，欲言不言貌。④昌黎、文公爲昌黎人。⑤稼、叶韻讀故。⑥沿、緣水而行。⑦容、叶韻讀營。⑧療、繞也。⑨無央、不盡。⑩呵禁、呵止。⑪膏、音告，潤也。秣、飼養。⑫徇、徇，遊遊。

【語體】太行山的南面，有一個盤谷，盤谷的中間，泉水甘美，而且土地肥沃，草木叢雜茂盛，居民很少。有的人說道：「因爲他環繞在兩山的中間，所以叫做盤。」又有人說道：「這個盤谷，位置在幽深之處，形勢險阻，是隱士所盤桓的地方。」我的朋友李愿住在那裏。（敍盤谷之形勢。）

愿的說話道：「人家所稱大丈夫的人，我知道他了：利益恩澤施到人家，名望聲譽顯揚在當世；坐在朝廷上面，進退百官，幫助天子發出號令。他在外面，便樹立了旌旗，羅列了弓箭，武夫在前面喝道，跟從的人，塞滿路上；供給的人，各自拿了他的物件，夾着道路兩旁，很快的跑着。歡喜了有獎賞，動怒了有刑罰；有才能的人站滿在面前，說古今的事情，稱讚盛德，到了耳朵裏卻不嫌煩雜。彎曲的眉毛，團團的面頰，聲音清亮，身體輕便，外貌秀美，胸中聰慧，飄揚輕的衣襟，遮着長的衣袖，粉白黛綠的美人，排在屋裏，空閑地安居着，靠了自己的美貌，去妒忌人家的寵愛，爭奇鬪妍，博取主人的憐愛。這是大丈夫的受知遇於天子，用力在當世的所做出來的呢。」我並不是恨這而逃避它；這也是有命運的，不可以僥倖求得的。（以上皆李愿語。先寫得志之大丈夫。）

「偏僻地住在曠野，登到高處去望遠方；坐在茂盛的樹下逍遙終日，洗濯清泉來清潔自己的身體；採在山上，美味可喫，釣在水裏，鮮魚可喫，起居沒有一定的時候，只是求個適意。與其有了稱譽在前面，還不如沒有謗毀在後面；與其有快活在身上，還不如沒有憂愁在心裏。賞賜的車服不記掛在心上，誅戮的刀鋸不加在身上，不知道治亂，不與聞升降。這是大丈夫不得志於當時的所做的，我卻實行它。」

（次寫隱居之士，已則行之。）

「伺候在公卿的門上；奔走在有勢力的路上，腳將要進去，卻不敢進去；嘴將要說話，卻不敢說話；住在污穢的地方，不知道羞恥；觸了刑罰，就被誅戮，圖萬一的僥倖，直到老死方纔罷休的；這對於做人，賢和不肖是怎樣呢？」（再寫不安於隱，求進不得者之所爲。）

昌黎韓愈聽了他的說話，很是贊同他；和他一同喝酒，替他做一首歌：「盤谷的中間，是你的宮室；盤谷的土地，可以種田；盤谷的泉水，可以洗濯，可以沿水散步；盤谷的險阻，那個人和你來爭着？這個地方，遠而深曲，寬大得可以容納；環繞曲折，好像去了回來。唉！盤谷中間的快樂呀，實在沒有窮盡！虎豹遠避呀，蛟龍逃避藏躲。鬼神守護着，禁止不祥。在裏面飲而且食，得到長壽康寧；沒有不滿足的事情，還有什麼希望呢？把我的車輛潤着油，我的馬匹餵飽了，情願跟你到盤谷裏去，終我的一生遨遊在裏面。」

（韓公很贊同李愿，並作歌以贈之。）

送董邵南序

韓愈

燕趙^①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②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一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③，皆愛惜焉，矧^④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一吾因之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⑤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⑥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註釋】^①燕，今河北北部一帶，趙，今河北南部，山西北部。^②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時河北諸鎮自天寶後，不稟朝命，每自辟士，邵南往依之。^③利器，喻英才。^④矧，向義勉仁，彊通強，上聲。^⑤矧，况。^⑥樂毅爲燕昭王伐齊立功，後因不得

於惠王，去至趙。趙封爲望諸君。^⑦荆軻至燕，友燕市屠狗及善擊筑者高漸離。其後高亦以筑擊秦王而被殺。^⑧明天子，賢君。

【語體】燕趙的地方，自古時稱多感慨悲歌的豪傑。董生舉了進士，接連好多次不得志在有司那裏，懷抱了英才，心裏鬱鬱的到河北地方去；我知道他必有所投合呢。董生你勉勵着罷！（此勉董生之行，正寫，是賓。）

想你這樣的不遇於時，如果是向義勉仁的人，都是愛惜的；何況燕趙的士人，仁義出在他的天性的呢！但是我曾經聽說風俗跟教化改變的，我怎能知道那地方現在不和古時所說的兩樣呢？姑且把

你這一次的出行推測着董生你勉勵着罷（此段勉董生之行，反寫是主）

我因此有所感觸了。替我弔望諸君樂毅的墳墓，而且去看看那街市，再有像從前屠狗的人麼？替我致意道：「聖明的天子在上面，可以出來做官了！」（送董生卻勸燕趙之士來仕，則董生之不當往，已在言外。——按董生因不得志，將往河北求用於諸藩鎮。）

送楊少尹序

韓愈

昔疏廣受^①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時，公卿設供張^{*}，祖道^②，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③。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④，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一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與否？而太史氏^⑤，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⑥，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

未可知也。一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邱，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註釋】◎疏廣，受，漢東海蘭陵人。廣，仕至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太子少傅。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乃上疏乞骸骨。上許之，賜黃金百斤，太子贈五十斤，公卿大夫設供帳祖道，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稱其賢。◎供張，亦作供帳，謂設帷帳以爲道路駐足之所。◎祖道，祭道神曰祖。今人謂餞行爲祖道。◎兩，今作輛。◎赫赫，明著。◎楊巨源，字景山，蒲州人，德宗貞元五年，第進士。穆宗長慶中爲河中少尹，以能詩名。◎太史氏，史官。◎落莫，亦作落寞，猶言寂寞。◎其都少尹，白之子朝，命爲河中少尹，以其爲蒲州人，故云其都。◎屬，音燭，聚也。◎始冠，卽弱冠，剛二十歲。◎鹿鳴，見小雅燕饗之詩。後人以舉人登第而宴，爲鹿鳴宴。◎祭於社，古時祭士大夫之有功於鄉者，如後世鄉賢祠，春秋致祭是也。◎斯人，指楊巨源。

【語體】從前疏廣，疏受叔姪兩個人，因爲年老了，一朝辭了官位歸去。在那個時候，公卿在路上設了帷帳，替他餞行在都門外面，車子有幾百輛，路上看的人，多嘆息着，竟有掉下眼淚來的，大家都說他們的賢明。漢史上已記述他的事情，後世善於繪畫的人，又畫這件事跡。到了現在，還照耀在人家的耳目裏，明明好像是新近的事情。做國子司業的楊君巨源，剛纔把善於做詩來教訓後進；一旦因爲年

滿了七十歲，也告訴丞相辭官要回他的故鄉。世上的人，常說古今的人，不能相及；現在楊君和二疏，辭官的意思，難道有什麼兩樣麼？（從二疏辭位，引起楊侯歸鄉。）

我辱居在公卿的後面，因了疾病，不能出來送行。不知道楊侯去的時候，城門外面送的有多少人？車子幾輛？馬幾匹？道旁看的人，也有歎息知道他的賢或不賢？史官又能張大他的事做傳，繼着二疏的蹤跡麼？不寂寞麼？現在世上沒有善於繪畫的人，畫和不畫，本來不必去論他。但我聽說楊侯的回去，丞相有愛而可惜他的意思，上了奏章，委他做本鄉的少尹，不絕他的俸祿。又做了詩去勸勉他；京師的會做詩的，也都聚着去和他。又不知道當時二疏的回去，有這種事情麼？古今人的同和不同，不可以知道的了。（先從二疏合到楊侯，再從楊侯合到二疏。）

近世的士大夫，把官來當做家，去了官就沒有地方可以回去。楊侯剛才二十歲時，被舉在他的鄉裏，拿鄉貢進士的資格進京來。現在這次歸去，指着那樹道：「某樹是我的先人所種的！」「某水和某邱，是我童子時代所游釣的地方！」鄉人沒有不加尊敬，訓戒子孫，把楊侯的不離開他本鄉做模範。古時的所稱「鄉先生死了，可以春秋祭祀於社的！」楊侯就是這種人麼？楊侯就是這種人麼？（楊侯不以其官爲家，罷後有所歸，足爲世法。）

送石處士序

韓愈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二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一有薦石先

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邨，灑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一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疆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一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

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遣愈爲之序云。

【註釋】 ①河陽，河陽節度使，治孟州，領孟懷二州。孟州，治今河南孟縣。 ②烏公，名重胤，唐憲宗元和五年四月，詔爲河陽

軍節度使御史大夫。 ③從事，佐吏。 ④石先生，名洪，字潯川，唐洛陽人，舉明經，爲黃州錄事參軍，罷歸東都，十年不仕。 ⑤嵩邨，

二山名。嵩山在今河南登封縣北。邨山在今河南洛陽縣北。灑穀，二水名，皆在洛陽。灑音塵。 ⑥若駟馬句，喻熟習其事。 ⑦王良，

造父，皆古之善御者。父音甫。 ⑧寇聚於恆，憲宗元和四年，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真卒，其子承宗叛，十月，詔吐突承璀率諸道兵討

之。恆州，玄宗天寶元年改爲鎮州。成德軍所治，今河北正定縣境。 ⑨殫，音單，盡也。 ⑩歸輪之塗，輜餉轉運之地。塗同途。 ⑪

治法，民政。征謀，軍政。 ⑫彊委重，謂勉強托之以重任。彊同強。 ⑬譔書詞，譔，具也，通撰，音撰。書詞，聘書。 ⑭馬幣，聘禮。

⑮行李，行裝。書冊，圖書。 ⑯張，張筵餞行。 ⑰壽，以酒爲祝曰壽。 ⑱師兵士。 ⑲祝規，祝辭中規勸語。

【語體】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做了節度使的第三個月，在吏佐中賢明的人請他推薦士人。（敍烏公求士）

有人去推薦了石先生的。烏公說道：「先生的做人怎樣呢？」推薦的人說道：「先生住在嵩山北邨山，灑水，穀水的中間，冬天著一件皮衣，夏天著一件夏布衣，朝夜喫的東西，只是飯一盤，菜一盤。人家給他錢不受，請他出來，一同遊覽，從來沒有借着事情推卻的。勸他做官，他便不答應。坐在一間屋子裏，左右都是圖書。和他講道理，辯論古今事情的對不對，評論人家的高下，和每件事情，後日應該成或敗；像黃河決了，下流，流到東面，像四匹馬駕了輕車走熟路，而王良造父兩個善御的人做牠先後似的。他

料事的神明，像燭照着，數計着，用龜來占卜一樣。」（有人薦石先生之賢。）

大夫道：「先生可以終老在家裏，不必求教於人家，他可肯爲我來麼？」從事說道：「大夫文武全才，忠孝具備，爲國求士，不圖一家的私利。現在那寇賊聚在恆州，兵士環繞着這地方，農人不能耕田收穫，錢財米粟，一起散失；我們所處的地方，是糧餉運轉的地方，一切民政軍政，應當有一點建設。先生的做人，仁義而且勇敢，如果用義去請求，勉強去委託他重任，他還有什麼話可推卻呢？」於是寫具聘書，備了聘禮，占卜了日子，授給了使者，到先生的門上去聘請他。先生竟不告訴妻子，也不和朋友商量，穿戴了衣冠，出來見客，拜受聘書禮物，迎接到門內。夜裏沐浴了身子，整理行裝，載了書冊，問了道路行程，告別於常常和他往來的人。第二天朝晨他們一齊都到，就設筵餞行，在東門的外面。（敍烏公禮聘石先生，非常鄭重；而先生亦自任以天下之重，毅然出山。）

酌酒三巡，將要起別，有個人拿了酒杯上前說道：「大夫真是能夠用義來取人，先生真是能夠用道來自任。決斷去就，替先生做個留別紀念。」又酌了酒祝道：「凡是去就出處，拿什麼做標準，只有歸到仁義，就來敬祝先生！」又酌了酒祝道：「假使大夫常常不要變他初時的態度，不要只知道富庶他的一家，飢餓他的兵士，不要甘心受奸邪的人迷惑，而見外了正直的士子，不要被諂媚的說話蒙蔽，只要聽先生的說話，因此能夠有成功，保全天子的寵命！」又祝道：「請先生不要祇給大夫圖利益，以及

給自己圖利益！先生起來拜謝祝辭道：「我怎敢不恭敬地朝夜去求符合你們的祝辭和規戒。」於是東都的人士都知道大夫與先生，果然能夠合得來，可以成功的。就此各人做了六韻詩。教愈做這篇序啦。（送行時之祝詞：先並贊大夫先生，次獨祝先生，再規大夫，更次規先生，及先生答詞；又衆人皆知其相與以有成，與作序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愈

伯樂^{*}一過冀北^①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一東都^②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③，其南涯曰溫生^④。大夫烏公^⑤以鈇鉞^⑥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⑦，暮取一人焉，拔其尤^⑧。自居守^⑨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⑩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取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⑪焉？縉紳^⑫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

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一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一愈藥。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一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註釋】

○伯樂，姓孫，名陽，古之善相馬者。嘗過虞坂，有驥伏鹽車下，見之長鳴，伯樂下車泣之。

○冀北，冀州之北，今河北

山西兩省地，古稱冀州。

○東都，卽洛陽。

○石生，卽石洪。

○溫生，名造，字簡與。

○大夫烏公，卽烏重胤。

○鈇鉞，音夫越。大

柯斧。古者九錫之典，鈇鉞其一。凡受鈇鉞之賜者，得專征伐。鈇通斧。

○尤，特異。

○居守，指東都留守鄒餘慶。

○二縣，洛陽、河南。時愈爲河南令。

○問業，請業。謂就人請問學業。

○縉紳，一作摯紳。古之仕者插笏於紳帶間，因謂仕宦曰縉紳。

○介然，耿耿貌。漢書：陳湯傳：「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

【語體】

伯樂一過冀北的郊野，那馬羣就空了；想那冀北地方的馬是天下最多的，伯樂雖是善

於相馬，怎能夠把馬的羣一掃而空呢？解說的人道：「我所說的空，不是沒有馬，是說沒有好馬啊。伯樂識得馬，逢着好馬，每每被他取去，一羣的中間，沒有好馬留下了；如果沒有好馬，雖說他沒有馬，也不是虛話了！」（先以譬喻起，以伯樂譬烏公，馬譬處士，爲下文烏公聘溫石二生張本。）

東都地方本來是士大夫的冀北，靠了才能，深藏而隱居不做官的；在洛水北邊的，叫石生，在南邊

的叫溫生。大夫烏公拿了鈇鉞鎮守河陽的第三個月，因為石生有才能，拿了重禮去聘請，請來收羅在幕府中。沒有隔開幾個月，因為溫生有才能，就由石生做介紹，拿重禮去聘請，又請來收羅在幕府中。東都雖是確實多才能的士人，但是朝上取了一個人，揀他最優的，晚上取一個人，揀他最優的。從留守河南尹起，到百官的執事，和我輩二縣的大夫，倘有政治上不明白，事情上有疑惑，將到那裏去詢問而取法呢？士大夫的辭了官位，回到家鄉來的人，還有那個人和他嬉游？後生小子，從那裏去考求道德，請問學業呢？一般的仕宦經過這東都的地方，拜謁他的房屋，沒有可以敬禮在他的屋子裏。這樣說來，「大夫烏公鎮守了河陽，那東都處士的房屋，便沒有人了，難道不可以說麼？」（以冀北譬東都，良馬譬溫石，言烏公鎮河陽，而東都無人。）

講到朝着南面治理天下的，他所委託以重任而倚靠的，只有宰相和將軍罷了。宰相替天子找得了賢人，用在朝廷上面；將軍替天子找得了文武的士人，用在幕府中間。這樣雖是想求內外不治，不能的了。（推開一步，歸美烏公。）

愈羈身在這裏，不能夠自己引退，想靠着二生來等到老；現在都被有力的人奪去，怎能不耿耿於心呢？溫生已到以後，拜公在河陽軍門的時候，請把我前面所說的話，替天下的人道賀，把我後面所說的話，替我表白私心的怨恨，在把有才能的人都取了去。（言為公則稱賀，為私則致怨。）

留守相公第一個做了四韻詩，歌詠這件事情。愈因推廣他的意思，做了這篇序。（說作序意。）

祭十二郎文

韓愈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一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一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

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且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一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輒腳病。』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致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

其不然乎？一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歛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能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以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尙饗！

【註釋】 ①季父，叔父。

②銜哀，含悲。

③建中，人名。

④卽應時食物。

⑤十二郎，名老成，愈兄介之子，會之嗣子。

⑥省。

音醒，明察。怙音戶，恃。詩小雅。「無父何怙。」代宗大歷五年，公父仲卿卒。

⑦愈三歲孤，隨兄會貶官韶州。會卒，嫂鄭鞠育之。

⑧河陽，縣名，故城在今河南孟縣。

⑨就食江南，德宗建中二年，中原多故，公與十二郎避地江左，家於宣州，卽今安徽省宣城縣。

故曰江南。

⑩始來京城，德宗貞元二年，公別郎自宣州遊京師。

⑪佐董丞相，貞元十三年，董晉帥汴州，辟愈爲節度推官。

⑫擊，妻子統稱。

⑬佐戎徐州，貞元十四年秋，張建封辟愈爲徐州節度推官。

⑭孟東野，卽孟郊，時往江南爲溧陽尉。

⑮蒙其澤，謂承受其德澤。

⑯耿蘭，僕人姓名。

⑰汝之子，十二郎之子名湘。

⑱吾之子，公子名昶。

⑳軟脚病，內

經：「名曰痿，痿之爲狀，兩足痿弱，不能行也。」
①⊕兆、墓、塋、域。見周禮。春官、小宗伯注。
②⊕窆、音、砒、下、棺、于、穴。
③⊕尤、怨也。

④⊕伊、穎、二、水、名、均、在、今、河、南、省。
⑤⊕尙、饗、祭、文、中、收、尾、語、謂、庶、幾、來、享、受。

【語體】 某年某月某日，你的叔父韓愈聽說你死了以後的七日，纔能夠含了悲傷盡了誠心，使建中遠遠地備了應時的食品，來供在靈前，對你十二郎的靈說道：（敍祭之時日及祭者。）

「唉！我從小就沒有父親，到大了一些，不明瞭自己的父親是怎樣的，只靠着哥哥嫂子過活。中年時候，兄死在南方，我和你年紀都輕，跟了嫂子回去葬哥哥在河陽的地方。後來又和你避難到江南。孤苦零丁，從來不曾有一天的相離。（敍幼時相依。）

「我上面有三個哥哥，都不幸早死了。承嗣先人後代的，在孫只有你，在子只有我，兩代各只有一個身體，形單影隻。嫂子曾經撫了你指着我說道：「韓氏的兩代，只有你們兩個人罷了！」那時你年紀更輕，想來不再記得；我那時候雖能够記得，也不知道這說話的可悲啊！我年紀十九歲，方才到京城裏來。過了四年，歸來看你。再隔四年，吾到河陽去掃墓，碰着你因爲嫂喪回來埋葬。再隔了二年，我輔佐董丞相在汴州，你來看我，祇住了一年，就請求歸去迎接妻子。到了明年，丞相死了，我離開汴州，你不能來。這一年，我幫辦軍事在徐州，打發接你的人才走，我又罷官去職，你又不能來。我想就是接你跟我到東面，東面也是客人，不可以長久的。打算久遠的道理，不如向西面歸去，將家業整治好了，接你來住。唉！那裏知道你忽然拋了我就死了呢？（敍與十二郎永別不會。）

「你我都是少年，以爲雖然暫時相別，終可以長久住在一起；所以離開了你，旅居寄食在京師，來求斗斛的俸祿。實在知道要這樣，雖是萬乘的公侯宰相，我也不肯一天離開你去就任了。去年孟東野去，我給你信道：「我年紀還不滿四十歲，卻是眼力已不明了，頭髮已斑白了，牙齒已動搖了；想我的父親伯叔和許多哥哥們都是身體康健，卻早早的去世了，像我這樣的衰弱，怎能夠長久存在呢！我不能到你那裏，你不肯到我這裏，恐怕一旦死了，使你抱無窮的悲戚哩！」那裏知道年輕的死了，年長的倒還存在呢？強壯的人夭折了，有病的人倒還保全呢？唉！這是真的麼？這是做夢麼？這是所傳的不確實麼？如果是真的，像我哥哥這樣的盛德，卻反夭折他的後嗣麼？像你這樣的英明，竟不能承受福澤麼？年輕的，強壯的，倒反夭折死亡，年長的，衰弱的，倒反存在保全麼？這是不可以信的，如果是做夢，或傳的信不確實，但是東野的信，耿蘭的報告，爲什麼在我的旁邊呢？唉！這是真的了，像我哥哥這樣的盛德，竟是夭折他的後嗣了！像你這樣的英明，應該開創家業的，竟不能承受這福澤了！這所謂天的，真不容易測度；神的，真不容易明白了！所謂道理這件事，是不可以推測，壽命這件事，是不可以知道了！（言十二郎之不應死而死，卒歸咎於天神與理，哀傷之至。）

「雖是這樣說，我從今年來，斑白的或化做全白了，動搖的或脫落了；精神一天一天衰弱，志氣一天一天微薄，幾何不跟了你一同去死啊！如果你死了有知覺，那和你離開的時候沒有多少了；如果沒

有知覺，那悲傷的日子，也沒有幾時了，那不悲傷的時候，是沒有窮盡了！你的兒子剛才十歲；我的兒子剛才五歲；年輕的強壯的尚不能保全，像這樣的孩童，又怎能望他的長大成立呢？唉！可悲啊！可悲啊！你去年的信上說道：「近來患一種軟腳病，往往加重。」我道：「這種病，江南的人常常有的，未必算牠是憂慮的事。」唉！那知竟是因為這個病傷你的性命麼？還是有別的病弄到這樣麼？你的信是六月十七日的。東野說你歿的日子，在六月初二日，耿蘭的報告沒有日子。大約東野的使者，不知道去問家人月份日子；耿蘭的報告，不知道應當說月份日子。東野要寫給我信，去問那來人，來人胡說一句，來回答他罷了。是這樣的麼？還不是這樣的麼？（自知年老，恐將不保；又寫二人之子恐難望成立。言其病不知時，其歿不知日，哀痛之極。）

「現在我差建中來祭你，弔你的孤兒和你的乳母，他們有食用能守滿喪期，便等滿了喪期，去接他們來；如果不能守滿喪期，那麼就接他們來；其餘的奴婢，都教他們守你的喪。我力量如果能夠改葬，終要將你葬到先人的墳墓，那纔完我的心願。唉！你的害病，我不知道時候，你的死，我不知道日子。活着的時候，不能夠相養來同住；死了的時候，不能夠來撫視你，盡我的哀痛；入殮的時候，不能夠靠着你的棺木旁邊；埋葬的時候，不能夠到你墓穴的旁邊。我的行爲負了神明，因而使你夭折。我是不孝不慈的人，不能和你相養而生活，相守而到死。一個在天的邊際，一個在地的角裏；生在上，你的影子不能和

我的形體相依着。死了之後，你的魂魄不能和我在夢裏相接着。這都是我自己做到這樣的，還有什麼怨呢？那蒼蒼的上天，我的悲傷那裏還有完結的時候？（告以欲處置其身後，以慰死者，并自責自怨，哀痛之極。）

「從此以後，我也沒有心思在人世間了！當求幾百畝的田在伊水潁水的上面，來盡我的天年；教我的兒子和你的兒子，望他們成立，撫養我的女兒，和你的女兒，等他們出嫁，這樣就算完了！唉！說話有完的時候，情卻沒有完的時候！你可知道麼？你可不知道嗎？唉！可悲啊！望你享受着（言今後無意人世，惟有教二人之子，及嫁二人之女，總結更覺沈痛。）

祭鱷魚文

韓愈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烈○山澤，罔○繩擗○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尙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

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驚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佞佞覲覲？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一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註釋】 ①潮州，府名。唐置州，即今廣東潮安縣。刺史，官名。 ②衙推，秦濟，唐書百官志，節度使、觀察使、團練使，皆有衙推，刺

史，領史，亦置衙推，是軍府屬官。秦濟，衙推官姓名。 ③惡谿，又名鱷谿，在潮州城東北。 ④鱷魚，爬蟲中大而猛惡者。長者至丈餘，

潛伏水邊，攫食動物。 ⑤烈，火焚。 ⑥罔繩，擲刃，以繩爲網，以刃爲刺。罔，同網。擲音輻，刺也。 ⑦嶺海，謂在五嶺之南而近海。

⑧涵淹，潛伏。 ⑨六合，天地四方。 ⑩揜，覆蔽。 ⑪揚州，古九州之一。今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諸省皆其地。則潮與揚州

甚近。○睥然，張目貌。○似鹿而小。○種繁殖。○鷲羽，庸羽。○凶凶，小心恐懼貌。覬，目出貌。按謂懼不敢舉目，或作，同音假借。○醜類，見左傳，昭公七年，醜惡也。類物也。○冥頑，昧于事理。○從事，治事。即驅鱷魚。

【語體】 某年某月某日，潮州刺史韓愈，差軍事衙推官秦濟，用羊一隻，豬一隻，投入惡谿的深水中，給鱷魚吃；又告訴牠道：「從前先王已有了天下，焚了山上水邊的草木，用繩網利刃刺擊網羅，把毒蛇毒物這些害民的東西，驅逐到四海的外面。到了後來的皇帝，德行薄弱，不能有遠處的地方，就是江漢的中間，尚且都拋棄他來給蠻夷楚越，況且潮州在嶺海的中間，離開京師有萬里呢？鱷魚的潛伏生息在這裏，也固然是住得其所。（從先王正議發端，次歸咎後王之德薄，致鱷魚雜生。）」

但是現在天子接了唐朝的帝位，神聖慈武，四海的外面，六合的裏邊，都安撫着歸唐朝所有。況且是禹王的蹤跡所到，是揚州近地，是刺史縣令所治的疆域，是出賦稅供給天地宗廟，百神的祭祀的這種地方呢。鱷魚是不可和刺史一同混在這個地方的！刺史受了天子的命令，守這地方，治理這裏的百姓；鱷魚卻明目張膽地不安居在谿水裏面，佔據了地方，吃了百姓的六畜和熊豕鹿麋，肥胖他的身子，繁殖他的子孫，和刺史抵抗，要爭個雄長。我做刺史的，雖是庸弱，也怎肯爲了鱷魚低首下心，顯出恐懼的樣子，給民吏羞辱，來偷活在這裏麼？並且奉了天子的命令，來這裏做官，實是在形勢上邊不能不和鱷魚爭辨。（以鱷魚不可與刺史雜處，是一篇綱領，將天子及天子命吏立論，詞嚴義正。）

鱷魚！你如果有靈感，應當聽刺史的說話；潮州這地方，大海就在牠的南面，鯨鵬那樣的大，蝦蟹那

樣的小，沒有不容納歸束，生長飲食；鱷魚可以朝晨出發，夜裏就到的。現在和鱷魚約：盡這三日裏面，領了你們一般惡物，向南面遷徙到大海裏去，來避天子的命官。三天不能夠，到五天，五天不能夠，到七天，七天不能夠，是終究不肯遷徙了，這是心目中沒有了刺史，不肯聽從他的說話了。不是這樣，便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儘管說話，不聽得，不知曉了。看不起天子的命官，不聽從他的說話；不遷徙避去，和那冥頑不靈，害百姓物類的東西，都可以殺的。刺史就要選擇了有才能，有技藝的吏民，拿了強弓毒箭，來驅逐鱷魚，必定完全殺卻方纔罷休。你不要懊悔！」（給鱷魚一條生路，限令自遷南海。如興問罪之師，堂堂正正。）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爽，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一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

經史百子，踔厲風發，^①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②十九年，由藍田尉^③拜監察御史。順宗^④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⑤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⑥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⑦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閒。元和^⑧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旣至，^⑨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⑩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⑪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⑫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⑬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⑭劉夢得、禹錫^⑮亦在遣中，當詣播州。^⑯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⑰夢得於是改刺連州。^⑱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⑲詭詭^⑳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㉑眞若可

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落窅窅，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一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一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註釋】
○諱，名也。生曰名，死曰諱。
○慶，字更興，河東解人。仕北周，賜姓宇文氏。進爵平齊縣公。
○拓跋，北魏之姓。侍中，官名。侍帝左右，爲人主親信之官。
○濟陰，郡名。今山東定陶縣。
○隨，字子邵，唐太宗貞觀中，爲吏部尙書，貶愛州刺史。許敬宗

等構與逆宮掖，謀行鴆毒，與褚遂良朋黨，罪大逆，遣使殺之，沒其家。⑤褚遂良，字登善，錢塘人。貞觀時爲諫議大夫。高宗將立武后，力諫叩頭流血，貶愛州刺史。以憂卒。⑥韓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以救遂良，貶振州刺史，卒。⑦武后名墨，并州文水人。太宗時爲昭儀，高宗立爲后。⑧高宗，名治，太宗第九子。⑨皇考，已故之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賢參，貶夔州司馬。終侍御史。⑩嶄，音斬，頭角，謂少年嶄嶄之象。⑪博學宏詞，制科名。考拔淹博能文之士者。⑫集賢殿，原名集仙，唐玄宗開元十二年，改爲集賢。正字，官名。僞傑廉悍，僞同俊，悍，強毅奮勇。⑬蹕，厲風發，議論奮發，如風勢聯續而至。蹕音卓。⑭貞元，德宗年號。⑮藍田，今陝西藍田縣。⑯順宗，名誦，德宗子。⑰用事者得罪，初，子厚與王叔文善，叔文得政，引子厚。及叔文敗，同黨皆貶謫。⑱順宗永貞元年九月，貶宗元邵州刺史。十一月，又貶永州司馬。⑲汎濫，言文氣如水的橫潰。停蓄，文有含蓄。⑳元和，唐憲宗年號。㉑柳州，治今廣西馬平縣。元和十年三月，以宗元爲柳州刺史。㉒順州，順從而利賴。㉓其俗四句，其俗以男女押錢，約期不贖，本利相等，卽沒收爲奴婢。質音至。㉔衡湘，二州名。今湖南衡陽、長沙二縣其舊治。㉕中山，今河北定縣。㉖劉夢得，名禹錫，以進士登博學宏詞科，累官至集賢殿學士。出爲蘇州刺史，遷太子賓客。以附王叔文被貶。㉗播州，治今貴州遵義縣。㉘以夢得事自上者，時御史中丞裴度上奏，因改連州。㉙連州，治今廣東連縣。㉚徵逐，謂友朋彼此過從之密。㉛謝詡，音許，和集貌。㉜背負，背恩負德。㉝窮裔，邊遠之地。㉞臺省，唐時中臺爲尚書省，東臺爲門下省，西臺爲中書省，總稱臺省。㉟萬年，今陝西咸寧縣。㊱河東，今山東境內。在黃河以東者，唐時統稱河東。㊲裴行立，守眞曾孫，絳州稷山人。貞元中爲觀察使，有善政及民，民懷其德，立祠祀之。㊳重然諾，謂言而有信。㊴涿州，名，治今河北涿縣。

【語體】子厚的名字叫宗元。他七世祖名慶的，做拓拔氏魏朝侍中的官職，封做濟陰公。他曾伯

祖名奭的，做唐朝的宰相，和褚遂良、韓瑗都因為得罪武后，身遭誅戮。在高宗朝，父親名鎮的，因為侍奉母親，拋棄了太常博士，請求做江南的縣令；後來因為不能諂媚權貴的人，失了御史，等到權貴人死了，就再拜受御史的官職，稱為剛直；和他交游的都是當代的名人。（敍柳公先人節概。按此所以形子厚之附王叔文，是作者微意。）

子厚在年輕的時候，精明靈敏，沒有不通達的。當他父親在的時候，雖年紀很輕，已有成人的樣兒，能夠考取進士及第，高高地露出頭角；大家都說柳氏有好兒子了。後來取了博學宏詞科，授集賢殿正字的官職。他的為人，英俊清廉，勇於作爲。他的議論，引證根據古今的事情，出入在經史百子，言詞奮發，如風勢的聯續，常常屈服座中的人。名聲大振，一時的人，都很願和他交游。諸公要人，大家爭先恐後的想收在自己門下，交口地稱贊他。貞元十九年，從藍田尉，拜受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碰到當局的人得罪，例應降到外面去做刺史，還沒到任，又照例的貶做永州司馬。住在這地方的時候，自己愈加刻苦，專務記憶流覽古書，發爲文章，汎濫含蓄，真是深廣博大，沒有邊際；又自己游散在山水的中間。（敍柳公少時已高第，諸要人爭致門下，及仕而貶至永州。）

元和的時候，曾經照例的召到京師，又一同到外面做刺史，子厚得柳州的位置。既到了這地方，嘆道：「這地方難道是不能治理的麼？」照那本地的風俗，替它設立教條和禁令，一州的人都順從利賴。

那邊風俗，有拿男女來押錢的，到了約定的時間不來贖取，本利相等了，便沒收做奴婢。子厚替他們想了方法，一起教他們贖還；那些最窮而沒有力量可以贖取的，教他們寫着所做的工錢，足夠抵過了，便叫送回他們的抵押品。當時觀察，把這個方法頒到他州。及到一年，免而回來的，差不多有一千人。衡山、湘水的南面，做進士的人，都奉子厚做先生。那曾經受子厚的口講指畫做文辭的人，大概很有法度可觀。他召到京師再出來做刺史的時候，中山劉夢得、禹錫也在那差遣的中間，應當到播州。子厚泣着道：「播州的地方，不是人所住的，夢得母親卻還在堂上，我不忍見夢得的窮困，沒有說話來告訴他的大人，並且萬無母子同去的道理。」請求朝上，將要上奏章，情願拿柳州調播州，雖很得罪，死了也不恨的。恰巧有把夢得的事告訴皇上的，夢得於是就改做連州刺史。（敍在柳州之政績，教人爲文章，願代劉夢得至播州。）

唉！士人窮困了才見節義，現在的一般人，平常居在里巷的時候，互相慕悅，酒食遊戲，互相徵逐，很和氣的勉強笑語着，互謙一下，握手言歡，像肯拿出肺肝相示的一般，指天日涕泣，發誓說生死不肯背約負心，真的好像可以相信；一朝碰着一點小利害，不過像毛髮一般，頃刻間反轉眼來像不相識，任他落在陷阱裏，不肯動一動手去救他，反而去擠着他，再甚至擲兩塊石頭下去的，到處都是。這種事情，應當禽獸夷狄所不忍做，卻是這種人自視很以爲得計。聽見了子厚這樣的高風，也可以稍稍慚愧些了。

（因事發議，以見柳公之高風。）

子厚在從前少年的時候，勇於爲人，不知道自己尊重；但是借此以爲功業是很容易立的，所以遭了廢退。已經廢退了，又沒有相知而有勢力得位的人，把他推薦挽回，所以終於死在窮遠的地方，材能不被世上見用，道術不能行在當世。假使子厚在臺省的時候，自己能够持身謹慎，已經能夠像做司馬刺史的時候，也自然不致於被斥了；就是被斥了，有人能夠極力提拔他，并且一定可以再起用不窮困。但是子厚降官不久，窮困不到極點，雖是能出人頭地，但他的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己努力用功，必定傳在後世，像現在的一樣，這是無疑的了。雖使子厚得償他的所願，能做將相在一時，拿那升官的事換這留名的事，那件是得，那件是失，必有能夠辨明的。（說柳公病根——不自貴重——總敘其平生，且悲且惜。然因此能致力於文章，必傳於後，又爲喜幸。）

子厚在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死，年紀四十七歲。在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在萬年先人墳墓的旁邊。子厚有兒子兩個：大的叫周六，剛才四歲；小的叫周七，子厚死了纔生；女兒兩個，年紀都輕。子厚能夠歸葬，一切費用都從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出的，行立有節操氣概，答應了不反悔的。和子厚交友，子厚也很替他盡力，到底也靠了他的力。葬子厚於萬年墳墓的人，是他的舅弟盧遵。遵是涿人，性情謹慎，好學不倦；從子厚的降官以後，遵跟着他當做家裏。到了子厚死，不去。既經葬了子厚，還要代管他的

家務，這庶幾是個有始有終的人。銘道：「這是子厚的宮室，既是堅固，又是安定，來利他的後人（敍柳公之卒葬及其子女，並帶敍裴盧二人的義舉，末以銘作結。）」

駁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一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一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讎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

何誅焉。一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④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⑤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一旦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牴^⑥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⑦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一周禮調人，^⑧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⑨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⑩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一旦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于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一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一

【註釋】 ①天后，唐武后。

②同州，治即今陝西大荔縣。下邳，故城今在陝西渭南縣東北。邾音圭。

③手刃父讎，後趙師韞

爲御史，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儲力，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刃之，自首於官。

④諫臣，時陳子昂爲諫議大夫。

⑤陳子昂

字伯玉，武后時人，子昂建議，以爲國法專殺者死，元慶宜正國法，題旌其闕墓，以褒其孝義。

⑥無爲賊虐，言無使殺人者逞其暴。

虐。①黷、音讀，汙也。②僭、擅專。③嚮使、句，嚮使，假使，刺，訊決。周禮：「有司刺掌裁判獄訟。」平議罪獄曰讞，音彥。誠僞、情之眞假。④籲、音裕，呼也。⑤戴天、言同戴一天，而立於天下。禮：「父母之讞，不與共戴天。」⑥枕戈、言以戈爲枕，不敢一日忘復讎之念。禮：「居父母之讞，寢苫枕戈，不仕，弗與共天下也。」得禮、合禮。韓詩外傳：「動作中道，從容得禮。」⑦介然、堅固貌。克成也。⑧戕、音詳，殺也。⑨悖驚、句，悖，背也。驚，同傲，見漢書匈奴傳注。凌，犯上。⑩牴、音抵，觸也。⑪脅、音吸，以威力恐嚇。⑫調人、周官名。掌萬民之讎，而諧和之。⑬公羊傳、公羊，複姓，周公羊高作春秋傳，卽名公羊傳。⑭推刃、言一往一來，相殺無已時。⑮復讎者、取讎身而已，不因其子之欲害己而兼除之。⑯斷、音鍛，判定。

【語體】 臣私下聽說武后的時候，有個同州下邳人，叫做徐元慶的，他的父親爽，被縣尉趙師韞所殺，到底能夠親自殺了父親的讎人，自首到官司受罪。這時諫臣陳子昂建議；一面把他誅了，一面表旌他的門里，並且請求編入法令，永遠做國家的典章。臣私下想來，獨以爲他的主意是錯的。（先總駁一句。）

臣聽說禮的宗旨，是防禍亂的，如果是說：不要被殺人者逞他的暴虐，凡是做兒子不應報讎的報讎了，要犯死罪。刑的宗旨，也是防禍亂的，如果是說：不要被殺人者逞他的暴虐，凡是官吏不應當殺的殺了，要犯死罪。他的根本原是相合的，他的用法卻是兩樣的；旌賞和誅戮，不能夠相並的。如果誅戮那可旌賞的人，就是濫，污黷刑法，太過分了；如果旌賞那可誅的人，就是僭，破壞禮法太過分了。果真拿這個來曉諭天下，傳到後代，趨義的人不知道所向，違害的人不知道所立，用了這個來做典章，是可以的麼？

（泛言旌誅並用之非。）

本來聖人的建立制度，推究它的道理，來定賞罰，照着它的實情來正褒貶，無非求統一罷了。假使要審判他的真假，考正他的曲直，推原他的起初，搜求他的端緒；那用刑用禮的分別，可以明白地分開了。這是什麼講究呢？假使元慶的父親，不陷在公罪，師韞的誅戮他，只因他私怨的關係，奮起他官吏的氣餒，虐待那沒罪的人；州牧不知道把他加罪，刑官不知道審問，上下的人，蒙蔽冒犯，呼喊叫號不聽見；然而元慶能夠拿不共戴天的讎怨當做恥辱，把干戈做枕，以為合禮，處心積慮，拿了刀去刺破讎人的胸腹，堅決地成功，就是死了也沒有遺憾，這是守禮並且行義呢。執事的人應當有慚愧的面色，將認過也來不及，卻又為什麼要誅戮呢？（言旌之，則不宜誅。）

如果那元慶的父親，在罪上不能避免，師韞的誅戮，在法上沒有所差失；這不是死在官吏的手中；是死在法呢？法可以讎視麼？讎視天子的法，而去殺天子的官吏，這是悖逆傲慢，並且冒犯君上。捉來誅戮他，所以明正國家的典章，卻又為什麼要旌賞呢？（言誅之，則不宜旌。）

並且那建議道：「人必有兒子，兒子必有父母；親親之間互相報讎，這個亂子，怎樣救濟呢？」唉！這是迷惑在禮法上的太過分了！禮上所稱讎敵的人，大概他的冤讎抑鬱，沉痛不伸，而呼號沒有告訴的，不是說觸了罪孽，犯了法律，陷在死罪，反道：「他殺了他，我也去殺他。」不論是非曲直，衆欺寡，強迫弱

罷了；他的非經背聖，豈不是太過分麼？（申明讎字之義，正駁陳子昂原議言讎之失。）

周禮的調人官，掌管萬人的冤讎，凡是殺人而合乎義氣的，教他不要報讎，報了讎，便犯死罪；有反殺的人，全國的人都當他作讎敵看待；又怎能夠親親相讎呢？春秋公羊傳上說道：「父親不應犯死罪，卻被人殺死了，兒子可以復讎的；父親應受死罪，兒子去報這讎的，是相殺的道理；但是復讎的不能因為他的兒子要害自己而殺掉他。」現在倘然拿這個來判定師韞、元慶的互相殺戮，便合乎禮法了。（引周禮公羊傳，以明殺人不義，與不受誅者，皆可復讎。論有根據，全篇主意在此。）

並且不忘報讎，這是孝啊；不愛惜一死，這是義啊；元慶能夠不越出禮法的範圍，盡着孝道，死在禮義，這必是「達理聞道」的人。講到「達理聞道」的人，豈肯把王法做讎敵的呢？議的人反把他來誅戮，這是用刑太過，破壞禮法；那不可以當做典章，是明白得很了。（就元慶立論而贊美之，以見當時之議戮爲非。）

請頒布臣子這個議，附在法令上面，以後如有判斷這種訟案的，不應當照前議辦理。謹議。（請議本意。）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

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一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一旦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邪？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一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尙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一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一

【註釋】

○首句，成王名誦，武王子。年十三嗣位。嘗以桐葉與小弱弟戲。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圭，以與叔

虞。曰：『以此封汝。』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周公入賀，見于劉向說苑。正史不之見。○唐國名。夏

孔甲時封御龍氏之地。周武王時，唐作亂，成王立，滅之，遷唐之子孫於杜，而封弟叔虞于此。在今山西省翼城縣南。叔虞傳至于樊

父，徙居晉水旁，改稱晉。○中，音種，合式。○婦寺，婦人與宦官。○遂，成也。○從容舉動優樂，戲樂優戲也。左傳襄公六年：

「少相狎，長相優。」○大中，中道。中庸：「從容中道。」王念孫云：「謂一舉一動，莫不中道也。」○馳驟，放縱。○自克，自制。

○缺缺，音缺，小智。老子：「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史佚，周太史名尹佚。

【語體】古時做書的說：「成王拿了一張桐葉和他年紀很小的弟弟戲着道：「把這個封你」

周公進來道賀。成王說道：「這是和他開玩笑的。」周公說道：「天子不可戲弄。」就此封那年小的弟弟在唐的地方。我的意思以爲不對的。（先總辨一句。）

王的弟弟應該封的麼？周公應當及時告知成王，不等待他戲弄着，纔去道賀來促成他；不應當封的麼？周公竟促成他不正式的戲弄，把地方把人民給年小的弟弟做那邊的領袖，那可以算得是聖人的麼？並且周公因爲帝王的說話，不可以苟且罷了，必要順從了去成就他麼？假使不幸，成王拿桐葉和婦人宦官戲弄，難道也將拿來順從他麼？（先以當封不當封立說，以見待成王之戲而成之，與成其不中之戲，均非。如必欲以王之言爲不可苟，不幸戲之婦寺，能否成之？）

大凡王者的德化，要看他的行事怎樣。假使做來不得當，雖換了十次也不算過分。如果做來得當的，不可以叫他改換；況且他是拿來戲弄呢。如果戲弄的事情，必要叫他實行；這是周公教成王成過了。（此段正斷嚴切，不留餘漏。）

我想周公輔佐成王應當順了正道，一舉一動，戲樂之間必要引他到中道纔好。必定不要逢着他錯誤了用說話去替他文飾；又不應當束縛他，放縱他，使得像牛馬的樣子；過於急了，便要壞事了。並且在家人父子中間，尙且不能拿這種方法來自己約束，何況那名分上面稱做君臣的呢！這簡直是小丈

夫小聰明的事情，不是周公所應得用的，所以不可相信的。（言周公輔成王，宜以道，此事不可信。）
有人說道：「封唐叔的事情，是太史尹佚做成的。」（結束有不盡意，不指定史佚。）

箕子碑

柳宗元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一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隕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藁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虜，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於斯乎？

乎？一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註釋】①大人，有德者。

②正蒙難，以正而犯難。如箕子諫紂被囚。

③法授聖，以法授之於聖者。如武王克商，訪問箕子

以天道，箕子乃以洪範陳之。

④化及民，施教化於民。如箕子至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民不相盜，婦人貞信。朝鮮音招仙。

⑤箕子，殷太師。諫紂被囚，伴狂爲奴。武王滅殷，箕子率五千人避至朝鮮，而君之。

⑥指比干，諫紂不聽，爲紂所殺。⑦委身以存

祀，指微子。屢諫不聽，去之以存殷祀。

⑧與參預。

⑨明哲，明智。書經說命：「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蔡傳：「有先知之德者，謂

之明哲。」⑩晦是謨範，晦，藏也。謨，謀也。範，法也。

⑪同類。

⑫明夷，易卦名。其爻辭六五曰：「箕子之明夷。」夷，傷也。言

居暗之地，近暗之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

⑬大法，卽洪範。

⑭彝倫，常倫。書洪範：「我不知其彝倫攸敘。」⑮於虜，同

範。周書篇名。書：「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蓋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衍增益，以陳之武王。⑯囊，同叢。⑰於虜，同

嗚呼。⑱殄，音忝，絕滅。⑲比干，商紂之諸父。史記殷本紀：「紂淫亂不止，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諫紂三

日不去，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觀其心。」⑳微子，紂之庶兄，名啓，爲紂卿士。紂淫亂，屬諫不聽，去之。周武王滅

紂，復其官。周公誅紂子武庚，命微子代殷後，國于宋。㉑武庚，殷紂之子，周公封爲殷後。㉒汲郡，卽今河南汲縣。

【語體】

凡是做有德的人的道理有三：第一，把正道來犯大難；第二，把法來授給聖人；第三，把教

化施於百姓身上。（總提三柱立論。）

殷朝有一個仁人，叫做箕子的，實在完備上面這三種道理，立在世上。所以孔子敘述六經的意旨，更殷勤致意着。當紂的時候，大道悖逆混亂，天威的動不能警戒，聖人的說話沒有用處，冒死進諫，以死力爭，原是可以算得仁了；但是也無益於殷朝的社稷，所以不願意做。離開了身子，來保存殷祀，原是可

以算得仁了，似乎與聞滅亡吾國，所以不忍去做。這兩條路都有人行着了。到是明哲保身，和世俗一同俯仰，隱藏了謀略，辱沒在囚奴中間；雖不得意，而遇昏亂，不肯做奸邪的事情，雖是失敗，也不肯停止着自己的忠心。所以在易經上說道：「箕子能够明白國家傷亂的原因，把正道來犯大難呢。到了殷亡，周興，世上的人，納入正軌，就拿出洪範做聖人的先生；周人纔能够序倫常，並且創立大典。所以在書經上說：「箕子回來做洪範。」這便是把法授給聖人呢。到了封在朝鮮地方，推移大道，訓化風俗，祇有道德沒有卑陋，人民不論僻遠，因此推廣殷祀，使得夷狄變做華夏。這是施教及到百姓呢。用了這許多大道，聚集在他一人的身上；天地變化，箕子獨得它的正道；這真是有德的人麼？（此段分應首段三柱。）

唉！當那時周朝還沒有成立，殷朝沒有滅亡，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假使紂的惡貫沒有滿盈，竟自死了，武庚念着世亂，要想保存殷祀，這時國裏沒有人，那個起來幫助復興治理？這原是人事中或有的吧！那末先生肯這樣隱忍而佯狂爲奴，也許是志在這上面麼？（此段寫出箕子意中事，是作者主旨。）

唐朝某年，造一個箕子廟在汲郡，歲時祭祀。我敬佩先生的獨能够列在易象上面，所以做這篇頌。

（敍立廟作頌）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永州^①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②之以爲

餌。可以已大風、變、跛、癩、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一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嘩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邪？」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

蔣氏觀之，猶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註釋】

①永州，今湖南零陵縣其舊治。

②腊，音昔。乾肉。

③餌，藥餌。

④大風，大癩風，變貌，音戀宛，手脚曲不能伸。據音

漏，頭腫，癩音厲，惡瘡。

⑤死肌，癰疽之腐爛者。

⑥三蟲，三尸之蟲。

⑦太醫，官名。秦漢有太醫令，主醫藥，歷代因之。

屢次。

⑧若，汝也。下更若，復若同。

⑨蒞，或作莅，蒞臨也。謂臨其地作官者。

⑩更，音庚，調換。若，汝的。役，差使。

⑪汪然，出淚

貌。

⑫蹙，音促，迫也。

⑬殫，音單，盡也。

⑭頓路，頓，因蹶。陪，同仆，音付或撲。跌倒。

曰噓，毒癘，疫氣。

⑮相藉，猶言枕藉，互相交橫而臥。

⑯叫鷺，大聲呼噪。

⑰擊突，騷擾。擊音灰。

⑱恂恂，敬慎。

缶，瓦器。腹大口小，可以盛流質。

⑲弛然，放心。

⑳食同飼。

㉑土之有，土地之所產。

㉒齒，年紀。

㉓熙熙，和也。

⑳且且，日日。

㉔苛政猛於虎，見禮記檀弓。因其地無苛政，故婦人之舅，夫與子，均死于虎而不去。孔子因有是言。

㉕觀

人風，調查世俗的善惡者。

【語體】

永州的荒野裏，出產一種異種的蛇，黑的身體，白的花紋，草木碰着了牠完全要死。咬了

人，沒有什麼可以醫治的。然而捉着了炙乾了做成藥餌，可以治好大癩風，手脚蹩曲，頭腫，惡瘡，去掉腐肉，殺除三蟲等症。起初太醫用王命來收集牠，每年進貢兩次；徵求有能够捕捉牠的，可以當作租稅的收入。永州的人爭先恐後去捉這種蛇。（敘捕蛇事。）

有個姓蔣的人家，專這個利益已三代了。問他，便說道：「我的祖父死在捉蛇，我的父親死在捉蛇，現在我接着捉了十二年，險些兒送去性命的也有好幾次了。」講的時候，面色像是很悲傷的。我很可憐他，並且說道：「你恨這件事麼？我將要替你告訴這裏的地方官，換你的差使，復你的賦稅，你以爲怎

樣？」姓蔣的人聽了很是悲傷，眼淚汪汪地道：「您可是哀憐我，要救活我的命麼？那我這個差使的不幸，還沒有比復我賦稅不幸的利害呢！假使我不做這個差使，那就久已困苦不堪了。自從我家三代住在這地方，到現在六十年了。那鄉鄰人家的生活，一天一天的窮困。盡他地上的出產，竭他屋裏的收入，呼喊求救，轉輾遷徙，飢渴着困頓跌倒，觸着風雨，冒着寒暑，呼吸着疫氣，常常死在這上面的，交橫地相臥着。從前和我祖父同住在這地方的，現在他們的人家十分中沒有一分在這裏了；和我父親同居在這地方的，現在他們的人家十分中沒有二三分在這裏了；和我同居在這裏十二年的，現在他們的人家十分中沒有四五分了；不是死亡，便是遷居，祇有我因為捉蛇，獨能生存在這裏。兇惡的差役到鄉間來，東西的叫喊，南北的騷擾，喧譁不靜，使人驚嚇的，雖是雞狗也不能安寧着。吾卻小心地起來，看看瓦器裏我的蛇還活着，便安逸地睡覺，謹慎地養着，到了時候進獻上去。退下來很甘美地吃那地上出產的東西，來盡我的天年。大約一年裏邊冒險犯死的，只有兩次，其餘便熙熙的快樂，豈像我鄉鄰人家天天有這個苦痛呢！現在雖死在捉蛇上面，比我鄉鄰人家的死，卻是已經後了，又怎敢怨恨呢？」（敍蔣氏三世捕蛇，父與祖均死於蛇，已亦幾遭不測，仍願爲之。以見斯役之不幸，未若復賦之不幸。）

我聽了心裏愈加悲傷。孔子道：「苛政比老虎還利害。」我常常疑心這句話。現在從姓蔣的人看來，確是可信了。唉！那裏知道賦稅的毒，竟有比這種蛇還利害呢！所以做這篇捕蛇者說，等待那調查民情風俗的人，當作參考。（證明苛政猛於虎，是作說本旨。）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①不知始何名。病僂，^②隆然伏行，^③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④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遊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遷徙，無不活，且碩茂，^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⑥莫能如也。一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⑦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⑧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⑨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⑩也若予^⑪，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⑫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⑬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⑭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殷，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一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吾非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⑮，好煩其令，若甚憐焉，

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①蚤織而縷，^②字^③而幼孩，遂^④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饗，^⑤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故病且殆。^⑥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一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註釋】 ①郭，姓，囊駝，卽駱駝。背有肉高如峯，以其形似得名。 ②儻，曲背。 ③隆然，高起貌。伏行，以面向下而行。 ④長安，

縣名，卽今陝西長安縣。 ⑤窺伺，察人之事，而欲有所圖謀。傲慕，羨慕而做做。 ⑥孳，發育。 ⑦順木之天二句，天，自然。致，盡也。

⑧故，舊也。 ⑨蒔，種也。 ⑩子，通與，親附。 ⑪攀，曲也。 ⑫長人者，官長音掌。 ⑬縷，抽繭出絲。同縷。緒，絲端。 ⑭縷，布

縷。 ⑮字，撫養。 ⑯途，長成。 ⑰煇，音孫，暮食。朝食。 ⑱殆，危險。

【語體】 郭囊駝不知道起初叫什麼名字，他患了駝背的病，背上突起了一塊，低着頭走，有點像

囊駝的樣子，所以鄉人叫他囊駝。駝聽了說道：「很好！把這個名字叫我；固然很確切。」因此棄了自己的名字，也自稱做囊駝啦。他住的地方叫豐樂鄉，在長安西面。駝把種樹做行業，凡是長安的豪富人家，把種樹做觀賞遊玩的，和賣果營生的，都爭先的迎他來供養。審察駝所種的樹，有時遷徙，沒有不活的；並且大而茂盛，早生果實，又是繁多。別的種樹人，雖是照樣的做着，沒有能够及到的。（敘命名鄉里職業及種樹絕技。）

有人去問他，他回答道：「驀駝不是能够使樹木不死，並且繁盛；不過能够順從樹木的自然來盡他的天性罷了。大凡種植樹木的方法：他的根本要舒暢，他的培養要平穩，他的泥土要舊；他的築護要密。已經種好了，不要動他，不要慮他，離開了不要再去回顧着。在種的時候，好像親附似的，種好了像拋棄般的，那麼牠的天然的性格可以保全，並且牠的性情也得了。所以我不過不妨害他的生長罷了，不是能夠長大茂盛牠；不去抑制損害他的果實罷了，不是能夠教他早生果實並且繁多的。旁的種樹的人卻不是這樣。樹根拳曲，泥土調換。在培植的時候，不是太過，就是不及；即使有能夠不是這樣的人，便是愛牠太殷勤，愛牠太過分，朝看而夜摸；已經去了，還回轉來看；再厲害些的竟剝牠的樹皮，來驗他的死活，搖牠的根本，來看他的疏密，因此木的天性一天一天的遠離開了。雖說愛牠，其實害牠；雖說憂牠，其實和牠做仇敵；所以不能及我。我又那裏有什麼能力呢？」（論己之種樹法，與他植者之不同。——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

問的人道：「把你的道理，移到行政上面去，可以使得嗎？」駝道：「我祇知道種樹，行政不是我的事情。但我住在這鄉間，看見做官的人，喜歡麻煩他的命令，像是很憐惜的，但到底受了他的禍害。朝夜差役來喊道：『官命催促你們耕田，叮囑你們種植，監督你們收穫，早些纜你們的絲，織你們的布，養你們的幼孩，長育你們的雞豬！』鳴了鼓聚集着，擊了木召集着。我們小百姓停了早飯，晚飯，慰勞差役還

怕來不及，又怎能夠蕃盛我們的生業，安定我們的性命呢？所以疾苦而且危險。像這個樣子，那和我同業種樹的，也有些相仿吧！」（寫出俗吏情弊，民間疾苦，與他植者相類。）

問的人笑道：「這不是好極麼？我問養樹的方法，就知道養人的道理。記了那事情，叫那做官吏的當作一種警戒。」（規諷官吏，是作傳主旨。）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①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②，家不居斲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③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④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一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⑤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

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
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園視^①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
其心智，而能知體要^②者歟？吾聞勞心者役於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
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一彼爲天下者，本於人。
其執役者，爲徒隸^③。爲鄉師^④，里胥^⑤。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⑥。又
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⑦，判而爲百役^⑧。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⑨。郡
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⑩。其下有胥吏^⑪，又其下皆有嗇夫^⑫，版尹^⑬。以就役焉；猶衆
工之各有執技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
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
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
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⑭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
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⑮。藝也。
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

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①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一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②爲公，以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③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④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一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⑤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邪？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⑥。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⑦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⑧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一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⑨者，今謂之「都料匠」^⑩。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一

【註釋】

① 裴封叔，名璋，子厚之妹丈。

② 梓人，木匠。款，叩也。

③ 願備句，備租借。隙字，空屋。隙同隙。

④ 所職句，尋引，度量名。

八尺曰尋，十丈曰引。規，矩，所以爲方圓之器。繩，墨，所以爲曲直之具。⑤ 礪，礪石。斲，刀鋸斧斤等。⑥ 棟，屋也。屋之正中爲棟，四垂爲宇。⑦ 食音嗣，亦作飼。⑧ 直，與值通，備作得錢曰值。⑨ 他日，後日。⑩ 京兆尹，官名。管理京師地方的長官。⑪ 委，積也。⑫ 斧，動詞，斫下。⑬ 慍，音蘊，含怒。⑭ 畫宮，打圍樣。堵，牆壁。⑮ 盈尺，盈尺，滿一尺。曲盡其制，言宮室之制，絲毫

不差。⑯ 闔視，四面週視。闔音還，環繞。⑰ 體要，大體與綱要。⑱ 徒隸，獄囚執役者。⑲ 鄉師，官名。周禮地官之屬。⑳ 里胥，古之鄉職。如周禮之閭胥里宰。㉑ 上中下士，官名。三代時天子諸侯皆有之。秦以後閭有襲用者。㉒ 六職，六官之職。漢書百官公卿表：「周官：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㉓ 百役，百工。㉔ 方伯，連率，皆官名。率與帥同。禮：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又「十國以爲連，連有率。」㉕ 郡有守三句。一郡之長曰太守，邑之長曰宰。佐政，謂輔貳之官。㉖ 胥吏，掌理案牘之吏，俗稱書辦。㉗ 嗇夫，即鄉官。㉘ 版尹，掌戶版者。㉙ 由，用也。㉚ 伐，自稱其功。㉛ 伊尹，傳說周公召公說同悅。㉜ 恪勤，敬勤而勞苦。㉝ 听音銀，爭辨貌。㉞ 績用，功用。㉟ 道謀，言謀於道旁之人。詩：小雅：小旻：「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於成。」潰，遂也。㊱ 圮音痞，毀也。㊲ 悠爾，遠遠地。㊳ 橈，曲。

① 審曲而勢，言審察五材曲直而背各方面形勢之宜以治之。見周禮考工記。② 都料匠，唐時木工之稱。

【語體】 裴封叔的住宅在光德里，有個木匠敲他的門，情願租他的一間空屋住着。他所執掌的

只有尋引規矩繩墨，家裏沒有磨石、刀、鋸、斧斤的傢伙。問他的本領，說道：「我善於度量木材；看房屋的

制度，高深圓方短長的相宜，我指導他們，許多工人工作着。倘使除了我，雖是有許多人，也不能夠造一

間屋；所以服役在官府，我受三倍的工值；服役在私家，我收那工錢的大半。」有一天，我走進他的房裏，

看見他的牀缺了脚，不能修理，說道：「將要請旁的工人來修理。」我很笑他，說他沒有本領，並且是個

看見他的牀缺了脚，不能修理，說道：「將要請旁的工人來修理。」我很笑他，說他沒有本領，並且是個

貪利祿嗜貨財的人。（絀梓人之居處，及能力。）

後來京兆尹將要修理官署，我路過那裏，看見積了許多木材，聚了許多工人；有的拿了斧斤，有的拿了刀鋸，都環立向着他。這個木匠，左手拿了引，右手拿了杖，卻立在中間。量房屋的相當，看木材的能否勝任；指揮他的杖道：「砍下去！」那執斧的人奔到右面；回轉頭來道：「鋸下去！」那執鋸的人跑到左面。隔了一刻，執斤的人砍，執刀的人削，都看他的面色，等他的說話，沒有敢自己決斷的。那不能勝任的人，他動了怒，退除他，也沒有敢抱怨的。畫一座屋子的圖樣在牆上，只有一尺光景，卻能曲合他的制度，計算他的毫釐，造成這所大廈，沒有一點出入。已經造成，寫在梁上道：「某年，某月，某某建造。」那便是他的姓名，凡服役的工人，都不在其列。我向四面一看，大大的驚駭，方纔知道他的技術精工極了。接着歎道：「他也許是拋棄了他的手藝，專習他的心智，卻是能夠知道體勢綱要的麼？我聽說勞心的人使用人家，勞力的人被人家使用，他是勞心的人麼？又聽得說有技能的人可以用事，有智謀的人可以謀劃，他是有智謀的人麼？這可以當做幫佐天子，治理天下的師法了。事情沒有比這個再近了。」（絀梓人之發號施令，知體要，役人而用智謀，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

那治理天下的人，根本要靠着許多人。那執役的人們，是徒隸，是鄉師，閭胥，里宰；在上的是下士；再上的是中士；是上士；再上的是大夫，是卿，是公。分開來是六官，散開來做百役；外面及到四海，有方伯，連

帥；一郡有太守，一地方有邑宰，都有輔佐的官。那下面有胥吏，再下面的有耆夫、版尹，來服役着；這好像許多工人的各有一種技術，可以自食其力。那些幫助天子治理天下的人，推舉了施用着，指揮了差使着，整理那綱紀去增減着，齊一那法制去整頓着；這好像木匠的有規矩繩墨，來定制度呢。揀選天下的士人，使稱他的職；處置天下的人民，使安他的事業。看了都城，便知田野裏怎樣；看了田野裏，便知道一國怎樣；看了一國，便知道天下怎樣；那遠近大小的地方，都可以手裏拿着圖去推究他；這好像木匠的畫屋子圖樣在牆上，得到好的成績。有才能的人，引進而用他，使他沒有什麼感德；沒有才能的人，教他退下去休止，也沒有敢抱怨的；不誇張自己的才能，不稱贊自己的名譽，不親自去做細小的事情，不去侵奪百官所做的事情，每天和天下英俊的人，討論那行政大綱，這好像木匠的會得運用許多工人，不去自誇技藝。這樣纔能夠得着做宰相的道理，那就是萬國都可以治理了。做宰相的道理已經得到，萬國已經治理，天下的人都仰首望道：「這是我宰相的功勞！」後來的人，看了以前的功業，羨慕道：「他是宰相的才幹啊。」士人或有談論殷周治理的成績，說：「是伊尹傳說周公召公的功勞。」其餘百官的勤勞，卻不能够記錄着；好像木匠的自稱他的功勞，那做事的人卻不在其列的。大得很啊，宰相啊！懂得這個道理的，就所謂宰相罷了。（以上闡明相道之合梓人，凡猶梓人意五小節。）

那不知道體勢綱紀的人，和這相反：拿那敬謹勞苦算是奉公，拿簿籍算是重要，誇張自己的材能，

稱贊自己的名譽，親自做小勞的事情，侵奪衆官的權限，竊取六官百役的事情；爭辯在府庭之上，卻棄了那大的遠的事情；就所謂不懂這個道理的人。好像木匠不知道繩墨的曲直，規矩的方圓，尋引的短長，姑且奪取那許多工人的斧斤刀鋸，來幫助他的技藝，又不能完成他的工程，竟弄到失敗，沒有成功。豈不是荒謬麼？（此就上段五猶梓人意反寫。）

有人說道：「那造屋的主人，倘使用他一人的私見，牽制匠人的思慮，奪他固有的世守之業；只知道用道旁人的說話；雖是沒有成功，豈是他的罪呢？也在聽憑他罷了。」我道：「不對！講那繩墨實已完備了，規矩實已設立了，高的不能壓做低的，狹的不能張大做廣闊的，用我的法子便可堅固，不用我的方法便要毀壞，如果他情願不要堅固要毀壞的，也只好藏了本領，不說出他的智謀，遠遠地離開，不羞辱我的道理；這纔真是好匠人了。如果貪他的貨利，捨不得拋棄，喪失了那原有的計劃，屈辱了不能堅守，棟曲屋壞，卻說：『不是我的罪過。』這是可以麼？這是可以麼？」（先言主爲室者——喻人君——任相當專一。繼從梓人上喻爲相者，以合則留，不合則去；不可貶道，亦不可嗜貨利。）

我以爲木匠的道理，和宰相的道理，有些相像；所以寫出來寶藏着。這木匠大約是古時審察木材曲直面背各方面形勢相宜的這種人，現在叫他做都料匠呢。我所遇見的，楊是他的姓，隱藏了他的名字。（總結喻意正意，並敘梓人之名稱及姓。）

愚溪詩序

柳宗元

灌水_①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爲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_②，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一愚溪之上，買小邱爲愚邱。自愚邱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一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一寧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一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

鏘鳴金石。① 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② 萬物，牢籠百態③，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④ 而不違，昏然⑤ 而同歸。超鴻蒙⑥，混希夷⑦，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註釋】

① 灌水、瀟水支流。

② 瀟水在今湖南道縣北，源出廬山，下流入湘。

③ 以愚觸罪，唐憲宗朝，宗元坐王叔文黨，貶

永州司馬。

④ 謫職官降調及遣戍。

⑤ 愚公谷，在山東臨淄縣西，齊桓公逐鹿而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叟，問之曰：「是爲何谷？」

對曰：「爲愚公之谷。」

⑥ 斷斷音銀，爭辨貌。

⑦ 樂，樂音效，愛好論語，雅也。章：「知者樂水，仁者樂山。」

⑧ 峻急湍急。⑨ 坻

音池，小汜，卽水中的高地。

⑩ 幽邃，深遠。邃音粹。

⑪ 不屑，輕視，不加意。

⑫ 寧武子，名俞，衛大夫。論語：「邦有道則智，邦無

道則愚。」

⑬ 顏子不違如愚，論語：「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⑭ 瑩，光潔。

漱，水靜而清。

⑮ 鏘，音槍，玉聲。禮，玉藻：「然後玉鏘鳴也。」

⑯ 漱滌，洗濯。

⑰ 牢籠百態，包括一切。言水之清瑩秀澈，無

所不照。

⑱ 茫然，無所知貌。

⑲ 昏然，不明貌。

⑳ 鴻蒙，同鴻濛，自然元氣。

㉑ 希夷，老子：「聽之不聞曰希，視之不見曰夷。」

曰夷。」

【語體】

灌水的南面有個小溪，東面流着，流到瀟水。有人說道：「姓冉的人，曾經住在這地方。所

以稱這溪叫做冉溪。」有人說道：「這溪水，可以染顏色的，因他的用處出名，所以稱牠做染溪。」我因

爲愚笨犯罪，謫居瀟水的上面。喜歡這溪，沿溪走了兩三里，尋着一個最好的地方，就住着做家。古時

有個愚公谷，現在我住在這溪邊，溪名卻不能定；本地的居民，還在爭辯着這名稱的不可以不改，所以

改名叫做愚溪。（敘愚溪之地位及命名）

在愚溪的上面，買了一個小土山，稱做愚邱。從愚溪東北走六十步，得着一個泉，又買來住着，稱做愚泉。愚泉共有六個洞，都出在山下的平地，這泉是向上流的。——合流了屈曲的到南面，稱做愚溝。就此積土疊石，塞住他狹的地方，稱做愚池。愚池的東面是愚堂，他的南面是愚亭。池的中間是愚島。好的樹木，奇異的石頭，錯雜的佈置着，都是山水中奇異的，因為我的緣故，都因此愚辱了。（敘愚溪上其他愚邱等共八景，錯落如畫。）

想那水是聰明人所愛好的。現在這溪獨把愚字屈辱牠，是什麼緣故呢？因為牠的流很低，不能用來灌溉；又是險峻湍急，多灘石，大船不能進來的。幽深淺狹，蛟龍不屑居住，不能夠興雲作雨；沒有利益給世上，卻和我很有些相像。那麼雖屈辱牠，稱他是愚，也可以了！（此明溪之所以為愚。）

古時寧武子在國家無道的时候，便裝做愚笨，那是聰明人裝作愚笨的；顏子整天不達，好像愚笨，那是通達人像是愚笨的；都不能算真愚。現在我逢着有道的時候，卻是違反於理，悖亂於事，所以凡稱愚笨的，沒有像我的了。照這樣，天下的人，不能和我爭奪這個溪，我能夠專稱這個名字啦。（此明己之所以獨以愚名溪。）

愚溪雖不能有益於世上，卻會得鑒照萬物，清光皎潔，靜穆澄澈，鏘鏘地鳴着，有金石的聲音，能使得愚笨的人喜笑，眷戀，羨慕，快樂得不能離去。我雖不能和世俗相合，也能拿文墨自己安慰。洗滌萬

物，包羅百態。卻沒有什麼避着。用愚詞歌詠愚溪，那末茫茫地不遠，昏昏地同歸，超出天地元氣的上
混入不聞不見的鄉裏，冷清清地沒有人知道我啊。我因此便做了八愚詩記在溪石上面。（將己之愚
溪之愚，寫作一團，無從分別。仍收轉八愚作結。）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柳宗元

將爲穹谷，[○] 岷巖，[○] 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 山石，溝[○] 澗壑，陵[○] 絕險阻，疲極人
力，乃可以有爲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
是乎在。一永州[○] 實惟九疑[○] 之麓。其始度^{*} 土者環山爲城，有石焉，翳於奧草；[○] 有泉焉，伏
於土塗；[○] 蛇虺[○] 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 亂雜而爭植，號爲穢墟。一[○]
韋公[○] 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 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 其蕪，行其塗，積之邱如，
蠲之澗如，[○] 既焚既醜，[○] 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 視
其蓄，則溶漾紆餘。[○] 怪石森然，[○] 周於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 堆阜
突起。[○] 乃作棟宇，以爲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 效伎於堂廡之下。[○] 外之
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閒廁[○] 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 之內。一已乃延

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釋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①而戶曉^②？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
 一宗元請志諸石，措^③諸壁，編以爲二千石楷法^④。

【註釋】 ①穹谷、深谷。 ②嵯巖，山高而不平者。嵯音堪。 ③輦，挽着。 ④溝，通着。 ⑤陵，逾越。 ⑥永州，今湖南零陵縣。

⑦九疑，山名，亦作九疑。在湖南寧遠縣南。 ⑧翳，隱蔽，與草積草。 ⑨土塗，泥土。塗通作涂。途。 ⑩蛇，音丹，小蛇。 ⑪龍，音巴，花之未放者。卉，百草總名。 ⑫穢墟，荒蕪之地。 ⑬草公，名宙，永州刺史。 ⑭治理甚佳，覺無事可爲。 ⑮芟，音衫，刈草。 ⑯蠲，音捐，除去。 ⑰瀟，音清也。瀟，清也。言除去其穢而水清。 ⑱釀，音師，分也。言分其已清之流。 ⑲敷舒，言花開放。 ⑳溶，音餘，溶漾，水盛而動盪。紆餘，曲而曠。 ㉑森然，多貌。 ㉒竅穴，石之空穴。透邃，曲而深。邃音粹。 ㉓堆阜，堆高如土阜。突怒，突出如怒目。 ㉔合形輔勢，合乎各物之形，輔佐以成勢。 ㉕效伎，言如藝術家之獻技。伎通技。堂，麻，音武。堂下周屋。 ㉖間廁，夾雜其中。廁音次。 ㉗譙門，譙音樵，城上高樓。言在城中。 ㉘家撫，安撫各家。 ㉙戶曉，每戶曉喻。 ㉚措，置也。 ㉛末句，編制作。二千石，唐時刺史之稱，言有二千石俸祿。楷法，模範。

【語體】 將要造深谷、高巖、深池在郊邑的中間，那末一定要運了山石，疏通澗壑，踰越險阻，用盡了人力，才可以成功。然而要求天造地設的形狀，都沒有得着。安逸着人力，照着那地方，保全牠的天然；

以前所難的事情，現在就在這裏了！（劈空翻起，筆法奇幻。）

永州實是九疑山的山腳。起初量度地土的人，環山做城。有許多石頭，遮蔽在荒草中；有泉水，藏躲在泥土裏；蛇類的所盤據，狸鼠的所嬉游；茂盛的樹，惡劣的木，好看的花，有毒的草；夾雜混亂，爭着繁殖，稱做蕪穢的地方。（寫得荒穢，以起下開闢之功。）

韋公到這裏來，既然過了一個月，治理很好，覺無事可做。望着這個地方，卻是很奇怪，方纔命除去荒草。走在路上，積草想土阜一樣高；除去那污穢，便有清的水流出來。既已焚燒了所積的草，疏通了已清的流水，那奇異的形勢，便常常顯露出來。清濁有了分別，美惡換了位置。看那樹木，卻是清秀繁榮；看那蓄水，卻是波光搖曳，曲折環繞。怪石很多地，滿佈在四邊，有的像排列着，有的像拜跪着，有的像立着，有的像伏着。石的空穴，曲折深遠，堆出來像土阜一樣，突出來像怒目一般。就造了房屋，當做游觀的地方。所有的物類，沒有不合各物的形象，輔佐成好的形勢，獻技在堂屋的下面。外面的連山的高原，樹林和山腳的邊際，隱約顯露地夾雜着。近收野草的綠影，遠含天上的碧色，都來會聚在城門高樓的裏面。（敘建堂時始事畢工，及新堂內外之景。）

後來就請了客人，進去遊覽，接着喝酒娛樂。有人稱贊，並且賀道：「看了公的建築，知道公的志向；公的照着這地方做個勝迹，豈不要因了習俗，來成功教化？公的除惡而取美，豈不想去除殘忍，保障仁

愛公的掃除污濁，疏通清流，豈不是想廢棄貪污，提倡清廉公的登了高地來望遠處，豈不是想安撫各家，使每戶曉諭？「照這樣看來，這個堂，豈獨是草木土石水泉的安適呢？山林平原山腳的游觀呢？將要使繼續公來治理的人，看那小處便知道他的大節呢。（敍宴飲時贊賀之詞，以見新堂關係政教甚大，非僅作遊觀之用。）

宗元請刻在石上，揭示在壁上。做這篇文章，使那後來的刺史當做模範。（敍作記之意。）

鈞鋤潭西小邱記

柳宗元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鋤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一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遊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潛潛。

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①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一噫，以茲邱之勝，致之灋、鎬、鄠、杜^②，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一

【語釋】

① 西山，在今湖南零陵縣西。

② 鉅姆潭，在零陵縣西。有小泉，經愚溪，入瀟水。鉅，鬚斗，以形似故名。

③ 當瀟旬，

瀟讀若貪，急水。浚，深。魚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

④ 突起，高起貌。偃蹇，曲貌。蹇音簡。

⑤ 嶽然，石勢聳立。嶽音欽。

⑥ 衝然，向前貌。

⑦ 熊羆，皆猛獸名。羆音皮。

⑧ 不能，不滿。

⑨ 籠，包括。

⑩ 貨而不售，出賣無人購。

⑪ 李深源，元克已，皆子

厚友。⑫ 熙熙，和悅貌。

⑬ 謀，接觸。

⑭ 潛潛，水聲。

⑮ 匝旬，匝，週也，旬，十日。

⑯ 灋，音豐，今陝西鄠縣。鎬，音考，今陝

西長安縣西南。鄠，音戶，今陝西鄠縣治北。杜，今陝西長安縣東南。言京畿之地，暗指朝廷之上。

⑰ 遭，遇合。

【語體】

得着西山以後的第八日，尋到山口西北路的二百步，又得着鉅姆潭。離潭西二十五步，正是水深流急的地方，有個魚梁。梁的上面有個小邱，生着許多竹樹，那石像怒目般的高高舉起，蟠曲地離了泥土，顯露出來，好像爭着做出奇形怪狀的樣子，幾乎不能數清。那聳立相接連到下面的，像牛馬的在溪裏飲水；那向前排列上向的，好像熊羆的登在山上。邱的大小，不到一畝，可以統統包括着這許多景色了。（敘得西山後，得潭及小邱，及各種景色。）

問這地的主人說：「唐氏的棄地，要賣沒有人要。」問他的價錢說：「止有四百。」我可憐牠，就買

了來。這時同游的，李深源元克己都大喜，出乎意料之外。就拿了器具，除去不潔的草，伐去有害的木。用烈火去燒着，就此嘉木聳立，美竹露出，奇石顯現。從這邱的中間望出去，那末山的高、雲的浮、溪的流、鳥獸的遊戲，都很和悅地四周很巧妙地呈獻技藝，在這邱的下面。枕了席子睡覺，那末清冷的形狀，和眼睛接觸；潏潏的水音，和耳朵接觸；悠遠而虛空的，和精神接觸；淵深而靜穆的，和心意接觸。不到十日，卻能夠得着奇異的地方兩處；雖是古時好事的人，也許不能得到哩！（敍購小邱而整理之，由玩賞中得佳趣靜機。）

唉！把這邱的勝景，放在灃、鎬、鄠、杜的地方，那末貴遊的士人爭先購買的，每天增加千金，恐怕更不能買得。現在卻拋棄在這個地方，種田人、捉魚人，都看他不起；價值只有四百，竟連年的不能賣去。我卻和深源克己獨喜歡得到牠。這牠果真是有遇合麼？寫在石上，所以賀這邱的遭遇呢。（從邱上發議，賀此邱，即所以自弔。）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自西山^①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②其上爲睥睨^③、梁欂^④之形，其旁出堡塢^⑤，有若

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④。有水聲，其響之激越^⑤，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壞，而生嘉樹美箭^⑥，益奇而堅。其疏數^⑦，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一噫，吾疑造物者^⑧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⑨，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⑩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一

【註釋】 ④西山，在今湖南零陵縣西。

⑤垠，音銀，邊厓。

⑥睥睨，亦作埤埤，城上短牆。

⑦梁欂，負棟橫木曰梁。欂，音麗，棟

也。⑧堡塢，村落之外，築土如小城，藉以守衛者。

⑨洞然，深幽貌。

⑩激越，聲音清遠。

⑪箭，竹之小者。

⑫數，音促，密也。

造物者，指天。

⑬中州，中原。

⑭伎同技。

⑮楚，春秋楚國，今湖南湖北一帶。

【語體】

從西山路口一直朝北，穿過黃茅嶺下去，有兩條路：一條路西面出去，沒有什麼可以找得到。一條路，稍爲向東朝北，不過四十丈，地勢便斷了，河水便從這地方分開，有許多積石橫着當牠的邊際。這上面有城牆屋棟的形勢，牠旁邊轟出堡塢，好像門一般。朝裏一望，黑洞洞地沒有一物；拋下一塊小石，深幽地有一種聲音，激揚清越，隔了許多時候纔停。繞着牠可以走到上面，望得很遠。沒有泥土，卻生許多嘉樹美竹，格外奇異堅實。牠的疏密俯仰，像是聰明人所佈置的。（敝山之地位、景色、特點。）

唉！我疑心天道的有沒有，已經很久了！等到看了這裏，愈加相信以為一定有。但又怪牠不生在中原，卻生在夷狄，換了幾千百年不能一獻他的技藝，這原是徒勞而未經用心安排的。倘不應該這樣，那末果真沒有麼？有人說道：「這是要拿來安慰賢人受辱在這裏的。」又有人說道：「那天地的靈氣，不形成偉人，卻形成這種物類。所以湖北湖南的南面，少出人，多出石。」這兩種議論，我都不敢相信他。（發議處，言造物似有似無，暗影自己。又借山之奇特，石之瑰瑋，以吐胸中之氣。）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宗元

得揚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一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燭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瀦瀦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一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爲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一以足下讀古人書，

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爲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尙書郎，自以幸爲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爲天火之所滌盪，凡衆之疑慮，舉爲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一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一顏曾○之養，其爲樂也大矣，又何闕焉？一

【註釋】

○滌，蕩除，廓清，泯盡也。

○恬，靜也。

○煬，音漾，火勢盛。

○赫烈，火盛貌。

○脂膏，肉食。滲，米泔。澹，米汁。謂調

和飲食。澹音澹。

○盈虛倚伏，謂盛衰相因。

○悸，驚怖。

○孽，災害。

○羣小之慍，詩經：「憂心悄悄，慍於羣小。」

○誕漫，放

縱欺罔，漫亦作謾。

○小學，文字之學。

○喞喞，音擬，笑貌。

○賂，賄賂。

○貞元，唐德宗年號。

○鬱塞，不通之意。

○同行列，同輩之人。

○亮，明也。

○素譽，平時的名譽。

○孟幾道，名簡，唐平昌人。舉進士，官諫議大夫，陞至御史中

丞。

○黯，黑色。

○赭，赤色。

○祝融，回祿，祝融，火神。顛項氏之孫黎，爲火正，曰祝融。回祿，亦火神，本作回陸，二人名。吳回

及陸終，相，去聲，襄助。

○宥而彰之，言人皆寬宥而彰明其美。

○仰喙，音晦，口也。

○發策決科，唐時明經取士，必爲問難

疑義，書之於策，以試諸士，定爲甲乙之科。

○慄，懼也。

○著縮，謂畏忌世嫌。

○許不弔災，左傳：「魯昭公十八年，宋衛

陳鄭火，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亡也。」

○顏曾，顏回與曾參，皆孔子弟子，貧而能養其父母者。

【語體】

接到友人楊八的信，知道足下遭了火災，家裏不剩一點東西。我起初聽見大大的嚇着；

中間起了疑心；到末了卻十分的快樂。因此打算來弔你，再來賀你了。路隔得很遠，傳來的話很簡單，還

不能知道確實的情形；如果真的燒得一些也沒有，那是我所以要格外來賀的呢。（因駭疑而將弔，因

大喜而更以賀。）

足下很勤謹的奉養父母，朝晚快樂，只希望平安無事。現在卻有猛火烈焰的災難，來驚嚇你的左

右；那調和飲食的東西或者因此不能供給；我所以起初驚嚇的。（承寫一段駭。）

大凡人家的說話都道：「盛衰相因，來去沒有一定。」或者將要大有作爲，倒反始要困苦震嚇。於

是有水火的災難，羣小的抱怨，經過了這許多勞苦變動，卻後來能夠光明；古時的人都是這樣。但這個

道理，遼遠深闊，荒誕欺罔，雖是聖人也不能說這是一定可以相信的。所以到中間起了疑心。（承寫一段疑。）

因爲足下讀古人書，會做文章，擅長小學。那多才多藝到這樣，卻對於進的方面，不能夠超出衆士之上，來求取顯榮富貴，這實在沒有旁的緣故；因爲京城裏的人，多說足下家裏很有錢財，士人中喜歡清廉名望的，都畏忌嫌疑，不敢稱道足下的才能。只有自己心裏明白，含蓄着，隱忍着，不肯出在口裏。因爲公道的難明，世上的多嫌疑，言語一出口，那末嗤笑的人，以爲得了重大的賄賂。我從貞元十五年，看見足下的文章，含蓄着大約六七年了，沒有說過一句話。那是我一身違背公道已經長久了，不但對不起足下呢！等到做了御史尙書郎，自以爲僥倖做了天子的近臣，能夠開着口，很想說明足下的鬱塞；但有時稱道在同輩中前，還有你看我，我看你，來竊笑的。我實在恨自己修德的不明，向來的名譽不好，給世上的嫌疑加在身上；常和孟幾道談起，覺得很苦痛。現在你卻幸而被天火的洗滌盪盡了，凡是衆人的疑慮，都變做灰塵。屋是黑了，牆是赭了，可以表示那沒有積蓄；而足下的才能，就可以明白顯露，不受污辱，確實的材能出現了。這是祝融回祿的幫助你呢？那是我和幾道十年的相知，及不到這火一夜的工夫，成就足下的名譽啊！大家原諒你，讚美你，使那含蓄在心裏的都能夠開口；主試的官吏，可以授你官職，也是不懼；雖要像向來的畏忌世嫌，受人輕侮，這還能夠麼？我在這上面很有希望於你，所以到末

了，卻大大地快樂呀。（承寫一段喜。大喜是主，故言論特詳。）

古時的各國有了災難，同位的都互相弔慰。許國不弔慰災難，君子很憎恨他。現在我所陳述的卻是這樣，和古時的情形，有些不同；所以來弔慰你，再來慶賀你啊。顏淵曾子的奉養父母，雖是貧窮，那快樂也是很大，還有什麼缺失呢？（王參元親在，故末又慰以顏曾之養。）

國學大師胡樸安先生鑒定

宋文

增訂古文觀止

上海春江書局藏版

目錄

卷六 宋文

待漏院記	王禹偁
黃岡竹樓記	王禹偁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去非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岳陽樓記	范仲淹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義田記	錢公輔
袁州州學記	李觀
朋黨論	歐陽修
縱囚論	歐陽修
釋秘演詩集序	歐陽修

古文觀止 宋文 目錄

梅聖俞詩集序	歐陽修
送楊真序	歐陽修
五代史伶官傳序	歐陽修
五代史宦者傳論	歐陽修
相州晝錦堂記	歐陽修
豐樂亭記	歐陽修
醉翁亭記	歐陽修
秋聲賦	歐陽修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瀧岡阡表	歐陽修
管仲論	蘇洵
辨姦論	蘇洵

心術……………蘇洵

張益州畫像記……………蘇洵

刑賞忠厚之至論……………蘇軾

范增論……………蘇軾

留侯論……………蘇軾

賈誼論……………蘇軾

蠹錯論……………蘇軾

上梅直講書……………蘇軾

喜雨亭記……………蘇軾

浚虛臺記……………蘇軾

超然臺記……………蘇軾

放鶴亭記……………蘇軾

石鐘山記……………蘇軾

潮州韓文公廟碑……………蘇軾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筭子……………蘇軾

前赤壁賦……………蘇軾

後赤壁賦……………蘇軾

三槐堂銘……………蘇軾

方山子傳……………蘇軾

六國論……………蘇轍

上樞密韓太尉書……………蘇轍

黃州快哉亭記……………蘇轍

寄歐陽舍人書……………曾鞏

贈黎安二生序……………曾鞏

讀孟嘗君傳……………王安石

同學一首別子固……………王安石

遊褒禪山記……………王安石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王安石

宋文文字研究

待漏院記

分五段：一言宰相責任之重，古之善相者，皆務於勤，以引起待漏意。二、點待漏院，並描寫宰相入院之景。三、將千古賢相好相心事，曲曲描出。四、再說庸相與好相之害相同，亦不足取。五、作記本意。

【字音異讀】 「相」去聲 「數」上聲

【字形異體】 「咎」通皋或臯

黃岡竹樓記

分三段：一、先從竹說起，次說因竹作樓，再寫竹樓天時人事之景。二、寫登樓之勝，又借四樓反照竹樓。三、細敘數年經歷，以見已不能永居此棟，望後人之修葺。

【字音異讀】 「比」音界 「丁」音爭 「被」音披 「重」平聲 「易」音異

【字形異體】 「夔」同迴 「幹」或作韓

書洛陽名園記後

分四段：一、天下的治亂，關係於洛陽的盛衰。二、洛陽的盛衰，關係於園囿的興廢。三、寫作記意。四、以感歎作結。

【字形異體】 「殺」亦作嶠 「暹」亦作澠

嚴先生祠堂記

分三段：一、先從光武側到先生，再從先生打轉光武，以見二人始終相尚以道。二、引經先證先生，繼證光武，末歸到先生，見當立祠。三、點作祠祀之，並以歌作結。

【字音異讀】 「乘」去聲 「復」音福

【字形異體】 「塗」通途或涂

岳陽樓記

分五段：一、述作記之由，二、略述樓之大觀，三、寫覽物之情而憂者，四、寫覽物之情而樂者，五、言古仁人以天下之憂樂爲憂樂，與世俗之隨感而憂樂不同。

【字音異讀】 「屬」音燭 「夫」音扶 「湯」音商 「樂」音洛

【字形異體】 「楫」同楫

諫院題名記

分二段：一、先言諫官之沿革，次言其責任之重，二、先記諫院，次記題名，並記刻石，未結出題名之意。

【字音異讀】 「夫」音扶

【字形異體】 「志」同誌 「舍」同捨 「慝」同懼

義田記

分五段：一、述文正之里居、情性，及創辦義田的概況，二、先言公早有辦義田之志，次言貴顯後能遂其志，後言其子孫能繼其志，三、引古晏平仲事，結到公義田之法贊於平仲，四、罵世人之不義，正以贊公之義，五、結出作記之由。

【字音異讀】 「長」音掌 「屏」音丙 「乘」去聲 「好」去聲

【字形異體】 「它」同他

袁州州學記

分三段：一、先敘袁州州學在祖無澤未來前情形，二、次詳敘祖氏等興建州學情形，三、先引古廢學之禍與學之效，次說今之建學，教之於無事之先，俾得報之於有事之日，以稱上旨。

【字音異讀】 「和」去聲 「尼」音匿 「稱」去聲 「相」去聲 「行」音杭

【字形異體】 「亡」古無 「陘」同狹 「竝」同並 「舍」同釋 「譚」同談

朋黨論

分三段：一、言小人係僞朋，君子有真朋；人君應辨其君子小人。二、引古事以證，以見人君進用君子之朋則天下治，否則亂亡。三、總結前文，使人君感悟。

【字音異讀】 「好」去聲 「契」音洩 「更」音庚 「夫」音扶 「爲」去聲

【字形異體】 「竝」同並

縱囚論

分三段：一、先以不近人情，斷定太宗縱囚，囚自來歸。二、次將太宗與囚徒的心事寫出，以見上下交相賊，非真施恩德，知信義。三、末以縱囚係立異逆情而干譽，不可爲常法，自是正論。

【字音異讀】 「易」音異 「夫」音扶

釋祕演詩集序

分三段：一、先言非常之士不易見，用曼卿作陪，引起祕演。二、敘祕演，曼卿之盛衰，將自己插入。三、結出作序之故，仍不脫曼卿，寫三人真是知己。

【字音異讀】 「閒」去聲今作間 「樂」音洛 「夫」音扶 「爲」去聲

【字形異體】 「浮屠」一作浮圖 「懽」同歡

梅聖俞詩集序

分三段：一、言窮困之士，始工詩，引出聖俞。二、敘聖俞之遭遇，及作詩之多而美。若使幸得一節，感慨無窮。三、結出作序意，又託所集篇數。

【字音異讀】 「夫」音扶 「辟」音壁 「長」音掌 「樂」音洛 「易」音異

【字形異體】 「蔭」通廕 「說」同悅 「稟」同稿

送楊真序

分二段：一、先從己之學琴而解幽憂，說到琴之絕技與感人之深。二、爲楊君解鬱，故作琴說，又彈琴以送別。

【字音異讀】 「樂」音洛 「夫」音扶

【字形異體】 「道」同導

五代史伶官傳序

分三段：一、敘後唐莊宗受遺命及用兵事。二、說莊宗之盛衰，雖曰天命，要亦人事。三、引書經作斷，未結出正意，無限感慨。

【字音異讀】 「契」音乞 「背」音倍 「盛」平聲 「易」音異 「夫」音扶

五代史宦者傳論

分二段：一、極言宦者之禍。二、用史事證明，申說前深於女禍句。深切著明，可爲痛戒。

【字音異讀】 「質」音至 「夫」音扶

【字形異體】 「中」去聲 「嚮」同向

相州畫錦堂記

分三段：一、首揭全篇大意，次述常人得志於當時的情形。二、說出公平生之志，以見異於常人。三、點出作堂，盛稱公之功業，未寫作記意。

【字音異讀】 「將」去聲 「相」去聲 「易」音異 「衣」音意 「樂」音洛 「爲」去聲

【字形異體】 「阨」同厄 「迹」同跡或蹟

豐樂亭記

分四段：一、敘作亭及亭之景色。二、說滁之沿革，就平滁想到天下之太平。三、說明豐樂之由來，歸功君上之功德。四、敘與民同遊此亭，及作記之意。

【字音異讀】

「夫」音扶

「樂」音洛 「勝」音升 「數」上聲 「賈」音古 「閒」音嫻 「爲」去聲

【字形異體】

「嚮」同向

醉翁亭記

分四段：一、敘亭之地位、景色、作亭者及名亭者。二、敘朝暮四時之樂。三、敘滁人遊、衆賓歡及太守醉。四、敘歸時歸後之樂，並結出作記與己之姓名。

【字音異讀】

「樂」音洛

「夫」音扶 「中」去聲

【字形異體】

「塗」通涂或途

「誼」同喧 「懽」同歡

秋聲賦

分四段：一、先描寫聲字，又借童子語翻出秋聲兩字。二、實寫秋聲。三、又細寫秋之爲義，爲下文感慨張本。四、由秋聲發感慨，寫出悲秋正旨，未添出蟲聲作餘波。

【字音異讀】

「爲」去聲

「夫」音扶 「殺」音晒

【字形異體】

「砰」同澎

「胡」同何 「慄冽」同栗烈

祭石曼卿文

分三段：一、提曼卿，歎其聲名不朽。二、再提曼卿，悲其墳墓滿目淒涼。三、三提曼卿，敘已往交情，傷感不置。

【字音異讀】

「夫」音扶

【字形異體】

「歎」古揚字 「髣髴」同彷彿

灋岡阡表

分九段：一、先提出緩表之由。二、敘幼孤及母守節，自告之曰：起申述先德，起下能養，有後。三、承寫能養，孝親。承寫可以裕後。五、結束太夫人語，言以上所說，即父之志。六、述父之官階，母之封誥。七、述己之政治生涯。八、敘祖宗三代寵錫之封典。九、結出己立身本於先澤，最爲得體。

【字音異讀】

「長」音掌 「好」去聲 「閒」音諫 「夫」音扶 「要」音邀 「難」去聲
「鮮」上聲

【字形異體】

「壠」同壟 「志」同誌 「有」同又 「見」同現

管仲論

分四段：一、先述管仲之功案及罪案。二、責管仲暢論其罪，及爲設身置地代謀。三、晉有賢而強，齊無賢而敗，以見非天下無賢，正罪管仲不能薦。四、據仲書以爲無賢，實不足信，又引史鮑蕭何二人臨歿時進賢切證，尤見透澈。

【字音異讀】

「相」去聲 「夫」音扶

【字形異體】

「威」本桓 「欲」同慾 「伯」同霸 「塗」同涂或途

辨姦論

分五段：一首三句，冒起全篇，以下申說其意。二、引證古人，以見雖理有固然，非事所必至。三、暗指安石，言其合王盧爲一，其禍可以斷言。四、明譏安石不近人情，係從常情勘出至姦，所謂見微知著。五、言寧願安石不見用，不願其用而獲知言之名。

【字音異讀】

「好」去聲 「惡」音塢 「勝」音升 「夫」音扶 「衣」去聲 「鮮」上聲
「相」去聲

【字形異體】

「沈」同沉 「滌」亦作澆

心術

分八段：一、爲將當先治心。二、舉兵當知尚義。三、議戰當知所養。四、將欲智而嚴，士欲愚。五、賢將須知敵而後動。六、主將當知理勢節三者。七、主將當善用長短之術。八、言有備無患之道。

【字音異讀】

「將」去聲 「夫」音扶 「強」上聲

【字形異體】

「上」通尙 「校」同較 「暴」同曝

張益州畫像記

分六段：一、敘張公奉命撫蜀。二、敘張公政績及蜀人留像。三、稱述張公坐鎮之得體。四、敘張公之言，以稱道張公，實亦同護蜀人。五、借問答述出留像之意。六、述作記之故，案詩一結，更有餘韻。

【字音異讀】

「易」音異 「爲」去聲 「重」平聲 「屏」音內 「礎」同礎砢 「夫」音扶

「稽」音啓 「好」去聲 「傳」去聲 「條」音挑 「樂」音洛

【字形異體】

「屬」同囑 「塗」通涂途

刑賞忠厚之至論

分五段：一、總冒以詠歎起，次即言盛時之厚。二、至衰世而忠厚猶存。三、引經以見古時刑賞之忠厚。四、暢發題旨，至理名言。五、引詩春秋，亦見同歸於忠厚。

【字音異讀】

「長」音掌 「樂」音洛 「斷」音鍛 「傳」去聲 「陶」音搖 「勝」音升

「社」音恥 「夫」音扶

【字形異體】

「臯」同皋 「方」俗作妨

范增論

分五段：一、先敘范增因被離間而去項王。二、言增不能早去。三、言增去當在羽殺卿子冠軍時。四、申說前羽殺卿子冠軍是弑義帝之兆，弑義帝是疑增之本。五代增處置，并賞增不知幾，由於不明去就之分，結處贊歎。

【字音異讀】

「閒」音諫 「分」音份 「爲」去聲 「幾」音機 「相」去聲 「雨」音芋

「夫」音扶 「比」音界

留侯論

分八段：一、言能忍者之所爲。二、敘子房圯橋進履及受書。三、言子房不能忍。四、言老人惜子房不能忍，故以忍造就之。五、再以鄭伯句踐之能忍爲證，說到匹夫之剛非大勇。六、極寫子房之能忍，以見其爲天下之大勇。七、說子房教高祖能忍而就大謀。八、帶敘史記贊詞，以含蓄作收。

【字音異讀】 「夫」音扶 「勝」音扶 「爲」去聲 「鮮」上聲 「王」去聲 「稱」去聲

【字形異體】 「卒」同猝 「舍」同捨 「見」同現

賈誼論

分六段：一、言賈誼不能自用其才。二、寫古聖賢用世之不苟，以見賈生欲得君甚勤，但愛君不厚，愛身不至。三、先說賈生不善用才之故，次代爲劃策，責賈生治安策等之無謂。四、言其不善處窮，即不能自用。又總斷其志大量小，才有餘，識不足，是不能用漢文之本。五、借符堅能用王猛，正歸過漢文不能用賈生。六、說出作論本旨。

【字音異讀】 「夫」音扶 「強」上聲 「幾」音機 「爲」去聲 「分」音份

【字形異體】 「舍」同捨 「趨」同躍

鼂錯論

分七段：一、暗說景帝時諸侯強大，錯建議削諸侯，又暗說錯非豪傑之士，是一篇總冒。二、仍暗說錯欲出身犯難，自居守而使天子將，致於受誅。三、入事，並斷錯自取其禍。四、借禹之治水作證，爲立論之據。五、指出錯被殺之由。六、袁盎之說得行，皆錯自取，次又代錯計劃。七、致惜錯之受禍，並以勉勵世之任大事者。

【字音異讀】 「爲」去聲 「強」上聲 「難」去聲 「期」音基 「夫」音扶 「將」去聲

「閒」音諫

上梅直講書

分四段：一、此書敘士遇知己之樂。首述周公不若聖人之徒，足以自樂。二、以孔子比歐梅，以聖人之徒自比。三、敘己不爲世俗之文，及歐梅之識拔，與己之遭遇及真樂。四、又以樂乎斯道，專頌梅公。

【字音異讀】

「爲」去聲 「夫」音扶 「樂」音洛 「度」音鐸 「傳」去聲 「與」音預

【字形異體】

「厄」同「阨」 「屬」同「囑」 「嚮」同「向」 「朴」同「樸」

喜雨亭記

分六段：一、起處以亭名倒點出，引古作證。二、先記作亭。三、次記雨。四、記恰喜亭適成。五、以無雨的可憂，形出得雨的可樂。六、說出喜雨必志，志喜雨必於亭之故。

【字音異讀】

「雨」音芋 「賈」音古 「屬」音燭 「樂」音洛

【字形異體】

「志」同「誌」

凌虛臺記

分五段：一、凌虛而起，點出作臺。二、敘未築臺之先，既築臺之情形，並點出名臺，及命作記。三、暢說廢興成毀，謂臺自無而有，是興成自有而無，是廢毀並舉其例，憑弔今古。四、推進一層，託意有在而不說出。五、敘作記。

【字音異讀】

「爲」去聲 「從」去聲 「夫」音扶 「喪」去聲

【字形異體】

「踴」同「踊」 「復」同「覆」 「髣髴」同「彷彿」 「夸」同「誇」

超然臺記

分六段：一、樂字是一篇主意，一起便見超然。二、言遊於物內，則因其美惡而生憂樂；遊於物之外，則無往而不樂。三、寫己之無往不樂，因樂作臺，又因臺而得樂。四、登臺四望，憑弔今古，超然山水之外。五、寫臺寫人並寫其樂。六、點臺名，並結無往不樂，超然物外之意。

【字音異讀】

「樂」音洛 「夫」音扶 「背」音倍 「比」音界 「期」音基 「幾」音機

「父」音甫 「雨」音芋

【字形異體】

「采」亦作「採」 「反」同「返」 「見」同「現」 「威」本作「桓」

放鶴亭記

分五段：一、先點作亭。二、寫亭外之景及亭名。三、先言隱居之樂。次引鶴，從上面「名亭」來，引酒，從上「飲酒」來。四、應上「隱居之樂」。五、歌放鶴及招鶴。

【字音異讀】

「樂」音洛 「和」去聲 「好」去聲 「夫」音扶

【字體異形】

「阜」同臯 「遯」同遁

石鐘山記

分三段：一、世人不知石鐘命名之故，始失之簡，繼失之陋。二、敘與子邁親歷其境而實驗之，並不臆斷。三、結出作記，破悲疑案。

【字音異讀】

「長」音掌 「射」音亦 「斷」音斂

【字形異體】

「欬」俗作咳

潮州韓文公廟碑

分五段：一、歷言古今聖賢歿後為神，是一篇之旨。二、說到文公排異端，明天道正人心，布衣而挽世教，並概說一生大事。三、論天人之辨，謂文公所能者天，所不能者人。四、解釋潮人立廟之由。五、先點出廟門之額，次述公之道德文章，諫佛骨，謫潮，驅鱷等大事於詩中。

【字音異讀】

「喪」去聲 「行」去聲 「易」音異 「聽」去聲 「朝」音潮 「被」音披

【字體異形】

「說」同悅 「卒」同猝 「竝」同並 「麾」通揮 「期」通祺 「懽」同歡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分三段：一、自謙引起，設一確喻，轉入宣公奏議。二、極贊宣公奏議之佳，起下君主當用其言。三、寫宣公之論，便於觀覽推行，乞校正進御之意。

【字音異讀】

「好」去聲 「將」去聲 「易」音異 「數」上聲 「相」去聲 「夫」音扶

「勝」音升

【字形異體】

「鍼」同針 「閣」同閣

前赤壁賦

分四段：一、敘遊赤壁之時日、遊時之風景、及與客歡飲、聽簫情形。二、擬客發抒悲感。以起下文。三、暢言風月無邊、胸前一片空明了悟。四、結出客轉悲爲喜、與盡天明。

【字音異讀】

「屬」音燭 「樂」音洛 「和」去聲 「爲」去聲 「夫」音扶 「長」音掌
「曾」音層

【字形異形】

「馮」通憑 「泝」或作遡 「嫻」俗作嬾 「繆」同繚

後赤壁賦

分三段：一、敘再遊赤壁之時日、遊時風景、及與同遊者出發情形。二、敘登岸及返舟情形。三、借鶴與道士、抒寫曠達的胸懷。

【字音異讀】

「樂」音洛 「薄」音博 「曾」音層 「聽」去聲

【字形異體】

「肴」同殺 「虬」本作蚪 「栖」同棲 「馮」通憑 「反」同返
「俛」同俯

三槐堂銘

分五段：一、先以天定人定立說、以見善惡報施之不爽、籠起下文。二、敘晉國公初未食報、而子爲魏國公、與其手植三槐時之詞相符。三、敘其孫懿敏公之功業、王氏之得天未已、正以人事既盡之故。四、再借近人李氏之三世相比、以見王氏之德澤深厚。五、結出作銘之意、言種槐即是種德。

【字音異讀】

「相」去聲 「夫」音扶 「將」去聲 「好」去聲 「陰」音蔭 「幾」音機

【字形異體】

「厄」同阨 「有」同又 「皇」通遑 「卹」同恤

方山子傳

分四段：一、言方山子之得名及其爲人。二、言適與相見，各道其所歷。知方山子已爲隱士。三、追敘方山子少時任俠華貴情狀，以見其甘隱遁，爲有得而然。四、結出光黃開多奇人，卽爲方山子作贊語。

【字音異讀】

「食」音嗣 「著」音芍 「爲」去聲 「好」去聲 「樂」音洛

【字形異體】

「遯」同遁 「見」同現 「儻」同倘

六國論

分七段：一、先言六國之亡，次言當時之士不知天下大勢。二、韓魏爲六國屏障，爲秦咽喉。三、引證事實，以見秦之所忌者韓魏。四、言韓魏附秦，而秦得攻他國。五、切責韓魏及東諸侯不能互相保障。六、提出「厚韓親魏」以搖秦，爲東諸侯自安之計，則秦無所施其技。七、痛寫六國滅亡之病根。

【字音異讀】

「爲」去聲 「夫」音扶 「睢」音雖 「背」音倍

上樞密韓太尉書

分四段：一、從養氣冒起，以孟子司馬遷作證，申明文爲氣之所形。二、以歷見名山大川，京華壯麗，引起得見歐陽公，卽欲陪起太尉。三、欲求見太尉，以盡天下之大觀，以激發其志氣。四、說出上書之意。

【字音異讀】

「稱」去聲 「冠」去聲 「夫」音扶 「樂」音洛

【字形異體】

「見」同現 「有」同又 「志」同誌 「嚮」同向

黃州快哉亭記

分四段：一、因亭覽觀江流，故從江敘起。二、寫當日所見以爲快。三、先敘古往之遺跡，以爲快，次從快哉發議，說到張君謫居之快。四、先正寫快哉兩字，次用反結，更有餘味。

【字音異讀】

「行」音杭 「父」音甫 「數」上聲 「差」音磋 「夫」音扶 「樂」音洛

「會」音膾 「勝」音升

寄歐陽舍人書

分六段：一、申明墓碑銘與史異。二、申明義近于史。三、言其世衰之不實。四、銘以人重，作銘須公與是。五、申明能盡公與是，必待蓋道德能文章者，下便直入歐陽公。六、暢言歐陽公之銘，正與史異用而同功。銘一人，而天下之父祖子孫，皆知所警勸，故推重之，非爲一己之私。末結來書及自慚意。

【字音異讀】

「夫」音扶 「傳」去聲 「畜」音蓄 「行」去聲 「否」音痞

【字形異體】

「見」同現 「媿」同愧 「竝」同並

贈黎安二生序

分三段：一、自蘇公說入，點出二生，又敘其文。二、全段在勉二生行道，不當但求爲文詞。文之近俗者必非文，故里人皆笑，其文必佳。是引二生入道之文。三、說作序意，照起作結。

【字音異讀】

「夫」音扶

【字形異體】

「雋」同俊 「邪」同耶

讀孟嘗君傳

分二段：一、先敘孟嘗君好客，及脫秦事，立案。二、斷言孟嘗君爲鷄鳴狗盜之雄，不能真得賢士。

同學一首別子固

分三段：一、別子固卽以正之陪起。二、言子固贈詩，此處微分主客。三、合寫三人道義之交，會合不常，結出作序正意。

【字音異讀】

「行」去聲 「夫」音扶 「造」音糙

【字體異形】

「扳」本攀 「舍」同捨

遊褒禪山記

分七段：一、先敘山之名稱及來歷。二、敘前後兩洞。三、敘與四人同遊。四、言未遊竟而出洞，深致悔恨。五、一路都是論遊，實都是論學。六、此處方始點明，願學者深思慎取。七、記同遊者。

【字形異讀】

「樂」音洛

「夫」音扶

「相」去聲

「勝」音升

「父」音甫

【字形異體】

「冢」今作塚

「仆」同踣

「華」古花字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分三段：一、敘許君之友愛、官階及屈居下位。二、說懷才之士，千古同慨。三、敘許君年歲、葬地及子女。銘語感慨無窮。

【字音異讀】

「潮」音朝

「夫」音扶

「勝」音升

「數」上聲

「說」音稅

【字形異體】

「瓌」同瑰

宋文作者傳略

王禹偁

字元之，宋鉅野人。九歲能文。太平興國進士，爲右拾遺，累遷翰林學士。遇事敢言，以直躬行道爲己任。著有小畜集、集議、五代史闕文、詩集。

李去非

字文叔，宋濟南人。第進士，累官禮部員外郎。工詞章。嘗言文不可苟作，誠不著則文不能工。又矯時弊，留意經學。著禮記說數十萬言。

范仲淹

字希文，宋吳縣人。大中祥符間進士。嘗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樂天下之樂而樂。仁宗時，與富弼同率兵拒西夏。旋召拜樞密副使。進參知政事。卒諡文正。

司馬光

字君實，宋夏縣人。熙豐間，官端明殿大學士。極言安石新法之不便。哲宗立，擢爲左僕射，卒諡文正。贈溫國公。著有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及傳家集、家範、稽古傳、涑水紀聞等書。

錢公輔

字君倚，宋武進人。第進士，爲集賢校理。英宗卽位，陳「治平十議」。旋以事坐謫。神宗立，拜天章閣待制。以忤王安石，出知江寧府，徙揚州。改提舉崇福觀。卒。

李觀

字泰伯，宋南城人。博識能文，舉茂才異等。皇祐初，范仲淹薦爲試太學助教。嘉祐中，歷太學說書卒。學者稱盱江先生，著有退居類稿、皇祐續稿等書。

歐陽修

字永叔，宋廬陵人。少孤，母誨之學。舉進士甲科。出知滁州，旋拜翰林學士，參知政事。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諡文忠。著唐書，五代史，歸田集，集古錄，及詩文集，詩話等書。

蘇洵

字明允，號老泉，宋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發憤爲學。與二子軾、轍俱擅文名，時稱三蘇。有嘉祐集六十卷，諡法四卷行世。

蘇軾

字子瞻，宋眉山人。弱冠試禮部。歐陽修擢置第二。累官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卒諡文忠，爲文渾涵光芒，雄視百世。有東坡全集等。

蘇轍

字子由，軾弟，與軾同登進士科。王安石行青苗法，力陳不可，出爲河南推官。徽宗朝以大中大夫致仕。卒諡文定。有詩傳，春秋傳，論語拾遺，孟子解，老子解，龍川志略，欒城集。

曾鞏

字子固，宋南豐人。嘉祐間舉進士。歷知齊、襄、洪、明、亳、滄等州，入爲中書舍人。著有元豐類稿等，世稱南豐先生。

王安石

字介甫，號半山，宋臨川人。少好讀書，工爲文，擢進士上第。神宗朝，拜同平章事，封荆國公。卒諡文，有臨川集一百卷。

待漏院記

王禹偁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耳。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乃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鸞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撒蓋下車，於焉以息。一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人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薦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讐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

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玩器，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墮，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一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一棘寺小吏王禹偁為文，請誌院壁，用規於執政者。

【註釋】 ①品物、物類；亨、通達。歲功、一歲的時序。②四時之吏、春勾芒、夏祝融、秋蓐收、冬玄冥。③五行、金木水火土。④指

君上。⑤三公、太師、太傅、太保。⑥六卿、太宰、司徒、宗伯、司馬、司空。⑦教、教令。⑧晉襲、秦陶與后稷，皆虞舜之臣。晉與秦

通。房魏、房玄齡與魏徵，皆唐太宗的賢相。⑨詩、衛風、氓：「夙興夜寐。」謂早起夜臥。⑩唐憲宗元和初，置待漏院，為朝臣晨集

之所。因為時尚早，待漏盡而後入朝，故即以名之。⑪丹鳳門，即朱雀門。⑫北闕，古者建闕觀於宮殿之北，故曰北闕。

⑬向曙、天將曉。⑭煌煌、光明貌。火城、宰臣早朝時，以華燭百炬，列於夾道，方布如城。⑮噦噦、音會，馬鈴聲。噦、鈴也。

⑯金門、金馬門的省稱。⑰玉海、古計時器。⑱除去車的上蓋。⑲弭、音米，止也。⑳佞人，謂口辭捷給之人。

㉑六氣、陰陽風雨晦明。㉒災眚薦至，謂災害類至。音升。㉓禳、音讓，祭名，以除癘殃者。㉔五刑、刑法分五等，古以

墨、劓、剕、宮、大辟為五刑。措、棄置。㉕釐、治也。㉖忡忡、音充，心憂貌。㉗九門、古天子九門：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皋門、城門，

近郊門，遠郊門，關門。 ①四聰，天子廣四方之聽，使天下無壅蔽。 ②皇風，國風。 ③萬錢，言飲食之奢。 ④陟，進用。

⑤黜，退去。 ⑥三時，謂春夏秋農功之時。 ⑦橋，附會虛造。 ⑧弄法，舞弊。 ⑨怡怡，音叨，欣悅。 ⑩重瞳，兩目。

⑪鑿，音灰，毀敗。 ⑫投遠方，謂放之于遠地，卽是流刑。 ⑬旅進旅退，謂無所建白，隨衆進退。 ⑭卽尸位素餐之意。

⑮備員，言備數之員。 ⑯棘寺，大理寺。 ⑰王禹偁，宋鉅野人，字元之，舉進士，時爲大理寺丞。 ⑱規，以法正人。

【語體】 天道不言，卻能萬物亨通，一歲有時序的，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爲四時的吏治，五行的輔

佐，宣佈他的節候了。聖上不言，卻能百姓親愛，萬國安寧的，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爲三公討論政治，六卿分管職務，張大他的教化了。這纔知道君主安逸在上面，臣子勞苦在下面，是取法於天啊。古時的善於治理天下的人，從虞皋陶、后夔到唐房玄齡、魏徵可以數得出的。這不單是有他的德行，也都是在勤勞做事啦。況且早起遲睡，來奉事君上，卿大夫尙且這樣，何況宰相呢？（言宰相責任之重，古之善相者，皆務于勤。——以引起待漏意。）

朝廷從國初，照着舊制，設了一座宰相的待漏院在丹鳳門的左面；這是表示勤於政治的。卻像北闕將曉，東方沒有全亮的時候，相君便起行，火炬明亮地照耀着像火城；相君到了，祇聽得馬鈴和車子的聲音；金馬門沒有開，玉漏還在滴着；便除去了車蓋，走下車來休息在待漏院裏。（點待漏院，並描寫宰相入院之景。）

在待漏的時候，相君將要有所思念嗎？也許百姓沒有安逸，想把他弄到太平；四夷沒有歸附，想教

他來朝；戰爭沒有停止，怎樣去止住他；許多荒蕪的田野，怎樣去開闢他；賢人在野，我要想引進他；奸邪的人在朝上，我要想去掉他；陰陽風雨晦明沒有調節，災難常來，情願避位去祈禱他；五刑沒有棄止，欺詐一天一天的發生，請君上修明德，去治理他。心裏非常地憂急，等到天亮上朝。九門既開，天威就在眼前。相君說了，君上聽了。國風就此清平，百姓因此而富足。照這樣，那麼他的總理百官，日食萬錢；不是僥倖的，是應當的。或者如果想着私讐沒有復，想要驅逐他；舊恩沒有報，想要顯榮他；子女玉帛，這樣的求他；車馬玩器，怎樣的拿他；姦人前來附勢，我要引進他；直士違抗我言論，我要排斥他；春夏秋的時候，有人來告災，君上有憂慮的面色，便捏造了巧詞去取悅他；羣吏弄法舞弊，君上聽得怨言，卻用了諂諛的容貌去獻媚他。私心欣悅地裝着磕睡坐着。九門既開，天子的重瞳屢屢注視。相君說了，君上就迷惑了；政治的權柄就毀壞了，皇帝的位置因此就危險了。照這樣，那麼定他死罪，下在獄裏，流放到邊遠地方。不能算他不幸，也是應當的。因此知道一國的政治，萬人的性命，都掌握在宰相手裏；豈可不謹慎呢？（將千古賢相奸相心事，曲曲描出，以慎字作收。）

再有那沒有謗毀，也沒有名譽，跟了衆人進退上下，竊居高位，騙取厚祿，做一個備員，只知道保全自身的，像這種人，也沒有什麼可取的。（再說苟祿全身之庸相，與奸相之害相同，亦不足取。）

大理寺小吏王禹偁作這篇文章，請記在待漏院的壁上，拿來規勸執政的人。（作記本意。）

黃岡竹樓記

王禹偁

黃岡^①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②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③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④西北隅，雉堞圯毀，藜莽荒穢^⑤，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⑥，幽闔遼窅^⑦，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棋，子聲丁丁^⑧然；宜投壺^⑨，矢聲錚錚^⑩然；皆竹樓之所助也。一公退之暇，被鶴氅^⑪，衣戴華陽巾^⑫，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概^⑬也。彼齊雲、落星^⑭，高則高矣；井幹、麗譙^⑮，華則華矣；止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⑯之事，吾所不取。一吾聞竹工云：「竹之爲瓦，僅十稔^⑰。」若重覆之，得二十稔^⑱。噫！吾以至道^⑲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⑳，丙申，移廣陵^㉑；丁酉，又入西掖^㉒；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㉓，已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㉔之，庶斯樓之不朽也。一

【註釋】①黃岡，今湖北黃岡縣。

②剝，音枯，剖。

③比屋，屋相並。比，音界，鄰接。

④子城，內城，或附郭月城。

⑤雉堞兩句，

雉堞，城上牆垣。圯，音痞，毀壞。藜莽，草盛貌。

⑥滄，溼。瀨，水流沙上。

⑦幽閑遠窈，寂靜遼遠。閱讀若血，窈同迴。

⑧丁，讀若爭，棋子

聲。⑨投壺，古賓主燕飲時，相與娛樂之事。設壺一，由賓主以次投矢於其中，勝者酌酒給不勝者喝。

⑩矢，投壺之籌。禮，投壺

「主人奉矢。」錚錚，金聲。

⑪被，音披。鶴鷺，析鳥羽爲裝。音敵。

⑫華陽巾，道家之冠。⑬謫，職官降調。時禹偁貶謫黃

州郡，勝概，佳勝的狀況。

⑭齊雲樓，在江蘇蘇州，唐朝恭王所建。明太祖克蘇州，張士誠羣妾焚死于此。落星樓，在金陵，吳大帝

時造。⑮井幹，樓名。漢武帝建。在長安。幹或作幹。按說文：「幹，井垣也。」麗譙，魏武帝所建高樓名。

⑯騷人，詩人。⑰稔，

音忍，穀熟。穀一年一熟，故稱一年曰一稔。

⑱至道，宋太宗年號。

⑲翰林，唐宋爲內廷供奉之官，明清因之，專以處文學之

士，遂爲科舉最清貴之途。滁上，唐置滁州，即今安徽滁縣。

⑳廣陵，今江蘇江都縣。㉑西掖，即中書省。㉒戊戌歲除日

二句，除日，夏曆十二月晦日。齊安，即黃岡，故城在今湖北黃岡縣西北。㉓葺，音緝，修補。

【語體】

黃岡的地方產竹很多，大的好像椽子。竹工把它破了開來，刮去他的節，就拿來代陶器

的瓦；因爲它的價廉，並且工省；家家都是這樣。子城西北角裏，城上的短牆毀壞，野草很多，荒亂穢濁，因

此造小樓兩間，和月波樓相通。遠遠地望去，可以吸收山光；平地望去，可以見江灘波浪的洶湧，幽靜

遼遠，不能一一的形容。夏天最宜急雨，有瀑布的聲音；冬天最宜密雪，有碎玉的聲音；又宜彈琴，琴調和

諧順暢；又宜吟詩，詩韻清靜幽絕；又宜圍棋，棋子的聲音丁丁然；又宜投壺，投籌的聲音錚錚然；這都是

竹樓所幫助的。（先從竹說起，次說因竹作樓，再寫竹樓天時人事之景，及各種聲音與竹相應。）

辦公完畢，退下來的時候，披了一件羽毛做的衣，戴一頂道家的頭巾，手裏拿了周易一卷，焚了一

辦公完畢，退下來的時候，披了一件羽毛做的衣，戴一頂道家的頭巾，手裏拿了周易一卷，焚了一

爐香默默地坐着，消遣世上的俗慮。江山的外面，但見使風的帆，沙上的鳥，和那煙雲竹樹罷了。等到酒力醒了，茶烟完了，坐着送落山的太陽，迎着初出的月亮，這也是降官時的佳勝的狀況呢！想那齊雲落星等樓，高是高了，井幹麗譙等樓，華是華麗了，可是祇能夠貯妓女，藏歌舞，不是詩人的事情，我所不取的。（寫登樓之勝。又借四樓反照竹樓，以幽冷做彼繁華襟懷洒落。）

我聽得竹工說：「用竹來蓋屋，只有十年可用，倘使重新去蓋一下，可用廿年。」唉！我在那至道乙未年從翰林出來到滁州，丙申年遷到廣陵，丁酉又到中書省，戊戌年的除夕日，有黃岡的使命，己亥閏三月到郡，這四年的中間，東奔西走，也來不及，不知道明年又在那裏？難道怕竹樓的容易朽壞麼？後來的人倘和我同志，接下去修理牠，這纔可以使這竹樓的不朽壞呢！（細敘數年經歷，以見自己不能永居於此樓，望後人之修葺。）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去非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殺^{*①}之阻，當秦隴^②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③。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予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
唐貞觀^④開元^⑤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⑥者，號千有餘邸^⑦。及其亂離，繼以五

季^①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②廢而爲邱墟；高亭大榭，^③煙火焚燎，^④化而爲灰燼，^⑤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予故嘗曰：「園囿^⑥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一旦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予豈徒然哉？一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自爲之，而忘天下之治忽，^⑦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一

【註釋】^①殺，亦作嶧，山名，在河南省洛寧縣北。東接澗池。分東西二殺。阻，音泥，亦作澗，池名。在河南省宜陽縣西。卽今河南澗池縣。^②秦隴，今陝西與甘肅。^③走集，謂爭趨之地。^④貞觀，唐太宗年號。^⑤開元，唐玄宗年號。^⑥東都，今洛陽縣治。^⑦邱，音底，俗稱王侯府第爲邱。^⑧五季，在唐以後，卽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卽是五代。^⑨蹂躪，踐踏。蹶，音促。^⑩榭，臺有屋者。^⑪燎，縱火。^⑫燼，音進，火燒剩下之物。^⑬囿，苑之有垣者，所以蕃育鳥獸之所。^⑭治忽，治亂。

【語體】洛陽居在天下中央，挾了殺山、澗池的險阻，當陝西甘肅的要害，又是趙魏出入所經，實在可說是四方必爭的地方。天下在太平的時候便罷了，如果有事，洛陽必定先受兵災。所以我曾說道：「洛陽的盛衰，是天下治亂的時節呀。」（天下的治亂，關係於洛陽的盛衰。）

在唐朝太宗玄宗的中間，公卿貴戚，造館舍，列府第在洛陽的，號稱有一千多宅；等到亂離了，接着有五代的殘酷。那些池塘、竹樹，被兵車踐踏，荒廢了變做土阜；高亭大榭，被煙火焚燒，化做灰燼；和唐朝

一同滅亡，不剩一些地方了。我所以會說道：「園囿的興廢，是洛陽盛衰的時節呀。」（洛陽的盛衰，關係於園囿的興廢。）

並且天下的治亂，看了洛陽的盛衰可以知道；洛陽的盛衰，看了園囿的興廢可以知道。那麼名園記的撰著，我豈沒有道理麼？（將上兩段一總，寫出作記意。）

唉！公卿大夫們，當進在朝廷上，放縱了一己的私心，只知道自己，卻忘掉天下的治亂，要想退下來享這園囿的清福可以麼？唐朝的末路是這樣吧。（以感歎作結。）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尙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一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尙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一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

復^①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②先生之風，^③山高水長。」^④

【註釋】

① 先生，即嚴子陵。名光，東漢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即位，變姓名，隱於富春山，在今浙江桐廬縣。後人名其

釣魚處爲嚴陵瀨。

② 光武，東漢帝，姓劉，名秀。故人舊友。

③ 握赤符，光武行至郾，有微時遊長安，同舍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符

奏上，遂即帝位。

④ 乘六龍，易乾卦象辭：「時乘六龍以御天。」言爲君者，乘駕六爻之陽氣，以控御於天體。臣妾，男女貧賤

之稱。周禮天官：「八曰臣妾。」可作臣民解。

⑤ 動星象，帝與光共臥，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

與故人嚴子陵共臥耳。」歸江湖，帝除光爲諫議大夫，光辭不就，隱居耕釣於富春山。

⑥ 泥塗汗濁之喻，軒冕顯貴者的車服。

⑦ 蠱之上九，蠱，音古，卦名。上九，卦有六爻，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九者，陽爻之名。

⑧ 先生以之，謂嚴光之志操，深合蠱卦上九的爻

辭。⑨ 屯之初九，屯，卦名。初九，卦下陽爻之名。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爲初。又陽爻爲九，故曰初九。

⑩ 光武以之，謂光

武之以禮下土，深合屯卦初九的爻辭。

⑪ 微，無。

⑫ 貪夫廉，二句，謂使貪利的，知廉潔而不苟取。懦弱，知自立而奮發有

爲。⑬ 是邦，謂嚴州，即今浙江桐廬縣。

⑭ 復，音福，除其賦役。

⑮ 泱泱，深廣貌。

⑯ 風風節，即風度志操。

⑰ 山高

水長，言能垂諸久遠，與山水並傳。

【語體】

嚴先生是光武帝的老友。彼此崇尚道義來相締交。等到光武帝握了赤符，即了帝位，得

到聖人的時，臣民差不多有億兆，天下誰能勝過他呢？只有先生能夠拿節操來尊重光武。後來和光武聚首，動了星象，回到江湖，得到聖人的清，把富貴尊榮，看做污濁。天下誰能勝過他呢？只有光武能夠用禮節來謙下先生。（先從光武側到先生，再從先生打轉光武，以見二人始終相尚以道。）

在蠱卦的上九一爻道：「大家正在有爲，我獨不去奉事王侯，高尚自己的身份。」先生的志操很合這幾句話。在屯卦的初九一爻道：「陽德方在亨通，卻能用貴下賤，大得民心。」光武的禮賢下士，很合這幾句話。大約先生的心意，出在日月的上面；光武的容量，包舉在天地的外面。沒有先生，不能成就光武的偉大；沒有光武，豈能成就先生的高節呢？可以使得貪利的人清廉，懦弱的人發奮自立，這真是有功於名教呢。（引經先證先生，繼證光武，互言之，以終相尙之意。末獨歸到先生，見當立祠。）

我在這裏做官，方纔造了祠堂去祭奠他。又把後代子孫四家的賦稅免掉，使他們奉祭祀的事。再因此做一首歌道：「那青蒼的雲山，廣大的江水；先生的風節，好比山的高，好比水的長！」（點作祠祀之，並以歌作結。）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歷^①四年春，滕子京^②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一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一若夫

霖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
 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
 矣。一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
 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
 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一嗟夫，予嘗求古仁人
 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
 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
 而樂。」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註釋】

⊕慶歷，宋仁宗年號。

⊖滕子京，名宗周，以司業謫守岳州。

⊖巴陵，即岳州，今湖南岳陽縣。

⊖岳陽樓，在岳陽

縣城西門上。

⊖洞庭湖，在湖南岳陽縣城之西南。

⊖浩浩，水大貌。湯湯，音商，流貌。

⊖巫峽，山名，三峽之一，在湖北巴東縣

西，與四川巫山縣接界。

⊖瀟湘水名，瀟水合湘水之稱。其合流處在湖南零陵縣北。

⊖遷客，遷謫之客。騷人，詩人。

⊖霖雨，久

雨，音淫。霏，音非。

⊖檣，音牆。楫，同楫。

⊖嘯，鳴也。

⊖蕭然，陰慘蕭索。

⊖芷，白芷。

⊖汀，音聽，小洲。

⊖郁，都

香氣射散。青青，茂盛貌。

⊖耀金，喻光顯如金。

⊖海鏡，喻影潔如玉。

⊖廟堂，朝廷。

⊖江湖，隱者所居。

⊖微，非無。

【語體】

慶歷四年的春天，滕子京降官，做巴陵郡的郡守。隔了一年，政治通順，百姓和協。一切廢棄的事情，都已整頓好了。就此重修岳陽樓，增加那舊時的制度，刻唐朝賢人和現在人的詩賦在樓的

上面，叫我做篇文章來記着。（述作記之由。）

我看巴陵的勝景，全在一個洞庭湖；銜接着遠遠的山，平吞着長江的水，浩浩湯湯地流着，一望沒有邊際；早夜的光景，有萬千的氣象。這便是岳陽樓的大觀；前人的敘述，已是詳盡了。但是牠的北面通巫峽，南面盡瀟湘，降位的官，吟詩的人，都聚集在這裏。看了物類的情景，能够沒有兩樣的感想麼？（略述樓之大觀，覽物之情句，起下二段。）

當那落着霏雨的時候，接連幾個月不肯開晴；陰涼的風狂吹着，污濁的浪，排着空際；日星隱了光采，山岳藏了形跡；商人旅客不進行動，橋子傾側，櫓槳摧折；傍晚的時候，天色昏暗，但聽得虎叫猿啼。這時候登上這樓，就有離了祖國，懷念故鄉，愁着人家謗毀，怕着人家譏評，滿眼淒涼的樣子，感慨到極點，心裏便要悲傷起來了！（寫覽物之情而憂者。）

至於那春光清和，景物鮮明，波浪平靜；上下的天光，萬頃都是碧綠；沙上的鷗鳥，飛翔聚集，彩魚游泳；岸邊芷草，汀上蘭花，香氣四射，顏色青青；間或長煙一條，橫在空中，明月照耀千里；浮散的光，像金子的照耀，靜穆的影子，像沉着的白玉；漁人的歌曲，彼此唱和，這種快樂，怎有窮盡呢？這時登上這樓，便覺心胸寬暢，精神愉快，榮辱都忘，臨風拿着酒杯，洋洋得意的了。（寫覽物之情而樂者。）

唉！我曾經求那古時仁人的心，或有和這兩種行爲不同的，是什麼道理呢？不肯因為外物的物象

而歡喜，不肯因爲自己的感覺而悲傷。居在朝廷上的高位，便憐念着百姓；住在江湖的遠地，便耽憂着君上。這是進也憂，退也憂。那麼要什麼時候纔快樂呢？那必定說道：「先天下人的憂愁而憂愁；後天下人的快樂而快樂呢？」唉！不是這種人，我和誰依歸呢！（言古仁人以天下之憂樂爲憂樂，與世俗之隨感而憂樂不同。）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眞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於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思哉！

【註釋】 ①置官，設官。 ②志同誌。 ③汲汲，欲速之意。 ④天禧，宋眞宗年號。 ⑤眞宗，太宗之子，名恆。 ⑥慶曆，宋仁宗年號。 ⑦漫滅，溼敝爲漫，年久則木簡易朽，必至字跡模糊而滅。 ⑧嘉祐，亦宋仁宗年號。 ⑨著，標也。 ⑩惡同懼。

【語體】古時進諫沒有專設的官，從公卿大夫一直到做工商的，沒有一個不可以去進諫的。漢朝興起到現在，方纔設立諫官。把那天下的政治，四海的衆人，得失利害，聚在一個官的身上，使他去進諫，那所負的責任也算重了。當這個官職的，應當記着那大的，捨去那小的；先那要緊的，後那遲緩的；專替國家謀利益，不替自己的一身打算。至於那急急在求名的，好比急急在求利的一樣，這其間的相去多少遠呢？（先言諫官之沿革，次言其責任之重，應如何爲國而不爲身。）

天禧初年，真宗下了詔書，命令設諫官六個，責成他們盡着職內的事情。慶歷間，錢君方纔寫他們的名字在版上。我恐怕長久了，便要模糊漫滅，在嘉祐八年，刻着標明在石上。後來的人將要歷指他們的名，並且議論道：「某人是忠，某人是詐，某人是直，某人是曲。」唉！豈不是可怕麼？（先記諫院，次記題名，並記刻石，末結出題名之意。）

義田記

錢公輔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緜，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

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屏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莫給。此其大較也。一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既而爲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爲斂。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一昔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第也。先父族，次母族，而後及其疎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爲近之。今觀文正公之義田，賢於平仲；其規模遠舉，又疑過之。一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者，豈少也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爲卿，爲大夫，爲士，廩稍之

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操壺瓢爲溝中瘠者，^⑤又豈少哉？況於它^⑥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一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後世必有史官^⑦書之者，予可無錄也。獨高其義，因以遺其世云。一

【註釋】

①范文正公，名仲淹，字希文，今江蘇吳縣人，文正其諡也。

②貢郭，距城甚近。

③義田，置田取其租入，以贍養宗

族之貧者。

④贍，給。

⑤縑，音兼，細密的絹。

⑥斛，量器名，古謂十斗曰斛，今以五斗爲斛。

⑦沛然，盛大貌。

⑧退職回家者待

有缺額，始給之。屏，音丙，斥也。

⑨大較，大略。

⑩西帥，宋仁宗慶曆三年，公出爲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

年，公進參知政事。

⑪修其置義田之事。

⑫繼其好施與之志。

⑬歛，殯殮。

⑭晏平仲，齊大夫，名嬰，諡平，字仲。

⑮因羸，音雷，瘦弱。

⑯桓子，陳文之子，名無。

以酒。

⑰言桓子受觴不辭，而服義。

⑱言祿之多。六斛四斗曰鍾，或曰鍾，十斛。

⑲邸第，王侯所居之府。

⑳廩稍，稍，廩食，言公家所給的糧食。

㉑操壺瓢，

壺，壺盧，一作葫蘆，瓢，剖壺盧爲之用，以盛水及酒漿之屬者。溝中瘠，言餓斃於溝中。

㉒它同他。

㉓史官，司記載之官。古時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皆直書君臣之善惡以垂戒久遠者。

【語體】

范文正公是蘇州人。生平喜歡布施：揀他親近而且貧窮的，疏遠而且賢明的，都布施他。

當貴顯的時候，買了靠城常熟的田一千畝，叫做義田；來給養救濟合族的人。每天有得吃，每年有得穿，嫁娶喪葬都有津貼。揀族人的年長並且賢明的，管理這事，按照時候收進支出財物。每天每人一升米，

每年每人一匹綢，嫁女的給錢五十千，再嫁的給錢三十千；娶婦的給錢三十千，再娶的給錢十五千；葬的和再嫁的數目一樣，葬小孩的給錢十千。族人相聚的共有九十人，每年的收入，給稻八百斛。把他的收入，給那所聚的族人，綽乎有餘，而沒有窮盡的時候。退職回家的等，到了缺額，方纔給他；出仕去做官的，不給他。這便是那義田的大概情形。（述文正之里居性情及創辦義田的概況。）

當公還沒有貴顯的時候，曾經有志辦義田了，然而力量辦不到的，有二十年。後來做了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接着參了大政，於是纔有俸祿賞賜的收入，成就他的志向。公已經死了以後，後世的子孫治理他義田的事業，繼續他好施的志向，好像公活着的時候一樣。公雖然位高祿厚，然而一世貧窮死的日子，棺木也買不起，子孫沒有錢來辦喪事。只有拿布施貧人，養活族人的善舉，傳他的子孫罷了。（先言公早有辦義田之志，次言貴顯後能遂其志，後言其子孫能繼其志。）

從前晏平仲坐了壞的車輛，駕了瘦的馬兒。桓子道：「這是隱藏君上的賞賜呢。」晏子道：「我從貴顯到現在，父親的一族，出來沒有不乘坐車輛的，母親的一族，沒有不豐衣足食的；妻子的一族，沒有受着凍餒的；齊國的士人，等我的錢去開伙食的，有三百多人。這樣算是隱藏君上的賞賜麼？還是彰明君上的賞賜麼？」於是齊侯拿了晏子的酒杯，去罰桓子喝。我曾經愛晏子的好仁，齊侯的知賢，和桓子的服義。又愛晏子的仁愛有等級，說話有次序：先是父族，次是母族，再次是妻族，後來纔及到疏遠的賢

人。孟子道：「親愛親族，纔能夠仁愛百姓；仁愛百姓，纔能夠愛惜萬物。」晏子是近乎這樣的。現在我看文正公義田的辦法，比平仲來得好，規模的遠大，又像是勝過他了。（引古晏平仲事，結到公義田之法賢於平仲。）

唉！世上的居在三公之位，享萬鍾的俸祿，府第的雄壯，車輿冠服的裝飾，聲色的繁多，妻子的富厚，只不過奉養自己罷了。但同族的人，不能進他門裏的，豈是少數呢！何況施與賢人呢？那下面做卿，做大夫，做士的，公家所給廩食的充足，奉養的豐厚，只不過在一己罷了；但同族人的拿了壺瓢，做溝中餓死的人的，又豈是少數呢？何況他人呢？這都是公的罪人啊。（再責罵世人之不義，正以贊公之義。）

公的忠義布滿朝廷，事業布滿邊疆，功名布滿天下，後世必有史官寫着，我可以不必記錄了。祇是高尙他好施的義氣，因此把它流傳在世上啦。（結出作記之由，蓋非特高譽之義，亦以望後世之效法。）

袁州州學記

李觀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一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澤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疎，亡

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陝隘，不足改爲，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竝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一盱江李觀諗於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鑿六國，欲帝萬世。劉以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於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尙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聖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尤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廷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差，抑亦爲國者之憂。」

【註釋】○皇帝宋仁宗。

○制詔，皇帝詔令。

○守令，太守及邑令。

○屈力殫慮，竭力盡心。

○祇順德意，祇音支，敬也。

德意，皇帝立學美意。

○言假借官師之名，而無其實。

○言苟且具奉文書，以之上聞。

○亡通無，下同。誦弦禮，「春誦夏弦」。

謂弦歌與誦讀。後人以稱學校教學之事。

○尼音匿，止。

○范陽，郡名，故城在今河北涿縣。祖無澤，上蔡人，字擇之，以進士高第，

累官知制誥，歷典大州。袁州，今江西宜春縣。○○學宮，學校校舍。闕狀，廢失情形。○○通判，官名。宋初欲削藩鎮之權，命朝臣

通判府州軍事，與知府知州共治政事，後遂爲例。潁川，郡名，今河南禹縣。陳侁，音新。○○相，舊夫子廟句，相，去聲，察看。夫子廟，

卽孔廟。陋同狹。○○厥，其也。下同。○○面陽，向南。○○孔，甚。○○殿堂句，廡，音武，堂下周屋，卽廡。黝，音有，微青黑色。聖，音

惡，白土。丹，赤色。漆，以漆髹之。○○庖，庖廚。廩，倉廩。○○百爾，卽凡百。○○舍菜，立學之始，以芹藻之屬禮先師。舍，同釋。

○○盱江句，盱江，郡名。盱，音吁。李靚，南陽人，字泰伯。諡，音審，告也。○○四代，虞夏商周。○○嚳，讀若均，苦戰多殺。○○劉，漢

高祖姓。○○關門，秦函谷關。○○孝武，名徹，卽漢武帝。乘，因也。○○世祖，卽東漢光武帝，名秀。戎，行軍隊行伍。音杭。

○○孳孳，音滋，勤勉。○○靈，靈帝，名宏。獻，獻帝，名協。○○草茅，在野之稱。危言，正直之言。○○折首，斬首，如寶武、陳蕃、李膺、

郭泰、范滂、張儉等目爲黨人，被殺。○○庠序，學校。孟子：「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譚，同談。陶造就。○○微，音驕，求取。

【語體】宋仁宗二十三年，下了一道詔令，教州縣設立學校。這時的太守縣令，有賢明的，有愚昧

的，有盡心竭力，恭恭敬敬依順皇帝立學美意的；有假借官師之名，苟且具奉文書，虛應故事的；或有連

接幾個城，沒有讀書聲音的。提倡了卻沒有應和，教化阻塞不行。（先敍袁州州學在祖無澤未來前情

形。）

在三十二年的時候，范陽郡祖無澤做袁州的太守，方纔到任，就召見一般讀書人，知道學舍壞敗

的情形，非常恐懼人材的放失，儒家成效的疎闊，不合皇上辦學的意旨。做通判官的潁州人陳侁聽見

了很贊成他，議論因此相合。一同察看舊夫子廟的地方，很是狹小，不可以改做；就在郡治的東面着手

造屋。那泥土乾燥堅硬，那地位朝南，那木材很是精良；殿堂門廊，塗着青黑色、白色、朱紅的漆，都照着制度。所以學生先生，都有屋舍，廚房倉廩，都有次序；凡百的器具，一起完備。通力合作，工人良善，官吏勤謹，早晚的盡力。隔了一年，就告落成。將要選定祭孔子，行開學禮的日子。（次詳敘祖氏等興建州學情形。）

盱江郡李觀告于衆人道：「講到虞夏商周四代的學校情形，考查經書，就可以看見秦國據住太行山以西去力戰六國，想做萬代的皇帝；劉邦起來一喊，就此函谷關的門不能守住，武夫健將，爭先恐後地賣國投降。這是什麼緣故呢？詩書的道理荒廢，人家只見權利，不聽見義理罷了！漢武帝承了太平的富厚的天下，光武帝出身在軍隊裏邊，都是很勤勉于學術方面，風俗教化的敦厚，一直到靈獻二帝在野的人，直言不忌，斬首也沒有懊悔；功業震動主上的人，聽見了命令，就把兵權放棄；許多強有力的人，彼此顧忌不敢去臣位的，還有幾十年。教道的深入人心，這樣現在逢着了聖明神武的皇帝，你們袁州得了聖君，可以使你們從學校裏讀書，實踐古人的事跡。天下太平，那末談論禮樂，可以陶冶我們的百姓。一旦有不幸，尤其應當仗着大節，做臣的死在忠義，做子的死在孝道，使得人家有所倚靠，並且有所效法；這就是國家教學的本意。如果那舞弄筆墨，只拿來求功名就算了，這豈獨是二三個人的恥辱，也還是當國者的憂患呢！」（先引古廢學之禍，興學之效，繼說今之建學，教之於無事之先，俾得報之於有事之日，以稱上旨。）

朋黨論

歐陽修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一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下，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竝立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

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④及黃巾賊起，⑤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⑥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⑦及昭宗⑧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⑨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一夫前世之主，能使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⑩⑪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嗟乎！治亂興亡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一

【註釋】①朋黨，宋仁宗時，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並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王拱辰、章得象等不悅，謀傾陷之。杜、富等不安，相繼去國。王等創朋黨之說，欲盡去善類。修乃上此論，以釋仁宗疑，而黨其感悟。②共工，驩兜、三苗、鯀，四人爲四凶。書，舜典：「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③八元，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八愷，著舒、隕、欒、欒、大臨、彤、庭堅、仲容、叔達。舜舉八愷，使主后土，揆百事。舉八元，使布五教。④皋陶爲士，夔、后夔典樂，稷、棄爲后稷，教稼穡。契、音洩，契爲司徒，敷五教。⑤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共二十二。⑥漢獻帝，名協，靈帝中子。⑦盡取天下名士二句，漢之黨人，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之稱。及陳蕃、竇武，爲曹節所殺，宦者復殺李膺等百餘人；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均指爲黨人，其死徒廢禁者，又六七百人。按：此爲靈帝建寧二年事，文中作獻帝誤。⑧黃巾賊，鉅鹿張角，多妖術，遣弟子遊四

方，聚衆數十萬，皆著黃巾爲識。按：此爲靈帝中平元年事。○盡解黨人句，靈帝中平元年，帝因黃巾賊起，召羣臣會議；皇甫嵩、呂彊均以爲宜解黨禁，帝從之。④漸起朋黨之論，唐文宗時，李德裕、牛僧孺各有朋黨，互相擠援，時謂牛李黨。⑤昭宗初名敏，更名晧，懿宗第七子，爲朱全忠所殺。⑥盡殺朝士句，昭宣帝天祐二年，朱全忠聚髮樞、獨孤、損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時李振以屢舉進士不第，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從之。按：昭宣帝，昭宗子，天祐元年四月，昭宗改元天祐。八月，朱全忠弑昭宗，迎立昭宣帝，不改元。文中作昭宗誤。⑦謂音峭，譏諷。

【語體】 臣聽說朋黨的言論，從古就有的，只有希望人君能辨別它是君子之朋還是小人之朋罷了。大凡君子和君子，是因道義相同做朋黨；小人和小人，是因利益相同做朋黨；這是自然的道理。但是臣說小人沒有朋黨，只有君子纔有的。這緣故是怎麼呢？因爲小人所喜的是利祿，所貪的是貨財；當他們利益相同的時候，暫且互相援引了當做朋黨的，這是假的。等到見了利益，却爭先搶奪；或者利益完結，交游疏遠，便反而互相殘害，雖他們的兄弟親戚，不能互相保持。所以臣說小人沒有朋黨，他暫做朋黨的，是假的。君子卻不是這樣：他們所守的是道義，所行的是忠信，所惜的是名節；用了這些來修養身體，那末道義相同，互相勸益；用了這些來服務國家，那末同心共濟，始終如一。這是君子的朋黨。所以做人君的，只應當退除小人的僞朋，引用君子的真朋，那末天下治理了。（言小人係僞朋，君子有真朋；人君應辨其君子小人。）

堯的時候，小人共工驩兜這一等人，四個人做一個朋黨；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做一個朋黨。舜輔

佐堯，斥退四凶小人的朋黨，一面卻引進八元八愷君子的朋黨；堯的天下就此大治。等到舜自己治了天下，那臯、夔、稷、契這一班二十二個人，並列在朝上。彼此遞相稱美，遞相推讓，共總二十二個人做一個朋黨。舜卻都引用他們，天下也大治。尚書上說道：「紂有臣子億萬，只是有億萬條心；周朝有臣子三千，只是一條心。」紂的時候，億萬人各有一條心，可以說是不算朋黨了；然而紂因此亡國。周武王的臣子三千人，做一個大朋黨，却是周朝用了，因此興起。後漢獻帝（靈帝）時，盡把天下名士拘禁起來，看做黨人。到了黃巾賊起，漢朝大亂，後來方纔懊悔覺悟，盡把黨人解放開釋；然而已經無可挽救了。唐朝的末年，漸起朋黨的議論。到了昭宗（昭宣帝）時，盡殺朝上的名士，有的投在黃河裏，並且說這一輩自命清流的人可以投在濁流中。然而唐朝就此亡了。（引古事以辨證君子小人之朋，完全不同，以見人君進用君子之朋則天下治，否則亂亡。）

講到從前的君主，能夠使人人存兩樣的心，不做朋黨的，沒有像紂王能夠禁絕善人做朋黨的，沒有像漢獻帝能夠誅戮清流的朋黨，沒有像唐昭宗的時代；然而都因此作亂而喪亡了他的國家。彼此遞相稱贊，遞相推讓，毫沒有一點疑心，沒有像舜的二十二臣；舜也並不疑心，却是完全引用他們。然而後世的人，不識誚舜給二十二臣的朋黨所欺侮，反而稱舜是聰明的聖人的緣故，因為他能夠辨別那個是君子，那個是小人呀。周武王的時候，合他全國的臣子三千人共做一個朋黨。從古以來朋黨人數

的多而且大，沒有像周朝的了。然而周朝都用了他們因此興起的緣故，因為善人雖多，却是不厭其多。唉！治亂興亡的轍迹，做人君的可以拿來鑒照了。（總繳前文使人君感悟當用君子而斥小人。）

縱囚論

歐陽修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一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

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一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註釋】 ①唐太宗，名世民。六年，貞觀六年。 ②錄、審問記錄。大辟，死刑。

③縱，釋放。

④上賊下，上面揣摩下面。賊，本作竊

盜。 ⑤無赦，不宥其罪。 ⑥立異，不合常法。 ⑦逆情，謂違逆人情；干譽，求得美名。

【語體】 信義是要行在君子方面的，那刑戮是要用在小人方面的。刑罰犯到死罪，是罪大惡極，這又是小人中的更加利害的了。情願因義而死，不願苟且徼幸而活着，卻是視死如歸，這又是君子中的更加難能的了。當唐太宗貞觀六年，審問記錄犯死罪的囚徒三百多人，放了使他們回家去，約着時期教他們自己歸來就死。這是把君子所難能做到的，希望小人中更加利害的叫他們一定做到。那班囚徒到了期，卻到底自己歸來，沒有失約的。這是君子所難能，卻是小人所易爲的了。這難道是近于人情的麼？（先以不近人情，斷定太宗縱囚，囚自來歸。）

有的人說：「罪大惡極的，確是小人了。到了布施恩德去對待他，可以使他變做君子。因爲恩德入人的深，變化人家氣質的快，有這樣的了。」我說道：「太宗的這樣做法，正以求這名譽罷了。然而那

裏知道放他們回去了，不料到他們必定歸來，可以希望赦免，所以放他們麼？又那裏知道被放歸去了，不料到他們自己歸來，必定可以赦免，所以再來麼？料他們必定歸來纔去放他們，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意念；料他必定赦免纔再歸來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我只見上下的互相揣摩，因此成就這個名譽罷了。那裏有什麼叫做布施恩德和知道信義的事呢？若不是這樣，那末太宗布施恩德在天下，到現在已有六年了，不能使得小人不作極惡大罪，卻是一天的恩德能夠使得他們視死如歸，保存了信義；這又是不通的議論呢。（次言太宗爲此，正求恩德入人之名；又將太宗與囚徒的心事寫出，以見上下交相賊，非真施恩德，知信義，反覆辨駁，快利無比。）

「那末怎樣纔可以算是好的方法呢？我說道：『放了歸來的，殺掉沒有赦免；卻又放一批，他們再歸來，這樣纔可以知道是施恩德所做到的了！』然而這是必定沒有的事情啊。至於那放了來歸的去赦免他，只可偶然一試罷了。如果屢次做着，那末殺人的，都可以不死，這可以算天下的常法麼？不能算常法的，那末是聖人的法令麼？因此堯舜三王的治理天下，必定根本着人情，不矯同立異來標榜高尚，不違背人情來干求名譽。」（末以縱囚係立異逆情而干譽，不可爲常法，確是正論。）

釋祕演詩集序

歐陽修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

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一浮屠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自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一

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祛其囊，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峒崕，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敍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註釋】① 臣一、統一。② 山林屠販，言隱於屠夫販卒，托足山林。③ 石曼卿，名延年。④ 廓然，寬大貌。⑤ 酣嬉，飲酒樂而遊嬉淋漓，露濡貌，言其醉也。⑥ 浮屠，亦作浮圖，即佛陀之譯音。佛教爲佛所創，古人因稱佛教徒爲浮屠，俗名爲僧。祕演，浮屠之名。⑦ 謂遺棄世間之事。⑧ 河，即黃河，古時祇稱河。⑨ 濟鄆，即今山東濟南、鄆城等地。鄆，音運。⑩ 浩然，盛大流行貌。⑪ 肱，音區，發也。囊，音拓，袋。⑫ 峒崕，高峻貌。

【語體】我在少時，因舉了進士，去游京師，因此能夠盡交當世的賢人豪傑。但是還說國家統一四海，停止兵事，把天下的人，休養生息，毫無事情的有四十年；那一般智謀雄壯偉大非常的人，沒有可以用他才能的，往往藏匿不肯出來。隱在山林中的屠夫販卒，必有直到老死，而世上不能知道他有才學的，想找尋他，不能夠得到。後來尋得了我的亡友石曼卿：曼卿的做人，很豁達地有大志，當時的人不能用他的材，曼卿也不肯屈辱去求苟合。沒有地方發泄他的心意，就常常跟了布衣野老，喝酒嬉戲，弄得淋漓盡致，顛顛倒倒，而不覺得可厭。我疑心所謂藏匿不見的，差不多親近而得到了。所以常喜歡和曼卿來往，想因此暗暗地去求天下的奇士。（先言非常之士不易見，用曼卿作陪，引起祕演。）

和尚祕演這人，和曼卿交友最久，也能拋棄了世俗，用氣節來自己高尚。兩個人很快樂的一些也沒有隔膜。曼卿隱在酒裏，祕演隱在佛家，都可說是奇男子。然而喜歡做詩辭歌賦，來自己娛樂；當他豪飲大醉的時候，歌唱吟詠，嬉笑歡呼，來適合天下的快樂，何等的雄壯啊！一時的賢人都願跟他交遊。我也時常到他的屋子裏。十年的中間，祕演北面渡過黃河，東面到濟南、鄆城，沒有什麼遇合。窮困了歸來，

曼卿已經死了，祕演也年老而病。唉！這兩個人我親自看見他們的盛衰，卻是我也將要老了！（敍祕演曼卿之盛衰，將自己插入。）

曼卿的詩辭清新幽絕，更常稱祕演的作品，很是幽雅雄健，有詩人的本意。祕演的狀貌，雄偉傑出，他胸中有浩然之氣。既經習了佛，沒有什麼可用，只有他的詩可以行在世上；卻是懶惰不肯自己愛惜，現在已經老了。發開他的詩囊，還得到三四百篇，都是可喜的著作。曼卿死了，祕演很靜寂地沒有地方走。聽見東南多山水，那山頂上邊的高峻，江裏波浪的洶湧，很可以壯觀瞻，就此想去游歷。可以知道他的年紀雖老，志向卻還存在着。在他將要動身的時候，替他敍這本詩稿，因此稱道他的盛時，來悲傷他的衰老。（結出作序之故，仍不脫曼卿，寫出三人真是知己。）

梅聖俞詩集序

歐陽修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一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

爲吏，累舉進士，輒抑^⑤。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⑥，爲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⑦。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⑧。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⑨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⑩，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⑪，而追商周魯頌^⑫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一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⑬以來所作，次^⑭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藁^⑮。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⑯。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一

【註釋】 ①怨刺，怨恨諷刺。

②羈臣，羈旅之臣。羈，音基。

③梅聖俞，字堯臣，宋宣城人。工詩，有宛陵集六十卷，附錄一卷。

④蔭，通作廕，因祖和父的餘蔭而得官者曰蔭。

⑤抑，屈也。

⑥辟書，聘書。辟，音璧。

⑦宛陵，即今安徽宣城縣。

⑧荀說，荀且取

悅，說同悅。

⑨王文康公，字晦叔，宋河南人，文康其諡法。

⑩雅頌，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後因

以雅頌爲盛世之樂。

⑪清廟，宗廟。

⑫商頌，周頌，魯頌，皆詩之篇名。

⑬吳興，郡名，即今浙江吳興縣。

⑭次，編次。

⑮遺棄，前人所遺留之著作。稟，同稿。

⑯掇，音輟，摘選。尤，特異者。

【語體】 我聽見世人說詩人得意的少，窮困的多，這句話難道是真的這樣麼？大約在世上所傳

的詩，多出在古時窮困的人所說的話。大凡士人蘊藏着他所有的學問，卻不能施行在世上的，多自己喜歡放浪在山頂水邊的外面，看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的狀類，往往探求牠的奇怪；心裏有憂思感憤的抑鬱積着，那興起怨恨諷刺的意思，來說羈臣寡婦的所歎息，寫人情所難講的話；大概愈加窮困，詩便愈加精工。這樣看來，那麼不是詩的能夠窮困人家，大約是窮了纔能做精工的詩（言窮困之士始工詩，引出聖俞。）

我的朋友梅聖俞，少時因了祖上的餘蔭，補了一個吏，屢次舉着進士，常給主司所屈，困在州縣的，共有十多年。現在年紀五十歲了，還受了聘書，做人家的幕賓。鬱積他蘊蓄的才能，不能夠大大的表見于事業方面。他的故鄉在宛陵。小時就學詩，從做童子的時候，所作的詩句已能驚動前輩。既經長大，研究那六經仁義的學說。他所做的文章，簡潔古雅純粹，不求苟且迎合于世上。世上的人，也只知他的詩

罷了。然而當時不論賢愚的人，說到做詩的，必要求教聖俞；聖俞也自己把他不得志的意思，喜歡在詩上面發揮牠。所以他生平所做的，詩算最多。世上既是知道他了，卻是沒有人薦舉他到朝上去的。從前王文康公曾經見了他的詩嘆息道：「二百年來，沒有這種作品了！」雖然知道他很深，也到底不能薦舉他。如果使他幸而能夠用在朝廷上面，做了雅頌，來歌詠大宋的功德，獻進到宗廟去，追隨商周魯頌的作者；豈不是偉大呢？怎麼使他到老了不能得志，卻做窮困者的詩，祇不過發揮着蟲魚物類，羈旅憂愁感嘆的說話？世人不過喜歡他詩的精工，不知道他的窮困已經長久，並且將要老了。豈不是可惜呢！

（敘聖俞之遭遇，及作詩之多而美，正寫其詩窮而後工。若使幸得一節，感慨無窮。）

聖俞所做的詩既多，不肯自己收拾。他的內姪謝景初，恐怕他多了容易散失，把他從洛陽到吳興以來所做的詩，分列做十卷。我曾經喜歡聖俞的詩，卻恐怕不能夠完全得到。忽然喜歡謝氏的能夠替他分類編列着，就做了一篇序，把他寶藏着。後來隔了十五年，聖俞困了疾病，死在京師。我既經痛哭他，替他做了墓誌銘。因此又在他的家裏，尋得他的遺稿一千多篇，和那舊時所藏的，採選那最好的六百七十七篇，分做十五卷。唉！吾對於聖俞的詩，論得已很詳細了，所以不再說了。（結出作序意，又記所集篇數。）

送楊真序

歐陽修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其疾之在體也。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澀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廢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註釋】

○宮聲數引，宮聲，五音之一。五音：宮、商、角、徵、羽。引，琴曲。○雍雍，和睦。○舜與文王孔子句，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文王囚於羑里，援琴作歌。孔子去魯，有龜山等操。○伯奇，周人，尹吉甫子。母死，吉甫聽後妻言，怒逐之。已而感悟，復求之于

野。④風原名平楚人。竭忠盡智，懷王信佞臣，不能用，被放而作離騷。⑤易繫辭：「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指文王之囚羑里，孔子之周遊列國不遇而言。⑥詩譜序：「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按十月之交，民勞板蕩，皆詩篇名。⑦道，同導。湮鬱，塞也。湮，音煙。⑧寫，洩也。⑨楊君，即楊真。真字審賢，少有雋才，慶曆二年進士，授將作監丞，通判潁州。未至官，持母喪，病羸卒。⑩廢調，以受蔭之世職，改調他官。⑪尉，漢有縣尉，掌治盜賊，蓋所以佐縣者。歷代因之，至明始改以典史掌其事。劍浦，今福建南平縣。⑫異宜，事物之宜不同。

【語體】 我曾經有幽憂的病症，退下來閒居着，不能醫治得好。後來在友人孫道滋那裏學琴。學了宮調的幾隻歌曲，學得長久了，覺得很快樂，不知道自己的有病在身上了。講到琴的技藝很小呀，到了極點：一會兒大的是宮音，一會兒細的是羽音。纔按了弦線，驟然彈起，忽然的聲隨情變。聲音急的，很悽慘地短促；聲音緩的，很寬舒地清和。好像山崩石裂，好像高山上湧出泉水來，和那風雨的夜裏來一樣。好像怨夫寡婦的歎息，和那雌雄的鳥兒，互相和鳴一樣。他的憂深思遠，便是舜和文王孔子的遺音。他的悲戚憂愁，感慨發憤，便是孤子伯奇、忠臣屈原的所歎息。喜怒哀樂的情緒，感動人家必定很深；至於它的純厚古雅淡泊，和那堯舜三代時候的說話，孔子的文章，易經的憂患，詩經的怨恨諷刺，沒有什麼分別。那能夠聽在耳裏，應在手上，拿那和諧的，發揮那胸中的憂鬱，洩出他的幽思，那末在感人的方面，也有達到的呢。（先從己之學琴，而解幽憂，說到琴之絕技與感人之深。）

我的朋友楊君，喜歡研究學問，能夠做文章，屢次舉到進士，不能得意。等到受蔭的世職，調任劍浦

的縣尉，小小的地方在東南幾千里外，這是他的心確有不平的地方。並且從小又多疾病，又加南方少名醫良藥，風俗飲食兩樣。把多病的身體，和不平的心思，住在風俗事物不同的地方，怎能夠鬱鬱的支持長久呢？然而要想平和他的心，來養他的病，對於琴也將要得到些益處呢！所以我做一篇琴說，來送他的行；並且約了道滋，喝一杯酒，彈一回琴，當做臨別的紀念。（爲楊君解鬱，故作琴說，又彈琴以送別。）

五代史伶官傳序

歐陽修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一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一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

以興國逸豫^①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②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註釋】^①莊宗，姓朱耶，名存勗，先世事唐，賜姓李。其父克用以平黃巢功，封晉王，至存勗，滅梁自立，號後唐。^②晉王，卽克

用。^③梁，朱溫與克用忤，時溫已死而子立。^④燕王，姓劉，名守光，晉王嘗推爲尙父。守光曰：「我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竟稱

帝。^⑤契丹，東胡種，契音乞。梁時耶律阿保機率衆入寇，晉王與之連和，約爲兄弟，旣歸而背盟約，更附於梁。^⑥背，音佩。^⑦從事佐吏。^⑧少牢，羊。^⑨係，燕父子句，係，縛也。組，綬屬。守光父仁恭，爲周德威所伐。守光曰：「俟晉王至，聽命。」晉王至而擒之。

^⑩函，君臣句，函，以木匣盛其首。晉兵入梁，梁主友貞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仇，理難降之，卿可斷吾首。」麟遂泣殺梁主，囚亦自殺。^⑪李嗣源，兵至京師，莊宗東幸汴，神色沮喪，登高而歎。^⑫謂對天立誓，而截斷其髮。^⑬謂淚下而沾溼其衣襟。

^⑭逸豫，安樂。^⑮伶人，樂工。莊宗善音律，常自傅粉墨，與優伶共戲於庭，後爲伶人郭從謙所殺。

【語體】唉！盛衰的道理，雖說是天命，難道不是人事麼？推原莊宗的所以得天下和他所以失天下的道理，就可以知道了。世人說晉王臨終的時候，拿了三枝箭交給莊宗，並且告訴他道：「梁國是我的仇敵，燕王是我所立的，契丹和我約做兄弟，但是都背叛了我，去歸附梁國，這三件事情，是我的遺恨，給你三枝箭，你切莫忘記你父親的志向。」莊宗受了箭，藏在宗廟裏邊，後來每逢出兵，便差了那佐吏，拿一隻羊到宗廟裏去禱告，請了這三枝箭，藏在錦囊裏，背了在前面先行，等到得勝凱旋的時候，仍舊

歸到宗廟裏。（先總提盛衰得失，爲一篇關鍵。次敘後唐莊宗受遺命及用兵事。）

當他把燕王父子用繩縛了，把梁國君臣的頭藏在木匣裏，獻到太廟，把箭還給先王而敬告成功。那意氣的盛，可以說是雄偉的了！等到仇敵已滅，天下已定，只有一個人，夜裏起來一喊，擾亂的人，四面響應，倉倉皇皇地向東面逃走。還沒看見賊人，士卒卻已離散；君臣只有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道回到那裏去。竟至於向天設誓，斷下頭髮，眼淚掉下來，沾溼了衣襟；這時候是何等的衰敗呢！難道得天下艱難，失天下卻很容易麼？還是原來那成敗的事迹，都是出於人自己呢？（說莊宗之盛衰，雖曰天命，要亦人事。）

書經上道：「驕傲遭損失，謙虛受益處。」憂慮勞苦可以興國，適意安樂可以傷身。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當他盛的時候，普天下的豪傑不能夠和他爭雄；等到他衰敗的時候，幾十個伶人圍困他，弄得身體死掉，國家滅亡，給天下人譏笑。凡是禍患常伏在細微的事情，智勇卻受困在他所沉溺的嗜好；豈獨伶人是這樣呢？（引書經作斷，未結出正意，無限感慨。）

五代史宦者傳論

歐陽修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

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①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②，列于朝廷，而主人以爲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③，則嚮^④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⑤。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挾^⑥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一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⑦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⑧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一

【註釋】

①宦者，宦官，俗稱太監。

②中去聲，合也。

③碩士，賢士。

④帷，幕也。闥，音撻，門屏。

⑤嚮，同向，昔也。

⑥質，音至。

抵押品。

⑦挾，音決，摘取而出之。

⑧捺，音猝，手持。

⑨唐昭宗，名晔，與崔胤謀誅宦官，宦官懼，幽帝於少陽院，共立太子裕。其後

朱溫盡殺宦官，昭宗卒爲朱溫所弑。

【語體】

從古以來，太監亂人的國家，他的來源比婦人的禍害還要深。婦人爲禍，不過靠她美色一端罷了；太監的害處，不單是一件事情哩。因爲他的用事，常在左右，親近習狎；他的心思，專一隱忍；能夠拿小善迎合人家的意思，小信堅固人家的信心，使得做人主的，必定信任而親近他。等到他已經信任了，然後拿禍福來恐嚇君上，把持一切政權。這時候雖有忠臣賢士在朝廷上面，但是人主心裏，以爲離開自己而疏遠，不及太監的隨侍起居飲食前後左右的親近，而來得可靠。所以前後左右的人日漸親近，忠臣賢士便日漸疏遠，因此人主的勢日漸孤立。勢孤了，那末怕禍的心，一天一天的利害，而那把持政權的便一天一天的穩固。安全危險，出在他們喜怒中間，禍殃患難，伏在帷幔宮門裏；那末，從前所說可靠的，卻就是現在所以爲禍的原因啊！到了禍患已深，方纔覺悟，想和疏遠的臣子謀劃，除去左右親近的人。緩一點呢，那末養成禍患，害處更深；急一點呢，左右的人便挾了人主，當做抵押品。這時雖有聖智的人，也不能替他計劃。就是計劃了卻不能做，做了卻不能成功；到了失敗的極點，便是君臣兩敗俱傷。所以禍患大的，便亡了國家，次一些的，便亡了身體，卻使得一般奸雄，可以借了憑藉着從中起事，去捕捉太監的一黨，完全殺掉，來大快天下的人心纔罷。這是以前史上所載太監的禍患，常常這樣的，不是一代了！（極言宦者之禍，分數層寫出，轉折不窮。）

說到做人主的人，也並不是想養禍在裏面，而疏遠忠臣賢士在外面；大約也是慢慢積成，在情勢

上使他這樣的。那女色的禍患，不幸而不能覺悟，便禍患臨頭了。假使他一旦覺悟，手執持着可以把她驅逐的。但是宦官的禍患，雖是要想悔悟，卻是在情勢上有不能把他驅逐的。唐昭宗的事情，就是這樣的。所以說：「太監的禍患，比女禍深的緣故，就在這上面呢。」豈可以不警戒嗎？（用史事證實，申說前深於女禍句。深切著明，可爲痛戒。）

相州晝錦堂記

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一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衮裳，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

勒之金石，^①播之聲詩，^②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誇一時而榮一鄉哉？一公在至和^③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④乃作畫錦之堂，^⑤於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⑥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誇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⑦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⑧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⑨其豐功盛烈，^⑩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⑪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註釋】^①閭里，鄉里。^②季子，戰國時蘇秦字，說秦惠王書十上而說不行，大困而歸，妻不下紼，嫂不爲炊。^③買臣，姓朱，漢人，家貧，採薪自給，妻下堂求去。買臣笑曰：「吾富貴當報汝。」妻怒曰：「從君惟餓死。」買臣不能留，竟去。^④駢肩，肩相並接。累迹，足迹接着。迹，同跡。言人多而擁擠。^⑤一介，小才。後漢書杜詩傳：「本以史吏一介之才。」^⑥衣錦，喻富貴歸故鄉。^⑦大丞相，宰相尊稱。魏國公，韓琦，宋安陽人，字稚圭，執政十年，封魏國公。^⑧相，地名。即今河南安陽縣。^⑨顯仕，達官。^⑩下風，當風的下面。按：今爲自謙詞，如甘拜下風，逃聽下風。^⑪高牙大纛，牙，車輪之牙，纛，音毒，儀仗後之大旗。言居高位者之儀仗。^⑫桓圭，三公所執之命圭。袞裳，三公所服之禮服。^⑬勒之金石，勒，刻也。金謂鐘鼎之屬，石謂碑碣之屬。^⑭播，宣揚。聲詩，樂章。^⑮至和，宋仁宗年號。^⑯因言韓琦以武康節度使來治相州。^⑰畫錦堂，因項羽稱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琦知相州，是歸判鄉郡，故以畫錦爲名。^⑱快恩讎，快，稱心。言稱其報恩讎的心。^⑲夷險一節，夷，平也，險，難也，一節，一律。^⑳紳，大

帶笏、手版。古者自天子至士皆執笏，以玉及象牙或竹爲之。○社稷之臣，言以一身係國家之安危。琦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及爲相，勸上早定皇嗣，以安天下，故以此稱之。○豐厚也，盛大也，烈功業。○繫鼎、鐘鼎，應前「勒金石」句。絃歌、樂歌，應前「播聲詩」句。

【語體】做官到了將相，富貴回到故鄉，這是人情的所榮耀，也是現在從前所相同的。大概士人正在貧窮的時候，困厄在鄉里，常人和孺子都能夠輕視而且欺侮他。像蘇秦的給他嫂子虐待，朱買臣的給他妻子棄掉；一旦坐了高車駟馬，旌旗在前面引導着，騎卒在後面簇擁着，路上兩旁的人互相並肩接踵，一面望着，一面歎息。這時所說常人愚婦的，東奔西走，嚇得汗出，羞恥慚愧，俯伏地下，自己懊悔告罪在車塵馬足的中間，這是有才的士人，得志于當時；而氣勢的盛大，古人比他穿了錦衣一樣的榮耀的呀。（首四句揭出全篇大意。次說常人得志於當時的情形。）

只有大丞相魏國公卻不是這樣。公是相州人，世代有好的德行，做當時有名的公卿。自從公小的时候，已中了高科，做了大官。海內的士人，在下風聽得，想仰望丰彩的，大約也有好多年了。所說將相和富貴，都是公所應該向來有的；不像那窮困的人，僥倖得志在一時，出乎常人愚婦的不料，來驚嚇而誇耀的呢。那麼高的車子，大的旗子，不足以當做公的榮耀；三公的命圭和禮服，不足以當做公的貴顯。只有恩德及到百姓，功業行在國家，刻在鐘鼎碑碣，頌揚在樂章，來光耀後世，一直傳到無窮；這是公的志向，也是士人把這事情來希望公的呢；豈但誇耀在一時和榮譽在一鄉呢。（說公平生之志，以見異於

季子買臣一般人處。）

公在仁宗至和年間，曾經用武康節度使的資格，來治相州，就築書錦堂在後園中。後來又刻詩在石上，來留給相州的人民看。他的言論，把報稱恩怨，誇張名譽，算是鄙陋。實在不把前人所誇耀的算做榮華，却當做警戒。在這上面，可以見得公的對於富貴是怎樣，而他的志向，豈是容易量度的麼？所以他能夠出將入相，替國家勤勞服務，太平時和患難時，完全一樣。至於臨着大事，決斷大議，垂了大帶，執了手版，不動一些聲色，卻能把天下治理得像泰山一般的穩固；可以算得是關係國家安危的臣子了。他的大功偉業所以刻在彝鼎，與譜在樂章的，是國家的光輝，不但是鄉里的榮耀呢。我雖不得登公的堂，也僥倖曾經私下誦讀公所做的詩樂，着公的志向能夠成功，又喜歡替天下的人講着，所以做了這篇記。（點出作堂，盛稱公之功業。末寫作記意。）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滂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閒。一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

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于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一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於百年之深也。一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一

【註釋】 ①滁，州名，今安徽滁縣。 ②豐山，在滁縣西南。聳然，高聳。音棟。 ③幽谷，幽谷泉，一名紫微泉。窈然，深邃。窈，音杳。

④潏然，水大貌。 ⑤五代，卽梁唐晉漢周。 ⑥用武，卽用兵。 ⑦太祖，卽趙匡胤。 ⑧李景南唐主。時宋太祖官周，拜殿前都虞侯，

領殿州刺史。周顯德三年春，敗南唐將皇甫暉等於清流關。 ⑨清流山，在滁縣西北，其上有關。 ⑩剗，音剗，削平。 ⑪漠然，清靜

無聲。 ⑫江淮，長江與淮水。 ⑬畎畝，田間。 ⑭涵煦，化育之功能。 ⑮掇，採取。芳，芳草。 ⑯刺史，官名。俗稱知州。

【語體】 修既治潞州的明年，到了夏天，方纔飲到潞水覺得甘美。問了潞人以後，在州南百步遠近的地方找得了這泉水。在這裏，上面有豐山高高地特立着，下面有幽谷遠遠地深藏着，中間有清泉很大地向上流出。上下左右的觀察，看了對它覺得很快樂。於是通泉鑿石，開闢地方，築個亭子，來和潞人往來遊息在這中間。（敍作亭及亭之景色。）

潞州在五代戰爭的時候，是個用兵的地方。從前太祖皇帝，曾經用了周兵破李景的兵十五萬在清流山下，活捉他的將官皇甫暉、姚鳳在潞州東門的外面，就此平定潞州。修曾經考查它的山川，覆按它的圖記，升到高地去望清流關，想求暉、鳳被擒的地方。但因天下太平已久，當時的父老，沒有一個存在着可供查詢的，實在天下的太平已好久了。（說潞之沿革，就平潞想到天下之太平。）

自從唐朝政治不修，天下分裂，豪傑同時並起，爭奪地方，彼此成爲對立的國家的，不能細算。到宋朝受了天命，聖人出來，四海統一。向來靠了險要地方自固的，都削除消磨。在百年的中間，人們靜靜地，只見山高而水清；想問那時的事情，遺老卻是已經死亡盡了。現在潞州居在長江、淮水的中間，是舟車商人四方賓客所不到的，百姓不看見外面的事情，卻很安逸的種田地，謀衣食，來樂生送死；那裏知道君上的功德，休養生息，化育他們以至于百年的長久呢。（說明豐樂之由來，歸功君上之恩德。）

修的來到這裏，喜歡這地方僻靜，並且事情簡單，又愛它的風俗安閒。既經在山谷中間得着這個

泉，就天和滌人舉頭望山，低頭聽泉，春天採取幽雅的花草，夏天蔭庇着高大的樹木。到了秋天風霜，冬天冰雪的時候，山形峭刻呈露，更覺清爽秀美；四時的景緻，沒有不是可愛的。又幸這裏的百姓快樂，那年歲的豐收，卻喜歡和我游散，因此根據了這裏的山川形勢，說它風俗的敦厚，使百姓知道所以能夠安然享受這豐年快樂的緣故，是幸而生在太平的時候呢。講到宣揚君上的恩德，來和百姓共同快樂，這是刺史的事情，就此寫着豐樂二字來定這亭子的名稱。（敘與民同遊此亭，及作記之意。）

醉翁亭記

歐陽修

環滌^①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②而深秀者，琅琊^③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④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釀泉^⑤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⑥臨於泉上者，醉翁亭^⑦也。作亭者誰^⑧？山之僧智仙^⑨也。名之者誰^⑩？太守^⑪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閒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一若夫^{*}日出而林霏開，^⑫雲歸而巖穴暝，^⑬晦明變化者，山閒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閒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一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僇僇提攜，^⑭

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坐起而誼誨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頹乎其中者，太守醉也。一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註釋】 ①滁，今安徽滁縣。 ②蔚然，草木盛貌。 ③琅琊山名，在滁州西南十里。 ④潺潺，水聲。潺音蟬。 ⑤釀泉，泉名。

⑥翼然，覆着。 ⑦醉翁亭，在滁州西南七里。 ⑧智仙，一作智倦，僧之名。 ⑨太守，官名，修自稱。 ⑩林霏，林中之氣。 ⑪暝，晦暗。 ⑫偃偻，音歐樓，曲背。 ⑬謂年老人。 ⑭提攜，挈之以行，謂年幼者。 ⑮冽，音列，清也。 ⑯蔌，音速，菜也。 ⑰絲竹，琴瑟簫管之屬，亦用以爲音樂總稱。 ⑱射者，中兩句，投壺和圍棋。 ⑲觥，音工，酒器，所以行酒令者。 ⑳頹乎，醉倒着。 ㉑音退，平。

⑳的翳，隱蔽。 ㉑廬陵，即今江西吉安縣。

【語體】 滁州的四面都是山。它的西南許多山峯，林木邱壑尤其好看。望上去很茂盛，並且很深

秀的，就是琅琊山。沿了山走六七里，漸聽得潺潺的水聲，瀉出在兩峯中間的，這就是釀泉。山峯回環，路也跟着旋轉，有個亭子，高高地覆着，臨在泉上的，就是醉翁亭。建築這個亭子的是誰？就是山上的和尚

智仙題這個亭名的是誰？就是太守說的自己。太守和客人到這裏來喝酒，稍爲喝一些酒，便覺醉了，並且年紀又最大，所以自稱叫醉翁呀。醉翁的本意不在酒，在乎山水的中間。山水的快樂，從心上得到，卻是寄寓在酒上呢。（敝亭之地位，景色，作亭者及名亭者。）

像那太陽出來，林中的霧露便散開了；雲來了，山中的巖穴便黑暗了；忽暗忽亮，變化無窮的，這是山中的朝興暮。野地裏的芳草，盛發而有幽雅的芬芳，佳木挺秀，而有繁密的樹蔭，風霜高潔，水落石出等變化，這是山中的四時。早上去，晚上歸來，四時的景色不同，快樂也是沒有窮盡。（敝朝暮四時之樂。）

至於那背東西的人，在路上唱歌，行走的人，休息在樹下；前面的人喊，後面的人應；曲背的老人，提攜的孩子，在路途上往來不絕的，這是滁人的游散。臨了溪去捉魚，溪水深，魚身肥；把釀泉做酒，泉水香，酒味清；山裏的肴饌，野裏的蔬菜，夾夾雜雜在前面陳列的，是太守在那裏宴客呢。宴飲的快樂，不是琴弦的聲音，也不是簫笛的聲音；卻是投壺的中了，圍棋的勝了，酒杯酒籌，雜亂交錯，有的坐，有的起，而發出喧嘩的，這是賓客的快樂。蒼蒼的面色，雪白的頭髮，倒在中間的，這是太守喝醉了。（敝滁人遊，衆賓歡，及太守醉。）

停了一會，夕陽落山，人的影子散亂，這是太守歸去，賓客也跟着同走了。樹林陰沉沉地遮蔽着，鳥的鳴聲，上上下下，這是遊人歸去，那禽鳥便快樂了。然而禽鳥知道山林的快樂，卻不知道人的快樂；

人家知道跟太守游散的快樂，卻不知道太守的快樂他的快樂呢。醉了能和他們一同快樂，醒了能把文章來記述的，這就是太守。太守是說那一個？就是廬陵地方的歐陽修。（敍歸時歸後之景，並結出作記與己之姓名。）

秋聲賦

歐陽修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瀟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鏗鏘錚錚；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乎來哉？一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豐草綠縵，而爭茂，佳木蔥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一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為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

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①嗟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②者爲槁木，黝然黑者爲星星。③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④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⑤如助予之歎息。」

【註釋】①悚然，驚懼貌。

②浙瀝蕭颯，雨聲及風聲。浙，音錫，颯，音薩。

③奔騰，人馬疾走聲。碎湃，音紫派，一作澎湃，波濤洶湧聲。

④縱縱錚錚，音蹤爭，金鐵聲。

⑤銜枚，古者行軍，令軍士銜枚。枚形如箸，橫口中，不得偶語，所以禁誼譁。

⑥烟霏，烟氣。

雲斂，雲收。⑦日晶，日色光明。

⑧慄冽，肢體抖動。

⑨砭，音邊，刺也。肌，皮膚。

⑩緜，音聲，繁茂。

⑪蔥蘢，青盛貌。

⑫餘烈，餘威。

⑬刑官，周禮：「秋官爲刑官。」

⑭兵象主肅殺，秋令亦主肅殺。

⑮以五行而言，秋屬金。

⑯天地義氣句禮律之一。月令：「孟秋之月，律中夷則。」

⑰孟秋之月，律中夷則。

⑱殺，音廛，衰敗。

⑲渥然，赤貌。

⑳黝然，黑貌。影，音伊，星星猶點點頭，髮白貌。

㉑戕賊，殘害。戕，音牆。

㉒唧唧，蟲鳴聲。

【語體】

歐陽子正在夜裏讀書，聽得有一種聲音，從西南方來的，很驚懼地去聽牠，說道：「奇怪

得很啊！起初聽去，是浙瀝的雨聲，瀟颯的風聲，忽然又像人馬的疾走聲，水流的洶湧聲，像是波濤的夜驚，風雨的忽至。牠的觸在物體上面，縱錚錚，有金石都響的聲音；又像開到前敵去的兵士，銜着枚快走，不聽得號令，祇聽得人馬的行聲。」我對童子道：「這是什麼聲音呢！你出去看牠一看！」童子回來

報告道：「星光月色，明亮潔白，明朗的天河在天上，四面沒有人聲，聲音在樹的中間。」我道：「唉，悲傷得很啊！這是秋聲呀，爲什麼來的呢！」（先出聲字，次描寫聲字，又借童子語翻出「秋聲」兩字。）

「說起那秋天的形狀：牠的顏色慘淡，煙雲盡收；牠的容貌清明亮亮，天高高地，日色晶瑩；牠的氣候寒冷，刺人的肌骨；牠的神意蕭條，山河寂寞冷靜。所以牠的聲音，淒淒切切，呼喊奮發起來。茂盛的草碧綠的欣欣向榮，佳木也青葱而可愛。秋光一到，花草觸着了便要變色，樹木逢着了便要落葉。牠的所以要摧敗零落的緣故，就是這一種秋氣的餘威。（實寫秋聲。）

「那秋天本是刑官用事的時候；照時令講，秋屬於陰的方面。秋又是兵象，在五行上屬於金。這就是叫做天地的『義氣』，常用嚴厲摧殘做心思。天的對於物類方面，春天生長，秋天結果。所以牠在音樂上面呢，商聲主西方的聲音，夷則是七月的音律。『商』是悲傷的意思，物類既老了要悲傷，『夷』是誅戮的意思，物類過盛了該衰敗。（又細寫秋之爲義，爲下文感慨的張本。）

「唉！草木無情，有時候要飄零的；人是動物，是動物中的最靈敏的。百種的憂慮，感動他的心，萬種的事情，勞苦他的形，有感動在心裏，必定要搖動他的精神。何況想他力量的所辦不到，憂他智慧的思想不出。宜乎那豐盛的面貌，忽然變成枯槁；黑色的頭髮，忽然變成白色。怎麼並不是金石的質地，想和草木爭着榮華呢！試想誰是去殘害他的，也何必恨那秋聲！「童子無可回答，低頭睡着了。祇聽得四壁的蟲聲唧唧，好像助着我的歎息一般。（由秋聲發感慨，寫出悲秋正旨，未添出蟲聲作餘波。）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維治平^①四年七月日，具官^②歐陽修，謹遣尚書都省令史李敷^③，至於太清^④，以清酌庶羞之奠^⑤，致祭於亡友曼卿^⑥之墓下，而弔之以文曰：「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一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⑦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⑧，突兀崢嶸^⑨，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⑩，奈何荒烟野蔓^⑪，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⑫。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⑬。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⑭，與鼯鼯^⑮。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⑯乎曠野與荒城！一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⑰，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⑱者，有愧夫太上之忘情^⑲。尙饗！」

【註釋】^①維發語詞。治平，宋英宗年號。^②具官，唐宋以來，稱備具官爵履歷者。^③遣尚書句，尚書都省，官署名，卽尚書

省。宋於三省、六部、御史臺皆置令史，位次於郎，主文書以助郎職。李敷，令史姓名。敷，古揚字。^④太清，地名。^⑤清酌，祭祀用酒專

稱，語見曲禮。庶羞，衆味。語見儀禮。奠，置祭。④曼卿，名延年，宋城人。爲文勁健，尤工詩，氣節自豪，喜劇飲，不務世事。歷大理寺丞，太子中允等官。⑤同彷彿。⑥軒昂，儀度矯然不凡。磊落，光明貌。磊，音疊。⑦突兀，高貌。崢嶸，高峻貌。⑧靈芝，瑞草。莖，枝幹。音恆，或音京。⑨荒烟，荒野的烟。野蔓，詩經：「野有蔓草。」疏：「野有蔓延之草。」⑩燐，音鄰，野火之忽隱忽現作青色者。俗稱鬼火。螢，蟲名。⑪躑躅，音擲，蜀行不進。咿，音伊，聲音。嚶，音嬰，鳴也。⑫貉，音鴝，似狸。⑬鼪，音音，鼠類有肉翅，似蝙蝠，能飛。鼯，音生，鼪鼠，俗名黃鼠狼。⑭纍纍，相連貌。⑮曠昔，前日。⑯隕涕，下淚。⑰尙豐，臨祭而望鬼神歆享之詞。語出儀禮。尙，庶幾。

【語體】 在治平四年七月的某日，具官歐陽修謹遣尙書都省的令史官李敷，到那太清，拿了清酒和各種熟食的奠，致祭在亡友曼卿的墓下；并且用一篇文章弔他道：「唉！曼卿生着做英雄，死了做神靈，你和那萬物一樣生死，仍舊還到無物的地方的，這是暫時相聚的形體。那不和萬物一同消滅，卻是特立而千古不朽的，是後世的名譽。這是從古的許多聖賢，沒有不是這樣的；他們那著在書上的名字，像日星一樣永遠明亮的。（一提曼卿，歎其聲名不朽。）」

「唉！曼卿！我不見你長久了，還能彷彿知道你平生的情形。那儀度不凡，中懷坦白，突兀崢嶸，而埋藏在地下的，想來不會化做泥土，應當變做金玉的精華。就不是這樣，也生千尺的長松，產九莖的靈芝。怎麼野裏荒烟蔓草，荆棘雜亂，風雨淒淒，霜露降下，燐火走動，螢光飛舞。只看見牧童樵夫，上下的歌唱，和那驚禽駭獸，徘徊不進，悲切地叫着。現在固然已這樣，再隔了千秋萬歲，怎知道不是洞藏着狐貉和鼪鼯呢？這是從古以來的聖賢，也都是這樣的，獨不見那相連的曠野和荒城呢！（再提曼卿，悲其墳墓

滿目淒涼。

「唉！曼卿盛衰的道理，我本來知道是這樣；可是感念前日的情景，悲涼悽愴，不覺要臨風下淚的。對於『太上忘情』這句話，有些慚愧了。庶幾望你來享受！」（三提曼卿，敍已往交情，傷感不置。）

瀧岡阡表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一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一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一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

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一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溥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一修泣而志之不敢忘。一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晉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

尙書吏部郎中^① 留守南京^② 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③，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④，天子推恩，褒其二世^⑤。蓋自嘉祐^⑥以來，逢國大慶^⑦，必加寵錫：一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⑧；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⑨，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⑩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⑪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⑫，特晉行兵部尙書^⑬，知青州^⑭，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⑮，充京東路^⑯安撫使^⑰，上柱國^⑱樂安郡開國公，食邑^⑲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註釋】 ①惟、句首助詞。修父觀，字仲實，封崇國公。

②瀧岡，在江西吉安府永豐縣南鳳凰山，山旁即沙溪市。瀧，音雙。

③阡，音千，墓道。

④太夫人，修之母。古者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稱其母曰太夫人。

⑤壠，同壟，田中高處。

⑥免於母喪，除去母之喪服。

⑦官書，治獄之書。

⑧術者，研究陰陽五行生剋制化之理，以推知人事趨避吉凶者，如今之星命卜筮等皆是。

⑨咸平，真宗年號。

⑩道州判官，道州，今湖南道縣。判官，唐置，爲節度觀察等使僚屬。宋沿其制。

⑪泗綿二州判官，泗州，今安徽泗縣。綿州，今四川綿陽縣。推官，唐置，爲節度觀察等使僚屬。宋沿其制。

⑫有，與又通。

⑬福昌，今河南宜陽縣。縣太君，母有封號之稱。宋書職官志，載羣臣母之封號，曰：「國太夫人，郡太夫人，郡太君，縣太君，皆視官階爲次。」

⑭樂安，屬棣州；安康，屬金州；彭城，屬徐州。

⑮修既句，時范仲淹以言事

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修貽書責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夷陵，今湖北宜昌縣。

⑯修爲龍圖閣閣，龍圖閣，宋殿閣之名。直學士，官名。宋制，學士資淺者，爲直院，名曰直學士。尙書，尙書省，統下六部。吏部，六部之一，掌文職銓敍黜陟

之政者。郎中，亦官名，爲各部中諸司之長。

⑰南京，真宗建宋州爲南京，今河南商邱縣。

⑱入副樞密，做樞密院之副使。

⑲宋制，文事出中書省，武事出樞密院，號爲二府。

⑳三世，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

㉑嘉祐，宋仁宗年號。

㉒大慶，

大典。

㉓光祿大夫，秦，郎中令屬官有中大夫；漢武帝更名爲光祿大夫；魏晉以後，時有增置。唐宋因隋制，以爲散官，分三等：光祿大夫，從二品；其次曰金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太師，官名，三公之最尊者。中書令，官名，中書省之長官。

㉔今上句，今上，謂神宗、郊祭天。

㉕三朝，仁宗、英宗、神宗。

㉖熙寧，神宗年號。

㉗觀文殿學士，觀文殿，宋殿名。學士，官名。宋置觀文殿學士。大學士，非曾爲宰相者不授。

㉘兵部尙書，兵部，六部之一，掌武職銓選，簡敍軍實之政者。尙書，官名，爲一部之長。

㉙青

州，古九州之一，在今山東省境。

㉚勸農使，官名。

㉛京東，路名。

㉜安撫使，官名。

㉝上柱國，官名，官勲之最尊者。

㉞食邑，猶言采地，卽食其封邑之租稅。漢書，蕭何傳：「食邑八千戶。」

【語體】唉！我先父崇國公，卜吉安葬在瀧岡以後的六十年，他的兒子修才能夠作墓了表刻着碑，豎在墓道上。不是敢故意遲緩，因為有所等待呢。（先提出緩表之由。）

修不幸，生了四歲，就沒了父親。太夫人自己誓願守節，處在貧苦的境地，靠自己的力量謀衣食，因而扶養我，教導我，一直到長大成人。太夫人告訴我道：「你父親做官，清廉自守，而喜歡施與，又喜歡接待賓客；他的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說道：『不要拿這金錢累我家的清白。』所以他死了以後，沒有一椽的屋子覆着，沒有一畦田供種植，可以託庇了生活着。我有什麼倚靠卻能夠自守呢？我對於你的父親，約略知道他的一二，因此等待在你的身上呢。（敍幼孤及母守節，自告之曰起，申述先德，起下能養，有後。）

「自從我做了你家的媳婦，來不及侍奉我姑，可是知道你父親是很能夠孝養的。你既孤而且幼，我不能知道你必定成立；可是知道你父親必定有後代的。我在起初嫁過來的時候，你父親滿了你祖母的喪服，才過一年。逢年逢節祭祀的時候，便必定涕泣道：『祭祀而豐厚，不及活在世上奉養的非薄呢！』有時自己進酒食，便又涕泣道：『從前常嫌不足，現在卻有餘了；但是怎能來得及呢！』我起初見他一二次，以為新近免除喪服，才這樣罷了。後來常常這樣，到他的終身，沒有不是這樣的。我雖然來不及侍奉我姑，卻因此知道你父親的能夠孝養呢。（承寫能養孝親。）

「你父親做官吏，曾有一次夜裏點了燭，治理文書，屢次拋棄了歎息。我問他，便道：『這是死罪的案子呢，我求他的生路不能得着啊！』我道：『生路可求嗎？』你父親說道：『求他的生路不得，那死者和我都沒有遺恨了。況且確可替他求生路，因此能夠活的呢；因他的能夠活，便知道不替他求生路，就處死刑的，確有遺恨呢！想那常常替他求生路，還有一不當心，弄到死路上去的；可是世上的人，卻常求他的死呢！』那時回轉頭來，看見乳母抱你立在旁邊；因此指點着你，卻嘆一聲道：『算命的人，說我年歲到戌的一年要死了，如果他的說話是對的，我來不及見這小兒的成立了，後來應當把我的說話告訴他。』他平時教訓別的子弟也常用這種話。我是聽熟了，所以能詳細地記得呢。你父親行在外面的事，我不能知道；他住在家裏，沒有一點誇文飾，而所做的都像這樣。這真是發出在中心的麼？唉！他的心是注重在仁愛的一方面麼？因此我知道你父親的必將有後代呢。你要勉力遵守他的話（承寫可以裕後。）

「講到養親不必定要豐厚，只要在乎孝；佈施利益雖是不能普及到萬物，只要他的心注重在仁愛就是了。——我不能有什麼來教導你，這以上的話，就是你父親的志向呢。」那時修一面涕泣，一面記着，不敢遺忘。（結束太夫人語，言以上所說即父之志。）

我的先父，少時就沒了父親，極力研究學問。在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做道州的判官，泗綿二州的推

官，又做秦州的判官，享壽五十九歲，葬在沙溪的瀧岡。太夫人姓鄭，她父名叫德儀，世代是江南有名的望族。太夫人恭敬勤儉，仁愛而有禮節。起初封福昌縣太君，後來晉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的太君。自從那家裏式微的時候，就用儉約治她的家庭，後來常不使過度，說道：「我兒不能苟且迎合在世上，儉約菲薄，所以豫備居患難呢。」（述父之官階，母之封誥。）

後來修貶夷陵的地方，太夫人談笑如常道：「你家本來貧窮的，我過着也覺得慣了；你能夠安於這種生活，我也安了。」自從先父亡了的二十年，修方才能夠俸祿去養親，再隔十二年，在朝上做官，方才得到贈封我的雙親，再隔十年，修做了龍圖閣直學士，尚書省吏部郎中，留守南京，這時太夫人因病，死在衙門裏，享壽七十二歲。再隔八年，修以不才，做了副樞密院使，就此參知政事，再隔七年，才罷。自從登文武二府以來，天子推了恩德，褒獎我的三代。因為從嘉祐年間到現在，逢着國家有大典，必定加以寵榮賞賜。（述己之政治生涯。）

先曾祖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先曾祖母，累封楚國太夫人；先祖，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先祖母，累封吳國太夫人；先父，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先母，累封越國太夫人。現在皇帝方才即位祀天，先父賜爵做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太夫人。（敘祖宗三代褒錫之封典。）

於是小子修哭着并且說道：「唉！爲善沒有不報，卻遲速有不同的時候；這是道理上的常情呢！我的祖宗，積了善事，成就德行，應當享受那隆盛。雖不能自己親自享受，但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的寵命，也足以表見在後世，庇廕他的子孫了。」於是列序世代的家譜，詳細地刻在碑上；後來又載我先父崇公的遺訓，太夫人的所以教我，和有所等待於我的，一起揭示在墓上，使人家知道小子修的德薄能鮮，遭逢了好的時候，竊取官位，卻能夠幸而保全大節，不辱沒他先人的；實在是有所從來的呢。熙寧三年……男……修表。（結出己之立身，本於先澤，最爲得體。）

管仲論

蘇洵

管仲^①相威公^②，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③。其禍蔓延，訖簡公^④，齊無寧歲。一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⑤；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⑥，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⑦；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⑧。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

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於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一五伯。○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爲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尙有老成存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一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鮪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

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
 *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
 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註釋】 ①管仲，穎上人，名夷吾，字仲，諡敬。 ②即桓公，宋避欽宗諱，作威。 ③撰，排斥。 ④管仲死四句，豎刁、桓公幸臣。易

牙，名巫，善調味。開方，衛公子。蘧，音烘，諸侯死。五公子，公子武孟、孝公昭、昭公潘、懿公商人、惠公元。 ⑤簡公，名壬，為田常所弒，復三

傳而姜氏滅。 ⑥鮑叔，名牙，管仲因鮑叔之薦而得用。 ⑦四凶，堯時四奸，共工、驩兜等是。 ⑧少正卯，魯大夫，心險行僻，孔子為

魯司寇，以其亂政，誅之。 ⑨仲之疾二句，管仲病，桓公問誰可為相者。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仲曰：「殺子以

適君，非人情，不可。」問開方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又問豎刁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 ⑩漢王陽得官，買禹

彈冠相慶，謂其可以引進也。 ⑪繫繫。 ⑫匹夫，庶人。 ⑬伯同，霸。 ⑭威文，齊桓督文。 ⑮狐偃，趙衰、先軫、陽處父。

⑯靈公，名夷卒，晉文公孫。齊孝公，即公子昭，宋襄公立之。 ⑰土牆倒，滿地泥。喻敗壞不可收拾。塗同泥。 ⑱即管子。

⑲賓胥無，齊大夫。 ⑳桓公問鮑叔何如？仲曰：「鮑叔為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誦。賓胥無為人好善，而不能以國誦。」 ㉑逆

知，料知。 ㉒誕謾，音但慢，欺誑。 ㉓吾觀句，史鮪，字子魚，衛大夫。鱣，音秋，薄伯玉，名瑗，衛大夫。彌子瑕，衛靈公幸臣。 ㉔西史

鮪將卒，命其子曰：「吾生不能正君，死無成禮。」置尸牖下。靈公弔，怪而問焉。子以告。靈公果進伯玉而退子瑕。 ㉕蕭何二句，

蕭何病，孝惠親自臨視，因問：「百年後，誰可代君者？」曰：「知臣莫若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

【語體】 管仲做齊桓公的宰相，霸諸侯，排斥夷狄，終他的一身，齊國富而且強，諸侯不敢反叛。管

仲死了以後，豎刁、易牙、開方用事，桓公死在叛亂中，五個公子爭奪做國君。那個禍殃便蔓延開來，一直

到簡公的時候，齊國沒有安寧的年歲。（先述管仲之功案，及罪案。）

說到事業的成就，不是成在成功的日子，大約必定有個成就事業的原因；禍殃的造成，不是造在造成的日子，也必定有個造成禍殃的預兆。所以齊國的能夠太平，我不說是管仲的功勞，卻說是鮑叔的功勞；等到他的變亂發生，我不說是豎刁易牙開方的不好，卻說是管仲的不好。這是爲什麼緣故呢？因爲豎刁易牙開方三個人，他們固然是亂人國家的人，但是用他的是桓公呢？有了虞舜，然後才知道放逐四凶；有了仲尼，然後才知道除去少正卯。那桓公是什麼人呢？但是使桓公能夠用這三人的，是管仲呀。管仲在病重的時候，桓公問他什麼人可以代做宰相？這個時候，我想管仲將要舉了天下賢明的人，來回答桓公；可是他的話，就不過說豎刁易牙開方三個人，是不近人情的人，不可親近罷了。唉！仲以爲桓公果然能夠不用這三個人的麼？仲和桓公相處已有好多年，也知道桓公的做人了嗎？桓公對於音樂，不能使之斷絕在耳朵裏；對於女色，不能使之斷絕在眼中；若不是這三個人，便不能夠滿足他的欲望。他起初的所以不用他們的緣故，只不過因有管仲罷了。如果一天沒有仲，那末三個人，可以彈彈帽子，互相慶賀了。仲以爲臨死的說話，可以縛住桓公的手足麼？齊國不怕有三個人，卻怕沒有仲。有了仲，那末三個人便是三個匹夫罷了。不是這樣，天下豈少三個人的一流人物麼？雖是桓公幸而聽了管仲的話，殺掉這三個人，但其餘的人，管仲能夠完全地去除他們麼？唉！管仲可說是不知根本的人了。

因了桓公的發問，薦天下的賢者來代理自己，那末管仲雖死，齊國並不是沒有管仲呀。那三個人有什麼可怕呢？儘管不說也可以的。（責管仲，暢論其罪，又爲設身置地代謀。）

五霸中間沒有比桓公與文公更盛的，文公的才略，並不比桓公好，他的臣子又都不及管仲，晉靈公的暴虐，不如齊孝公的寬厚。文公死了，諸侯不敢背叛晉國；晉國承了文公的餘威，還能夠做諸侯的盟主一百多年。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爲他們的君主雖是不好，卻尚有老成的人存在呢。桓公死了一敗塗地，這是一些也沒有疑惑的。他祇靠一個管仲，管仲卻已經死了。那天下未嘗沒有賢人，大約有好的臣子，卻沒有君上能夠用他的了。桓公在世，卻說天下不再有管仲的，我不敢相信呢。（晉有賢而強，齊無賢而敗，以見非天下無賢，正罪管仲不能薦。）

管仲的書中，有記他將死的時候，論鮑叔賓胥無的做人，並且各議論他們的短處。這是說他的心裏以爲這幾個人都不足以付託國家重任。然而那料他將死的時候，那麼他的書真是荒誕不經，不足以憑信了。我看史鱸因爲不能引進蘧伯玉，退除彌子瑕，所以有身後的諫議。蕭何將死，舉曹參來代理自己。大臣的用心，固然應當這樣的呢。想那國家因了一人興起，因了一人滅亡；賢者不悲傷他自己身子的死亡，卻憂愁他國家的衰弱。所以必定再有賢人出來，然後可以死。那管仲爲什麼死掉的呢？（據仲書以爲無賢，實不足信。又引史鱸、蕭何二人臨歿時進賢切證，尤見透澈。）

辨姦論

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一昔者，山巨源見王衍，^④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⑤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忤不求，與物浮沈，^⑥使晉無惠帝，^⑦僅得中主，^⑧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⑨世，非德宗^⑩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⑪有未必然也。一今有人，^⑫口誦孔老^⑬之言，身履夷齊^⑭之行，收召好名^⑮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⑯、孟軻^⑰、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一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⑱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⑲

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一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註釋】

①見微知著，謂見先兆而知後果之明。

②月暈，月四周有昏氣則有風。暈，音運。

③礎，柱下石。柱礎生汗則有雨。

④山巨源，晉河內懷人名。濤，王衍，晉人，字夷甫。衍少時，山濤見之，歎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

⑤郭汾陽，卽郭子儀，唐華州人，封汾陽郡王。盧杞，唐清州人，字子良，貌醜而有口才。當時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惟杞至，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遺類矣。」

⑥不忤二句，言不害人，不貪財，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遺類矣。」

⑦與世俯仰，忤，音置，害也。⑧惠帝，名衷，武帝之子。⑨中主，中庸之君。⑩眩，音炫，惑也。⑪唐德宗，名适，代宗之子。⑫容，猶或也。

⑬今有人，暗指王安石。⑭孔老，孔子，老子。⑮夷齊，伯夷，叔齊。⑯顏淵，孔子弟子，名回。⑰孟軻，卽孟子。

⑱異趣，志趣各別。⑲澣，音緩，洗去衣垢，或作浣。⑳囚首，謂首不櫛，如囚。喪面，謂面不洗，如居喪。㉑慝，音忒，惡之匿於心者。

㉒豎刁，易牙，開方，春秋齊國之亂臣。㉓二子，王衍，盧杞。㉔孫子，卽孫武。㉕赫赫，盛貌。

【語體】

事情有必到這個地位，道理有本來這樣的。只有天下沉靜的人，才能夠看見細微的先兆，就知道顯著的後果。月亮的四周有了昏氣，就要起風；柱石上面潮濕了，就要降雨；這是人人知道的。

人事的變易，理勢的相循，它的疏闊難以知道，變化不可測度的地方，那裏比得上天地陰陽的事情，但是賢者有所不知，這緣故是什麼呢？因為喜歡憎恨的念頭亂他的中心，並且利害關係擾着他的外面呢。（首三句冒起全篇，以下申說其意。）

從前山巨源見了王衍道：「誤盡天下蒼生的，必是這個人啊！」郭汾陽見了盧杞道：「這個人得志，我的子孫沒有遺類了！」從現在講起來，這個道理，確有可見的地方。照我看來，王衍的做人，容貌言語，本有可以欺世瞞人，並且盜竊名譽的，然而不害人，不貪財，隨着世俗沈浮，假使晉朝沒有惠帝，僅得中庸的人主，雖有千百個王衍，也何從而去擾亂天下呢？盧杞的姦險，固然是足以敗國；然而他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驚動人家，說話不足以炫惑世上，不是唐德宗的鄙陋昏暗，也怎麼能夠用他呢？這樣講來，二公的料王盧二人，也許有不對的呢。（引證古人，以見雖理有固然，非事所必至。）

現在有一個人，嘴裏講着孔老的說話，一身學了伯夷叔齊的品行，搜羅一般好名的士人，和不得志的人，互相捏造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再生出世。但他的陰賊險狠，和人家有各別的志趣。這是把王衍盧杞合做一個人了，他的禍患難道可以講得盡麼？（暗指安石，言其合王盧為一，其禍可以斷言。）

說到面上齷齪了，不忘記洗去；衣裳污穢了，不忘記洗滌；這是人的真情。現在卻不是這樣：穿了臣

塵穿的衣裳，喫了豬狗喫的東西，頭不梳，面不洗地講着詩書；這難道是他的天性麼？大凡事情的不近人情的，少有不做大奸人的；像豎刁、易牙、開方這一類人就是了。拿了蓋世的名譽，去濟他沒有發生出來的禍患；雖有願治的君主，好賢的宰相，還要推舉並且用他。那麼他爲天下的禍根，必是這樣，可以沒有疑問的；非但是王廬二人的可比呢！（明譏安石不近人情，係從常情勘出至姦，所謂見微知著。）

孫子道：「善用兵的人，沒有赫赫的功業。」假使這個人不用，那末我的說話過分了，這個人卻有不遇的嘆息，人家那裏知道禍患的到這樣呢？不是這樣，天下的人將受他的禍患，而我得了知言的名譽，真是可以悲傷的呢！（言寧願安石不見用，不願其用，而獲知言之名。）

心術

蘇洵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一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一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

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一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①而聽命，夫安得不愚^②？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一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③，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於蜀中^④，非劉禪^⑤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一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一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⑥。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⑦之，使之疑而卻。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⑧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⑨，變色而卻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⑩而按劍，則烏獲^⑪不敢逼；冠胄衣甲，據兵而

寢，^①則童子彎弓^②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③，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一

【註釋】^①泰山、東嶽。 ^②麋鹿句，麋讀若迷，似鹿而大者，其馳甚速。瞬音舜，目動。 ^③上古與尙通，崇尚。 ^④怒，奮發。

^⑤烽燧，古有寇警，舉火爲號。 ^⑥斥候，設土堡以探敵情。 ^⑦犒，餉軍。優游，閒暇自得貌。 ^⑧委己，委身。 ^⑨鄧艾句，鄧艾，三國棘

陽人，字士載，以繩懸物使下墜。後漢熒興元年，魏將鄧艾伐蜀，自陰平道入，鑿山通道，至爲艱險。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

攀木緣崖進。 ^⑩劉禪，劉後主。 ^⑪校同較，計較。 ^⑫暴音曝，露。 ^⑬籊擊馬策。 ^⑭蜥蜴音錫亦，爬蟲類，俗名四脚蛇。

^⑮祖襦，露臂襦，音錫。 ^⑯烏獲，古勇士。 ^⑰謂按兵器而臥。 ^⑱彎弓，引滿其弓預備發矢。 ^⑲形固以形勢自固。

【語體】 做將官的道理，應當先治心。泰山倒在前面，卻是面色不變，麋鹿跳出在左面，卻是眼珠

不動；然後可以制服利害，對待敵人了。（爲將當先治心。）

凡用兵要講義氣；凡不義的，雖有利益引誘，不被動搖。不是一動的就有什麼利害，卻在將來用兵的時候，要手足有所不能安置呢。大概只有義可以奮起士卒，士卒因爲義氣奮激，可以用他百戰。（舉兵當知尙義。）

大凡戰爭的道理：沒有戰爭的時候，先養它的財力；將要戰爭的時候，先養它的力量；已經戰爭的時候，便要養他的勇氣；既經勝了，便要養他的心。謹慎烽火，嚴密探伺，使耕稼的人，沒有什麼顧忌，這所以養他的財力；豐盛的犒賞，叫他安閒自得，這所以養他的力量；逢着小勝，格外急迫，小有挫折，要再接再厲，這所以養他的勇氣；用人不讓他所要做的是盡情做去，這所以養他的心。所以士卒常常含蓄

他的奮激，懷藏他的欲望，而使之不盡；奮激不盡，便有餘勇，欲望不盡，便有餘貪。所以雖併吞天下，他的士卒卻並不厭戰；這是黃帝的所以經了七十戰，兵士卻並不疲殆呢。不去養他的心，一次打了勝仗，便不能用了。（議戰當知所養。）

凡是做將的，要謀略精強，號令嚴明；凡是士卒要愚笨，謀略精強了，便不可以測度；號令嚴明了，便不可以侵犯；所以士卒都委身來聽命；這那得不要他們愚笨呢！士卒愚笨了，然後可和他們一同死生。（將欲智而嚴，士欲愚。）

凡是兵士的行動，要知道敵人的主體，知道敵人的將官，然後可以冒險發動。鄧艾把繩掛着兵從陰平偷渡到蜀中，不是劉後主的昏庸，那末百萬的兵，可以坐縛了；他自然有所輕視，才敢冒險發動的。所以古時的賢將，能夠拿兵來嘗試敵人，卻又能夠拿敵人來自己嘗試；所以去就可以決斷。（賢將須知敵而後動。）

凡是做主將的方術：明白了道理，然後可以起兵；明白了形勢，然後可以加兵；明白了方略，然後可以用兵。明白道理，便不屈辱；明白形勢，便不喪氣；明白方略，便不窮盡。見小的利益，不給它所動；見小的禍患，並不躲避；因小利和小患，不足以辱沒我的才能；那然後可以支持大利大患。只有那保養才能，并且自愛的，才能無敵於天下。所以一忍可以支持百勇，一靜可以制住百動。（主將當知理勢節三者。）

兵卒有短長的地方，敵人和我是一樣的。敢問我的所長，我出來用他，他將不和我校量。我的所短，我隱蔽藏匿他，他如果定要和我角鬪。那麼怎樣呢？說道：「我的所短，我抵抗着完全拿出來暴露它，使他疑心，有所顧忌。我的所長，我隱藏涵養它，使他狎習而墮我的術中。這是運用短處長處的方法呢。」

（主將當善用長短之術。）

善用兵的人，使他無所顧忌，有所倚靠。無所顧忌，便知道死的不足惜；有所倚靠，便知道不至於必定失敗。拿了尺寸的馬鞭，去抵擋猛虎，奮然叫喊，拿了鞭子去追逐牠；空手碰着四腳蛇，變了面色退步不前；這是人的常情呢。明白這個道理，便可以領兵了。露了手臂，拿一柄劍，那末烏獲不敢相逼；穿了甲冑，按了兵器睡覺，那末童子也可以拉弓殺他了。所以善用兵的人，用形勢來自己堅固；要是能夠用形勢來堅固的，便力量有餘了。——言有備無患之道。——按：本篇各節自爲段落。但先後層次分清：由治心而養士，而審勢，而出奇，而守備。）

張益州畫像記

蘇洵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足，變且中起。既不可以文令。」

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一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閒，其命往撫朕師！乃推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一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一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鼓，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絜以生，惟爾父母。一旦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礎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

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鄰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小大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闈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象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註釋】①至和、宋仁宗年號。②妖言、不經之言。③朋與、羣起。④文令、言以文教令之感化。⑤武競、言以武力與之

爭競。⑥張方平、名詠，時爲益州刺史。⑦歸屯軍、使戍守之兵歸。⑧蜀人二句、時謠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益州，乃調兵築

城，民大驚擾。朝廷發陝西步騎兵仗戍蜀，詔促方平行。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

始造此謠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⑨淨衆寺、在成都縣西北，一名萬福寺。⑩眉陽、眉山人，故稱眉陽。⑪敲

音欺，不平。⑫油然、和謹貌。⑬繫音伊，維繫。⑭謂蜀人性情無定，易于引之爲亂。⑮重足、重足，懼之甚也。重足，疊

足而立，不敢前進；屏息，藏其氣，似無聲息。重平聲，屏音丙。⑯礎、同礎，砢，斫木之具。漢書：「身伏斧質。」注：質，卽礎。⑰齊魯

皆文教興盛之地。⑱齊民、平民。⑲詰、問也。⑳詰、禁止。㉑南京、宋建宋州爲南京，亦曰應天府，今河南商邱縣。

⑳屬、同囑，付託。㉒乘、相聯屬。㉓祚、位也。㉔西人、指蜀人。㉕嘻、驚懼聲。㉖蠶、音毒，大旗。舒舒、寬緩貌。

㉗暨、果毅貌。㉘于子、行閉暖貌。㉙讖、音俄，妖言。㉚條、音挑，枝落。詩：「蠶月條桑。」滌、酒掃。詩：「十月滌場。」

㉛駢、並茂。㉜淵、淵擊。㉝媚、媚，美好。㉞圍、圍，圍房。閑、閑，自得貌。㉟哇、音娃，小兒學語。㊱芄、音蓬，

長盛貌。㊲倉庚、藏穀之處。在邑曰倉，在野曰庚。㊳崇、崇，高大貌。㊴股、肱，喻君之卿佐。㊵嚴、嚴，高峻貌。㊶廡

音武，堂下周屋。㊷纓、冠系，所以結冠之。

【語體】至和元年的秋天，蜀人傳說有寇賊到邊境了。守在邊境的軍隊，夜裏呼喊起來，因此野

裏沒有居住的人家了。謠言流傳開來，京師震動恐懼。方才命令選擇元帥。天子道：「不要延誤，養成亂

子，不要激他生變。雖是許多的議論一同起來，我的意志自有決定。如果外面的亂子，沒有平定，裏面還

要生着變亂。既不可單用文教來感化，又不可單用武功來爭競。只有我的一兩個大吏，那一個能夠介

乎文武的中間，那可以去鎮撫我的兵士。」就大家推舉道：「張公方平這人，可以勝任的。」天子道：「好

的。」張公把親老不能遠行的話來辭謝，天子不准，就此出發。（敍張公奉命撫蜀。）

冬十一月到蜀地。到的一天，就召回戍守的兵，撤除守備的官，差人對縣郡的長官說：「寇賊來，有我在，無需你們勞苦的！」明年正月元旦日，蜀人互相慶賀，像從前一樣，竟沒有什麼事情。又到明年正月，互相商量着說：「要留公的畫像在淨衆寺。」公不能禁止。（敍張公政績及蜀人留像。）

眉陽蘇洵對衆人說道：「沒有亂，是容易治理的；既經亂了，也容易治理的。有亂的樣子，沒有亂的形迹，是叫做將亂。將亂是最難治；既不可因有亂而急迫，又不可因無亂而放鬆。那元年的秋天，像器具的傾側，沒有掉到地上。只有你們的張公，安坐在牝旁邊，顏色不變，慢慢地起來扶正他。既經扶正了，很和順地退下來，沒有驕矜的容貌。替天子治理小百姓而不倦的，只有你們的張公。你們靠着他的生活，是你們的父母官。（先言張公坐鎮之得體。）

「并且公曾經替我講：『百姓沒有一定的性質，只要看上面的人對待的方法。人家都說：『蜀人的性質多變亂。』那麼就把待盜賊的心意來待他們，拿管理盜賊的法律來管理他們。裹足不前，屏藏氣息的百姓，卻拿鎡和斧鉞去號令他們；那麼百姓方才忍心拿父母妻子的所仰望靠託的身體，棄掉了去做盜賊，所以每每要大亂。大概約束他用禮節，驅策他用法律；只有蜀人是容易。至於急迫了他們發生變亂，雖齊魯也是這樣。我把待齊魯人的來待蜀人，那蜀人也自己把齊魯的人待他們自身了。至

於那任意在法律的後面，用威權來脅迫良善的平民，我不忍做的呢！啊！愛蜀人的深，待蜀人的厚，從公以前，我不曾見過的。大家聽了，都再拜叩頭道：「對的。」（敍張公言稱道張公，實亦回護蜀人。）

蘇洵又說道：「公的恩德在你們的心裏，你們死了，在你們的子孫；他的功業在史官，何必要拿畫像來表示不忘呢？並且公的意思不要，卻怎麼好呢？」大家都道：「公那是何在乎此？雖是這樣，在我們的心裏終有些放不下呢。現在那平居的時候，聽得一件善事，必要問這個人的姓名，和他鄉里的所在，一直到他的長短大小美醜的形狀；甚或要問他生活的嗜好，來想見他的做人；史官卻也寫他在傳上。這意思想叫天下的人，思念在心裏，便存他在目中；存他在目中，所以那思念在心裏的堅固着。這樣看來，畫像也未始沒有一些幫助哩。」（借問答，述出留像之意。）

蘇洵不能禁止，就此替他做篇記。公是南京人，做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稱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以囑託的。接着做一首詩道：「天子在位，歲在甲午的一年，蜀人傳說，有寇賊在邊境。朝廷有許多武臣，謀士好像雲一般的多。天子道：『唉！』教我張公去！公從東面來，旌旗大纛，寬大的樹立着，蜀人聚了觀看，或在弄中，或在路上。說公的相貌很是果毅，公的行動，很是閒暇。公對蜀人說：『安你們的家室，不要造謠言，謠言是不祥的。仍舊去做你們常做的事情；春天你們去採桑，秋天你們去掃你們的草場！』蜀人叩頭，把公當做父兄。公在西園，草木很茂盛的；公宴他的僚屬，擊着淵淵的鼓聲。蜀人來看，祝公的

萬壽無疆；有美好的女子，在閨房裏安閒自得；有小兒咿啞的學語，也有已經能夠講話的。從前公沒有來，大家認爲要把他們拋棄了。如今禾麻芄芄的繁盛，倉廩崇崇的高大。唉！我們的婦人孺子，快樂這年歲的豐盛。公在朝廷，做天子的輔佐。天子說：『回來，』公怎敢不奉命。築個高高的堂，有廊有庭。公的畫像掛在中間，着了朝服，冠上縛着長纓。蜀人互相勸告，沒有敢淫逸荒廢的。公回到京師，公的像卻在堂上。』（述作記之故。系詩一結，更有餘韻。）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軾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一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一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臯陶爲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

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堯曰：『不可。』」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臯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一。嗚呼，盡之矣！一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之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一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一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一

【註釋】

○哀矜、哀憐；懲創、寓規戒於賞罰之意。

○吁俞、吁，疑怪聲；俞，應詞。

○歡休、和善；慘戚、悲哀。

○呂侯、周穆王之

臣，一作甫侯，爲司寇，穆王用其言，作刑以誥四方。

○祥刑、書經呂刑篇：「告爾祥刑。」

刑而謂之祥者，卽刑期無刑之意，故其祥

莫大焉。⊖斷音鍛，決斷。⊕惻然，悲痛貌。⊗賞疑從與，言與賞而疑，則寧可與之。⊘罰疑從去，言當罰而疑，則寧可去之。

⊙⊕臯陶、臯同臯，陶音搖。土獄官。⊙⊖四岳，唐堯之臣，羲和之四子，分掌四方之諸侯，故稱四岳。⊙⊗鯀，禹父名，四凶之一。

⊙⊘方命，逆命；方，俗作妨。圮族，猶言敗類。圮音痞。⊙⊙罪疑惟輕，言罪可疑者，則從輕以罰之。功疑惟重，言功可疑者，則從重以

賞之。⊙⊕不經，違反常道。⊙⊖忍人，謂性情很戾之人。⊙⊗社，音恥，猶喜也。⊙⊘過，速也。⊙⊙沮，止也。⊙⊕已，停止

或消除。⊙⊖褒貶，贊美之曰褒，誹刺之曰貶。

【語體】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的時候，爲什麼愛民這樣的深，憂民這樣的切，卻看待天下的人，用

君子長者的道理呢！有了一件善事，就去賞他，又去吟咏歌唱嗟嘆他，這是贊成他的起初，并且勉勵他

的終結。有了一件不善的事，就去罰他，又去哀憐懲戒他，這是教他改過失，并且開他自新的路；所以他

的嗟嘆應許的聲音，和善悲哀的情狀，見在虞夏商周的書上。（總冒以詠歎起，次即言盛時之忠厚。）

成康既經歿了，穆王立，那周道方纔衰微；然而還命他的臣子呂侯，去告訴人家，刑期無刑，是莫大

的祥瑞。他的說話替百姓憂戚，卻不傷害百姓，雖有威嚴，卻不怨怒百姓。慈愛的心思看待百姓，卻能決

斷。常有悲痛地哀憐無罪的心；所以孔子還說有可取的地方呢。（至衰世而忠厚猶存。）

據傳上說道：「賞他有疑心，情願給他，所以推廣恩德呀；罰他有疑心，情願不罰他，所以慎重刑罰

呀。」當堯的時候，臯陶做獄官，將要殺人，照臯陶的意思，要三次殺他了，堯卻說赦他三次，所以天下

人，怕臯陶執法的嚴厲，卻喜歡堯用刑的寬大。四岳道：「鯀可以用的。」堯道：「不可以，因爲鯀違背命

令，又是敗類。」後來說道：「姑且試用他！」爲什麼堯的不聽臯陶的殺人，卻去聽四岳的用鯀呢？那麼，聖人的意思，大約也可以見得了。書經上道：「罪有疑心的，從輕發落；功有疑心的，從重賞賜。與其殺沒有罪的人，情願給他生路，受失刑的責備。」唉！說話已盡在這裏了。（引經以見古時刑賞之忠厚。）

可以賞，可以不賞的，賞他過了仁；可以罰，可以不罰的，罰他過了義。如果過了仁，還不失做個君子，過了義，便流入到做個殘忍的人。所以仁可以過的，義不可以過的。古時賞賜不用爵祿，刑罰不用刀鋸。賞他用爵祿，是賞賜的道理，行在爵祿的所加到的，卻不行在爵祿的所不加到的；刑罰用刀鋸，把刑罰的威嚴，施在刀鋸的所及到的，卻不施在刀鋸的所不及到的。先王知道天下的善事，不能件件賞到，并且爵祿也不足以去勸勉他們呀；知道天下的惡事，不能件件罰到，并且刀鋸也不足以去制裁他們呀；所以有了疑心，便歸他到仁愛的方面；把君子長者的道理來對待天下，使得天下的人，互相一同都歸到君子長者的道理。所以說，忠厚的心到了極點呢。（暢發題旨，至理名言。）

詩經上道：「君子見賢人的話，如果喜而聽從他，禍亂庶幾快要停止；君子見讒人的話，如果怒而責罰他，禍亂也便快要停止了。君子的對於消滅禍亂，豈有奇異的方法治理麼？也不過得當他的喜怒，不失于仁道罷了。春秋的意義，立法貴乎嚴厲，卻是責備人家，貴乎寬大；照褒貶的規則，來制定賞罰，也是忠厚的心到了極點呢。（引詩引春秋，亦見同歸於忠厚。）

范增論

蘇軾

漢用陳平[○]計，閒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一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一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閒無疑之主哉？一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子冠

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一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註釋】

○陳平，漢陽武人，事高祖，屢出奇計，封曲逆侯。

○聞疏句，君臣，卽項羽與范增。楚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患之，乃出

金四萬斤予平，平遣人宣言亞父囚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爲一，滅項氏而分其地。項王疑，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進，見楚使，伴

驚曰：「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使歸報項王，果大疑。○項羽，秦末下相人，名籍，與劉邦等破秦，自立爲

西楚霸王，旋爲劉兵困于垓下，自刎死。○范增，居鄆人，年七十，輔項羽霸諸侯，尊爲亞父。後羽信漢陳平反間計，疎增，增憤而歸，

病卒。○彭城，徐州，卽今江蘇銅山縣。○疽，癰疽。○蘇子，東坡自謂。○勸羽句，鴻門之宴，增以玉玦示羽者三，羽不聽。又使

項莊舞劍，項伯與對舞，翼蔽沛公。沛公，卽漢高祖。○知幾句，見易繫辭。知幾，預知事之幾微。幾，音機。○相彼雨雪二句，見詩小雅。

霰，雪珠。○羽殺卿子冠軍，義帝以宋義爲上將軍，號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羽因晨朝，卽帳中斬之。○陳

涉之得民二句，陳涉初起兵，以爲秦二世不當立，公子扶蘇在外，百姓素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

之，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立楚懷王孫心，范增說項梁立楚後，梁求懷王孫心於民間，立爲

楚懷王。○弑義帝，義帝卽楚懷王孫心，羽令九江王英布擊殺於江中。○入關，楚懷王孫心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沛公

先入及項羽定河北而西，沛公守關，羽攻破之，使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因識卿子冠軍句，齊使者高陵君顯言於楚王，宋義知兵，乃召宋義與計事，大悅。因置爲上將軍，稱人衆人。 ①項梁下相人，楚將項燕子。項籍季父。 ②比肩並肩。救趙之時，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故云比肩比音昇。

【語體】漢用陳平的計策，離間疏遠楚國的君臣。項羽疑心范增和漢王有私心，稍稍削奪他的權柄。范增大怒道：「天下的事情大定了，君王可以自己去辦理！情願乞賜骸骨，還到士卒行伍裏去。」沒有回到彭城，背上的疽發便死了。（先敍范增因被離間而去項王。）

蘇子道：「范增的去是好的；如果不去，項羽必定要殺死范增。但是祇恨他不能早早的去罷了！那麼應當因爲什麼事情而去呢？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到底爲了這件事失掉天下。應當在這時候去麼？說道：「不對。」增的想殺死沛公，是人臣分內的事情呢？羽的不肯殺，還有人君的度量呢？增爲什麼要因着這件事情去呢？易經上道：「知道幾微的事，那就算神明麼？」詩經上道：「看那降雪的時候，先集合的只有細微的雪珠。」增的去，應當在羽殺卿子冠軍的時候哩。（言增不能早去。）

陳涉的能夠得着民心，因爲假借了楚將項燕和秦太子扶蘇的名義。項氏的興起，因爲立了楚懷王的孫子心；而諸侯叛他的緣故，因爲弑了義帝。并且義帝的立，增是主謀的人；義帝的存亡，豈只是楚國的盛衰，也是增的所與他共受禍福呢！沒有義帝死了，卻是增能夠單獨的長久存在的；羽的殺卿子冠軍，是殺義帝的預兆；他殺義帝，是疑心增的本原呢；難道一定要等陳平去離間麼？大凡物類必定自

已先腐敗，這才蛀蟲生出來；做人一定自己先疑心了，這才讒言可進來。陳平雖聰明，怎能夠離開沒有疑心的君主呢？（言卿子冠軍、義帝、范增三人，去就最相關涉；推原出增去當在羽殺卿子冠軍時。）

我曾經論義帝是天下的賢主，單差沛公進關，不差項羽；識得卿子冠軍在衆人的中間，卻升他做上將；不是賢明，怎能這樣呢？羽既經矯命殺卿子冠軍，義帝一定不能忍受；不是羽弑帝，便是帝殺羽；這不必等聰明的人，才能知道的。增起初勸項梁立義帝，諸侯因此服從；中途卻把他殺了，不是增的本意呢。豈但不是他的本意，將要一定極力諫爭，卻是不肯聽從他的，不肯聽他的話，卻殺他所立的君主，羽的疑惑范增，必從這個時候開始了。（申說前羽殺卿子冠軍是弑義帝之兆；弑義帝是疑增之本。）

當羽殺卿子冠軍，增和羽平肩來事義帝，君臣的名分，沒有決定。替增計算起來，力量能夠殺羽便殺他，不能夠便離開他；這豈不是很堅決的大丈夫麼？增年紀已經七十，合便留，不合便去，不因這時候明白去就的分別，卻想靠了項羽來成功名，鄙陋得很了！雖是這樣說，范增是高帝所怕的呢！范增不去，項羽不亡；唉！增也是人中的豪傑呢！（代增處置，并責增不知幾，由於不明去就之分。結處贊歎。）

留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

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一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一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閒不能容髮，蓋亦危矣。一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哉？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主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一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

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一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敝。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是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一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註釋】

○卒然，匆遽貌。卒，同猝。

○子房，姓張名良，其先韓人。韓破，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

擊秦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軍，亡匿下邳。後佐漢高帝，滅秦平項，封子留。○圮，橋也。史記集解：「徐廣曰：東楚謂之圮。」老人，卽黃

石公，良爲老人納履，老人因出素書六篇授之。○刀鋸，古刑具。刀，割刑；鋸，削刑。鼎鑊，古酷刑，用以烹者。○賁育，孟賁、夏育，皆古

勇士。○因，乘也。孟子：公孫丑：「不如乘勢。」○荆軻，荆卿。燕太子丹，始爲質于秦，既自秦亡歸，怨秦王，欲報之。使荆軻以樊於

期首及督亢地圖獻秦王，因刺之。軻刺王未中，秦因伐燕拔薊，燕王喜走遼東，斬太子以獻。聶政，軻深井里人，爲嚴仲子刺殺韓相

俠累。○倨傲，倨傲驕慢；鮮腆，少厚重；卽是不爲禮。折挫也；挫辱之意。○楚莊王伐鄭，見左傳，宣十二年。○鄭伯，鄭襄公名

堅，祖露臂。○句踐，越王，會稽山名，在今浙江省紹興縣東南。被困後，越王句踐，天夫種之謀，使諸稽郢行成於吳。此言句踐

之能忍。○淮陰，韓信封淮陰侯。信破齊，請爲假王，漢王大怒。張良躡漢王足，漢王悟，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大史公，

漢司馬遷。○魁梧，壯大貌。

【語體】

古時所說英雄豪傑的人，必定有過人的節操。人情有所不能忍受的，像匹夫受了恥辱，

拔劍起立，挺身出來爭鬪；這不能算勇敢的。天下有大勇的人，忽然禍難臨頭，卻一點不驚恐，無緣無故

的去侵犯他，卻一點也不怨恨；這因他所挾持的很大，並且他的志向很遠呢。（能忍者之所爲——能忍不能忍，是一篇主意。）

子房受書於圯上老人，這件事情很是奇怪。但是也那裏知道不是秦朝的時候，有隱君子的出來試試他。看他所以微露那意思的，都是聖賢互相來警戒的意義。但世上的人不察，以爲鬼物，這也太過分了。並且他的意思，並不專在書上。（敍子房圯橋進履，及受書，以「老人非鬼怪，其意不在書」作翻案。）當韓國的滅亡，秦國正在興盛的時候，把刀鋸鼎鑊待天下的人。平時好好住着，無緣無故遭誅戮的，不能細細計算。雖有孟賁、夏育的勇武，也無所施展他的手段。講到執法太急的，他的鋒芒不可侵犯，而他的機會也不能利用。子房忍不住忿忿不平的心，用匹夫的力量，而趁着在一擊的中間。當這個時候，子房的不死，這中間細微得不能容一根頭髮，實在真也是危險得很了。（言子房不能忍。）

有千金的人子，不死在盜賊手中，是什麼緣故呢？他的身體可愛，而盜賊的不足以死他呢。子房用蓋世的才能，不做伊尹、太公的圖謀，卻特然出來做荊軻、聶政的計劃，僥倖得免，死裏逃生；這是圯上老人所替他着實可惜的呢。因此裝着驕傲不遜，自大輕人的樣子，去深深地挫折他；他如果能夠容忍呢，然後可以成就大事。所以說道：「孺子可以教訓的！」（言老人惜子房不能忍，故以忍造就之。是解釋上文意不在書。）

楚莊王伐鄭，鄭伯露着身，袒着衣，牽了羊來迎接。莊王道：「他的君主能居人下，必能信用他的百姓了。」就此赦免他。句踐的被圍困在會稽，而來做吳國的臣子，做了三年，沒有倦容。況且有報復仇人的志向，卻不能居人下的，這是匹夫的剛強呢。（再以鄭伯句踐之能忍爲證，說到匹夫之剛非大勇。）

圯上老人，以爲子房的才幹有餘，卻憂他度量的不足，所以深深地挫折他少年剛銳的氣，使他忍住小忿，來想成就大的計劃。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爲非有生平素來的認識，忽然碰着在草野中間，卻教他做僕妾的事，很和順地並不以爲怪的，這確是秦始皇的所不能驚動，項羽的所不能發怒呢。（極寫子房之能忍，以見其爲天下之大勇。）

看那高祖的所以勝，項羽的所以失敗的緣故，就在能忍和不能忍的中間罷了！項籍就因爲不能忍，所以百戰百勝，卻是輕用他的鋒芒；高祖忍耐着，養他的全鋒，等待項羽的疲敝；這是子房教他的呢。當淮陰侯破了齊國，就要自己做王，高祖動怒，現於言語面色。從這樣看來，還有剛強不能忍的氣，不是子房，那個能夠成全他呢？（說子房教高祖能忍而就大謀。）

太史公疑惑子房生得壯大奇偉，但是他的狀貌，卻像婦人女子，並不相稱他的志氣。唉！這就是所以叫做子房呢！（帶敘史記贊詞，以含蓄語作收。）

賈誼論

蘇軾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①。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一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②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③先之以冉有，^④申之以子夏。^⑤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⑥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⑦問曰：「夫子何爲不豫？」^⑧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一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⑨灌嬰^⑩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

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一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縈紆鬱悶，然有遠舉之志。其後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則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一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一愚深悲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謹其所發哉。一

【註釋】

○賈生，名誼，洛陽人。年二十二，漢文帝以爲博士，一歲中至太中大夫。繼因帝信舊臣絳灌等言而疏之，出爲長沙

王太傅。後拜爲梁王太傅。上治安策，終不見用。乃自傷死。年祇三十三。○言孔子周遊列國。○荆，卽楚。○冉有，孔子弟子，姓

冉名求。○申，繼也。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畫，齊邑，今山東臨淄縣。○公孫丑，孟子弟子。○不豫，不悅。○絳侯，卽周

勃，勃誅諸呂，迎文帝立之。帝至渭橋，勃上天子璽符，璽音徒。○灌嬰，封穎陰侯。與周勃平諸呂，立文帝。○浸漬，水以漸而入

內。○湘水，名，在今湖南，源出廣西。○屈原，名平，楚同姓。被譏，投汨羅江而死。○縈紆，言愁緒如絲之旋繞不已。

○①擡、同躍。○②因自傷哭泣，梁王墮馬死，誼哭泣歲餘亦死。○③遺俗，謂不合時宜，見棄于人。○④容、音銳，通也。智、聰明。○⑤苻堅，晉時前秦之主，爲五胡之最強盛者。王猛，晉北海人，字景略，少儻有大志。苻堅因呂婆樓以招猛，一見大悅，遂以國事任之。引此，卽以見漢文之不能用生。草茅，在野之稱。○⑥略有句，略，侵略。言苻堅信任王猛，國富兵強，滅前燕，取仇池，陷晉漢中，取成都，克前涼，定代地，得地有天下之半。○⑦狷介，謂耿介自持，不肯妄爲。狷，音絹。○⑧病沮，困敗。

【語體】不是有才學的難，所以自己應用才學的實在是難。可惜賈生是帝王的輔佐，卻不能自己應用他的才學呀。大概君子所取的來得遠，那末必有所等待；所成就的來得大，那末必有所忍耐。古時的賢人，都負了可以致治的才幹，卻到底不能行他萬一的；未必都是這時君上的不是，也許他自己做到這樣的呢。（一起立全篇主意，次卽申說賈誼不能自用其才。）

我看賈生的議論，如果照他的話做，雖在三代也怎能夠勝過他？得君王像漢文帝，還要因爲不用鬱死，那麼天下沒有了堯舜，就終究不能有爲嗎？仲尼聖人，周游天下的各國，如果不是大無道的國家，都想勉強扶助支持，希望有一天能夠行他的大道。將到楚國，先教冉有去，再教子夏去。君子想得他的國君，這樣的勤呢！孟子離開齊國，宿了三夜才出畫地，還說道：「恐怕王還要召我呢。」君子的不忍棄他的國君，這樣的厚呢！公孫丑問道：「夫子爲什麼不快樂？」孟子道：「現在天下的人除了我還有那個能夠治理呢？我爲什麼要快樂呢？」君子的愛他身體，這樣的周到呢。像這樣而不能用，然後知道天下的人，果然不足以和他們一同做事，卻可以沒有遺憾了。像賈生這人，不是漢文帝的不能用他，是

他的不能用漢文帝呢！（寫古聖賢用世之不苟，以見賈生欲得君甚勤，但愛君不厚，愛身不至。）

想那絳侯親自拿了天子的玉璽，去授給文帝，灌嬰連結兵馬幾十萬來決定劉呂的勝敗；又都是高帝的舊將。這是他們君臣相得的情分，豈祇是父子骨肉手足的情感，可以比得上呢！賈生是一個洛陽的少年，想要使他在一朝一夕的中間，盡棄他的舊臣，卻和新的，一同謀劃，這是已經很難了。做賈生的人，上面得他的國君，下面得他的大臣，像絳侯灌嬰的一等人，從容地漸漸地和他深深結交往來，使得天子不疑心，大臣不妬忌，然後可以盡天下逞我的意思所要做；不過十年可以得志。怎能夠在立談的中間，卻立刻要給人家痛哭呢！（先說賈生不善用才之故，次代爲劃策，責賈生治安策等之無謂。）

看他過湘江的時候，做一篇賦去弔屈原，愁緒像絲的環繞，鬱結不舒，躍然有遠圖的志向。後來因爲自己悲傷哭泣，竟弄到短命死了。這也是不善於處窮困的境地的呢！講到謀略的一次不能見用，那麼怎知道終究不能再用呢？不知道一聲不發的，等他的變化，卻自己殘害自己到這個樣子！唉，賈生的志氣大，卻是度量小；才學有餘，卻是見識不足呢！（言其不善處窮，即不能自用。又總斷其志大量小，才有餘，識不足，是不能用漢文之本。）

古時的人有高出世人的才能，必定有不合時宜的遺累；因此，不是那聰明通達，沒有疑惑的人，主便不能完全地任用他。從古到今多稱苻堅得王猛在草野的中間，一朝便完全斥去他的舊臣，卻單和

他計劃；那苻堅是一個匹夫，竟略得天下一半的地方，也許因為這個緣故吧。（借苻堅能用王猛，正歸過漢文不能用賈生。）

我非常悲傷賈生的志向，所以詳細評論他。也使得做人君的得到像賈生一樣的臣子，便知道他有耿介自持的節操，一不見用，便要憂憤悲傷，垂頭喪氣，不能再自己振作；但做賈生這樣的人，也要謹慎他所發的言行呢。（說出作論之本旨：人主當憐才，而人臣當謹其所發。）

鼂錯論

蘇軾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一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一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爲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一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

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一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一當此之時。雖無袁盎。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閒。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閒哉。一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註釋】

○謂不替他設法。

○期月。謂一年或一月。音基。

○循循。徐徐之意。

○量錯。漢潁川人。景帝立。爲御史大夫。

主議削七國。七國反。被誅。

○以誅錯爲名。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藉口誅錯。遂合

兵反。○天子不察。景帝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而身居守。袁盎素與錯有隙。因言惟斬錯。可以謝諸侯。帝遂斬錯東市。

○超世。超出世俗。

○龍門。山名。在陝西韓城縣東北。

○潰冒衝突。潰。水向旁決。冒。水逆行而上。衝突。喻水勢的直前。如入敵軍。

而突擊之。①七國，吳、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②捐、棄也。卽犧牲。③袁盎，字絲，楚人。④重遠，重去聲，難也。卽難遠。漢書，孔光傳：「上重遠大臣正議。」⑤泮，經火入水爲泮，音翠。礪，磨也。

【語體】 天下的禍患，最不容易做的，表面上是太平無事，實際上卻有不可測度的憂患。坐觀他的變亂，卻不替他想想辦法，那末恐怕要到不可挽救的地步。如果起來勉強做他，那末天下的人，慣常了太平的安逸，卻不來相信我。只有仁人君子豪傑的這種人，是能挺身出來替天下的人去冒大難，來求成就大功業。這本來不是勉強在一年一月的中間，那苟且求名的人，所能做得到呢。（暗說景帝時諸侯強大，錯建議削諸侯；又暗說錯非豪傑之士，是一篇總冒。）

天下太平，無緣無故地去發大難的開端，我去發動他，我能夠收住他；然後對於天下有說話來解說。如果事到臨頭，卻慢慢地想卸去他，使旁的人擔這責任；那末天下的禍患，必定聚集在我身上。（承前段仍暗說錯欲出身犯難，自居守而使天子將，致於受誅。）

從前鼂錯竭盡他的忠心，替漢朝打算，去減削山東諸侯的勢力。山東諸侯，一齊起來，借誅錯爲名，天子卻不去細察，都推在錯身上，就把錯殺了。天下的人，悲傷錯的因了竭盡忠心，卻受誅戮的禍；不知道錯實在有自取其禍的原由呢！（入事，並斷錯自取其禍。）

古時建立大事業的人，不但有超出世人的才能，也必有堅忍不拔的意志。從前夏禹的治水，鑿開

龍門，疏通大河，放那水到海裏。當他功業沒有成就的時候，大約也有水的旁決上冒，和橫衝直撞可怕的憂患呢。只不過能夠預先知道他必定這樣，事情到了，並不怕懼，卻慢慢地替他計算，所以能夠達到成功的地步。（借禹之治水作證，爲立論之據。）

七國這樣的強盛，卻要忽然去減削他們的勢力，那發生變亂，怎能夠去怪他呢？錯不在這時候去犧牲他的身子，替天下當着大難的要衝，去制吳楚的死命；卻打算自全的計策，想教天子親自領兵，自己住在後面防守。並且試問發動七國大難的人，是那一個呢？自己想求這名譽，怎能夠逃過那患難。因爲親自領兵的極大危險，和住在後面防守的極大安全；自己做了發難的禍首，反揀最安全的來做，卻留下天子去做那最危險的事情，這是忠臣義士，所以要憤怨並且抱着不平的呢。（指出錯不能徐爲之圖，不能前知其當然，禍發而不能收，是其被殺之由。）

當這個時候，雖沒有袁盎錯也未見得能夠免去這殺身的禍害。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爲自己想住在後面防守，卻使人主去親自領兵。照常情而論，天子本來已經難以忍受了。卻難於反對他的議論，所以袁盎的說話，能夠行使在這中間。假使吳楚反叛，錯能夠親身擔任這危險，成日成夜的磨礪着，領了兵朝東去等待他，使得不至於累及他的君上。那末天子將靠了他，毫無恐懼了，雖有一百個袁盎，怎能夠去離間呢？（言袁盎之說得行，皆錯自取；次又代錯計劃。）

唉！世上的君子，想求非常的功業，那末不要專門打算自己安全的計策。假使錯自己領了兵，去討伐吳楚，未必沒有功勞。只因爲他相信自己保全他的身子，於是天子心裏不舒服；奸臣能夠乘他的間隙，錯的所以自己保全的，就是他所以自己受禍的原因吧？（致惜錯之受禍，並以勉勵世之任大事者。）

上梅直講書

蘇軾

軾○每讀詩至鴟鵂，○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一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升斗之祿，○

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閒；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是。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一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註釋】

○軾，蘇東坡之名。

○鷓鴣，音蚩蚩，詩離風篇名，周公居東而作，爲鳥言以自比，以貽成王，明其忠愛王室之情。

○君爽，周書篇名，君者，尊之之稱，爽，音說，召公名，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夾輔成王，召公不悅周公，作此篇，以寓戒勉之意。

○記漢司馬遷撰。○厄，同阨。陳蔡，春秋時二國名。○顏淵，仲由，皆孔子弟子。○兕，音似牛之屬，頂止一角，其皮堅厚，可以製甲。

○病，害也。○管蔡，管叔名鮮，蔡叔名度，皆周公旦之弟。○歐陽公，歐陽修。○卽孟子與韓文公。○梅公，梅聖俞。

○飄然，瀟灑自得貌。○對偶，詩文之相對仗排偶者，聲律，詩賦最重聲律，故謂詩賦之屬爲聲律之學。○升斗之祿，言

官之小。○獲在第二，宋仁宗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梅聖俞時與共事，得公一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示文忠。

文忠驚喜，欲以冠多士，疑門下士曾子固所爲，乃置第二。○先容，爲人介紹掄揚之意。○請屬，卽請托，屬，同囑。○僥，

求也。○車騎，成隊的車馬。○尤人，怨人。○五品，官之等級。○溫然，和貌。○朴，同樸。

○尤人，怨人。○五品，官之等級。○溫然，和貌。○朴，同樸。

○尤人，怨人。○五品，官之等級。○溫然，和貌。○朴，同樸。

【語體】 軾每每讀詩到鴟鵂一章，讀書到君奭一篇，常常暗地裏悲傷周公的不遇。等到讀了史記，看孔子困厄在陳蔡的中間，絃歌的聲音，卻仍舊不斷；顏淵、仲由的一般學生，互相問答。夫子道：「不像兇，不像虎，卻趕到那曠野裏去，我道是不對麼？吾爲什麼到這樣？」顏淵道：「夫子的道很大，所以天下的人不能夠容納；雖是這樣，不能容納，也有什麼害處；並且不能容納，然後可以見得是君子。」夫子溫和地笑道：「顏回，如果你多財，我情願做你的家臣。」那天下雖是不能容納，但是他的學生，能夠自足而互相快樂這樣。於是才知道周公的富貴，實在還不如夫子的貧賤。像召公的賢明，管叔、蔡叔的親近，卻不知道他的心思；那末周公有什麼人，和他一同快樂這富貴；但是夫子的所和他一同貧賤的，都是天下的賢才，便也足以快樂在這上面了。（此書敘士遇知己之樂。首述周公有管蔡之流言，召公之不悅；不若聖人之徒足以自樂。）

軾在七八歲的時候，方纔知道讀書；聽見天下有歐陽公這人，他的做人，像古時孟軻、韓愈的一等人；卻又有梅公這人，跟他一同交游，和他上下那議論。後來到了壯年，方纔能夠讀他的文章詞賦，想見他的做人。想到他蕭灑地脫去世上塵俗的快樂，而自己能夠快樂他的快樂呢。剛纔學做對仗排偶詩賦的文章，求一些俸祿，自己量度無從進來，見在諸公中間；到了京師一年多，不會到他的門上。（以孔子比歐梅，以聖人之其徒自比。）

今年春天，天下的士人，多聚集在禮部考試；先生和歐陽公，實在親身來考試我們的。軾沒有自己想到，考中了第二。後來聽得人家說：先生愛我的文章，以為有孟軻的風格；而歐陽公也因我能夠不做世俗的文章呢，那錄取的原因，就在這裏。沒有左右的人先替我介紹揄揚，沒有親舊的人替我請求囑託；卻是在以前十多年的中間，聽他的名望，卻不能夠見一面的，一旦做了知己。退下來想着：人果然不可以苟且的富貴，但也不可以只是貪賤；有了大賢人，我去做他的學生，便也可以靠託了。如果求一時的僥倖，跟着成隊的車馬幾十個人，使得鄉里弄巷的小百姓，聚了觀看，並且贊美着歎息着；也怎能夠換這個快樂呢！（敍己不爲世俗之文，及歐梅之識拔，與己之遭遇及真樂。）

傳上說道：「不怨恨天，不怨恨人。」真是閒暇自得，可以過着了。先生的名望滿佈天下，但是官位不過五品；先生的容貌面色，溫順而沒有怒容；先生的文章，寬厚敦重樸實，卻沒有怨言。這必定有樂乎這種道理的呢！我願與聞這道理呢。（又以樂乎斯道專頌梅公。）

喜雨亭記

蘇軾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敵，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一予至扶風，之明

年始治官舍，^①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一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②其占爲有年。^③既而彌月，^④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一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⑤於野憂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一於是舉酒，^⑥於亭上，以屬，^⑦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⑧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⑨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一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⑩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民曰太守。^⑪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⑫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⑬太空冥冥，^⑭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一

【註釋】 ①志同誌。

②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周公陳天子之命，作嘉禾。

③漢武帝元狩

六年夏，得寶鼎於汾水上，遂改元爲元鼎元年。

④左傳：「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乃名其子曰僑如。」

⑤扶風漢郡名，在今陝西省，宋爲鳳翔府。

⑥官舍，衙署。

⑦岐山，在今陝西岐山縣東北，陽山南。

⑧占，就氣象以推測。有年，豐年。

彌月滿一月。⊕怵音下喜樂。⊖舉酒設宴。⊗屬音燭聚也。孟子梁惠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薦饑連歲不熟。⊙滋熾多且盛。⊙襦音儒短衣。⊙太守官名秦本名郡守宋以後改郡爲府故又以爲知府之稱。⊙造物與造化同謂創造萬物。⊙太空天也。天本積氣望之無際故曰太空。⊙冥冥遠空。

【語體】亭子用「雨」字取名，是記喜歡的意思呢。古時有了喜歡的事情，就來題物的名字，表示不忘記的意思。周公得了嘉禾，就來題他的篇名；漢武帝得了寶鼎，就來稱他的年號；叔孫打勝了敵人，就來取他兒子的名字；那喜歡的大小雖不同，他的表示不忘記卻是一樣的。（起處以亭名倒點出，引古作證。）

我到扶風郡的第二年，方纔治理官衙；做個亭子在堂的北面，又鑿個池在他的南面，引了流水，種植樹木，當做休息的地方。（先記作亭。）

這一年的春天，天下雨在岐山南面的麥田裏，推測起來，說是豐年的預兆。後來整月的沒有下過雨，百姓方纔因此憂慮。到了三月乙卯日，就下雨，甲子日又下雨，百姓以爲還不夠；丁卯日又下大雨，下了三天，方纔停止。（次記雨。）

官吏彼此在庭中慶賀，商人彼此在市上唱歌，種田人彼此在田野裏歡喜；憂愁的人因此愉快，患病的人因此痊愈；而我的亭子，恰巧在這時造成。（次記恰喜亭適成。）

於是在亭上備了酒，聚集了許多客人，並且問他們道：「五天不下雨，可以麼？」說道：「五天不下

雨，便沒有麥了。」「十天不下雨，可以麼？」說道：「十天不下雨，便沒有稻了。」「沒有麥，沒有稻，年歲就要鬧出饑荒來了。訴訟的案件多起來，強盜竊賊加增。那末我和你們幾個人，雖要想安閒自得，快樂在這個亭上，難道還能夠得着麼？現在上天不肯拋棄我們的百姓，方纔遭旱，就賜着甘雨，使得我和你們幾個人，能夠彼此安閒自得，並且快樂在這個亭上的，都是雨的賞賜呢！這又可以忘記的麼？」（以無雨的可憂，形出得雨的可樂。）

既經把「雨」字來題這個亭子，又接着做一首歌道：「如果天上落下珠子來，冷的人不能夠拿來做衣服；如果天下落下美玉來，餓的人不能夠拿來做米粟。下雨一連三天，是那個人的力量？百姓說是太守，太守沒有這力量；歸到天子，天子說不對；歸到造物，造物不肯拿來算自己的功勞；歸到太空，太空是渺渺茫茫的，我因此拿來題我的亭子。」（說出喜雨必志，志喜雨必於亭之故。）

凌虛臺記

蘇軾

國於南山^①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②，山者，莫近於扶風^③。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④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⑤之所爲築也。一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⑥杖履逍遙^⑦。

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一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臺，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荆棘，邱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一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不在乎臺之存亡也。一既以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註釋】○南山，卽終南山，一名秦嶺。今自甘肅通過陝西至河南陝縣以南諸山皆是。其主山在今陝西長安縣。○麗，附

也。○扶風，漢郡名，宋鳳翔府。○太守，郡守，卽知府。○凌虛，臺名，謂其突起空中，無所附麗。○陳公，名未詳。○逍遙，徜徉

自適。○髻，音計，挽髮而束之于頂。○恍然，所見不真切。○踴躍，上騰，踴，同踴。奮迅，奮起迅速。○從事，佐吏之稱。○翳，

音意，或衣，隱蔽。①②應音毀，毒蛇。③④祈年、泉臺，皆宮名。⑤⑥長楊，本秦舊宮，漢修飾之以備行幸。五柞，祀神之宮。⑦⑧仁壽，隋文帝建爲避暑之宮。⑨⑩九成，即隋之仁壽宮，唐太宗復修，而改此名。⑪⑫宏傑，詭麗，說宮的規模宏大，形式奇美。詭，音突。⑬⑭禾黍荆棘，喻草莽之地。⑮⑯夸，自大。通誇。

【語體】 住在南山的下面，宜乎像那起居飲食，都和山接近的了。四方的山，沒有比終南再高；而都邑附着山的，沒有比扶風郡再近。用最近去求最高，這在形勢上可以必得的。卻是太守所住的地方，不會知道有山呢。雖不是事情的所以損益他，但物理上有不當這樣的；這便是凌虛臺所以建築的原因呀。（凌虛而起，點出作臺。）

當牠沒有建築的時候，太守陳公，手中拿了拐杖，徜徉逍遙，在這下面，看見山嶺露出在樹木上面的，相連不斷，好像人的行在牆外，看見他的髮髻一般。說道：「這必有奇異可觀的。」使工人開鑿牠的前面，做個方池，就把這個泥土做個臺，臺的高度，只不過高出屋簷爲止。然後人家到這臺上的，恍恍惚惚，不知道臺的高，卻以爲山的上騰奮起出來的。公說道：「這應當稱牠『凌虛。』」來告訴他的佐吏蘇軾；並且求篇文章來記着。（敍未築臺之先，既築臺的情形，並點出名臺，及命作記。）

軾回答公道：「物的興廢成毀，不能夠預先知道的。從前的荒草野田，霜露的所蒙住隱蔽，狐蛇的所逃竄伏匿；當這個時候，那裏知道有凌虛臺麼？廢興成毀的事，互相循環到沒有窮盡；那末臺的再變做荒草田野，都不可以知道的呢！我曾試着和公登到臺上去一望：牠的東面是秦穆公的祈年、臺泉

兩宮牠的南面是漢武帝的長楊、五柞兩宮；牠的北面是隋文帝的仁壽宮，和那唐朝的九成宮。計算牠當時的興盛，規模的宏大，形式的奇美，建築的堅固，而不可搖動的，豈但勝過凌虛臺百倍呢！但是隔了幾代以後，想求牠彷彿的形像，就是破瓦壞牆，也沒有再存在的；早已化做禾黍荆棘，土阜田畝了，而何況是這個臺呢！（暢說廢興成毀，謂臺自無而有，是興成；自有而無，是廢毀。並舉其例，憑弔今古。）

想那臺還不能夠靠了長久，卻何況是人事的得失，忽然去忽然來的呢！而有的人想拿來誇耀世上，並且自己以為滿足，這便是差了。因為世上實在有可靠的，卻不在乎臺的存亡呢！（推進一步，託意有在而不說出。）

既經把這些話告訴了陳公，退下來就做了這篇記。（敘作記。）

超然臺記

蘇軾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餽糟啜醢，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一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於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

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哀乎！一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囿，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一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一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漚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一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一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一

【註釋】 ① 餹、音哺，吃。糟、酒糟。吸、嘗也。醜、音離，薄酒。 ② 錢塘，縣名，屬浙江；民國廢，併錢塘及仁和爲杭縣。 ③ 膠西，地名，卽

今山東膠縣及高密縣等地。 ④ 采椽，采亦作採，櫟木。以採爲椽，言其實素。 ⑤ 比，音界，每也。不登，年成不好。 ⑥ 充，滿；斥，見。言其

多。 ⑦ 杞菊，枸杞菊花，嫩苗可供菜蔬。 ⑧ 淳，音純，樸實。 ⑨ 安邱，高密，皆山東縣名。 ⑩ 葺，音緝，修補。 ⑪ 馬耳，常山，兩山均

在山東，諸城縣南。 ⑫ 盧山，在諸城縣東南，山陰有盧放洞，卽秦博士盧放隱居處。 ⑬ 穆陵，關名，在山東，臨胸縣南大峴山

上。 ⑭ 師尙父，呂尙，周武王尊之爲師尙父，齊威公，卽齊桓公，遺烈餘業。 ⑮ 濰水，源出山東莒縣西北之箕屋山，東北流經

諸城、高密、安邱，又經濰縣昌邑，入於海。 ⑯ 淮陰，漢韓信封淮陰侯，信伐齊，破楚將龍且於濰水，後爲呂后所害。 ⑰ 擷，音協，

捋取。 ⑱ 秫酒，高粱酒。 ⑲ 淪，音樂，以湯煮物，脫粟，糙米。 ⑳ 子由，軾弟蘇轍字。濟南，今山東歷城縣；時子由以陳州教授，

改著作郎，齊州掌書記。 ㉑ 超然臺名，在山東諸城縣北城上。

【語體】 凡是物類都有可觀的，苟其有可觀，一定都有可以快樂的，不必定要有怪奇偉大美麗

的呢。吃酒糟，嘗薄酒，都可以醉；果實蔬菜草木一類的東西，吃了都可以飽。照這樣類推開去，我到什麼

地方不能快樂呢？（樂字是一篇主意，一起便見超然。）

想那所以要求福而辭禍的，因爲福可以叫人歡喜，那禍可以叫人悲傷呢。人的欲望沒有窮盡，但

物類可以滿足我欲望的卻是有限。美惡的辨別在心中交戰，那去取的選擇，交橫在前面，那末可樂的

常少，可悲的常多了；這就叫做求禍而辭福。講到求禍而辭福，難道是人的常情麼？實在因爲物欲遮蓋

住了。那些游在物的裏面，卻不能游在物的外面的；物並不是有大小的啊，從他的裏面看出來，沒有不

高而且大的呢。他挾了高大來對我，我便常常昏亂反覆，好像在洞裏看人家的爭鬪，又那裏知道勝敗

的所在。所以橫生美惡的心，那憂戚和快樂出來了，豈不是大大地可以悲哀麼？（言遊於物之內，則因其美惡而生憂樂；遊於物之外，則無所往而不樂。）

我自從浙江錢塘移守到山東膠州。去了舟楫的安逸，卻嘗那車馬的勞苦；去了雕牆的美麗，卻居在櫟木做的房屋；離了湖山的大觀，卻行在桑麻的郊野。方纔到的時候，年歲每每不熟，盜賊滿在草野，訟案相連接的遞進來；那齋室廚房，索然無生氣，天天只吃杞菊一類的東西。人家固然要疑心我的不快樂了。但是我住了一年，卻是面貌加大，白的頭髮，一天一天的回黑起來。我既經快樂這裏風俗的純厚，而這裏的佐吏和百姓，也安於我這個拙笨的人啦。於是整理園囿，清潔庭宇，斬伐安邱高密的木材，來修補破敗的地方，當做暫時完備的計劃。那園的北面，靠了城來做臺的，已經舊了；稍為修理着，把牠刷新一下，時常互相登臺看望，放懷逞志着。（寫已之無往不樂；因樂作臺，又因臺而得樂。）

南面望馬耳常山，出沒隱現，又像近，又像遠；也許有隱君子在那裏麼？他的東面有盧山，是秦人盧敖所隱遁的地方；西面望穆陵關，隱隱地像城郭一般，姜太公齊桓公遺下來的功業，還有些存在着；北面俯下來望望瀛水，感慨地嘆息，懷想淮陰侯韓信的功業，卻弔他的不得善終。（登臺四望，憑弔古今，超然山水之外。）

這個臺高大並且安穩，深廣並且明亮，夏天風涼，冬天溫暖。下雪的日子，風月的夜裏，我未嘗不在

臺上，客人未嘗不隨着的，採了園中的菜蔬，拿了池中的鮮魚，釀了高粱的酒，煮了脫粟的飯來吃着道：「快樂啊！這種遊散呢！」（寫臺，寫人，並寫其樂。）

當這個時候，我的弟子由，恰巧在濟南，聽見了賦着詩，並且稱這個臺叫「超然」，因為看得出我的不論到那裏沒有不快樂的緣故；就是能夠游在物的外面呢。（點臺名，並結無往不樂，超然物外之意。）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①十年秋，彭城^②大水，雲龍山人張君^③之草堂，水及其半扉。^④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一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⑤而善飛；且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⑥；或立於陂田^⑦，或翔於雲表；暮則俵^⑧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一郡守蘇軾，時從賓佐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⑨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⑩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⑪蓋其

爲物，清遠閒放，超然于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一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遯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一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宛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閒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飽汝。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註釋〕 ①熙寧、宋神宗年號。 ②彭城、徐州。即今江蘇銅山縣。 ③雲龍山，在今銅山縣之南，張天驥隱居於此，故以爲號。

④扉、門戶。 ⑤馴、音旬，順從。 ⑥如、往。 ⑦陂田、山旁田。 ⑧音卑。 ⑨儀、音素，向。 ⑩挹、酌酒。 ⑪見、易、中孚、爻辭。 ⑫九臯、

水澤深處。言鶴之鳴於九臯，至爲深遠，而聲則上聞於天。二句見詩小雅、鶴鳴篇。 ⑬衛懿公好鶴，左傳：「魯閔公二年，狄人伐

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遂滅衛。」 ⑭酒誥、周書篇名。康叔封於殷之故都，其

俗受殷紂之化，民皆嗜酒，故周公以成王之命，作此戒之。 ⑮抑戒、即詩大雅抑之篇。衛武公年九十有五，作抑戒以自儆，故其

第二章云：「顛覆厥德，荒蕪於酒。」①劉伶，阮籍，劉伶，晉沛國人，字伯倫。縱酒放達，與阮籍、嵇康相善，嘗著酒德頌。阮籍，晉尉氏人，字嗣宗，嗜酒放蕩。竹林七賢，二人皆在其列。②逝世，避世。逝，同逝。③翻然，動貌。④矯然，高舉貌。⑤黃冠草履，農夫的冠履。葛衣，葛布爲之。鼓琴，彈琴。

【語體】熙寧十年的秋天，彭城地方發着大水，雲龍山人張君的草堂，水浸到他門的一半。明年春天，水退了以後，就遷到舊時住屋的東面，東山的脚下。登高一望，得着一個奇異的境地，就築個亭子在這上面。（先點作亭。）

彭城所有的山岡嶺四面圍合着，隱隱地好像一個很大的環兒，單缺他西邊一方面；那山人的亭子恰巧當他的缺處。在春夏相交的時候，草木茂盛得像連天一般；秋冬的月光雪色，千里一樣顏色。風吹雨下，其間或亮或暗，在一舉首一低頭的時候，有百樣的變化。山人有兩隻鶴，很是馴服，並且善於飛翔。朝晨便望了西山的缺處去放着。任他飛到無論什麼地方去，有時立在山邊的田上，有時飛翔在雲的上面；晚時便向東山歸來，所以叫牠放鶴亭。（寫亭外之景及亭名。）

太守蘇軾，時常同一般賓客、佐吏、僚屬、吏民，去見雲龍山人，飲酒在這個亭上，很是快樂。他酌了酒給山人喝，並且告訴他道：「你知道隱居的樂趣麼？雖是南面的君主，也不能夠換這個快樂呢！易經上道：『鶴叫在隱幽的地方，他的子會得和他。』詩經上道：『鶴叫在水邊深處，聲音能夠聽到天上。』因爲鶴的這樣動物，清遠閒放，超然在塵世的外面，所以易經和詩經，都拿來比做賢人君子和有隱德的

士人常常近着牠把牠玩弄，應當像有益而沒有害處了。然而衛懿公喜歡了鶴，便亡了他的國家。周公做酒誥來警戒康叔的民，衛武公做抑戒篇來警戒自己，以爲荒惑敗亂，沒有比酒再厲害的。然而劉伶、阮籍這等人，卻因喝酒保全他的天真，並且名譽傳在後世。（隱居之樂，南面王不易，是一篇綱領。次引鶴從上「名亭」來，引酒從上「飲酒」來。）

唉，做了南面的君主，雖然清遠開放像鶴的東西，還不能夠喜歡，喜歡了便要滅亡他的國家；卻是那一般隱居在山林，逃離世俗的人，雖喜歡那荒惑敗亂像酒的東西，還不能去害他，何況喜歡鶴呢。從這樣看來，那所有的樂趣，不可以同日而語的呢！（應上「隱居之樂」。）

山人聽了這一番話，很愉快地笑道：「真有這樣的呢！」於是就做了放鶴招鶴的歌道：「鶴飛去了，在西山的缺處，高高地飛着，朝着下面望呢，揀所安適的地方，收了羽翼動着，好似打算聚攏來。忽然見了什麼東西，高高的再飛到上面。單是一天到晚在澗谷的中間呀；嘴上啄的是青苔，腳上踏的是白石。」鶴歸來了，在東山的北邊。那下面有個人呢，黃的帽子，草的鞋子，穿了葛衣，坐着彈琴；自己種田自己吃呀，多下來的一起拿來喂你吃。歸來吧，歸來吧！西山不可以長久留着！」（歌放鶴及招鶴。）

石鐘山記

蘇軾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

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沉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之。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一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閒。擇其一二。扣之。硃硃然。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鵲。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閒。又有若老人歎。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一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

夜泊 ① 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一

【註釋】 ① 水經，書名。唐書藝文志：「桑欽水經三卷，一作郭璞撰，酈道元注。」 ② 彭蠡，即今江西鄱陽湖。 ③ 石鐘山，在江西湖口縣。 ④ 酈元，即酈道元，北魏范陽人，字善長。作水經注四十卷，頗為藝林所重。 ⑤ 音歷。 ⑥ 李渤，字潛之，唐洛陽人。元和中，遷江州刺史，治湖水，築堤七百步。 ⑦ 聆，聽也。 ⑧ 函胡，宮音，其聲弘大。 ⑨ 清越，商音，其聲清激。 ⑩ 枹，音字，鼓槌。 ⑪ 鏗然，金石聲。鏗，音坑。 ⑫ 元豐，宋神宗年號。 ⑬ 齊安，今湖北黃岡縣。 ⑭ 臨汝，今河南臨汝縣。時軾由黃州團練副使貶謫移汝州。 ⑮ 邁，字伯達，官終駕部員外郎。饒之德興，今江西德興縣。尉，官名，漢於縣置尉，其後歷代相沿。 ⑯ 湖口，今江西湖口縣。 ⑰ 碇，石聲。 ⑱ 絕壁，極高峭崖。 ⑲ 枹，鳥止曰枹。鶻，音骨，鶻鳥。 ⑳ 磔磔，音摘，鳴聲。 ㉑ 欸，音概，俗作咳。

⑳ 鵝，似鵝而頂不丹，頸嘴亦長。鵝，音貫。 ㉒ 噌吰，音增宏，司馬相如賦：「聲噌吰而似鐘聲。」 ㉓ 桴，音夏，裂縫。 ㉔ 澗澗，水動貌。澗，音淡。澎湃，波浪激動貌。 ㉕ 窾，音巧，穴也。 ㉖ 窾坎，擊物聲。窾，音款。鏗，音湯，樹鐘鼓音。 ㉗ 周景王，名貴，靈王子。無射，鐘名，律中無射也。射，音亦。 ㉘ 魏，賦子，晉大夫。歌鐘，樂器，即編鐘。 ㉙ 臆斷，音意，謂惡己意而武斷。 ㉚ 泊，音薄，停船。

【語體】 水經上說道：「鄱陽湖口，有一座石鐘山。」酈元以為下面臨了深潭，微微的風，鼓動波浪，水和石相擊着，好像撞大鐘的聲音。這個說法，人家常疑心的。現在拿鐘聲放在水裏，雖有大風浪，也不能叫牠有聲音，何況那石頭呢？到了唐朝的李渤，方纔去訪他的遺跡，得着兩個石塊在潭的上面，敲

起來聽牠的聲音，南聲弘大的像宮音，北聲清越的像商音。鼓槌停了，聲音還是騰起，餘下來的聲韻，慢

慢停歇，自以爲得着石鐘山命名的意思了。然而這個說法，我尤其疑心着。石的鏗鏗地有聲音的，到處都是這樣；卻單是這裏拿鐘來叫他，是什麼緣故呢？（世人不知石鐘命名之故，始失之簡，繼失之陋。）

元豐七年六月丁丑日，我從齊安乘了船行到臨汝；大兒子邁將要到饒州府的德興縣去做縣尉，送他到湖口，因此能夠一看所說「石鐘」的景緻。寺裏的和尙，差小童拿了斧斤，在亂石中間，隨意揀一兩塊去敲着，硃硃地我仍舊笑着卻不相信呢。到了夜裏，月色明亮，獨和兒子邁乘了小船，到絕壁的下。大石側面立着，有千尺的高，好像兇猛的獸，奇異的鬼，許多地排列着像要打人。山上所棲的鶻鳥，聽見了人聲，也嚇了飛起來，磔磔的鳴叫在雲霄中間。還有像老人咳嗽的聲音，並且在山谷中笑的。有人說道：「這是鶻鶻呢。」我的心驚動了想要回轉，卻有大的聲音發在水面上，噌吰不斷地像鐘鼓的聲音。舟人大嚇。我慢慢地去察看着，卻是山下都是石頭的縫，不知道他的深淺，小的波浪，到縫裏面去，出出進進，互相激動，纔發出這種聲音來。船回到兩山的中間，將要進港口，有一塊大石，當着中流，可以坐一百個人，中間是空的，並且有許多小洞，和風浪互相吞吐，有坎坎鏗鏘的聲音；和以前噌吰的聲音，互相應答，好像是奏着音樂呢。因此笑對邁道：「你知道這個道理麼？噌吰的聲音，是周景王的無射鐘；坎坎鏗鏘的聲音，是魏獻子的歌鐘；古時的人，不來欺騙我的事情，不是親眼看見，親耳聽得，卻憑自己的意思去武斷他的有和沒有，這是可以的麼？（敍與子邁親歷其境而實驗之，並不臆斷。）

酈元的所見所聞，大約和我相同，卻是說得不詳細；士大夫終究不肯把小船停在絕壁在下面，所以沒有能夠知道。而一般的漁夫水手，雖是知道這樣，然而不能說出他的道理，這世上的所以不能傳了。那鄙陋的人，竟拿斧斤敲着去求牠的聲音，自以爲得了實在的情形。吾因此記它，實在嘆酈元的簡略；並且笑李渤的固陋呢。（結出作記，破盡疑案。）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故申呂自嶽降，傅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閒。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一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竝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靡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

人主之怒，^①而勇奪三軍之帥。^②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一蓋嘗論
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③力可以得天
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④而不能回憲宗。^⑤之惑；能
馴鱷魚之暴，^⑥而不能弭皇甫鏞李逢吉之謗；^⑦能信於南海，^⑧之民，廟食百世；^⑨
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一始潮，^⑩人
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于文行。^⑪延及齊民，^⑫至於今號稱
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
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
不果。^⑬元祐^⑭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
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懼趨之，卜地。^⑮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⑯而廟
成。一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⑰於潮，不能^⑱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
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
之至，焄蒿悽愴。^⑲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⑳元年，

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

使歌以祀公。其辭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

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

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影不能望。作書詆佛譏君王，

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嶷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

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犧牲雞卜羞吾觴。於粲荔丹與蕉黃，

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註釋】 ①謂生不苟生。 ②謂死不苟死。 ③詩大雅：「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申，申伯；甫，即呂侯；故周書呂刑，禮記作甫。

刑。 ④莊子：「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說通悅。 ⑤浩然，盛大流行貌。 ⑥卒然，匆遽貌。卒，同猝。 ⑦良平，張良，陳平。

⑧賁育，孟賁，夏育。 ⑨儀秦，張儀，蘇秦。 ⑩東漢，光武中興，遷都洛陽，傳至獻帝而亡。 ⑪貞觀，唐太宗年號。 ⑫開元，唐玄宗年號。

⑬房杜，姚宋，房，房玄齡，唐臨淄人，富有謀略，累官尚書左僕射，居相位十五年，封梁國公。杜，杜如晦，唐杜陵人，字克明，

爲尚書右僕射，與玄齡共參朝政，封萊國公。姚，姚崇，唐陝石人，字元之，玄宗時拜相，抑權倖，勸節儉，與宋璟同心輔政，封梁國公。宋

璟，唐南和人，字廣平，玄宗時爲相，守法持正，刑賞無私，封廣平公。 ⑭慶，與揮通，以手指揮。 ⑮靡然，因勢所趨而相從貌。

⑯八代，東漢、魏、晉、及宋、齊、梁、陳、隋。 ⑰文公，原道等篇，闢佛老，崇孔孟，所以救濟人心的陷溺。 ⑱唐憲宗迎佛骨入禁

中，文公上表極諫，帝怒，貶公至潮州。 ⑳唐鎮州亂，殺其帥洪正，而立王廷湊，詔公宣撫之，衆皆爲公危，公至，對廷湊力折其黨。

① 豚魚、易中孚象曰：「信及豚魚。」言豚與魚，物之難感動者，其信亦能孚之。② 衡山、五嶽之一，在湖南衡山縣西北。韓

文公有謁衡山南嶽廟詩云：「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盡掃衆峯出，仰見突

兀撐晴空。」故云能開衡山之雲。③ 憲宗、名純，順宗子。④ 潮州鱷魚爲患，文公爲文以祭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

水盡涸，鱷魚西徙六百里。鱷，音鄂。⑤ 不能弭皇甫鎛句，弭，音米，止也。憲宗得文公至潮州謝表，頗感悔，欲復用之。鎛忌，奏改

袁州。鎛，音博。李逢吉因瑩參之事，使公與李紳交鬥，遂罷公爲兵部侍郎。⑥ 南海、郡名，今廣東番禺縣治。⑦ 謂潮州立廟

祀公。⑧ 潮、卽潮州府，民國廢，今廣東潮安縣治。⑨ 文行、文學品行。⑩ 齊民、平民。⑪ 不果、不成。⑫ 元祐、宋哲

宗年號。⑬ 卜地、擇地。⑭ 期年、一年。期，音基。⑮ 謫、降官。⑯ 不能、不滿。⑰ 焄蒿、悽愴，見禮記。祭義。焄，音薰，香臭。

蒿，氣蒸出。謂祭品之氣上出。悽愴、悲感。⑱ 元豐、宋神宗年號。⑲ 昌黎、縣名，故城在今河北通縣東。因文公先世居昌黎，故

追封爲昌黎伯。⑳ 遺、贈也。㉑ 白雲鄉、莊子：「乘彼白雲，遊於帝鄉。」謂騎龍乘白雲遊於帝鄉。㉒ 挾、摘取。雲漢、天河。

天章、天文。詩大雅：「倬彼雲漢，爲章于天。」謂取雲漢，分出天之文章。㉓ 天孫、織女星。言織女爲織雲錦裳。㉔ 飄然、瀟灑

出塵貌。言公降世，乘高風來自上帝旁邊。㉕ 糝糠、米的皮屑。喻世俗文章之陋。言公從天而下，爲一代文章，掃去濁世文章的

陋習。㉖ 咸池扶桑、淮南子：「日出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言公之生也，當經咸池日浴之地，而過扶桑日拂之方。㉗ 言

公之光被四表，爲民物所瞻仰，猶日月之光，被及草木，而光耀回轉於天。㉘ 李杜、李白杜甫。翱翔、放遊。言公之詩文，可以追逐

李杜，而參列於其間。㉙ 汗流、心慚而出汗如流，籍湜、張籍、皇甫湜、音殖。謂二子與公同名於時，而不及公遠甚，故當退避奔

走而僵仆。㉚ 滅沒、謂日光的沖激，倒影，謂日光之從下反照。喻公之道德光輝，炫耀奪目，人不能擬而望之。㉛ 詆佛、謂上

佛骨表。詆，音抵。㉜ 謂公被謫潮州，跋涉嶺海，是要觀廣東南海，而窺湖南衡山湖水。㉝ 九嶷、山名，在湖南寧遠縣南，舜葬

於此處。英皇、帝堯之二女娥皇、女英，從舜南狩，道死衡湘之間。謂公謫潮，經歷其地，弔娥皇女英之靈。㉞ 祝融、南海之神。海若、

海神。謂公跋涉嶺外海道，祝融爲之前導，而海若亦率海中怪物以潛藏。⑤⑥謂公約束蛟蜃鱉魚，使之遠徙，如驅羊。⑦⑧鈞平也。九天中央，爲四方之主，故曰鈞天。言九天無人如公，故上帝爲之悲傷。⑨⑩因謳吟歌詠，謳音歐。巫陽，古之善占筮者。謂上帝特遣巫陽，謳吟以下招文公。⑪⑫犧牲，音霍生，犂牛，肉領高二尺許，狀如駝。雞卜，潮人信鬼，凡事必以雞骨爲卜。羞，進也。言以薄物祭公，進我之觴，聊表其誠。⑬⑭於發語或發聲辭。粲，鮮明。荔枝，色丹；芭蕉，色黃；二物皆產於廣東。言用以爲祭品。⑮⑯涕洟，淚流多，謂傷公之歿。⑰⑱翩然，輕疾貌。被音披。大荒，大地。言祝公下降，而來享食之意。

【語體】 一個平常人能夠做百代的師表，一句話能夠做天下人的模範，這都有以參天地的造化，關盛衰的命運。他生着在世上，是有所從來，他死着也有所爲的。所以申伯、呂侯從嶽神下降，傅說比做列星，古今所傳下來的，不是可以當做胡說的。孟子道：「我善養吾浩然的氣。」這個氣啊，寄托在尋常的裏邊，卻充塞在天地的中間；忽然的逢着它，那末王公失掉他的貴顯，晉楚失掉他的富厚，張良、陳平失掉他的聰明，孟賁、夏育失掉他的勇敢，張儀、蘇秦失掉他的辯論。是誰使他這樣的呢？他必定有不必靠了形體立脚，不必靠了力量行事，不必待生活去保存，不是跟了死，就一起散亡的了。所以在天上是星辰，在地下是江河山嶽，在幽冥做鬼神，在陽世又就是人了。這是道理上的常情，沒有什麼可以奇怪的。（歷言古今聖賢歿後爲神，是一篇之冒。）

自從東漢以來，道德喪失，文章衰敗，違背正道的異端一齊起來；經過了唐朝貞觀、開元這樣的隆盛，加上了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的賢明，竟仍不能挽救。只有韓文公偏起在布衣裏面，在談笑中間，

卻能指揮着，天下的人因勢所趨，完全跟着他，再回到正道。大約到現在已經有三百多年了，他的文章能夠興起八代的衰疲；他的道德，能夠救濟天下的沉溺；他的忠心，犯了人主的怒氣；而他的勇敢，能夠奪三軍的將帥；這難道不是參天地的造化，關盛衰的命運，而浩然獨存的麼？（說到文公排異端，明天道，正人心，布衣而挽世教，並概說一生大事。）

我曾經論天命和人事的分辨，以爲人事無所不到，可以用智力勝的；只有天命，卻不能作僞的。聰明可以欺騙王公大臣，不能去欺騙豚魚；力量可以奪得天下，不能夠得着匹夫匹婦的心。所以公的精靈誠信，能夠推開衡山的雲，卻不能挽回憲宗的迷惑；能夠馴服鱷魚的暴虐，卻不能消滅皇甫鏞和李逢吉的謗毀；能夠見信於南海的百姓，立了廟宇，百代享受祭祀，卻不能使他的身子，一天安在朝廷的上面。因爲公所能夠的，是天命啊；他所不能夠的，是人事啊。（論天人之辨，謂文公所能者天，所不能者人。）

起初潮州人沒有知道研究學問，公教進士趙德做他們的老師；從此潮州的士人都極力在文章德行方面研究，一直普及到平民；到了現在，還是號稱容易治理的地方。孔子的說話，真個可信的：「君子學了道，便能夠愛人；小人學了道，便容易差使呢。」潮州人的奉事韓公呀，一飲一食，必去祭祀，水旱和疾病疫癘的災難，凡有請求，必定祈禱，那座廟在刺史公堂的後面，百姓以爲出入不便；以前的太守

想請命朝廷建個新廟，沒有成功。哲宗元祐五年，朝散郎王滌君到這裏來做官，凡是所以養士治民的方法，都效法文公。百姓既已心悅誠服，便出個號令道：「情願刷新公廟的，聽便！」百姓很快活的趨前，卜了一塊吉地在潮州城的南面七里。隔了一年，韓公的廟造成了。（敝公於潮之功德，及新廟的興建。）有人說道：「公離開故鄉萬里，而貶在潮州，不到一年就離去；如果死了有知，他的不眷戀於潮州，明白得很了。」蘇軾道：「不對的。公的神靈在天下的，像水的在地中，沒有一處地方不流到的。卻是單有潮州人，信仰他這樣的深，想念他這樣的切，祭祀時蒸氣上騰，使人悽愴，像是見他一樣的。譬如鑿井得着泉水，卻說水專在這裏，豈是合理的麼？」（解釋潮人立廟之由。）

神宗元豐元年，皇帝詔封韓公做昌黎伯，所以這廟題着「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州人請寫他的事在碑上，因此做一首詩，來給他們，使他們唱着來祭公。這詩道：「公以前騎了龍，乘白雲在帝鄉；親手扶開了天河，分着天上的文章。織女替他織了雲錦的衣裳，飄飄地乘了高風，從上帝的旁邊降下來。到塵濁的世上，一掃粗俗的文章。當公出世的時候，西面游那咸池，和經過扶桑的地方。公的光及到四方，好像日月的光明，被及草木，光耀回轉到天上。追隨李白、杜甫遨遊在天地的中間，張籍、皇甫湜一班人，愧汗交流，退避奔走而僵仆着。公的道德光輝，耀人眼睛，不能望得到的；做了文章，排斥佛老，來譏諷君王。公被謫潮州，一路看見廣東的南海，和衡山、湘水。經過九嶷山舜的葬處，去弔娥皇、女英。祝融替他

做先鋒，海若帶了海裏的怪物隱藏着，約束那蛟龍鱷魚，好像羊兒一般。九天中央，沒有像公這樣的人，上帝因此悲傷，差了巫陽下來唱着歌去招他歸來。從此把犂牛雞子進我的酒漿，還有紅的荔枝，黃的香蕉鮮明地盛着。公不肯少留在世上，使我涕淚很多，望公很快地降臨大地，來享受這祭品！（先點出廟門之額，次述公之道德文章，諫佛骨，謫潮，驅鱷等大事於詩中。）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筍子

蘇軾

臣等猥以空疎，[⊖] 備員講讀，[⊕] 聖明天縱，[⊕] 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一伏見唐宰相陸贄，[⊕] 才本王佐，[⊕] 學爲帝師。[⊕] 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 而文則過；辨如賈誼，[⊕] 而術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 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御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 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 鍼[⊕] 害身之膏肓。[⊕] 使德宗

盡用其言，則貞觀^①可得而復。一臣等每退自西閣^{*②}，即私相告語，以陛下聖明，必喜贊^③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④，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⑤，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⑥，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則莫若近取諸贊。夫六經三史^⑦，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⑧。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贊之論，開卷了然^⑨。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⑩。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覆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⑪

【註釋】

① 猥，音萎，屈辱的意思。朱駿聲謂贊亦發語辭。空疏，胸無實學。

② 備員，備充人數的不足，謙詞。講讀，皆官名，侍講

侍讀。時軾爲翰林學士，與呂希哲、范祖禹同進爲講讀之官。

③ 縱，豪放，言帝德聰明，天不爲限量。

④ 陸贄，唐嘉興人，字敬輿。德

宗時爲翰林學士，累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有奏議爲後世所宗，卒諡宣。

⑤ 王佐，王者之佐。

⑥ 帝師，帝王之師。

⑦ 子房，即張

良。⑧ 賈誼，漢文帝時人，作治安策。

⑨ 德宗，名适，代宗子。

⑩ 名器，爵號與車服儀制，所以別尊卑。

⑪ 藥石，方藥砭石。以良

言規諫人，猶以藥石攻其病。

① 鍼，同針，治病法，用鍼刺病者經絡，稱鍼科。膏肓，在心膈間，音荒。

② 貞觀，唐太宗年號。

③ 西閣，衙署閣通閣。

④ 契，合也。

⑤ 馮唐，漢安陸人，文帝時爲中郎署長，時匈奴方入寇，帝謂唐曰：「昔有爲我言趙將

李齊之賢，吾每飯未嘗忘焉。」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帝拊髀曰：「使我得頗牧爲將，何憂匈奴哉！」

⑥ 漢定陶人，宣帝時爲丞相，好觀漢故事，屢次條陳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鼂錯董仲舒等所言，請施行之。

⑦ 六經，詩、書、

易禮樂春秋三史，史記及前後漢書。○②支離不條達。○③了然曉解。○④龜鑑，龜所以卜，鑑所以照，故凡足以爲前知反
者之助者，皆曰龜鑑。○⑤取進止，聽候取捨。

【語體】臣等辱以胸無實學的人，竟備充做侍講侍讀的官員；幸而聖德聰明，沒有限量，學問也一天一天的進步。但是臣等的才能有限，道術卻沒有窮盡；心裏想說，嘴上卻不能講；因此自己慚愧，不知道怎樣做纔好。私自想人臣的進納忠言，譬如醫生的用藥，藥雖從醫生的手裏用進來，藥方卻多從古人傳下來的。如果已經在世上用了見效，不必定要都從自己想出來的。（自謙引起，設一確喻，轉入宣公奏議。）

臣等伏見唐朝的宰相陸贄，本有王佐的才幹，帝師的學問。議論極切合於事情，說話不離開於道。聰明像張子房一樣，然而文章勝過他；論辯像賈誼一樣，然而治術不疏遠。上面糾正君心的錯誤，下面通達百姓的心思。但是他沒有幸運，做官不能遇時。德宗把苛刻算是能幹，陸贄卻用忠厚去諫勸他；德宗把猜忌做法術，陸贄卻用推誠布公去諷勸他；德宗喜歡用兵，陸贄卻用消弭戰爭爲先決問題；德宗喜歡聚財，陸贄卻把散財做要緊的事情。至於用人聽言，治理邊疆，統御將帥的方法；責罪自己，來收拾人心，遷善改過，來適應天道；排斥小人，來除百姓的禍害，愛惜爵號，來等待有功的人享受；像這樣的一類事情，不容易完全把牠舉出來。可以說是進獻苦口的良藥，鍼刺害身的膏肓的病了。如果德宗完全用他的說話，那末太宗貞觀之治，可以再見了。（極贊宣公奏議之佳，起下君主當用其言。）

臣等每從衙門裏退下來，就大家私下談論：以陛下這樣的聖明，必定喜歡贊的議論。但使得到聖賢的相合，就像臣主同時的一樣。從前馮唐論廉頗、李牧的賢明，漢文帝便爲他嘆息；魏相條陳鼂錯、董仲舒的對策，孝宣帝便因此中興。倘使陛下能夠自己找尋師傅，那末沒有比取法陸贄再近了。想那易書、詩、春秋、禮、樂、史記、前後漢書，以及諸子百家的書，不是沒有可觀，都是可以治理的。但聖人的說話，幽深高遠，諸子百家的末學，不很條達。譬如山海的高深，難把一二件去推測選擇。像陸贄的議論，開卷以後一目了然。聚集古今的精華，實在可以做治亂的鑑察。臣等想取他的奏議，稍爲加一點校正工夫，繕寫好了，進呈陛下。請陛下放在坐位旁邊，好像和陸贄見面一般；反反覆覆地熟讀牠，好像和陸贄談論一樣；必定能夠啓發聖上性質的高明，成就治理的功業，在幾年中間。臣等說不盡這區區的意思，聽候取捨着！（寫宣公之論，便於觀覽推行，乞校正進御之意。）

前赤壁賦

蘇軾

壬戌^①之秋，七月既望^②，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③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④，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⑤。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⑥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⑧。浩浩乎如馮虛御風^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

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

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一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註釋】 ① 壬戌，宋神宗元豐四年。 ② 既望，即陰曆每月十六日。 ③ 赤壁，赤壁有二：一在湖北嘉魚縣，即劉備與吳破曹

地；一在湖北黃岡縣，即軾遊之地。文特借此以發其感慨。 ④ 屬客，屬音燭，通注酌而注之。儀禮，士昏禮：「酌玄酒三屬於尊。」

⑤ 明月之詩，即詩經，陳風，月出篇。窈窕之章，窈窕音天挑，詩作窈窕。月出篇之首章云：「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勞心悄兮。」

⑥ 斗牛，二星名。 ⑦ 一葦，小舟，詩國風：「一葦杭之。」 ⑧ 凌萬頃，句，凌，乘也。萬頃，田百畝為一頃，萬頃，極言地之廣大。茫然，廣

大貌。 ⑨ 浩浩乎句，浩浩，大也。馮音憑，陵也。御風，列子：「御風而行。」謂仙家飛行絕迹。 ⑩ 羽化，道家飛昇成仙。 ⑪ 愀音賢，

船邊。 ⑫ 前推曰櫂，後推曰棹。 ⑬ 擊空明句，搘槳曰擊，月在水中，曰空明，逆水而上曰溯。音訴，同遡。月光與波俱動，曰流光。

⑭ 涉涉，遠也。 ⑮ 美人，指在朝君子。 ⑯ 嫺嫺，悠揚，俗作嫺。 ⑰ 潛蛟，潛藏水底的蛟。 ⑱ 嫠婦，寡婦。嫠音離。

⑲ 愀然，容色變動貌。愀音悄。 ⑳ 危坐，端坐。 ㉑ 月明星稀二句，見曹操短歌行。 ㉒ 孟德，操字。 ㉓ 夏口，即今漢口。

㉔ 武昌，縣名。今湖北鄂城縣，其舊治。民國改江夏為武昌，故名原有武昌曰鄂城。 ㉕ 繆，同繆，繞也。 ㉖ 周郎，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

㉗ 荊州，地名。後漢荊州刺史治漢壽，故城在今湖南武陵縣東北。破荊州者，謂劉琮降魏。 ㉘ 江陵，縣名，漢置。即今湖北江陵縣。下江陵者，謂曹操自江陵而下至赤壁。

㉙ 舳，音逐，船尾曰舳，船首曰舻。 ㉚ 釃，音私，酌也。 ㉛ 槩，音朔，矛屬。 ㉜ 匏樽，酒器。屬音燭，酌酒。 ㉝ 蜉蝣，音浮游，蟲名，朝生暮死。 ㉞ 遨遊，遠行。 ㉟ 遺響，餘音。 ㊱ 一瞬，目

動曰瞬，喻至短之時。 ㊲ 無盡藏，佛家語。華嚴探玄記：「出生業用無窮，故曰無盡藏。」 ㊳ 狼藉，雜亂。 ㊴ 枕藉，交橫相枕而臥。

㊵ 白，天明。

【語體】壬戌年秋天七月十六日，蘇子和客人浮着舟，遊在赤壁下面。這時候清風徐徐的吹來，水面的波浪不起。拿了酒替客人酌着，誦明月的詩，唱窈窕的一章。停了一刻，月亮出於東山的上面，徘徊在斗牛兩星的中間。白的露水橫在江上，水光和天色相連接。放了葦葉般的小舟，隨牠飄浮着，經着白茫茫地萬頃大的地方。好像身體在那空中般御風而行，卻不知道到那裏纔止；飄飄地像離了塵世，獨立着，好比道士羽化了，入仙界一樣。於是飲酒快活得很，敲着船邊，就唱起歌來。歌道：「桂棹呀蘭槳，擊着那水中的空明，衝破逆流着的水色和月光。遠得很啊，吾的懷抱；遙望朝中的君子，好似在天的那一邊。」客人中有會吹洞簫的，照了這首歌，吹起簫來和着。它的聲音嗚嗚地像怨恨，像羨慕，像哭泣，像告訴，餘音悠揚不絕地像一縷細絲。可以舞動着幽深的山壑裏的藏蛟，可以哭泣着那孤舟裏的寡婦。

（敘遊赤壁之時日，遊時之風景，及與客歌飲聽簫情形。）

蘇子變了面色，正着衣襟，端坐而問客道：「爲什麼有這樣的聲音呢？」客道：「月色明亮，星光稀少，烏鵲向南面飛；這不是曹孟德的詩麼？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環繞，樹木茂盛得很；這不是曹孟德的被困於周瑜的麼？當他破了荊州，直下江陵，順了江流，到東面的時候，船頭船尾差不多千里相連，旌旗遮蔽在空中，對了江酌着酒，橫了矛做着詩；固然是一代的英雄啊，現今卻在那裏呢？況且我和你漁樵在江洲的上面，和魚蝦做伴侶，麋鹿做朋友，駕了一葉的小舟，舉了匏做的酒器來酌酒；寄蜉

螭一般的生命，在天地的中間，細小得很，像大海中的一粒米粟；悲哀我們生命的不久，羨慕那長江的沒有窮盡。怎能夠挾了飛仙，一天到晚的游散，抱了明月，長此終古。知道不能夠立刻得到，所以寄託着餘音在悲風裏。」（擬客發抒悲感以起下文。）

蘇子道：「客也知道水和月麼？水這樣的流着，卻到底不會去呢；或圓或缺地像那月亮，卻到底沒有消滅生長呢。因為從那變的方面看，那末天地中間實在不過一霎時；從那不變的方面看，那末物和我都沒有窮盡的。卻還有什麼羨慕呢？並且天地的中間，無論什麼物件，都有主人，倘使不是我的所有，雖是一毫也不可以拿它。只有江上的清風，和山間的明月，耳朵聽到了就成聲音，眼睛看着了就成顏色；去拿它沒有人禁止，去用它沒有窮盡的時候。那是造化的無盡藏呢，卻是我和你所共同快樂的。」（暢言風月無邊，胸前一片空明了悟。）

客人聽了這幾句話，快活得笑了，洗了杯子再喝。等到肴饌喫完，杯盤也雜亂了。彼此交橫相枕的在船裏睡覺，卻不知道東方已經發白了。（結出客轉悲爲喜，興盡天明。）

後赤壁賦

蘇軾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①將歸於臨皋。^②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③霜露既降，木葉

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日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一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一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躑，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寤。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註釋】

○雪堂，軾謫黃州時所築。○臨皋，亦在黃州，即今湖北省黃岡縣南，長江北岸，軾嘗居此；又曰臨皋館。○坂，破

也，山旁。

○肴，魚肉之類。同殺。

○今江蘇松江縣，有四鱸鱸。

○斷岸，絕壁。

○巉，音殘，高險貌。

○蒙茸，充雜貌。茸，音戎。

○虎豹，石形。

○草木有類虬龍的虬音求，本作蚪。

○栖，同棲，鶻，鷹屬。

○馮夷，水神。馮音憑。

○劃然，如刀破物聲。

○①悄然、憂貌。 ○②肅然、端嚴貌。 ○③凜、淒清。 ○④衣裳縞衣、言鶴身白而尾黑，如人下裳之玄黑，上衣之縞白。 ○⑤颯、音括，擊也。 ○⑥躡躑、音偏干，旋行貌。 ○⑦俛同俯。 ○⑧嚙昔、前日。 ○⑨寤、睡醒。

【語體】 這一年十月十五日，從雪堂出來，將要回到臨臬去。兩個客人，跟了我過黃泥的陂地。這時候霜露已經降下，木葉完全脫落，人的影兒地在上，抬起頭來看見明月；四面瞧瞧覺得很是快活。一面走，一面唱歌，互相和着。後來嘆息道：「有了客人沒有酒，有了酒沒有肴饌；月白風清，怎麼過這良夜呢？」客道：「今天將晚的時候，舉起網來，得着一條魚，巨大的口，細微的鱗，形狀像松江的鱸魚。但是那裏去得到酒呢？」我回去和妻子商量。妻子道：「我有一斗酒，藏得很久了，來預備你不時的需要。」於是拿了酒和魚，再在赤壁的下面玩着。這時江裏的流水有聲音，絕壁有千尺的光景，山高，月覺得小了，水落了，石頭顯露出來。曾經隔了多少時候，那江山的面目，卻不能再認識了！（敝再遊赤壁之時，日遊時風景，及與同遊者出發情形。）

我就提了衣裳上岸，踏着高危的巖石，披開叢生的草木，踞坐在虎豹般的石頭，登着像虬龍般的古木，抬起頭要想攀住鶻鳥的危巢，低着頭看水神馮夷的幽宮。原來兩個客人，不能跟我到這裏來。劃然長嘯一聲，草木震動起來，山谷叫應，風起來，水湧着，我也悄悄地悲傷，端嚴地恐懼，凜凜地不能長久留在這地方了。回轉來上船，放到水流中間，聽憑它所到的地方停着就是了。（敝登岸及返舟情形。）

這時候將要半夜，四面望望，寂寥得很。恰巧有一隻鶴，橫渡江面，從東飛來。翹翼像車輪一般，黑的裳，白的衣，擊着船邊，長叫一聲，掠過了我的船。一直向西面飛去。停了一會，客人辭去，我也睡覺。夢見一個道士，着了羽衣，蹣跚地旋行着，過臨皋的下面，向我作個揖道：「赤壁的游覽快樂麼？」問他的姓名，低着頭不回答。「哎喲，我知道了！前天的夜裏，飛鳴而過我旁邊的，不就是你麼？」道士回頭一笑，我也驚醒。開門看他，不知道他到那裏去了。（借鶴與道士，抒寫曠達的胸懷。）

三槐堂銘

蘇軾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一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

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眞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一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一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旣相眞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註釋】 ①取衷取其適當。

②申包胥，春秋時楚大夫。

③盜跖，春秋時魯國柳下惠弟，侵暴諸侯，橫行天下。

④孔顏，孔

子顏回。

⑤文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

⑥晉國，即王祐的封號。

⑦漢周、五代爲梁、唐、晉、漢、周。漢姓劉，名智遠，周姓

郭，名威。

⑧太祖，姓趙，名匡胤，太宗，名光義，太祖弟。

⑨魏國文正公，即王旦，宋大名人，字子明，舉進士。眞宗時知樞密院，進太保，

魏國其封號，文正其諡法。⊕真宗、名恆，太宗子。⊖景德、祥符，俱真宗年號。⊕寓物、寄存物件。⊕左契、猶左券；券分左右，各持其一以爲信。⊕懿敏公，卽王素，懿敏其諡。⊕仁宗、名禎，真宗之子。⊕李栖筠、唐賢人。性方挺，喜獎人善。天下士推重之，稱爲贊皇公。⊕吉甫，字弘憲，氣度弘遠，官御史，諤諤不附權貴，憲宗時同平章事，薦用賢良，翁然稱治，封贊皇縣侯。⊕德裕、吉甫之子，少力學，卓犖有大節，敬宗時爲浙西觀察使，因帝數出遊幸，上丹宸六箴，文宗初，進兵部侍郎，武宗朝拜相，當國六年，藩鎮之亂漸清，進太尉，封衛國公。⊕艾、止也。⊕休、美也。⊕萌、草木始生。⊕封植、培植，謂厚而長之。⊕射利、言見利則疾趨以取之，如激矢及物。⊕皇郵厥德、皇與遠通，暇也。郵、憂也，同恤，厥、其也。言何暇憂恤其德。⊕鬱鬱、草木茂盛貌。⊕惟、是也。符、憑信之具，作「標記」解。

【語體】 天道可以一定麼？賢人不一定貴顯，仁人不一定長壽；天道不是一定麼？仁人必定有好的子孫。這兩種將那一種適當呢？吾聽得申包胥道：「人定能夠勝天，天定也能夠勝人。」世上論天道的人，都不等他定了去求着，所以認爲天道茫茫難測；善的人因此懶惰，惡的人因此放肆。盜跖的長壽，孔子、顏淵的困阨；這都是天道的沒有定的呢。松柏生在山林中間，初起的時候，被蓬蒿圍困，遭着牛羊的困阨；然而到了後來，經過了四時，閱歷了千年，不改他常度的；這是天定的呢。善惡的報應，到了子孫，那是他的定奪好久了。我把看見的聽得的去考察他，那天道可以說一定的，是明白得很了！（以天定人定立說，以見善惡報施之不爽。此籠起下文。）

國家的將要興旺起來，必定有世代積德的臣子，大大的布施，卻不受他的報；然後他的子孫能夠和遵守法制太平的君主，共享天下的福祿。前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貴在五代漢周的時候，歷事太祖、

太宗文武雙全，忠孝俱備，天下人都望他做宰相。然而公因照直道做，不能見容在當時。因此曾經親手種三棵槐樹在庭中道：「我的子孫將來必定有做三公的。」後來他的兒子魏國文正公做真宗皇帝的宰相，在景德祥符年間，朝廷清明，天下太平無事的時候，享他的福祿榮名，共總十八年。（敍晉國公初未食報，而子爲魏國公，與其手植三槐時之詞相符。）

現在寄一件東西給人家，明天去取它，有時能得着，有時不能得着。但晉公修德行在自己身上，責望報答在天道，拿得穩在幾十年的後來，好像拿了左券，親手交割的一樣；我因此知道天道的固然可以一定的呢。我來不及見魏公，卻見他的兒子懿敏公，用直諫去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做將帥的三十多年；這種位置，不能盡他的德行。天將再要興起王氏的廢，怎麼他的子孫，這樣的多賢明呢？（敍其孫懿敏公之功業。王氏之得天未已，正以人事既盡之故。）

世上有把晉公比李栖筠的：他的雄才大略，剛直氣概，確是不相上下。並且栖筠的兒子吉甫，孫子德裕，功名富貴，大略也和王氏相等；但是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從這樣看來，王氏的福祿，實在還沒有有限止呢！（再借近人李氏之三世相比，以見王氏之德澤深厚。）

懿敏公的子輩，和我交游，喜歡修德行，又有文采，來傳他的家聲。我因此記錄着。做個銘道：「唉！盛美得很呀！魏公的事業，和槐樹一齊萌發；培植的勤勞，必定隔了代纔成功。既經做了真宗的宰相，四

面八方，像砥石一樣的太平。回來看他家裏的槐蔭，滿在庭中。我輩小人，朝晨等不到夜裏，看了時候去，求着利，那裏顧得保全他的德行。庶幾圖個僥倖，不去種植，要求收穫。沒有君子，怎麼能夠成功國家。王城的東面，是晉公所住的地方，茂盛的三棵槐樹，是德行的標記。唉！盛美得很呀！」（結出作銘之意。言種槐即是種德。）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光黃，○閒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閒，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一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

一時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①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②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一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註釋】①方山子，宋永嘉人，姓陳，名慥，字季常。②光，光州，今河南潢川縣其舊治。黃，黃州，今湖北黃岡縣其舊治。

家，漢初魯人，秦末爲俠客，家蓄豪士以百數。郭解，漢軹人，爲人仗義任俠，往往以德報怨，人爭慕附之。③閭里，卽鄉里。④折節，

本作屈己以下人。此處作「改變平日志向」。⑤馳騁，馳馬，此處作奔走解。騁，音逞。⑥遯，同遁。隱避。⑦蔬食，食音寺。吃素。論

語，鄉黨：「雖蔬食菜羹。」⑧著，音芍。戴也。⑨方山冠，漢制，似進賢冠，四時祀宗廟，樂人舞佾服之，唐宋時爲隱士之冠。像，形象。

⑩嬰然，驚視貌。嬰，音覺。⑪聳然，驚動貌。揚子方言：「聳，棟也。」⑫使酒，縱酒使縱任。⑬岐山，在今陝西省岐山縣。

⑭怒馬，氣勢充盈，不可遏抑的馬。⑮勳閥，書功狀以榜於門，左曰閥，勳臣之家。⑯儻，同倘。

【語體】方山子，是光州黃州間隱居的人。年幼時，羨慕朱家、郭解的做人，鄉里中的豪俠，都歸附

他。年紀稍爲大一點，改變平日志向，去研究學問，想因此奔走當世，然而終于沒有碰到機會。晚年來就逃避在光黃二州的中間，叫做岐亭地方。住草茅的房屋，喫蔬菜的東西，不和世上通消息。拋棄車馬，毀壞冠服，步行着來來去去；山裏面的人沒有認識的。看見他所戴的帽子，四方突出高起；說道：「這豈是古時方山冠的遺下的樣子麼？」因叫他做方山子。（言方山子之得名及其爲人。）

我謫居到黃州，路過岐亭，恰巧見了他。我道：「唉！這是我的故人陳慥季常啊！爲什麼在這裏？」方山子也很驚視着，問我所以到這裏的緣故。我告訴他這個原因。他低着頭不回答，朝天一笑，請我到他的家裏住宿。他的家裏，四壁蕭條得沒有一物，可是妻子奴婢都有自得的神氣。我已經驚動地奇怪他。（言適與相見，各道其所歷。知方山子已爲隱士。）

祇回想方山子在年輕時候，放肆喝酒，喜歡弄劍，用起錢財來，像糞土一般。以前十九年的時候，我在岐山看見方山子跟了兩個騎馬的人，挾了兩枝箭，遊歷西山，看見鵲在面前飛起來，差騎馬的人追了射他，不能得到。方山子放着很快的馬，自己出去，只一箭就射到他。因此和我在馬上論用兵的方法，和古今成敗的道理，自以爲一代的豪傑之士。現在回想起來，像是隔得幾天罷了；精壯強悍的面色，還現於眉目中間；這難道是山林中隱居的人麼？但方山子世代有功勞的人家，應當得個官職。如果他從事在這中間，現在已經很顯貴了。卻是他的家裏，本在洛陽，花園房屋雄壯富麗，和公侯相等，河北地方有田，每年得綢帛一千匹，也可以享富厚的快樂。他都拋棄了不拿，一個人到這深山窮谷的中間；這難道是沒有什麼所得而肯這樣的麼？（追敘方山子少時任俠華貴情狀，以見其甘隱遁，爲有得而然。）

聽說光黃中間多奇異的人，往往假裝顛狂、齷齪，人家不能得看見。方山子或者能夠看見他們麼？（結出光黃間多奇人，卽爲方山子作贊語。）

六國論

蘇轍

嘗讀六國世家，^①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②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一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一昔者范雎^③用於秦而收韓，商鞅^④用於秦而收魏。昭王^⑤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⑥，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見矣。一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一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閒，此豈知天下之勢耶？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⑦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⑧而使天下徧受其禍。一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

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閒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一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於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註釋】

①六國世家、史記中六國都有世家。世家者，記諸侯之世系。②發憤奮其兵力。③范雎，魏人，改姓名爲張祿，以

入秦，說昭王以遠交近攻之策而強。

④商鞅，亦魏人，變法以強秦。

⑤秦昭王，名稷。

⑥剛壽，剛，故剛城，在今山東寧陽縣。壽，史

記註：「鄆州之縣。」

⑦折，屈也。

⑧東諸侯，謂山東諸國。

⑨擯，拒斥。

⑩陰，暗地裏。

⑪場，音亦，邊境。

【語體】

我曾經讀史記六國世家，私自怪天下的諸侯，把五倍的地方，十倍的兵士，奮力向西進兵，去打太行山西面千里的秦國，卻到底不能免掉滅亡。常常替他們細密思量，遠遠計劃，以爲必定有可以自安的計策。因此未嘗不怪當時的士人，顧慮患難的疏忽，和見利眼光的短淺，并且不知道天下的大勢呢！（先咎六國之亡，次咎當時之士不知天下大勢。）

想那秦國的所以和諸侯爭天下的，不在齊楚燕趙，卻在韓魏的城外；諸侯的所以和秦國爭天下的，不在齊楚燕趙，卻在韓魏的郊野。秦國的有韓魏兩國，譬如人的有心腹的病症。韓魏阻住了秦國的

衝要地方，並且做山東諸侯的屏障；所以天下的所最重要的，沒有像那韓魏兩國了。（說韓魏爲六國屏障，爲秦咽喉。）

從前范雎用事在秦，卻收服了韓國；商鞅用事在秦，卻收服了魏國。昭王沒有收得韓魏的心，卻出兵去攻打齊國的剛壽，而范雎以爲可憂；那麼秦國所忌的，可以見得了。（引證事實，以見秦之所忌者韓魏。）

秦的用兵在燕趙兩國，是秦的危險事情。越過了韓魏去攻人家的國都，燕趙抵敵他在前面，那韓魏乘勢攻擊在後面，這是很危險的道理呢。然而秦的攻打燕趙，不會有韓魏襲擊的憂慮；便因爲韓魏附秦的緣故。（言韓魏附秦，而秦得攻他國。）

想那韓魏做山東諸侯的屏障，卻使得秦人能夠出入在他的地方；這難道是知道天下的大勢麼？委託小小的韓魏來抵當虎狼一般的強秦，他們怎能夠不受屈而投降到秦國去呢？韓魏受屈而投降了秦人，然後秦人能夠通他的兵到東面的諸侯；卻使得天下的人，都受他的禍患。（切責韓魏及東諸侯不能互相保障。）

講到韓魏不能單獨抵當秦國，卻是天下的諸侯，靠了他遮蔽那西面的秦國；所以最好是厚結韓國；親近魏國，來排斥秦人。秦人便不敢越過韓魏來窺視齊楚燕趙的四國；那齊楚燕趙的國家，因此能

夠自己保全在這中間了。把四個太平無事的國家，幫助那當着寇讎的韓魏，使韓魏沒有東顧的憂慮，卻替天下人挺身出來抵當秦國的兵。把韓魏二國，抵敵秦國，卻是齊楚燕趙休息在裏面，來暗地裏幫助他們的急難。像這樣做，可以應付無窮，叫那個秦國怎樣辦呢？（提出「厚韓親魏」以擯秦，爲東諸侯自安之計，則秦無所施其技。）

不知道利用這個計策，卻去貪邊境上尺寸的利益，背棄盟約，來自己互相屠滅。秦國的兵沒有出來，天下的諸侯，卻自己困乏了。以致於秦人能乘這機會，來取他們的國家，怎麼不可以悲傷麼？（痛寫六國滅亡之病根。）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一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

過數百里之閒；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辨，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一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一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升斗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閒，將以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一

【註釋】

①太尉，卽韓琦，宋安陽人，字稚圭。歷官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卒諡忠獻。執事書信中每用爲對稱，以示謙讓之意。其用與「左右」略同。②轍，蘇子由名。③太史公，卽司馬遷。④周覽句，史記五帝紀贊：「余嘗西至崑崙，北過涿鹿，東漸於海，」

南洋江淮矣。」
①燕趙，今河北山西地。
②疎蕩，意氣橫佚貌。
③鄰里鄉黨，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

百家爲黨。
④汨沒，滅沒。汨，音骨。
⑤秦漢故都，在今陝西省咸陽縣，長安縣。
⑥觀終南句，終南山名，在今陝西長安縣。嵩，古中

嶽，在今河南登封縣。華，古西嶽，在今陝西華陰縣。
⑦翰林歐陽公，翰林，唐宋時爲內廷供奉之官。歐陽公，歐陽修。
⑧周公，

召公，周公，名且，召公，名奭，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崩，成王幼，周召輔政。
⑨方叔，召虎，周宣王賢臣，王命方叔征荆蠻，召虎平

淮夷。
⑩史事，官吏之事。
⑪嚮，同向，昔日。

【語體】 太尉執事：轍生性喜歡做文章，很深地思想着，以爲文章是氣的所表顯出來的；但是文

章不可以一學就成的，氣可以涵養而求得。孟子道：「我會涵養我浩然的氣。」現在看他的文章，寬厚宏大廣博，充滿在天地的中間，恰好相稱他氣的大小。太史公游歷天下，周徧看那四海的名山大川，和燕趙地方的豪傑交游，所以他的文章清疏豪蕩，很有奇氣。這兩個人難道曾經拿了筆，學做這樣的文章麼？因爲他浩然的氣，充滿在胸中，就洋溢到他的容貌，發動在言論，卻流露在文章上面，而自己也不知道呢。（從養氣冒起，以孟子司馬遷作證，申明文爲氣之所形。）

轍已經有十九歲了。住在家裏，所和我交游的，不過是鄰里鄉黨的人，所看見的，不過幾百里中間的事情；沒有高山大野，可以登臨游覽，增廣自己的見識。諸子百家的書，雖沒有不讀，但是都是古人的陳迹，不能夠激發我的志氣。恐怕就此埋沒，所以決心離開本鄉，求天下的奇聞壯觀，來知道天地的廣

大。經過秦漢的舊都，任意看終南山、嵩山、華山的高峻；北面看黃河的奔放流動，慨然想起那古時的英雄豪傑；到了京師，抬着頭，看天子宮闕的壯麗，和倉廩府庫城池苑囿的富厚，并且廣大方才知道天下最雄偉壯麗的所在。謁見翰林歐陽公，聽他議論的宏辨，瞻仰他容貌的秀麗魁偉，和他的門人賢士大夫交游，方才知道天下的文章，聚在這裏呢。（以歷見名山大川，京華壯麗，引起得見歐陽公，即欲陪起太尉。）

太尉把雄才大略冠蓋天下，天下的所靠託着沒着憂患，四夷的所恐懼着不敢動；在朝廷裏的時候，好像周公召公幫助皇帝治理國家的政事，一到外面，好像方叔召虎，立着許多打仗的功勞。但是轍從來沒有見過您的面呢。並且講到人的求學，不記他大的地方，雖多有什麼用處？轍的來到這裏，在山看見終南山、嵩山、華山的高峻；在水看見黃河的大並且深；在人看見歐陽公；還以為沒有見過太尉。所以情願瞻仰賢人的光耀，聽一句話來壯自己的志氣；然後可以盡天下的大觀，卻沒有什麼遺憾的了。（欲求見太尉，以盡天下之大觀，以激發其志氣。）

轍年紀還輕，沒有能夠通習吏事。從前的來，不是求升斗的俸祿。偶然的得了，不是我所喜歡的。但是幸而得到賜歸候選，使得優游在這幾年中間，將要愈加研究文章，并且學習行政的事情。太尉如果以為可以教訓，卻屈辱地來教訓我，那是又幸了。（說出上書之意。）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卽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合，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一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騫，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一今張君不以謫爲患，

收會計之餘功，^⑤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⑥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⑦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⑧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睹其爲快也！

【註釋】^①西陵，卽黃州，故城在今湖北省黃岡縣西北。^②湘沅，二水名，皆湖南大川。^③漢沔，本一水，漢水入江處謂之

沔，音免。^④赤壁，有二一在湖北嘉魚縣，卽孫劉破曹操處。一在湖北黃岡縣。^⑤清河，地名，卽今河北清河縣。^⑥齊安，卽黃岡。

^⑦子瞻，卽蘇軾。^⑧湖北武昌的蛇山等。^⑨曹孟德，卽曹操，孫仲謀，卽孫權，睥睨，音蔽逆，邪視貌。^⑩周瑜，字

公瑾，三國時吳將，嘗敗曹操於赤壁。陸遜，字伯言，亦吳將，嘗破曹休兵，振旅過武昌。馳騫，疾趨而橫行。^⑪昔楚襄王，字

王之。宋玉，屈原弟子，爲楚大夫。景差，楚公族大夫。蘭臺，地名，在今湖北鍾祥縣治東。^⑫颯然，風聲。^⑬雄風，雄駿之風，今

亦稱爲威風之意。^⑭坦然，寬平貌。^⑮會計，會音脣，指官署中簿書錢穀言。餘功，餘下的工夫。^⑯蓬戶甕牖，編蓬爲戶，

而以破甕口爲牖，乃貧賤者所居。^⑰挹，引也。^⑱騷人思士，謂詩人與不得志之士。

【語體】長江出了西陵，方才得到平地，他的流水，奔馳放蕩，水勢浩大，南面合湘水沅水，北面合

漢水沅水，水勢愈加浩大。到了赤壁的下面，各處流水，漸漸的灌入，像海一樣。（因亭覽觀江流，故從江

敘起。）

清河，張君夢得，降官居在齊安地方，就在他屋的西南，築個亭子，可以望江流的勝景。而我的哥哥

子瞻題這個亭子叫「快哉」。因爲在這亭上所見的風景南北有百里，東西一齊會合，波浪有洶湧的聲勢，風雲開合；白天裏，船隻出沒在牠的前面，夜裏，那魚龍悲嘯在牠的下面。變化急速無常，動人心意，駭人眼睛，不能常久看着。現在卻能夠玩弄牠在几席的上面，抬起眼來，就可看個滿意。西面望武昌的許多山，岡陵起起伏伏，草木一行一行的排列；煙氣消滅，太陽出來，漁夫樵父的房屋，都可以指點計數；這就是所以叫「快哉」的道理呢。（寫當日所見以爲快。）

至於那長的水洲旁邊，舊時城池的遺址，是從前曹孟德、孫仲謀的雄視爭奪，周瑜、陸遜的所馳驅戰爭；那流風遺跡，也足以稱快世俗。從前楚襄王同了宋玉，差到蘭臺的宮裏，有一陣風，颯颯地吹到他面前。襄王披開了衣襟，迎着風道：「快活得很呢！這陣雄風，是寡人和百姓所共有的麼？」宋玉道：「這單是大王的雄風罷了，百姓那裏能夠共同享受這一陣風呢？」宋玉的說話，大約有所譏諷吧。想那風並沒有雌雄的分別，卻是人有際遇不際遇的不同。楚王的所以做快樂，和百姓的所以算做憂患；這是人事的變動呢，和風有什麼關係呢？士人生在世，如果他的心中不得意，無論到什麼地方，總不能快樂的；如果他的心中，坦白地不把物欲害他的本性，那無論到什麼地方，總是快樂的。（先敘古往之遺跡以爲快，次從快哉發議，說到張君謫居之快。）

現在張君不把降官算憂患，在治理錢穀簿書餘下來的時候，卻能自己放浪在山水的中間；這是

他的心中，一定有過人的地方。就是用蓬做了門，用甃做了窗，也沒有什麼不快樂的。何況洗着長江的清流，引了西山的白雲，窮竭耳目的勝景來自己安適呢？不是這樣，那相連的山，幽絕的壑，長的森林，古的樹木，清風去振動它，明月去照耀它；這都是牢騷的人、憂思的士的所以悲傷憔悴，不能忍受的呢；怎見得它有快樂的地方呢？（先正寫快哉兩字，次用反結，更有餘味。）

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①墓碑銘。^②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一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③而善人喜於見傳，^④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⑤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一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一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

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一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一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竝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於所可感，則往往畫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由，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閥，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媿。

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註釋】 ①先大父，稱已死之祖。子固祖名致堯，字正臣，五代時潔身不仕。宋太宗時，官至吏部郎中。有文集百餘卷。 ②墓

碑銘、墓碑亦名墓表，大都有銘。漢石例云：「所以表揚功德，故亦名表。」碑版廣例云：「墓表之有銘者亦多。」 ③殿，敬也。 ④見傳，見同現，表現傳音篆，紀載。 ⑤媿，同愧。 ⑥非公與是，謂徇私而失實。 ⑦淑，善也。 ⑧徇，順從。 ⑨卓卓，特立貌。 ⑩盡，音洩，傷痛。 ⑪鞏，曾子固之名。宋南豐人，所著曰元豐類稿。 ⑫瞞，音希，墓也。 ⑬滯拙，愚鈍。 ⑭屯，賊否塞，遭逆境。否，音譬。

⑮魁闕，壯大。 ⑯世族，世系，卽世代相承的系次。

【語體】 去年秋天，有人回來，承蒙賜我一封信，以及所做先大父的墓碑銘。反覆觀看誦讀，又是感激，又是慚愧。講到銘誌的顯著在世，意義和歷史差不多；卻也有和歷史不同的地方。因爲歷史上對於善惡的事情，沒有不寫的。那銘誌的記載，大約古時人的有功德才能嘉行，志向道義美好的人，恐怕後代的不知道，便必要做了銘表顯他。有的放在廟裏，有的存在墓上，道理是一樣的。如果這人是壞的，那麼何必要有銘呢！這所以和歷史有了不同了。（申明與史異。）

那銘誌的作，所以使死者沒有什麼遺憾，生者能得表示他的尊敬；那善人喜歡着表顯紀載，便勇於自立；惡人沒有什麼記載，便因此慚愧恐懼。至於那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好的言論，善的事情，都表現在文章上，也可給後代效法。警戒勸勉的道理，不是近乎歷史，是和那一種相近呢？（申明義近于史。）

到了世道衰微，做人子孫的，一味想褒揚他的祖宗，卻不根據那誌銘原來的道理；所以雖是惡人，都要刻了誌銘，來誇耀後世。立言的人，既是不能拒絕他不做；又因為他子孫的請求，如果寫他的惡事，那末在人情上有點說不過去；這樣一來，銘的記載，就失了真實。（言世衰墓碑銘之不實。）

後來做誌銘的，應當看那做的人怎樣。如果請託了不得當的人，那寫起來就不能夠秉公和求實在，便不能夠行在世上，傳給後代。所以千百年來，從公卿大夫一直到鄉里的人，沒有一個不有銘的，卻是傳的很少。那緣故沒有別的，請託了不適當的人，做起文章來，不秉公和求實在的緣故呢。（言銘以人重，作銘須公與是。）

那麼要怎樣的人，才能夠秉公和求實在呢？不是積蓄道德，並且能夠做文章的，不能當這個責任的。因為有道德的人對於惡人，就不肯接受替他做銘；在衆人裏面，能夠辨明他該做不該做。然而人的行爲：有動機很好，事跡卻不好的；有意思好險，外面卻像好的；有善惡大相懸殊，卻不能夠實在指出的；有的實際比名譽大；有的名譽過了實際。好比用人一般，不是素有道德的人，怎能夠辨別他不疑惑，議論他不徇私不疑惑，不徇私，便是秉公，並且求實在了。然而他的文辭不精工，還不能傳世；於是又在他的文章上面兼勝的了。所以說道：不是積蓄道德，並且能夠做文章的人，不能夠做的。豈不是這樣的麼？（申明能盡公與是，必待蓄道德能文章者，下便直入歐陽公。）

然而積蓄道德，並且能夠做文章的人，雖或同時生在世上也有的；也許隔了幾十年，或者一二百年，方才有的。那傳在後世的難是這樣，遭逢的不容易，又是這樣。像先生的道德文章，本就是所說隔了幾百年才有的呢！先祖的言行，卓然不羣；幸而逢着先生，能夠去銘他的公正和實在，那傳留世上，行在後代，沒有可以疑惑的了。世上的學者，每每看傳記上所載古人的事情，到了可以感動的地方，便往往悲傷哀痛地，不知涕淚的落下來呢。何況是他的子孫呢？何況是輩呢？那追慕先祖的德行，想因此傳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推着這一種賞賜在輩的身上，卻及到了三代；那感激和報答的心，應當怎樣的去圖謀他？並且還想輩的學問淺薄，性質愚笨，先生卻來引進他；先祖的因了顛連困阨而死亡，先生卻來顯揚他。那末世上一般的魁閎豪傑，不常出世的士人，那一個不情願進先生的門牆潛藏隱遁，抑鬱不遇的士人，那一個不有希望在上善事那個不願做惡事那個不慚愧而恐懼？做人家父祖的，那一個不要教訓他的子孫？做人家子孫的，那一個不想寵榮他的父祖？這幾樁美事，一起歸到先生身上。已經拜受賞賜誌銘的屈辱，並敢說明所以感恩的意思。先生所告知世族的次序，怎敢不奉承教訓而加詳啦。慚愧得很，不能夠說完我的意思。（暢言歐陽公之銘，正與史異用而同功，銘一人而天下之父祖子孫，皆知所警勸。故推重之，非爲一己之私。末結來書及自慚意。）

贈黎安二生序

曾鞏

趙郡蘇軾，予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予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予。讀其文，誠闕壯雋，偉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一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予言以爲贈。予曰：「予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乃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爲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予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予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爲笑於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予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予之迂爲善，則其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一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爲何如也？」

【註釋】○趙郡，宋史：「慶源府趙郡屬河北路。」今河北趙縣，軾遠祖味道，爲唐時趙州人，故云。軾，卽蘇東坡。○同年友，同登嘉祐進士。○雋，同俊。○馳騁，如馬之奔馳。○極，窮盡。○江陵府，今湖北江陵縣。司法參軍，官名，爲郡之佐吏，司刑法。

唐宋之制，在府曰法曹參軍，在州曰司法參軍，在縣曰司法。○迂闊，謂言行遠於事理。○顧問也。國語，晉語：「吾朝夕顧焉。」

【語體】

趙郡的蘇軾是我的同年友。從四川寫信到京師給我，稱道四川的士人，有黎生、安生兩個人。後來黎生拿了他的文章幾十萬言，安生帶了他的文章，也有幾千言，不以爲恥辱，拿到我處。看他的文章，確是宏壯雋異偉大，用筆善于反覆的做，好像馬的奔跑，窮竭研究事理。他材力的豪放，像是不能窮盡的呢。二生確是可以算得魁奇特起的士人，蘇君卻也可以算得善於知人的了。（自蘇公說入，點出二生，又敍其文。）

不多幾時，黎生補了江陵府的司法參軍，將要出發，請我說句話來贈別。我道：「我的知道你已經明白在心裏了，卻還要拿說話相求在外面麼？」黎生道：「生和安生的學這種文章，鄉里的人都譏笑我們以爲迂闊，所以現在要求先生的說話，實在想解里人的疑惑。」我聽了這句話，自己問問，覺得很可笑。講到世上的迂闊，還有比我再過的人麼？只知道相信了古，卻不知道迎合現代；只知道傾心于道，卻不知道同着世俗；這便是我所以困頓到現在，自己也不知道呢。世上迂闊的人，難道還有比我再過的麼？現在生的迂闊，只不過因爲文章不近世俗，是迂闊中的小事罷了，患着被鄉里人的譏笑。像我的迂闊，才是大了。如果你拿了我的話歸去，並且要重重的得罪，那裏止是譏笑便罷了呢！那麼像我

的對於你，將用什麼話別贈呢？如果說我的迂闊算好，那末這患處卻是這樣。如果說它不好，那末可以迎合現代，必定違背着古；可以同着世俗，必定離開聖賢的道理了。我勸你不要急急在解釋里人的疑惑，就在這個道理上面，必定能夠選擇而取的。（全段在勉二生行道不當但求爲文詞文之近俗者必非文，故里人皆笑，其文必佳。是引二生入道之文。）

就此寫了贈給黎安二生，並且給蘇君看，以爲怎麼樣呢？（說作序意，照起作結。）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尙取雞鳴狗盜之力哉？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註釋】 ①孟嘗君，戰國時齊公子田文，性好客，封於薛，號孟嘗君。史記有傳。 ②孟嘗君囚於秦，求幸姬解脫。姬欲得狐白裘，時裘已獻昭王，客有能爲狗盜者，乃竊以獻幸姬。既去秦，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出客。」時未至。客有能爲雞鳴者，而雞盡鳴，乃得出。 ③擅，據有。

【語體】 世上的人，都稱贊孟嘗君能得賢士的心，賢士因此歸附他。卻到底靠了他們的力量，來脫逃虎豹的秦國。（先敍孟嘗君好客，及脫秦事，立案。）

唉！孟嘗君不過是鷄鳴狗盜的梟雄罷了，怎能算是得賢士呢？倘然不是這樣，有了齊國的富強，只要得着一個賢士，應當就可以南面去制服秦國，還要用什麼鷄鳴狗盜的力量呢？鷄鳴狗盜的人，出在他的門下，這便是賢士的所以不到了。（斷言孟嘗君爲鷄鳴狗盜之雄，不能真得賢士。）

同學一首別子固

王安石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一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於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嘗云爾。一夫安驅徐行，輔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室，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註釋】 ①江之南，長江之南。 ②子固，曾鞏字。 ③淮之南，淮水之南。 ④正之，孫俾字，初名虔，吳興人，爲文奇古，內行孤峻。與王安石、曾鞏游，事母盡孝。母卒，誓終身不仕。客居江淮間，屢薦皆不就。 ⑤辭幣，文辭與幣帛。 ⑥若及也。 ⑦遺，贈也。 ⑧扳，本作攀，牽引。 ⑨轡，音鄰，車所踐。 ⑩造，音糙，到也。 ⑪警，戒也。

【語體】 長江的南面，有一個賢人，叫子固，不是現在所說的賢人，我仰慕他，和他交友。淮水的南面，有一個賢人，叫正之，不是現在所說的賢人，吾仰慕他，和他交友。這兩個賢人，足跡不會彼此過往的；嘴裏不會彼此講過的；文辭幣帛，不會彼此接近的；他們的先生和友人，難道完全相同麼？我考察他們的言論德行，那不相像的地方，爲什麼這樣少呢？說道：「只因爲效法聖人罷了。」效法聖人，那末他們的先生和朋友，必定效法聖人的。聖人的言行，難道有兩樣的麼？他們的相像，恰是這樣。（別子固卽以正之陪起。）

我在淮南同正之講起子固，正之不疑心我；回到江南，同子固講起正之，子固也以爲對的。因此我又知道，所叫做賢人的，既是相同，又彼此相信，沒有疑心呢。子固做懷友一首詩贈給我；他的大概意思，想互相攀引，來到中庸的地步纔罷，正之也曾經這樣講過的。（言子固贈詩，此處微分主客。）

講到安靜地驅馳，慢慢地行走，到中庸之道的庭前，登它的堂；除了這兩個賢人，那個能夠呢？我以前不是敢自己必定能夠到這個地步的，也願從事在左右，幫助着進去就是了。唉！公事有職守，私事有牽絆，不能夠常常會合。所以做同學一首，和子固分別，來互相警戒，並且互相安慰啦。（合寫三人道義之交，會合不常，結出作序正意。）

遊褒禪山記

王安石

褒禪山^①亦謂之華山。唐浮圖^②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④道；其字漫滅^⑤，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⑥。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一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⑦，入之甚寒，間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一予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⑧。遂與之俱出。一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尙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尙足以入，火尙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乎遊之樂也。一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⑨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

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一予於仆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一四人者，廬陵④蕭君圭（君玉）長樂⑤王回（深父）予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一

【註釋】

① 褒禪山，因僧慧褒而名，在江蘇句容縣北六十里。

② 浮圖，僧也。

③ 虛冢，屋舍和墳墓。冢今作塚。

④ 介道，跌

倒伏地，仆同陪，音付。

⑤ 漫滅，謂溼散而沒。

⑥ 花山，卽華山。

⑦ 鋤然，暗貌。

⑧ 火且盡，火將完。

⑨ 夷，平坦。

⑩ 廬陵，今江西

吉安縣。

⑪ 長樂，今福建長樂縣。按宋史儒林傳：「王回，侯官人。」侯官，今閩侯縣。

【語體】

褒禪山也叫做華山，唐朝的和尙慧褒，開始住在這個地方，死了葬在那裏，因此後來稱它做「褒禪」。現在所稱慧空禪院的，就是褒的廬墓呢。隔開這禪院東面五里，叫做華山洞的，因爲它在華山的南面，所以這樣叫牠的。離洞一百多步，有塊石碑，倒在地上；它的字，大概已經糊塗，只那文句裏，還可以認識是「花山」。現在說「華」字，像花實的「花」字，大約是聲音弄錯了吧。（先敘山之名稱及來歷。）

這下面土地平曠，有個泉水，從旁邊出來，記錄遊踪在上面的很多，所謂前洞的就是。從山上走過

去五六里路有個洞很深暗的，進去很冷，問他的深度，便是喜歡遊覽的人，也不能窮盡的；稱它叫後洞。（敍前後兩洞。）

我和四個人拿了火把進去，進去愈深，那走的路愈難，卻是那所看見的愈奇。中間有怠惰要想出來的人說道：「如果不出去，火把快要熄滅了。」就此和他們一同出來。（敍與四人同遊。）

大約我所遊的地方，比那好遊的人，還不及十分之一。但是看看那左右兩面，來遊而記錄着的，已很少。因為它愈深，那到的人愈少了。當這個時候，我的足力還能夠進去，火光還能夠明亮呢。到了我們出來，有的人便怪這要出來的人，而我也懊悔跟了他們出來，卻不能夠窮盡遊覽的快樂啊。（言未遊竟而出洞，深致悔恨。）

因了這樣，我就發生了一種感想：古人的看那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心得；因為他求思的深，並且沒有不到的。想那路平而近，那遊的人便多；險而路遠，那到的人便少。然而世上的奇偉瑰怪非常的大觀，常在那險遠，並且是人家所少到的地方呢。所以不是有志的人，不能走到的。如果有志向了，不跟着人家停止呢；然而力量不夠的，也不能走到的呢。有了志向和力量，又不跟着人家怠惰，如果到那幽暗昏惑的地方，沒有像火的東西，去幫助他，也不能走到的呢。但是力量可以走到的，卻不去做；在人家是可以譏笑，在自己是有懊悔了。如果盡了吾的志向，仍舊不能達到的，可以沒有懊悔了。那個能夠

譏笑他呢。這便是我的心得呀。（一路都是論遊，實都是論學。）

我對於傾倒的石碑，又悲哀着古書的不能保存，後代傳聞的差誤，竟不能得他真實名稱的，怎能夠細細的講呢？這便是學者不可以不深長思慮並且慎取的呢。（此處方始點明，願學者深思慎取。）

同游的四個人，是廬陵蕭君圭，號君玉；長樂王回，號深父；我的弟弟安國，號平父；安上，號純父。（記同遊者。）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安石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予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嘗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一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

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一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秦州秦興○令陶舜元，銘曰：「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註釋】

○秦州海陵，今江蘇泰縣。

○縣主簿，官名。縣佐，主諸簿目。

○元，字子春，慶曆中，擢江淮制置發運判官，在江淮

十三年，以聚斂刻剝爲能，多聚珍奇，急於進取，以賂遺京師權貴，遷郎中，歷知揚越秦州卒。○卓犖，超絕。不羈，不受檢制。○寶

元，宋仁宗年號。○方略，用兵之方法謀略。後因謂武功曰方略。○陝西大帥，句，陝西省名，宋置陝西路，以在陝原之西，故名。大

帥，統軍之主帥。范文正，名仲淹，字希文，文正其謚。○鄭文肅公，名戩，字天休，蘇州吳縣人。○太廟齋郎，屬太常寺，祭祀時執事

之人。○齟齬，音阻語，意見不合。○辯足以移萬物四句，說音稅，遊說。右武，尙武。如韓非工說，而發憤於韓王；李廣善戰，而終

誅於漢武。○嘉祐，亦宋仁宗年號。○真州，治今江蘇儀徵縣。○揚子，縣名，故城在今儀徵縣東南。○瓌、同瑰。

○司戶參軍，官名。唐宋時，在府曰戶曹參軍，在州曰司戶參軍，在縣曰司戶，掌戶口籍帳之事。○秦興，今江蘇秦興縣。

【語體】

先生名叫平，字秉之，姓許。我曾經敍他的世家，就是現在所說秦州海陵縣主簿的便是

呢。先生既經和兄名叫元的很是友愛，所以被天下人所稱美。卻是從小就卓然超絕，善長辯論，和他的兄元都以智識才略，被當代的士大夫所器重。寶元年間，朝廷開科徵選用兵的方略，來招集天下異能

的士人。那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先把先生所做的事蹟，上書來薦舉，因此能夠召見面試，做太廟齋郎的官職；後來選着秦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許君有大才，可試以大事，不應當拋棄他在州縣；先生也曾經慨然自己期望，想做一番事業，然而終究不能一用他的智能而死了。唉！那真可哀的了！（敘許君之友愛、官階及屈居下位。）

士人固然有離異世俗，獨行他的意思，挨罵受譏，被人笑侮，窮困受辱，卻是不悔。他們都沒有一般人的慾望要求，而有所等待在後世的。他的不合時俗，本是應當。至於那有智謀功名的士人，看着時候，上下逢迎，去求權勢利祿的會合；但是常常不遇的，卻也不能細細計算。至於辯論可以移動萬物，卻窮困在用着遊說的時候；謀略能夠奪去三軍，卻受屈在尙武的國家；這還有什麼說呢？唉！那有所等待卻不悔的，可以知道了。（說懷才之士，千古同慨。）

先生年五十九，在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日，葬在真州的揚子縣甘露鄉某所的墳地。夫人李氏，兒子瓌不做官，兒子璋做真州司戶參軍，兒子琦做太廟齋郎，兒子琳舉進士，女兒五個，已嫁的有兩人；一個女壻是進士周奉先，一個是秦州秦興令陶舜元。銘道：「有人把他提拔了起來，沒有人去排擠而止住他。唉！許君卻到這地步便停着了，是那個使他這樣的？」（敘許君年歲、葬地、子女。銘語感慨無窮。）

假期作業書

盧冠六 趙餘勳編

專供「寒暑假內」學校補習，家庭自修之用。國常算合編一冊，小學一年至六年俱備，經濟合用。如備了「假期作業練習冊」又可以省買練習簿。——這是一套「最進步，最經濟，最合用」的假期作業書！

小朋友補習書……………全六冊

國常算合編一至六冊（一至六年用）

國常假期作業練習冊……………全六冊

國常合編一至六冊（一至六年用）

算術假期作業練習冊……………全六冊

算術精編一至六冊（一至六年用）

國語暑期讀本（中高級用）……………各一冊

國語國文書

吳拯寰 盧冠六編

國語書特點：「特創寫讀做合一。」
國文書特點：「言文對照加註釋。」

——小學·中學·補校·一律適用——

國文初步

從單字起，言文對列，有圖有字，每課旁標出生字，每課生字自三個起、至多十餘個，文字反復練習，全書「四冊」計一千餘字。初學國文者最為適用。

我的國語

一至四冊
五至八冊

言文兒童新文範（接國文初步）四冊
言文初級國文精選……………四冊
言文高級國文精選……………四冊

中學國文讀本 盧世鎮編六冊

- 小朋友國語精選……………全四冊
- 低級國語精選……………全四冊
- 中級國語精選……………全四冊
- 高級國語精選……………全四冊
- 國語補習書……………全四冊
- 國語升學指導……………全一冊
- 言文國文故事讀本……………一冊
- 言文國文模範讀本……………一冊
- 國文國語試題文範……………一冊

本書採分課的混合編制法，每課除詞句註釋，作法指導，言文溝通外，第一二冊各課均附「文法講話」；第三四冊均附「作文講話」；第五六冊均附「應用文講話」。每六課再加「學習指導」一課。內容取古今純文藝作品，各體俱備，旨趣純正，詞句優美，極有益青年寫作及身心之修養。

幼稚園用書

五彩精印
幼稚園識字讀本
幼稚園常識讀本
幼稚園算術初步
幼稚園識字初步

上海呂班路蒲坊七路
春江書局總發行
電話八四六〇號

國學大師胡樸安先生鑒定

明文

增訂古文觀止

上海春江書局藏版

目錄

卷七 明文

送天台陳庭學序	宋濂
閱江樓記	宋濂
司馬季主論卜	劉基
寶柑者言	劉基
深慮論	方孝孺
豫讓論	方孝孺
親政篇	王鏊
尊經閣記	王守仁
象祠記	王守仁

廛旅文	王守仁
信陵君救趙論	唐順之
報劉一丈書	宗臣
吳山圖記	歸有光
滄浪亭記	歸有光
青霞先生文集序	茅坤
蘭相如完壁歸趙論	王世貞
徐文長傳	袁宏道
五人墓碑記	張溥

明文文字研究

送天台陳庭學序

分四段：一、先敘蜀道之難。二、敘庭學以吏事能至成都，遊覽名勝，發爲詩詠，是正文。三、敘己之不能遊，與前作反觀。四、更推進一步，以見當待之於山水之外。

【字形異體】 「沈」同沉 「彊」同強

閱江樓記

分四段：一、先敘作樓地點及命名，并寫出立言本旨。二、敘登樓閱覽時皇上要發抒之感想。三、歎前代所建之樓，以寓規諫，又從江字點綴，發揮頌揚之意。四、敘奉旨撰記，并補出不談風景，非常鄭重。

【字音異讀】 「朝」音潮 「應」去聲 「閒」去聲 「夫」音扶 「樂」音洛 「蛇」音移

【字形異體】 「遶」同繞 「涌」同湧

司馬季主論卜

分兩段：一、敘東陵侯求卜。二、司馬季主說天理循環之理，以警醒東陵侯。

【字形異讀】 「夫」音扶

【字形異體】 「白」古鼻字 「華」古花字

賣柑者言

分兩段：一、說賣柑者的「欺」，是通篇之主。二、作者滿腔憤世之心，借賣柑者「世人盜名說」以出之。

【字音異讀】 「乾」音干 「食」音嗣 「夫」音扶 「比」音界 「應」去聲

【字形異體】 「燁」同燁 「拖」通拖

深慮論

分三段：一、從人事側到天道，是一篇立論張本。二、歷引秦、漢、魏、晉、唐、宋的史實，又引巫醫，以爲不能深慮之喻。三、說出工於謀天而能爲深慮者，是一篇主腦。

【字音異讀】 「易」音異 「幾」音機 「夫」音扶

豫讓論

分四段：一、先就正意泛論作起，次暗貶豫讓一流人，作一篇之冒。二、論讓之死固忠，惜乎處世之道有未忠。三、以規章、郝疵作陪，反駁國士兩字再代爲讓劃策。四、結處又頌揚豫讓，無限感慨。

【字音異讀】 「告」音桔 「行」音杭 「應」去聲 「曾」音層 「勝」音升

【字形異體】 「銷」同消 「郟」或作郟 「厭」同厭 「欲」同慾

親政篇

分四段：一、暢言上下隔闕之時弊，並推出弊源。二、先言周制，次言漢唐宋三朝遺制，以證明欲上下相交，須復古內朝之法。三、更言明初之制及今內朝未復，以致上下不相交之弊日甚。四、希冀君上效法先帝，仿古內朝之意，俾得明目達聰。

【字音異讀】 「闕」音遏 「朝」音潮 「分」音問 「鮮」上聲 「重」平聲

【字形異體】 「否」音鄙 「鞞」同靴

尊經閣記

分六段：一、開頭解釋經字，卽提出心性命三字爲一篇綱領，再推出四端與五倫。二、疏出六經。三、先言志吾心，卽所以爲經，次言求之吾心，卽所以爲經。四、正喻夾寫，說聖人所傳六經，須具於吾心，不可牽制於文義之末，爲不知尊經者戒。五、再舉亂經侮經賊經三項，正與尊經相反，不可不辨。六、述尊經閣之建築及作記之由。

【字音異讀】 「應」去聲 「惡」音塢 「別」音剝 「長」音掌 「夫」音扶

【字形異體】 「見」同現 「志」同誌

象祠記

分四段：一、先敘請爲作記。二、從祠的「毀」與「新」上先作問答，以見祠不可廢。三、以書經、孟子，證明舜已化象於善，故象祠雖毀於唐，而猶存於今。四、再申說苗夷奉象祠的本旨，並結出勉人正意。

【字音異讀】「爲」去聲

【字形異體】「遡」同溯 「胡」同何 「弟」同悌

瘞旅文

分四段：一、敘瘞旅的緣由。二、先生罪謫龍場，風景傷悲，曲曲道出瘞旅心事，一往情深。三、言雖身處異鄉，總同在天中，不必傷悲。四、安慰亡魂，精誠可格幽冥。

【字音異讀】「薄」音博 「爲」去聲 「勝」音升 「夫」音扶

【字形異體】「暴」同曝 「閔」同憫 「胡」同何 「傍」同旁 「冢」同塚

信陵君救趙論

分五段：一、先論六國大勢，明信陵救趙之功，乃欲擒先縱之法。二、誅心之論，刺入信陵骨髓。三、代爲計劃，尤見信陵之非。四、推進一層，以見爲公則即竊符亦可，否則公然得符，亦是有罪。五、再責魏王，以見覆霜擊冰之漸。末結聖人深慮，筆意凜然。

【字音異讀】「夫」音扶 「爲」去聲 「說」音稅 「乘」去聲 「背」音倍

「相」去聲 「帥」音率

【字形異體】「旒」同瘤

報劉一丈書

分三段：一、答來書，謝饋遺與念及老父，再說到不孝之病。二、盡情描寫官場上下相孚的醜態。三、寫自己的不孝，並道出自己的氣節，以見清濁異質。

【字音異讀】「長」音掌 「稱」去聲 「語」去聲 「夫」音扶 「相」去聲

「強」上聲 「閒」去聲 「分」去聲

【字形異體】 「饑」同飢 「亡」古無

吳山圖記

分四段：一、先敘吳山、次及太湖。二、敘出吳山圖之由。三、說魏公政績、山川增重、吳民對其去後尙要尸祝。四、引韓魏公作證、以見魏公之不忘吳民、末點出作記。

【字音異體】 「爲」去聲

【字形異體】 「倦」同拳

滄浪亭記

分四段：一、提明滄浪亭來歷。二、敘亭變爲庵、庵又變爲亭。三、發抒愍弔之感、說到士之垂名不朽者、固自有在、而不在于亭之猶存。四、帶敘文瑛學問、交游及別號。

【字音異體】 「亟」音氣 「夫」音扶 「朝」音潮

【字形異體】 「浮圖」同浮屠

青霞先生文集序

分四段：一、先敘沈君直諫獲罪、而徙家塞上。二、次敘沈君目擊心傷之事、發爲詩文、以致招禍。三、又敘沈君被害後、其門人編爲文集、與其子請求作序。四、從沈君生平大節立說、言誦其詩文、益足以發其忠孝之志、不必其有當於中聲。

【字音異體】 「塞」音賽 「數」音朔 「咽」音邑 「勝數」音升暑 「當」去聲

【字形異體】 「泄」同洩 「薦」同縉、摺

蔭相如完壁歸趙論

分四段：一、開首即斷定相如完壁歸趙的未盡善。二、言趙只有給與不給兩說、不當既予而復懷歸。三、先替相如劃策、壁可還趙、而直亦不在秦。次言其歸壁獲全、乃一時僥倖。四、以勁澠池、柔廉頗爲餘波作結、說明天佑而非人力。

【字音異讀】 「夫」音扶

【字形異體】 「僂」通戮

徐文長傳

分五段：一、敘文長才豐而運塞，通篇着眼在此。二、敘雖知遇於胡公，而終以運塞不偶。三、敘不得志於有司後之放浪於酒，恣情山川，發爲詩歌，無及文章。又以不合時宜，運塞不偶。四、敘其書畫及下獄，佯狂，晚歲詩文雖益奇，終以抱恨而死。五、贊語極詠歎，言生則見知於君臣，死則見重於後世，身雖不貴，未爲不遇。

【字音異讀】 「校」音教 「奇」音基 「數」音暑 「切」音砌 「好」去聲

「中」音種 「當」去聲 「夫」音扶 「閒」去聲 「爲」去聲

【字形異體】 「屬」同囑 「沈」同沉 「模」同摹 「胡」同何

五人墓碑記

分五段：一、先提五人來歷，次點墓碑。二、說五人之死，重於泰山。三、追記五人就義情形，及賢士大夫的全五人之屍。四、論五人就義之難，五人之死的關係之大，再與一般辱人賤行相較，自覺可貴。五、說五人與蓼洲周公死後同其哀榮，雖死猶生，並點出作記之意，及賢士大夫之名。

【字音異讀】 「夫」音扶 「爲」去聲 「朝」音潮

【字形異體】 「有」同又 「暴」同曝

明文作者傳略

宋 濂

字景濂，明浦江人。元末入龍門山，著書踰十年，太祖召見，除江南儒學提舉，詔修元史，充總裁官，學者悉稱爲太史公，有宋學士全集三十六卷。

劉 基

字伯溫，明青田人。元進士，明初召至金陵，陳時務十八策，屢從征伐有功。授太史令，累遷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封誠意伯，著有文集二十卷。

方 孝 孺

字希直，明寧海人。爲宋濂所推重。洪武間，授漢中教授。建文卽位，召爲文學博士。靖難兵起，文皇欲令草詔哭罵不屈，文皇燻之於市。著有遜志齋集二十四卷。

王 鏊

字濟之，明吳縣人。成化間，鄉會試皆第一，弘治時歷侍講學士。正德初，進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卒諡文恪。著有姑蘇志，震澤集，震澤長語，春秋詞命，史餘。

王 守 仁

字伯安，明餘姚人。弘治間進士，正德時巡撫南贛，討平宸濂，卒諡文成。學以良知爲本，著有王文成全集，從祀孔廟。

唐 順 之

字應德，明武進人。嘉靖中會試第一，以郎中視師浙江，屢破海寇，擢右僉都御史，於學無所不窺，爲文汪洋紆折。著有荆川集，學者稱荆川先王。

宗 臣

字子相，明揚州人。嘉靖進士，由吏部考功郎，歷稽勲員外郎，文章與王世貞及李攀龍相切磨，爲嘉靖七子之一。卒年三十六。有宗子相集。

歸有光

字熙甫，明崑山人。九歲能文，博通經史，尤精於史記，累試不第，讀書授徒，人稱震川先生。晚成進士，授長興縣，大學士高拱引爲南京太僕丞，留掌內閣制敕房，修世宗實錄，著有震川文集，三吳水利錄行於世。

坤 茅

字順甫，號鹿門，明歸安人。嘉靖進士，善古文，又好談兵。官廣西兵備僉事，遷大名副使，旋落職歸，著白華樓藏稿續稿，浙省分署紀事本末等書。

王世貞

字元美，明太倉人。嘉靖間進士，官至南京刑部尙書，號弇州山人，著有弇山別集，四部稿，讀書後臚不臚等錄，共數百卷。

袁宏道

字中郎，明公安人。萬歷進士，官至稽勳郎中，詩文多主妙悟，著有瓶花齋雜錄，袁中郎集，及瀟碧堂，破研齋諸集。

張 溥

字天如，明太倉人。崇禎四年登進士，以葬親乞假歸，遂不復出。曾倡復社，以繼東林，聲勢大盛，執政惡之，獲得禍，著有史論等書。

送天台陳庭學序

宋濂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①，萬里，陸有劍閣棧道^②之險，水有瞿唐灩澦^③之虞。跨馬行，則竹閉山高者，累旬日^④，不見其巔際；臨上而俯視，絕壑萬仞^⑤，杳^⑥莫測其所窮；肝膽爲之掉栗^⑦。水行則江石悍利，波惡渦詭^⑧，舟一失勢，尺寸輒糜碎^⑨。土沈^⑩，下飽魚鼈，其難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遊；非材有文者，縱遊無所得；非壯彊者，多老死於其地。嗜奇之士恨焉。一天台^⑪，陳君庭學，能爲詩，由中書左司掾^⑫，屢從大將北征有勞^⑬，擢四川都指揮司照磨^⑭。由水道至成都^⑮。成都，川蜀之要地，揚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侯^⑯之所居，英雄豪傑戰攻駐守之迹，詩人文士遊眺飲射，賦詠歌呼之所，庭學無不歷覽。既覽，必發爲詩，以紀其景物時世之變。於是其詩益工。越三年，以例自免歸，會予於京師。其氣愈充，其語愈壯，其志意愈高。蓋得於山水之助者，侈^⑰矣。一予甚自愧，方予少時，嘗有志於出遊天下，顧以學未成而不暇。及年壯可出，而四方兵起，無所投足。逮今聖主興而宇內定，極海^⑱之際，合爲一家，而予齒益加耄矣^⑲。欲如庭學之遊，尙

可得乎？一然吾聞古之賢士，若顏回原憲，皆坐守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於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無有出於山水之外者乎？庭學其試歸而求焉。苟有所得，則以告予，予將不一愧而已也。

【註釋】

○即四川省。

○俗稱河南省曰中州，此處可作中原解。

○劍閣，即大小劍山，在四川劍閣縣北。連山絕險，飛閣

通衢，故稱劍閣。棧道，山岩上架木而成的道路。

○瞿唐峽名，在四川奉節縣東十三里。兩岸對峙，中貫一江，水勢激激，為全蜀江

路門戶。灩澦，一名淫瀆堆，在瞿唐峽口水。經注：白帝城西江中有孤石，為淫瀆石，冬出水二十餘丈，夏則沒。○謂數十日累積也。

○絕壑，極險的山谷。八尺曰仞，萬仞極言其深。

○杳，音天，深廣貌。

○掉栗，戰栗，恐懼也。

○悍利，凶悍尖利。

○波惡，謂驚

濤駭浪，渦詭，謂水流不順。

○糜碎，粉碎。

○天台，縣名，即今浙江天台縣。

○中書左司掾，元併尚書省於中書省，下置

左右司，分治省事，明沿其制。緣，音院，屬官通稱。

○勞功勞。

○照磨，以照對磨勘為職，乃主管文書之官，是都指揮司屬官。

○成都，縣名，秦置，即今四川省治。

○揚子雲，即揚雄，漢成都人。揚本作楊。司馬相如，漢成都人。複姓司馬，字長卿。諸葛武

侯，複姓諸葛，名亮，字孔明，陽都人。三國時蜀相，封武鄉侯。

○侈，音齒，很多。

○極海，窮盡四海。

○齒，年紀，耄也。八十

九十曰耄。

○顏回原憲，皆孔子弟子。

○囊括，包羅。

【語體】

中國西南的山水，只有四川最奇。然而離開中原幾萬里，陸路有劍閣棧道的危險，水路

有瞿塘峽，灩澦堆的憂慮。騎了馬走，那竹林中間，山嶺高峻的，走了幾十天，不見他的頂上；到上面朝下

一望，極險的溪壑，有幾萬尺深，廣大深深地，不能測量他的窮盡；肝膽爲了它戰慄起來。向水路走，那江

裏的石頭凶悍尖利，波浪洶湧，水勢不順；行船一失了尺寸的勢，每每打得粉碎沉到泥裏，在下面鮑魚籠的腹；它的難走，竟到這樣。所以不是做官有力量的，不可以去遊；不是有文材的，即使去遊，也不能有什麼得到；不是強壯的人，多數老死在那地方。所以好奇的士人，常是抱恨的。（先敘蜀道之難。）

天台陳君庭學，能夠做詩；從中書省左司掾，屢次跟大將北征有功勞，升四川都指揮使照磨，從水路到成都。成都都是四川的要地；揚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侯所住的，那裏英雄豪傑戰爭攻伐，駐防守禦的遺跡，詩人文士遊覽、眺望、飲酒、射箭、賦詩、吟詠、歌唱、歡呼的地方，庭學沒有不到處游覽。既經游覽，必定發揮在詩上，來記這景物時世的變化。因此他的詩愈加好了。（敘庭學以吏事能至成都，游覽名勝，發爲詩歌，是正文。）

隔了三年，照例卸任歸來，碰着我在京城裏。他的氣度愈加充盛，他的說話愈加雄壯，他的意志愈加高尚，大概得益於山水的幫助，是太多了。我很自己慚愧：當我年輕時，曾經有志要出去遊歷天下，但因學業未成，沒有空的時候；到了壯年，可以出去，卻是四方兵起，沒有插足的地方；到現在聖主興起，天下平定，盡四海之內，合做一家，然而我的年紀已經老了！想要像庭學的去游歷，還能夠麼？（次敘己之不能遊，與前作反襯。）

但我聽說古時的賢士，像顏淵、原憲等，都坐守陋室中間，蓬蒿沒着他們的門戶，而志氣卻常常很

充滿地，像能夠包括天地的；這個原因，是在那裏呢？也許有高出在山水外面的廢庭學，可以歸去試試而求着。如果有所得到，便來告訴我，我將要不止一次的慚愧罷了！（末更推進一步，以見當得之於山水之外。）

閱江樓記

宋 濂

金陵^①爲帝王之州，自六朝^②迄於南唐^③，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④。逮我皇帝^⑤定鼎^⑥於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閉朔南^⑦；存神穆^⑧清，與天同體。雖一豫^⑨一遊，亦可爲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⑩。長江如虹貫^⑪蟠遶^⑫其下。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於巔，與民同遊觀之樂，遂錫^⑬嘉名爲「閱江」云。一登覽之頃，萬象森列^⑭；千載之祕，一旦軒露^⑮。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夫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⑯，升其崇椒^⑰，凭欄遙矚^⑱，必悠然而動遐思^⑲。見江漢之朝宗^⑳，諸侯之述職^㉑，城池之高深，關阨^㉒之嚴固，必曰：「此朕^㉓櫛風沐雨^㉔，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㉕之廣，益思有以保之。

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上下，番舶[㊦]接跡而來庭，蠻琛[㊦]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內外之所及也。」四陲[㊦]之遠，益思有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皸足[㊦]之煩，農女有捋[㊦]桑行饑[㊦]之勤，必曰：「此朕拔諸水火，而登於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思，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閱夫長江而已哉？一彼臨春結綺[㊦]，非不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絃之淫響[㊦]，藏燕趙之豔姬，不旋踵閒，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爲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千餘里而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爲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爲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聖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耶？一臣不敏，奉旨撰記，欲上推宵旰[㊦]，圖治之功者，勒諸貞珉[㊦]。他若留連[㊦]光景之辭，皆略而不陳。懼褻[㊦]也。一

【註釋】 ①金陵，即今江蘇江寧，明太祖建都於此，故又稱南京。 ②六朝，三國吳、東晉、宋、齊、梁、陳，相繼都金陵，謂之六朝。

③南唐，五代時十國之一。徐知誥受吳禪，稱帝於金陵，國號唐，史稱南唐。 ④王氣，謂其地氣，當出天子。 ⑤指明太祖。 ⑥定鼎，即建都之意。夏禹鑄九鼎，象九州，以爲傳國之重器，鼎之所在，即王都所在，故稱得天下，曰定鼎。 ⑦由是聲教所暨二旬，暨，及到。 ⑧朔南，北方與南方。禹貢：「朔南暨聲教，訖於南海。」 ⑨穆，和也。 ⑩豫，安樂。 ⑪虛龍，山名，在江蘇江寧縣西北廿里。西臨大江，明太祖嘗伏兵于此，大破陳友諒。 ⑫蜿蜒，屈曲之狀。 ⑬虹貫虹，太陽光線與水氣相映，現於天空之彩暈，貫，穿着。 ⑭蟠音盤，曲也。遶，同繞。 ⑮錫，賜也。 ⑯仲森列，衆多排列着。 ⑰軒露，開帳而發現于外。 ⑱法駕，天子車駕。幸臨，天子所至。 ⑲幸臨。 ⑳崇椒，山頂曰椒，謂山之高處。 ㉑凭，音平，靠着。矚，凝神而視。 ㉒悠然，遠貌。遐思，遠念。 ㉓朝宗，諸侯朝見天子，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此言江漢之水歸於海，猶諸侯之朝於天子。 ㉔述職，謂述己所守之職。 ㉕關陘，猶言關塞，險要之地。 ㉖朕，音陣，我也。古時尊卑均得用朕。至秦，天子獨用此稱，漢以後因而不改。 ㉗櫛風沐雨，喻勤勞。 ㉘中夏，即中國。 ㉙番，外國通稱；舶，航海大船。 ㉚琛，讀若村，珍寶。 ㉛綏，安撫。 ㉜單，延及。 ㉝四陲，四境。 ㉞柔，以德服遠人。 ㉟炙膚，言在烈日之中，其肌膚如經薰炙。韋足，足凍而坼裂。韋音君。 ㊱捋，音勒，以指逼緊採取。 ㊲醢，音亦，餉耕者以食。 ㊳衽，席也，謂寢處所。 ㊴臨春，結構皆樓名，陳後主作。故址當在今南京市。綺音起。 ㊵齊雲樓，在江蘇吳縣，唐朝恭王所建。明太祖克平江，張士誠妻焚死於此。落星樓，在金陵，三國吳大帝時造。 ㊶淫響，放蕩之音。 ㊷岷山，一作汶山，在今四川松潘縣北。禹貢所謂岷山導江是也。 ㊸委蛇，委曲貌。蛇音移。 ㊹白浪涵湧，碧波翻騰。涌同湧。 ㊺天塹，天然的壑坑，言其險也。塹音欠。 ㊻安流，謂水波不興。 ㊼逢掖，大衣，古儒者之服。掖音奔。 ㊽油然，盛貌。 ㊾宵旰，謂天未明而衣，日既暮而食，天子勤於政事。旰音幹。 ㊿貞珉，刻碑的美石。 ㊽留連，盤桓不忍去。 ㊾襲，音泄，慢也，不莊重之意。

【語體】 金陵是帝王行政的地方，自從六朝直到南唐，大概都偏安割據一方，不能應着山川的

王氣到了我朝皇帝，建都在這裏，纔能承當牠。從此風教所到的地方，不分南北，心神所注，和穆清高，同天一樣。雖是一件樂事，一種遊散，也可以當做天下後世的模範。京城的西北有座獅子山，從盧龍彎彎曲曲到這裏；長江像虹一般的橫貫盤曲，環繞牠的下面；皇上因為這地方形勢雄勝，詔諭築樓在山頂，和百姓同遊觀的快樂，就此賜一個好的名字叫做「閱江」啦。（先敘作樓地點及命名，并寫出立言本旨。）

登臨遊覽的時候，萬千氣象，森然布列，千年來的祕密，一朝軒豁顯露；豈不是天造地設，來等那大一統的君主，開闢千萬世的大觀的麼？當風清日美，御駕到來，升到這山頂，靠着欄干，遠望出去；必定悠悠地要動遠的思想。看見江漢的水流到海裏，諸侯來敘述職守，城市的高深，關塞的堅固；必定會說道：「這是我的勤勞而戰勝攻克所得到的呢。」中國地方的廣大，愈加想保存牠。看見波浪的浩浩蕩蕩，風帆的上下下，外國船隻，接連的來朝見，蠻夷的珍寶，聯肩的進貢；必定說道：「這是我的德行安撫他，威嚴鎮服他，勢力延及內外所及到的呢。」四疆的遼遠，愈加想柔服牠。看見兩岸中間，四野上面，種田人有肌膚薰炙，腳上凍裂的痛苦，農家婦女，有採桑送飯的勤勞；必定說道：「這是我把他們拔出在水深火熱中間，去安頓在那衽席上的呢。」萬方的百姓，愈加想安寧他們。觸類旁通地思索，不止一種意思便完了。我知道這樓的建築，皇上所以用來發舒精神，因了物類，興起感想，沒有不寄寓他求治的

思想；豈但看看那長江就罷了麼？（敍登樓閱覽時皇上要發抒的感想。）

那臨春結綺等樓，不能不算華麗了，齊雲落星等樓，不能不算高了；不過只聚了管絃的淫蕩聲音，藏了燕趙的妖豔姬人；不多幾時，就煙消火滅，感慨隨着發生，我不知道他們是什麼說法呢？雖是這樣，長江發源四川岷山，曲曲折折行了七千多里纔入海，白浪洶湧，碧波翻騰；六朝時候，往往靠了他做天然的險要。現在卻南北一家，看做安流，沒有用着戰爭的事了。那麼果真是誰的力量呢？著了儒服的士人，有登上這個樓，去望這大江的；應當想到聖德像天一樣，蕩蕩地難以形容，和夏禹疏通開鑿的功績一樣，的沒有窮盡；忠君報上的心，怎能不很盛地興起麼？（歎前代所建之樓，以寓規諷；又從江字點綴，發揮頌揚之意。）

我愚笨得很，奉旨做這篇記，想推求皇上日夜圖治的功勞，刻在美石上面。至於那流連風景的話，都恐怕不莊重，略去不說呢。（敍奉旨撰記，并補出不談風景，非常鄭重。）

司馬季主論卜

劉基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也？」東陵侯曰：「久臥者思起，久蟄○者思啓，久蒞○者思嚏○。吾聞之：『蓄極則洩，闕○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

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僕竊有疑，願受教焉。一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爲？」東陵侯曰：「僕未究其奧也，願先生卒教之。」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蓍，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靈於物者，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頽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瓊蕤玉樹也；露蠶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螢火，昔日之金缸也；華燭也，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峯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爲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爲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春一秋，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邱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爲？」

【註釋】

○東陵侯，秦邵平封東陵侯。秦亡，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以自給。

○司馬季主，漢楚人，遊學長安，賣卜東市。

○漢稱列侯曰君侯。

○蓍，音直，伏藏。

○懣，音悶，煩悶。

○嚏，音替，噴鼻。

○闕，音閉，隱閉。

○壅，塞也。

○靡，無也。

○深。○蓍，草名。古取其莖爲卜筮之用。

○龜，介屬動物，古灼龜甲以下。

○言偏地荒蕪。

○蕤，音瑞，言草木華茂如

瓊玉。

○鳳笙龍笛，皆曲名。梁武帝製，喻好聽的音樂。

○鬼燐，鬼火。螢火，螢生水邊，腹部發光，謂之螢火。

○金缸，燈也。

○茶，音塗，苦菜。薺，蔬類，味甘可食。

○象白駝峯，珍貴之食品。白，古鼻字。

○楓，木名，其葉經秋而紅。荻，草名，與蘆

同類，生水邊，花後結實，有白毛以資散布，俗稱爲花。

○蜀錦齊紈，謂四川所出之錦，山東所出之絹，古皆爲美麗的絲織品。

○華，同花。 ○激湍，急流。 ○浚谷，深的山谷。

【語體】東陵侯既廢，到司馬季主那裏去占卜。季主問道：「君侯要占卜什麼呢？」東陵侯道：「睡得長久了的，便想起來；墊伏長久了的，便想開放；煩悶長久了的，便想噴嚏。我聽得說：『含蓄過分，便要發泄；煩悶過分，便要通達；熱得太高，便要生風；塞得過分，便要通達；一個冬季，一個春天，沒有屈而不伸的一面起一面伏，沒有去而不來的。』我有些疑心，願意來受你的教！」（敘東陵侯求卜。）

季主道：「這樣說來，君侯已是明白的了，還要占卜什麼呢？」東陵侯道：「我沒有澈底明白這奧妙，願意您先生到底來教導我！」季主說道：「唉！天道有什麼親近，只在道德的親近；鬼神有什麼靈感，靠了人，才能有靈感。著是枯草，龜是枯骨，都是平常的東西呢。人比平常的東西要靈呢，爲什麼不聽自己，卻聽於物呢？並且您君侯何不去一想從前的事情呢？有了從前，必有今日。所以碎瓦破牆，是從前華麗的歌樓舞館呢；遍地荒蕪，是從前茂盛的瓊蕤玉樹呢；露蠶風蟬的聲響，是從前美妙的鳳笙龍笛呢；鬼磷螢火，是從前光輝的金缸華燭呢；秋天的苦菜，春天的薺菜，是從前鮮美的象鼻駝峯呢；紅的楓葉，白的荻花，是從前精緻的蜀錦齊紈呢。從前所沒有的，現在有了，不算過分；從前所有的，現在沒有，不能算不足。所以一日一夜的循環，花開的謝去，一春一秋的時候，物類舊的變新，急流的下面，必定有深的

潭水高山的下面，必定有深的山谷。君侯也早已明白的了，還要來占卜什麼呢？（司馬季主說天理循環之理，以警醒東陵侯。）

賣柑者言

劉基

杭^①有賣果者，善藏柑，^②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③玉質而金色。剖其中，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④奉祭祀，供賓客乎？將銜^⑤外以惑愚瞽^⑥乎？甚矣哉，爲欺也！」一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賴是以食。吾售之，人取之，未聞有言^⑦而獨不足子所乎？^⑧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臯比者，^⑨洗洗乎干城之具也；^⑩果能授孫吳^⑪之略耶？^⑫峨^⑬大冠，^⑭拖^⑮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⑯果能建伊臯^⑰之業耶？盜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⑱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⑲而飫^⑳肥鮮者，孰不巍巍^㉑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㉒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㉓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默默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㉔滑稽之流。豈其忿世嫉邪^㉕者耶？而託於柑以諷耶？^㉖一

【註釋】 ①杭，卽今之杭縣。 ②柑，果木名，實扁圓，熟則爲橙黃色。 ③燁，音葉，光盛。 ④籩豆，古食器。籩以竹爲之，豆以木爲之；祭祀燕享，用以盛果實脩脯之屬者，後世惟祭祀用之。 ⑤衍，音縣，自矜。 ⑥愚瞽，愚鈍而目不辨物者。 ⑦言獨汝所買者不滿意乎。 ⑧虎符，兵符，所以爲信者。皐比，虎皮。比音皮。 ⑨洸洸，武貌。詩大雅，「武夫洸洸。」干城，扞外而衛內。 ⑩孫吳，孫贖、吳起，戰國時兵法家。 ⑪峨，高也。 ⑫拖，拖地。 ⑬昂昂，高舉貌。廟堂，朝廷。 ⑭伊臯，伊尹，商朝賢相；皐陶，虞舜臣。 ⑮鞞，音加，敗壞。 ⑯醱醱，厚酒。 ⑰飮，音裕，飽也。 ⑱魏，高大貌。 ⑲赫赫，勢盛貌。象，法也。 ⑳東方朔，卽漢之東方朔，字曼倩，善詼諧滑稽。 ㉑言憎恨世之不善。

【語體】 杭州有個賣果的人，善於收藏柑子，就是過寒暑也不會腐爛；拿出來亮光光地有玉的質地，金黃的顏色。剖他中間，乾燥得像破敗的棉絮一樣。我很奇怪，就問他道：「你所賣給人家的，打算盛在籩豆中，供奉祭祀，供給賓客麼？還是顯耀外面，來欺瞞愚笨的和盲目的人麼？你做這樣的欺騙太過分了！」（說賣柑者的一欺，是通篇之主。）

賣柑的人笑道：「我做這個行業多年了，我靠這養活我的生命；我賣牠，人家拿牠，不曾聽說有什麼話；卻單是你所買的不滿意麼？世上做欺騙事情的不少了，卻單是我一個人麼？你沒有去想過呢。現在那般佩着兵符，擁着虎皮的人，很威武地，好像是國家干城的才具呢；但是他果然能夠授孫贖吳起的謀略麼？戴了大冠，拖了長帶的，高高地好像是朝廷的大器呢；但是他果然能夠建立伊尹皐陶的事業麼？盜賊起來，不知道懲治；百姓困窮，不知道救濟；官吏奸邪，不知道禁止；法律破壞，不知道整理；徒然

耗了倉廩的米粟，卻不知道羞恥。看他們坐在高堂，騎了大馬，喝醉了醇厚的美酒，並且吃飽了肥鮮的食品；那一個不是巍巍的可怕，聲勢赫赫的可以做法式麼？又那裏不是金玉是他的外面，破絮是他的裏面呢？現在你這上面不去考察，卻單來考察我的柑子，是什麼意思呢？我聽了這些話，竟默默地不能回答。退下來想他的說話，像是東方朔滑稽一流的人物；難道他是悲憤世俗，痛恨奸邪的人麼？卻寄託在柑子上來譏諷世人的麼？（作者滿腔憤世之心，借賣柑者「世人盜名說」以發之。）

深慮論

方孝孺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歟？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一當秦之世，而滅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爲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強耳；變封建而爲郡縣。方以爲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爲諸侯，以爲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弑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爲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爲之備。而其亡也，蓋出

於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①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②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敵國。^③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謀子也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一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唯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④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⑤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而豈天道哉？一

【註釋】^①封建，王者以爵位與人。其爵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其地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別。郡縣，即府縣。秦始皇定天下，

廢封建，分海內爲三十六郡，是爲郡縣政治之始。^②兵革，弓矢之屬曰兵，甲冑之屬曰革，皆戰時所用。^③庶孽，謂庶出之子。

^④七國，漢景帝擬削諸侯封地，吳、楚、趙、膠西、膠東、菑川、濟南七國乃舉兵作亂，後周亞夫平定之。^⑤武宣，武帝，宣帝。^⑥王莽，字

巨君，平帝時爲大司馬秉政，陽爲恭儉以收人望，稱宰衡，加安漢公。弑平帝而立孺子嬰，尋篡漢位，國號新。^⑦光武，名秀，東漢中興之主。哀平，哀帝，平帝。^⑧唐太宗，名世民，武氏，名曩，唐貞觀（唐太宗年號）廿二年，有傳祕記云：「唐三世之

後，女主武氏代有天下。上問太史令李淳風，對曰：「其人已在陛下宮中，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①宋太祖句，宋太祖，姓趙，名匡胤。五代，梁朱全忠，唐李存勗，晉石敬瑭，漢劉知遠，周郭威，方鎮管領兵權，駐節州郡，如唐節度使之類。②敵國，指契丹、遼、金等國。③赤子，始生之子，子生而赤色，故稱赤子。④籠絡，謂以權術駕馭他人。

【語體】 憂慮天下的人，常常在難的方面着想，卻忽略了容易的，防備着可怕的，卻遺棄了不疑心的。然而禍患常常發生在所忽略的中間，擾亂常常起在不足疑心的事情。難道他的思慮沒有周到麼？因為思慮所能及到的，是人事的當然；出在智力所料不到的，是天道呀。（從人事側到天道，是一篇立論張本。）

當秦朝的時候，滅亡了諸侯，一統天下；他的心裏，以為周朝的亡國，在乎諸侯的強盛罷了，變了封建制度，天下改做郡縣。方以為兵革可以不必再用，天子的位置可以世代保守，卻不知道漢高帝起在田野中間，終於亡了秦的國家。漢朝警戒秦的孤立，於是大封子弟做諸侯，以為同姓的親近，可以世代繼續下去，沒有變亂了；卻不知道七國存了篡位弑君的謀劃。武帝宣帝以後，稍稍地削了他的地方，分了他的勢力，以為可以沒有事情了；然而王莽終於奪了漢朝天下。光武帝警戒哀帝平帝的禍患，魏國警戒漢朝的禍患，晉朝警戒魏國的禍患，各自警戒他所以亡國的原因來防備；但是他們的滅亡，都出在防備的外面。唐太宗聽說姓武的女人，將來要殺他的子孫，就求人在疑似的中間，去剪除他；但武后

天天服侍在他的左右，竟沒有覺察。宋太祖見五代時各方藩鎮的能夠壓迫他的國君，就盡解他們的兵權，使得力弱容易制服；卻不知道他的子孫，終於被敵國圍困。這種人都有超出常人的聰明，冠蓋一代的才華；對於治亂存亡的幾微，想得詳細，並且防備也很周到了；但是他的憂慮見到這裏，卻是禍患發在那邊，終於到擾亂滅亡的，是什麼道理呢？因為知識可以謀人事，卻不能來謀天道。良醫的兒子，多數死在病裏；良巫的兒子，多數死在鬼祟；難道是善於救活人，卻不善於救活自己的兒子麼？這就是會得謀人事，不善於謀天道呢。（歷引秦漢魏晉唐宋的史實，又引巫醫，以爲不能深慮之喻。）

古時的聖人，知道天下後世的變動，不是知識憂慮的所能想到，不是法術的所能制服；不敢放縱他的私謀詭計，只有積那至誠的心，用那重大的功德，來結合天心，使得上天眷顧他的功德，像慈母的保護赤子，不忍放棄他。所以他的子孫，雖有極愚笨不肖的可以亡國，天卻終於不忍立刻滅亡牠；這是憂慮的遠的呢。如果不能自己結合天心，卻想拿小小的智慧，籠絡當代的事務，並且必定要後代的沒有危險滅亡；這是理上所必無的，難道說是天道麼？（說出工於謀天而能爲深慮者，是一篇主腦。）

豫讓論

方孝孺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

身全而主安；生爲名臣，死爲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爲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旣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炫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一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爲之報讐，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爲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世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爲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衣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憾矣。一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邳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智謀忠告，已無愧於心也。讓旣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士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暴之時，爲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安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

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至，^①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②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③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衣而死乎？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④袖手旁觀，^⑤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⑥甘自附於刺客^⑦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一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為讐敵，暮為君臣，覲然^⑧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註釋】 ①忠告，盡其心以告之。告音桔。 ②簡、竹簡，連編諸簡，謂之策。古無紙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書之於簡。 ③言捐棄其身而死也。 ④言買取名譽。 ⑤言惑世而自誇。 ⑥豫讓、戰國時晉人，嘗事范中行氏，無所知名，乃去而事智伯。 ⑦智伯、晉大夫。 ⑧趙襄子，亦晉大夫，與韓康子、魏桓子共敗智伯軍，遂殺智伯而滅其族，盡分其地。 ⑨烈烈、威武貌。 ⑩漆身吞炭，讓欲謀刺趙襄子，為智伯報讎，乃漆身為癩，以變其容；吞炭為啞，以變其音。 ⑪斬衣三躍，趙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謀刺未成，為襄子之兵士所獲。讓曰：「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襄子義之，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遂伏劍死。 ⑫中行氏，春秋時晉卿，行音杭，荀林父後，林父將中行，後因以官為氏。 ⑬國士，全國推仰之士。 ⑭段規，事韓康，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不如與之，彼扭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向之以兵，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也。」康子乃與之。 ⑮任章，事魏獻，魏獻即魏桓子，智伯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以無故，欲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

也。一

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一桓子亦與之。○○郟疵事智伯，智伯率韓魏之兵圍趙城而灌之。郟疵謂智伯曰：「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韓魏必反矣。」智伯不聽。襄子陰與韓魏約，夜使人殺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軍，遂滅智氏。郟疵作郟。○○陳力就列，言當陳其順美，惡惡之力，就人臣之位。○○諄切，忠厚而切實。懇至，誠懇而周到。○○伏劍，自刎。○○猶言愚昧。○○秦在西北，越在東南，相去極遠，故言疏遠而不關痛癢者，必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爲喻。○○喻不干預其事。○○悻悻，忿恨貌。○○刺客，乘人不備以刺殺人者。○○覲然，慚愧貌。

【語體】士君子立身世上，奉事人主，既稱知己，便應當竭盡智慮謀略，忠告好的道理，消滅禍患，在沒有顯露，保全治安在沒有發生禍患的時候，使得自身保全，君主安寧，活着，做個名臣，死了以後，做個上鬼，垂光榮於百代，照耀在歷史的上面；這纔算是好呢。如果逢着了知己，不能夠扶助危難，在未亂之先，卻捐棄了身體，死掉生命，在既敗的後來，買取名譽，眩耀世俗，從君子看來，都是不取的。（先就正意泛論作起，次暗貶豫讓一流人，作一篇之冒。）

因此曾經評論着：豫讓做智伯臣子，等到趙襄子殺了智伯，讓替他報仇，聲名轟轟烈烈，雖是愚夫愚婦，沒有不知道他是忠臣義士。唉！讓的死節，固然忠了！可惜處世的道理，還有不忠的地方存在着呢！爲什麼緣故呢？看他漆了身體，嘴裏吞炭，對他的友人說道：「凡我做的事情，都是很難；將要慚愧那天，下後代做人家臣子，卻存着兩條心的人呢！」這樣看來，說他不是忠臣，可以麼？等到看他的斬襄子衣服，拔劍三跳；襄子責備他不死於中行氏，卻單死於智伯。讓回答道：「中行氏把普通人來待我，我所以

用普通人去報答他；智伯把國士來待我，我所以用國士去報答他。」照這上面論起來，讓有餘恨了（論讓之死固忠，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

段規的事韓康、任章的事魏獻，不曾聽見把國士來待他們呢。卻是規呀章呀，極力勸他的主，聽從智伯的請求，給他地方，來驕傲他的志向，而催促他的滅亡啦。那疵的事智伯，也不會把國士來待他呢；然而疵能夠審察韓魏的真情，來諫智伯。雖是不用他的話，弄到滅亡；可是疵的智謀忠告，已沒有慚愧於心了。讓既經自己說智伯把國士待他了；國士是救濟國家的人呢。當智伯在請求地方沒有滿足的日子，放縱物欲荒暴的時候，做讓的人，正應該陳其順美匡惡的力，就人臣的職位，很忠謹地去告訴他道：「諸侯大夫，各安着分封的地，不要互相侵奪，這是古時的制度。現在無緣無故去拿人家地方，人家不給我，我憤恨的心就要生出來；如果給我，我的驕傲心，就要生出來；憤恨了必要爭鬪，爭鬪必要失敗；驕了必要傲，傲了必要亡國。」忠厚切實，誠懇周到地說明。進諫了不聽，再諫他；再諫不聽，三諫他，三諫再不聽，便移了他刺襄子時的拿劍自刎，死在這一天。智伯雖是冥頑不靈，感動他至誠的心，也許能夠覺悟，同韓魏講和，解趙國的圍，保全智伯的祖宗，守他的祭祀。如果這樣，那末讓雖死了，還是像活的一樣呢，豈不是勝過斬衣而死麼？在這個時候，卻沒有一句話，開悟主上的心；看智伯的危急存亡，好像越人看秦人的壯瘦一樣。袖了雙手，旁邊看着，坐等他的成敗；國士的報答，真是這樣的嗎？等到智伯既

死卻不能忍受血氣忿恨的心，情願自己附在刺客一流的人物。有什麼可以稱道呢？有什麼可以稱道呢？（以規章鄒疵作陪，反駁國士兩字，再代爲讓劃策；如此辯駁，庶令九泉心服。）

雖是這樣說，把國士來論豫讓，固然不能當着了。那些朝晨是仇敵，夜裏就變做君臣，老了面皮，卻自鳴得意的一般人，那又是豫讓的罪人了！唉！（結處又頌揚豫讓，無限感慨。）

親政篇

王 鏊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爲泰。下之情壅闕○而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而無國矣；所以爲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閒，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視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治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一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正朝，詢

謀^①大臣在焉路門^②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③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④聽政^⑤」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⑥左右前後將軍^⑦侍中散騎^⑧諸吏爲中朝丞相^⑨以下至六百石^⑩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⑪受萬國之朝貢則御^⑫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西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起居^⑬則垂拱殿正旦^⑭冬至聖節^⑮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⑯則必入陳時政利害內殿引見^⑰亦或賜坐或免穿鞞^⑱蓋亦有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⑲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極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一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卽古之正朝也常日則奉天門卽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⑳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㉑中如宋濂劉基^㉒永樂^㉓以來如楊士奇楊榮^㉔等日侍左右大臣寔義夏元吉^㉕等常奏對便殿^㉖於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

未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闕，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方將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爲恨矣。一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剗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卽文華武英二殿，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有近時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時，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一

【註釋】 ①泰、易卦名，通也。 ②否、音鄙，易卦名，閉塞。 ③壅闕，猶言壅塞。闕音邊。 ④視朝，天子臨朝以見羣臣。 ⑤章奏，羣臣上書於天子之文。批答，天子視羣臣之章奏，以定其可否，謂之批答。 ⑥刑名，刑事的名目。 ⑦奉天門，明時殿前中門。

⑧赫弈，盛美。 ⑨御史，官名，明設都察院，長官曰都御史，統率諸御史，專彈劾之任，兼司糾察朝儀。 ⑩鴻臚，官名，本周官大行人之職，漢改爲鴻臚，掌贊導相禮，歷代因之。 ⑪通政司，官名，宋置通進司，掌受內外章奏，旋改爲承進司，明改爲通政司，職掌與宋時同。 ⑫惴惴，恐懼貌。 ⑬庫門，古時之宮門。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庫門在雉門之外。 ⑭詢謀，顧問。 ⑮路門，古

宮中最內之門。⊖⊖玉藻、禮記篇名。⊖⊖路寢，路，大也，對於小寢而言；爲天子治事之所。⊖⊖大司馬，官名，漢置大將軍驍騎將軍，皆冠以大司馬之號。⊖⊖左右前後將軍，古時將軍無專官，惟爲將兵者之通稱。漢始加左右前後車騎驃騎等號。

⊖⊖侍中散騎，侍中，官名，漢以侍中爲加官，分掌乘輿服物，與中官俱止禁中。散騎，亦官名，傍乘輿，專司獻可替否。⊖⊖丞相，官名，漢初朝廷及王國皆置相國，旋改相國爲丞相。⊖⊖六百石，漢之官秩。⊖⊖元正，卽元旦。冬至，節候名，在陽歷十二月廿二、廿三日。⊖⊖御，登也。⊖⊖起居，宋置起居郎，起居舍人，掌記載天子之飲食寢興。⊖⊖正旦，卽元旦。⊖⊖聖節，天子誕日。

⊖⊖輪對，謂輪班奏對。⊖⊖引見，謂導見天子。⊖⊖鞞同靴。⊖⊖三垣，星之區域：太微、紫微、天市。⊖⊖華蓋，謹身，武英，皆明時殿名。⊖⊖洪武，明太祖年號。⊖⊖宋濂，明浦江人，字景濂，官至翰林學士，文章富瞻，爲世所宗。劉基，明初青田人，字伯溫，精天文兵法，善文章，與宋濂並爲一代之宗。⊖⊖永樂，明成祖年號。⊖⊖楊士奇，建文初，授教授，後以史才薦入翰林，充編纂官。永樂初，進左諭德，居官三十年，廉能冠天下。楊榮，明建安人，字勉仁，建文二年進士，授編修，永樂朝，受知入文淵閣，謀而能斷，人比爲唐之姚崇。⊖⊖蹇義，明巴人，字宜之，洪武進士，惠帝擢爲吏部右侍郎，永樂初，進尙書，與夏元吉齊名，中外稱爲蹇夏。

元吉，明湘陰人，字維翰，洪武時以鄉薦入太學，成祖卽位，進戶部尙書，治浙西大水有功，居官持大體，有古大臣風。⊖⊖便殿，天子休息閒宴之殿。⊖⊖闕，閉門。⊖⊖孝宗，憲宗之子，年號弘治。⊖⊖無祿，無福。⊖⊖陛下，指明武宗。正德初，作者累進戶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剗音產，削除。⊖⊖臺諫，御史之稱。⊖⊖咨，謀也。⊖⊖九重，人君所居，重音從。⊖⊖燦然，光明貌。畢陳，完全陳列。⊖⊖明目達聰，謂廣視聽于四方，使天下無壅塞。

⊖⊖明目達聰，謂廣視聽于四方，使天下無壅塞。

⊖⊖明目達聰，謂廣視聽于四方，使天下無壅塞。

⊖⊖明目達聰，謂廣視聽于四方，使天下無壅塞。

⊖⊖明目達聰，謂廣視聽于四方，使天下無壅塞。

⊖⊖明目達聰，謂廣視聽于四方，使天下無壅塞。

⊖⊖明目達聰，謂廣視聽于四方，使天下無壅塞。

⊖⊖明目達聰，謂廣視聽于四方，使天下無壅塞。

⊖⊖明目達聰，謂廣視聽于四方，使天下無壅塞。

⊖⊖明目達聰，謂廣視聽于四方，使天下無壅塞。

⊖⊖明目達聰，謂廣視聽于四方，使天下無壅塞。

⊖⊖明目達聰，謂廣視聽于四方，使天下無壅塞。

【語體】易經上的泰卦道：「上下相交，他的意志便相同。」否卦道：「上下不相交，便沒有國家。」

因爲上面的情，能夠達到下面；下面的情，能夠達到上面；上下一體，所以把牠稱做泰。下面的情壅塞，不

能傳到上面；上下中間隔膜，雖名爲有國，卻像沒有國家了，所以稱做否。上下相交便是泰，不相交便是否，從古以來，都是這樣。但是上下不相交的弊病，沒有像近代再厲害的。當君臣相見的時候，不過在上朝幾刻中間；上下間，不過是臣子的奏章，君上的批答，彼此關接，和刑名法度互相維持罷了。不單是沿照舊例，也是地位形勢使他這樣。爲什麼緣故呢？國家常朝在奉天門，不會一天荒廢，可說是勤了。然而堂殿玉階，相去極遠，天子的威儀，赫奕美盛，御史糾察朝儀，鴻臚贊禮引導，不照法度，通政司引奏，天子不過看了一看，就謝恩見辭，心裏恐懼地退下來。皇上何嘗治理一件事情，臣下何嘗進一句說話呢。這沒有別的緣故，因爲地位形勢，相隔懸殊；所謂天子堂上，遠在萬里，雖要說話，無從說起呢。（暢言上下隔閡之時弊，並推出弊源。）

我以爲要上下的相交，沒有比恢復古時內朝的方法再好了。實在周的時候，有三種朝見庫門的外面是正朝，顧問大臣在這裏；路門的外面是治朝，每天上朝在這裏；路門的裏面是內朝，又叫燕朝。禮記玉藻篇道：「君主在太陽出來的時候去上朝，退下了到路寢宮裏辦理政事。」就是上朝去會見羣臣，所以正上下的名分；辦理政事到路寢，所以通遠近的感情。漢朝的制度，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的許多官吏，是中朝；丞相以下，到六百石的官職，是外朝。唐朝皇城的北面靠南的第三門，叫做承天，元旦日、冬至節受萬國的朝賀進貢，才駕臨這裏，大概就是古時的外朝呀。牠的北面叫做太極門，牠

的西面叫做太極殿，初一、十五，在這裏上朝，大概就是古時的正朝呢。又北叫做兩儀殿，日常上朝聽治事情，大概就是古時的內朝呀。宋朝時候，平常朝見在文德殿，五天一問皇上的起居，那在垂拱殿；元旦、冬至節，天子聖誕日受賀，那在大慶殿；賜宴那在紫金殿，或是集英殿；考試進士那在崇政殿。侍從官以下，隔開五日，一個官員上殿，叫做輪班奏對，便必定進來陳說現時政治的利害得失；在內殿引見，也或者賜坐，或者免穿靴子；大概也有三朝的遺意。實在天有紫微、太微、天市三垣，天子象徵着正朝，像太極；外朝，像天市；內朝，象紫微；從古便是這樣的。（先言周制，次言漢唐宋三朝遺制，以證欲上下相交，須復古內朝之法。）

本朝天子聖誕日，元旦日、冬至節大朝會，便在奉天殿，就是古時的正朝呀；日常上朝在奉天門，就是古時的外朝呀；卻是獨缺內朝。然而並不是缺少呢，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不是內朝的遺制麼？洪武年間，像宋濂、劉基的一般人，永樂以來，像楊士奇、楊榮的一班人，天天侍奉在左右；大臣蹇義、夏元吉的一班人，常在便殿奏對。當這個時候，難道有閉塞隔膜的憂慮麼？現在內朝的制度沒有恢復，駕御常朝以後，臣子沒有再進來朝見，三殿的門，高高關着，少有人能夠窺視着；所以上下的情，閉塞不通，天下的弊病，從此積起來。孝宗晚年的時候，着實有感慨在這上面，屢次召見大臣在便殿談論天下的事情。方纔要大有作爲，而百姓沒有幸福，不能夠看見極治的美事；天下的人直到現在，以爲是一件恨事（更

言明初之制及今內朝未復，以致上下不相交之弊日甚。

祇希望陛下遠的取法聖祖，近的取法孝宗，完全剷除近代閉塞隔膜的弊病；在常朝以外，就在文華武英兩座殿上，仿古時內朝的意思，大臣隔了三天或五天，進來問一次起居，侍從官和御史各一員，上殿來輪流對答，百官有事來商量解決，皇上照所見的決斷他，有難決的，和大臣面議，不時的引見羣臣；凡是謝恩、辭行、引見的一類，都可以上殿陳述奏事，虛心去問他，和顏悅色的替他講；這樣，人人能夠詳說自己的意見，陛下雖深居九重，然而天下的事情，很光明地一起陳在面前。外朝所以正上下的名分，內朝所以通遠近的感情；這樣，豈有近代閉塞隔膜的弊病呢？唐虞的時候，眼光明亮，耳聽聰達，好的言論，沒有藏匿，田野沒有遺漏的賢人，也不過是這樣罷了！（希望君上效法先帝，做古內朝之意，俾得明目達聰。）

尊經閣記

王守仁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

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序也，別也，信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一以言其陰陽消長之行，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辨，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長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一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長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長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一蓋昔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

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亡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⑤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亡散失，至爲窶人^⑥。丐夫，而猶囂囂然^⑦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一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尙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⑧，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⑨，競詭辨^⑩，飾奸心盜行^⑪，逐世^⑫，壟斷^⑬，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爲尊經也乎？一越城^⑭，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⑮，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大吉^⑯，既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⑰，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⑱吳君瀛拓^⑲書院而一新之，又爲尊經之閣^⑳。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㉑。」閣成，請予一言，以詒^㉒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爲記之。若是嗚

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則亦庶乎知所以爲尊經也已。

【註釋】 ①紀綱、典章與法度。 ②節文、品節文章。 ③六經、易、書、詩、禮、樂、春秋。 ④人極、人道。 ⑤輕、音坑，喻淺見而固執。

⑥窳人、貧陋之人。 ⑦鷲、自得之貌。 ⑧訓詁、注解文義。 ⑨淫辭、放僻之言論，不合于正道的。 ⑩詭辨、不正的辨論。

⑪逐世、卽隨俗。 ⑫壘斷、喻攘衆人之所得，以爲己有。 ⑬越城、卽今浙江省紹興縣。 ⑭臥龍、山名。 ⑮渭南、縣名。

卽今陝西省渭南縣。南大吉，字元善，正德進士，歷紹興知府。幼穎異知學，尙友講學，探討精深，爲學者所欽。 ⑯支離、不條達。

⑰山陰、縣名，屬浙江省，民國廢，併山陰會稽爲紹興縣。 ⑱拓、開擴。 ⑲尊經閣、藏書之所，以經爲重，故曰尊經。 ⑳歷、音忒，惡之匿于心者。 ㉑諗、音審，告也。

音忒，惡之匿于心者。 ②諗、音審，告也。

【語體】 經，是常道呀。牠在自然方面叫牠做命，牠賦給於人叫牠做性，牠主在身上叫牠做心。心

呀、性呀、命呀，是一樣的東西呀；通於人物，達到四海，充塞天地，橫亙古今，沒有不完備，沒有不相同，沒有

一些兒變化的呢；這是常道啊。牠應在情感方面，便是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他見在

事情方面，便是父子的親愛，君臣的義氣，夫婦的分別，長幼的次序，朋友的信用。這惻隱之心呀，羞惡之

心呀，辭讓之心呀，是非之心呀，這親愛呀，次序呀，分別呀，信用呀，都是叫做心呀、性呀、命呀；通於人物，達

到四海，充塞天地，橫亙古今，都沒有不完備，沒有不相同，沒有一些兒變化的；這是常道啊。（開頭解釋

「經」字，卽提出心、性、命三字爲一篇綱領，再推出四端與五倫。）

來說陰陽消長的道理，就叫牠易經；來說典章法度，政事的設施，就叫牠書經；來說歌唱吟詠情性

的流露，就叫做詩經；來說條理品節文章的著作，就叫牠禮記；來說快活和平的生活，就叫牠樂經；來說誠實作偽，奸邪正道的辨別，就叫牠春秋。這從陰陽消長的道理，一直到誠實作偽，奸邪正道的辨別，是一樣的呀；都是叫做心呀、性呀、命呀；通於人物，達到四海，充塞天地，橫亙古今，沒有不完備的，沒有不相同的，沒有一些兒變化的，這樣就叫牠六經。六經的道理，沒有別的就是我心裏的常道啊。（心性命之論既明，此段始疏出六經。）

所以易經是記我心裏的陰陽消息的；書經是記我心裏的典章制度政事的；詩經是記我心裏的歌唱吟詠性情的；禮記是記我心裏的條理品節文字的；樂經是記我心裏的快活和平的；春秋是記我心裏的誠實作偽，奸邪正道的。君子的對於六經，求牠對於我心裏的陰陽消息，時常行着，所以尊重易經呀。求牠對於我心裏的紀綱政事，時常去做着，所以尊重書經呀。求牠對於我心裏的歌唱吟詠性情，時常流露着，所以尊重詩經呀。求牠對於我心裏的條理品節文字，時常昭著着，所以尊重禮記呀。求牠對於我心裏的快活和平，時常去發生着，所以尊重樂經呀。求牠對於我心裏的誠實作偽，奸邪正直，時常辨別着，所以尊重春秋呀。（先言志吾心，即所以爲經；次言求之吾心，即所以尊經。）

實在以前聖人的扶持人道，憂慮後世，去著述六經的意思，好像富家的父親和祖父，愁着他的產業庫藏的積蓄，做他子孫的人，或者要弄得遺亡散失，到底窮困，不能夠自己保全，就登記他全家所有

的在簿籍上傳給他，使他們世世代代，守這產業庫藏的積蓄享用着，可以免掉窮困的擔憂。所以六經是我心裏的簿籍呀。六經的實際，卻存在我心裏。好像那產業庫藏的實在積蓄，形形色色，都存在他的家裏；那簿籍不過是記這名狀數目罷了。然而世上的學者，不知道求六經的實際在我心裏；祇不過考查探索在影響模糊的中間，牽制在文章意義的末節，固執地以爲那就是六經了。這好比那富家的子孫，不知道專心守視享用他的產業庫藏的實在積蓄，隔了長久，遺亡散失，以致於做了窮人或乞丐，卻還要很自得地指他的簿籍道：「這是吾產業庫藏的積蓄呢。」對於這件事情有什麼兩樣？（正喻夾寫，說聖人所傳六經，須具於吾心，不可牽制於文義之末，爲不知尊經者戒。）

唉！六經的學問，牠的不明於世上，不是一朝一夕的緣故了！著重功利，崇尚邪說，這叫做擾亂六經；學習注解，傳授記憶誦讀，沉溺在淺聞小見，來塗飾天下人的耳目，這叫做欺侮六經；侈大放僻的言論，競爭不正的辨論，掩飾了好心和盜行，隨着世俗，奪人家的所得，歸自己所有，卻還要自以爲通經，這叫做賊害六經；這樣的人，是并他所叫簿籍的，也割碎分裂，拋棄毀壞牠了；怎能再知道所以要尊經的道理呢？（再舉亂經、侮經、賊經三項，正與尊經相反，不可不辨。）

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山西，荒廢長久了。郡守渭南南大吉，既已施行政治於百姓，便慨然悼惜着近代的學業支離破碎，不能條達，將要引進他們到聖賢的大道。於是叫山陽縣令吳君瀛，去開拓

書院刷新了一下，又築個尊經閣在這書院後面。說道：「六經的道理正了，那末百姓興盛，這纔沒有奸邪藏在心裏了。」閣築成後，請我說一句話，拿來告訴許多士人。我既然不能辭謝，就替他這樣的做篇記。唉！世上的學者，得着我的話，再在心裏求着，那末也許可以知道所以要尊經的意思了吧。（述尊經閣之建築及作記之由，仍歸心上作結。）

象祠記

王守仁

靈博^①之山，有象祠^②焉。其下諸苗夷^③之居者，咸神而祠之。宣尉^④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⑤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邇^{*}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⑥焉，舉^⑦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鼻^⑧之祀，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⑨於唐而猶存於今，壞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⑩，而況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祠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⑪之後乎？不然，古之鷲桀^⑫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

吾於是蓋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耳，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底○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見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一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蓋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苗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註釋】

○靈博，二山名。卽靈鷲山與博南山，在今雲南省。

○象祠，舜弟象之廟。

○苗夷，夷之一種，今湖南貴州最多，廣

西雲南四川亦有之。

○宣尉，官名，元置，司掌軍民之務，明代惟邊地仍置之，以土人世襲，不兼他官。

○肇，開始。

○禮，音困，竭

誠以祭。

○舉，祭祀禮，王制：「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

○有鼻，卽有庠，古地名，舜封其弟象於有鼻，亦作有卑。在今湖南道

縣。

○斥，屏拒。

○推及屋烏，卽推愛。劉向說苑：「愛其人者，兼愛屋上之烏。」

○千羽，千盾及羽旄，皆所以供樂舞之用者。

格感化。書經、大禹謨：「舜命禹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禹班師。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驚桀言性情乖戾凶暴。○至、大也。○克、能也。諧、和也。○烝、進也。又、善也。○格、至也。○瞽瞍、舜父名。允、信也。若、順也。○底、至也。○孟子、萬章：「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管蔡、即管叔蔡叔，皆周公之弟。○據、照着。○承、奉也。

【語體】靈鷲山和博南山有舜弟象的祠堂。這下面許多苗夷的住在那裏的，都奉做神道去祭他。宜慰官安君，因爲諸苗夷的請求，刷新那祠堂的房屋，來請我做篇記。（先敘請爲作記。）

我道：「毀牠呢？還是刷新牠呢？」說道：「是要刷新牠的。」我道：「要刷新牠爲着什麼道理呢？」說道：「這個祠堂的開始呢，大約也沒有知它的原因了。但是我們許多蠻夷的住在這裏的，從我的父親祖父推到曾祖高祖以上，都是尊敬崇奉，並且竭誠地去祭祀，相傳下來，祭祀他而不敢廢掉呢。」（從祠的「毀」與「新」上先作問答，以見祠不可廢。）

我道：「爲什麼去祭他呢？有鼻地方象的祠堂，唐朝人實在曾經把牠拆毀了。象做人的道理，做兒子卻不孝，做弟弟卻驕傲，排斥在唐朝，卻還存留在今日；毀壞在有鼻，卻還興起在這地方，是什麼道理呢？我知道了！君子的愛這人呀，推及到那屋上的烏鴉，何況是聖人的兄弟呢？那麼祭祀的爲了舜，不是爲了象呀。我想象的死，大約在舞干羽於兩階，已經感化了三苗的後來麼？不是這樣，古時乖戾凶暴的

人，豈是少數呢？象的祠堂卻獨能延及到今世。我在這上，因此可以見得舜德行的大，入人的深，和那德澤流傳的遠並且長久呀。象的不仁，大約他起初這樣罷了；又怎知道他終究的不能給舜感化呢？書經上不是這樣的說麼？「舜能和氣又是孝順，蒸蒸日上地使象能變善，不使他到奸邪的路，瞽瞍也信順。」那末已經化做慈父了。如果象還不能善事兄長，不能說是和睦。進他到善的路，就不至於做惡人；不到奸邪的路，便必入於善的路；真的象大約已被舜感化了。孟子道：「天子教官吏治他的國事，因為象不能有所作爲！」這大約是舜愛象的深，並且思慮的詳細，所以扶持輔佐教導他的周到呢。不是這樣，像周公這樣的聖人，管蔡二叔還不能免；這可以見得象的被舜王感化，所以能夠任用賢人，量才錄用，而安居在他的位置，恩澤加到百姓身上，死了以後，人家懷念他哩。（以書經孟子證明舜已化象於善，故象祠雖毀於唐，而猶存於今。）

「諸侯的公卿，出命於天子，是周朝的官制；這也許依照那舜的封象呢？我在這上面，因此相信人性的本善，天下沒有不可教化的人啊。那歷唐朝人的毀壞他，是照象起初的行爲呢，現在許多苗夷的奉祀他，奉着象後來的行爲呢。這個意義，我想要拿來表白在世上：使知道人的不善，雖像象的樣子，還能改善；而君子的修德，到了極點，雖是像象的不仁，卻還能夠感化他呢。（再申說苗夷奉象祠的本旨，並結出勉人正意。）

瘞旅文

王守仁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聞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旁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哭。」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噫！吾與爾猶彼也。」二童子閔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緊何人？緊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胡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

道，胡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勝其憂者。夫衝冒霜露，扳援崖壁，行萬峯之頂，飢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然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耳，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三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峯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莫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嘯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尙爾隨兮。道傍之冢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餐風飲露，無爾飢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

【註釋】 ①正德，明武宗年號。 ②吏目，官名，明時內而太醫院及各衛，外而安撫招討諸司及各州皆置之。 ③龍場地名。

在貴州修文縣治。時守仁謫爲龍場驛丞。 ④土苗，當地的苗族。 ⑤籬落，籬笆。 ⑥不果，不能如願。 ⑦覘，窺伺。 ⑧薄午，近午。

蜈蚣坡，山名。 ⑨薄暮，傍晚。 ⑩暴骨，死於原野曝露其骨。暴同曝。 ⑪番錘，音本插，起運土泥具。瘞，音意，埋藏。 ⑫憂傷貌。

閔，同憫。 ⑬坎，音侃，橫穴。 ⑭孟，盛飲食器。 ⑮洩，鼻液。 ⑯緊，是也，亦作伊。 ⑰驛丞，官名，司驛站之事者。餘姚，縣名，即今浙江餘姚縣。王守仁，字伯安，弘治進士，其學以良知良能爲主，世稱陽明先生。 ⑱遊宦，出而求仕。 ⑲放也，逐，驅也。

⑳不能五斗，言俸之薄。 ㉑蹙然，憂愁貌。 ㉒瘴癘，山川濕熱鬱蒸之氣，中人輒病，內病爲瘴，外病爲癘。南方雲貴等

省多有之。 ㉓奄忽，謂死之速。 ㉔幽崖，山之深處。 ㉕陰壑，山谷中陰暗之地。 ㉖虺，毒蛇。 ㉗戚戚，憂愁貌。

㉘異域殊方，皆言他鄉。 ㉙環海，海內。 ㉚隨寓，謂隨地可以安身。 ㉛惘，痛也。 ㉜遊也。 ㉝驂，一車三馬，猶

言駕也。紫彪，良馬名。 ㉞文螭，良馬名。 ㉟嘘唏，太息。 ㊱冢，通塚，墳也。累累，言其多。 ㊲流離，窮困而轉徙道路。

㊳呼嘯，噓氣外出口呼，聲口出聲曰嘯。 ㊴徘徊，流連往復。 ㊵爲厲，惡鬼作祟。

【語體】 在正德四年，八月三日，有一個吏目人家說，是從京師裏來的，不知道他的名姓，帶了一

子一僕，將要上任去，路過龍場地方，投宿土苗的家裏。我從籬笆中間望見他；這時陰雨沉沉，天色昏黑，

想過去問他北來的事情，沒有如願。明天朝晨，差人去看他，已經走了。到近午時候，有人從蜈蚣坡來說：

「有一個老人，死在坡下；旁邊兩個人，哭得很悲哀。」我道：「這必是吏目死了，悲傷得很呀！」在傍晚

時候，有人來說道：「坡下死的有兩個人，旁邊一個人，坐着哭泣。」問他的情形，便知道他的兒子又死

了。明天再有人來，說道：「看見蜈蚣坡下，積着三個死屍哩。」那是他的僕人又死了。唉！悲傷得很呀！我想這暴露的屍骨，沒人收殮，叫兩個童子拿畚鍤去埋葬他們。兩個童子，面上有疑難的樣子。我道：「唉！我和你們的環境，和他們彷彿呢！」兩個童子，就很悲傷地掉下眼淚，請就在那旁邊山腳下，掘了三個洞，去埋葬他們。（敍瘞旅的緣由。）

再拿一隻雞，三碗飯，嘆氣下淚地告訴他道：「唉！悲傷呀！是什麼人？什麼人？我是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呀。我和你都是生在中國的，我不知道你生的地方，你爲什麼來做這山上的鬼呢？古時的人，對於離鄉看得很重，出來做官，不過千里；我因爲放逐來到這裏，是應當的；你也有什麼罪麼？聽說你不過做一個吏目罷了，俸祿不滿五斗；你領了妻子，親自耕種，可以得到的。爲什麼把五斗的俸祿，來換你堂堂七尺的身體？又不夠，還要加上你的兒子和僕人呢？唉！悲傷得很呀！你如果貪這五斗的俸祿，纔來，便應當快樂的上路，爲什麼我昨天看見你容貌很憂愁的，像受不住這憂傷的呢？想到你衝霜冒露，攀援山崖石壁，經過萬峯的頂上，飢渴勞苦困頓，筋骨疲倦困乏；卻又是瘴癘的氣侵你的外面，憂鬱攻你的胸中；怎能不死呢？我固然知道你的必死，然而不會料到這樣的快，又不料你的兒子僕人，也很快的死了呢！都是你自己招來，還講什麼呢？我想你們三堆屍骨的沒有依傍，纔來埋葬；卻使我有無窮的悲戚呢。唉！悲傷得很呀！即使我不來埋葬你，幽崖的狐狸成羣，陰壑的蛇虺像車輪，也必定能夠葬你在腹中，不

會得長久曝露；你既已沒有知覺，然而我的心裏怎能過得去呢？從我離開父母的鄉國，來到這裏，已是三年了；經歷瘴癘毒氣，卻苟且地能夠自己保全，因我不會有一天的不快活呢。現在悲傷到這樣，是爲你着想的重，爲自己着想的輕呢；我不應當再爲你悲傷了！（先生罪謫龍場，觸景傷悲，曲曲道出瘴旅心事，一往情深。）

吾爲你做了一首歌，你聽罷！歌道：「山峯相連，和天地相接呀，飛鳥不能通過；遊子懷想故鄉呀，不知道西東；不知道西東呀，只有天是同在的！異地遠方呀，在四海的中間；抱了遠觀，隨處安身呀，不必要自己的房屋。魂呀，魂呀！不要悲痛！」（言雖身處異鄉，總同在天中，不必傷悲。）

又做隻歌來安慰你道：「我和你都是鄉土的離人呀，蠻人的說話彼此不知道呢，性命的死活不可決定。我倘使死在這裏呀，領你的兒子和僕人來跟我吧！我和你遨遊嬉戲呀，駕了紫彪的馬，騎着文螭的馬呀，登高眺望故鄉而太息呀。我如果能夠活着歸去，你的兒子，你的僕人，還跟着你呢。道旁的墳墓相連接呀，多是中國人的流離呢；彼此呼嘯徘徊呀，餐的是風，喝的是露，你們不會饑餓呢。朝晨和麋鹿相交游，夜裏和猿猴一同棲息呀。你們安你們的居住呀，不要在這地方做了惡鬼作祟呢！」（安慰亡魂，精誠可格幽冥。）

信陵君救趙論

唐順之

論者以竊符[○]爲信陵君[○]之罪，余以爲此未足以罪信陵也。夫強秦之暴亟矣，今悉兵以臨趙，趙必亡；趙，魏之障也；趙亡，則魏且爲之後。趙魏，又楚燕齊諸國之障也；趙魏亡，則楚燕齊諸國爲之後。天下之勢，未有岌岌於此者也。故救趙者，亦以救魏；救一國者，亦以救六國也。竊魏之符，以紓[○]魏之患，借一國之師，以分六國之災，夫奚不可者？一然則信陵果無罪乎？曰：又不然也。余所誅[○]者，信陵君之心也。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趙不請救於王，而諄諄焉請救於信陵，是趙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欲急救趙，是信陵知有婚姻，不知有王也。其竊符也，非爲魏也，非爲六國也，爲趙焉耳；非爲趙也，爲一平原君耳。使禍不在趙，而在他國，則雖撤魏之障，撤六國之障，信陵亦必不救；使趙無平原，或平原而非信陵之姻戚，雖趙亡，信陵亦必不救。則是趙王與社稷之輕重，不能當一平原公子；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祇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幸而戰勝可也；不幸戰不勝，爲虜於秦；是傾魏國數百年社稷以殉[○]姻戚，吾不知信陵

何以謝魏王也？一夫竊符之計，蓋出於侯生，而如姬成之也。侯生教公子以竊符，如姬爲公子竊符於王之臥內，是二人亦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余以爲信陵之自爲計，曷若以唇齒之勢，激諫於王，不聽，則以其欲死秦師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必悟矣。侯生爲信陵計，曷若見魏王而說之救趙，不聽，則以其欲死信陵君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姬有意於報信陵，曷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勸之救，不聽，則以其欲爲公子死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此，則信陵君不負魏，亦不負趙；二人不負王，亦不負信陵君。何爲計不出此？信陵知有婚姻之趙，不知有王內則幸姬，外則鄰國，賤則夷門野人，又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則是魏僅有一孤王耳。一嗚呼！自世之衰，人皆習於背公死黨之行，而忘守節奉公之道。有重相而無威君，有私讐而無義憤。如秦人知有穰侯，不知有秦王。虞卿知有布衣之交，不知有趙王。蓋君若贅旒，久矣。由此言之，信陵之罪，固不專係乎符之竊不竊也。其爲魏也，爲六國也，縱竊符猶可，其爲趙也，爲一親戚也，縱求符於王，而公然得之，亦罪也。一雖然，魏王亦不得爲無罪也。兵符藏於臥內，信陵亦安得竊之？信陵不忌魏王，而徑請之如姬，其素窺魏王之疎也；如姬不忌魏王，而敢於竊符，其素恃魏王之寵也。

木朽而蛀生之矣。古者人君持權於上，而內外莫敢不肅。○^①則信陵安得樹○^②私交於趙？趙安得私請救於信陵？如姬安得銜信陵之恩？○^③信陵安得賣恩○^④於如姬履霜○^⑤之漸，豈一朝一夕也哉！由此言之，不特衆人不知有王，王亦自爲贅旒也。故信陵君可以爲人臣植黨之戒，魏王可以爲人君失權之戒。春秋書葬原仲，○^⑥翬帥師。○^⑦嗟夫！聖人之爲慮深矣！一

【註釋】

○竊符、秦圍趙邯鄲，趙平原君夫人爲魏信陵君之姊，平原君乃遣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救趙，既而畏秦

強，使人止之，留軍觀望。夷門監者侯生，教信陵君請如姬竊兵符於王之臥內，奪晉鄙軍，救邯鄲而存趙。○信陵君、魏昭王之少

子，名無忌。○紓、解也。○誅、責也。○以婚姻激信陵，平原君因魏將軍晉鄙留軍不進，乃使讓信陵君曰：「勝所以自附爲婚

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也。」○殉、凡以身從物皆曰殉。○侯生、卽侯贏，參看註一。○如姬、魏王寵姬。○鄰國、

卽趙。○夷門野人、指侯生。○背、音倍。言違背公道而殉私黨。○穰侯、秦相，昭王母宣太后之弟，姓魏，名冉。○虞卿、

趙孝成王相，解其相印，與魏齊偕亡。○贅旒、謂虛居其位而無權。旒同瘤。○兵符、用兵時之標記，以金玉或竹木爲之，剖

而爲二，各執其一，合之以取信者。○因肅、端嚴而不懈弛。○樹、立也。○銜恩、感恩。○賣恩、謂施惠于人，使之感激。

○履霜、易經：「履霜，堅冰至。」又曰：「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言因履霜而知冰之將至，喻防患於未來。

○葬原仲、春秋：「魯莊公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子友，卽魯季子，如陳，私行。原仲、陳大夫。書此，所以戒人臣之植

黨。○翬帥師、春秋：「魯隱公四年秋，翬帥師。」翬卽魯翹羽父，書此，所以戒人君之失權。

【語體】一般議論的人把竊取魏王的兵符，算是信陵君的罪，我以為這不足以罪信陵君的。講到強秦的暴虐，也可說是厲害了。現在起傾國之兵，來攻趙國，趙國必亡。趙是魏國的屏障；趙國亡了，魏國將做牠的後身。趙、魏，又是楚、燕、齊諸國的屏障；趙、魏亡了，那末楚、燕、齊諸國，就要做牠的後身。天下的形勢，沒有危險像這件事情的了。所以救趙國，也就是救魏；救一個國家，也就是救六國。竊取魏王的兵符，來解救魏國的危難；借一國的兵力，來分六國的災難；有什麼不可以的道理？（先論六國大勢，明信陵救趙之功，乃欲擒先縱之法。）

那麼信陵君果真沒有罪麼？我說：又是不對的。我所責備的，却是信陵君的心呀。信陵君，一個公子罷了；魏國本來有王的。趙國不請救兵於魏王，卻懇切地只知道請救兵於信陵君；這是趙國知道有信陵君，不知道有魏王呀。平原君把婚姻去激動信陵君，信陵君卻也自己因為婚姻的緣故，要想急急救趙；這是信陵君知道有婚姻，不知道有王呀。他的竊符，不是為魏國，不是為六國，為趙國罷了；不是為趙國，為一個平原君罷了。如果禍患不在趙國，卻在別國；那末雖是撤除魏國的屏障，撤除六國的屏障，信陵君也必定不肯援救。如果趙國沒有平原君，或者平原君不是信陵君的親戚；雖是趙國亡了，信陵君也必定不肯援救。那是趙王和國家的輕重，不能抵當一個平原公子；而魏國的兵，所靠來保護國家的，不過用來供信陵君一個親戚的用處。幸而戰勝還好呢；不幸戰爭不勝，做秦國的俘虜，這是傾覆魏國。

幾百年的社稷，來給親戚犧牲，我不知道信陵君怎樣對得住魏王呢？（誅心之論，刺入信陵君心髓。）

講到偷竊兵符的計策，實在出於侯生，卻是如姬成功他的。侯生教公子去偷竊兵符，如姬替公子竊符在王的臥室裏面；這兩個人，也只知道有信陵君，不知道有王啦。我以為信陵君的替自己打算，何不把魏趙唇齒相連的形勢，激諫在王面前；如果不聽，那末把要死在秦師的，卻死在魏王的面前，王必定明白了。侯生替信陵君打算，何不去見魏王，勸着他去救趙國；如果不聽，那末把他要為信陵君死的，死在魏王的面前，王也必定明白了。如姬有要報答信陵君，何不趁王的間隙，日夜勸他救趙，如果不聽，那末把她要為公子死的，却死在魏王的面前，王也必定明白了。這樣，那末信陵君不辜負魏國，也不辜負趙國；侯生如姬不辜負魏王，也不辜負信陵君。為什麼不用這個計策？信陵君只知道有婚姻關係的趙國，不知道有魏王；裏面是寵幸的姬人，外面那鄰近的國家，貧賤像夷門的野人，又都只知道有公子，不知道有魏王。那是魏國不過有一個孤王罷了。（代為計劃，尤見信陵之非。）

唉！從世道衰微以來，人家都慣常於違背公道，殉於私黨的行爲；卻忘記了守節奉公的道理。有重權的宰相，却沒有威嚴的君上；有私人的仇敵，却沒有正義的公憤。像秦人只知道有穰侯，不知道有秦；王、虞、卿只知道有布衣的友人，不知道有趙、王。大約君主像贅旒一般，虛居其位，已是很長久了。從這樣講來，信陵君的罪，原來不專是關係那兵符的偷不偷呀。他如果為魏國着想，為六國着想，即使偷竊

兵符還可原諒；如果只爲趙國着想，爲一個親戚着想，即使求兵符在王面前，而公然得到他，也是有罪的。（推進一層，以見爲公則卽竊符亦可，否則公然得符，亦是有罪。）

雖是這樣說，魏王也不能算是沒有罪的呢。兵符藏在臥室裏面，信陵君也怎能偷他；信陵君不避忌魏王，卻直接請求那如姬，這是一向窺探王的疏忽呢；如姬不避忌魏王，竟膽敢去偷，這是素來靠着王的寵愛呢。木材朽腐，蛀蟲便生出來了。古時的人君，拿了權柄在上面，內外的人沒有不嚴肅的。那麼信陵君怎能能夠樹立私交於趙國？趙國怎能能夠私下請求救兵於信陵君？如姬怎能能夠受信陵君的恩惠？信陵君怎能能夠施恩惠於如姬？履霜堅冰，是漸漸來的，難道是一朝一夕的緣故麼？從這樣講來，不但衆人不知道有魏王，魏王也自己情願做贅旒呢！所以信陵君可以做人臣，植立私黨的警戒，魏王可以做人君失權的警戒。春秋上寫「葬原仲」，表明魯季子的植黨，寫「鞏帥師」，是表明魯君的失權。唉！聖人的顧慮，可以算得深遠了。（再責魏王，以見履霜堅冰之漸。末結聖人深慮，筆意凜然。）

報劉一丈書

宗臣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卽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饋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書中情意甚殷，卽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稱

位語不才，則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至於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爲甚。一旦今之所謂孚者，何哉？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故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即門者持刺入，而主人又不即出見，立廐中，僕馬之閒，惡氣襲衣袖，卽饑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卽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雞鳴，卽起盥櫛，走馬抵門，門者怒曰：「爲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恥之，強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廐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上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然後命吏納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無阻我。」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卽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卽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長者謂僕能之乎？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

一刺之外，即經年不往也。閒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褊衷，^①以此長不見悅於長吏，僕則愈益不顧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而已。」^{*}長者聞之，得無厭其爲迂乎？^②

【註釋】

① 孚，信也。

② 策，鞭馬。

③ 權者，有勢位的人。

④ 門者，守門的人。故故意。

⑤ 謂花言巧語，言語的卑謔。

⑥ 袖

金，藏金子袖。

⑦ 刺，書姓名于柬曰刺，故名片又曰名刺。

⑧ 殿，音究，馬棚。

⑨ 相公，宰相之稱。

⑩ 洗面梳髮，盥音貫。

⑪ 謂

自比于王者。

⑫ 匍匐，手足並行，形容急遽之甚。

⑬ 謂以金帛贈人。

⑭ 固請，再三請。

⑮ 納，收受。

⑯ 揖，拱手爲

禮。⑰ 顧，照顧，有眷念之意。

⑱ 揚鞭，舉起馬鞭，得意之貌。

⑲ 伏臘，夏伏，冬臘，兩祭名。漢書楊惲傳：「田家作苦，歲時伏臘。」

臘。」

⑳ 迂，言中心之狹小。

㉑ 迂，行事不近事理。

【語體】

在幾千里以外，得着長者時常賜一封信，來安慰我的渴想，就已經十分有幸了；怎當得起還要送我東西，那末我更將怎樣來報答您呢？書中的情意很是殷勤，就是長者的不忘老父，知道老父的念長者也是很深呢？至於那上下互相信任，才學德行相稱着位置來同我說，那末我著實有感想呢。講到才學德行不相稱，固然自己知道了；至於上下不能彼此信任的道理，那末我尤其厲害。（先答來書，謝饋遺與念及老父，再說到不孚之病。）

並且現在所謂上下信任的，是怎樣的呢？朝夜騎了馬，恭候在權貴的門上；管門的人，故意不肯進

去通報，就用了花言巧語做出婦人的形狀，袖中出金，拿來私下給他；就是管門的人，拿了名片進去，主人却又不立刻出見；立在馬棚中，馬夫馬匹的中間，臭惡的氣味，侵襲衣袖，就是受飢寒，受毒熱的氣，不可忍耐，也不離開的。到了傍晚，那以前所受贈金的人出來，回報客人道：「相公疲倦了，謝絕再見客人了！客人請明朝來！」就是到了明天，又不敢不來。夜裏披了衣服坐着，聽得雞啼就起來，洗面梳髮，上了馬，跑到那門上，門上的人動怒道：「是那個？」便道：「昨天的客人來了。」便又動怒道：「爲什麼客人這樣的勤呢？豈有相公在這個時候出來見客麼？」客人這時心中也覺得難受，勉強忍住了，和他說道：「我沒有方法了！姑且容我進來！」管門的人又得所贈的金，便起來放他進來，又立在以前所立的馬棚中。幸而主人出來，南面地召見，便驚慌地走上，匍匐在階下。主人說道：「進來！」便拜了兩拜，故意的遲遲不起。起來了，就進呈所上的壽金，主人故意不受，便再三請他收受；主人故意再三的不受，便又再三的請他收受；然後纔命手下的人收納他。他又拜了兩拜，又故意地遲遲不起，起來作了五六個揖，纔出來。出來對管門的人作揖道：「官人幸而照顧我，他日再來，希望你不要阻止我呢！」管門的人，還一個揖。方纔十分歡喜地跑出來。馬上碰着了素來認識的人，就揚着鞭子說道：「方纔從相公家裏來，相公看重我！看重我！」並且虛造了許多的說話。就是素來認識的人，也心中害怕相公看重他了。相公也是稍稍地和人講起說：「某人很好！某人很好！」聽得的人，也大家心裏忖度着彼此稱贊他；這就是世

上叫做上下彼此信任的呢！長者看起來，說我能夠這樣的麼？（盡情描寫官場上下相孚的醜態。）上面所說的權門，從歲時伏臘投了一次名片以外，就是常年不去的；間或路過他的門前，便也掩了耳朵，閉了眼睛，快馬加鞭很快地走過，像有什麼追逐的樣子。這是我的褊狹心腸，因此長不爲長官所欣悅，我卻更加不顧呢。常常大言道：「人生自有命運，我只知道安分罷了。」長者聽了我這番說話，能得不要憎厭我的迂闊麼？（寫自己的不孚，並道出自己的氣節，以見清濁異質。）

吳山圖記

歸有光

吳長洲^①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西脊、銅井^②，而靈巖^③。吳之故宮在焉，尙有西子^④之遺跡。若虎邱、劍池^⑤，及天平，尙方支^⑥，皆勝地也。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⑦，七十二峯^⑧，沈浸其間，則海內之奇觀矣。一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爲吳縣，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爲給事中^⑨。君之爲縣，有惠愛，百姓扳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於其民。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爲贈。一夫令^{*}之於民誠重矣。令誠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澤而有榮也；令誠不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於吳之山川，蓋增重矣。異時吳民將擇勝於巖巒之間，尸祝^⑩於浮屠^⑪，老子^⑫。

之宮也，固宜。而君則亦既去矣，何復惓惓^{* ㊸}於此山哉？一昔蘇子瞻^㊸稱韓魏公^㊸去黃州^㊸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爲思黃州詩。子瞻爲黃人，刻之於石。然後知賢者於其所至，不獨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君今去縣已三年矣。一日，與余同在內庭，^㊸出示此圖，展玩^㊸太息，因命予記之。噫！君之於吾吳，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一

【註釋】

㊸ 吳縣名，卽今江蘇吳縣。長洲，今併爲吳縣。

㊸ 穹窿，在吳縣西南。陽山，在吳縣西北。鄧尉，卽光福山，在吳縣西南。

西脊，在鄧尉山西，亦名西磧山。銅井，與光福相連，晉宋間鑿坑取沙土煎之，皆成銅。

㊸ 靈巖，在吳縣西南，卽吳王館娃宮故址。有

西施洞，響屧廊，吳王井遺蹟。

㊸ 西子，卽西施。

㊸ 虎邱劍池，虎邱，在吳縣西北，中有劍池。

㊸ 天平，在吳縣西，羣峯環峙，山頂正

平，曰望湖臺。尙方，卽楞伽山，在吳縣東北，亦稱上方山。支硎，在吳縣西南，晉高僧支遁隱此。

㊸ 太湖，爲五湖之一，卽古之震澤，跨

江浙二省，頃一百畝。㊸ 七十二峯，通括太湖中羣峯而言。

㊸ 給事中，官名。

㊸ 尸祝，古者祭祀，皆有尸以依神，太祝執祭版祝

之。㊸ 浮屠，佛教徒，俗亦曰僧。㊸ 老子，姓李名耳，諡曰聃，其所著書，名曰老子。

㊸ 惓惓，同拳，忠謹。

㊸ 蘇子瞻，卽宋

人蘇東坡。

㊸ 韓魏公，卽宋韓琦。

㊸ 黃州，今湖北黃岡縣。

㊸ 內庭，宮禁以內爲內庭。

㊸ 展玩，展開玩賞。

【語體】

吳縣、長洲兩縣，同在蘇州府的範圍內，分了境界治理。而郡西的許多山，都在吳縣。那最

高的就是穹窿、陽山、鄧尉、西脊、銅井，那靈巖山有吳國的故宮在上面，還有西施的遺跡。像虎邱、劍池以及天平、尙方、支硎，都是名勝的地方呢。而太湖的水勢汪洋有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個山峯沉浸在湖的

中央，真是海內的奇觀了。（先敘吳山，次及太湖。）

我的同年友魏君用晦，做吳縣令不到三年，因為中了高第，召他去做給事中。魏君的做縣令，有恩德及於百姓，百姓挽留他不能得到，而魏君也不忍離開他的百姓。因此好事的人畫一張吳山圖當做贈別。（敍出吳山圖之由。）

講到縣令的對於百姓，真是重要了：縣令實在賢明的，這地方的山川草木也受他的恩澤，而有光榮了；縣令實在不賢明的，這地方的山川草木，也受他的禍殃，而有恥辱了。魏君對於吳地的山川，實在增加牠的聲價了。將來吳縣百姓要揀個勝地，在岩石峯巒的中間，奉祀祝禱在寺觀的中間，固然是應當的。然而魏君也已經去了，為什麼還要再念念不忘於這些山呢？（說魏公政績，山川增重，吳民對其去後尙要尸祝。）

以前蘇子瞻稱韓琦離開黃州四十多年，想念牠不忘記，以致於做思黃州詩。子瞻替黃州人刻在石上。然後知道賢者在他所到的地方，不單是使人家的不忍忘記罷了，也不能自己對於人家忘記呢。魏君現在離開吳縣已三年了；有一天，和我同在內庭，出示這張圖，展開賞玩太息着，因此吩咐我做一篇記，記着這事情。唉！魏君的對於我們吳縣，有情到這樣，怎能夠使我們百姓能忘記他呢？（引韓魏公作證，以見魏公之不忘吳民，未點出作記。）

滄浪亭記

歸有光

浮圖文瑛，居大雲庵，環水，卽蘇子美滄浪亭地也。一亟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爲亭者。」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祐亦治園於其偏。迨淮南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爲大雲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庵爲滄浪亭也。一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羣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爲者哉？雖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爲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不與泯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一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遊，呼之爲滄浪僧云。

【註釋】

○浮圖，卽浮屠，文瑛，僧之號。

○大雲庵，又名結草庵，南禪集雲之別院。

○蘇子美，宋銅山人，名舜欽，少有大志，

寓吳中，詩歌豪放，與梅聖俞齊名。

○滄浪亭，在江蘇吳縣城內，積水彌數十畝，野有小山，爲吳中勝境。蘇子美築亭居之，名曰滄

浪。山是滄浪亭之名始著。④吳越、唐末錢鏐，臨安人，昭宗時，拜爲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擁兵兩浙。唐亡，受梁太祖之封，稱吳越國王。諡武肅。⑤廣陵王，石林詩話：「滄浪亭爲錢氏廣陵王元璿之別園。」故知廣陵王名元璿。⑥子城，附屬于大城的小城。⑦外戚，謂母黨妻黨。⑧淮南納土，謂歸于宋。⑨卽僧、禪、靜也；釋教以清靜爲宗，故稱禪。⑩遺事、遺留的事。⑪姑蘇臺，姑蘇、山名，或作姑胥，在吳縣城的西南，臺在山上，爲吳王夫差所造。⑫五湖、姑蘇志，以貢湖、游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爲五湖。⑬太伯、虞仲，皆太王之子，王季之兄，虞仲，卽仲雍。⑭闔閭，吳王謁之子，卽公子光。夫差、闔閭子。⑮子胥，姓伍，名員，春秋時楚人，仕吳，種、越大夫，姓文，諡卽范蠡，春秋時楚人，仕越。⑯錢鏐，卽吳越王。鏐音留。⑰垂及四世，吳越王傳國四世，至宋太平興國三年，舉族歸於京，其國遂亡。⑱苑囿，畜養禽獸處。漢謂之苑，古謂之囿。⑲釋子，卽僧徒。⑳澌然，盡也。⑳吾徒，猶吾輩，卽儒者。

【語體】 和尚文瑛住在大雲庵，四面環水，就是蘇子美滄浪亭的地方。（提明滄浪亭來歷。）

屢次求我做篇滄浪亭記，說道：「從前子美做的記，是記亭的勝境；請你記我所以築亭的緣故。」
我道：「從前吳越有國的時候，廣陵王鎮守吳中，治理園亭，在子城的西南面。他的外戚孫承佑，也治理園亭在他的旁邊。到了淮南歸到宋朝，這個園仍舊不荒廢，蘇子美方纔建築滄浪亭。到最後和尚住在這裏，這是滄浪亭所以變做大雲庵哩。有庵到現在二百年來，文瑛尋古時的遺事，恢復子美的建築，在荒涼殘破埋沒的剩餘下來，這是大雲庵變做滄浪亭哩。（敝亭變爲庵，庵又變爲亭。）」

講到古今的變化，朝廷都市常常改換。我曾經登姑蘇臺，望五湖的渺茫遼遠，羣山的蒼翠；太伯虞

仲的所建立，闔閭夫差的所競爭，伍子胥文種范蠡的所經營的；現在都沒有了。庵和亭算做什麼呢？雖是這樣，錢鏐因了亂世攘竊權位，保有吳越的地方，國富兵強，傳到四代；許多子孫和姻戚，逞了這個時候，奢侈僭位，宮館園囿，窮極一時之盛，而子美的亭，竟被釋氏的人所欽佩看重到這樣。可以見得士人的要傳名到千載以後，不和形體同歸於盡的，確是有道理在着呢。（發抒憑弔之感，說到士之垂名不朽者固自有在，而不在乎亭之猶存。）

文瑛讀書，喜歡做詩，和我輩交游，叫他滄浪僧啦。（帶敘文瑛學問、交游及別號。）

青霞先生文集序

茅坤

青霞沈君，由錦衣經歷，上書詆宰執，宰執深疾之，方力構其罪，賴天子仁聖，特薄其譴，徙之塞上。當是時，君之直諫之名滿天下。已而君纍然攜妻子，出家塞上。一會北敵數內犯，而帥府以下，束手閉壘，以恣敵之出沒，不及飛一鏃，以相抗，甚且及敵之退，則割中土之戰沒者，與野行者之馘，以爲功。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無所控籲。君既上憤疆場之日弛，而又下痛諸將士，日菅刈我人民，以蒙國家也；數嗚咽，歎獻，而以其所憂鬱，發之於詩歌文章，以泄其懷。即

集中所載諸什^①是也。君故以直諫爲重於時，而其所著爲詩歌文章，又多所譏刺，稍稍傳播，上下震恐，始出死力相煽構，而君之禍作矣。^②一君既沒，而一時闔寄^③所相與讒君者，尋且坐罪^④罷去。又未幾，故宰執之仇君者，亦報罷。^⑤而君之門人^⑥給諫^⑦俞君，於是哀^⑧輯其生平所著若干卷，刻而傳之。而其子以敬來請予序之首簡。^⑨茅子^⑩受讀而題之曰：「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遺乎哉？孔子刪詩^⑪，自小弁^⑫之怨親巷伯^⑬之刺讒以下，其忠臣寡婦幽人懟^⑭士之什，並列之爲風^⑮，疏之爲雅^⑯，不可勝數^⑰。豈皆古之中聲^⑱也哉？然孔子不遽遺^⑲之者，特憫其人，矜其志，猶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焉耳。予嘗按次春秋以來，屈原之騷，疑於怨^⑳，伍胥之諫^㉑，疑於脅，賈誼之疏^㉒，疑於激，叔夜之詩^㉓，疑於憤，劉蕡之對^㉔，疑於亢^㉕，然推孔子刪詩之旨而哀次之，當亦未必無錄之者。君既沒，而海內之薦紳^㉖大夫，至今言及君，無不酸鼻而流涕。嗚呼！集中所載鳴劍籌邊諸什，試令後之人讀之，其足以寒賊臣之膽，而躍塞垣戰士之馬，而作之愾也^㉗固矣。他日國家采風^㉘者之使出而覽觀焉，其能遺之也乎？予謹識^㉙之。至於文詞之工不工，及當^㉚古作者之旨與否，

非所以論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

〔註釋〕 ①青霞沈君，明會稽人，名鍊，字純甫。 ②錦衣經歷，錦衣，明時人稱錦衣衛為錦衣，即禁衛軍。經歷，官名，明通政司

都察院及諸司諸衛諸府，皆有經歷之官。 ③明時嚴嵩父子誤國，先生抗疏力言，請戮以謝天下。詔諭謫出塞外。宰執，宰制一國

而執其政柄者，即宰相。 ④構，附會以成之。 ⑤譴，謫問。 ⑥塞上，邊地。塞音賽。 ⑦壘然，拘繫。 ⑧壘，軍壘，即今之營牆。 ⑨鐵

音簇，箭頭。 ⑩割掉中國戰死者的頭，和野行者的耳朵。馘，音國，截耳。殺敵而獻其左耳。 ⑪顛，音裕，呼助。 ⑫疆場，邊界。場

音亦。 ⑬管刈，輕於殺人。管，音姦，刈音義。 ⑭嗚咽，哭不出聲音。咽音邑。 ⑮泄，同洩。 ⑯什，篇什。詩之雅頌，以十篇為

一卷，故曰什。 ⑰煽構，煽動構陷。時宰執帥府恨君切骨，竄其名於白蓮教，戮于邊。 ⑱闔寄，治軍於國門外者，言寄以闔外

之事。 ⑲尋，旋即。坐罪，言因犯罪而受刑。 ⑳報告罷官。 ㉑門人，古稱再傳弟子曰門人，後則門人與弟子無別。 ㉒給

諫，即給事中，掌侍從規諫。 ㉓哀，音杯，聚集。 ㉔首簡，書之首。 ㉕茅子，坤白稱。坤為明之歸安人，字順甫，號鹿門，善古文。

所選有唐宋八大家文鈔行於世。 ㉖刪，音山，削除。孔子刪詩為三百十一篇。 ㉗小弁，詩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

宜白，又娶褒姒，生子伯服。於是黜申后，廢宜白。宜白之師傅為作此詩，以敘其悲怨之情。 ㉘巷伯，詩小雅有巷伯七章。寺人傷

於讒，作此詩，以刺幽王。 ㉙慰，音兌，怨也。 ㉚風，歌謠。詩有國風，古太史陳詩以觀其國之風俗，故謂之風。 ㉛雅，正也。詩

為正樂之歌，如大雅小雅。 ㉜中聲，中和的樂聲。 ㉝遺，棄掉。 ㉞屈原之騷，離騷，疑似也。 ㉟伍胥之諫，諫許越成。

①賈誼之疏，上治安策。 ②叔夜之詩，晉嵇康，字叔夜，因呂遜之讒，被收於京師，故作幽憤之詩。 ③劉蕡之對，唐劉蕡，字

去華，文宗時應賢良對策，極言宦寺之禍。 ④亢，音抗，太過分。 ⑤薦紳，古之仕者插笏於紳帶間，因謂仕宦曰薦紳。薦同摺

或結。 ⑥凜，憤怒。 ⑦采風，古者天子之使臣輜軒所至，必采問其風俗，以別州牧之賢否，人民之善惡。 ⑧識，同誌。

⑨當，去聲，合宜。

【語體】青霞沈君從錦衣尉經歷官，上書痛說宰相瀆職誤國，宰相很是恨他，剛在極力構成他的罪；幸而靠天子仁聖，特地減輕他的罪，徙他到邊疆地方。當這時候，沈君直諫的名，已經滿天下知道了。後來沈君被拘繫着，攜了妻子，搬家到邊疆地方。（先敘沈君直諫獲罪，而徙家塞上。）

恰巧這時北面的敵人屢次到裏面來侵犯；從元帥以下的人，都是束了雙手，高閉營門，聽憑那敵人的出沒，竟不去射一枝箭來抵抗；甚且等敵人退了，就去割中國戰死者的頭，和荒野行人的耳朵，拿來獻功。而父親的哭他兒子，妻子的哭他丈夫，兄長的哭他弟弟的人，隨處都是，沒有可以控告呼籲。沈君既然上面憤恨邊疆上一天一天的鬆懈，下面又痛心一般將士的每天只知道殘害我們的百姓，來蒙蔽國家；常常嗚咽歎息，把他所有憂鬱的心思，發蘊在詩歌文章上面，來發泄他的懷抱；就是文集中所載的許多首篇章呢。君本來因為能夠直諫，被當時的人所看重，卻是他所做的詩歌文章，又多有譏諷諷刺；稍稍地傳播開來，上下的人，都震動恐懼，這纔出死力去煽動構陷；於是君的禍患發作了。（次敘沈君目擊心傷之事，發為詩文，以致招禍。）

君既死了以後，那時治軍在外面的，所互相來說君壞話的人，不多幾時，就犯了罪罷官去了；又隔不多時，舊時做宰相和君讎恨的人，也報告罷官。君的門人給事中俞君，於是聚集整理他生平所著

的詩文若干卷，刻了傳下去；他的兒子以敬，來請我做篇序，放在書的前面。（又敍沈君被害後，其門人編爲文集，與其子請求作序。）

茅子受了誦讀並且題着道：「像君的人，豈不是古時志士一類的人麼？孔子刪詩經，從小弁篇怨親，巷伯章的譏刺讒人以下，那些忠臣、寡婦、幽人、怨士的許多詩，一起把他列入，叫做國風，分別他爲大雅、小雅，不能細細計算。豈都是古時和平中正之音麼？然而孔子不立刻棄掉牠的，不過哀憐那人，悲傷他的志向。還說：『發動於感情，止於禮義，說他的人沒有罪，聽他的人能夠當做警戒。』哩！我曾經挨着次序從春秋到現在，屈原的離騷，似乎怨恨；伍胥的諫議，似乎脅迫；賈誼的奏章，似乎激烈；嵇康的詩，似乎憤恨；劉蕡的對答，似乎太過。然而推想孔子刪詩的宗旨，去聚集整理他，也未必沒有可以取錄的。沈君死後，天下的士大夫們到現在談及他的，沒有不酸鼻流涕。唉！文集中所載的鳴劍、籌邊許多篇數的詩，假使教後世的人讀了，也許可以寒賊臣的膽量，並且躍起邊疆上戰士的馬，興起殺敵的憤慨呢，那是一定的了！將來採訪風俗的使者，拿出他的文章來看着，怎能棄掉了牠呢？我謹謹慎慎地記着。至於文章詞令的好坏，以及能够和古時作者的宗旨合不合，不是所以討論沈君的大的方面呢，所以我不論及。」（從沈君生平大節立說，言誦其詩文，益足以發其忠孝之志，不必其有當於中聲。）

藺相如完璧歸趙論

王世貞

藺相如之完璧，○人皆稱之，予未敢以爲信也。一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奈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一旦夫秦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予城，曲在秦；秦出城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棄璧，則莫如弗予。夫秦王既按圖以予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予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趙璧乎？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給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返璧也。今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令秦王怒而僇相如於市，武安君十萬衆壓邯鄲，而責璧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於璧也，天也。」一若其勁澠池，柔廉頗。

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完趙者，天固曲全之哉！

【註釋】

○首句，兩相如，戰國時趙之上卿。完璧，趙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相如奉璧西入秦，既獻璧，視秦王無償城意，乃復詐取之，使其從者懷之而逃，璧得完整歸趙。○多音，音吸，以威力迫人。○情，實情。言秦非欲謀趙，其實止欲取趙之璧。

○曲直，委曲正直。

○圖，地圖。

○九賓，古者朝會大典，則設九賓，即周禮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

○齋，戒嗜欲，故亦謂之齋戒。

○草芥，輕賤物。

○給，音殆，欺詐。

○舍人，猶門客之類。

○修，通作戮，殺也。

○武安君，秦將白起，善用兵，封武安君。蹙，迫近。邯鄲，趙都，即今河北邯鄲縣。

○一人犯罪，誅及親族。

○勁，強也。

○灑池，戰國韓邑。相如佐趙王，會秦王於灑池，秦王請趙王鼓瑟，欲以辱之。相如亦請秦王擊缶，故曰勁灑池。

○柔，廉頗，柔服也。

○廉頗，戰國時趙之良將。相如位在廉頗之右，廉頗羞爲之下，欲辱相如，相如常避之。後廉頗負荆請罪，卒與交驩，故曰柔。

【語體】

兩相如的完璧歸趙，人家都稱贊他，我實在不敢相信呢。（開首即斷定相如完璧歸趙

的未盡善。）

秦國把十五個城池的空名，來欺騙趙國。並且硬要那塊玉，這時說要拿玉的話，是實情呀，不是要想窺伺趙國呢。趙知道他的實情，就不給他；不得他的實情，便送給他；得他的實情，卻是怕他，那祇好送給他；得他的實情，卻不怕他，那就不送給他；這只是要兩句說話，就可以解決的。怎麼既是怕他，卻還要挑動他的怒氣呢？（言趙只有給與不給兩說，不當既予而復懷歸。）

並且那秦國要玉，趙國不給他玉，兩方面是沒有什麼曲直的；送了玉，秦國不給他城，曲在秦國；秦

國拿出城來，而玉仍回轉，曲在趙國；要使曲在秦國，那末不如棄了這塊玉；怕拋棄這塊玉，那末不如不送給他。那秦王，既然照了地圖送給城池，又設了九賓，齋戒沐浴的受他的玉，其勢不能不給城池了。如果玉拿了進去，而城池不給；相如就可以到秦王面前請道：「我本來知道大王的不肯給城的！那塊玉豈不是趙國的玉麼？而十五個城池，是秦國的寶貝呢；現在如果大王因為玉的緣故，失去這十五城，十五城的子弟，都要很怨大王，因為拋棄吾們像草芥一般的輕賤呢。大王弗給趙城，卻來騙取趙國的玉；因為一塊玉的緣故，卻失信於天下，我請求就死在這裏，來表明大王的失信！」這樣做去，秦王未必不還那塊玉呢。現在卻怎麼差同來的門客，藏了玉逃回去，卻歸直道於秦國？幸而這時候，秦的意思不要和趙國絕交呢。不幸而假使秦王動了怒，却殺相如在市朝上面，武安君領了十萬大兵，迫近趙國邯鄲的境界，並且責問那塊玉和失信，一次打勝了，相如的族滅；二次打勝了，那塊玉終於到秦國了。我所以說道：「相如的能够保全這塊玉的，實在有天保佑呢。」（先替相如劃策，璧可還趙，而直亦不在秦。次言其歸璧獲全，乃一時僥倖。）

至於他澠池會上，用着強硬的手段；在廉頗面前，用柔軟的辦法；那是越做越有神妙的運用了。所以能夠保全趙國的緣故，上天實在是委曲保全他的呢！（以勁澠池，柔廉頗為餘波作結，說明天佑而非人力。）

徐文長傳

袁宏道

徐渭，字文長，爲山陰諸生，聲名籍甚。薛公蕙校越時，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奇，屢試輒蹶。中丞胡公宗憲聞之，客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談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鎮東南，介冑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眞長、杜少陵云。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計，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事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蘖，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雖其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識，氣沈而法嚴，不以模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曾之流亞也。文長既雅，

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一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者也。閉以其餘，旁溢爲花鳥，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鈔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一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爲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閒世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爲不遇哉？梅客生嘗寄予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於人，人奇於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悲夫！」

【註釋】 ① 山陰、縣名，秦置。民國廢，并山陰會稽為紹興縣。明時，稱生員為諸生。 ② 聲名籍甚，言聲名得所藉而益盛。漢書

陸賈傳：「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 ③ 薛憲，明亳州人，字君采，舉正德進士，累官吏部考功司郎中。校音教，考校。越，即

今浙江紹興縣。 ④ 數奇，謂運蹇。奇音基。 ⑤ 謂屢考不中。 ⑥ 中丞，官名，明時稱巡撫為中丞。胡宗憲，明績溪人，字汝貞，嘉靖進

士，歷知益都、餘姚二縣，擢御史，巡撫浙江，平海賊有功，加右都御史，太子太保，卒諡襄懋。 ⑦ 謂聘為幕友。 ⑧ 督數、督責。 ⑨ 軍

士，介冑軍服。 ⑩ 膝語蛇行，膝語，以膝跪地而語；蛇行，謂掩面于地，如蛇之前進。 ⑪ 晉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少清遠有標格。

簡文初作相，與王濛並為談客。唐杜甫，字子美，又號少陵，襄陽人，肅宗時為右拾遺，與李白齊名。 ⑫ 永陵，明世宗。 ⑬ 疏

計條陳。 ⑭ 不偶，言不遇時。 ⑮ 麴孽，音曲孽，酒也。 ⑯ 朔漠，北方沙漠之地。 ⑰ 勃然，盛貌。 ⑱ 失路，喻不得志。

⑲ 的嗔，怒也。 ⑳ 羈人，寄居作客者。 ㉑ 匠心，巧思。 ㉒ 巾幗，婦人首飾，故亦稱婦人曰巾幗。 ㉓ 摹仿，模同摹。 ㉔ 韓

曾流亞，言韓愈曾輩一流人物。 ㉕ 雅，常也，素也。 ㉖ 駮壇，文壇。 ㉗ 叱，大聲呼斥。 ㉘ 奔放，謂馬之疾馳，不可羈勒。今

以喻文章氣勢。 ㉙ 蒼勁，老而強。 ㉚ 姿媚，姿態嫵媚。 ㉛ 即歐陽修。 ㉜ 妖韶，女老兩句，徐娘半老，風韻猶存之意。妖

韶，美媚貌。 ㉝ 畫家專以花卉禽鳥點綴成景者，謂之花鳥。此言文長能畫。 ㉞ 超逸，超然物外，有致，有風致。 ㉟ 繼室，後

妻。 ㊱ 太史，史官名，後以翰林多任史館之事，故稱翰林曰太史。張元汴，明浙江山陰人，字子憲，別號陽和，隆慶進士，官至翰林

侍讀，其學篤信王守仁，而究不出于朱熹，卒諡文恭。 ㊲ 伴狂，偽為狂者。 ㊳ 下隸，賤者。 ㊴ 揉，按着。 ㊵ 周望，明陶望

齡，字周望，會稽人，少有文名，舉萬曆十七年進士。 ㊶ 闕編，殘缺不全的書。 ㊷ 作者。 ㊸ 音靈語，獄也。 ㊹ 牢騷，

抑鬱不平。 ㊺ 問世，不世出。 ㊻ 禮數，禮貌的等級。異等，特重。 ㊼ 崛起，特出。崛音掘。 ㊽ 蕪穢，不治貌。今以喻詩文的

雜亂。 ㊾ 梅客生，即胡宗憲，號梅林，晚年自號梅客生。

【語體】徐涓號文長，是山陰地方的生員，聲名很好。薛公蕙考校浙江的時候，奇他的才學，有國士的看待；但是運氣不好，屢次考試，常常不得志。（敍文長才豐而運蹇，通篇着眼在此。）

中丞胡公宗憲聽見了，請他做幕客。文長每次見面，著葛布衣服，帶黑色的頭巾，縱橫談論天下的事情，胡公大喜。這時胡公督領邊兵，威力鎮守東南，著軍服的將士，跪了講話，蛇行匍匐，不敢抬起頭來；文長在部下一個生員的地位，卻去做視他；一般議論的，把他比做劉真長、杜少陵呢。恰巧胡公得着一隻白鹿，請文長做一張表章，表章上去，世宗大喜。胡公因此更加奇他。一切條陳奏章都出他手筆。文長自負有雄才大略，喜歡奇計，談論兵事，都是中肯。看世上一切的事情，沒有可以合意的，但終於不能遇時。（敍雖知遇於胡公，而終以運蹇不偶。）

文長既已不得志於官吏方面，就此放浪在酒裏；縱情在山水中間；到齊魯燕趙各處地方，窮竭游覽北方的沙漠。他所見的山崩海裂，沙起雷行，雨鳴樹倒，幽靜的山谷，偉大的都會，人物魚鳥，一切可怕可駭的形狀，一起都發揮在詩上。他胸中還有蓬勃不能磨滅的氣概，和英雄失路，立腳無門的悲痛。所以他的詩，好像是動怒，好像是嬉笑，好像流水在峽中鳴叫，好像種子從泥裏出來，好像寡婦的夜裏哭泣，好像旅客的寒夜起來。雖是他的體格，有時有卑下的；然而巧思獨出，有王者的氣度；不是那些作婦人態，去奉事人家的所敢望及的。他的文章有卓絕的見識，氣度沈靜，而章法嚴正，不用模仿比擬，損他

的才情，不用空的議論，傷他的格調；是韓愈會鞏的一流人物呢。文長既已常不和時調相合，當時所謂文壇主盟的人，文長都大聲呼叱輕視着。所以他的名望不能傳出浙江。悲傷得很呀！（敍不得志於有司後之放浪於酒，恣情山川，發爲詩歌，兼及文章。又以不合時宜，運蹇不偶。）

文長喜歡寫字，筆意奔放像他的詩，在蒼老有力的中間，跳出嫵媚的姿態；歐陽公所說的美媚老女，自有餘態的呢。間或把他空下來的時候，順便畫些花鳥，都是超然物外，自有風致。到底因爲疑心，殺了他的繼室，下了監獄，定了死罪。張太史元汴極力解脫他，纔得出獄。晚年憤恨愈深，顛狂愈加利害；顯貴的人到他門上，或者拒絕不納。時常帶了錢到酒店裏，呼下賤的人和他一同喝酒。或者自己拿了刀斧，擊破他的頭，血流到面上，頭骨都折斷，按着牠有聲音的；或者拿了快的錐子，刺他兩隻耳朵，深入一寸多，竟不會死。周望說他晚年的詩文愈加奇特。沒有刻本，文集藏在家裏。我的同年有到浙江做官的，託他抄錄，現在還沒有抄到。我所見的徐文長集，不過殘缺不全的書兩本罷了。但是文長竟因爲不能得志於當時，抱恨死了。（敍其書畫，及下獄，佯狂，晚歲詩文雖益奇，終以抱恨而死。）

石公道：「先生的命運不好，就此變做狂疾，狂疾不愈，就此下在監獄。古今來文人的牢騷困苦，沒有像先生那樣的厲害了！雖是這樣說，胡公是世上少有的豪傑，世宗是個英主，幕中的禮遇，特別加重，是胡公知道有先生了；表章上去，人主欣悅，是人主知道有先生了。不過自身沒有貴顯罷了。先生的詩

文特出，一掃近代荒蕪雜亂的積習，百代以下自有定論。有什麼不遇呢？梅客生曾經寄我一封信道：「我的老友文長，他的病比他的人奇怪，他的人更比他的詩奇怪。」我說：文長沒有地方不奇怪的呢；沒有地方不奇怪，這纔他沒有地方不運蹇的了！悲傷得很呀！」（贊語極詠歎：言生則見知於君臣，死則見重於後世，身雖不貴，未爲不遇。）

五人墓碑記

張溥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卽除魏闢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爲。嗚呼！亦盛矣哉！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爲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況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皦皦何也？一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爲士先者，爲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爲哀者，衆不能堪，扶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爲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譟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旣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

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卽今之僕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爲五人也。一嗟夫，大闢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徧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闢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剪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一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於朝廷，贈諡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予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爲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賢士大夫者，罔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

文公，孟長姚公也。

【註釋】①明天啓中，宦者魏忠賢用事，江蘇巡撫毛一鷺，魏黨也，誣周公有怨言，密報忠賢，發兵來捕。吳人不服，義擊之，魏復發兵來殺，五人毅然出認，於是祇誅五人，而吳人得免。五人名詳本文二段。②蓼洲周公，明吳縣人，名順昌。③當道，執政柄者之稱。④魏闡，卽魏忠賢，肅寧人，明之宦官。熹宗時，與帝乳母奉聖夫人客氏通，擅朝政，專橫無忌，生祠徧於各省。懷宗立，貶於鳳陽，遂自縊死。⑤旌，表揚。⑥嫩嫩，音皎，明白貌。⑦社，同志聯合曰結社。張溥與同里張采等結社共學，名曰復社。⑧緹騎，逮治犯人之官役。⑨株，音出，擊也。⑩中丞，巡撫。⑪魏之私人，指一鷺。⑫灑藩，廟所。⑬儼然，相連繫之貌。⑭脰，頸項。⑮函，封也。⑯大闡之亂，卽宦者魏忠賢之亂。⑰編伍，五家曰伍，謂編入戶口冊的平民。⑱嬌，詔，詐稱皇帝的詔書。⑲鈞黨，相牽引爲同黨。⑳株治，以一人之罪牽連多人而逮治。㉑遶巡，行不進貌。㉒投繯，自縊。㉓杜門，隱居不出。㉔佯狂，僞裝爲狂。㉕暴，同曝，顯出。㉖人死將葬，列其行誼，爲之立號，以易名曰諡。周公死時未有諡法，及後追贈忠介公。㉗聚土爲封，謂墳墓。㉘戶牖，家中之意。牖音有，窗洞。㉙天年，天然之年壽。史記蔡澤傳：「終其天年，而不夭傷。」㉚扼腕，握持手腕以示振奮，有快意時與失意時兩種。㉛岡卿，官名，吳因之，明吳縣人，名默，持論侃侃，與時不合，以太僕卿致仕。㉜太史，官名，文起文公，明吳縣人，名震孟，登鄉薦，廷對第一，抗直不容於時，入值兩日，卽罷歸。㉝姚孟長，明長洲人，名希孟，入嗣林，以激濁揚清自任。居官居鄉，皆以直言爭辨著。

【語體】這五個人，實在因爲蓼洲周公的被捕，激動於義氣而死的呢。到了現在，吳郡的賢士大夫，請求在執政面前，就除去魏太監廢祠的地址來葬他，並且立了一塊碑石，在那墳墓的門前，來襲旌他們所做的。唉！也真是偉大的了！（先提五人來歷，次點墓碑。）

那五個人的死，離開現在做了墳墓去葬他，這中間的時候，不過十一個月罷了。這十一月的中間，凡是富貴的人和慷慨得意的人，他們生病死的，死了聲名埋沒，不足稱道的，也實在不少了；何況在草野中沒有名聲的人呢。獨是這五個人，光榮赫赫的，爲什麼呢？（說五人之死，重於泰山。）

我還記得周公被捕的時候，在丁卯三月十五日，我們復社裏的行爲做士人先導的，替他聲明大義，收聚了資財，來送他的行。哭聲震動天地，逮捕的人接着劍上前問：「那一個是哀憐他的？」大家不能忍受怒氣，把他擊倒在地。這時候大中丞做蘇州巡撫的，是魏忠賢的私人；周公的逮捕，就是他指的，蘇州百姓，正在心裏痛恨他。於是就趁這大聲呼叱的時候，大家便鬧起來去驅逐他；中丞躲在廁所裏纔得逃免。後來把吳民的擾亂，請朝上發令查辦，按了法律，誅戮五人：名叫顏佩章、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就是現在相連地在墳墓中間的呢。然而五個人當臨刑的時候，意氣揚揚，喊了中丞的名字，大罵，談笑自若，很從容地就死；斷的頭放在城上，顏色沒有一些變動。有幾個賢士大夫，拿出五十金，買五人的頸項封起來，到底和死屍相合，所以現在的墳墓中，完全是五個人呢。（追記五人就義情形，及賢士大夫的全五人之屍。）

唉！魏太監的亂，士紳能夠不變他的志節，四海這樣的大，能有幾個人呢？然而這五個人，生在平民百姓的中間，素來不聽見詩書的教訓，激昂大義，慷慨地走到死路上，自己不顧；也爲什麼緣故呢？並且

假造的聖旨紛紛傳來，牽引同黨的逮捕，滿佈天下；到底因爲我吳郡的發憤一擊，不敢再有株連逮治的慘事發生。魏太監也畏縮不前地怕着大義，非常的陰謀，也難於忽然發生。到了目前的聖上出來，魏太監就弔死在路上；不能不說是五個人的力量呢。從這樣看來，那末現在的高爵顯位，一旦得了罪，或者脫身逃走，不能容納在遠近地方；並且還有剪了頭髮，閉了門戶，假作瘋狂，不知道走向那裏去的；那種恥辱的人，卑賤的行爲，比那五人的死，輕重究竟怎樣呢？（論五人就義之難，五人之死的關係之大，再與一般辱人賤行相較，自覺可貴。）

所以蓼洲周公忠義顯於朝廷，天子贈他美顯的諡法忠介，榮耀在身後；而五人也能夠加封那墳墓，把他們的姓名列在大堤上面。凡是四方的人，過他們墓前，沒有不拜跪並且哭泣的，這真是百代的遭遇呢！不是這樣，如果這五個人保全他們的頭顱，因而老死在家裏，來盡他們的天年，人家都能夠把奴隸的事差使他；怎能够屈豪傑輩握着手腕在墓道上，發那志士的悲傷呢？所以我和同社的許多人，哀憐這墳墓只有一塊碑石，替他做篇記。也用來明白生死之大，匹夫的關係於國家呢。所說的賢士大夫，就是閻卿、號因之的吳公，太史、號文起的文公，和孟長、姚公呀。（說五人與蓼洲周公死後同其哀榮，雖死猶生，並點出作記之意，及賢士大夫之名。）

華雷斯偵探小說集

世界偵探名著

愛探者可不
閱小決不
偵說不讀

秦瘦鷗譯

愛會者可不
閱小更不
社說不

●情節怪異 結構緊湊 筆調幽默●

天網恢恢	萬事通	幽屋血案	四義士	殘燭遺痕	泰山島	不義之財	藍手	蒙面人
------	-----	------	-----	------	-----	------	----	-----

◆趣味超出福爾摩斯探案百倍◆

◆無論何種偵探小說不足比擬◆

文藝叢刊

仁愛的教育

模範家庭

浮生六記

模範戲劇讀本

模範小說讀本

愛之傷痕

茵夢湖

葡萄牙情書

求愛的藝術

戀愛信作法

茶花女

秦瘦鷗譯

秋海棠

秦瘦鷗著

文學名著

上海春江書局發行

呂班路蒲柏坊四十七號 電話八四六〇〇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7084B

